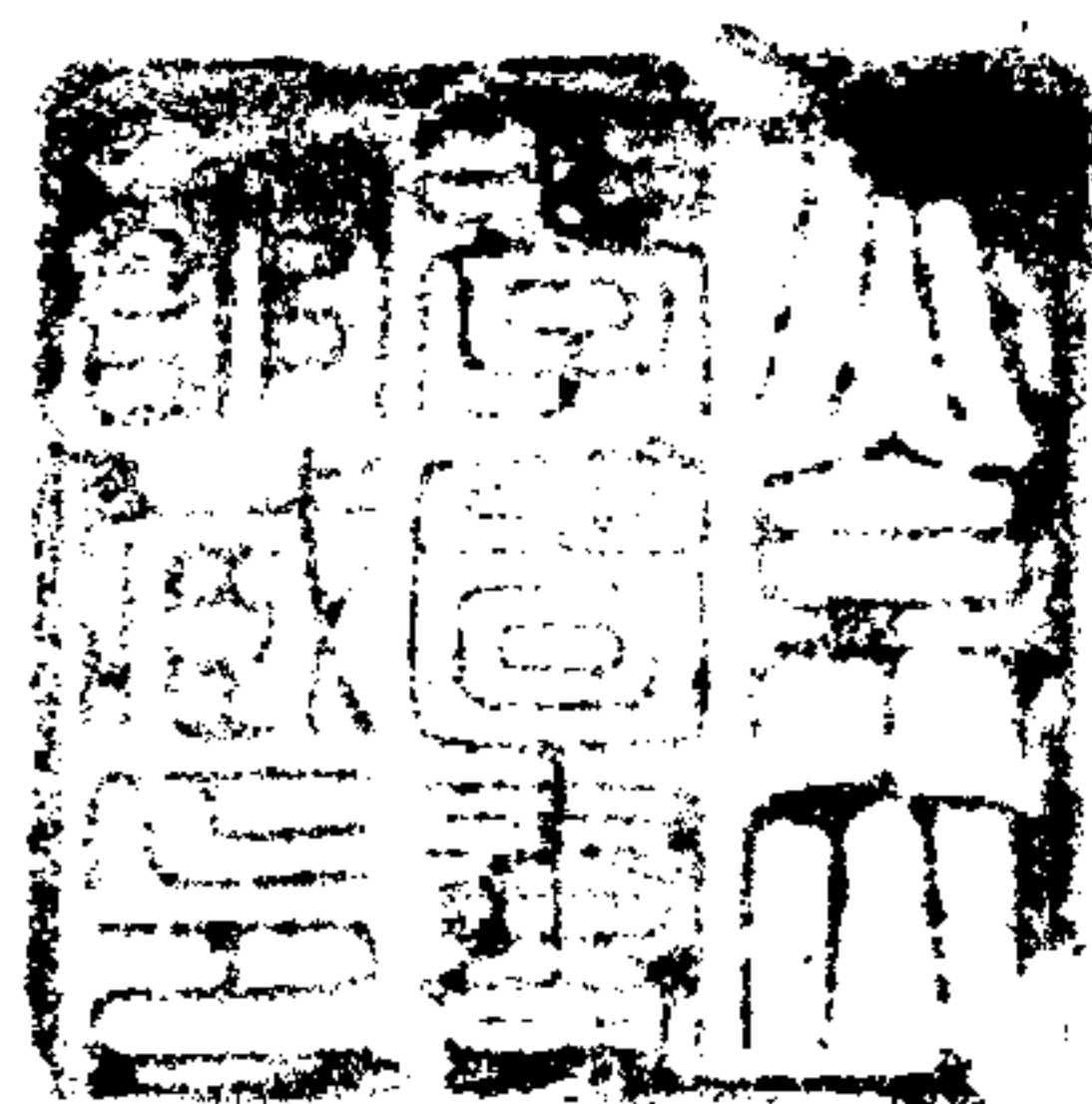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五〇・史部・傳記類

安祿山事迹三卷〔唐〕姚汝能撰 校記一卷

繆荃孫撰……………一

文正王公遺事一卷〔宋〕王 素撰……………二七

忠獻韓魏王家傳十卷別錄三卷〔宋〕王巖叟撰

遺事一卷〔宋〕強 至撰……………三九

濂溪志九卷（存卷二至卷九）

〔明〕李 楨撰……………一三九

豐清敏公遺事一卷〔宋〕李 朴撰

附錄一卷〔明〕豐 慶輯……………二三五

劉豫事迹一卷〔清〕曹 溶輯……………二六一

忠文王紀事實錄五卷〔宋〕謝起巖撰……………二八三

朱子實紀十二卷〔明〕戴 銑輯……………三六一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十卷〔明〕崔子璣輯

崔 曉增輯……………五四五

陸右丞蹈海錄一卷〔明〕丁元吉輯……………六二七

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錄一卷〔元〕徐 東撰

編類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一卷

〔元〕鄧文原選……………六三九

安祿山 事跡

雷愷署

宣統三年夏
長沙葉氏刻

安祿山事迹 卷上

安祿山事迹卷上

華陰縣尉姚汝能纂

安祿山營州雜種胡也小名軋犖山母阿史德氏為突厥巫無子禱軋犖山神應而生焉是夜赤光傍照羣獸四鳴望氣者見妖星芒熾落其穹廬

時張韓公使人搜其廬不獲長幼並殺之祿山為人藏匿得免

怪兆奇異不可悉數其母以為神遂命名軋犖山焉

突厥呼鬪戰神為軋犖山

少孤隨母在突厥中母後嫁胡將軍安波注兄延偃

史思明令偽史官官稷一譔祿山墓誌云祖諱逸偃與

安上

此不同

開元初延偃族落破胡將軍安道買男孝節并波注男思順文貞俱逃出突厥中道買次男貞節為嵐州別駕收之祿山年十餘歲貞節與其兄孝節相攜而至遂與祿山及思順並為兄弟乃冒姓安氏

案郭汾陽請雪安思順表云本姓康亦不具本末

名祿山焉長而奸賊賤忽多智計善揣人情解九蕃語為諸蕃互市牙郎張守珪為范陽節度使祿山盜羊姦發追捕至欲棒殺之祿山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兩蕃耶而殺壯士守珪奇其言貌乃釋之留軍前驅使遂與史思明同為捉生將祿山素習山川井泉嘗以麾下三五騎生

擒契丹數十人守珪轉奇之每益以兵擒賊必倍後為守珪偏將所向無不摧靡守珪遂養為子以軍功加員外左騎衛將軍充衙前討擊使開元二十一年守珪令祿山奏事中書令張九齡見之謂侍中裴光庭曰亂幽州者必此胡也二十四年祿山為平盧將軍討契丹失利守珪奏請斬之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⑤宗惜其勇銳一作勇但令免官白衣展效九齡又執奏請誅之⑤宗曰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便臆斷祿山難制耶竟不誅之

⑤宗至蜀追恨不從九齡之言遣中使至曲江祭酹其誥辭刻於白石山崖壁中至建中元年十一月五日德

安上

宗以九齡先睹未明追贈司徒

二十八年為平盧軍兵馬使二十九年三月九日加特進時御史中丞張利貞為河北採訪使至平盧祿山詔佞善伺人情曲事利貞復以金帛遺其左右利貞歸朝盛稱祿山之美遂授營州節督充平盧軍節度使知左廂兵馬使度支營田水利陸運使副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順化州刺史王仁經授以偉略⑤宗始親信之天寶元年正月六日分平盧別為節度以祿山為左羽林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柳城郡太守持節充平盧軍攝御史大夫管內採訪處置等使二載入朝奏對稱旨因是⑤宗賞重之加驃騎大將軍三載三月授范陽長史充范陽節度河北

採訪使平盧節度餘如故是月祿山出鎮敕中書門下三品已下正員外郎長官諸司侍郎御史中丞於鴻臚亭子祖餞

是時祿山奏云去年七月內部生紫方蟲食禾苗臣焚香告天曰臣若不行正道事主不忠食臣心若不欺正道事主竭誠其蟲請使消化啟告必應時有羣鳥食其蟲其鳥赤頭而青色伏請宣付史館又其時選人張奭者御史中丞倚之子也不辨菽麥假手為判中甲科時有下第者為勸令以事白祿山祿山恩寵漸盛得見無時具奏之⑤宗乃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升第者一二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⑤宗大

安上

怒出吏部侍郎宋遙為武當太守倚淮陽太守敕庭闈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仍以託人士子皆為戲笑焉四載奚契丹各殺公主舉部落以叛祿山方邀兩蕃肆其侵掠奚等始貳於我

祿山又奏臣昨討契丹軍次北平郡夢見先朝名將李勣李靖於臣求食乃令立廟兼伸禱祈薦奠之日神室梁生芝草一本十莖狀如珊瑚盤疊臣當重寄誓殄東夷人神協從靈芝瑞應伏請宣付史館以彰幽贊之功從之祿山恃恩寵縱虛妄以取媚於⑤宗皆此之類也五載吏部尚書席建侯為河北黜陟使表薦祿山公直無私嚴正奉法

利貞推美於前建侯表進於後

六載正月二十四日加兼御史大夫右相李林甫素與祿山交通復屢言於(玄)宗由是特加寵遇

(玄)宗初卽位用郭元振薛翊張嘉貞張說杜暹蕭嵩李適之咸以大將直登三事李林甫既陷適之遂反其制始請以蕃人爲將以固其權嘗奏於(玄)宗曰以陛下之雄才國家富強而蕃之未滅者由文吏爲將而怯懦不勝武也陛下必欲滅四夷威海內卽莫若武臣武臣莫若蕃將生時氣雄小養馬上長習陳敵此天性也陛下撫而將之使其必死則夷狄不足圖也(玄)宗大悅首用祿山卒爲戎首林甫之罪也初王鉷承恩亞於林甫而

安上

四

敬畏其威事之彌謹祿山恃恩嘗見林甫白事急而不恭林甫欲示以威佯語他事命左右白王大夫鉷至鞠躬如也祿山不覺自失鉷語逾謹而祿山逾恭自此還遞相維林甫危害肅宗告祿山思作難約令其子引兵來援天寶十年林甫死後楊國忠納祿山遣嚴莊領阿布私下降兵三十三人告林甫與阿布私潛通結爲父子至十二載詔奪林甫官爵同凡庶殯掩連累之者五六十人迹其行事不得不爾

(玄)宗春秋漸高託祿山心膂之任祿山每探其旨常因內宴承歡奏云臣蕃戎賤臣受主寵榮過甚臣無異材爲陛下用願以此身爲陛下死(玄)宗不對私甚憐之因命皇太

子見之祿山見太子不拜左右曰何爲不拜祿山曰臣蕃人不識朝儀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曰是儲君朕百歲之後傳位於太子祿山曰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當萬死左右令拜祿山乃拜(玄)宗尤嘉其純誠時貴妃太真寵冠六宮祿山遂請爲養兒每對見先拜太真(玄)宗問之奏曰蕃人先母後父耳(玄)宗大悅祿山恩寵寢深上前應對雜以諧謔而貴妃常在座詔楊氏三夫人約爲兄弟由是祿山心動

及動兵聞馬嵬之事不覺數歎雖林甫養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其他腸亦可知也

安上

五

令麾下將劉駱谷在京伺察朝廷旨意動靜皆並代爲牋表便隨所要而通之御史中丞楊國忠中外敬憚每祿山登降扶翼之右丞相李林甫專宰相柄威權莫二見祿山於政事堂引坐與語時屬冬寒脫已袍披覆之其爲承恩見重也如此晚年益肥腹垂過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每朝見(玄)宗戲之曰朕適見卿腹幾垂至地祿山每行以肩膊左右擡挽其身方能移步(玄)宗每令作胡旋舞其疾如風嘗夜宴祿山祿山醉臥化爲一黑豬而龍首左右遽言之(玄)宗曰豬龍也無能爲者祿山乘驛馬詣闕每驛中間築臺以換馬謂之大夫不然馬輒死驛家市祿山乘馬以五石上袋試之能馱者乃高價市焉餼飼以候祿山鞍前

更連置一小鞍以承其腹祿山肉疾轉甚富貴之已極每朝常經龍尾道未嘗不南北睥睨久而方進即凶逆之萌常在心矣祿山舊宅在道政坊(玄)宗以其陋隘更於親仁坊選寬爽之地出御庫錢更造宅焉

今親仁坊東南隅(玄)元觀即其地也

敕所司窮極華麗不限財物堂隍院子重複竈窳匿而詰曲窗牖綺疏高臺曲池宛若天造幃帳幔幕充牣其中

九載祿山獻俘入京方命入此新宅(玄)宗賜銀平脫破方八角花鳥藥屏帳一具方圓一丈七尺金銅鉸具銀鑿鏤銀鏤二具色絲縞一百副夾頡羅頂額織成錦簾二領各紫絨簾羅金銅鉸分錯色絲縞貼白檀香牀兩

安上

木

張各長一丈闊六尺并水蔥夾貼綠錦綠白平紬背席二領繡茸毛毯合銀平脫帳一具方一丈三尺金銅鉸具繡綾頡夾帶碧綾口旗色絲縞百副貼文牙牀二張各長一丈闊三尺水蔥夾貼席紅錦綠白平紬背紅異文繡方繡褥紫紬牀帳兼黃金瑤光等並全兩內帳設續賜青羅金鸞緋花烏子女立馬雞袍袴等屏風六合紅瑞錦褥四領二色綾褥八領瑞錦屏兩領龍鬚夾貼席一十四領貼文柏牀一十四張白檀香木細繩牀一張繡草敦子三十箇

至於廚殿之內亦以金銀飾其器

又賜金平脫五斗飯甕二口銀平脫五斗淘飯魁二銀

絲織成笏筐銀織笏筒各一金銀具食藏二零碎之物不可勝數

雖宮中服御殆不及也(玄)宗嘗御勤政樓於御座東開為設一大金雞帳前置一榻坐之卷去其簾以示榮寵每於樓下宴會百僚在座祿山或撥去御簾而出

肅宗諫曰自古正殿無人臣坐之禮陛下寵之太甚必將驕也上呼太子前曰此胡骨狀怪異欲以此厭勝之耳

七載六月賜實封三百戶并賜鐵券封柳城郡開國公詔曰用奇材者必拔於常倫立茂績者亦超於彝典驃騎大將軍兼羽林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御史大夫范陽郡

安上

七

大都督府長史柳城郡太守持節范陽節度經略度支營田副大使知節度兼平盧節度使度支營田陸運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處置及平盧河北轉運并管內採訪等使上柱國柳城縣開國伯安祿山河嶽誕寶雄武生材萬里長城鎮清邊裔中權決勝暗合孫吳自授以元戎升之憲府一心之節逾亮七擒之策益章內實軍資豐財以潤國外威戎落稽顙以輸誠加以忠竭私誠無隱疇之舊典宜誓山河長平之封式崇井賦可柳城郡開國公仍賜實封三百戶并賜鐵券餘如故是月又加祿山父贈使持節魏郡諸軍事魏郡太守延偃夙稱幹略素懷節義仁而有勇志已慕於韶鈴忠以立身名早雄於沙漠克生令

寶負長才蘊登壇之良謀當弄印之榮寄作鎮幽薊肅清醜虜舉無遺策動見奇功自葉流根是光幹蠱之德節終褒美爰申加等之贈宜膺寵秩用慰泉壤范陽大都督尋進封祿山為東平郡王制曰寄重者位崇勳高者禮厚欽若古訓抑為舊章開府儀同三司兼左羽林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御史大夫范陽大都督府長史柳城郡太守使持節范陽節度經略度支營田陸運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處置及平盧軍河北轉運并營田採訪使上柱國柳城郡開國公安祿山性合韜鈴氣稟雄武聲威振於絕漠捍禦比於長城戰必克平智能料敵所以擢升臺憲仍杖旌旄既表勤王之誠屢伸殄寇之略頃者契丹負德潛懷

安上

禍心乃能運彼深謀果臬渠帥風塵攸靜邊朔底不示殊恩孰彰茂績疆場式遏且殊衛霍之功土宇斯開宜踐韓彭之秩可封東平郡王仍賜實封三百戶餘如故九載八月二日又加北道採訪處置等使

命壽王瑁書告身并裝金平脫函瑞錦標鈿軸令內常侍郭全羽送焉

天長節祿山進山石功德及幡花香爐等命於大同殿安置朝夕禮謁焉

優詔褒美兼賜祿山寶鈿鏡一面并金平脫匣寶枕承露囊金花盃等亦令郭全羽送之酬其忠孝之意也

又進玉石天尊一舖請於道場所安置玄宗命置於內暖

殿

天尊并侍坐真人玉女神天丁力士六樂童子及師子辟邪香爐玉案三十六事

是秋祿山將入朝乃令於溫泉為祿山造宅

祿山將至之日宣賜什物米麪柴炭之屬萬計

又賜永園充使院今司天臺是其地也祿山將及戲水楊國忠兄弟號國姊妹並至新豐以來會焉飛蓋蔭野車騎雲屯所

止之處皆御賜膳水陸畢備至溫泉賜浴將士並賜食賜錢玄宗

計日幸望春宮以待十六日獻俘八千人於觀風樓下賜

莊宅各一所雜彩綾羅金銀器物及聲音等

龜茲一部雜棊鼓指鼓腰鼓笛簫箏等七人將士亦

安上

九

各頒賜祿山金鞞花大銀胡餅四大銀魁二併蓋金花大銀盤四雜色綾羅三千尺判中殿中御侍史楊等

章三人緋衣各一對及絹綵等將士大將軍楊歸順等

一百九十三人衣各一副并絹綵等

又賜契丹生女口大小五十人考課之日上考祿山又自

獻金銀器物婢及馳馬等

金窰細胡瓶二銀平脫胡平牀子二紅羅褥子一婢十

人細馬十匹打毬士生馬三十四匹駱駝十頭骨鞍轡三

十具茸黃綾鞍襪三十條鈔尾大馬纓十箇又進鹿尾

醬鹿尾骨等

祿山同列皆尚食供饌其餘頒賜品味備極水陸玄宗每

食一味稍珍美必令賜與中貴相望於道

又嘗遺祿山酥真符寶與并窯臺及音聲寶車牛士織蓋并小山花果藥雜樹小獅子白象各二兼藥食等一牙盤令內謁除大賓宣賜祿山以為奇觀焉

又賜永穆公主池亭以為遊宴之地祿山既移居親仁坊進表求降墨敕請宰相至席宴會是日宗欲於樓下打毬遂停打毬命宰相赴焉宗每於苑中鷹鷂所獲鮮禽多走馬宣令賜嘗王鉞楊國忠選勝燕樂必賜梨園教坊音樂貴妃姊妹亦多在會中駕幸溫泉必令扈從賜馬賜衣香囊珍寶不知紀極祿山時染小疾王人御醫重疊復至煎和湯藥皆在禁中先許祿山於管內上谷郡起五鎰

安上

鑄錢時又進錢樣一千貫文召祿山男慶緒及女婿歸義王李獻誠祿山養兒王守忠安忠臣等赴闕到日並賜衣服玉腰帶錦綵等仍令尚食供食其冬久無雪至十二月十四日乃雪祿山表賀焉宗批答兼口號以賜之曰臘月忻三日嘉平安四鄰預知天下稔先為物華春其見重如此十載正月一日是祿山生日先日賜諸器物衣服太真亦厚加賞遺

宗賜金花大銀盆二金花銀雙絲平二金鍍銀蓋碗二金平脫酒海一并蓋金平脫杓一小馬腦盤二金平脫大蓋四次蓋四金平脫大腦盤一玉腰帶一并金魚袋一及平脫匣一紫細綾衣十副內三副錦襖子并半

臂每副四事熟錦細綾三十六具太真賜金平脫

裝一具內漆半花鏡一玉合子二玳瑁刮舌篋耳篋各

一銅鑷子各一犀角梳篋刷子一骨髓合子三金鍍銀

盒子二金平脫盒子四碧羅帛子一紅羅繡帛子二紫

羅枕一氈一金平脫鐵面枕一并平脫鎖子一紅羅繡

帛子二銀沙羅一銀鍍碗一紫衣二副內一副錦每衣

計四事件

其日又賜陸海諸物皆盛以金銀器並賜焉

所賜祿山食物香藥皆以金銀器盛之其器並賜前後

又不可勝計也

後三日召祿山入內貴妃以繡綉子綉祿山令內人以綵

安上

十一

與昇之歡呼動地宗使人問之報云貴妃與祿山作三日洗兒洗了又綉祿山是以歡笑宗就觀之大悅因加賞賜貴妃洗兒金銀錢物極樂而罷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為祿兒不禁其出入又為河東節度二月二日遂加雲中太守兼充河東節度採訪使餘如故

祿山奏請戶部侍郎吉温知留後事大理寺張通儒為留後判官雲中之事一委吉温祿山甚重之

祿山母祖母皆賜國夫人男慶宗慶緒慶恩慶和慶餘慶

則慶光慶喜慶祐慶長慶等一十一男皆是宗賜名

慶宗為衛尉少卿慶緒為鴻臚少卿兼廣陽郡太守慶宗

加秘書少監又尚榮義郡主改太僕卿祿山恃此日增驕

第 550 冊 續修四庫全書

恣嘗以曩時不拜肅宗之嫌慮_⑤宗年高國中事變遂包藏禍心將生逆節乃於范陽築雄武城外示禦寇內貯兵器養同羅及降奚契丹曳落河_{蕃人健兒}八千餘人爲假子及家童教弓矢者百餘人以推恩信厚其所給皆感恩竭誠一以當百又畜單于護真大馬習戰鬪者數萬疋牛羊五萬餘頭總三道以節制

天寶元年除平盧節度使三年兼范陽節度使十年兼河東節度使

刑賞在己於是張通儒李廷望平冽李史魚孤問俗等在幕下高尚掌奏記嚴莊主簿書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庭珣向潤容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

安上

十一

乾真等爲將帥潛於諸道商胡興販每歲輸異方珍貨計百萬數每商至則祿山胡服坐重牀燒香列珍寶令百胡侍左右羣胡羅拜於下邀福於天祿山盛陳牲牢諸巫擊鼓歌舞至暮而散遂令羣胡於諸道潛市羅帛及造緋紫袍金銀魚袋腰帶等百萬計將爲叛逆之資已八九年矣又每歲獻俘虜牛羊馳馬不絕於路珍禽奇獸珠寶異物貢無虛月所過郡縣疲於遞運人不聊生祿山性殘忍多姦謀常誘熟蕃奚契丹因會酒中實毒鴆殺之動數十人斬大首領函以獻捷是年秋祿山大舉兵討契丹使人謂奚曰今契丹背盟我將討之汝豈無助乎奚遂以驍騎二千從之祿山使爲鄉導行至土護真河誓眾曰兵法疾雷

不及掩耳今久雨復去賊尙遠若倍道趨程賊必不虞我

至破賊必矣遂晝夜兼行三百餘里契丹不爲備至大駭亂矣祿山使人持一繩欲盡縛契丹意欲生擒以歸是時屬雨甚弓弩盡溼弛而不可張大將何思德請曰兵志遠來倍道疲頓用之力必不足不如少憩張其勢必脅之三日必降祿山大怒欲斬之以令三軍遂請效死於先鋒思德形貌素類祿山契丹望見攢槍矢而取之須臾支解骨肉立盡眾咸謂殺得祿山奚又背祿山以附契丹併力夾攻殺傷略相當矢中祿山鞍橋鞭弭俱棄簪履亦墜獨以麾下二十騎走上山蒼黃陷於坑中男慶緒麾下將孫孝哲扶出之又戰數十里會夜追騎解遂投平盧城平盧

安上

十二

騎將史定方領精兵三千赴之契丹知救至遂解圍而去祿山方得脫十一載三月祿山引蕃奚步騎二十萬直入契丹以報去秋之役朔方節度副使奉信王阿布思率同羅數萬以會之布思與祿山不協遂擁眾歸漠北

初布思白節使張晞請不行不受乃劫太倉庫而去祿山乃屯兵不進哥舒翰與祿山並來朝_⑤宗使內侍高力士及貴人迎於京城東

使射生官供解鹿取血煮其腸謂之熱洛河以賜之爲翰好之故也

翰母尉遲氏于闐女也祿山以思順常銜之至是忽謂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爾父是突厥母是胡與公族類

頗同何得不相親乎翰應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噪拜以其不忘本也敢不同心焉祿山以為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如此耶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乃止

初思順與翰分控河隴情甚不睦及翰守潼關主天下兵權遂肆其志以報怨誣思順與祿山潛通偽令人遺書於關門擒之以獻思順與弟太僕卿元真並伏誅天下冤之思順與祿山少狎及思順入奏言祿山必反宗以其先奏不坐至是乃誅之

十一月十七日祿山遣其男范陽節度副使鴻臚卿同正兼廣陽太守慶緒奚契丹及同羅阿布思等

阿布思者九姓首領也開元初為默啜所破請降附天

安上

十四

寶元年朝京師宗甚禮焉布思美容貌多才略代為蕃首祿山恃寵布思不為之下祿山因請為將共討契丹慮其見害乃率其部以叛後為回鶻所破祿山誘其部落降之自是祿山精兵無敵於天下其男女一萬口送於京師宗御勤政樓執以獻以丁壯一千遞於屬川餘並歸祿山布思敗後投於葛邏祿葉護規畏懼不敢受擒之送於北庭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北庭都護程千里生擒樓下斬之省衛文武官往觀之具五刑前時所獻者蓋此部落也

生口三千人金銀錦罽毼車布於闕下婦人皆以衣文錦飾以義須盛陳列以為壯宗大悅授慶緒特進衛尉

卿張樂以會將士

安上

十五

安祿山事迹卷上

安祿山事迹卷中

華陰縣尉姚汝能纂

十三載正月四日祿山入覲於行在乃見於禁中賜錦綵繒寶鉅萬

時肅宗觀其兇逆之狀已露言於^⑤宗^⑥宗不納肅宗恐宗廟顛覆乃至誠祈一夢是夜夢故內侍胡普昇等二人昇一紫鞍覆黃帕自天而下至於肅宗前一素板丹書文字甚多所記者唯四句曰厥不云乎其惟其時上天所命福祿不覿

及見^⑦宗涕泣而言曰臣本胡人陛下不次擢用累居節制恩出常人楊國忠妒嫉欲謀害臣臣死無日矣

安中

李林甫陰使多智見祿山必揣知其情偽遂畏服之楊國忠性燥而祿山視之蔑如也至是國忠言其必反奏請追之祿山以^⑧宗不疑促駕朝見以故^⑨宗益信祿山為忠不信國忠之言

九日加祿山尚書左僕射賜實封通前一千戶與一子三品官一子五品官奴婢十房各莊宅一所二十四日又加閑廐苑內營田五方隴右羣牧都使度支營田等使以御史中丞吉溫為之副溫加武部侍郎為之副使二十六日又加兼知總監事祿山奏前後破奚契丹部落及討招九姓十二姓等應立功將士其跳蕩第一第二功並請不拘付中書門下批擬其跳蕩功請超三資第一功請超二資第二功請依

資進功其告身仍望付本官為好書寫送付臣軍前制曰可以是超授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三一作千餘人祿山歸范陽^⑩宗御望春亭送別脫御服以賜之祿山受之驚懼不敢言自謂先兆恐復留之遂疾驅出關至洪門順流而下所至郡縣船夫持牽板繩立於岸上以待至則牽之而日行三四百里三月一日祿山將拜官也^⑪宗以宰相處之命太常卿翰林學士張垧草詔既而楊國忠諫曰祿山不識文字命之為相恐四夷輕中國乃止將行也^⑫宗謂曰祿山喜乎對曰恨不得宰相頗快快楊國忠曰此張垧所洩也^⑬宗大怒黜垧瀘谿郡司馬初垧贊相禮儀雍容^⑭宗翌日謂垧曰朕罷希烈以卿

安中

代之垧曰不敢貴妃在座遂告國忠叛之因以為恨祿山既至范陽憂不自安始決計稱兵向闕自是或言祿山反者^⑮宗縛送祿山以是道路相目無敢言者奏還者告祿山反乃囚於商州將送之遇祿山起兵乃放之

十四載五月祿山遣副將何千年奏表陳事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遣中使袁思藝宣付中書門下即日進書便寫告身付千年宰相楊國忠韋見素相謂曰流言祿山蓄不臣之心今又請蕃將以代漢將其反明矣乃請見陳事既見未對^⑯宗先告曰卿等疑祿山反國忠等遽走階下垂涕具陳祿山反狀國忠以祿山表留於上前而出

俄又令袁思欵宣旨此一度姑容之朕徐爲圖耳國忠等乃奉詔及國忠見無不懇論其事國忠曰臣畫得一計可鎮其難伏望以祿山帶左僕射平章事追赴朝廷以賈循爲范陽節度使呂知誨爲平盧節度使楊光翽爲河東節度使上許草制未行

或云請不以蕃將代漢將論祿山反狀及請追祿山赴闕並是韋見素之意國忠曾無預焉仍語見素曰祿山出自寒微位居眾上時所忌疾成疑似耳見素曰公若實爲此見社稷危矣將至上前懇論其事見素約以事如未諧請公繼之國忠都無一言俯俛而退見素卻到中書嗚咽流涕此非他也國忠要祿山先反以明己之

先見耳

安中

三

上潛遣中使輔璆琳送甘子於范陽私候其狀璆琳受賂而還固稱無他其制遂寢初璆琳未還之時上引宰相對常置白麻於座前及還上謂宰臣曰祿山必無二心其制朕已焚矣後祿山數詐稱破奚契丹所獲馳馬牛不可勝紀國忠因令門客蹇昂何盈以求祿山陰事命京兆尹李峴圍捕其宅得李起安岱李方來等皆令侍御史鄭昂之陰推劾潛縊殺於御史臺又貶吉温爲灃陽長史

温天官侍郎頊之猶子也連按大獄倚法附邪以出入人命者凡十餘年性巧詆忍而不忌失意者必引而陷之其欲膠固雖王公大人立可漠視也初蕭昊爲河南

尹以賊下獄温課竟其罪昊爲李林甫佐之由是特恩轉太府卿温後爲萬年縣丞未幾昊拜京兆尹時高力士權移將相昊親附之温尤與之善温揣昊拜官必謝恩於力士歸則先造其門昊纔至則聞其言笑之聲甚歡昊問闈者曰吉七郎也昊素懼勢俟語畢通謁亦已久矣力士命引昊温佯若恐懼將走力士遽曰吉七參尹此故人也昊揖之與之對坐遂與之相結爲膠漆矣乃引爲曹官薦之於林甫温之進也由力士中書舍人梁陟嘗逢温於路低帽以避之温心銜之及柳勣之獄託勣引陟陟竟以流死其陰賊也如此後與國忠相善教其取恩及國忠與祿山交惡而温厚於祿山祿山掌

安中

四

閑廐引之副使內俟朝庭國忠遂忌之及其貶也(五)宗命高力士於朝堂宣慰百官曰吉温兇忍之人也自伯父已來世爲酷吏朕任人不明比刑濫悉温所爲今爲卿等除酷吏卿其悅乎羣臣皆蹈舞拜謝無何安祿山上表以理且言國忠讒疾之狀(六)宗方寵於將相故兩存之初祿山握兵跋扈逆亂未發而以法制之國忠反激而怒之利其疾動以取信於(七)宗十四載正月九日日丁卯吉温又坐賊七千疋及逼士人女爲妾重貶端谿縣令尋杖死於獄中

以激怒祿山幸其速反(八)宗竟不之覺慶宗尙榮義郡主供奉在京密報其父祿山聞之怒命嚴莊上表以自理且

陳國忠罪狀二十餘事^⑤宗懼其生變遂歸過於京尹李
峴陵太守以安之六月^⑥宗使黜陟使分行郡縣給事中
裴士淹恐懼不敢歸祿山乃見之

祿山自歸范陽逆狀漸露懼朝廷誅之使者將至輒稱
疾不迎嚴介士於前後成備而後見之士淹之至也亦
如之令武士引入無復人臣之禮士淹宣旨而退

七月祿山又請獻馬三千疋鞍轡百副每疋牽馬夫二人
令蕃將二十二人部送載物長行車三百乘每乘夫三人
河南尹達奚珣奏祿山所進鞍馬不少又自將兵來復與
甲杖庫同行臣所未會伏望特敕祿山所進馬官給人夫
不煩本軍遠勞將健所進車馬令待至冬即先後遙遠計

際矣^⑦宗稍悟

或云因此撲殺輔璆琳非爲託祭龍堂不虔也

乃遣中使馮承威齋醴書召祿山曰與卿修得一湯故令
召卿至十月朕御於華清宮兼宣如達奚珣之策祿山聞
命曰馬不進亦得十月灼然入京承威復命奏泣曰臣幾
不得生還祿山聞臣宣先奏旨踞牀上不起但云聖人安
穩遣令左右送臣於別館居數日然後得免難十一月九
日祿山起兵反以同羅契丹室韋曳落河兼范陽平盧河
東幽薊之眾號爲父子軍馬步相兼十萬鼓行而西以誅
楊國忠爲名

十五日聞於行在^⑧宗召宰相等謀國忠多自得之色

笑曰今反者獨祿山耳三軍左右皆不欲也旬日必斬
之來降不如此陛下發兵討之仗大義誅暴逆可不血
刃而定矣大臣以下相顧失色上竟不悟以至於敗
唯與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尙

嚴莊者本至太僕卿後勸祿山反與高尙同力贊助及
祿山末年恐事主不測遂與左右李豬兒同害祿山遂
宣僞敕立安慶緒爲皇太子慶緒兄事莊每事必先問
之後慶緒奔相州軍事蹙遂令妻薛氏假稱永王弟十
一女詣懷鎮時遇將李建將請歸順及見元帥代宗及
汾陽告之遂云是嚴莊妻薛氏恐在道留滯不達故假
稱永王女今嚴莊已背慶緒見在獲嘉若許歸投請給

安中

六

鐵券在前軍如可招者填名以付之與汾陽議曰若嚴
莊招到則餘黨可招特許奏聞必大用便將鐵券兼賜
衣差官領妻薛氏招莊仍差衙前魏羽奉狀奏聞便令
莊及妻乘傳詣闕到京之明日除司農卿高尙幽州雍
奴人也本名不危多才學常歎息謂汝南周銑曰不危
^⑨當舉事不終而不能咬草根以求活州里之間甚得
文章之名後改名尙天寶初李齊物爲新平太守舉尙
高蹈不仕送錢三萬并寓書於中官將軍吳懷寶以託
之其年策試弟四等授右領將軍倉曹後懷寶引見高
力士置之門下令子師之無何託安祿山奏爲平盧軍
掌書記祿山由是益親之遂與莊等共解圖識祿山疑

懼勸其謀反累奏爲屯田員外郎乃隨祿山陷東都僞授中書侍郎僞赦書制救並尙爲之毀謗本朝所不忍聞及慶緒至相州嚴莊所掌機務並尙代之仍拜侍郎及史思明救相州而殺慶緒兄弟尙與孫孝哲同日遇害孝哲本契丹部人也母美容色爲祿山所通因茲狎近身長七尺勇健多謀及事祿山出入臥內甚見親信祿山常因對見宮門俟^⑤宗之召衣紐無故斷落祿山驚忙不知所爲孝哲探懷內取鍼綫爲祿山綴之祿山轉憐之常侍祿山皆先意曲言必嘉悅又善於女工裁縫不稱其身也天寶中官至大將軍祿山潛逆爲殿中監充閑廐使衣馬奢侈性殘賊中外畏之於西監安守

安中

七

忠張通儒田虔貞等攻長安皆受制於孝哲殺王妃數十人楊國忠高力士之掌及素與祿山不叶者必殺之以鐵棒揭腦蓋而死血流於地

蕃將阿史那承慶慶緒同謀幕府僚屬偏裨更無一人知其端倪者其年八月後慰諭兵士磨礪戈矛稍甚於常識者竊怪至是祿山勒諸將出謂眾曰奉事官胡逸自京迴奉密旨遣祿山將隨手兵入朝來以平禍亂耳

兼云莫令人知那人指國忠也

諸公勿怪翌日至城北辭其祖考墳墓遂發以節度使賈循爲留後薊縣者壽李克諫祿山以舉兵無名必敗祿山特收人望使嚴莊報之曰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利主^⑥邦

正在今日何憚之乎百姓等議曰百年老公未嘗見范陽兵馬向南者人人相與憂懼

既出范陽遂爲長勝以毀國家兼妄云累奏不聽

先令將軍何千年領壯士數千人詐稱獻捷以車千乘包藏器械先後於河陽橋以掌書記屯田員外郎高尙孔目官太僕丞嚴莊專居左右以畫籌所至郡縣無兵禦捍兵起之後列郡開甲仗庫器械朽壞皆不可執兵士

皆持白棒所謂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皆開門延敵長史走匿或被擒殺或自縊於路傍而降者不可勝計

祿山專制河朔已來七年餘蘊蓄奸謀潛行恩惠東至

安中

八

鞞鞞北及匈奴其中契丹委任尤重一國之柄十得二三行軍用兵皆在掌握蕃人歸降者以恩煦之不伏者以勁兵討之生得者皆釋而待錫以衣資賞之妻妾前後節度使招懷夷狄皆重譯告喻夷夏之意因而往往不傳祿山悉解九夷之語躬自撫慰曲宣威惠夷人朝爲俘囚暮爲戰士莫不樂輸死節而沉幽薊之士乎及狠顧負恩其所由來者漸矣

其九月九日甲午縛太原尹楊光翽送之

賊將高邈僞進射生手二十人光翽輕騎出迎遂爲所執送詣祿山太原奏光翽被擒并東受降城奏祿山反^⑦宗猶疑以讐嫌毀謗尙不之信

移牒陳其罪狀末云光翺今已就擒國忠豈能更久其日陰風淒慘觀者寒心至鉅鹿郡欲宿祿山忽驚曰我名祿非所宜宿也移營至沙河縣博陵太守張萬頃獻漢高祖不宿柏人頌王子牒至云黃河水見底冰結成橋

祿山多載草木於河中并以長索繫破船大樹礙凌一宿而冰合

丁卯陷靈昌郡庚午陷陳留郡傳張介然荔非守瑜等首至尋陷滎陽傳太守崔無詖首至祿山是行也人以爲敗不旋踵及頻告捷人皆失望十二日封常清戰敗西走保陝州

初常清自安西至上問東討方略常清大言上悅遂除

安中

九

范陽節度使於東都召募皆市人而賊師至一戰塗地

救削常清官秩令隨高仙芝效力

十三日陷洛陽傳留守李橙御史中丞盧奕首至平原

太守顏真卿留其首斬其使者哭而瘞之

顏泉卿又以常山歸順

聚徒兵故殺賊將李欽湊於土門以應郭子儀燕南豪傑殺賊以地歸順者凡七郡

并縛賊副使何千年高邈送詣行在

泉卿本以材幹祿山奏爲常山太守及泉卿爲長史袁履謙前真定令賈深內邱丞張通幽密謀背之時賊將李歸仁令弟欽湊領步騎五千鎮土門而守常山泉卿

遂謀召欽湊赴郡會議因殺之以併其兵會賊將高邈何千年俱自東至泉卿設策遣藁城尉崔安石縣吏翟萬德伏兵於驛生擒千年及邈至是泉卿乃使男泉明與賈深張通幽執邈千年及欽湊之首獻於京師焉

是月我以京兆尹牧榮王琬爲行宮元帥以河西隴右節度使西平王哥舒翰爲副元帥領河隴諸蕃部落奴刺頡跌朱耶契苾渾蹕林奚結沙陁蓬子處密吐谷渾恩結等一十三部落督蕃漢兵二十一萬八千人鎮於潼關

時朝廷空虛失藩籬之固懼其乘勢侵軼會祿山方圖僭號遂得徵兵以備之諸道軍士稍稍而至矣

是時河北十五郡皆殺賊官吏以歸國

安中

十

京城誅慶宗清河誅崔文廣平誅郭自卯常山擒何千年高邈博陵誅口誠河間誅杜睦一時皆以其地歸順河北驛路再絕河南諸郡防禦固備哥舒翰擁兵守潼關又令王思禮至陝州見賊將爲御史中丞無敵將軍平西大使崔乾祐說以禍福祿山始懼責高尚及嚴莊曰汝等令我舉事皆云必成四邊兵馬若是必成何在汝等陷我不見汝等矣遂誡門下逐之數日祿山憂懼不知所爲而怒不解及田乾真自關至從容爲尙等言於祿山撥亂之主經營創業草昧之際靡不艱難漢祖狼狽於滎陽曹公傾覆於赤壁未嘗一舉而成大事者今四面兵馬雖多皆募新軍烏合之眾未經行陣堡壘非勁銳之卒不足爲我

敵縱大事不成猶可效袁本初以數萬之眾據守河北之地亦足過十年五歲耳莊尚皆佐命元勳何以遽斥絕之使諸將聞之心不動搖乎祿山喜曰阿法之言是也吾已絕之奈何乾真曰但喚取慰勞之其心必安因詔尚等飲燕酣樂祿山自唱傾盃樂與尚送酒待之如初阿法乾真小字也祿山雖盜據河朔百姓怨其殘暴所在叛去累其兵力不能進尺寸之地乃遣其黨史思明蔡希德以平盧步騎五千攻常山顏杲卿力屈而城陷

初杲卿使男泉明及張通幽賈深獻捷且求救於太原王承業通幽獻計於承業承業亦心害其功逗遛其子久而方遣仍以所得賊將以為己功是以承業等驟加

官爵故杲卿屈焉

思明執杲卿及袁履謙送於祿山怒縛於洛水橋柱杲卿詬罵之聲至死不絕履謙性剛狷詬賊尤甚賊怒之先截其舌履謙以血噴賊面遂鬻割之路人皆不忍視常山既陷鄴郡廣平鉅鹿上谷博陵文安魏郡信都等一十郡復為賊守

十五年六月八日郭子儀李光弼二軍東出敗史思明之眾於嘉山思明跌足露髮奔於博陵歸順者十三郡思明懼焉潼關失守二將旋師燕趙之間賊復屠之

安祿山事迹卷中

安祿山事迹卷下

華陰縣尉姚汝能纂

十五載正月乙卯朔祿山遣東都耆老緇黃勸進遂僞即帝位國曰大燕自稱雄武皇帝

祿山起逆之初童謠云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氈氈上一貫錢燕者祿山國號重言燕者史思明亦稱天子天上女安字也鋪白氈者祿山入洛陽之日大雪盈尺氈上一貫錢者言祿山只得一千日祿山云纔入洛陽瑞雪盈尺盧言一作顏上祿山詩曰象曰雲雷屯大君理經綸馬上取天下雪中朝海神

改元曰聖武元年置丞相已下官封其子慶緒為王以達

奚珣為侍中張通儒為尚書

初汾陽收東都後差人送僞朝士陳希烈等三百五十餘人赴京兼奏表請從寬恕以招來者三表上皇以朝宮不扈從其恨頗深遂下敕云初陷寇逆忽被脅從受任數年得非同惡戴天履地為爾之羞宜付三司詳理處分後三司讞刑奏曰達奚珣珣子攀薛曉一作韋恆韓澄井大通丹大華劉子英罪當大辟陳希烈張均門用之郭納許彥蒿並賜自盡許房宇文班盧自勵達於蕭克濟陳柳芳李彥光何昌裔郝處俊崔肅等流於徼外勿齒帝曰珣父子同刑人所不忍降一等囚於所司太師房瑁曰張均欲往賊所望五陵涕泣而

不忍去也遂滅死一等流於崖洲發韓公張仁贍一作之墓截其屍以張通儒故也張萬頃獨孤問俗張休並復舊官祿山令問俗壞太廟問俗遷延終以獲全令萬頃捕殺皇支萬頃多所脫免休數回諫祿山此二三人者本祿山賓佐

其餘文武悉備署之以范陽爲東都復其百姓終身署其城東隅私第爲潛龍宮

其第本造爲同羅館前後十餘院門觀宏壯闔幽深土木之瑰奇口聖之彫飾僭擬宮室祿山表請以一千萬買之奏敕賜之至是號焉

僞節度留後賈循右虞侯程超謀以范陽歸順爲祿山僞

安下

二

度支副向潤客所覺潛令送赦書使韓朝陽告之庚寅朝陽自洛陽致祿山意旨將畢命入別館循不虞朝陽之害已與朝陽款曲行禮朝陽引之密語抽佩刀斬之遂宣僞詔數循罪逆并斬超並傳首東郡戮及妻子以平盧持節呂知誨一作爲留後亦爲本軍所殺又加潤客右散騎常侍代之殺皇支范陽府掾李戒等四人沒其妻子五月奚契丹兩蕃數出北山口至於范陽俘劫牛馬子女止城下累日城中唯留後羸兵數千不敵潤客等計無所出遂以樂人戴竿索者爲趨捷可用授兵出戰至城北清水河大敗爲奚羯所戮唯三數人伏草莽間獲免

其樂人本宗所賜皆非人間之伎轉相教習得五百

餘人或一人肩一作符首戴口二十四人戴竿長百餘尺至於竿杪人騰擲如猿狖飛鳥之勢竟爲奇絕累日不憚觀者汗流目眩於是此輩殲矣虜未至前月餘日童謠云舊來誇戴竿今日不堪看但看五日裏清水河邊見契丹初聞莫悟至是而應之

六月八日乙酉哥舒翰出兵潼關爲祿山將崔乾祐所敗十四日辛卯潼關失守

初翰守潼關或勸翰曰祿山阻兵以誅國忠爲名公若留二萬人守潼關悉以餘兵誅國忠此漢誅晁錯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爲何如翰許之未發或泄其言於國忠國忠大懼乃奏曰兵法安不忘危今潼關兵眾雖多而

安下

三

無後殿萬一不利京師得無恐乎請選監牧小兒三千人訓練於苑中從之遂遣劍南軍將李福德劉光庭分部焉又奏召募一萬人屯霸上令其腹心杜乾運將之焉翰慮爲所圖乃上表請乾運兵隸於潼關乃召乾運赴潼關計事因斬之國忠語其子暄曰吾死無日矣翰自是心不自安人謂諸將以潼關三百餘里利在守險不利出攻楊國忠以翰持兵未決慮於已不利欲其速戰數奏促之賊將崔乾祐叩闕數請戰國忠與翰既不協因言翰逗遛不進宗數使進兵出關翰遂領馬步十五萬與賊將崔乾祐會初翰造氈車以氈蒙其車以馬駕之畫以龍虎之狀五色相宣復以金銀飾其畫獸

之目及爪將衝戰馬因驚駭從而攢戈矢逐之賊知其計積薪芻於隘路候旣車至順風縱火焚之駕馬奔駭燒旣車及薪芻煙燄昏黑兩軍不相辨我軍謂賊在煙燄之中遂集弓弩併射之賊軍抽退日昃方覺無賊我眾從關門六七十里路狹北拒黃河南抵石岸排蹴前進不得賊抽軍從南山設疑曳柴揚塵以同羅習險之騎直透黃河橫截我軍敗績沈河死者十有三三翰在北高阜上觀軍陣進退之勢於時搬糧船在河北岸左右言取船渡兵遂將船百餘隻到河南岸爭渡者不可勝紀每滿卽沈如是沈者數十渡餘軍散走入南關先時於關門旁穿二道塹闊二丈餘及師敗之際前後奔

安下

四

競人馬枕藉入坑須臾塹滿兵士踐人馬之上方得入關陣之旣敗也乾祐領白旗引左右馳突往來我軍視之狀若神鬼又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潛謂是賊不敢逼之須臾又見與乾祐鬪黃旗不勝退而又戰者不一俄然不知所在後昭陵奏是日靈宮石人馬汗流其日翰在靈寶縣西洪溜澗與崔乾祐相逼翰兵馬多乾祐不過萬人爲撒星陣十五爲一旗或密或疏或前或卻官軍見之皆大笑焉乾祐又以陌刀五千人列於陣後令其軍曰進則十五有生退則死在旋踵故其兵一一自戰乾祐忽驚金鼓卷旗狀似退官軍益怠忽馳而進勢若雷霆官軍失勢遂爲所薄是月東風吼地飛沙漲

天煙塵相合野中舊積諸草賊皆焚之煙燄徹天昏黑如夜旗號之色人皆莫辨賊乘風便趨我軍煙塵之中拱手而皆受戮

初翰至潼關風疾頗甚軍中之務不復躬親政事委行軍田良邱其將王思禮李承光又爭長不叶全無鬪志及出師未陣而潰爲麾下蕃將火拔歸仁執降於祿山

軍敗後翰自首陽山西渡入潼關津驛關門不守王思禮收合餘軍更欲戰歸仁語翰曰賊勢逼相公且宜西行避之以圖去就翰上馬出驛歸仁帥諸將叩馬請降祿山後畫異圖事將未晚翰曰逆胡猖狂偶然一勝天下之兵計相續至羯胡之首期懸旦暮歸仁曰賊在咫尺更欲徵兵則我之命已掛賊戈矣翰欲下馬遂以毛繩於馬腹下連縛其腳控轡出驛翰怒握鞭自築其喉又被奪卻鞭攏馬就乾祐送於洛陽

安下

五

祿山曰汝常輕我今日何如翰俯伏稱肉眼豈知陛下遂至此陛下爲撥亂之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門來填在河南魯臯在南陽但留臣臣以尺書招之不日平矣祿山大喜遂署翰爲司空令書招光弼等諸將報書皆讓翰不死節祿山知事不遂閉翰於苑中而害之辛卯之夕平安火不至宗懼焉十五日壬辰聞於朝廷宗召百官問計國忠以爲幸蜀便

先是國忠樂於蜀地爲自全之計自天下乏兵頗置腹

心於梁益間卒行其志或曰非國忠之計解之在後監
察御史請出御庫金帛召募壯士率六軍一戰以拒之
識者壯其志而又拙其謀初^⑤宗覽龜茲曲名部見北
洛背代深惡之謂樂工李龜年曰何忽音樂爲如此不
祥之名遂令諸曲悉改故名及聞祿山反龜年曰曲名
先兆果不虛矣開元天寶中人間多於宮調中奏突厥
神亦爲祿山之應國初盛傳武媚娘曲而則天僭竊之
事應之則先兆豈可測哉

十六日癸卯^⑥宗幸蜀

鑾駕自延秋門出百官尙未知明日亦[□]有來朝者已
而宮嬪亂出驢馬入殿輦運庫物上過渭橋後楊國忠

安下

六

令燒斷其路上知之使高力士走馬至橋止之曰今百
姓蒼惶各求生路何得斷絕令力士撲滅了來上止望
賢宮從官告飢乃命殺馬拆行宮木煮肉遺之入宮憩
於樹下惘然有棄海內之思高力士覺之遂抱上足嗚
咽上曰朕之作后無負黎元今朔胡負恩宗廟失守竟
無一人勤王者朕負宗社敢不自勉唯爾知我更復何
言即使中官入縣宣告咸陽官吏百姓更無一人至者
午時上猶未餐良久有村叟來獻蜜麪上對之慘然既
而尙食令人昇御膳至分散從官發至金城宿是夜王
思禮自潼關至奏哥舒翰敗沒之狀十八日至馬嵬從
官韋見素及男諤楊國忠及男暄魏方進及男元向等

六人入驛起居纔出有吐蕃二十餘騎接國忠曰某等
異域蕃人來遇國難請示歸路國忠方與語眾軍傳介
曰楊國忠與吐蕃同反魏方進亦連一時帶甲圍驛國
忠曰祿山已爲梟獍逼迫君父汝等更相倣倣邪眾軍
曰爾是逆賊更道何人騎士張小敬先射國忠落馬便
卽梟首屠割其屍魏方進及兩男吐蕃同時遇害見素
爲亂兵所傷腦血塗地曰莫損韋相公父子乃得免上
令壽王以藥封瘡兵猶圍驛不散王召從官唯見素父
子二人上策杖躡履自出驛門令各收軍軍人不應行
在都虞候陳^⑦禮領諸將三十餘人帶仗奏曰國忠父
子既誅太真不合供奉上曰朕卽當處置乃迴步入驛

安下

七

倚迴久之不進韋諤極言乃引步前行高力士乃請先
入見太真具述事勢太真曰今日之事實所甘心容禮
佛遂縊於佛堂昇置驛庭中令^⑧禮等觀之^⑨禮等免
冑謝焉軍人乃悅然議鑾駕所詣上意欲幸蜀中使
常清以國忠久在劔南恐其中連謀生意不如幸太原
百姓望幸多時地安可駐中官郭師太謀幸朔方曰彼
蕃漢雜處父子成章自來地名忠孝中官駱休詳請幸
隴西曰姑臧一部曾王五涼土厚地殷實堪巡幸各陳
所見都十餘輩上皆不可願謂力士曰卿意如何力士
曰太原雖近地與賊連先屬祿山人心難測朔方近塞
全是蕃戎教之甚難不達人意西涼地遠沙塞蕭條大

駕巡幸人馬不少既無備擬立見悽惶劍南雖小土富人強表裏山河內外險固以臣所見幸蜀爲宜上然之卽日幸蜀皇太子爲百姓所留尋幸靈武

十七日甲午陷西京初祿山不虞^⑤宗南幸故進兵緩也於是祿山僞官屬等全虜府庫兵甲文物圖籍宜春雲韶犀象舞馬掖庭後宮皆沒焉

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迫脅樂工牽制犀象驅掠舞馬遣入洛陽復散於北向時之盛埽地矣肅宗克復方散求於人間復歸於京師十得二三祿山至東都既爲僭逆嘗令設樂祿山揣幽燕戎王蕃胡酋長多未之見乃誑曰自吾得天下犀象自南海奔來見吾必拜

安下

九

舞禽鳥尙知天命所歸況於人乎則四海安得不從我於是令左右領象至則瞪目忿怒略無舞者祿山大慙懷怒命置於穿井中以烈火燒使力憊俾壯士乘高而投之洞達胷腋流血數石舊人樂工見之無不掩泣祿山尤致意於樂工求訪頗切不旬日間獲梨園弟子數百人羣賊皆相與大會於凝碧池宴僞官數十人陳御庫珍寶羅列前後樂既作梨園弟子皆不覺歔歔相視泣下羣賊露刃持滿以脅之而悲不自勝樂工雷海清者投樂器於地西向慟哭賊乃縛海清於戲馬臺支解以示樂人聞之者無不傷痛時王維亦在賊中初於菩提佛寺聞之賦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

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維開元初進士及第事母崔氏以孝聞累官給事中祿山陷長安維在賊中佯狂失音久之賊重其名追赴洛陽僞受給事中至德二年冬收東京陷賊官三等定罪時弟縉爲刑部侍郎抗表請以官爵贖兄之罪上元元年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後爲尙書右丞營別業於鞬川朝散之後常獨坐焚香妻亡後三十年孤居一室便絕塵累及臨終之際縉在鳳翔作別縉書及平生故人勸以修習捨筆而終

祿山竊據河洛令張通儒居守安守忠總兵以鎮西京於時二京全陷

安下

九

至德元年九月賊黨孫孝哲害霍國長公主永王妃及駙馬楊駙等八十人又害皇孫二十餘人並剝其心以祭安慶宗慶宗以祿山起兵之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腰斬於長安并母康氏等五人榮義公主亦賜死焉自後安忍殺不附己者王侯將相屢從入蜀者子孫兄弟雖在嬰孩之中皆不免於刑戮遂深居高拱殘虐自恣其大將等亦不可得而見之皆因嚴莊以白事其酷如狼虎雖曰腹心齊爲仇敵矣先是百姓因亂爲盜忽入倉庫祿山既收西京怒之大索長安三日而後止雖私財必皆取之又令府縣推按連引支證日以句錄徵剝搜捕爲事錐刀之末無不徵之百姓騷然所在叛矣間謀

日至士庶潛議亡歸知肅宗至靈武皆企官軍相傳曰皇太子從西來也人皆奔走市肆爲空如是者百餘日京畿豪杰沒賊官吏歸者相繼不絕誅而復起絕莫能制其初自京畿鄜坊至於岐隴悉附之至是城西之外爲勅敵其將皆勇而無謀日縱酒高會唯聲色財貨是嗜不復萌西進之心故肅宗得乘其弊蓋天所命也兇威所至無不蕩覆衣冠士庶歸順於靈武郡者繼於道路家口亦多避地於江淮

天寶初貴游士庶好衣胡服爲豹皮帽婦人則簪步搖袂衣之制度矜袖窄小識者竊怪之知其戎矣

其陷賊州郡賊軍所至則爲賊守師纔去則相共殺賊歸

安下

十一

國反覆十數度至於城邑爲墟而人心不改及聞肅宗治兵於靈武人心益堅矣祿山先患眼疾日加昏昧殆不見物又性轉嚴酷事不如意卽加箠左右給侍微過便行斧鉞特寵段氏常欲以段氏所生慶恩代長子慶緒爲嗣慶緒每懼見廢嚴莊亦慮祿山眼疾轉甚恐宮中事變之後將不利遂夜與慶緒及祿山左右鬪豎李豬兒等同謀莊謂慶緒曰殿下聞大義滅親乎臣子之間事不得已而爲者不可失也慶緒小胡性又怯懦憂懼之際遂應之曰兄之所爲敢不從命又謂豬兒曰汝事皇帝鞭笞可數乎汝不行大事死無日矣二年正月五日遂相與謀殺祿山嚴莊慶緒執兵立於帳外豬兒執大刀直入帳下以刀

斬其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眼無所見牀頭常著佩刀始覺難作捫刀不得但以手撼帳竿大呼云賊由嚴莊須臾腹已數斗血流出掘牀下地以氈裹其屍埋之戒宮中勿令泄莊明日宣言於外稱祿山疾亟爲詔立慶緒爲皇太子軍國事大小並決之於慶緒僞卽位尊祿山爲太上皇慶緒常兄事嚴莊每事必咨之

豬兒契丹之降口也年十歲餘事祿山頗謹宮刑之時流血數斗殆死數日方蘇幼時祿山最信之祿山腹大每著衣服令三四人擎腹豬兒頭戴之始得繫衣帶(左)宗賜祿山華清宮浴豬兒得入宮與祿山解著衣裳然祿山性殘暴鞭撻豬兒最多遂有割腹之禍

安下

十一

祿山以天寶十四年乙未十一月反至至德二年丁酉正月被殺僭竊三年年五十五至德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敗賊將安守忠等於香積寺汾陽領軍從城南赴東都二十八日元帥代宗皇帝入城安撫百姓十月六日又收東都安慶緒空東都遁於河朔十月二十三日大駕還京其日上皇發成都慶緒之奔也步軍不滿三千馬軍才三四百至新鄉知嚴莊投國家諸將當時心動阿史那承慶部落及李立節安守忠李歸仁等散投恆趙范陽只有張通儒崔乾祐等兩三人時來衙前參至衛州則無人輒見及至湯陰分散過半縱未去者亦止泊相遠慶緒知人心移改不詢

問至相州離散略盡疲卒纔一千騎士三百而已至滏陽縣界時河東節度使李光弼屯卒一萬軍馬三百在滏陽慶緒處必死地謂諸弟曰一種是死不如刀頭取決遂與慶和等三人領家童數百設奇計大破官軍光弼大潰澤潞節度使王思禮營相去四五里知光弼敗一時分散慶緒遂分八道曳露布稱破光弼思禮兩軍收斫萬計營幕儼然天假使便無所欠少況回鶻已走立功不難其先潰將士於相州屯集限此月二十六日前到取來月八日再收洛陽諸賊知河東喪師逆心又固受其招誘以十月悉到相州慶緒改相州爲安成府大赦境內改年曰天和委薛嵩訓練新舊眾三萬餘馬

安下

十一

軍六千已上旬日之中僞將蔡希德以其眾自高平至田承嗣自潁川至武令珣自唐至道塗復及六萬明年六月十四日汾陽自上都赴軍領十六萬至衛州城下而慶緒以馬步十萬來逆戰數合皆敗慶和恃以弓矢獨自出陣射官軍中箭棄鎗墜馬就擒慶緒大敗遇夜走歸相州汾陽遂收諸道兵馬薛嵩兼訓董秦等二十一萬眾於相州西南三十里下營十一月五日慶緒以五萬眾列陣於愁思岡賊眾大敗殺二萬餘人遂至城下四面穿濠圍之慶緒以殘傷出戰多至摧敗卻入城守史思明本爲慶緒北鎮幽薊及慶緒京陝西敗洛陽奔北思明殺烏承恩卻背國家慶緒危急頻使求救於思

明思明乃引軍來援兇徒既出燕州乾元二年思明於魏州僭稱燕王年號順天全軍屯於楚王橋使李歸仁以精兵一萬尋山向北汾陽以救賜刀授軍平明引軍躡賊賊亦駐軍相持至暮三合歸仁大敗擒僞洛州節度使張令暉兵馬使范秀嚴流血積屍填谿溢谷歸仁乃歸滏陽招取敗卒思明聞之大懼汾陽以諸將欲襲思明謀議不同汾陽與李廣琛同謀引安陽河水浸城遂築堰開渠而浸城焉城中無復出路餓死者眾思明遂領兵來助殺我防堰官健決我隄堰又破衛尉縣燒糧車五十乘驅卻牛萬頭官健走脫者一半已來二月己未慶緒城中易子而食屑朽木淘馬糞飼馬官軍

安下

十三

以道路懸絕往來甚艱汾陽與光弼所謀不協遂列大陣於鄴縣南十里韓陵山東潼水上官軍初勝生擒殺傷甚眾思明於困敗之中忽生奇計官軍大敗日蕩風起塵埃晝昏城下諸軍望見迴軍以爲賊徒大至一時皆潰資糧器械並棄汾陽行二三里駐馬以待師與諸將結四面陣當路而迴官軍四分損一思明引全軍赴相州慶緒使人三十里外將赭黃衣以送思明申誠請冊思明日不用衣服即當相見慶緒與弟五人渡安陽河十里來逆見思明欲下馬思明止之迴馬讓行慶緒從焉當時分配安置僞刑部尚書孫孝哲侍中高尙兵部尚書崔乾祐大將已下九人並在毬場祇候參賀思

明過後九人一時處斬思明休卒於合河之陽思明既下馬慶緒兄弟口前東西而立數慶緒凡數百言末云因何殺阿爺奪職掌曳慶緒西面縊殺之諸弟四人並斬初慶緒未敗時讖云渡河野狐尾獨速明年死在十八日又云胡絕其後死在合河口至是而驗當解一作思明將士或謀殺思明而附慶緒蓋懷祿山舊恩事臨發慶緒降眾人皆恨之慶緒官健六千餘人大半餓不行立並令安太清等養育之數內三千三百人是隨從慶緒者亦殺之食後方移入城自是祿山之種類殲矣慶緒自至德二年殺祿山自立至乾元二年己亥為史思明所殺其後併於思明思明復稱大燕以祿山為偽燕令

安下

十四

偽史官口稷一撰祿山慶緒墓誌而祿山不得其屍與妻康氏並招魂而葬所謂哀后者也諡祿山曰光烈皇帝降慶緒為進刺王其墓誌敘述兇逆語非典實所紀亦無可取故略也

史思明營州雜種胡也本名宰干宗改為思明瘦少髭鬚深目鳶肩性剛急與祿山同鄉生較祿山先一日思明歲夜生祿山歲日生及長相親俱以騎勇聞解六蕃語同為牙郎以欠官錢走入奚詐為漢使得免後誘殺奚節度使張守珪以思明殺奚功奏授折衝與祿山同為捉生將去無不捷累拜大將軍及祿山叛逆遂為祿山攻劫郡縣所向無敵始自一卒至平州刺史曠

河朔戮力驟至崇秩畏威懷德雖死無二後慶緒殺祿山而賜思明姓安氏改名榮國封媯川王思明白己懷計而常懼賊將蔡希德無何朝義殺希德而思明喜形於色尋以八百騎眾舉河北降封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明年改乾元元年戊戌肅宗使烏承恩為思明副思明殺之復及諸將圍慶緒於相州思明乃來援初懼我軍之救會蕭華以魏州來歸順詔河南節度使李光遠代蕭華思明乘其初到以子擊光遠脫身南渡明年即元年己亥正月一日也思明於魏州自立為燕王年號順天引兵救相州官軍敗績九節度使引退思明頓兵於合河口慶緒兄弟至皆殺之併其眾迴至薊城集

安下

十五

僚屬誇銜克捷自為天假智略人亦以為然乃立宗廟社稷諡祖考為皇帝以妻辛氏為皇后次子朝興為皇太子長子朝義為懷王諸子皆為王以禮招魂葬祿山置侍中尚書令等官立臺省無曹局遞為檢討之所識者笑之以范陽為燕京命洛陽為周京長安為秦京置日華等門署衙門樓為聽政樓節度廳為紫微殿又令其妻為親蠶之禮於薊城東郊以官屬妻為命婦燕羯之地不聞此禮看者填街塞路燕薊間軍士都不識京官名品見稱黃門侍郎者曰黃門何得有髭鬚皆此類也其年八月又總兵南來九月又收大梁陷我洛陽東洛佛事皆送幽州以舊宅為龍興寺而崇飾之思明本

不識文字忽然好吟詩每就一章必驛宣示皆可絕倒嘗欲以櫻桃賜其子朝義及周贄以彩牋敕左右書之曰櫻桃一籠子半赤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小吏龍譚進曰請改爲一半與周贄一半與懷王則聲韻相協思明曰韻是何物豈可以我兒在周贄之下又題石榴詩曰三月四月紅花裏五月六月瓶子裏作刀割破六七千箇赤男女郡國傳寫置之郵亭子朝興本牧羊胡雛忽奄有十州之地恣爲不法人不聊生萬姓嗷嗷皆望官軍之至上元二年辛丑官軍於邙山敗績光弼奔聞喜思明使其子朝義爲先鋒自爲後殿朝義至永_南郡西使鐵騎先鋒至姜子嶺爲官軍所敗朝義

安下

十六

屢進兵皆挫衄思明大怒朝義與諸將並欲按軍令朝義惶懼不自安思明居驛令心腹曹將軍擊刁斗防衛甚嚴朝義將駱悅蔡文景與朝義曰王於姜子嶺失律今日害王王何不自謀悅等與王死無日矣因言廢立之事曹將軍亦願爲之欲喚共謀大事如何朝義曰勿驚動聖人善爲之計使許叔冀男季常以其命命曹將軍至駱悅以其謀告之曹將軍知諸將怨恐禍及己乃不敢拒其夜領朝義下數百人釋甲詣驛思明侍衛怪其有異懼曹將軍遂不敢動思明夢覺據牀惆悵思明性好伶人寢食必置左右伶人以其殘忍皆怨之因問其故思明曰吾向夢見小沙上羣鹿吾逐鹿

一本無吾逐鹿三字

及水遂見鹿死水乾言畢如廁伶人相謂曰鹿者祿也水者命也祿與命俱盡矣俄頃駱悅以兵入問思明所在未及對以匕首搃殺數人因指如廁思明知事變踰牆至馬廄韉馬將乘之悅等索見之使麾下周子俊射中其臂落馬思明問悅等曰是何人作難悅曰懷王命思明曰我朝來語錯合招此事然汝廢我太疾何不待我收長安終歸汝事今雖廢我汝必不成因急呼朝義小名者三曰莫殺我我不惜死恐汝有殺父之名因罵曹將軍此胡殺我我負汝何事而行此逆乎悅等叱左右擒思明赴柳泉驛乃迴見朝義朝義曰莫驚聖人否悅曰無之周贄許叔冀軍在邙山朝義發許季常往報

安下

十七

贄於簾下坐見季常聞說驚倒朝義乃領兵迴周贄許叔冀與季常赴之恐贄貳於己令駱悅等歡迎之殺於柳泉驛恐眾心未定遂矯朝義之命以帛縊殺思明既裏其屍駱馳到東都朝義僭逆自立號顯聖朝義思明之孽子也既殺思明復使張通儒誅朝興等以通儒爲燕京留守尋爲高鞠仁所殺又與蕃將阿思那承慶相害承慶不敵而奔潞縣鞠仁令城中殺胡者重賞於是羯胡盡殪小兒擲於空中以戈承之高鼻類胡而濫死者甚眾以鞠仁爲燕京兵馬使五月以僞太常卿李懷仙爲御史大夫范陽節度使復殺鞠仁衙門自春至夏相殺者凡四五加懷仙兵部尙書隴西郡王寶應元

年葬思明於良鄉東北崗是月王師克復洛陽朝義敗走渡河保魏州河北相繼歸順朝義又加懷仙侍中走至莫州疑懷仙不入前城取道北走將投奚十二月李懷仙以范陽歸順誘殺朝義於城東函其首使騎將徐濟馳獻於闕下朝廷嘉之拜懷仙太傅檢校侍中兼兵部尚書封武都郡王仍爲幽州節度使薊門遂帶思明以乾元二年己亥三月殺安慶緒僭王至史朝義寶應元年十二月爲李懷仙所殺首尾四年

安史二兇羯相繼亂於范陽安祿山以天寶十四載乙未十一月犯順史思明男朝義至寶應元年壬寅十二月爲李懷仙所殺二胡共擾中原凡八年幽燕始平

安下

十八

安祿山事迹三卷署華陰尉姚汝能撰汝能始末陳振孫書錄解題云里居未詳則在宋時已無可考矣是書上卷序祿山始生至宗宗寵遇起長安三年盡天寶十二載中卷序天寶十三四載祿山構亂事下卷序祿山僭號被殺並安慶緒史思明史朝義事下盡寶應元年分綱列目兼有論議較正史紀述頗詳據通鑑考異與幸蜀記天寶亂離記河洛春秋薊門紀亂等書相出入今諸書不存獨此書尙爲完帙洵屬可寶此本出於知不足齋鮑氏訛謬滿紙從友人章碩卿處假得秦敦夫石研齋鈔本校正大字秦本無小字分卷惜小字僅據新舊唐書通鑑采者校過未能亦不合

一一復舊也光緒甲辰十月江陰繆荃孫跋

安下

十九

安祿山事迹卷下

安祿山事迹校記

卷上一 頁十行 安波注 舊唐書安祿山傳作安波至

八行 解九蕃語 新唐書安祿山傳作六蕃本書卷

中祿山悉解九夷之語則以九蕃為得其實

二頁十 營州節督 舊新兩書均作都督通鑑同

又十行 四府經略 據新書經略下有使字通鑑同

九頁十一 至十四行 貴妃以繡綉子綉祿山 通鑑考異引事迹

作以錦繡綉縛祿山 以綵輿與之歡呼動地 考異

與之下有宮中二字 貴妃與祿山作生日 考異作

祿兒 極樂而罷 考異作極歡

十二頁三 行四行 為假子 考異引事迹作養為己子

校記

十二頁 九行 李廷望 舊新兩書均作廷堅通鑑作望

十四頁一 行二行 野狐向窟噪拜以其不忘本也 通鑑唐紀

三十三引古人云狐向窟噪不祥為其忘本故也與此

所引相反 舊書哥舒翰傳與通鑑同

卷中三頁 十八行 得李起安岱李方來等 考異引祿山事迹

作李起 通鑑作李超

五頁十 四行 馮神威 考異引事迹作承威今據改通鑑作

神威者從(之)宗幸蜀記也亦見考異

五頁 小字 居牀上不起 通鑑作踞床微起

八頁十 九行 其九月九日甲午縛太原尹楊光翽送之 胡

注按祿山十一月始反而事迹云九月取光翽誤也

注又按是月有甲子安得有甲午亦不取

九頁 七行 傳張介然荔非元瑜等首至 考異引祿山事迹

庚午陷陳留郡傳張介然云云 守瑜作元瑜 唐書

又作守瑜

卷下二頁 十二行 向潤客 唐書同通鑑作牛潤客

三頁二十行 至四頁十行 畫戰之日及牙將充 縱口火焚驚走

據太平御覽三百二十三引唐書改為畫獸之日及爪

將衝縱火焚之駕馬共十四字御覽此引唐書舊新兩

書均不載而與事迹所言文字昭合雖小有損益歧誤

無大出入 如北拉古岸疑莫能定何 定為事迹原文而

御覽失其標題 御覽前載引用 因附書於後校錄之家

校記

可以參觀焉

口安祿山之亂哥舒翰領兵馬步十五萬賊將崔乾祐

會戰初哥舒翰造氈車以氈蒙其車以車駕之畫以龍

虎之狀五色相宣以金銀飾其畫獸之目及爪將衝戰

馬因其驚駭擬從而犄角攢戈矢而逐之賊知其計積

薪芻於隘路候氈車至順風縱火焚之駕馬奔駭燒氈

車薪芻煙燄昏黑兩軍不相辨我師謂賊軍在煙燄中

遂集弓弩併力射之賊軍抽退盡日矢盡方覺無賊我

師眾從關門六七十里路狹北拉黃河南抵古岸排蹶

進不得賊抽軍從南山設疑曳柴揚塵以伺羅諸兵習

險直透黃河古岸橫截我師我師敗績沈河而死十有

二三

又曰潼關之戰哥舒翰在河北高阜上觀軍陣進退之勢於時有盤糧船在河北岸左右言取船渡兵可得遂令將船百餘隻到南岸渡人舟中之指可掬登船爭渡者不可勝數每滿卽沈如是登船沈者數十渡餘軍盡散走還入關

十八頁 騎將徐濟 舊書僕固懷恩傳作徐有濟乃懷仙妻弟

校記

三

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為例

內殿劉承規病上諭政府曰承規忠勤宣力不少令人告朕乞一節度使公曰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乞令有司檢詳有則可除翌日上曰承規言死在朝夕願聞在廷之告則瞑目無恨矣公曰今承規若有此命後有邀朝廷乞登樞府者柰何必不可遂改殿使除節度觀察留後上將軍致仕上言承規得此命亦喜公曰帶殿使領留後亦遙郡矣專秉旄鉞臣恐於久未便

寇萊公準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乃使人告公曰遭逢最久今出欲一使相幸同年主之公大驚曰

將相之任極人臣之貴苟朝廷有所授亦當懇辭豈得以此私有干於人耶亟往白之萊公不樂後上議寇準令出與一甚官公曰寇準未三十歲已登樞府太宗甚器之準有才望與之樞令當方面其風采足以為朝廷之光上然之翌日降制萊公捧使相告謝於上前感激流涕曰苟非陛下主張臣安得有此命上曰王某知卿具道公之言萊公出謂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所可測公薨之時萊公不在都下後入朝白於上前來致奠哀慟之久公在相府抑私遠嫌類如此

王冀公欽若陳公堯叟馬公知節同在樞府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至則見冀公誼譁不已馬則涕

泣曰願與王欽若同下御史府公乃叱冀公曰王欽若對上豈得如此下去上大怒乃命下獄公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顧遇之厚上煩陛下臣冠宰府當行朝典然觀陛下天顏不怡願且還內來日取旨上許之退召冀公等切責之上怒未解冀公等皇懼手疏待罪者相繼以聞翌日上召公曰王欽若等事如何處分公曰臣曉夕思之欽若等當黜然未知使伏何罪上曰對朕忿爭無禮公曰陛下奄有天下而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恐夷狄聞之無以威遠上曰卿意如何公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上曰非卿之言朕故難忍後數月冀公等皆罷

寇萊公準在長安因生日為會有所過當轉運使以聞上以其狀示公曰寇準為大臣豈得如此僭越公覽奏而笑曰寇準許大年紀尚駿尔因奏曰陛下撫伏臣庶不欲令大臣間被奢僭之名此奏願錄付準必自知過萊公被命連削待罪而止

歲有蝗虫徧於田野上有憂色一日出蝗數種以示二府朕令人出郊野徧看有自死者至翌日有執政袖蝗虫以對曰臣遣人往視實死也乞下朝堂示百官擇日稱賀公曰蝗為災之弭幸矣又何賀焉乃力請之公不荅後數日二府間上顧公曰若方稱賀而蝗過為之柰何諸臣進而拜曰王某遠識非臣等所及公斂容而已

上出喜雨詩示二府聚看於上前公袖歸因諭同列曰上詩有一字誤莫進入却上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沮而有奏陳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朕詩有誤寫字卿等皆見何不奏來公再拜稱謝曰昨日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皇懼諸公皆再拜獨樞密馬公知節不拜具言公欲奏白而欽若沮之又王某略不自辯真宰相器也上顧笑而撫諭之

宮禁火災上驚皇語公曰兩朝所積朕不敢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有所不當臣備位宰府天災如此臣當免罷繼上表待罪上乃降詔罪已許中外封事言朝政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王宮失火禁

文正公遺事

五

請置獄上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公持以歸翌日乞獨對言初火災陛下詔罪已臣上表待罪今行此刑恐不副前詔有違天意果欲行刑願罪臣以明無狀上欣然聽納減死者幾百輩

石普知許州不法朝廷議欲就劾公曰普本武人不明典憲恐持薄効有生事必須重行乞召歸置獄乃命雜御史呂夷簡於奉先院俟普按問普至以其狀示之普皆俯伏是日獄具議者以謂不屈國法而保全功臣真國體也

張徐公者任馬軍都帥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而謀欲為變有密以聞上召二府議之公曰若罪張者今後帥臣何以御衆捕之則都邑之下或至驚擾尤

為不可上曰朕亦思之公曰累奉德音欲任張者在樞府臣以未曾歷事今若擢用使解兵柄謀者自安矣乃進者為樞密副使諸帥遞遷謀者果定上語輔臣曰王某善鎮大事真宰相也

有卜者上封事語干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罪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遊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公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之文字皆與之筭命選日草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記往年亦曾令人推步當生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此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對曰臣不欲以卜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根治欲因而擠人上言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寢尋即焚去矣

文正公遺事

六

公一日諭諸公曰上官必差知河陽乃批署之諸公後白公曰必欲一轉運使公曰河陽重地豈下一職司也其河陽之擬遂不復上不晚京東轉運使闕諸公曰可差上官必也公不荅因奏對言上官必向日議差河陽然亦合入一職司會京東轉運司闕更稟上閱必歷任曰與轉運使諸公歸而相語曰王公無私如此

有朝士述陳勞効乞陞獎公已判收了丁謂參預政事竊主此人語堂吏曰俟聚坐再呈一日丁顧堂吏欲出其狀公叱之曰此是若人文字向已不行謂皇

懼謝曰不合如此

上宣諭曰朕尹京日卿弟旭宰屬邑有廉幹之稱可委以繁使公對臣待罪宰府恐公議非便上曰前代父子兄弟並處貴位者多不可以卿故滯其才公曰今省府乃士人要職若於平進遷擢又得孤寒者一人臣弟陛下知名望他日出於宸衷且乞一閑局遂判吏部南曹公歸喜與弟語曰上知尔之才必有任使而終不言所得之旨翌日被命乃知後銓管引人上見公弟賜以緋魚公因對敘感上曰不知尚著綠朕失照管

王沂公曾李觀察維薛尚書映一日謁公公託病薛有不平之色公壻韓億時在門下見之以此啓白公

文正公遺事

曰韓郎未之思尔王薛皆李之壻相率而來恐有所干於朝廷事果不可沮之無害若可行答以何辭執政之大忌韓乃謝曰非億所知後果李文靖妻有所請

北虜入寇上幸澶淵親討公參大政上還京曲赦其赦略曰非朕躬擐甲冑蒙犯雪霜則魏趙之間煙塵未息聞者歎曰此文典重真王言也

上宣諭曰聞趙安仁在中書絕不親事每奏對亦未嘗有一言可罷之公對曰趙安仁居常有體凡有進擬皆同列議定方敢取旨臣每見臨時變易於上前者皆迎合陛下之意安仁無異議是有執政守上曰此朕不知也卿可諭以委任之意更令宣力公乃語

趙曰上誤有拔擢以不才罷去宜矣使與衆人騁辨以合上意安仁不敢爲也公喜曰吾適保安仁於上前不誤知人矣

公病謁告不入政府議知制誥盛度改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上曰更問王某如允當入文書來中書坐聖語問公公曰度必樂此任政府召問之度曰幸以文進不願親吏事中書以度意聞上上曰某銓量才品直是精當必使人各得其所向道須問過王某度以此命遂罷樞密馬公知節與同列奏對忽厲聲曰王欽若讀盡劄子莫謾官家馬公退見公辭色尚怒因語公公曰主上仁明有德望願諸子上前議論知節幾欲以笏擊之但恐驚動君相公歎無久之馬公直方

文正公遺事

惟公力保庇於上前

上欲命王冀公作相公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乞且在樞密兩府任用亦均且見祖宗未嘗使南方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示公議也上遂止後公罷冀公作相出語人曰爲王公遲我十年相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敏中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爲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尔若奔競而得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啓之公曰

某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
公自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
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陳彭年任翰林學士日同求對歸詣政府納所言事
公方議事乃延見之顧陳曰何所啓陳起次以其狀
呈之曰條貫科場公投之於地曰內翰做官幾日待
隔截天下寒士陳皇懼而退時向文簡同在中書歸
令堂吏取之一日陳再來公不見堂吏言陳以有事
啓白公曰今到集賢廳晚見向公曰陳內翰所留文
字公瞑目取紙封之向曰何不一覽公曰不過興建
符瑞圖進取耳

公爲兗州景陵宮朝修使特頒手詔採察河北京東

文正公遺事

九

兩路公歸言當官有才者十餘人皆降詔獎諭有以
聞公曰爲元宰將命出使而所舉不被一恩止得詔
獎無乃輕耶公曰既稱薦之又力行之是上恩皆出
於己矣爲人臣之大嫌也

公爲兗州景陵宮朝修使道由澶淵召河北轉運使
相見時觀察李公士衡張文懿公士遜作漕乃議偕
往請見曰恐河北有事奏朝廷未得報者或有司不
能行者示來二公歸得數事候公自充還呈之公持
以歸不數日皆可報其間爲東封糧草見磨勘諸郡
糜繫者百人皆放去諸吏捧香迎勅歡呼而散

公爲兗州景陵宮朝修使內臣周慎政同行或乘間
請見公必候從者盡至冠帶以出見於堂皇周乃白

事而退後周以事敗議者方謂公遠慮不涉嫌忌之
間

上於後苑曲燕步於檻中自剪牡丹兩朵召公親戴
有中貴人白公言此花昨日上選賜相公已於別叢
擇下花請相公躬進公乃取花因酌一卮同獻上大
喜引滿以杯示公從臣皆榮公

公生日上令諸司供帳設於私第宴親友公乃會近
列時呂修史官預之故事宰臣生日賜酒餼中書會
輔臣上特優寵自是爲例後因對奏曰每遇生日曲
蒙恩賜又煩宴設廢務一日以私妨公望特寢罷上
可之公體羸多病上自選方并藥以賜其緘封皆上
之親題

文正公遺事

十

公弟旭判國子監翰林馮公元爲大理評事直講弟
白公元苦學有清節公乃召見至私第公每還朝與
弟同坐命講論語諸子侍立於席踰年而畢公因薦
於上元有學行翌日上召對令說書除太子中允直
龍圖閣賜紫詔班於本官之首仍與內殿起居自元
始也

公因封食邑乃致簡於李文靖公云蒙疏封爵重疊
父名冒榮不盡有累名教莫須辭讓實負憂疑可否
之間更煩裁處文靖答以近日官稱有犯亦不避况
是嫌名文字有異不須辭讓更在詳酌公上章引避
朝旨不從而止

處士魏野陝州人居於東郊構草堂有水竹之勝好

彈琴作詩清苦名聞於時前後郡守皆所禮遇上祀汾陰召之辭疾不至以詩贄公曰從來輔相皆頻出君在中書十五秋西祀東封今已畢此回好伴赤松遊公覽之喜見於色以酒茗藥物為答素編先公遺札有公自寫此詩數本皆存

東封車駕在道夜有堂吏被酒忿爭皆倉皇入白公卧不答既入對上出臣僚奏狀千乘萬騎在外可斬首以令眾公曰此止小人一時醉歐若斬之是禁人飲酒者皆懼車駕在外人情焉得安已捕歸京府繫治後府申覆公曰初若輕斷亦恐縱人今需大赦可原之矣第減一等

公為朝修使自禁中乘車輅出都門百官餞於道乃

憩於傳舍兩禁請見叩頭稱贊公榮遇之盛公曰但覺愧仄不自安矣

公動守典故為僕射時出為迎奉聖像大禮使兗州朝修使凡有御筵皆令敘官時知南京馬元方任樞密直學士為負外郎監商稅戚維為正官在馬元方上京東轉運使李湘為虞部負外郎提點刑獄滕陟為度支負外郎今在李湘上近尚書省兩制不赴議事有如此者引證之公為兗州朝修使上言宰臣出使從職人多乞百物並從官給州縣不得供送如有輒取索出納之人並從違制罪故所至肅然略無搔擾

臣僚上言諸司人吏多公送名入仕上令徧訪之了

無一人其言者自有數輩上以示公曰足明人謗卿也公曰臣為宰相或令百司補署吏人不可過也臣親舊亦多恐假作臣名送去亦不可知言者必妄終不自辨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準在樞府持以聞上曰中書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得不非便公見之拜於上前曰此實中書之失堂吏皆遭罰責密吏皇恐白寇公曰中書密院日有相干自來止送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相謝罪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而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密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王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竟不答

銓司申舉乞罷選人過堂公曰此唐朝典故但宰相不舉職廢為冗事具當存之仲尼所謂我愛其禮也王沂公曾張文節知白陳彭年參預政事因白公曰曾等拔擢至此亦公之力然願有裨補公曰願聞其說沂公等曰每奏事其間亦有不經上覽公但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為不可公遜謝而已一日奏對公退諸公留身上已驚曰有事何不與王某同來諸公以前說上上曰所行公否諸公曰皆公上曰王某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之私自東封後朕諭王某令小可事一面奉行卿等當謹奉之退而謝於公曰上之委遇非曾等所知也公曰向蒙諭及不可自言曾得上旨今後更賴諸公規益

丁謂參預大政每議事強於昔日公察其難制一日語丁曰參政近來似橫豈非欲作相耶其多病懇辭未免以待漏院凡有訴理一一應答氣羸稍難乃告上乞用丁謂了待漏院事丁謂悚息再拜楊文公億少以文進而以方直自守乃以母病有陽翟之行公恐人害之自上遣使賜醫藥既而言者日有彈擊以亞卿分司上語輔臣曰聞楊億好諂時政公曰楊億遠人幼荷國恩若諧謔過當臣恐有之訛諂則保其不為也公器重文公至深頗欲其歸乃因中書齋宿覽文公近詩而作詩趙文定與時賢繼和上知之乃諭公召文公還秘書監久之有問文公者曰楊大監何不且與舊職公曰大年向以輕去上左右人言可

文正公遺事

十三

畏賴上終始保全之今此職欲出自清衷以全君臣之契公薨後楊文公方復禁署

查道子犯賊抵法公密疏陳請以道子儒者君子弃市有辱清門乞減死論此削于今尚存乃公親翰

公掌誥妻父入參大政引唐獨孤德權德輿故事懇求解職太宗覽奏稱歎除集賢殿修撰趙公罷公

復職詔冠西掖親擇古犀帶以賜之今丞相陳公堯佐作相壻王舉正晏殊作相壻楊察忠獻韓公執政

壻李牧皆引公之請為法改以他職

公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靜室中默坐家人皇恐不敢復前面而不知其意後公之弟問趙公安仁曰家兄歸時一如此何也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欲行而尚

未決此必憂朝廷矣

參知政事李公穆之子行簡為將作監丞不復仕進杜門燕居有雅儒之譽一日上召對賜坐撫諭之改太子中允賜錢三百萬初令中使出召不知居處上曰去中書問王其時人方知公言之

公每休暇多與二府往還冠萊公出鎮幽宿私第翌朝上頽公曰昨日知有客甚歡朝廷無事大臣和睦誠可喜也

張文節參預政事每議定事一再取省覽一日文節凭案欲前公以手止之曰參政休亂文字逐日見看未嘗有一議政事堂動須存體其間若有私請辨於上前文節自是止之

文正公遺事

十四

公家有盜乃官之給卒捕繫府獄尹狀奏乞斬於公門之前公大駭曰豈以己故而私國家法也遂入奏乞府中科以常法上宣示曰聞卿居第甚陋朕密令計之官為修營其間更繫卿意增損之公頓首曰臣所居乃先父舊廬當日止庇風雨臣今完葺過已甚矣每思先父常有愧色豈更煩朝廷上再三諭之公力辭乃止

趙尚書昌言參知政事朝廷以蜀民為寇將命出軍趙公慷慨氣餒甚盛時公為集賢殿修撰石文蘭中正乃趙公表弟與公餞別於路趙公一揖而去公語石曰婦翁此行未言成功得不被褐幸耶俄有言事者以委付太重太宗曰朕已遣人徐觀其處置如

何夜抵鳳翔官吏迎謁不及斬關而入首馳以聞楊文公病遣醫視之曰以其狀候來報夏鄭公疎從朝修之行以病伏枕方昏寐不省夢神人衣冠甚偉驚寤乃公自調粥於床下待士如此公之猶子睦幼孤好學屬開貢舉上書於公願與秋試公使酌之以酒曰吾家世以文進見汝樹立喜可知矣然吾在政府懼太盛豈可使汝與寒峻競進也當爲汝求一任使久而無聞再以啓公曰已諭太常寺差汝作行事不可慢也祭祀之儀禮樂之器盡可知矣

公猶子睦質幼而好學公一日覽所試詩賦召之膝下以詩激獎之曰祖先躬行家聲遠重慶兒孫真學文勵志夙宵能自勉前途可望致青雲皆拜而出愈

文正公遺事

五

更勤睦即早天質復召試禁中得進士第楊文公率兩禁諸公薦入館有聞於時諸子皆出於庭下請公命名公召門人公孫覺公曰適諸子請名秀才何教之因取公初登第時與舅氏書示之時先晉公萬福乃於書中侍奉下稱小名又曰老萊衣五綵之服日爲兒童之戲恐二親有憂老之意今諸子請名吾何以安哉覺與諸子謝而去

公與故觀察使錢公若水治第嘗假數千緡於錢公薨其家償之公皆不納令直集賢院延年方數歲公令人召之坐之膝上日哺以食

有言公幼時嘗見天開門中有公姓名二字弟旭侍間問之公曰待要身後去墓誌上寫則吾不知也

公婚姻皆求寒素之家後公薨丁公謂令王素錫白諸兄求見爲昏請諸兄問於楊文公曰非先公之意也遂止之

公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貴實戒曰若人才公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擢任則榮塗坦然中外允愜故王沂公執政之日常行是言而人皆心服沂公言行錄此亦載之故尚書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慎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望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庭爭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公子雍爲太子中允勾當專勾司因病請告章獻皇太后翌日諭兩府王其男病已遣中使挾醫視之王

文正公遺事

六

其先朝名德卿等宜常存撫其家

兩宮遣中使召諸子聞命亟往使自中出宣命今早開封府奏有盜稱曾至王其墳所可駭驚動諸子對以無之中人入曰復傳兩宮之命曰汝等上承門闕之重善用自保守不住往坐所照管諸子拜謝而出公在昭應宮有宿齋寶符閣役工有墜死者公得報繳奏曰陛下崇奉上虛爲民祈福今反勞民損財是違天意乞諭有司省工惜費

公在兩府三十年陰薦天下士有終身不知者後諸公脩先帝實錄翰林劉公筠語素曰近日史院編修文字有自內出者見丞相薦舉之人慎重如此

駙馬都尉李公遵勛有師友之契文公嘗力言於公

曰李侯爲貴戚好學樂善賢侯也公乃作詩惠以牋紙李公大喜具啓事謝于門下

上西祀車駕至蒲先晉公守此郡上幸州署之道遙樓見詩牌命左右讀之後曰王某之父勿言其名因歎曰王某有後如此公之先考舊治辭不從行上作遣中使持酒肴賜於行館翌日公具以告謝

東封二府議增飾車服以盛法從諸公令人於公第日詞之而無所爲王冀公欽若乃作繡鞵送公曰前議恐忘已令爲之公使具直而置之冀公見公不乘而訝之公曰常所跨者君上所賜非不華也豈可更奢僭以隳制度

張文懿士遜出爲江西轉運使辭公於政事堂文懿

文正公遺事

七

言士遜止歷縣道而未親郡事今輒領使職願聞善教公從容曰朝廷權利至矣文懿起謝後迭更職思公之言未嘗求錐刀之利既去職識者語曰此運使識大體故相畢士安家貧其妻令入內典客持書干公公因袖書呈上畢士安家有丐於臣士安嘗在東宮陛下擢爲相今茲貧閭臣實有餘亦可沾濟此事合朝廷存恤由是厚有所賜

公之兄早亡事嫂有禮歸朝見則於堂廡間榮國夫人日伴食尤友愛於弟兵部每召坐從容於尊酒間至夜則曰我倦矣未嘗一日廢之

公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則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於此亟令減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稍華出於車中遽易

之不敢令公見

公初知樞密院時弟旭在京掌庖尋奏罷之

公之壻韓公例當遠公私以語其女曰尔勿憂此一小事也一日召女曰韓郎知洋州女曰何往入川公曰尔歸吾家且不失所吾若有所求他日使人指韓郎婦翁奏免遠適累其遠大也後韓公聞之曰公待我厚也如此而韓終踐二府以東宮二品官終老于家公之壻蘇耆應進士舉唱第之日格在諸科故樞相陳文惠堯叟奏上曰蘇耆是故蘇易簡男王某女壻上頤公曰卿女壻也公不對乃斂身少却願且修學及出陳公語公曰相公何不一言則耆及第矣公笑曰上親臨軒試天下士至公也其爲冢宰自薦親

文正公遺事

六

屬於冕旒之前士子盈庭得不失體陳公愧謝之有貨玉帶者持以及門弟因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玉亦石也得不得不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亦勞也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賜帶素年九歲公每遇休沐必呼之膝下一日見庭間花盛開因使賦詩公觀之乃依韻和曰迥與羣芳異含芳向莫春不如松栢木常保歲寒新遂出示門人公孫覺公孫因激勵曰以公之意尔等豈得不勤學也公爲兗州朝修使辟夏鄭公爲管記一日召鄭公語曰我病自度必不起自遭逢盡誠以事上盡公以待士以私以怨未嘗有毫髮每念祖父興立門第心之

所存惟莫有後幼子小名公奴恐其可教他日學士為吾育之鄭公出為西帥素別於順天院曰先相有理命在疎未能少副其意寔負愧也因道此說素感涕交下對鄭公曰聞公之言如聞先人之訓矣敢不樹立觀察李公維言兄文靖相國初監京商稅院與公鄰居為著作郎每暇即過從維嘗切聽於外有相對數刻未嘗交一語古人心交二公得之

公與故相畢士安給事中柴成務同在兩府二公皆先晉公門生翰林王禹偁有詩曰如今身後榮名少兩制門生伴鳳毛時人傳誦今刻石于家

先晉公知遠大嘗語人曰此兒異日必至公輔因手植三槐于庭以為識其槐今老蔭茂可愛

公父參大政子壻韓億赴官公弟餞於家親賢皆集有羣鵲數十喧噪於門坐皆驚異少聞堂吏報公拜相

公歸食必召諸子使之席地聚食乃語左右曰剩與菜喫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使不知淡薄之味

公之子雍授官家人欲製公服公不許曰且令著衫後公之弟賜緋魚子方得衣綠公因語其弟曰我向不欲小子輩與叔同服色公弟拜謝曰我兄友愛之意如此公占籍全魏自曾祖以來墳皆在莘縣其土亦廣公自執政即却其祖令均贍親族

公陪祠東封有子侍行家信至公發之見所寄衣帶

以紅為之公怒曰我在尔已好華如此欲壞儒風我死望汝輩純素難也亟令送還而易之

太宗皇帝一日命蘇公易簡曰卿看兩制中誰堪大用蘇公曰臣見同年王其有器識遠大不可量也

太宗曰朕志亦先定矣知公之以女適蘇公之子者時蘇公已薨其母太夫人薛氏在堂每至則公出拜

敘同年之知也公初登第為岳州平江宰趙公昌言時領漕湖外見公異之議以女妻公曰一當稟命於親時先晉公在京師方與范魯公質家議親事見其

書曰既來稟我意必欲之遂可以歸始聞范親之說公既貴以女適范魯公之孫全孫因語全孫曰此親

成吾先公之意矣

公嘗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久遠果如何

公曰才則才矣語道未可他日在上位使有德助之庶保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後丁公果被流竄

公晚年官重每家人出賀立令止之因語弟曰遭遇至此愈增憂懼何可賀也

公每有賜予見家人置於庭下乃瞑目而歎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

公疾革上臨視賜白金五十兩召楊文公於床前作讓表公覽乃自書四句曰已懼多藏況無用處見謀

散施以息災殃是冬公薨文公歎曰精爽不亂如此文公因對上前語及上令內司賓取元草視之後榮

國夫人謁章獻太后語曰上見公表泣下久之

公自踐兩禁歲有奏蔭每自謙抑罕欲薦舉嘗奏房弟列得殿直上言乞除奉職上曰朝廷著令素定不可抑之公曰全未歷事恐不能任事俟試其才續具奏陳第止除奉職公薨諸子白衣者尚數人公病革命楊文公撰遺表語文公曰但敘述遭逢望保聖躬日親庶政進賢用士不可以將盡之意更以宗親爲託後推恩延賞皆出於朝廷

公罷相守太尉爲王清昭應宮使時公病卧弟入白之公乃起曰君臣相知不意布衣遭逢朝廷榮貴至此然我久在大位自省無過亦君臣相知乃得保全終始叩頭帝聞潛然泣下左右皆悲哽乃語其弟曰兄子淳已長立爲乞官吾病必不起了此一事足矣上覽奏諭政府王某所奏姪依宰相例除之淳乃授太常寺太祝

公病語其諸子曰我死後慎勿以一文錢物入在柩中漢文帝有言紙衣瓦棺葬我不從吾言九泉之下無福蔭汝汝等切誌之故公薨之薄葬始服金帶蓋棺以紙易之

張徐公耆出鎮河陽禮有曲宴上令徹樂宣示坐中曰王某在殯朕不忍聽慘怛者久之公薨上令內司賓取公筆硯一副言只要王某使舊者欲與皇太子公門庭未嘗接客公薨上諭近臣曰王某家却安靜當國日亦門庭清肅

呂文靖夷簡魯肅簡宗道初參知政事二妻入謝章

文正王公遺事

獻太后語之曰尔各歸語其夫王某在政府多年終始如一先帝以此重之且爲師範也

王冀公欽若自江寧府歸再執魁柄魯公時參大政凡聚議多冀公不堪語諸公曰掌武相公在政府日參政豈敢如此魯公笑曰王文正先朝重德豈他人可企苟公執政平允宗道安敢不伏

馮文爲侍中有問之曰向與掌武相公同在政府盡見國體公今異於昔何也馮曰王公德業孰可企及彼一時此一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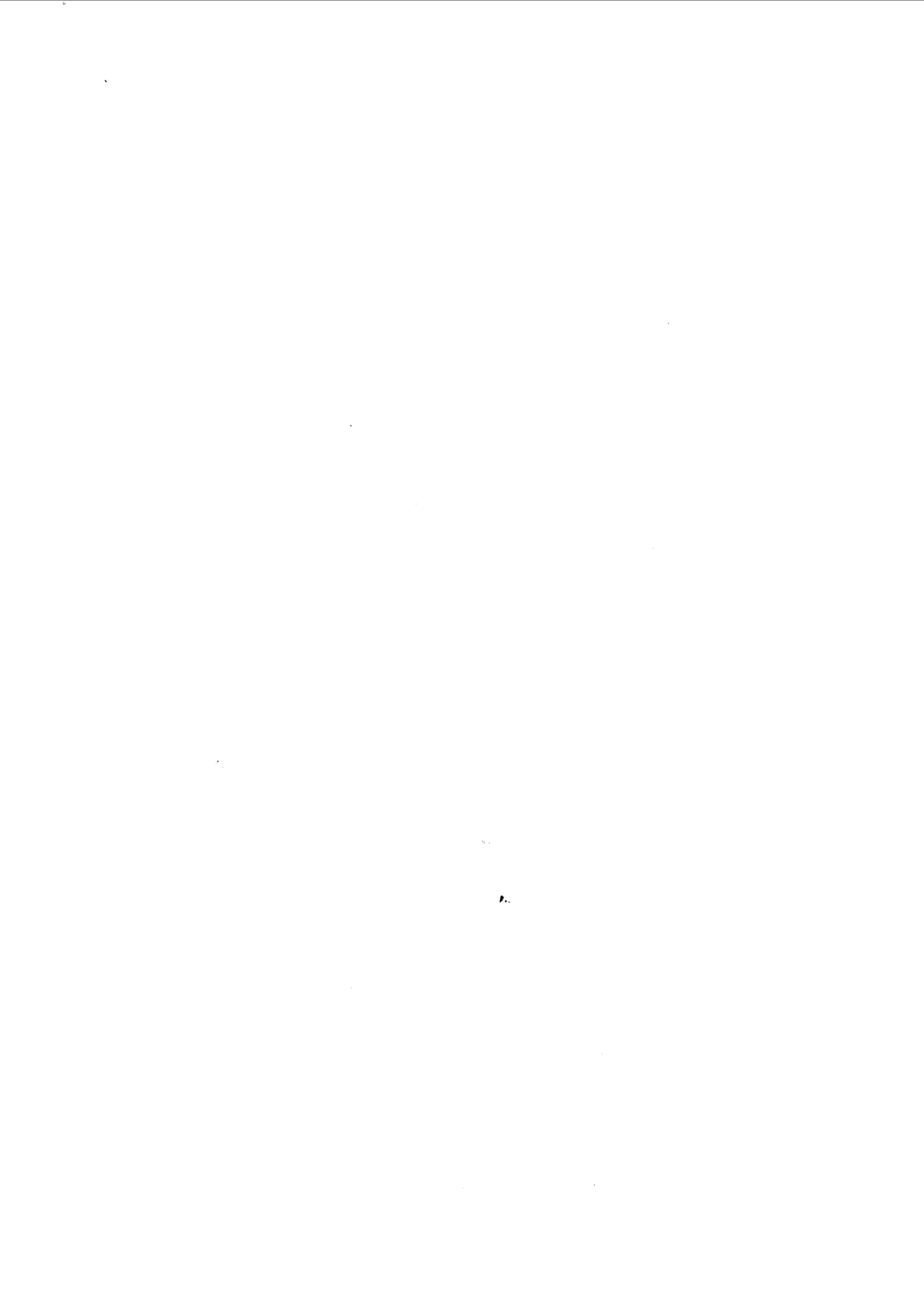
公薨諸子外除入見上惻然感懷乃諭政府曰王某在位最久未嘗有毫髮事干朕甚悼之諸子各改一官前後大臣無此優禮

公薨後長子雍詣政府以自劾寇萊公當國問所欲何適雍曰例當釐務公曰賢者之子安得麓使乃差同判太常寺寺無同判亦無食

始也王冀公欽若江寧再歸相國因乾元節進經疏其軸飾以金顧王沂公曰向日與掌武相公同共在一府嘗以此白之終不肯爲沂公退語呂文靖曰殊不知王公以道佐人主豈以此末節爲得也

文正王公遺事終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一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公諱琦字稚圭安陽人韓氏之先出自晉御獻子之後以國為氏子孫散居諸郡在昌黎者最為著姓公即昌黎之裔也其後徙居於深州之博野遠祖拙為沂州司戶參軍生沛為登州錄事參軍沛生全隱居於博野全生三子曰又賓曰文操曰存又賓生定辭昌辭文操生隱辭晦辭審辭存生正辭又賓仕唐僖宗為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以唐光啓二年終鎮府立義坊之私第以龍紀元年葬

博野縣蠶吾鄉之北平原子昌辭為鼓城縣令

以天復二年三月終于貞定以大復三年七月

葬蠶吾以晉天福二年附夫人張氏改葬趙州

贊皇縣之北馬村是為高祖昌辭生一子諱瑒

終慶晉府永濟縣令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齊國公夫人史氏追封齊國太夫人始葬相州

安陽縣之豐安村則公曾祖也瑒生公之皇祖

諱高宗仕本朝為太子中允知康州終於治所

累贈開府儀同三司魏國公夫人李氏深人義

之女晉相松之猶子追封魏國太夫人皇考諱

國華諱議大夫知泉州召還道病卒於建陽驛

國史有傳慶曆五年葬安陽縣新安村其誄師

曾誌於墓丞相富弼為神道碑所載事業甚詳

夫人羅氏諱議大夫延吉之女鄴王紹威之孫

追封魏國太夫人所生母胡氏蜀士人覺之女

追封楚國太夫人公以大中祥符元年戊申歲

七月二日辰時生於泉州公自幼而孤鞠於諸

兄既長能自立有大志氣端重寡言不好嬉弄

性純一無邪曲學問過人天聖五年仁宗初臨

軒試進士公以二十歲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

甲方終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

於殿上先是赴省進士元絳有叔同待試於都

下因疾委頓久而復蘇具言冥中嘗至一官府

殿閣甚嚴密中有一堂榜云侍中堂俯視堂中

則列人之姓名曰趙普曰丁謂曰馮拯曰韓琦

字皆黃金外以青紗覆之此事甚播於當時然

公猶未第但開門為學未嘗妄與人交人亦莫

知公為誰何及省榜出始見公姓名衆人驚相

謂曰非元氏所夢者乎公既亞榜首知者異之

厥後卒踐此位乃推考本朝以來為貴侍中者

至公始四人而已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侍秦

國之官踰年秦國亡哀毀過禮服除明道元年

冬遷太子中允又改太常丞直集賢院二年六

戶部左藏庫時高料已入文館者指口可至貴
顯公監臨物務衆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
為卑凡職事亦未嘗苟且禁中須索金帛皆內
臣直批旨下庫無印記可以考驗公奏曰天
禧中嘗專置傳宣合同一司關防甚嚴官物非
得合同憑由不可給後相謂為弊廢而不行願
復如舊制以杜姦偽詔從之舊有監秤內臣一
員天下綱運至必俟監秤始得受納內臣者往
往數日不至寶貨皆暴露器用靡遠方衙校苦於
稽留公乃奏罷去內臣災傷州郡所輸之物帛
不如度者例猶追剝公請蠲之景祐元年九月
徙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陳留等七縣月遣人
一詣禁地巡捉飛放民頗為擾公奏曰陛下畋
遊之事廢之已久蒐獮之地共之斯衆豈容姦
吏未革浸牟願申嚴禁止之三司循例下府配
買馬食草六百萬公奏諸縣益有災傷者豈可
槩令認數為奏得蠲減九縣二百餘萬九刑名
輕重不當疑慮未明者皆辨初條奏府事雖日
紛冗省覽亦不減裂無巨細必詰正而後已時
文牘得公書者郡吏必喜相謂曰過韓家關矣
二年十二月遷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文武官
在京丁憂至服闋月俸給見錢六分在外遺喪

屬者猶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賜金增秩
樂者俾令詳定後蒙寢寐其時臣曾將景祐廣
宗記者詳備見實紀李照不依古法出意制造
律度之事今來南郊在近陛下躬行大禮不可
以李照所造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朝臣竊聞
和峴減定王朴舊樂鍾磬等見今並存欲乞下
太常寺將來郊禮復用舊樂所貴國容成備神
聽惟和詔下兩制詳定皆以謂當如公請遂聲
詔將來南郊且用和峴舊樂時災異數見朝廷
但齋醮禳謝公既上疏極論為無益繼又聞大
慶殿建設道場及分遣中使詣名山福地祈禱
公奏前世祈禳之法必徹樂減膳修德理刑下

家傳卷之一

五

所造管尺鍾磬權量存而未行再命天下有精
曉音律者俾之詳正然後施用候一二年間訖
無至者則將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別認稽古近
臣取其中多合典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今
之定奪權且停罷詔從之明年上將行南郊之
禮公又奏曰臣先曾將歷代典志文字及用漢
錢分寸較量得王朴舊樂於太祖朝曾令和峴
以司天監景表尺減定與漢唐尺度差近胡瑗
阮逸鄭保信并李照等鍾律俱不合古遂具聞
奏再奉聖旨令將漢錢分寸及景表尺別造律
管參校臣與丁度等各陳述不曉請乞再訪知

詔求言側身避殿始可轉禍為福願法而行之
或宮中有宴飲之事亦望稍加節減不獨仰奉
天戒實可上安聖躬且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
之法宮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未嘗臨御臣下
非大慶會則不能一至干庭豈僧道九庸之人
繼日累月喧雜於上非所謂正法度而尊威神
也昔唐高宗立皇太子將會命婦於宣政殿博
士秉利諫曰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望請
命婦會於別殿自可備極恩私帝納之即令移
於麟德殿臣亦望今後凡有道場設醮之類並
於別所安置上嘉納之內侍省都知以下非時

家傳卷之一

六

遷轉公奏曰近陸親宅告成自提舉臣僚而下有
 詔增秩用勸勞者內內侍省副都知張永和
 等總其事故有選領團練之命逮夫同列旋以
 推恩當時公言共謂非當益以其一官之效而
 衆人蒙賞故也或以為省局之內官次相妨因
 而叙遷未甚為害且是以不敢遽有論列今聞
 前省都知以降又復優加使額臣竊觀衆論益
 以懷疑誠以沮勸之方爵賞為大若匪關其官
 簿曷以年勞則必顯著功籍特中寵拜或不由
 是皆涉無名故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
 及惡德惟其賢昔衛人賞于奚以邑辭請繁纓
 以朝而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
 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自古轉宗賞如此願亟行
 追寢以勸天下時中外臣僚多干求內降撓政
 公奏曰祖宗以來躬決萬務凡於賞爵任使必
 與兩地大臣於外朝公議或有內中批旨皆是
 出于宸衷只自莊獻明肅太后垂簾之日遂有
 奔競之輩貨賂公行假託皇親國緣文謁或於
 內中下表或只口為奏求是致僥倖日滋賞罰
 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唐之
 糾封今之內降蠹壞綱紀為害至深陛下聖德
 新准此又敢未除願降詔諭戒飭及出于請

家傳卷之十一

七

者姓名付有司治之又聞文臣中近有進狀乞
 充三司副使及武臣內亦甚有進狀乞加遙郡
 或橫行使額之人緣此任使並是國家要近之
 職必須稽合公議選于聖衷固非臣僚自可陳
 乞此後輒上章妄求選任者乞重置於法上皆
 禁禁止仍令御史臺糾劾之民間復作銷金
 其盛至於臣僚戚里之家服之以入宮掖
 避懼公請以先朝舊制禁絕之雖貴近之
 下犯者無令入內付外勘劾朝廷乃下詔申諭
 開封府有犯銷金者以刑名未明申請審
 院議正徒三年公曰大中祥符八年勅犯銷
 金者斬今偶有敗獲正宜行法以警衆豈可創
 意定刑壞先朝之法啟奢僭之漸請復用祥符
 舊勅詔御史臺刑部與審刑院大理寺詳定以
 聞公以災變屢發主於執政者非才累言於上
 未見納公又奏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邪
 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祁等假眾以為忠正
 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蔡
 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章已十上不
 報公乃拜疏曰臣伏聞有虞至聰也成湯至明
 也其命相則猶咨于岳選于衆不敢以獨覽有
 決于上必僉而舉之始正其位故得百工信其

家傳卷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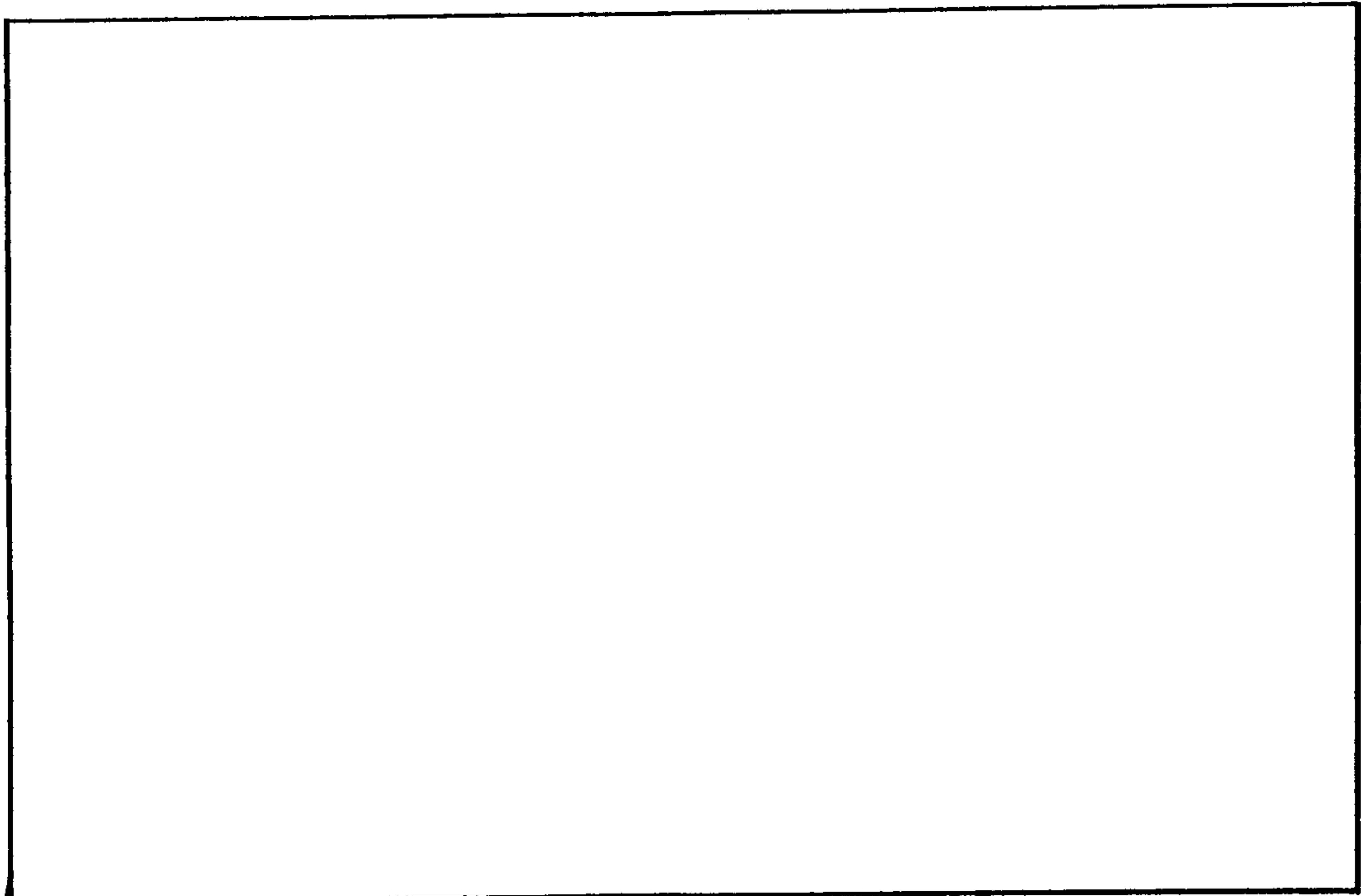
八

治而不仁者遠於朝未有教以為非才上獨為
可任付以大柄信其操執而望萬化可成而眾
功盡美者也臣職在諫諍志無回隱自去秋迄
今累上封奏指言陛下丞弼之任未得其人益
以宰臣王隨登庸以來眾望不協差除任性褊
躁傷體廟堂之上不聞長才遠略仰益盛化旋
有延納僧道信奉巫祝之癖貽誚中外而自宿
跡之作幾致周星安臥私家備禮求退方天地
有大災變陛下責躬訪道之際不思抗章引避
而不朝君父扶疾於中書視事引權親舊怡然
自居暨物議沸騰則簡其拜禮勉強入見而求

假告都無省愧之心固寵慢上寡識不恭之咎
自古無有今聞所患再加不能復詰中書養疾
陛下優遇之禮既已備矣彼人貪祿竊位之計
亦已窮矣其次則陳堯佐男迷古監左藏庫官
不成資未經三司保奏而引界滿酬獎之條擢
任三門白波發運使况程琳任三司使日曾定
奪監左藏庫吳守則雖界滿出剩而帳曆憑由
不能依限結絕尚猶不應酬獎條勅保明之官
已重責其非以此較之則迷古之授是為欺罔
聖明參知政事韓億初乞男綜為群牧判官以
降成命却令男綜不以資叙回

廷要職從便退換如已之物紊亂綱紀舉朝
非笑此一事陛下若公而小之因循不問彼則
曰我營私若是而上不之責矣言事者疏我之
罪而上不之聽矣則必愈任威福公然為不善
更無畏忌矣又石中本以藝文進居近
兼領常局事尚不能以有建明但滑稽談笑之
譽為人所稱處于輪
大政則誠非所長位
星流隕躔次不順河
所書譴告之事未有
雪春首震震寒燠之
則受理之任正當其
教詔詢求謹言繼日
勅天下備責剝舉收
之臣則以為過不在
之右臣僚欲廣陛下
罷立其限則皆持一
之明應也陛下用
浸成弛慢之風必
之意如望天責司
也陛下儻以為
宜

臨朝孜孜政道在外則降
之吏各修其職於政府
已泰然自處于阜
之德乞須前詔於天下而
不從蓋臣事專而君道弱
臣如此不惟使四方觀望
外夷聞之亦有輕視中國
而福應自來則又不可得
大臣其事至重非下臣所
八十年太平之業坐付庸



原缺

求為省府官公言莊人品猥下因王隨援引得
 知赤縣而三司希旨舉薦俾往陝西辭之日已
 賜三品服今敢復有干瀆請劾正厥罪乃降莊
 通判楊州公以自變茶法以來歲罄京師銀絹
 配擾江北居民而內虛府庫外困商旅請選官
 參定酌中之法乃命公與御史中丞張觀侍御
 程戡同三司使副別議其法四年秋發解開封
 府舉人時惟禮部貢院置封彌謄錄二司開封
 國子監考試止有封彌官公請並設謄錄司以
 示至公從之寶元元年八月假太常少卿昭文
 館直學士充北朝正旦國信使以知環州高繼
 嵩副之公言繼嵩知環州回軍人得遺箭繫以
 匿名文字言繼嵩將叛繼嵩心不自安遂乞還
 朝乃差充國信副使臣察其事之偽者有二非
 其惑者有一繼嵩久在西邊頗以勇敢聞或為
 西賊所惡設反間而去之不然則取下嚴而為
 成卒巧計以中之此其偽可察二也且繼嵩昔
 義投誠元昊患於朝廷則當密奏其事何必以
 遺箭達其叛狀乎此又其惑可辨一也臣遇以
 謂宜急遣繼嵩還遣其元告匿名文字亦請論
 罪如律外以杜黠賊行間之謀內以破墮兵詭
 中之計次堅繼嵩用命之心使邊郡聞之孰不

長朝廷之明而厲忠義之懷乎遂詔繼高使還
豫州以閤門通事舍人王從益代之公以京城
內過郊禮數自盜賊公行輦轂之下宜有禁暴
之法請南郊前一月降勅開封府約束強盜及
持杖竊盜罪至徒并折傷人以上如犯在赦後
無得以赦原其竊盜賊重者亦奏聽裁從之三
年五月侍御史王素言乞依賈昌朝所奏取景
德至景祐年凡百用度靡有鉅細較計所入所
出之數省罷不急詔公與張若谷任中師同二
司詳定公謂景德以來歲月已深文案必不備
具若俟齊集而議徒成淹久但考見今日實為

一家傳卷之十一

十一

浮費自可裁度上聞如故將相戚里及權近之
家效占六軍等耗縣官衣糧為私家僕隸在京
不啻數千人若此類何必待景德文書較計邪
詔從之又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
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
內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
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
罷之詔禁中支費只令內內侍省御藥院東
門司同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即許
會問入內侍省等施行公言解鹽禁推地分
凡二十一處而利害不同請命近臣以新舊二

法取其利最長者議為經久之制詔翰林學士
宋庠知制誥王堯臣同三司講議七月授起居
舍人知諫院王沂公曾望重當時庠諱許可公
為司諫時沂公尚未罷相見公論事謂曰每見
章疏甚好只宜如此向來高若訥輩惟擇利苟
安至如希文亦多好名於國事何益公以是益
知自信公以所存諫藁欲歛而焚之以效古人
解諫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
七十餘章為三卷曰諫垣存藁自序於首大略
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在職越三載凡
明得失正紀綱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

一家傳卷之十一

十一

者必昧死論列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八月
以本官知制誥知審刑院賜二品服先是盜殺
同黨既已就捕例不誅死公曰此但并有其資
或欲滅其口非有自新改過之心無足矜者請
更議其法乃詔盜殺其徒而不首者無得原是
月以益利路大饑為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減
稅賦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為廂禁兵
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撥劍門關民流
移而欲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為甚明道中以災
傷嘗勸誘納粟後難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公
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

等以下戶時皇千初降天下進金帛為慶列郡
 聞風修貢甚急公言勞擾疲民恐免之益州
 歲織錦綺五十餘旁州皆染紅紫數萬練所費
 甚厚而皆出於民公請權以半為額諸州設市
 買院收市上供物多不以直公請停止之遂貪
 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為館粥活飢人
 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康
 定元年春西邊方用兵上念禁兵久戍因請遣
 使安撫陝西遂命公為陝西安撫使東上閣門
 使符惟忠副之上謂公曰異類猖獗官兵久不
 習戰而數出無功今日小警將以開後福也公
 勇於自效七日受命十二日上道既至則列郡
 城池皆頽廢無守禦罷乃期以月日責之修繕
 又以河北樓櫓為法烽燧素不設但走人以候
 虜公悉度遠近以置之方兵興窘於財用公謂
 陝西產鐵其廣請鑄錢兼用為便延安賊雖引
 去尚留兵圍塞門安遠寨將吏畏避莫敢出援
 知延州振武軍節度使范雍已有責命除象州
 防禦使環慶路總管趙振為仁人情憂駭環
 亦公願無替雍公奏曰雍二府舊臣實盡瘁
 事而郡人德之願留以安衆心振羸勇使備總
 管可矣若以雍節制無狀勢當必易則願起越

州范仲淹奏之乃陛下下此榜之於天下
 不言若步則此誠國家事也然則平來
 授延州遇賊戰內臣黃德和等先遣兵陷平
 被執德和乃誣平降賊朝廷聞守邊守遠
 失文彥博具獄於河中府乃命公案實德和
 情公曰平以疲兵數年敵賊十餘萬浪盡力
 戰為德和所累既就擒無言賊不已必為德和
 於古人今以誣言所惑謂忠恤孤之典此下
 臣豈不辨體乎由是始得推恩又除死罪之臣
 若被賄贈虜州駐泊神衛軍隨平戰沒者
 之一二本軍都指揮使與眾將分屯邠寧
 係近上禁軍不能力戰以至陷虜主將若朝廷
 一切不問則無以勵眾請嚴賜令樞密院處分
 從之詔京畿京東而淮南陝西路括市馬公
 以陝西科擾頗仍民已不勝困苦請寢一路以
 安衆心從之先是詔陝西點募強壯命公論
 仍促本路如詔言者又以增數為請公奏曰
 運司及郡縣尚未點集必謹重此事慮有
 蓋民情謂既為強壯且憂刺以充軍本
 添差弓手耳目皆已習熟必無疑懼請
 二州外各於逐縣見管軍丁已下戶內
 選差一名充弓手

級分教習著為條約甚備詔悉如所請令既
行人心帖然得數幾一十萬人邊聲甚壯將佐
懦怯者悉使罷去停諸州上供不急之物數十
萬時慶人陳叔度等陳邊防策既而補官東南
公奏曰士忠義憤懣為國獻計雖稍收用乃置
于僻左實羈縻之何待自效非所以開示誠意
來人才也詔皆徙邊任公遍歷邊塞見利害甚
詳乃上疏口臣素昧兵機不經邊任昨以寇犯
延塞陝石驚駭陛下不以臣非才俾用安集臣
受命引道徑趨西陲晝則奔走長途夜則評遣
局事凡至邊郡率須宴犒故經度廉采不能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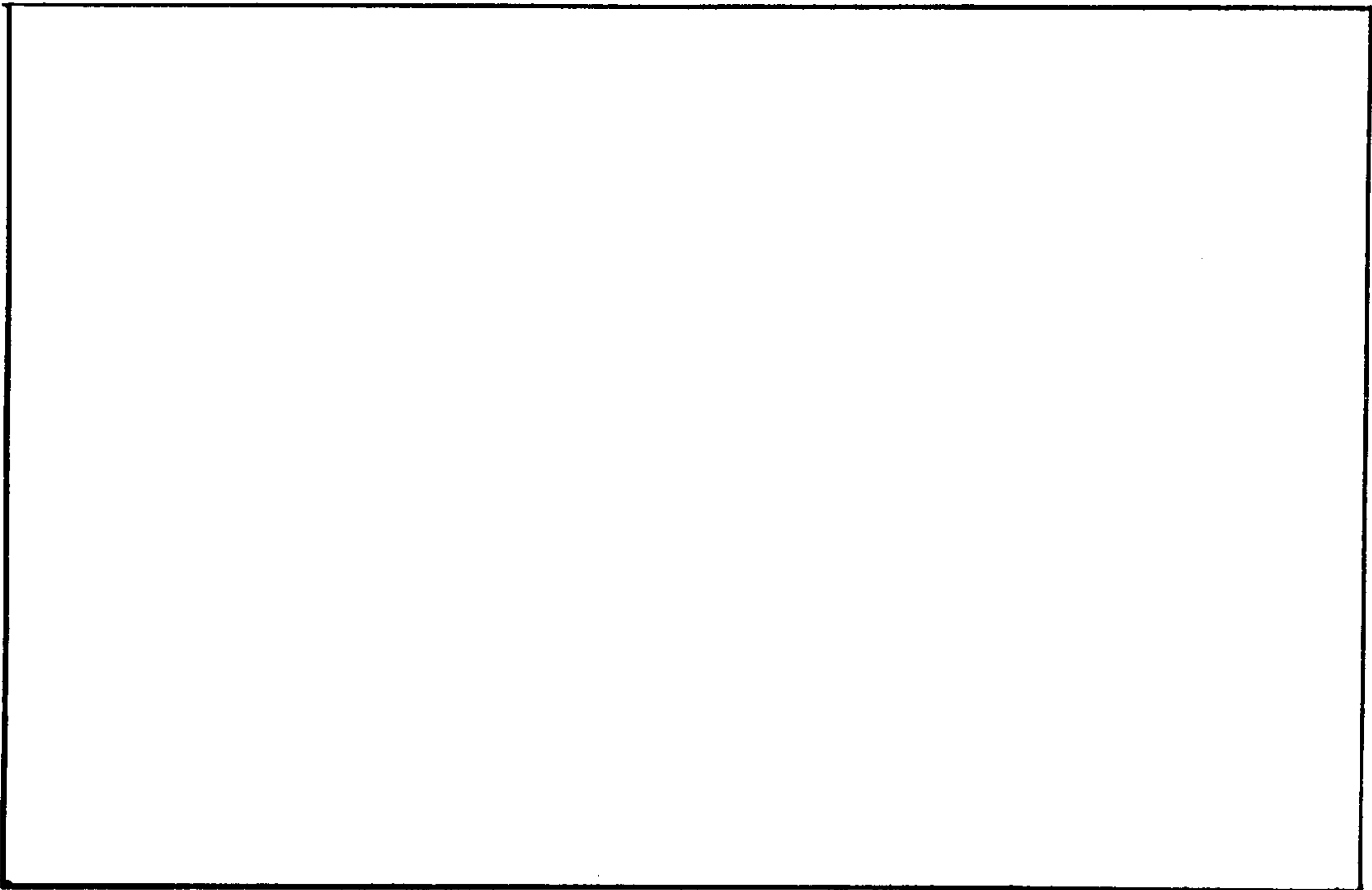
家傳卷之二

悉究知然前語以謂口說不如親逢耳聞不如
目見今既周歷疆鄙管宥所得粗有一二思欲
歸觀之日面陳旒宸之前又慮後於事機先合
敷奏臣竊以昊賊包藏逆志積有歲年朝廷待
之不疑養成允愿今甲馬雄威金帛富饒誘納
亡命之徒助成狡計與賊遷跳梁之日事勢其
實百倍故敢驅脅醜類直擾延安破寨逼城號
三十萬且朝廷命劉平統兵三路蓋極一時之
選石元孫委任次焉已并為之擒矣偏罕之勇
鷙者如郭運萬侯政孟方張異者又為俘馘矣
藩籬孰戶李士彬米知順李思忠之族亦為之

且虜夫以卒陷歿者蓋不啻萬人諸路聞風
惕然喪氣彼賊氣焰從而可知范雍緣此降移
已有趙振為代今延州之民兵雖益而未補於
舊若范雍之策慮彈壓劉平之謀勇有裨禪將
郭運輩之驍悍敢關後來者未聞過之所存熟
戶既難以自保不無去就之意而又鄜州去延
安止二小程其城周圍二十四里跨二土山在
其中正當狗道嶺賊馬來路川原坦闊昨來張
守誨應卒繕營甚未固備制度佞小木植細弱
其垂鍾板盡以人戶獨扇門為之至今無材料
修換王德基到任後再行計度人工材木萬數

家傳卷之二

甚多轉運司又無可應副近知張亢交替便有
勅力營葺亦須冬末了畢况在城西屯兵馬不
滿三千之數萬一賊計不測直攻鄜州但恐卧
日備禦未能固守鄜州既不能守則延州城寨
非朝廷之有也况鄜延一帶係昊賊納款之時
出入路道山川險易盡曾涉歷而復咫尺親履
便於巢穴臣竊慮出其不意再來奔突故禦捍
之備宜以鄜延為先鄜延若有重兵必無深入
之患其次則環州最遠賊境新周劉興知州慶
州又關部麟高繼隆張崇俊雖有知不經行
陣未可全然倚任駐泊都監之內亦無得力之



原缺

生靈蓋非民感慮所及也臣今為陛下計者莫若差銳兵三千或於同州河中府等處分減進屯鄜州選才望大臣一員復本路經略之任兼知鄜州處置邊事令張亢就充本路鈐轄於鄜州駐泊用未觀知環州就差葛懷敏充環慶部陝西如朝廷必以經略一司更不合置郡乞專於鄜州益兵使葛懷敏知涇州充替夏竦自然事體均一不撓邊臣之心平賜選差才勇帥臣充壞慶部陝西令秦州曹瑛兼管幹涇原路兵馬公事准俗分學秦鳳開兵互相策應其邊堡塞除自來係大寨廣屯兵馬之處外其餘

家傳卷之

三

孤小寨柵斷自朝廷專委經略部陝西司須得移那兵馬分食舊積糧草無使餘羨然後併兵入城只留人員兵士三二十人以為斥候量事更差弓箭手防護所是沿邊路分都監都巡檢等闕額即於諸班新換右職臣僚內選差催發其河中府同州郡陝西鈐轄別差稍知邊事臣僚充替魏昭聃王克基所有沿邊州軍招置蕃落保捷等指揮多是本土勇悍之人只為拘定等杖夫人甚多亦乞速降指揮催從招收但以人材壯勇堪任披帶者充今後更不拘等杖愚短所見願早財擇 上皆施行之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二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五月以忠武軍節度使夏竦為陝西馬步軍都
總管經略安撫使開府于永興軍命公為樞密
直學士范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並陝西經略安
撫副使同管幹都總管司公事公陳用兵練卒
之策曰必邊總管鈐轄下指揮使臣甚衆每禦
敵皆臨時分領兵馬不經訓練服習將未知士
之勇怯士未服將之威惠以是數致敗衄昨諸
班中選武藝優著為寨主監押然拘於一城未
能各適其用欲下陝西都總管司擇所試中人

鄜延路十五員環慶涇原秦鳳路各十員為逐
路教練軍隊分逐州禁軍各令主之以士卒所
習精靡禦敵勝負重行賞罰如此則兵之勇懦
者得以悉諳又有賞罰驅之必各思奮身復免
主將爭占精兵專為己衛也自古臨敵取勝必
有奇兵若併力出攻則所向皆潰今兵卒非無
驍果膽力出於儕類緣分在逐指揮每指揮不
過三二十人與中常之兵混而為一禦敵之際
勢分力寡多為懦卒所累雖欲挺身奮擊其可
得乎欽乞委臣與范仲淹龐籍寺分路於屯駐
駐泊并本土廂禁軍內選馬上使錕刃槍槊鐵

鞭鐵簡棍棒勇力過人者為平羌指揮以五百為額其衣糧加龍衛而立驍捷之上郎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各置兩指揮本路土兵一指揮屯駐駐泊兵士一指揮郎延路屯延州邠州環慶路屯環州慶州涇原路屯涇州鎮戎軍秦鳳路並屯秦州若已請龍衛已上請受者即以為郎級若後來闕人即選試殿前馬步軍司龍衛以下諸指揮武藝有勇力者補填之本路土兵止選於就糧指揮其選中屯駐駐泊兵士聽三年一代仍令諸州軍揭榜以募投平羌者送經略司揀試給禁軍例物外別給錢十千絹十匹無馬者并馬給之詔從之八月上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入內都知王守忠賚手詔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今將與兵尚未習練願謹邊防期以歲月平之使既還九月十四日賊寇鎮戎軍本路都監劉繼宗等戰敗于三川寨官軍陷沒者五千餘人公奏曰時涇州駐泊都監王珪屯瓦亭寨率援兵至師于堡賊圍之數重珪諭軍中曰此死地也不可用命乃揮鐵鞭進關賊眾披靡珪中三矢而還番賊留軍大掠三日知渭州鈴轄郭志高率大兵趨三川賊乃退三班借職郭倫固守定州堡得不陷劉瑋本軍指揮

使散直王遇弓箭手都虞候劉用以事急出降遂并陷乾德乾河趙福三堡然繼宗來權本軍方一日而李緯等未曾經歷行陣倉卒出戰而士卒畏怯遂至退却使黠虜恣行殺掠而歸其劉繼宗李緯王東望特免推鞠不以敗兵馬多少計罪但量其情之輕重等第削官或更移降差遣以責後效王珪以孤軍千餘當鋒血戰所殺賊兵不少既被重創次日尚求益兵出戰人皆服其勇節雖所亡數多益眾寡不敵欲望貸其敗軍之罪必能感勵奮身盡死為報從之主珪仍賜黃金名馬上聞繼宗之敗又降手詔曰

晁宗慤等回省所奏選差使臣教閱諸軍武藝召募土兵候稍成次第審度山川伺察虛實計討賊境庶無虛發及專務持重保邊待其作過即覓便出奇痛行掩殺并欲直取和市等場務事今來朝廷相度若只務守禦則不惟虛延歲月兼又耗費供億至如近日賊軍深入延州保安軍界圍管金明寨并燒蕩熟戶族帳輸折兵馬陷攻使臣校虜安然往來略無畏憚即又未見持重保邊待其作過覓便出奇痛行掩殺之效若言綏宥二州人戶不多徒有城壘却欲先取和市後橋等場務錢帛則去年曾打後橋亦

總所得如并則守禦未暇攻討未期終用何術
息其勞弊等既膺重任休戚所同當須體認
朝廷宿兵日久防慮非一速盡經畫早謀平定
仍具進兵時月密切聞奏府中復議曰將在軍
雖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稟算於朝廷乃畫
攻守二策公與經略判官尹洙馳至闕下奏之
唯上所擇上乃聽用攻策十二月遷禮部郎中
入謝曰臣以邊防大議不俟召而至闕乃倖
進秩何以逃清議力辭不拜詔郤延涇原兩路
取正月上旬同進兵入討既而范仲淹乞存郤
延一路招納未行討伐而又沮議者不一事遂

卷之二

未決公奏曰累詔問促令進兵及今分析向
去有行方略授與諸路即委不誤事遂與夏竦
參定攻守二策臣探知冬月吳賊未能舉動之
際兼程赴闕求對進呈乞賜裁擇尋下兩地大
臣商議只取攻策施行臣屢曾百奏茲事體大
繫于安危若陛下決知可行兩地大臣主議不
變或能集事今臣方歸本司而橫議日騰朝聽
已惑攻討之說比比劄下且朝廷舉大事主大
謀自當堅如金石無有回易時降詔旨激勵將
士沮軍事者約古行法今乃深憂重慮必謂無
成况府廷路絕神意意在招納更不出兵雖具

秦聞乞依元策假若朝廷強之使誰終見本非
已謀將位聞之必無銳志今已二月將半漸有
暑氣必難進兵臣此來奉行成算非是年壯氣
就慮不及遠幸而求勝以誤國家誠以吳賊據
汝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老弱婦女舉
而陝西四路之兵雖不為少即綠屯列城
勢分力弱故賊始犯延安生擒二將屠掠無
數者蓋劉平石元孫聚一路之兵拒之終及九
千而已去歲秋末復有鎮戎之敗劉繼宗等分
兵禦捍不薄萬人比援兵之至則賊已捷歸是
則彼勢常專我力常散今中外不究此失遂乃

卷之三

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不敢與敵
中夏之弱自古未有又未聞臣僚堅執守議以
為必勝之術者臣恐春失數寨秋陷數堡邊障
日虛士氣日喪賊志乘此則有吞陝右之心加
以興師以來科歛萬計民已大困配率不止去
年秋稔尚窘急如此忽有水旱其何以堪臣近
過邠乾涇渭等州所至入戶經臣有狀稱為不
任科率乞行減放內潘原縣郭下緣緝行人十
餘家每家配借錢七十貫文哀訴求免國用削
弱以至于此緣轉運司計無所出臣是以不敢邀
愛民之譽直行放免恐相矛盾上煩朝廷臣恐

一二年間經費益蹙人情大騷師老思竭及期無代每慮至此臣難盡言望陛下省葦言之難一為大事之當辦詳知其異議已沮師期且令諸路置辦軍須訓整兵馬俟及初秋若范仲淹招懷未見其效則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必須討擊即乞斷在不疑尅日降旨則庶事已辦便可進兵朝廷終難之初攻討之議未決朝命未下因命環慶總管任福至涇原經制邊事賊復遣人叩延州請和公曰是知我欲大舉而為款兵之計耳不然憚我邊防又將謀入寇乃戒諸路益嚴備不可弛公乃行邊趨涇原謀者報元

旻閱兵公度賊必寇山外即徑趨鎮戎軍召諸將會議坐間報賊入界公乃盡出其兵之寡敢勇凡萬八千人使福擊賊以涇原路兵馬都監內殿崇班閻門祇候桑懌為先鋒涇原路兵馬鈐轄崇德使忠州刺史朱觀繼之涇原路都監禮賓副使武英又次之涇州都監禮賓副使王玘參軍事持作監丞耿傳皆從公面授福等方略仍指圖示之令併兵合勢自懷遠城趨得勝寨至羊牧降城出賊之後諸寨相距僅四十里道近且易糧草足供如未可與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就道公亦至城外重

戒之既行又自為檄遺福等當持重勿貪利賊誘也福自新壕外引輕騎數千趣懷遠城捧龍川過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常鼎司巡檢內侍劉肅與賊兵一溜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眾棄馬羊橐駝伴北桑懌引騎趨之福亦踵其後薄暮福憚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為一軍屯龍落川隔山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不使賊得逸去謀者傳賊兵少故福等輕之路既益遠芻糧不繼人馬已乏食三日福等不知賊之誘也悉力奔逐至龍竿城北遇賊大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陣以抗官軍

諸將乃知墮賊計勢不可留因前接戰桑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衝突自辰至午陣動兵馬上山欲據勝地而伏兵自山背合擊而下士卒墮崖壑相壓者眾桑懌劉肅皆戰死賊分兵數千斷官軍之後福矢盡鐵簡挺身決鬪槍中喉而絕既而賊併兵攻朱觀武英戰既合王玘自羊牧隆城引兵四千五百陣于觀軍之西而渭州駐泊都監趙律將瓦亭騎兵二千二百繼至玘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賊兵益至步軍從東先潰眾遂大奔武英趙律王玘耿傳等皆戰沒車士死者六千餘

人惟朱勸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嚮縱射會暮賊引去與福戰處相距五里然福敗死不相聞也方元昊傾國入寇分兵為四流會於好水川其一流乃福所遇也戒不意逢鎮戎之軍欲奔所聚之地福亦不知賊兵數流素有期會之所故乘急追逐陷賊之大陣當是時賊兵雖勝殺傷亦相當故即時拔寨出境山外居民保聚得以安全者亦諸將死戰之力也公乃上章待罪曰臣罄所領將士以禦賊獨居孤壘之中日俟賊捷而福等不依臣指縱邀其歸路以致敗亡上挫國威願正顯戮御前以劄子付公曰卿訓勵

邊師皆合事機但諸將偶失持重輕敵寡謀然其盡節死戰足謂忠勇亦卿獎勸所至勉更悉心極慮以圖來效倚任之切鑒寐不忘諫官孫沔輩乞置公大罪後夏竦得公所為檄於福衣帶間上之會朝廷遣翰林學士王堯臣陝西安撫時范公以擅答元昊書亦降知耀州堯臣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不可深責主帥朝廷知罪在裨將猶以言者止降一官二年四月遂授右司諫以職知秦州九月復舊官起居舍人公上疏曰臣三數年來將命奔

走未嘗寧居自赴陝西纔踰三歲兩邊塞皆會賊至既不能親冒矢石應機制變而但激勵將卒申明賞罰以晝繼夜實忘寢食所期三分寸之效以報陛下委用之意不幸天未助順諸將自用而有山外之敗卒被明譴志不克遂然尚有計慮豈敢以釋去重責偷安循默猶冀陛下亦不以臣一失駟策棄而不用竊以西賊叛命以來言邊事者益以萬計皆人持所見獻忠于上而朝廷廣務聽納纖悉必行其間大抵欲保疆守境安民省用者多矣所謂保疆守境者則曰賊不可寡不可較力但來則收民開壘示

以持重郊野之外不暇救也殊不知承平以來公邊與次邊之民日以繁盛所居必近田畝有積室廬之便樂土重遷自去年九月賊犯鎮戎軍之後經略司專差籠竿城監押馬為美勸誘山外之民入居城寨而競賂為炭終不移徙臣博詢其故則曰今細民一家大率數口耕獲之時老幼皆須在野至於伐薪汲水悉便其用既令入保城寨不准無所居止無薪水以來亦須市買以此其在田野賊來方始逃避或則全家被虜又自環慶抵於涇原沿邊熟戶數踰十萬自來以官軍勢弱不能保全皆有去就之

意竊謂若以見屯之兵為保境之計則意歲月之間邊民苦其屠掠盡徙內地諸族熟戶皆與賊合沿邊城寨數百里外田野一空唯存孤壘則歲計糧草何從而出以分散之卒禦專一之兵未知何時可息茲患賊既知無後患則乘勝深入關輔根本不推乎所謂愛民省用者則曰民為邦本不可重困沿邊戍卒漸可裁減若但守禦不必兵多則可以省科歛之煩轉餉之苦矣殊不知賊勢未弭邊害滋大日股月削所傷益多斯皆利於近而局於遠顧其小而遺其大若為國家長久之策則不然夫以祖宗之德

家傳卷二

十一

業陛下之仁聖天下之事力而使小羌常遂併兵之一策不敢與較但謂彼眾我寡而為處境樂民之計豈不惜哉臣所以盡忠憂國豈忍隱而不言今廊延涇原環慶三路除駐劄防守兵馬之外可以各那一萬人聚於廊慶渭三州臣今為陛下計者莫若於廊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三員統領訓練預先分定部曲遠設斥候於春秋而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賊來則會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是點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或搗其種落或更築壘

去就之意漸可驅使既不敢為亂則可以嚴青鹽粟帛之禁勿使與賊交通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以金帛賜逐路帥臣使行問規賊則動靜先知遇盛夏那兵次邊就食糧草如此則三二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誠暫勞永逸之長策也或曰益兵數多豈可驟然招置臣謂揀刺上兵自有祖宗舊法在行與不行耳果行之又何難哉且土兵既壯則沿邊拱聖龍衛雲武神騎及神衛龍騎等軍應係創

家傳卷二

十一

團東兵漸可代還以實京師為強幹弱枝之固則內外安矣公又以本路兵備素少請益軍馬朝廷以諸處未可抽那難於應副詔公詳度以點到弓手選其少壯刺手背充軍或為保毅弓箭手或別立名額速具利害以聞公奏曰有唐以前兵出於民而國不費財戰得其用者益軍令必行而尺籍有叙也五代多故法制不立乃募黥面以名正軍年祀寢久耳目習熟百姓更不知前代籍民為兵但為刺面給糧則甘死戰關聖朝因舊重改廣置禁卒以安天下以服四夷亦隨時御世不易之良制也自逆吳寇擾西

鄒乃於陝西點民爲弓手以助防守有警則赴
集無事則歸農武藝廢而不修禁約輕而易犯
至有父子兄弟踈屬外親或則雇人應名更相
爲代而官中不可別每遇上州防托多是結
衆逃避以此州郡徒有人數若倚以戰賊適足
敗事臣是以累陳揀刺士兵自有祖宗舊法今
或只刺手背及充保毅弓箭手名目終走與民
不殊請以秦隴州鳳翔府弓手悉以爲禁軍人
給刺面錢二千無用例物詔陝西弓手揀充保
捷指揮仍給招軍例物命既下朝廷復檢會公
前奏令如公請例物不給公曰揀刺士兵人皆

家傳卷三

三

知爲當今之利無敢爲朝廷發明者慮生事已
有責爾臣不避數十萬口之怨均驅建言志已
衆情怙然今數十萬人所得之物又以臣一言
罪豈不取怨益深欲使總此新兵禦戎立事豈
不難哉願給例物如前詔從之後轉運司言刺
保捷軍凡一百八十五指揮前此朝旨創募人
爲強壯公恐民情驚擾請止以招弓手爲名人
心遂安得數甚廣雖爲一時之便然弓手終非
正兵之比難責征戰及刺爲軍所利至大公以
秦川東西草市居民軍營僅萬餘家皆附城而
居無所捍蔽絕塞之地豈不防慮因請築外城

九十一里計工三百萬自十月起役而至正月
城成賜總役官吏金帛有差劉渙乞於古渭州
起立文法修營城池收買質帳若成此事則洮
河一帶蕃部可以照管朝廷下此議於公公奏
曰秦之寧遠寨西至古渭州八十餘里其間皆
熟戶住坐今於百里之外建一孤壘未見其利
洮河一帶生戶從來部族星散各立頭項依附
險要不相服從不能爲邊鄙之患今招撫近邊
蕃部資用已廣其遠地生羌悠久所費豈易支
哉詔於永寧寨以官舍五十間給哨廝羅收貯
財物公曰使外夷居邊城非便未敢奉詔詔曰

家傳卷三

三

哨氏已有謝表不可失信致於生事兼不與屋
宇亦不絕秦州往來可於閑慢處修葺常關防
覺察之公曰秦州居常益警往來今既許置舍
貯財必常留人主守豈能旦夕防察使朝廷舉
動皆知况契丹元昊亦未嘗遠給屋昨楊勤
等至龜茲一行皆鑠之於館我使至哨氏在驛
亦禁出入遠蕃於中國尚備慮如此防微杜漸
不可忽也官舍勿給爲使從之公言今之試武
箭弓弩惟務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其左右
斫駝腰躬腦躬一綽等子放數箭之類乃是軍
中之戲又馬槍止試左右盤弄而不較所刺中

不皆非實藝而使臣軍負緣此例得拔用故諸軍亦循守常法而無所更以此臨陣對寇罕能取勝臣嘗熟思之縱得武士挽三石力弓踏五石力弩不能射親則與空手無異嘗閱武部式見唐取人皆較實藝今定凡步射弓弩於四步內各射箭十弓一石五斗以上七中為第一一石二斗以上五中為第二九斗以上三三中為第三弩三石五斗以上八中為第一三石以上七中為第二兩石五斗以上五中為第三凡馬射鹿子或筭椿各箭十弓一石以上八中為第一九斗以上七中為第二八斗以上五中為第

家傳卷十

三凡馬上使槍左右十刺得五中木人為父等馬上鐵鞭筒棍子雙劍大斧連枷之類並是一法每兩條共重十斤為及等但取左右實打有力者為中馬槍鐵筒俱及等為第三步刺槍步斫劍即勝者為第三馬上盤錘刀木槊五十斤以上勇力過人者為第一以上若一件入第一新優與遷擢入第二恩澤次之入第三量材錄用如二件以上入第一三件以上入第二四件以上入第三並槍筒及等與不次獎拔詔送樞密院行之慶曆元年十月朝廷於四路置帥主涇原路范仲淹環慶路龐籍鄜延路進公禮

部郎中仍舊職知秦州兼秦隴州鳳翔府階成州路駐泊馬步軍都總管兼經略安撫公邊招討等使管幹本路糧草兼本路管田使又以殿前都虞候廣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李昭亮為秦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公言昭亮本貴家子生平未識行陣今備邊方急豈宜居是任詔徙昭亮其所從之兵眾不可一舉問罪今不立法制他日各務生全豈復以主將存亡為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以必行請諸路總管許置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一人日加

家傳卷二

給錢二百具出師臨敵主帥陷沒者並斬從之吐蕃族帳四路惟秦號最盛雖藉以為籬障然久後姑息無畏服心必邊熟戶多為吳賊脅從公既加慰撫有違叛者必舉兵討除之龐波等族嘗鈔造已出師焚蕩未入漢謝罪又遣使詰問皆糾了為管而去公以恩威既行乃還通判尹洙詰詰族召酋首試論曰爾族可出入耳若干我閱視而籍之緩急禦賊當及符召爾等宜駐營於野以聽命一人不至納羊為罰半不至是慢公也率師誅剪之獲賊首者進官增俸為賞得善兵一萬三百餘人環慶路總管司奉得

後陣亡軍貪與退敗歿陣者恩澤一揆以
未便乞將得勝陣亡軍貪子孫一依賞格酬獎
其退敗陣亡者止推恩子孫一人詔令逐路總
管司依所奏公奏曰將卒臨陣皆圖勝捷力有
不敵戰敗而死人命至重為國喪身臣子之忠
無大於此既已效於王事豈以勝負為言國家
唯追崇虛名存錄孤子所以誘勸來者使之效
命今邊臣讀此條貫往往傷嘆以謂一死報國
更分勝負恐非朝廷激勵將士之術兼前記所
載亦無此例若果須分勝負則傷中并孝贈亦
各作兩等支賜理實未便乞並如舊制施行從
之

家傳卷二

之范仲淹奏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永洛城亦
為之阻合策應軍馬由儀隴二州十程始到如
能進兵修永洛城斷西賊入秦之路其利甚大
詔公同諸路經略司詳度以聞公奏曰永洛城
通秦渭道路穿羣生戶幾二百里計其土功亦
數百萬止可通二州援兵亦不能斷西賊入秦
之路近築秦州關城方畢功尚有衝要城寨當
修補者甚多未敢再勞人力今恐未能興永洛
之役詔公更不興修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二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三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二月四月四路帥皆改觀察使公為秦州觀察
使范仲淹等三帥皆力辭不拜公獨不辭上表
謝曰議者惜臣茲授謂匪羨遷臣但以處不避
汚事上之節遜而就職守道之常當朝廷憂邊
之秋非臣下擇官之日辭之則有可疑之迹擬
希求進用之嫌受之則有從權之名協軍旅稱
呼之使既而仲淹等尚未受命公奏曰臣始者
上體朝意即時拜命稱謝將佐等謂臣別無鄙

家傳卷三

外亦甚慰悅俄聞仲淹王公龐籍皆累表避免
恐朝廷以臣授職難於措置即乞并臣所授罷
之兼不知臣者謂他路解之為得宜臣則壯年
貪祿而已方俟命未報今准詔旨令臣依樞密
直學士立位繫銜臣本以嫌疑略布誠懇豈敢
較品扶高下况朝廷自有定著不可以恩私亂
也詔為見充經略安撫使立位繫銜依前項指
揮寧遠永寧二寨控扼賊路人戶素繁富城隍
類圯命部將率禁卒增築之閏九月西賊寇鎮
戎軍公即遣部將紀資率兵數千赴援遇賊於
瓦耳寨擊之聞涇原將首懷敵戰沒於定川寨

又遣總管許懷德將軍十二營駐鳳翔府以
應懷敏既敗賊抵渭州涇原路移文諸州使備
賊長驅入關公曰賊雖至渭州當是抄劫游兵
乃慰諭屬部無令驚擾果如公言十月授右諫
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范仲淹亦進官制略曰援
護邊防安輯關輔皆著勤效簡在朕心公辭曰
得還舊職固為榮幸比賊犯隣道將卒潰亡雖
遣萬兵為援實無毫髮之助不當遷官以速
公議詔報曰邊任方重朝命已行宜速祇授不
須堅辭更思禦捍之計上以涇原之敗王公已
賤降乃御前出劄子付公曰陝西沿邊自分委

家傳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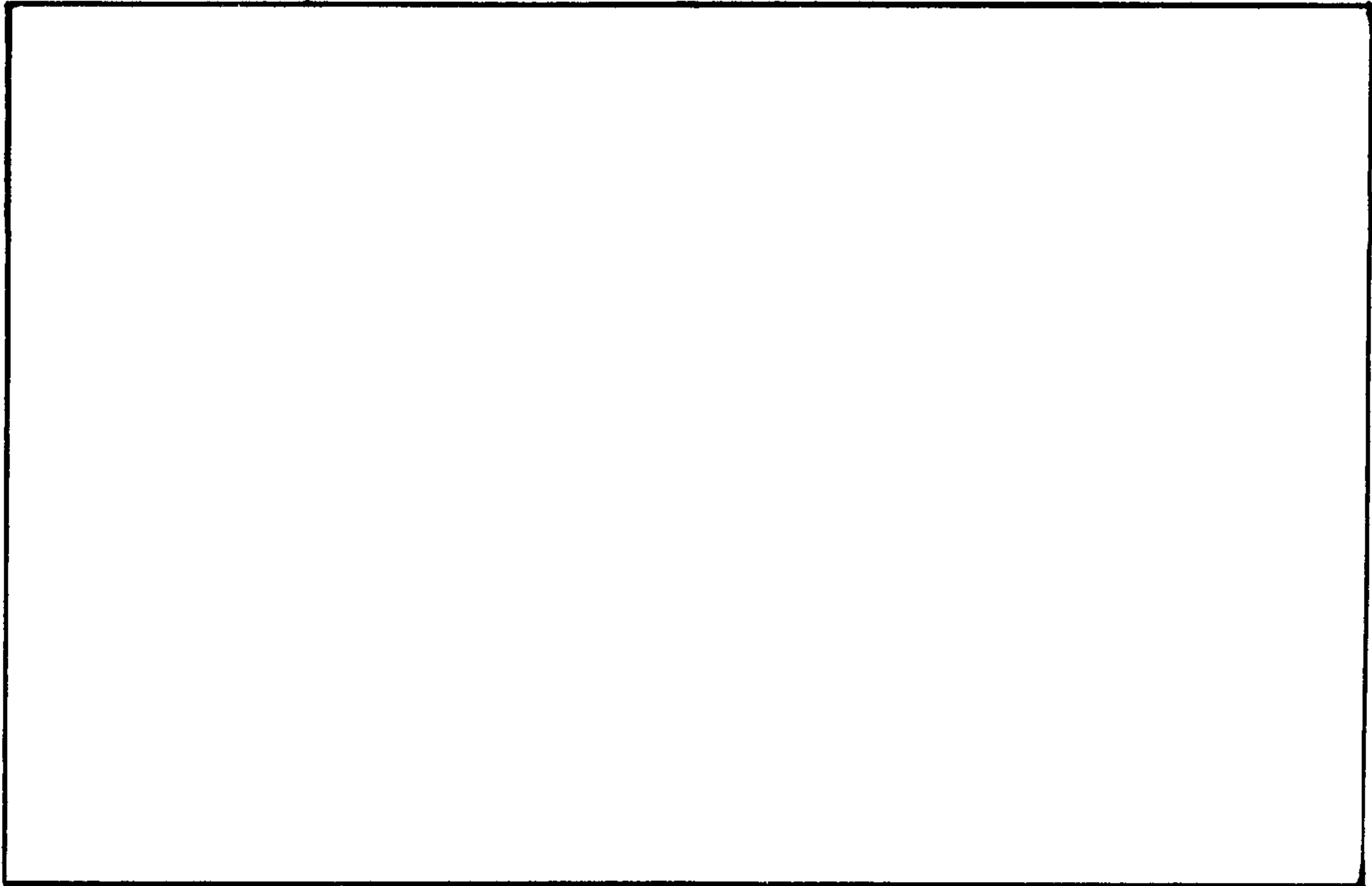
四路以來頗聞訓齊士卒修營城堡弄騮踰年
下來犯塞朝廷本謂寇兵儻來必能固守封陞
在彼兇焰不期涇原路將帥無謀輕出鬪戰既
誤國計慮啟戎心今雖已除文彥博代三公伏
青瑣宮懷敏關亡失使臣軍馬器械並已那移
補填仍於永興軍別置都總管司一如四路屯
聚兵馬精加訓練準備分孽應援及鎮守關輔
兼聞渭州鎮戎軍一帶昨經慮掠道路方通或
賊馬向去復來如何控扼縱使涇原文檣得定
豈不防別路作過西鄙之患乎定未期卿等早
副朝命久處邊任雖指殄寇之效備存許國之

誠必有深謀破其必計候劄子到日審細從長
經度捍禦之策具陳利害令梁隆張庚齎來赴
關公上章歷陳王師不利之因又畫禦賊之策
大略曰前嘗上淺攻之策是時民力未甚疲耗
北虜未有間隙以中國之氣吞之其勢宜稍衰
今民力已因北虜觀釁而動是攻討之策當置
之而不言今若召勇猛偏將五七人使募敢死
軍民一二萬屯於一路俟賊入寇合本路兵馬
出擊若犯他路使持虛因糧直抵興州覆其巢
穴縱未得志他時深入豈不顧慮此計如狂用
之或有奇功朝廷方以公言為當而元昊請和

家傳卷三

矣十一月公與范仲淹同充陝西四路沿邊都
總管經略招討安撫等使並駐於涇州公奏曰
西賊僭叛之初朝廷委夏竦范雍以經畫之任
竦居永興專制涇原秦鳳路雍居延州專制鄜
延環慶路朝廷尋以永興去邊地遠乃移竦於
涇州暨賊犯延安范雍被責即以夏竦為陝西
都部總管復居永興軍差臣與范仲淹佐之仲
淹繼乞知延州臣則常在涇原蓋以耳目所接
易於裁制時夏竦在永興但閱簿書行文移而
已去年春臣與范仲淹俱有罪累朝廷又差陳
執中同陝西都部總管兼知永興軍未幾移夏

原缺



徒兼四路乃口不可失信諸蕃乃巡邊畢至涇州公在秦招徠諸羌馬優估以市之又遣使誘諭隋所羅進馬入漢厚償厥直校往歲之入幾增數倍又以籠竿城據六盤山下居山外四寨之首宜建軍屯兵以扼賊入寇之路詔為德順軍未幾西界遣賀從勉納款公因與范公同言今元昊將納和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不改僭號之請則不可許畢詞厚禮從兀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臣等觀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白帥臣奉詔已得便宜又舊將漸去新將

家傳卷三

漸升前弊稍除將青寧效約束將佐不令輕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今極塞城寨或未堅守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憂虞然大軍持重奇兵夜擊宜燕定川之召也如俟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文使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山一帶族障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而厚其官賞各令安居籍為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軍鼓行山界不為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

若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衆若
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糧不能
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集每歲三五
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奔
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來內附
因選酋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
朝廷以平定大計爲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
小血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
外臣僚不得輒言邊事以沮求圖我太祖太宗
統關四海創萬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
定西陲豈以爲晚耶契丹聞國家深長之謀必

家傳卷三

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
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
議也臣等早蒙聖獎擢預清班西事以來供國
廩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圖
休息非樂職於矢石之間蓋見西戎強梗木衰
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恃亂爲中原
大禍豈止今日之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
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臾芻蕘少期補助望於
納和禦侮之間詳其處置爲聖朝長久之慮
時公與范公在兵間宣勞已久名重一時上欲
用爲輔弼遣內侍李允身諭曰日近差遣兩地

臣僚未差除問已指揮中書劄記候將來邊事
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擬議亦非臣僚奏舉特
出朕意先諭卿知仍密舉可代卿選任者以聞
公以元昊雖約和而誠偽未可知願盡死塞下
不敢舉官明年四月與范公同召爲樞密副使
公自請捍邊至五表詔諭以已差鄭戩爲代命
不可出公既至鄭州又不敢赴闕復辭上遣中
使趣入對既就職公上疏曰臣聞漢文帝襲高
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
費誼上書言事尚以爲可憫哭太息豈其過哉
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延千萬

家傳卷三

世而無窮者也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
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竊
觀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
蓋以西北二虜禍孽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
廷之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
抑陳其大槩竊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
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
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
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
爲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
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

華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以
啓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爲之隱忍歲益金幣之
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
視中國情可見矣又元昊父祖以來畜養女謀
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
好亂逞志西併甘涼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
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
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元昊累歲
盜邊官軍屢誅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納
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
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
能使元昊罷兵則不能使元昊舉兵乎況北來
辭禮驕抗殊未屈下北虜之言既已無驗亦恐
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
求休養元昊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
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
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隨其誓
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
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
若委西鄙於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
邊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率事力與環衛統
帥比真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駐驛比京以張

家傳卷三

九

軍勢已恐虜衆由德博度河直趨京師則朝廷
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
所在而一燕城守之備陛下可以擁北之衆
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
及于此冀陛下一寤而急爲拯救也朝廷若謂
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
何負二虜而一旦違之哉彼豺狼之心見利而
動又可推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見預爲之防
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
平後生爲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夕思
之朝廷若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
患臣輒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例以獻其
大略一曰清政本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
多苛碎織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類
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爲法可擬
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
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
循故事緣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
忽遽發書而去何暇款及驢事哉謂宜須未正
方出延此一特以專邊論三曰擢材賢自承平
以來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
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永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

家傳卷三

九

宜倣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
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
近慢書之至騷然莫知所謂官選轉運使二員
密授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
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熟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
城堡省轉餉為持久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
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已欲
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
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
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為張皇勞民

家傳卷三

不若陰營洛邑以為遊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
之粟以實其廩庾皇居壯矣繼又陳八事大略
謂當今救敝之術不過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
抑僥倖進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去冗食之人
考詳入官之格然數事之舉誘必隨之願委信
輔臣聽其措置雖有怨謗斷在不疑則紀綱漸
振而太平可期二虜豈足為國家之患哉上嘉
納之公又與范公同對於崇政殿上禦戎四策
曰昨元昊叛命王師數出不利而北虜舉數十
萬眾謂元昊是舅甥之邦中國不當稱兵國家
必生民之故稍增金繒以續盟好之事今元昊

雖暫求通順後如物力稍寬則又有長驅深入
并吞關輔之心何以知之昨定川之戰彼作偽
詔誘脅遣人欲定關中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漢
必以劉元海符堅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
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夜令
嗜好可如其意乃知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
之執人日夜為賊謀也朝廷若從其和則北戎
要功下視中國若拒絕之則元昊今秋必復大
舉北戎尋亦遣使問所以拒絕元昊之故或使
補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必於陝西選將調兵
移於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元昊乘虛而來必

家傳卷三

得志於關輔此二虜結亂之勢何以禦之臣等
思和與不和俱為大患然則為今之謀者莫若
擇帥練兵日計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權宜以戰
守為實務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而盟約
可固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
可擊未必能為中國之患試畫一言之其一曰
臣等觀西戎蓄禍積有歲年元昊外倚西戎屢
乘戰勝而乃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
所屈者虛稱然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
生靈為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之雄略猶
屈於突厥當始畢之卒為之舉哀廢朝遣百官

諸館平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又太宗馳六騎
 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既退左右勸
 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懼而修德後患必深乃
 周旋俯就使之驕怠一旦遣李靖擒之威振四
 極此盛主之謀也陛下當如唐高祖太宗隆禮
 酬辭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為實
 務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
 討有宜此和策之得也其二曰元昊未叛命時
 歲受朝廷恩賜甚厚尚或時擾邊境今累次大
 舉曾無沮敗乃遽請和實蓄陰計非屈伏之志
 也今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然陝西減
 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以謂必
 遷城寨須日加繕葺使戎虜之心無所窺伺又
 久守之計則莫如蓄土兵益其眾諸山川而多
 習戰鬪之力比之東兵其功相倍然沿邊次邊
 二兵數少而分守不足當更於要便城寨益招
 置之若有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其家
 而豐集之况慶州昨創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
 兩指揮乃於永興華州耀州土兵中召願守寨
 者而應募甚眾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遠
 或代歸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但星霜之苦
 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妻婦頗多犯法

人請久則怨起如得奔還其家於沿邊任營更
 免出軍又毋妻子樂其寒故再路戰兵大率不
 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輕動益不知賊人
 果犯何路其備常如寇至彼則不然種落散居
 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
 號十餘萬以我分守之兵拒彼專舉之勢眾寡
 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為客慮勞而反逸我為主
 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使彼勞我逸則取
 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
 一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
 為三軍訓以新定陣法候其精

家傳卷三

李簡

欲長驅而來我則使將出奇以躡其後欲保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并力以乘其弊彼將進而無利退而有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得也其三曰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熟習戰鬪之事與漢界相符每大舉入寇必為前鋒故而我以山界蕃部為強兵漢家以山界熟戶及弓箭手為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為強所以秦漢驅逐西戎必先得山界之地彼既遠遁然後以河為限不能深入儻元昊歸欵則請假和策以撫之用守策以

宋傳卷三

四

待之或順而翻變則有可攻之策竊計陝西四路之兵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分守城寨故每路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輕動蓋不知賊人果犯何路其備常如寇至彼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聚動號十餘萬以我分守之兵拒彼專舉之勢眾寡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為客當勞而反逸我為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使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為三軍訓以新定陣法候其精

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于橫山降者賞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勿與之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復出環慶之軍彼必再點兵而來即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堪怨我則兵勢自振如宥綏二州金湯白豹折董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樂其土復遠以威必須歸附以圖自安三二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

宋傳卷三

五

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此攻策之得也其四曰臣等既以三策陳之又以北戎為憂且北戎久強在後唐日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立為天子遂與石晉為父子之邦邀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日纍起長驅直抵京師虜石少主暨當時公卿盡室而去為中原千古之耻國家始與之結和將休兵養民有所待也及天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存征戰之議前年北虜驟起詭謀稱兵有割地之請今來元昊欲議和又欲因而要功其勢命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

可量且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
備一舉直陷京師故戎心于今驕慢且為邊城
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
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
或勝則更無所顧直趨澶淵張犯闕之勢至時
遣使邀我以大河為界將何以禦之是京師不
可以無備也若京城堅實則戒河朔之兵勿與
之戰彼不得戰則無乘勝之氣欲謀深入則前
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
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
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百里內男女城

家傳卷一

長安二年而就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而就
今約二年而成之則民不勞而利大不可不蚤
計也是日公與范公指陳於上前數刻乃罷元
昊既遣賀從勉至其牒稱天授禮法延祚元年
及云本國大王為已據本處國號無上章表體
式今有函書內男邦泥定國兀卒離離雷上父
南朝皇帝其兀卒如古單于可汗之類南朝使
至本國坐著宰相之上見兀卒時兀卒離雲林
問即體萬福願與南朝百年為父子兼契丹遣
人到本國言南朝今深適言知契丹與彼是親
請諭令早議通和故遣從勉等來從勉至都亭

驛承使使臣取來書至二府乃諭以文字名體
未正又名一字祀聖祖諱不敢進稱男雖恭順
然亦無不稱臣之理乃遣邵良佐同往議之後
又遣人至亦未從朝廷約束時二府以宿兵已
及姑欲從之公執為不可眾未聽屢合對於上
前宰相晏殊曰眾議已同惟韓琦為不然仁宗
顧公公歷陳其未便上曰更且議之公至政事
堂持議益堅晏殊至變色而起公乃退而上章
曰今西界遣人議和其患有三朝廷曾達意比
虜欲令元昊納款其答書云梁適口陳夏臺之
事已差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祥彰武軍節度

家傳卷三

使王惟吉齋詔諭元昊令息兵況其先臣德昭
北朝曾封夏國王仍許自置官屬至元昊亦容
襲爵自來遣人進奉每辭見燕會並陞坐於矮
殿今兩朝事同一家若元昊請罪其封冊禮待
亦宜一如北朝臣觀邵良佐賊中語錄乃云賊
言朝廷議和何必往問契丹昨吳賊先遣人至
保安軍言為朝廷差梁諫議適往北朝令本國
議和北朝亦差耶律祥等至本國故遣賀從勉
等持書而來盟是昊賊因北虜達意而來及與
良佐語及不承納又所求稱號即與北虜書中
事體相違此事固有疑若朝廷且務沐兵許其

不臣契丹聞之必然別索名分既不可屈則恐因此為名再隱誓約此一患也若只許冊為國上略增良佐所許歲遺之數朝廷更不差人只令來入齋詔而回恐賊未副所望則謂朝廷已與之絕必忿而興兵北虜亦謂阻其來意緣此生事此二患也若再遣人齋詔論以封冊之禮不可異於北朝更優增良佐所許之數賊既從命則契丹以為己功遣使來賀或過自尊大或雖有邀求久則難從此三患也朝廷始欲假契丹以制元吳事未可知而三患已形勢不得已則莫若擇其輕者行之其欲呼為吳祖及自稱

宋傳卷三

六

年號又遣使到彼參於殿上與陪臣為列此終豈為便望且令中書樞密院再三論難使朝廷得大體契丹無爭端以此議和庶為得策朝廷遂遣大理寺丞張子奭往與之議子奭回元昊雖復欲稱臣然歲乞青鹽及增歲給之數公又言子奭嘗諭西界令盡還前所侵延州地終未聽從此於朝廷所繫者大且栲栳塞明安遠黑水等寨自為賊所破直至延州更無障蔽其承平長寧南安等寨亦當時倉卒棄之今若遂不修復則斥候至迫而邊民不收耕植豈得為延州之利乎又聞賊更欲每年入中青鹽十萬

解今只以解鹽半價約之已及二十餘萬貫并所許歲幣僅四十餘萬此乃與北虜之數相當議者又欲許其入中青鹽却復所侵邊地臣竊思之亦恐未為全計也緣青鹽只於保安軍入中必難盡易當須官自輦置別州且疲弊之後可復興此勞役乎自來沿邊熟戶與西界蕃部交通為常大率以青鹽價賤而味甘故食解鹽者殊少邊臣多務寬其禁以圖安輯惟漢戶犯者尤配隸之刑曾無虛月今若許入中青鹽其計官本已重更須增價出賣則恐沿邊蕃漢盡食西界所販青鹽無由禁止解鹽之利日漸侵

宋傳卷三

七

削而陝西財用不得不屈矣是使西賊蓄銳俟日禍變不測其勢必然今急欲議和若但見目前苟且之利而不顧貽患於國家欲乞朝廷熟慮今來所許歲幣已厚須是盡還延州侵地方與約和其欲入中青鹽決不可許若西賊緣此未肯納款即乞早議修復侵廢城寨為一路經久保守之計其後夏州又遣張延壽等來使人凡五至闕下元昊卒稱臣進納栲栳塞明安遠承平四寨朝廷止增歲幣不許通青鹽封冊為夏國主云公以西夏講和之初邊防當有處置乃言朝廷已封冊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

當此之時若便謂太一無事則後必有大憂者
三若以前日之患而慮及經遠則後必有大利
者一請略言之自羌人盜邊以來于今七年小
入大至未嘗挫其鋒今乘素勝之氣而與朝廷
講和者得非凡軍興之物悉取其國人而所獲
不償所費又久絕在邊和市上下困乏故暫就
稱臣之虛名而歲邀二十萬之厚賂非為得計
邪且契丹勢素強而夏人尚敢與之抗衡若使
其歲享金縷及和市之利國內充實一旦我之
邊備少弛則必有窺圖關輔之心此臣所謂後
必有大憂者一也契丹昨以羌人誘致邊民遠

家傳卷三

往討伐既不得志而還見朝廷封冊覆霄其心
必固不樂近謀者傳契丹國人語云往河而趣
沙漠中所得者唯牛羊爾若議南救則于女王
帛不勝其有臣恐契丹異日或更有邀求或請
絕五人之和以贖罪且河北兵驕不練忽爾
奔衝則必震動京師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
二也又昔石晉假契丹之力以得天下歲財饋
縉帑二十萬今朝廷歲遣契丹五十萬夏國二
十五萬使二虜日以富強而國家取之於民日
以殷劑不幸數乘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不獨
在二虜山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二也昨契丹

自恃盛疆意欲平吞夏國會卒與師反成敗
犬戎之性切於復讎必恐自此交兵未已且其
狄相攻者中國之利此誠朝廷養謀觀釁之時
也若能內緝紀綱外練將卒休息民力畜斂財
用以坐待二虜之弊則幽薊靈夏之地一舉而
可圖振耀威靈彈壓夷夏豈不休哉此臣所謂
後必有大利者一也臣願陛下深思去大憂而
取大利則為天下之福今范仲淹富弼往河東
河北經制邊事必有所陳然臣久在陝西敢陳
大計合措置事且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雖
龍招討使高遵備不可弛請仍選有才望近臣

家傳卷三

為之主帥特降手詔委之任使其經營一方
以備羌人翻覆之變又四路所駐兵十分中宜
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東還二分徙屯近東州軍
其鄜延路徙屯河中府環慶涇原路徙屯邠州
永興軍秦鳳路徙屯鳳翔府逐路分鈐轄一員
駐泊都監二員與逐處知州同行訓練而本路
仍領之非有事宜不得輒抽動其徙屯軍馬處
知州才望輕者請選人代之又四路所抽就糧
土兵請委逐路帥臣相度歲分兩番留一番在
邊一番放歸本處不唯減節邊上糧草兼使無
久戍之勞又陝西州軍經南郊賞給之後官祭

何比宣空虛今范仲淹若過陝西宣撫則又有軍
間持其徒盜所費若臣策可行陝西亦別無處
置不又仲淹更件也復見諸路昨招收宣毅兵
雖十一萬然朝廷物力未克何以贍給况間里
竊發自有巡檢縣尉可以捕捉若防群盜只當
益老一路都會之地不必每州盡要防守其宣
毅兵欲乞河北河東外其京東京西淮南兩浙
江南荆湖福建等路每指揮可減以三百人為
額後有闕即招填之今天下兵冗不精耗盡財
用陝西河東河北京東京軍已曾差官揀選其
餘路亦請選近上內臣分往揀選所費允食可
謂而經費可給也上悉施用其言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三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四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八月以公為陝西宣撫使知制誥田况副之初
西夏方議講和公以謂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
互往陝西既命范公陝西宣撫俾未行而移文
治事范公又奏河東亦當為備仁宗謂任中師
堯知并州今可往亦如范公未須行公言賊請
和無它則二人選領宣撫之事可矣彼若未副
所望必乘忿為邊患當速遣仲淹河東則臣方
北可備奔走不煩遣宿舊大臣上於是罷中師

行以公代范公往陝西范公宣撫河東未行而
請益兵數萬屯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為不
必請兵上前議未合退於殿廡中范公猶爭以
非益兵不可公曰若爾則某乞自行不用朝廷
一人一騎范公色忿欲再請對以道公語會杜
祁公富公皆贊公說卒不發兵范公亦不以為
忤也公既至關陝屬歲大饑群盜嘯聚商虢之
郊張海郭貌山党君子范三李鐵槍者為之渠
率眾稍相合涉京西界劫掠州縣環遶虢州盧
氏之東洛陽長水之西脅從者僅千餘人繼而
光化軍宣毅卒叛五百餘人自寮亦與為之長

至商於漢口衆已千餘人與永興東路都巡檢
伏上官珙遇珙與戰失利珙之餘軍以失主將
悉潰散於藍田界上藏匿山谷間邵興又距商
百里揭榜招誘本州鑄錢監重役配兵約二千
人皆鄜延涇原失陷主將正軍及鼎澧岳鄂累
作過人配隸籍中商統藍田馳急報於延雍而
帥亦未有所處會公入關尋遣屬官薛向來傳
往商於料簡錢監役兵其舊係沿邊禁軍即令
却歸元配州軍仍隸籍鼎澧岳鄂州壯健役兵
並押赴陝府填龍猛龍騎壯勇關額與誘致之
謀遂不得行又遣侍禁黃琮范遷齋宣撫司虜

家傳卷四

招致上官珙下散軍諭以免罪歸所屬仍召揚
拙謝雲行張信將沿邊土兵入山捕張海等邵
興以無援迫逐急竄入興洋界又遣秦州將官
李方邀殺之張海等相繼殲斃擒捕餘黨殆盡
關輔遂按堵矣是冬大旱河中同華等十餘州
軍物價翔貴饑民相率東徙出關公即選官分
諸州縣發省倉以賑之又奏差提點刑獄許宗
壽專切往來提舉時止蒲華同三州救濟過二
百五十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七人他州人數稱
是時民力久困公乃蠲賦役察官吏能否若陞
黜之又以兵數雖多而難以疲老耗用度選

軍不堪征戰者俾一萬二千餘人後田况乞
選諸路軍不堪戰者為廂軍云若謂兵驕久一
旦澄汰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
聞有為亂者公使還復陳涇州置四路招討司
非便詔罷之復逐路經略安撫使公以陝西解
鹽自改法以來議者多以為不便惟太常博士
范祥所論最精密公請令祥與三司講經久之
利朝廷遂遣三司副使魚周詢同祥至陝西相
度利害周詢還且言祥法可行三司亦請如祥
議轉運司言恐失范宗傑前法所得之課公言
宗傑前法官自鬻而吏苦輦載之役於邊儲無

家傳卷四

補祥之新法使商旅入緡於沿邊而得鹽沿邊
芻糧以見錢而糴不勞民而其利博願必行之
時議者雖未一而其後卒用祥法又薦國子監
直講石介青州千乘縣主簿孫復介宜置之文
館復請改京官從之初上既用公與富公范公
在二府就意天下事責成大臣出手詔曰此用
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今
韓琦暫在陝西仲淹弼宜與宰相章得象有當
世急務可悉陳之公得是詔益勇於報效時朝
廷自西鄆州兵二府多合班奏事公抗言辭
未嘗願進事雖屬中書有不當者亦對上

以實同列多不悅獨仁宗識之曰韓琦州直監進奏院蘇舜欽因本院賽神聚飲預會者皆當世聞人舜欽宰相杜衍之婿御史以故極論之事下開封府劾治上夜遣宦官散捕同飲者送獄翌日公對曰夜來聞遣內臣遠京師捕館職甚駭物聽此事但付有司自有行道陛下自即位未嘗為此等事今日何至如此上悔見於色在朝效邪者既欲因奏即事傾正人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不參知政事賈昌朝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輩皆同力以排至列狀言王益柔作傲歌罪當誅益柔范公所薦試館職也中

宋傳卷四

書方進稟此事公徐進曰益柔狂語何足深校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方用兵大事固不少不聞略有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亦其意可見也上意釋然富弼河北宣撫還至都門除知鄆州公上疏曰臣伏觀前月二十九日杜衍范仲淹富弼並罷政事出補外任臣竊謂陛下用杜衍為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此必陛下見其過失非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朝廷因而命之固有名矣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臣始不敢容易奏陳慮言事臣僚與搢紳高識之士必有為陛下別白論列者

數日觀聽略無一人啟

惜身畏禍人之

大計感天下之耳目豈可偷安固祿隱而不言竊見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非契丹領大兵壓境致書於朝廷命弼使虜弼割老母之髮蹈不測之禍以正辨排屈強虜卒復和議亡身立事古人所難故道者李良臣自虜來歸感言北方自虜主而下皆稱重之陛下兩命弼為樞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辭避弗受逮抑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為陛下立萬世之業耳去年秋北虜點集大兵聲

宋傳卷四

言討伐元昊朝廷未測虛實弼以河朔邊備未設又自請行于今在外已是半年經久禦戎之術固已蓄於胸中事畢還朝俯及都門未得一陳於陛下之前而責補開郡外人不知得罪之因臣亦痛弼有何負於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自此天下忠臣義士指弼為誡孰肯為國家之用所損豈細哉臣固知朝廷成命不可追改然尚有一策可救其失願陛下試加詳擇臣竊見近日李用和疾陛下欲召李昭亮赴關管幹本司公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皆難中選臣謂陛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定州仍兼總管之

職遣一中使宣諭令赴關奏河北公事畢赴任
俟其陞對慰而遣之弼素稟忠義感此恩遇唯
思效死豈敢更以內外職任為意別有論列如
此則是朝廷以此事專委富弼以而事專委仲
淹使朝夕經營以防二虜之變朝廷實有所倚
又北虜素知弼之威望亦可以札其輕發之志
若無事則棄於閑郡有事則責令扞邊不惟措
置後時亦是國家失體臣所以不避朋黨之疑
思一語於聖聰者益以臣下朋黨本求進身今
臣叨竊寵任班著已優不能惜事寡言隨眾上
下漸圖進用而救辯得罪之臣自取禍患臣為

家傳卷四

朋黨不亦拙乎願陛下察臣此心則朋黨之疑
自解兼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
是國家之福唯陛下久而察之不報公前在秦
州嘗言興永洛城不便會公歸朝宣徽使鄭戩
為四路招討使主靜邊寨主劉滄議奏於朝遣
屬官著作佐郎董士廉同往城之公宣撫還奏
曰今朝廷未能討伐元昊則為守禦之計修建
城寨遇賊至清野以待之當不戰而自困矣臣
自涇原路相視城寨類當營葺然鎮戎軍及山
外弓箭手去年差役修城已有勞苦之嗟若今
春止令增築所居城寨必自無辭如聞更修生

戶獻永洛城頗為未便蓋永洛城通秦州道路
自涇原路新修章川堡至秦州床穰寨百八十
里皆生戶住坐止於其中通一徑須築二大寨
及十小堡方可互為之援其土功自以百萬計
仍須採山木以修敵棚戰樓解舍軍營及防城
器用雖即營就又須正兵三四千人更歲積糧
草始能危守之其費若此止求一日以通秦原
之援兵兼去儀州黃石河路才較兩驛况劉滄
昨已降永洛城一帶生戶近李中和又屈伏龐
城川蕃部各補職名為熟戶若進援兵動不下
五六千人諸小蕃族豈敢要阻是則雖無永洛

家傳卷四

之援官軍亦可往來且近邊城堡切於保聚人
民尚力有未及何暇於孤遠無益之處枉勞軍
民乎請就差劉滄李中和為涇原秦鳳路巡檢
令每月互領兵於永洛隴城川習熟所通之道
以備緩急策應仍下陝西四路總管司涇原路
經司司且併力修葺逐處未了堡寨其永洛城
候向去別奏聽旨詔從之既而罷四路招討
使改知永興軍戩乃坐前帥移文飭滄等督役
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不已知渭州尹洙
召滄者再不至乃命瓦亭寨主張忠代滄滄復
不受代總管狄青於是親至德順軍攝二人者

械送於獄戮力救於朝誦誅等罪滄等功又
 今不預商量朝廷遣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刑
 害公曰今欲專罪洙青而置滄等不問恐害邊
 計若以嫌自避而不言致朝廷賞罰有失是不
 忠滄等實違節制何可無罪列十事以辨折周
 詢還主議遂徙洙知慶州而城永洛危但降
 官士廉贖金而已士廉請開訟其事是時公與
 范公富公杜公欲盡革天下弊事而小人權倖
 皆不便諸公既相從皆罷去公亦白謂迹不安
 矣因自請補外五年三月以資政殿學士知揚
 州轉給事中州自偽命揚行密以軍儲之於民
 常稅之外借取其半借者不載稅籍公謂聖朝
 不當有無名之歛請為蠲之公在陝西屢陳天
 下罪義倉不便至此始有詔罷之已輸之粟令
 悉歸官廩公謂非當日建倉之意於民失信請
 盡發以賑貧乏七年五月徙知鄆州京東素多
 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為三限限中不獲者皆抵
 罪盜未得而被刑者甚眾公請獲亡盜者聽比
 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為
 天下法至今用之十一月貝州妖賊王則據城
 以河北用兵十二月除公知貢定府貝州平賊
 之士卒死敗圍者賻賞於家望孤兒使繼衣廩

有功得補將校者數百人已降宣補置在逐指
 揮河北安撫使晉昌朝因一處小有語言乃請
 已授宣軍食一齊更易已得旨施行公言今兵
 驕易搖當鎮靜以彈壓苟動有疑畏則上下不
 寧矣列校就職已安不可紛擾遷徙願如舊以
 安眾心從之北寨谷口有連虜界者山林舊禁
 採伐後於寨南三十里悉禁之民不為使公聽
 樵採如故八年四月河北置四路安撫使除公
 定州路安撫使都總管知定州前此守臣皆武
 臣安于無事循尚姑息兵頗驕縱公至則修明
 軍政剷除宿弊士卒犯令情涉暴橫者立斬以
 徇連營湯息皆就律有詔士兵關都頭以上皆
 自京差補公謂士卒習武有階級進遷之望一
 旦室其路於軍制未安力請得如舊法近制諸
 軍在緣邊而上命者徙家屬於內地蓋防入於
 化外公曰一身犯法未必皆逃虜中使父母妻
 子流離千里之外轉死道路有足矜者奏得不
 徙考李衛公遺法為方圓統三陣以教兵於是
 軍聲震河朔裨將如狄青輩熟聞教戒後亦為
 名將先時契丹入漢界為寇吏執禦捕則以引
 惹得罪故劫掠居民不已而官司莫敢禁止公
 先以帥檄移漢中使約束部下尚不聽乃劾邊

吏以時掩殺之朝廷亦聽公如此自是虜寇莫敢犯塞會大水歲饑公夙夜竭力以修荒政廣儲菽粟設區處以待流徙之民遠近歸之如市又募其壯者使治城隍至春復給路糧遣歸舊業全活者不可勝數優詔褒美略曰都轉運司是鼎臣等奏去年河北艱食人戶流亡卿多方擘畫全活人命及五七百萬並歸本業蓋是卿用心拯救朕甚嘉之河北安撫司戒邊城禁民毋得市米出門過四斗者坐之公曰諸門豈能以斗升較之哉况兩熟戶亦吾民何可不恤也命勿禁時宦官楊懷敏管幹河北屯田澹泊

家傳卷四

秦禁定州西北山林不得樵採既而督州縣自聒河北以此巡邏日益嚴犯者輒置干法邊人或徙居它處公奏曰比朝廷欲禁近邊山林不許斬伐以杜戎人入寇之略是時并以近裏淺山耕熟之地槩行禁止致邊民遽然失業今薪炭翔貴翻令虜人乘時以取厚利臣遣官行視可禁之處去虜境尚五六十里亦可廣為防蔽已別定可禁之地揭榜諭民非今所禁者任採伐之先是公在真定已開北塞山林至是又除此禁民得地六百餘里民心莫不悅而使之唐縣四山口舊以下戶二百人主巡守公悉遣禁

卒代之得歸農業皇祐元年七月上思公執政舊臣論政府令推恩於是十餘人並進官公與富公方頌安撫之任同除資政殿大學士二年明堂授禮部侍郎三年八月除觀文殿學士再任河北自慶曆八年公邊始廢見錢入中而以茶鹽香藥見錢作四說近裏州郡即依康定二年勅作三說由是便糴州軍積帶文鈔至多高賈不行又為富室賤價收畜轉取厚利以至穀價增貴米斗七百其者千錢公以軍儲漸窘言四說三說之法不便前後章十上至是始有詔河北公邊入中糧草復行見錢之法眾議皆以

家傳卷四

為便公在定久民德公深數州之民詣闕揭登聞鼓乞立公生祠時雖不許迨公薨定州說為公廟後又有詔載於祀典五年拜武康軍節度使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并州入境罷前帥所與不急之役宦官廖浩然為走馬承受誣奏前帥李昭亮因移成德軍公奏曰臣至此察訪浩然所言多誣罔近差侍禁馮靖同承受浩然誣其廉潔無名奏納朝廷亦移靖它路今浩然誣逐一大帥又望風誣逐一同職官朝廷略不辨證皆從其請官吏皆發嘆不安按浩然性貪恣不法狀甚多願召還使保全不爾臣將行法矣

仁宗俾代歸勅本省鞭之契丹侵我天池公使
禪將蘇安靜諭之曰爾嘗求我修神之神廟得
爾國移文今固在曷見侵也虜不服安靜以移
文示之乃服而去又侵我聖佛谷朝廷與之既
以黃蘗山隸為界乃侵不已公又使安靜與之
為約揭石塹地而限之後虜人遺蕭濶吳其來
言黃蘗山之界已守約不敢逾此後南北界願
各謹封略以公文授館伴使張昇昇以生事不
敢受往白政府時公為樞密使諭昇曰虜辭服
矣宜速受之異日要切之據也太宗朝潘美為
帥時虜未講和頻出寇鈔並邊之民甚苦之表

家傳卷四

乃悉令內徙空此田以為禁地歐陽脩嘗奏之
耕之朝廷就委宣撫使范公相視時明倫為
帥沮止之公曰此皆我腴田民居甚迹猶有
虜口加侵苟失不耕是將遺虜也乃以代州寧
化軍如岢嵐軍例去北界十里為禁地自餘地
就委鈐轄蘇安靜實卿與兩州通判召募強
壯之民刺為弓箭手給田令住坐防邊得戶四
十墾田九千六百頃三司歲取河東木植數萬
上供巖谷深險趨河遠民力艱苦既行河路透
曲涉一二歲始至京王吏往往破家產又府州
沙谷保德軍大堡火山軍雄勇嵐州合河等津

轉運司規微利諸津皆置渡斂錢性來者其艱
阻困於剝削深為公遠之患公奏悉罷之麟州
僻在河外番漢雜處得以捍邊可省東兵遠戍
祖宗以來撫御異於他州以狄性嗜酒故官
推酤自慶曆後西賊犯邊人戶彫殘謀利之臣
不識馭邊體乃與酒禁失人心公請除之詔既
從又以府州相望咫尺人情事體皆同亦當弛
禁未報至公在中書因裕享赦書亦罷之又論
河東一十四軍州諸縣人戶稅外每年更有額
定和糴糧草萬數浩瀚民間不勝其苦自來官
中每米壹碩支錢三百文省作四停支遣內一

家傳卷四

停見錢七十五文三停支茶二百二十五文約
實賣得三十七文五分每石實得一百一十二
文五分每草十束支錢一百內一停見錢二十
五文三停支茶七十五文約實賣得錢一十二
文五分每十束得錢三十七文五分人戶所得
至微錢茶零碎又每次直候差衙前於晉潞等
州般到茶貨多是隔年方行支散人戶各有農
業不能一一等候亦不能計旁紐算錢茶分數
遞年盡為豪賤之家就賤收買知作人戶交鈔
赴官請茶却將往晉潞州入中算請引又獲
厚利人戶所得十無一二上件稅外額定糧草

姓名和糴其實白配人戶公乃會所支錢茶之數實可糴米若干欲止令納實糴之數更不支錢茶官自糴粟時主計者以行之已久未可遠改後公在中書請革此弊乃詔三司自來河東路和糴糧草支一分見錢三分茶自今並以見錢給之公以天下里正衙前為弊已久因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剩不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以苟脫溝壑之患殊可痛傷國朝初置里正上催稅及預縣中差役之事號為脂膏遂令役滿

家傳本

古

更人重難衙前承平以來科禁漸密凡差戶役皆令佐親閱簿書里正止令代納逃戶稅租及應無名科率亦有未會催稅已勾集上州主管網運又每鄉被差踈密與物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有第一等十五戶每戶物力及三千貫乙鄉有第二等五戶每戶物力及五百貫即甲鄉十五年一役乙鄉五年一役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為民父母之意乎請自今罷差里正衙前只差鄉戶衙前令轉運司將逐州軍屯勾到里正衙前人數立為定額令本縣令佐將五等簿於一縣諸鄉中

第一等選一戶物力最高者為之如更差人亦做此若甲縣戶少而役蕃即權許於乙縣人多而役稀處差簿者未盡實而願決戶者亦聽其稅賦只令戶長催輸以二年一替於是下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東京西轉運司相度利害而皆請如公所議便遂詔罷天下里正衙前先是公為樞密副使言并益州素號大府昔朝廷責其叛命遂降州名今四海一家皆被聲教獨此二郡尚以惡逆與之十人常以為耻宜因赦恩俾復舊號不報至此上奉太宗御宏安於并之統平殿公因又言太宗皇帝以劉繼元請命後

本傳本

古

時毀太原舊城徙其民於唐明因降州為軍事于今州不書榜門無樓不立戟至此幾八十年當時助紂之民淪沒殆盡後之子孫奉賦役沐聖化與四方同今儀衛入境士民歡呼願因此時與除降賊之迹以慰眾心章既上翰林學士胡宿曰昔高辛氏之二寸不相能也堯遷閔伯於商立主火而商為宋生遷實沉於臺駘主水而商為晉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大德又京師當水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去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借為并最後版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

舊制公議遂格後公為相卒因裕享敬恩復二
 州為太原成都府馬帥府歲遣將統內郡兵戍
 河外謂之防秋公曰羗人服命久矣平時徒耗
 邊廩寇來當預知罷不遣又請三路兵每遇春
 秋大閱武藝絕倫者與免軍中諸役將窠有闕
 先補之從之大通監西冶歲鍊青鐵十餘萬所
 用礪炭錢糧自劉繼元於交城縣直取於民所
 積鐵已數百萬可支百年支用公請權停與扇
 五七年詔從之河東俗雜羗夷死者燔而後瘞
 貧者寄骨佛祠中歲久盈積不可勝數公下令
 開諭自今毋得燔為買田近郊立表四隅為園
 刻石著令使民得葬於園中自是風俗遂變公
 屬疾奏乞太醫齊士明而翰林醫官院言士明
 當診御脉不可遣上曰韓琦吾重臣也立命內
 侍寶昭齊挾士明來視之公因以疾乞上旌節
 守備郡命以節度使知相州并人環擁號泣者
 萬計盡日不得出郭門至有毀橋斷路隨數驛
 然後還者相州利城軍鐵冶四十年前鐵礦興
 發山林在近易得礦炭差衙前二人歲納課鐵
 一十五萬斤自後採伐山林漸遠所費浸大輸
 納不前後雖增衙前六人亦敗家業者相繼本
 州遂於六縣中白差上等人戶三十家充軍戶

更不與扇止令歲納課鐵民其為苦公奏停之
 又論河北諸州當權鹽之初以官鹽散坊郭主
 客戶令納見錢及鹽法通行其鹽錢遂為半額
 而不除主戶則尚能隨屋稅納官客戶則逃移
 莫知其處但名掛簿書而已遂差坊正五七人
 互令認納謂之客戶乾食鹽錢人皆嗜錢百餘
 貫歛之無名良可矜憫請應河北客戶乾食鹽
 錢令坊正陪納者特蠲除之詔從之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四

一不傳卷四

七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lower section.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五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至和三年七月疾既愈召為工部尚書三司使將上道除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溪洞蠻彭仕義納厥子師寶之妻師寶乃與子投辰州告父之惡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等遂領兵討之自是入寇不已又遣寶舜卿等經制之自此已數歲矣仕義方乞復通貢奉却欲得投宋子孫二府合議宰相文彥博呼吏擬奏許士義首奉知舊却令送還二子公聞之竊咤彥博正色曰

家傳卷五

且聽彥博處置何笑耶公曰此事未安二子既還則為魚肉矣他日朝廷何以來蠻夷也遂議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殺師寶俾知龍賜州然後許就降仕義乃聽命納欵荆湖之間無事公以樞密院圖籍紛亂無紀次不可考究乃奏曰歷古以來治天下者莫不以圖書為急蓋萬世之根本後世之模法不可失也恭惟我宋受命幾百年矣凡機密圖書盡在密院而散逸蠹朽多所不全至於近歲文書欲求證用已不可得臣比到院因北果爭寧化軍地土令檢北界朔州歸寧化軍補天地廟係屬南朝當

自元開累月檢之不獲及因而人理會麟州疆界亦尋慶曆中臣在院日與山人商議納欵始末文案亦已不全以此知機要文字從來散失甚多請差官於諸房討尋編錄一本進內一本留樞密院聽以備經久之用於是自建隆以來以歲月先後事類相從而纂集之得祖宗御筆所裁則悉上之總千餘帙後至中書亦行之又言內外文武官俸入添支并將校請受雖有品式而每遇遷徙須由有司檢勘中覆至有待報歲時不下者請命近臣就三司編定為祿令又以所給驛券皆未有定例或多少不同乃會萃

家傳卷五

名數而纂次之為驛令頒天下三司吏自此不得復弄文移為稽留賂賂自絕又奏曰嘗覽前代北兩漢之世其於餽募孤獨老眊為廢之民每詔郡國則必哀憐軫惻問有粟帛之賜故大漢之德感人之深不獨當時之人思愛不已至於後世亦嗟嘆而稱羨之陛下紹祖宗積累之業至仁至慈視天下之民猶父母保赤子唯恐其有傷也豈愧于二漢哉但賑恤之事議者有所未至耳請罷諸路戶絕田募入承佃以夏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若幼貧疾不能自存者乃詔天下置廣惠倉仍俾諸路提點刑獄司專領

之歲終具所支納上三司十萬戶以上留一萬石七萬戶八千石五萬戶六千石三萬戶四千石二萬戶三千石萬戶二千石不滿萬戶一十石有餘則許鬻之熙寧中天下方散青苗錢河北提舉官王廣廉乞併廣惠入常平以廣青苗之本此倉遂廢公又言朝廷頒方書諸道以救民疾而貧下之家力或不能及請自今諸節鎮及益并慶渭四州歲賜二十萬餘州軍監十萬委長吏選官合樂以時給散從之又以天下見行編勅自慶曆四年後距今十五年續降四十三十餘條前後多抵牾請命刪定為嘉祐編勅

家傳卷五

道公為相又稟總領後屢修編勅而議者以嘉祐為詳平又請稍出內帑錢糴粟數百萬實邊備遣官汰三路病弱不堪出戰馬廢在京估馬司歸群牧司以絕養馬艱阻之弊豐州古九原也與麟府鼎足向為羌人所破公建遺郝質王慶民郭霽修復之嘉祐三年六月文潞公罷相富鄭公遷昭文館大學士拜公次相制曰亮成天工實繫於宰職緝熙王道允寄於賢才躬入服於機廷且周知於治體俾正中階之象用膺次相之文既考師言復消剛日武揚乎號誥若庶工推忠協謀佐理功臣樞密使開府儀同三

言檢校太僕行工部尚書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七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韓琦志度純深才致高妙行長厚於風俗言必合於典常立於本朝毅然懷體國之色訪於大略直扶有匪躬之風義者猶俗操邊勁兵宿野始仗指蹤之略過甘其命之司功濟西帥得綽中之感悅策留樞府底河外之附輸間從書殿之華就寵帥干之拜持中山之師節臨大鹵之威秋寂無邊虞深得戎重召言還國申命至樞總兵煩機乃茲舊物謀而鮮過慮不及私備托誠為整宣忠力文武參試固亮即之卓然台宰對司

在至公之尤若用參之權兼付以機衡仍登書殿之名更在士曰之賦於靈其天地之化調序陰陽之和德石無心以平而為體彙命有迫以虛而為宗勅思此言同底干治可特授依前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諸房吏推意所去取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加蒞樞府除其冗謬者為綱目類次之每用例皆不可隱非所載者吏亦不得用自是諸吏不能擅高下察文院白本書歲久多書又散失不全乃於樞閣自擇儒臣一員充編校

以黃紙為判本以絕姦敗命姚開蘇河編纂
 書成百卷號曰太常因革禮選官分詣諸路寬
 恤民力均定田稅天下河渠事舊三司置案主
 之因大河屢決公謂非專置職守無以責任乃
 修舊制置都水監羅武吏為提點刑獄川廣福
 建等九十一路增置轉運判官一員裕享前進
 擬放書條目極多惠澤及民甚廣及宣赦畢咸
 稱前後赦恩未嘗如此命諸路就綜遺學行尤
 異者續食詣京師館于太學試舍入院差次授
 官進士高第三人常備列不次進用欲使增資
 任以養人才緩進之以觀自效自第一人而下
 入仕之恩率差降焉推擇柴氏一人令歲時親
 奉周室祀事封崇義公給田一頃九祭享所須
 悉從官給以法堯舜國賓春秋三統之義又以
 示存士繼絕以廣繼嗣之福也自唐建平始有
 茶禁近歲為甚尤其官受濫惡而民間私藏盜
 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無有虛口於是降詔盡
 弛此禁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除去天下莫
 不稱頌諸州牧馬草地馬少而閑田多往往為
 民侵劫遣職方員外郎高訪詣河北標定除留
 牧放外餘田聽下戶請佃乃得剩田三千二百

五十餘頃歲得穀十一萬七千餘石絹萬三千
 二百餘匹草十六萬一千餘束又秦州永寧寨
 元抄市券馬之處後修古渭寨絕在永寧之西
 而蕃漢多互市此間因置買馬場凡歲用緡錢
 十餘萬蕩然流入虜中實耗國用乃復置場於
 永寧而罷古渭城買馬委薛向領陝西監牧專
 以馬政責之公在定武日見澗水之弊屢陳於
 朝終為屯田司所沮不得行至此乃奏曰朝廷
 與北虜通好已來屯田一司專以內臣參領邊
 陲無事唯務增展澗泊以為勞績每歲入奏優
 得轉遷相繼者務廣於前興作不已至堰斷澗
 沱沙澗等九河下源不令入海盡灌邊吳界又
 堰徐河以豬保州西沈苑泊水每歲夏秋雨水
 之際澗水漲溢浸壞邊地虜產不可勝計使生
 者無田可歸死者無地可葬皆謂朝廷殊不顧
 藉怨入骨髓又順安軍界有十洪橋牙家港兩
 處是從來出洩澗水入北界三臺小李村之處
 近年復以硬堰閉塞雅務澗泊沙澗却令北界
 人戶皆免水患措置顛倒無甚于此兼保州是
 宣祖皇帝鄉里彼處有宣祖皇帝先遠墳塋及
 民間所謂天子巷者為澗水滄浸每驟雨暴漲
 之際此兩處人皆行船細魚而懼也山司事勢

無敢言者臣先嘗遣知保州趙滋相視頗知其利害願更遣臺省官往彼同議其經久之計詔遣三司鹽鐵判官楊佐管幹屯田司張茂則與趙滋同擘畫以聞佐等乃言保州界徐河見於河身內築堤截斷水勢灌注沈苑泊每至夏秋山水之漲滄浸民田及逐年衝注破沙堤口子一築滂沫入戶田苗不少今欲於截河堤修作石水限通流夏秋漲水入舊河流行兼約留得居常泊水詔從之六年八月富弼遭母喪力辭起復進公上宰制曰禮載六卿而莫先冢宰書稱曰輔而莫重前疑蓋地隆者什界益嚴職近

宋傳卷五

者責任彌大苟非全德曷副具瞻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七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韓琦有質重之資而濟之以敏有方毅之氣而守之以和左右歷年夙夜一節至於弛國之禁而惟刑之邇均民之賦而惟力之紓茲太平之本原寔真宰之事業若時茂績宜服寵嘉是則進司寇之聯正中台之位監視史筆譯修梵文陪職繚戶封增衍真賦於戲授受之際茲謂不虛譬諸濟川汝惟舟楫如彼作室汝惟垣

塋往其欽哉祇率朕命可特授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公以祖宗之初本文未廣今諸邸蕃衍前世未有此比而但處之諸宅略無措置甚非永遠之法常參酌唐制使補外官屢請下有司以議典禮事未及行而直昭陵變故治平中邵必蔡杭復以為言中書已具換官格目擬進而英宗不豫後神宗熙寧初卒行之立考校監司殿最之法公考課院為上中下三等上之諸路守令有清白不撓而冒惠及民者委安撫司保薦於朝俾

宋傳卷五

今再任刑法寺天下歲上獄滄繫者多命月具所斷以聞詳議詳斷官仍委審刑院大理寺輪舉之既已督責天下吏職因固亦無滯留又欲拍廣上之仁德使及微細考尋天禧初嘗於京門外四禪院買地以瘞無主骸骨官給錢六百幼者半之後因循不復給錢而死者暴露於道見者聞傷乃舉舊制行之七年十二月仁宗召從臣於天章閣觀三朝瑞物復燕羣玉殿酒行上宣諭曰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因召公至御榻前別賜一大卮又出禁中名花以金盤貯香藥令持以歸故公和御製



詩曰流霞仙飲罷又賜一盃醇後數日仁宗上
仙公定大策人皆以謂前日酌公如意有所屬
也故公爲仁宗哀冊文有云因驚此會之非常
似與羣臣之叙訣也初仁宗在位四十一年皇
嗣未立天下共以爲憂公始召爲樞密使因上
章乞內中建立書院擇宗室賢才者升於內學
願聽斷之暇時賜臨幸以觀其器識時欲先以
此請感動上心及爲首相曲謝日即具手疏曰
竊見近歲以來內外忠孝之臣皆以陛下臨御
四海三十餘年而皇嗣未育天下無所係心不
避重誅繼有論奏乞於宗室中擇幼而可教者

宋傳卷五

九

權以爲嗣陛下慈仁恭儉冠絕古今天監至明
非晚必生聖子以爲廟社無疆之慶至時宗室
中權爲嗣者優加職秩使之退就官邸誠善議
也臣愚切在陛下何疑而不行之然茲事至大
當獨斷於聖心雖至親至近之人不可得預議
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
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之意若謂略過難
當選擇當謹則臣乞於內中選舉取宗室中幼
而謹厚勤於爲學者升於內學陛下外於聽斷
之暇或休暇之日親幸學舍觀其道業進退應
對短長不年歲間陛下必盡知其賢否然後聖

意取其可屬者權而命之則無不當矣臣蒙陛
下非大拔擢使待罪宰相思有以上報而事無
重於此者故昧死盡言唯聖度寬納則天下幸
甚自此陳請不一未蒙開納一日因論此事帝
笑云後宮方有姪者且更待之後誕育皆皇女
又以前奏爲言前後九十餘請終未有開可之
語或怒形於色或悽慘不樂中外臣僚漸多以
此爲言然所上章疏未嘗降出公意欲臺諫官
進言爲助知司馬光在并州嘗上疏乞立皇嗣
乃命光知諫院光就職果面陳立嗣事後光語
人曰韓公差光與御史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

宋傳卷五

一日洙召光於佛寺中屏人語曰近大享明堂
韓丞相攝太尉洙監祭公謂洙曰聞君與司馬
君實善君實近言立嗣事何不乞以章疏送中
書幸達此意行戶利害非所以相煩也光得此
意遂再上章乞日光至中書袖納上殿劄子視
之乃乞早建皇嗣章也公喜曰藉此可復伸前
說矣明日因進呈光疏力請之公又自懷孔光
傳于上前開陳漢成帝立定陶王事曰漢成帝
在位二十五年無子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爲子
成帝中材主猶能爲之陛下之聖何難於此又
曰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始



感悟乃曰宗室中誰可公曰臣等與宗室素不相接此事豈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上曰昔嘗有宗室二人養於宮中小者俊大者純而不慧因道英宗舊名公即贊曰既屬任以此不慧者固不足論仁宗曰如此則惟宗實可公曰陛下既已知之則定矣時六年十月也諸公議事當有漸明日再啓且除判宗正寺自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起復為秦州防禦使上喜曰其好命既下英宗力辭時內則宮人宦官之不悅外則大臣小臣之橫議帝意不得不惑公每進呈英宗辭免章奏察見仁宗顏色不樂不知身之所容也時已及半歲英宗又繳還所授勅告仁宗曰他既如此不如且放下休公曰天下人已知之而中輟非朝廷舉動彼能退避如此乃是有識慮也若陛下更賜以手詔知今來出自聖意彼必不敢不當命公草手札以進其手札曰朕親書劄子賜汝為昨來差遣出自朕意令汝授告勅豈得更有辭遜今再差人去傳宣便須受告勅將謝表與去人附奏候痊安入謝七年八月英宗尚復辭上曰奈何公曰若名分正則自辭不得帝釋然曰如此則更休作別名目便立為皇嗣與就明堂前了當書遂乞宣諭樞

家傳卷五

家傳卷五

密院及樞密使張昇至乃驚而厲聲曰此事體大切須細言家英錯帝笑曰事已定矣公乞親書手札付外施行仁宗頷之是日中使降手札翌日二府同進呈幕次中歐公曰皇嗣莫大分明不若只為皇子公以為然二府既同奉旨立皇子於是再拜而退遂召學士王珪面諭帝意及示手札令草詔頒天下珪不敢草乃退而乞對面稟是時若為珪語所惑大事變矣仁宗宣諭出自朕意詔書遂下英宗既立為皇子尚堅卧總辭仁宗以問公公對曰今既為陛下子矣願以家人禮待之若遣宮人慰諭更令本宮族屬勸入內彼必不敢違命帝皆如請於是令判大宗正從古防禦使宗諤親諭朝廷立嗣之意又俾潤王位大將軍以上皆從英宗肩輿入內對於清居殿時皇子雖立尚有女諛之臣言未嘗立皇子者故英宗即位之初光獻因議問不喜一日謂輔臣曰當初既立他為皇子却甚有臣僚章疏言不當建立近宮中亦有文字恐他見後心裏不好昨因齋七並與焚於絳爐矣公贊曰如此甚好然英宗猶以蔡襄為疑故若讓不安而請去也英宗為子方十月而仁宗上仙四月一日壬申天祺節假是夜五鼓

公以簡約二府夜來上疾發早同入問聖體至
滿舍出內降文字三紙示諸公云一更三點聞
咳唾聲呼醫急診脉下藥未幾再進藥猶未醒
及灼艾二百壯醫云脉絕未復自門開同樞密
院詣內東閣候問至福寧東閣簾下皇后語公
夜來一更三點皇帝有事軍國事委相公裁處
遂哭公奏且止哭請遣中使扶持皇子候到請
柩前即皇帝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宣學士王珪
至草遺詔須臾皇子到傳遺旨訖簾下及內外
並慟哭取御衣衣之皇子懇辭迫於公等請即
位於東偏羣臣草賀日午召百官既集公宣遺
制時內外肅然已午間市肆猶未有知者加公
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進封衛國公制
曰王者紹景炎之序履皇極之尊永惟置器之
艱屬在佐王之略睠夫上天宰翼我先朝適及委
裘之辰肆于奉瑁之始定策宗社貫心神明逮
躬丕務之咨敢後元勳之獎首敷邦煥誕告朝
倫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
司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
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儀國公
食邑八千七百戶食實封二千戶韓琦器博而
適時道開而濟物粟星辰之精粹會日月之休

明歷官外勞更倚一柄蹈夷險之一節寄安危
之大機仰文考之知賢絕時髦而登用維召公
之託音聞顧命之言維漢相之謀終應大楛之
兆蓋懷先見者識之遠決至慮者才之英天扶
不拔之基神贊非常之輔是用進文昌之卿序
正黃闈之台符降以封爵之文益以戶田之數
以蕃爾寵以懋爾庸於戲天親靡私居飭有邦
之畏民心曷戴一歸厥后之仁念先猷之不敢
康顧成業之不可恃益經茂烈永佐昌圖可特
授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進
封衛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功臣
散官勳如故英宗即位之數日方掛服於福寧
東廂時百官在庭公爲攝太尉范鎮內翰攝太
常卿各具衰服立簾前候時行禮忽聞簾內連
聲大呼云待殺我左右莫不駭栗公乃投杖於
地抱簾而入直趨至前曰誰教惱官家且入內
中服藥遂擁帝以授宮人內侍扶帝而歸出則
語景仁曰此事惟內翰見謹勿漏露俄令百官
拜慰而退外庭無一人知者歐陽脩退謂所親
曰始見韓公遇事真不可及也英宗既感疾倦
於進藥雖親近勸之莫聽公常親執丹劑上必

為飲之一日議當進一醉膏此燕蓋世所傳用
 辰砂乳香酸棗仁酒服者是也服之當熟寢一
 晝夜藥劑多而難飲公親執藥杯以進帝飲幾
 盡而却之淋汚公衣太后亟出御服令公易之
 公辭而出英宗既驟自外來又既被疾久不預
 事禁中人情多傾附慈壽宮讒言間謀兩宮遂
 成隙矣光獻簾下屢有不平之語公即深以心
 言感動曰臣等只外而見得官家裏面保護全
 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
 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即曰太
 后照管則眾人自照管同列為之縮頸說上共
 奎曰語不大過不公曰不如此不得公奉使昭
 陵一日太后以語曾公亮公亮但云乞候韓琦
 來公在陵下忽中使至持英宗手寫歌辭數紙
 云太后令相公觀此然語言無序皆病中所書
 也公即焚之謂使者曰豈不知官家心神未寧
 心神未寧之人言語失節何可怪也後簾下忽
 問漢有昌邑王事如何公即對曰漢有兩昌邑
 王不知所問何王耶語既塞公即奏曰此語必
 有從來不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
 它舊曾聞耳他日復言昨夕一夢甚異見這孩
 兒却在慶寧宮坐大哥來龍上天去大哥謂神

宗也公即曰却在慶寧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此
 亦好夢公又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
 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生乃天安排此兒
 婦以遺太后不易際會如此豈不愛惜光獻既
 憂英宗病久公因曰大大王長立且與照管亦
 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案中求九耶又英
 宗遇紹瑞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
 事雖大臣亦心惑其說獨公屹然不動曰言於
 衆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
 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為對自
 兩人情知公意不可搖妄傳語言者遂稍息慈
 壽一日送密札與公有為孀婦作主之語仍勅
 中使俟報公但曰領聖旨公以山陵有事進呈
 乞晚臨後上殿諸公不與既見謂上曰官家不
 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
 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然既非天屬之親願加
 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
 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
 合矣它日光獻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
 居之狀繼而樞密對語亦如前富公退而謂公
 曰適聞得簾下所說否弼則不忍聞益富意以
 太后之言為然而歸咎於英宗及分力勸太后

徹廉不敢令富公預聞其後中書已得光獻旨
選政樞密院猶未知也迨手書出富公愕然因
此不悅太后聽政止在內東門小殿中後屢語
輔臣而怒曰此中是何坐處公曰今日之事難
比則肅當時以仁宗年小自有典故今皇帝已
是長君止因服藥暫煩太后聽政事當日詔書
明言權同處分既言權則安樂便當如故也后
聞此益不悅公既察英宗已安遂請出幸寺觀
雨英宗曰當與太后議之及至簾前曰恐
其出公曰適帝意似可出矣后曰人主出
豈不要儀衛今方居喪素仗皆未具更且俟之

家傳卷五

公曰此小事朝廷頃旨可辦後數日素仗備英
宗遂幸寺觀上既出又已日視朝臺諫官繼有
章疏乞早還政后責輔臣曰且欲與昭顧何須
便使臺諫苦煎迫也公曰自來執政豈敢與言
事官相通况此事何必假他人言但恐衆議如
此而色色不樂泣而語曰今日放下火豈見眼
道邪公曰雖不預政要尊崇太后如天亦不爲
難太后曰且以仁宗爲念公察其意回即替之
曰當國家憂虞之際聽決政事及帝躬康復便
能復辟太后能自閱書史試觀歷古以來豈有
今日之美后曰自家豈敢比古之賢人止數

遂降手詔罷聽政徹廉惟後中書進呈太后
儀範稱旨出入如則肅故事有所取索使臣
錄詳旨付所司英宗動色曰相公若崇母后豈
是好事公曰始不以此豈肯放下所放下者大
此何足惜邪治平元年二月提舉修仁宗皇帝
實錄英宗既聽斷閏五月推恩輔臣以酬保護
之勞制曰無德不報老古人之甚重有功而賞
者當國之所先况予輔弼之良嘗任社稷之寄
豈無異數於昭大猷推忠協謀同德守政佐理
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家傳卷五

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衛國公食邑九千七百
戶食實封二千四百戶韓琦天資純純世濟
英敏擢自先帝付于冲人藩邸側微首與建儲
之議官事晚出復推定策之忠尋屬過哀之所
傷在於幾務而咸廢乃能厲一德以無懈底庶
工之允修逮茲平康寔用嘉歎進升右相兼領
東臺重啓多封益陪真賦於戲書載伊尹勳格
于天史稱霍光義形於主今朕所得宜無愧焉
可持板行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
文使衛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公

卷前凡七上章不得請乃已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五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六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車利

二年五月以樞密使富弼在告久差兼樞密院公事上謂公曰事有方今所宜行者可當上之公請面試諸班直武藝書札優者與官禮部百舉以三年為制復置武舉一科武臣刺史以上十年不遷而三更鎮者許遷諸軍營宇類弊者專委官葺之如此之類十餘事因曰獨斷之初願出脛論以順人心英宗悉如公言百多自中出聞者莫不悅服上又以未能遍知羣臣能不

家傳卷六

公乃籍內外從官臺閣監司之名各品題其才業之實任用之宜以進京師老疾孤窮丐者雖有東西福田院給錢米者才二十四人乃即寶勝寶壽禪寺置南北福田院并東西各蓋屋五十間所養各以二百人為額給錢米有差月命開封府官巡視之公以英宗康復躬親聽斷朝廷無事累上章乞罷相位上賜手詔曰卿有大德于朕有大功于時一旦無名謝事而去豈不駭天下之耳目而重朕之過乎其輔朕使無忝先帝之命則卿之終惠也英宗面諭公曰今尚在諒闇豈當去之時邪明年仁廟終祥公力請

去其宗而益堅是年當郊上意未欲躬行謂公曰初服蒲恐未當出公曰大禮不可瞻兼陛下即位未曾郊見天地力請行之十一月充有郊大禮使禮成恩封魏國公又懇求去位不許辭兼權樞密院從之初英宗皇帝既即位覃大慶於天下羣臣並進爵秩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為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有旨宜俟服除治平二年四月十一日既釋服乃下兩制雜學士待制禮官計議翰林學士王堉等議濮安懿王宜如本朝封贈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為贈官及改封大國當降制行策命而制冊有式制則當曰某親其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冊則曰皇帝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今冊命爾為某官某王而濮王於上父也未審制冊稱為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再下令議而堉等請稱皇伯而不名中書據儀禮喪服記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斬不杖舂為其後又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以稱皇伯之文又歷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

乘亂之世不可以為法惟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父為皇考而皇伯之稱既非典禮出於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皇太后以手書責中書不當議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而上見皇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留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既以皇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有言者一切留中言事者但乞平行皇伯之議而中書以謂前世議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况人主謙抑已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而不問臺官羣至中書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與他人作奇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媿耻既勢不能止故所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為誣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歐陽脩為首議之人以恣醜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所議意已有不平者及臺憲有言遂翁然相為表裏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為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為姦邪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

500
 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爵父之
 義直令中書門下以筮為園即園立廟令王子
 祿歲時奉祠其禮止於如此而已上覽之略無
 天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
 少待之是時漸近南郊朝廷事多臺議亦稍中
 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郊禮既
 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
 進呈乞降詔上曰待三兩日間白過太后便可
 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內侍高居簡就曾公亮
 宅降出皇太后手書云漢王許皇帝稱親又云
 漢王宜稱皇三夫人宜稱后與中書所進詔草
 中事絕異而稱皇稱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
 諭從初中書進呈詔草時但乞上直降詔施行
 初無一語及茲壽宮而上但云欲白過太后然
 後施行亦不云請太后降手書此數事皆非上
 本意亦非中書本議是日公以祠祭致齋惟曾
 公亮趙桀與歐陽脩在垂拱殿門子內相顧
 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因請就致齋處召公
 同取旨少頃公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公前奏
 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公曰今太
 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

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去以臣等
 前日所進呈詔草以筮為園以園立廟令王子
 孫奉祠等事便載於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
 遂降手詔曰朕高奉皇太后慈旨為漢安懿王
 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漢安懿王誰
 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
 氏今朕稱親仍尊漢安懿王為漢安懿皇王氏
 韓氏任氏並稱后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
 親之禮詳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
 筮為園增置吏卒守衛即園為廟俾王子孫王
 奉祠事皇太后諒茲誠懇即賜允從直令中書
 門下依此施行時議論紛然臺諫官皆已罷去
 上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降於朝堂曰朕近奉
 皇太后慈旨漢安懿王今朕稱親仍有追崇之
 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又曰親證曰卓
 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
 敢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宗廟社稷之
 重義不得兼奉其私親故但即園立廟俾王子
 孫世襲漢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益欲為萬世
 去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
 命稱皇伯進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
 皇伯歷考前代並無此據進對大國則又禮無

加爵之道向自罷議之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于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此師丹意欲搖動人情銜惑眾聽以至封還告敕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為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宗本親今反以稱親為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繼以亮俞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既撓權以示眾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舍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搢紳之間士民之眾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出榜朝堂及進奏院編牒告示庶知朕意二詔皆公所自草也桂州陸誦奏交州欲取温同等地上囚問交趾於何年割據輔臣對曰唐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正明中土暴曲承羨專有此地公曰向以黎垣叛命太宗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順山路險僻雖尋得其地恐不能守公上陝西點刺民兵之議曰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為兵故其數雖多而贍至薄所以維制萬萬而威服四夷文非近世冗兵

可及也唐置府兵最為近古天寶已後廢不能復因循至于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齊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右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為弓手其後刺為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集義勇止刺手背則人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長利時議者謂西人方納款動眾無名頗難其事明年西夏點兵於界上涇原等諸路皆調兵為備公曰此得機會矣復上前議樞密副使胡宿請且刺沁邊州軍公曰若以機事難失諸州皆可乘時點刺上曰不若即了之乃命朝臣三人詣陝西除商虢二州不刺餘皆藉之為義勇得一十四萬人諫官司馬光極陳不可二府以光疏進呈上問曰河北有義勇乎曰有曰如此陝西奚獨為不可論遂決三司官歲以資遷而任不欠相習以養資假令為說而不修職事乃擇尤繁娶者五首用資淺人久任目

通判資序理任至提點刑獄始許出外夏賊寇
慶州之大順城西邊甚警公奏曰慶曆中仁宗
皇帝嘗召臣與范仲淹對延和殿諭以西鄙未
寧今臣等同上策畫乃退而上禦戎之策有四
既上此策而元昊納和不克施用今諒祚狂童
固非元昊之匹敢爾輕動勢將渝盟願付臣當
日之議俾二府議為成算付以五路之帥小羌
不足勝也乃命翰林學士馮京安撫陝西而使
與逐路議方略公又奏曰臣向收得本朝何亮
劉平議西事二策其言靈武不可棄棄則西人
必吞諸戎為後大患當時不能用而今悉驗焉
平之所陳雖與臣近錄慶曆中同仲淹所上之
策稍有不同然大槩以得西人山界地土部族
為甚利願付京持往參議上可之賊既寇大順
上對二府問如何處置公曰當勒住歲賜降詔
詰問以全國體樞密使文彥博等皆曰不可如
此則邊事大起矣至引寶元康定之喪師以動
上意公曰兵家須料彼此今日備我之備大過
昔時且諒祚乃一狂童豈可比元昊也詰之必
服上乃從公議遣何次公持詔以往奏事退二
府諸人以所論不用行相竊語彥博曰他言料
敵且看他所料逾月次公還以諒祚表進屬

外疾二府因入問起居畢公曰御榻曰諒
祚何英宗力疾贊曰一如所料一如所料
諒祚上表謝罪也後英宗上僊神宗即位公
初草賜夏國詔曰昨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
中侵犯疆垂驚擾人民誘逼熟戶去秋乃復
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遣奏
屢聞人情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達誓詔請行
拒絕先皇帝務存含怒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
情以決衆多之論逮比遜章之稟命已悲仙馭
之上賓朕纂極一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
乃誠既自省於前辜復願堅於永好苟奏封所
叙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
不亦休哉初英宗卧疾久一日公問起居退神
宗出寢門憂形於色顧公曰奈何公曰願大王
早暮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人子之職公曰非
為此也神宗感悟而去英宗自感疾後不能語
凡處分事皆書於紙治平三年十二月上疾漸
華二府問疾罷公奏曰陛下又不視朝中外憂
惶宜早建立太子以安衆心上領之公請上親
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大王為皇太子公曰大王
乃穎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英宗又批於後大
王王穎王某公曰欲乞只今晚宣學士降麻上

領之公召御藥高居簡於前以御藥曰適已
得聖旨今晚宜學士依御降制是晚鎖院中
神宗侍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久之制下又設
置東宮官屬於是國本定矣初英宗既許建儲
處分畢情色凄慘歎歎涕下文潞公退而語曰
相公適見上面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之間亦
不能不動公曰國事至此無可奈何治平四年
正月英宗昇遐公以顧命請神宗拒前即位神
宗曰末予小子何以當之固避數四而後出充
英宗山陵使是月拜守司空兼侍中制曰若古
后王之興承序宗祊之重永言配命無競維人
在商則陟高致格天之功在周則召畢奏綴衣
之訓著於謨誥茲謂王勳烈在躬躬聿膺端冊
方繫賴於丞弼以圖濟於艱難首舉元功獻告
庭來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行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
潤文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一千七百戶
食實封四千二百戶韓琦欽奉仁聖克享天心
亮翊先皇靈承帝事實道揚於末訓遂光輔於
冲人扶維神器之安保佐邦基之固百工稟式
四國具瞻帝首其衷予庶乃德登上公而論道

兼常伯以曠庸航行戶封崇進功號是為九
命之禮用助三光之明於戲朕荷無疆惟休亦
無疆惟恤周咨元宰共即康功俾庶績之緝熙
致大猷之平格庶幾纂御永荷休成可特授守
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
潤文使魏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仍賜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翊戴功臣
散官勳如故公辭曰昨日進擬之間已曾面奏
歐陽脩以降並遷一秩若宣召學士草制乞如
此例寵典或過必須煩瀆聖聰今乃以司空侍
中一官併以授臣緣此極高之品自本朝以來
罕曾兼拜不同中書門下侍郎可以并除臣既
與邇臣推恩特殊則是行賞不一况陛下聽斷
之始當以至公示於天下獨私首宰則必喧沸
公議而損辱新政愚臣之罪固不容誅早來以
已面剖肝馬皆非矯妄其所降恩命臣不敢並
乞追寢欲望天聰垂察許於二官之內止受一
重兼前來甚有貼麻改換體例手詔云省所上
劄了陳避司空兼侍中晉國公事具悉先帝不
以朕菲薄使主宗廟而承顧命定大冊諸臣
未有以先之也方朕推恩天下而於一二股肱
之臣益亦致尋故事而聽序之卿乃過陳相福

至于得三夫補立兩朝而功不獲報豈朕所以
 與有德之意哉且稽祥符之制則遷官未
 為過比乳與之除則兼職猶不加厚何疑而固
 辭今朕初臨大政而特使命及如汗丞相立不
 為朝廷惜哉所辭宜不允仍令賜服依舊封魏
 國公上又賜手札云佐命元老兩朝顧託於此
 而不能發大其功優以典禮謂天下何公乃拜
 命一口中書進呈罷上獨留公訪對久之因語
 及英宗初即位服藥大第上曰是時不易處當
 如何公對曰是時人情誠憂懼然內則惟於
 太后前上以必不妨外則急於皇子位差置官
 屬相繼陛下自親使除使相封郡王奉朝請
 立於允初之上人心知有所歸內外遂安英宗
 亦得安然服藥上歛容拱手曰此恩何敢忘公
 惶恐謝之它日上謂公近有欲以二大國封漢
 王者如何公曰不可且先帝遵守典禮不敢對
 久而陛下豈可虧祖又當以何親稱之邪此必
 當讓讓者欲求必勝殊不願上累陛下孝德而
 托牛而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上欣然納焉中
 丞王陶公待之素厚自小官擢至侍從陶自以
 東宮之舊當踐二府既而除為中丞不如所
 望忿怨形於言未幾遂彈宰相不押常朝班公

與次相曾公亮奏陳曰自來以前殿退晚及中
 書聚聽見容及商議急速公事循例不赴押班
 歲月已久非始自臣等遂上章待罪降手詔不
 允陶理不勝遂肆誣詆上乃除樞密直學士羣
 牧使續內批指揮王陶與司馬光對換過着時
 相待罪未出參知政事吳奎上章力辨言王
 陶天資險薄造言翻覆真市井小人之不若臣
 早來與趙槩屢陳欲王陶補外且令思過陛下
 重難其事今除舊職及差遣臣等不能守義固
 爭已負大罪今若又行內批指揮除翰林學士
 乃是因其過惡更獲美遷不惟臣等取輕羣衆
 使天下待陛下為何如王哉以廢格制詔居家
 待罪又上疏極言陶本因臣與韓絳延薦裁為
 御史即攻韓絳頃年選用事陛下於東宮是時
 先帝服藥固未知王陶之才堪任器使蓋韓琦
 曾公亮等進擬今以一立班又廢之禮肆行深
 誠是其心見利忘義惟攪搏是為略無羞惡溪
 壑無以喻其深阻也至如邵亢嘗聞德音以為
 寵獲今居諫長為陶驅迫使疑誤陛下亦當
 黜而公又上章乞罷遂黜陶知陳州上賜
 公于札慰諭云卿援立先帝功在王府自朕纂
 承虛懷託相惟是同德豈容間言昨工陶等所

言過為証皆至事理朕所自明但中丞屢斥
頗動朝議欲除學士意者示之羨選其言使去
言路不謂亦有章表遽然避位是著朕之不聰
益駭天下之聽已處分王陶以舊職出知陳州
乃君臣大方卿其必以為嫌國之休戚卿當與
朕共之言發於誠想宜深悉今遣張茂則齎朕
手札賜卿使司朝參餘意候對末面諭公乃入
謝復位陶既黜邵亢猶欲抵公上曰若不是他
韓琦朕只是一皇親太保耳亢問此詔惶懼自
悔時亢知開封府忠考為府官屬亢為忠考道
上語如此意以蓋已之失也九月英宗山陵復
土公還至華縣即上章乞罷相尋詔諸處無得
受公章奏公入對面陳不已時公意已決去自
此不復入中書視事一日上又召趣公視事公
亦力請如前遂出四方一二士大夫勸退之書
以進上笑曰自唐至于五代首相之為山陵
使者事已求罷例皆得請昨仁宗皇帝昭陵復
土而先帝尚進藥劑其時臣上體國家不敢援
此故事遂然引去今先帝已安陵域祠廟禮成
乃陛下發明新政以恢太祖太宗光烈之時固
當升進賢傑共熙聖治而臣二府一紀祿位盈
極自近朝已來凡任首相未有如臣歲月之久

者妨賢之甚夙夕不能自安此臣當去之一也
中書事無不總文字繁委而臣故疾嬰纏日難
牽強此臣當去之二也宰相不舉謗議日興事
業不著于時聞望益衰于前此臣當去之三也
前出為山陵使者事訖而罷載籍具存今臣兩
為山陵使心恬然不能避位則是為輔臣而不
知典故何以為勝天下之責此臣當去之四也臣
願中外公議且謂臣向上察公意確度不可留
置內侍賜公手札曰朕以大臣進退國家所重
知卿勳力光于三朝朕之眷懷未有涯也此敕
有司不通章奏而卿數因入對懇求罷免復以
賓友之言袖書見進圖解機劇朕中夕思念足
以見卿至誠豈不使卿少就安逸以永康寧哉
今許卿暫臨藩服朕將虛上宰之位以待卿還
果能如旨朕即有命可密奏來手示更不多及
公奏謝曰宰相之任朝有定制老臣無狀不當
虛位待之願亟進良弼以光新政上卒虛此位
降制曰朕此宅萬邦聿新駁命正權綱之選御
謹名器之大方眷余宗臣特崇異數以表圖勳
之重用昭報禮之隆爰按剛辰誕揚贊策推忠
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翊戴功臣開府儀同
三司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兼諱經潤六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二千
 七百戶食實封四千六百戶韓琦宣昭賢業熙
 亮天工光顯三朝咸有一德材周五則之用體
 備四時之和社稷是經文武維憲在成功而弗
 實有大以能謙荐上奏封懇辭政柄願倚毗
 之厚詔諭數頒而精懇之堅辭誠難奪是用進
 司五教增峻三階且疏茅土之崇仍遂摩符之
 便當盛辰而均逸望故里以榮歸大義甚闕休
 靈殊渥於戲臣行其志茲為自得之全君篤于
 恩深惜老成之去無安帥節之樂猶待衮衣之
 還乃情本朝不遐謂矣可特授守司徒檢校太
 師兼侍中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揚州
 管内觀察處置營田等使判相州軍州事同羣
 牧兼管内勸農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
 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宗正協恭贊治亮節
 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
 冊命主者施行是日早上趨召公對於便殿上
 諭曰侍中須要去今日已有恩命矣上遂泣下
 公亦感激垂涕叙謝而退又詔賜第一區於京
 師擢忠孝為秘閣校理仍授二子官初除公鎮
 安武勝兩軍節度使公以兩鎮之命本朝以來
 未嘗有此除授力辭不敢當上面諭之曰朕再

一思之禮數大異殊異侍中必不肯當惟此兩
 鎮可稍示殊禮朕拜量得甚得中也切不須辭
 英宗神宗皆以官呼公後神宗對忠孝每語及
 公亦上稱先侍中云上又以手詔賜公曰兩鎮
 節度未嘗除非有所愛也誠有待之也今卿歷
 相三朝功列休顯抗言引去朕懷然有不足不
 心推求恩禮惟恐遇卿之薄也尚何辭哉公又
 奏祖宗舊制惟宗室近屬方有茲拜臣若踰越
 常制不自度而處之則是開通臣希望階忒之
 原自臣而始章累上制改淮南節度使元豐間
 文潞公加兩鎮以公嘗辭不拜訖不敢當公又
 以文館清職祖宗以來必給札試藝合格而後
 除今忠孝不敢當當此任詔學士院召試既入
 等乃受時歐陽脩先罷政知亳州馳書賀公曰
 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議自止過周
 公遠矣又聞所加恩禮力辭不拜此尤高出古
 人土安石為知制誥知開封府亦親作啟賀公
 曰伏審辭寵上幸榮歸故鄉兼兩鎮之節旌備
 三公之典冊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
 退而有褒嘉之榮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侍
 中受天間氣為世元龜誠節表於少時德業冠
 於近代典司密命總攬中樞毀譽幾至於萬端

險夷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明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與執法樞遂躋元輔以人材未用爲大耻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卒有成功英宗以哀疚荒迷慈壽以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衆親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載在舊史號爲元功曾未若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教寧四方岷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至若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乎時以彼相方又爲特善此書盛傳於世公未行會神謬擅兵入西界取綏州納降人鬼名山數族朝廷以爲憂公以辭免恩數久之至此方入謝既計殿上諭曰青澗城神謬已領夏國投來蕃部及本城屬戶直入西界夏州以來其帥臣陸說薛向並不預知公退而奏曰臣元不知朝廷措崇本末昨日倉卒應對固不詳悉益不審投來蕃族得其壯兵幾人神謬所領屬戶又復若干而不令大帥知委必無合用錢帛糧草隨行即神謬到西界內作何施設且橫山一帶蕃部自延州東路青澗城至西路保下軍及環慶原州一帶綿亘數百里其間

其有大族酋豪未必皆欲背諒祚而投我今神謬乃一城寨小臣不容朝廷逐路帥臣通謀協心營致俟其橫山衆族皆有順漢之心然更須逐路兵將夫力錢帛糧草版築之具百事畢備尅日齊發方爲得計今當陝西連歲旱災兼聞公邊弓箭手蕃部等殺食旣已不收蕃麥又爲早霜所害比戶正此疲困謬乃引數族投來人戶深入西界欲成大事朝廷若不深謀遠慮遽欲因其狂易邀功擅興不受御制之舉遂令逐路應接彼界亡歿之人柰何朝廷元不曾與逐路帥臣預謀及新經優賞之後災旱民困之時未有大段錢帛糧草兵力戰具准備及開延興修城寨控扼要害扞衛投漢蕃族次第又廊延環慶秦鳳三路帥臣皆是權官轉運使例亦新差勢力不加是將勞擾關中億萬生靈以至天受弊只就神謬小子一時狂易之失兼諒祚旣聞彼邊蕃族叛已大怒邊臣招納以爲由在朝廷復乘我素無預備必大集平夏諸兵收討更於我之諸路更互衝突則是西邊用兵戰禦未有已時臣大爲朝廷憂之兼蒙陛下諭臣候到相州二兩月間就移永興臣當國家急難之際豈敢辭避致彼朝廷必以邊事責臣緣有上

件闕備利害甚多若只以空身而往安能少濟
國家欲望陛下與兩府大臣熟圖勝策及廣出
錢帛兵力以濟之免成國家大患不可收拾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六

宋傳卷六

二十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七

賜進上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十一月改差公判永興軍兼陝府西路經略安
撫使上以手札付公曰今封蔡挺李肅之奏去
可見即今彼中處置事宜次第卿若行裝已辦
或三兩日引道前去甚好益為此際最要經畫
公奏曰薛向始議欲招誘橫山一帶蕃族今種
諤已擅據綏州啓此變端朝廷急遣向往至則
主諤謀遂撤諸路舉兵牽制環慶李肅之領兵
七千破蕩族帳乃是舉無名之兵反殺戮橫山

宋傳卷七

老幼豈招誘邪涇原蔡挺又欲合環州兵直趨
興靈即是諸路帥臣肆意妄作自棄誓約取怨
戎狄以開禍亂之原臣朝夕引道非難遺事倒
錯如此須稟朝廷定議願召二府大臣早決成
算翌日公辭二府方奏事未決曾公亮等奏曰
今日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之同議上亟召之
公既對即奏曰臣前日備負政府自當參議今
日藩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上
觀公意確遂罷議後元豐中呂惠卿除知延州
乃自請乞與二府同議邊事坐是貶黜上因諭
輔臣曰嘗記韓琦初往陝西召至此與二府議

事再三辭不肯預始知老臣自識體也公未辭
之前先請對曰比蒙陛下累次宣諭以延州事
宜欲令臣西去忠義感激豈敢拒違聖意然再
思之昨王陶斥臣強臣跋扈又謂六卿分晉三
家弱魯之事人臣豈可當此今乃以陝西五路
兵柄付臣雖自顧無亡慮復有效陶語以相傾
者臣誅族奚憚恐於國事有害願更熟慮未行
聞尚可改議上曰侍中猶未知朕豈有是理邪
公既辭上命二府官就公第賜筵屢遣使持酒
器勸酌公入境檄諸路非王帥命舉兵者軍法
從事先是諸將得隣路帥臣或監司移六印領
承傳卷七

而止住歲賜令邊上常作用兵之計既兩
絕即彼此各擇利而求勝朝廷今已納其
降人鬼名山以下及諸首領幾萬人今在折繼
世下禦敵西賊若盡撥在近裏城寨居止不惟
無地可處兼逐首領亦未必肯與本族下人戶
分作兩處任坐慮人情不安別生它變况見有
已修就綏州城池及綏州川內甚有膏腴空閑
地土若令降人鬼名山與折繼世等因而據之
其手下人戶皆令在綏州川內相近居處各人
知具生業以久可自存活自然併力以捍諒祚
以今機會遂指揮即不得更般糧草赴綏州亦
不得留禁軍廂軍在彼駐紮者非是要久遠費
國家錢帛糧草爭此無用之地益欲以空城付
之使數萬必死之兵牽制西人常令屯守隄防
曠日持久自當疲弊不敢併聚凶醜於別路作
過及令諸路更作困撓之策則其早來請命
今已納其降人得城與地而反自棄之乃是先
形自弱之勢也且兵主於勢自結隙以來西人
屢入屢敗其所獲首級不少我之兵勢亦振而
遂自弱之使彼見其形而毒慢不已向去雖欲
屈就必益驕蹇而難合也况朝廷前降指揮許
以綏州城與鬼名山住坐亦足示朝廷信約若

子世繼世寇名山使過所望則必各盡死力以報朝廷是以夷狄而攻夷狄於國用別無所耗萬一二人者他日不能抗而失之亦不繫國家邊鄙利害則諒祚所傷所損固亦不勝其計矣臣謂詳向賈逵等辱書到上件事理委是於國家即今邊計為使可以施行非是聽用輕躁備近邀功生事之人淺妄之說以救全向諤之失也謹遣走馬承受馮德誠乘傳以聞願早賜可會夏國主諒祚死之遣使告哀公又奏曰當此變故尤非棄州之時願且留數月以觀虜情他日再許納款猶可為議論之端或令別立疆界或換易寨門舊寨或予之拒求降人之請是時取捨皆在朝廷樞密院文彥博呂公弼耻於中變協謀決議廢棄督促如初公亦條陳不已上乃遣入內押班王昭明齎手詔訪公存廢利害公奏曰臣當職無狀上煩聖慈委曲開諭夙夜不勝惶恐然臣始欲留綏城令繼世與降人同處者益以西人與朝廷隔絕之後欲降衆有地可居而因以抗賊既西人來告諒祚之哀則邊事又有變易朝廷下次必須許令復好故乞留此綏城只備數月之糧差人防守貴與商議時易為束縛存得朝廷久遠事勢今若朝廷以

臣前議為是即乞責郭逵依此照管如不繫議和利害亦乞直行毀棄詔始如公議不棄初夏國之遣使詣闕告諒祚之哀公又奏曰西夏自誘害揚定以來與朝廷相絕今遽遣使來告即見其國內饑饉乘此危迫故急來赴訴此時若不且以彼國前後違犯誓詔之事先行詰責及令縛送害定等人李崇貴白供奉等歸朝廷行遣以雪數家之冤以正國體俟其一順服然後開納苟便如元昊身死之初亟行小童冊命之禮且安無事即恐一失機會轉難控制公又以夏國當此變亂之際可以開示大信招納橫山一帶部族乃為大字勝於諸路使散入虜中詔問公乘此機會有可行事宜密以聞公奏曰若告衆人過界沈然不來求議許臣於諸路擇要害處興建城寨使彼震懾必速就議先是涇原路鎮戎軍新寨裏有地六千餘頃可招弓箭手三四十人蔡挺嘗乞於此壕內修築會為寨公至此便宜撥挺聚兵城之城成後賜名為熙寧寨公又遣屬官李立之馳奏曰秦鳳路沿邊累為西人侵掠西番熟戶日失藩籬之固昨郭逵已築治平鷄川二寨包入熟戶疆土不少若更修築葉城一兩處則西與古渭寨相接方

成外禦之勢樞密院難曰筆乘城是秦州熟戶
地土將來興置一兩處接連古渭又須添屯軍
馬計置糧草復如古渭之患况西番熟戶本要
為漢藩籬若與築城令熟戶自守必知熟戶不
能自守須藉漢兵儻有賊至則漢兵當鋒熟戶
受庇漢有餘力為之則可但虛內而事外非計
之得前後臣僚累有奏請以此未曾施行更切
于細相度以聞公復奏口竊觀漢世圖制匈奴
患其西兼諸國故表河列郡謂之斷匈奴右臂
隔絕南羌今西夏所據益多得匈奴之故地自
昔取一時之議廢棄靈州以來因失斷臂之勢
故德明元昊更無忌憚得以吞噬西番以至甘
涼瓜肅諸郡皆為賊有勢既大至寶元初始敢
僭號以背朝廷是時賊方與諸路邊兵相攻戰
故秦渭一帶西番未暇窺奪臣慶曆初曾知秦
州今二十六七年矣是時永寧安遠之北綿亘
一二百里之外皆是西番熟戶其間有不授捕
職名目官中亦不勾點彼族兵馬者則謂之生
戶並與熟戶交居共為籬落故秦州最號藩籬
之壯訖元昊納欵未嘗侵犯只自慶曆通好後
來西人以寇抄為事見秦渭間西番最為繁盛
又為我之降人獻說以謂西界諸郡當貴廣有

家傳卷七

六

家傳卷七

七

所出可以先取西番然後以兵扼要害則西川
諸郡亦皆得之遂一向攻脅秦渭諸番大半為
其所屬浸淫直逼秦州西路城寨北慶曆中藩
籬大段薄弱近年西人復將西市城修葺建為
保秦軍於其中修葺行衙聞甚宏壯命偽駙馬
花麻總領之只去古渭寨一百二十里即近蔡
與白知軍者公文往來之處去漢界之近如
此自前未有也又秦州上丁族瞎藥怒質其父
斯鐸心及逃去與木征相合木征者即喃厮囉
之孫瞎禮之子也其木征瞎藥更與自來秦州
多點集不起廣有力量青塘族相結謀立文法
去西界所建西市城甚近陰與夏人通款若漸
次盡為西夏所誘不獨古渭孤危秦州西路城
寨口為賊逼則其董種一帶至回紇以來般次
盡為阻隔秦州券馬自亦稀絕可謂秦塞之深
患也與臣二十六七年前在秦州時邊事變易
全然不同臣不因拜忝西帥亦不能知此子細
所以久在西垂諳知邊事者皆謂城寨粟則可
與鷄川古渭通成外禦之勢隔絕得西人吞併
古渭一帶諸番與瞎藥木征青塘等族相結之
患少得前世所渭斷臂之策兼自來鄰延壞慶
涇原等路沿邊例皆以城寨包衛熟戶使諸族

知有家計則可以相為表裏... 然則諸族老小散居山谷田野... 西賊一來官軍既難救應... 安可謂之難落也... 滅滅唐如三族廣有人力... 集不起屢殺宜軍出入... 晉中每西人入寇則前為... 范仲淹遂於三族之北與... 安後卒二寨佛空平耳... 族於是不敢作過驍從... 今所以乞城軍粟者非... 人議事未復奸間乘此... 則經久有臣前所陳之... 臣前所陳之害故城與... 家而不繫於臣在朝廷... 之後又有積兵聚糧之... 外益軍粟既城則秦州... 遠諸寨却在近裏可以... 彼屯泊更有初置酒稅... 華粟城側近有隙地自... 人就使防守則造防之... 畫廊延環慶靈原路沿... 城寨對西界小紙圖

于粘連在後陛下觀之則可見今之諸路例... 以城寨包衛熟戶非妄言也... 府大臣裁酌可否詔從之... 甫與置噴珠堡甘谷通渭... 入不敢近寨勸誘古渭一... 頃招置弓箭手於是離落... 乃械送官楊定者李崇貴... 廷遣韓縝同公屬官劉航... 道議事仍令偕至長安... 議額獻納綬州塞門亦乞... 寧元年七月公以九處置... 如志又遣事向寧乃以疾... 日親奉德音候西事稍寧... 全舊恩使均勞佚章六七... 殿令馳驛往彼慰諭及詢... 表懇許之乃詔復知相州... 冒大暑至都上見公形類... 不知侍中實曾不安始疑... 速就安養公退而喜曰相... 日下從容訪問政事公因... 為治之本莫先於此上又... 公引元老一二人凡所以... 禪聖德者甚多上曰

侍中國之龜鑑朕敢不從公至相州數月上遣
御藥院內侍劉有方齎手詔曰地震河朔涉秋
久未止川陽潰決里民流離朕甚惕然朕嘗虛
丁宰之位竚卿之選雖歲月一易猶恐未欲輕
去鄉里且大名爲天下喉襟之地相去止數舍
間人情未爲不樂也將欲除卿河北四路安撫
使故馳一介之使以諭朕意苟勉而祇命則朝
廷豈有北顧之憂哉公奏曰君之使臣當即降
命而先馳使指委曲爲論此乃陛下仁卹老臣
過示優禮然臣方得守鄉郡陛辭之日陛下矜
臣狀貌知其未安許臣亟赴本任今到任未及
百日恐未能輒當煩重况當此大異之後正在
朝廷加意拯救凡有措置須假應副若復如陝
西一皆沮而不行必上誤聖寄二月後降手詔
曰已除卿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仍聽便
自從事苟朝廷有可應副朕當力爲主張今差
御藥院內侍李舜舉齎賜卿宜即祇受公再
辭不許遂之任公以河朔沿邊次遠及近裏以
來州軍鄉村人戶自去年秋冬以來將帶老小
車乘衣裝錢物過黃河南去稱昨經災傷往唐
鄧許汝間請買田土居住至今未絕自來朝廷
累令州縣存卹賑濟兼去年夏秋殘零稅賦租

忠獻韓魏王家傳 卷七

課並已倚閣及住催貸糧不差夫役又見賒糶
常平倉斛斗支表麥錢非不周至况上件八戶
各有行裝次第且非寒餓不能自存之人時聞
聽信姦人扇搖輕去父母墳墓與鄉里骨肉離
散近奉朝旨賑濟許從便宜乃分遣官於諸橋
渡曉諭計口給券令還鄉里至則又以糧貸之
兼并之家乘時賤市流民田者皆先令還地寬
以歲月歸厥直朝廷以大名府路強壯元額一
萬三千一百餘人今管五千七百餘人今具不
補因依以聞公奏曰河北強壯自慶曆二年棟
刺義勇之時下等短弱之人並退充剩負強壯
於帳內別項撥管至今近三十年州縣以退下
人數更不差填今一路久惟災困非是添補強
壯之時願罷取索以安衆心從之保州自嘉祐
以來議欲修展開城至是劉几復乞展築朝廷
終以張皇引惹難之公奏曰保州聞欲展城軍
民莫不欣喜况雄州高陽開皆嘗修展不聞引
惹既非創築於慮誓無嫌願亟城之從之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七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八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熙寧三年公乞罷河北四路安撫使奏曰前年以河朔新經大災異民惟餓殍棄業而去者道路不絕臣上體累詔付委之意不敢固辭今已踰暮歲賴聖德所感去年夏秋連得大稔流庸歸復疲瘵一蘇震壞城壘悉已繕固至于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皆得良帥北慮晏然無事若尚冒此職實為冗長乙只充大名府安撫使累奏詔從之留意河北事詔問公曰自北道

宋傳卷八

休偃兵革垂七十載而人情恬於安佚武備弛於因循養兵雖多而未練畜馬雖衆而未精繕修城壘而未盡堅固簡閱器械而未盡犀利加以隄防決壞溝洫湮廢賦歛不節徭役無時民力困於累年軍儲匱於列郡在興廢而補弊務經遠而適時至於軍政之弛張將吏之能否出入之險易守禦之利害皆可密為條畫以聞公奏曰此見陛下臨御以來憂邊求治日謹一日居安慮危思患預防之深意也天下幸甚然臣竊謂國家自景德歲與狄人講和邊鄙無事而於禦備之計未嘗不以河朔為急至於守臣將

吏亦皆盡一時之選其在任者唯以練士卒利器械修城壘治樓櫓為職業往往出主新意自衛能績以求勝取名者多矣積此六十餘年治昔之功可謂堅固軍利數倍景德之前矣去年秋偶以地震水災頽圯處多賴朝廷究心殫思復故唯是霸州信安軍數處以功料稍大經冬息役今則兵力已集土場盡出不三數月間亦見成就臣竊謂平時守備與用兵禦賊急緩之勢固有不同蓋平時守備則當為之有漸使不勞而易集况兵法曰百樓不攻今河朔諸城待敵之具何止百樓哉而朝旨今十分營葺外更

宋傳卷八

以二分木植為之准備是過計也且賊至城下則城內公私所有一木一石皆可為城守之用較之三分之備不亦多乎夫以平時守備而為用兵禦賊之計臣恐財用先屈而民力不勝其弊矣臣願朝廷加意選擇一路守臣將官若寢得其人則不在日加約束月降號令自然備豫之事益以脩舉也詔旨謂畜馬雖衆而未精者臣視近平朝廷講求馬政最為首務河南河北分置牧使以總治牧事又各有幹當公事官三數員更出巡視編降新制條目甚多臣願朝廷責以歲年則可見其效詔旨謂隄防決壞溝洫

運發者自去秋黃河決溢恩深等州悉被水患朝廷累遣近臣與都水監官負經度已於二股河進約分減大河之勢西治生隄以防漫溢臣亦嘗以衆議未一輒有論列已蒙朝廷遣司馬光等集議條奏事已施行若得向去大河水勢均調於今冬來春且可再圖其便詔旨謂賦歛不節徭役無時民力困於累年軍儲匱於列郡此見陛下軫及一道生靈懼此重困思欲慰安撫養俾盡適舟生之路甚大幸也臣竊見本路今夏蠶麥登流庸漸復此乃上天垂鑒陛下叶吳憂民之心來此之時臣固願陛下深思邦本之重責臣與諸路守帥專務寬卹凡守禦之事必令漸為之備無得煩勞使其瘡痍日實生業加厚縱過遠垂有警不得已而取之則民力可勝而樂輸於公上矣矧秋人大勢少襄固惜盟好制勝之道亦當先料敵情不可亟自紛更翻令虜所窺測至若軍政之弛張則朝廷方下教閱新法諸路皆謹於奉行將吏之能否則臣常加體訪尚有不職即當具跡狀以聞不敢解也出入之險易則河朔地皆平坦別無障塞雖有塘泊之阻而盛冬冰合或可平度又定保州廣信安肅等處皆接西山川口平闊是從

來北邊大兵出入之地不可遮限當用兵之際或先據險要或設奇邀擊此皆擊臨時將略不可預言守禦之利害則臣前論頗詳不敢煩述雖然臣仰膺聖諭丁寧如此謹當力疾自勉夙夜究訪管窺或有所得容臣繼以條上不敢遽然塞命妄進讟言以誤陛下倚任詢采之意無任兢惶待罪之至是秋方行青苗法衆議皆以謂不便臺諫官九言及者皆以罪斥是以中外無復敢言者公慨然上疏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奏今欲將常平廣惠倉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出糶就賤量增市價收糶仍以見錢依陝西

青苗錢例取人戶情願預行支給今隨稅送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斛斗或納時價貴願納見錢者皆許從便務在優民如遇災傷亦許於次熟日送納若此行之非唯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貸則於田作之時不慮闕食蓋人困乏常在新陳不接之際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今通一路之有無貴發賤歛以廣蓄積平物價皆以為民而公家無以利其入是亦先生散惠興利而抑民豪奪之意也仍乞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諸路依此施行奉勅依奏續准勅節文常平廣惠倉見

錢許依陝西出使青苗錢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約逐處收成時酌中物價立定預支每斗價例出曉示召人情願請領者十石為一保即不拘戶等高下不願請領者不得抑配若客戶願請即與主戶合保若約度物數支與鄉村人戶有剩即亦許准上法支俵與坊郭有物力抵當人戶如納時斛斗價貴願納見錢者亦聽仍相度量減時價送納夏料於正月三十日以前秋料於五月三十日以前支俵又准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牒支俵青苗價錢每十戶以上結成一保須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第五等并

家傳卷八

客戶每戶不得過一貫五百文第四等每戶不得過三貫文第三等每戶不得過六貫文第二等每戶不得過十貫文第一等每戶不得過十五貫文如所支錢外更有剩數其第三等以上人戶委本縣量度物力於今來所定錢數外更添數支給若更有剩錢如坊郭人戶實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仍五家以上結為一保依鄉村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所值價錢之半其逐縣不得避免逐時出納數人一人扇搖人戶却稱不願請領仰逐縣官曉告人戶如不願請領即具結罪文

入馬逆申赴當司以憑選差清強官往彼曉諭人戶如却願請領其本縣干繫人必定別作行遣如事理稍重必具事由申奏應夏秋收成合納所請過價錢斛斗如物價稍貴願納見錢者當議於市價上減撲錢數仍比附元請價錢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過錢一貫文如送納見錢即不得過一貫三百文臣竊以國之頒號今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勸聽孰不欣服伏詳元降勅語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為民而公家無以利其入謂合先王散惠興利抑民豪奪之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伯其第三等以上人戶更許添數支給坊郭人戶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價直之半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人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貫今納一貫三百文則是官放息錢也與元勅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要第二等以上有力人充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等之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既防保內近下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也

家傳卷六

似峻責逐縣如人戶不願請領即令結罪申報
若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苟
免拮据則其勢須行散配且貧下人戶見官中
散錢誰不願請然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預
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積年倚習借貸錢
糧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添納此一重出利
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則甚難也
故自勅下以來一路州縣上下惶惑皆謂若不
抑散丁戶不願請領只據近下等第與無業空
戶願請者支俵則實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
索及勒干繫書手典押耆戶長同保人等均陪

家傳卷八

七

之患大凡兼并所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連
欠官中不許受理往往舊債未償其半早以續
得貸錢兼并者既有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
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不然須是夏秋隨稅
送納如人戶災傷及五分以上方許次科催還
若連兩科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俵而官
本因而復有失陷也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緣此
煩費虛擾之事不敢具述兼去歲河朔豐熟常
平倉所糴白米每斗不過七十五文至八十五
文省以來自前年分少有似此價賤之時若乘
時收斂遇向去價貴出糴不唯合於古制而無

以陷之弊兼民實被惠亦足收其羨贏今諸倉
方有糴入而提舉司亟令住止蓋盡要散充青
苗錢指望三分之利而遂收為已功縣邑小官
敢不奉行豈暇更恤貽民久遠之患哉諸路所
行事體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陝西嘗放青
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為便此乃轉運司因軍
諸有闕遇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
成孰行於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為每歲
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又豈陝西權宜之
比也兼元初明言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
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諸路依此施行今此三

家傳卷八

路自觀新制州縣方憂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
遍差提舉官負以至西川廣南亦皆置使伏惟
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精求治况承祖
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唯知寬卹而未嘗
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以
心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
出以致遠近之疑哉臣職當安撫日聞一路官
吏所論皆云散錢不便轉運司明知侵撓利權
不可經久尚皆不敢陳說而小臣畏罪執敢言
者臣若顧避形迹從而默然大懼有悞陛下委
寄之重欲望聖意矜臣愚直更賜博訪若臣言

不妄即乞盡罷諸路提舉之官只委逐路提點
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以安衆心天下幸
甚時有勅諸軍五服內親軍幼充節級人負若
被轄人係尊長即轉移於一般軍分公以諸軍
多是弟姪子孫以父兄尊屬在軍遂願投木營
同活或無子孫者即召本營人為舍壻與一身
有託更有堂從踈屬有服外親充軍後有卑幼
補為人負若一旦盡改配別指揮恐軍中人情
未允只大名一府禁軍合移者已五十餘人在
京與諸路恐移避者人數不少請轄下有尊長
唯副指揮以上被轄人與轉移其餘止移別都
詔從之至今行之為法

宋傳卷八

九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八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九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八月公既上章乞罷青苗法條例司復疏難須
下公亦再上疏辨曰臣近以河北路差官置司
春身放青苗錢與鄉村坊郭人戶明取三分之
利每保須要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督
促峻責逐縣支俵有傷國體一路官吏上下皆
知不便而以制置條例司是大臣主領但人人
腹非而不敢言臣被顧三朝而又職當安撫
實不忍雷同默然遂詳陳利害本末乞更加博

宋傳卷九

一

訪若臣言不妄即乞盡罷諸路提舉之官只委
逐路提點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所冀陛
下洒然開悟承賜更政使天下歌舞聖明不為
盛德之累老臣獻忠之心豈有它也今准都進
奏院牒却蒙制置司以臣言皆為不當條件疏
駁乞申勅諸路及直令進奏官張士程指揮本
院將曉諭中書劄子頒行天下臣詳制置司疏
駁事件即將臣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刪去唯舉
其大槩用偏僻曲為沮難及引周禮國服為息
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德下以愚弄天下
之人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臣下勝痛憤須至

有辨列欲望聖慈持紆親覽然後降付中書
樞密院者詳送御史臺集百官定議如臣所言
不常耶其從竄極若是制置司處置乖方天下
必受其弊耶乞依臣前奏盡罷諸路提舉官只
委提點州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以慰眾心
一臣前奏以元降物語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之
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無以利其入今乃
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買百其第三等
以上入戶更添數支給坊郭人戶有自己物業
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
過杖當物業價直之半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郭
百物業人戶乃從來兼井之家也今皆多得借
錢每得一貫今納一貫三百文則是官放息錢
也與元勅抑兼井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今制
置條例司疏駁云言者以謂元降勅命云公家
無所利其入今河北提舉官乃今取息三分是
與元勅絕相違戾失信於百姓本司今按周禮
泉府之官民之貸者取民息有至二十而曰國
事之財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預俵青苗價錢
但約熟時酌中物價若熟時物貴即計量減中
價納錢即是未定合納實數故河北提舉官則
約東州縣若情願納錢不得過三分至於京西

此蓋為量減時價指揮未有約束不得過二分
虧損百姓所以有此約束耶非法外擅為侵刻
也就諸路提舉官所納唯河北所約分數最多
然云不過三分之息定取三分之息若物價低
平即有合納本色不收其息或只收一二分息
之時多少相補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
不為多近降指揮又令諸路預俵價錢若遇物
價極貴亦不得過二分即比周禮所取尤少者
臣竊以既立太平之法必無利民取利之理但
漢儒以去聖之遠解釋或有異同耳按周禮泉
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貸之滯於民用
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
各從其抵鄭眾釋云書其價揭著其物也不時
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有貨
在市而無人買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
時價買之書其物價以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
官元買倍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
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眾釋云賒貴
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買物庶貴公彥疏云
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與其有司

辨之以國服為之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官借
 木費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費之國所出
 為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釋云以其於
 國服車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廩之田而所
 萬泉者則其出息五百臣謂周禮園廩二十而
 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
 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
 主非人力所作故稅重康成乃以此法謂從官
 貸錢若受園廩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彥
 因而疏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其出息一千遠
 郊二十而三者萬錢其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
 都之民萬錢其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
 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
 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半年之內使令納
 利二千秋再放十半年終又令納利二千則
 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十也
 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十今青苗取利尚過
 周禮一部則制置司所言比周禮貸民取息立
 定分數已不為多亦是欺罔聖聽自謂天下之
 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
 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
 今可施行則一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

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更引周禮國服為息
 之說謂放青苗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
 此則誣汙聖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慟
 哭也又制置司所云提舉官約束州縣納錢不
 得過三分二分蓋為量減時價指揮未有約定
 實數恐遇納時斛斛價例倍貴州縣量減錢數
 不多却致虧損百姓若物價低平即合納本色
 不收其息臣亦謂此論之不實也緣小麥最為
 不耐停蓄之物自來常平倉不糴益恐積留換
 壞今歲諸路雨雪及時二麥有望麥價必賤提
 舉官必不肯令人戶送納本色蓋納下本色則
 無由變轉若於轉運司兌換價例則諸處軍糧
 支麥絕少必難兌換既難兌換則占壓奉錢下
 次却無錢散與人戶臣以此知制置司與提舉
 官本無令人戶送納斛斛之意故開此詐納見
 錢一門將來只令言人戶情願送納本色則人
 戶須至糶麥納錢豈不殃害百姓唯陛下早悟
 臣言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三等戶及執事者
 物力戶即從來兼井之家今乃立定費有許之
 貸借即非抵兼井之意又河北提舉官每保復
 要上三等戶名即上等入戶必不願請管束
 防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借

河北提舉官乃峻貴州縣如人不願請領
罪中報若選官晚諭人戶却情願請領即當別
作行遣若選官晚諭苟免拮据豈無貧下浮浪
願請之人或須行散配本司今按鄉村上三等
及城郭有物業戶內亦有闕乏之人就人取債
豈皆是兼并之家今貧民有餘則以債此等
人戶免令就私家取一倍之息乃是元勅抑
兼并之意河北提舉官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
名者益為關防浮浪之人請去將來難為催納
若有上等戶肯與同保即非浮浪之人自不須
憂難為催納若無上三等戶肯與同保即自依
佳提舉官公文不許支俵何須更行散配若謂
上三等必不肯請領須是差作甲頭即自是抑
勒有違前法况今年開封諸縣已經俵散甚有
上三等戶情願請領即非官吏抑勒以近驗速
事理可知至於提舉司約束官吏如無人情願
請領即結罪申報別選官晚諭乃只是關防因
循避事壞法之人即非迫脅官吏須令押配百
姓若提舉官急於功利諷令州縣押配與人即
諸路各有安撫轉運提刑其為朝廷委任皆在
提舉之上若有州縣官員故欲隳壞新法曲徇
提舉官抑勒百姓自當糾舉依法施行并具事

家傳卷九

七

伏願奏豈宜以官吏違法之故遂欲廢法臣竊
以鄉村上三等及城廓有物業人戶非臣獨知
是從來兼并之家以天下之人共知也今制置
司以為不是兼并之家者只要多散青苗錢與
之而得利亦多也其如元降勅意本務拯濟困
乏却將錢放與此等八戶則天下明知朝廷
以取利為意實傷國體制置司若謂周官有貸
民之法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則今兼并之家例
開質庫置課場若恐取民倍息以傷貧細則所
在皆可官自開置以抑兼并然自前世以來惡
其太近哀則不忍為之今青苗錢一事無近於
此乎又云每保須要上二等戶一名者益關防
浮浪之人請去難為催納此則抑勒之勢不假
臣言而自明矣又云若謂上三等八戶必不肯
請領須至差作甲頭即自是抑勒有違前法此
又殊不知事勢人情有不得已而為之者且青
苗之法內有大臣力主事在必行外有專差之
官准以散多為職辨州縣官吏往往變抑勒而
為情願者益事勢不得不懼而人情不得不從
也監司之官其於事勢人情亦何異此九重高
遠豈得盡知唯陛下早賜辨察一制置司云言
者以謂躬行勤儉常節浮費自然國用不乏何

家傳卷九

七

必使與利之臣四出以致使遠近之疑本司今
 按先王之政未嘗不以食貨為始張官置吏六
 抵多為農事也近世以來農人尤為困苦若朝
 廷但有徭役加之初無歲時補助之法近自京
 畿陂防溝洫多有不治乃至都城側近縣地數
 百里棄為污萊父子夫婦流離失業四方遐僻
 不可周知一方水旱則餓死者相枕藉而流移
 者填道路如前歲河北一饑不免漕江淮之米
 以救之然於人之流亡餓殍才有補也至於非
 汎用度或不免就等第人戶彊借錢物百姓典
 賣田產物業以供暴令此亦可謂國用之美至
 於差役困苦農民使之夫職則士大夫之所共
 見不待論說而後可知故陛下即位詔書丁寧
 以務農理財免人役為政事之急誠方今直憂
 為在此也今置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兼管幹農
 田水利差役事者凡以為此而已因非使之賒
 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費亦豈得謂之興利之臣
 而以為致遠近之疑臣詳制置司所言提舉常
 平倉官自不是興利之臣今既明舉貸錢取利
 之法謂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則非興利而何至
 於東南所差均輸之官亦皆興利之臣也且西
 川四路鄉村民多大姓每一姓所有各戶動是

三五百家賴衣食貸借仰以為生今若差以置
 司更以青苗錢與之則客於主戶處從來借貸
 既不可免又須出此一重官中利息其它大姓
 則固不願請領苗錢又廣南東西路土曠人稀
 水鄉之俗粗足生計今亦置官司貸錢取利故
 於遠民尤為不便豈得不謂之以致遠近之疑
 也國家幅員至廣一方之有水旱時所不免然
 朝廷未嘗不假貸糧種盡救荒之政以濟卹之
 故得饑饉者復蘇流庸者復安自祖宗以來可
 謂仁政充洽矣而未嘗曾就等第人戶處彊借
 錢物唯是英宗皇帝及陛下即位之初天下名
 有優賞朝廷自京師應副未及間有三兩路州
 軍曾於坊郭富民處權暫支借者然亦即時贖
 還今制置司指為暴令以頒布天下是唯知主
 張青苗之法而不顧毀謗之甚誠可駭也唯陛
 下早賜省察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坊郭人戶
 既無青苗不可貸借本司今按常平舊法亦糶
 與坊郭之人今若俵散農民有餘仍不許坊郭
 之人貸借是令常平有滯積餘歲而坊郭之人
 獨不被賑救乏絕之恩也周禮設貸民之法即
 無都邑鄙野之限今新法乃約周禮太平已試
 之法即非專用陝西青苗條貫也臣詳制置司

家傳卷九

家傳卷九

九

此說尤為不實蓋自來常平倉遇歲歲米物價稍高合減元價出糶之時其鄉村則逐處下諸縣取逐鄉近下等第戶姓名印給關子令收執赴倉每戶糶與三石或兩石以來所是坊郭則每日零細糶與浮估人戶每口五勝或一斗以來故民受實惠甚齊記之即未見曾坊郭有物業人戶乃來零糶常平倉斛斗者此蓋制置司以青苗為名欲刺借錢與坊郭有物業之人以望得利之多假稱周禮太平已試之法以謂無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說惟陛下深詳其妄一臣近准真定府路安撫使司公文稱准

家傳卷九

河北都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牒真定府准制置條例司劄子據河北都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狀准朝旨於內藏庫支到山東絹二十萬匹充常平本錢尋分擘與諸州縣出賣必是破貨不子欲將絹分作兩等上等每匹作一貫三百五十文省次等每匹作一貫三百文省召人戶情願依青苗見錢法請領仰更切相度如依減定價例委是人戶情願即依所申施行如坊郭人戶情願請領者亦聽常平司差帖毀待康承丙稱自京般米絹二十萬匹唯有真定府未曾差人赴恩州請般康承丙疾速往真定府管下縣

分通行催促火急和雇乘赴恩州請般時支依勘會真定府於恩州支下絹三萬匹雖未般到緣係準備充秋料青苗價賦不關錢支用若更差使臣下州府縣分催促支散及取索文字深屬張皇搔擾謀臣本司請照會者臣遂備錄聞奏庶朝廷見其為害之深乞察臣州奏散青苗錢不便事理早賜施行却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康承丙元係皮公弼等乞差克差使幹當無累降指揮令提刑司常切覺察所散青苗錢召人戶情願不得抑勒或有抑配俵散便令止絕當職官員具姓名聞奏答與臣知者臣勘會

家傳卷九

轉運司昨將山東絹配賣與諸州軍坊郭等第人戶每一匹估錢一貫五百三十文至一貫六百文以來限半年納錢尚猶近下等第人戶有破賣家財方能貼陪送納了當者今常平提舉官將山東絹二十萬匹上等者作一貫三百五十文每一貫取利二分每匹已是一貫六百五十文省下等者每匹作一貫三百文并利亦是一貫六百文省並隨稅只是百餘日省限納足與轉運司配賣與坊郭人戶價例全不相遠即於農民豈不為害更差使臣督迫支俵公文內動是火急之言則州縣小官唯是應命苟免過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十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熙寧四年公至大名二年矣又上章乞邢相一
郡二月改永興軍節度使再任制曰分陝稱伯
召南當公職之尊啓魏就封畢萬得國名之大
况吾元老為世宗工父倚帥垣之嚴宜遷尹節
之寵飭宣典策教告縉緹具官琦道醇而深號
遠而博渾渾忠孝之業憲憲文武之資感通仁
朝亮參采於台極翼載英考捧大明於天衢肆
朕續圖取初謀落燹諧四氣之序熙輯百家之

一家傳

成登昭公槐奄蒞國社鎮定大事安如九鼎之
安承寧諸侯端若元龜之信歲勤再閱師律既
和重念郊圻之雄旁操河山之險徒得君重以
宣王靈就更西雍之旄留主北門之鑰載廟諱
爰賦并實幹封於戲漢沔陳平安危注於上意
唐因裴度輕重繫于殿自維迺純誠無媿前烈
懋服休命往其欽哉可特授依前守司徒檢校
太師兼侍中行京兆尹魏國公充永興軍節度
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再任判大名府兼北京留
守司事畿內河堤勸農監牧使充大名府路安
撫使兼大名府路駐泊馬步軍都總管加食邑

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功臣散官勳如故公力
辭不拜後及三年復乞納節如前請章七上不
許滿四年再請六年二月移判相州契丹遣使
辦理河東地界上賜手詔詢訪公奏曰臣伏蒙
聖慈持差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幹當內
東門司裴昱齎賜臣手詔以朝廷通好北虜幾
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有定
封而輒開釁端妄來訴理比敕官吏同加按行
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今橫使復至意在必
得朕以祖宗盟好之重固將憂容虜情無厭勢
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詢故

一家傳卷第十

老卿夙懷忠義歷相三朝雖爾身在外乃心罔
不在王室其所以待遇之要禦備之方密具以
聞朕將親覽臣晚年以病心力耗殫日欲再乞
殘骸保此類暮不意陛下以北虜生事深恐預
防記及孤愚曲有訪逮敢不勉竭衰殘少塞聖
問臣竊以契丹稱疆北方與中國抗者蓋一百
七十餘年矣自石晉割地并有漢疆外兼諸戎
盜自驕大在祖宗朝屢嘗南牧極肆凶暴當是
時豈不欲悉天下之力必與虜角哉終以愛惜
生靈屈就和好几疆場有所興作深以張皇引
志為誠以是七十年間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

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鬪之事王仁大惠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為郵虜人素以久疆之勢於我才嘗少下一旦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聞虜王厚而佞佛豈無疆梁宗靈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逞此擊端故屢遣橫使以爭理地界為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耳所以致虜之疑者臣試陳其大略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向自浙路遣人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豈能當契丹之盛來與不來於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此契丹之疑也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長耕牧自足未嘗為邊鄙之患向聞疆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小以數萬計所費不貲而河州或云地屬董董董董即契丹壻也既恐闕地未已豈不往訴而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此又契丹之疑也北邊地近西山勢漸高邇不可為塘泊之處向聞差官領兵徧植榆柳其其成長以制虜騎然興於界首無不知者昔慶曆慢書所謂擬立隄防部塞要略無以異矣然此豈足恃以為固哉且使契丹之疑也河朔義勇民兵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然

保甲或放而歸農得增數之虛名破可用之成法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自虜人辦理地界河朔沿邊與近裏州郡一例差官檢討修築城壁開濬壕塹趙冀北京展貼之功役者尤眾敵樓戰棚之類悉加換葺增置防城之具率令備足逐處衣甲器械累次差官檢視排垛張盤前後非一又諸處棚都作院頒降新樣廣謀造作澶州等處棚為戰車此皆衆目所覩謀者易窺且虜人未有動作彼無秋毫之損而我已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近復置立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雄州地控極邊亦設將屯兵其隨軍衣物有令兵士已辦者有令本營增置者有令官造給付者以至預籍上戶車馬驢騾準備隨行明作出征次第不可蓋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夫北虜素為敵國施設如此則積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為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功示假蹇以探願朝廷况代北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實慮虜情無厭浸淫不已誠如聖詔所諭固不可與或因其不許虜遂持此以為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優諸邊卒恐盟好益事有因緣而至

此者乃煩明詔訪以往過備禦之要自顧老朽夙夜思之其將何策上助聖筭然臣聞言不及而言謂之躁言及而不言謂之隱臣昔曾言散青笛錢不便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其間有未協人情者實避嫌疑不敢更有論列今親被詔問事繫國家安危言及而隱是大不忠罪不容誅矣臣豈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紀綱法度率多因循苟簡非變不可也治國之本當先富彊之術聚財積穀寓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

故始散青笛錢使民出利所得之利復以為本必務多取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為免役之法自上等以至下戶皆今次第出錢募人應役從末上戶輪當衙前重難故其間時有破敗者今上戶一歲出錢不過三十餘緡安然無事而令下戶素無役者歲歲出錢此則損下戶而益上戶雖百端補救終非善法又役錢之內每歲更納寬剩錢以備它用此所謂富國之術者也且農民送納夏秋稅賦一年兩次納不前者始有科校之刑今納青笛與役錢已是加賦有過限者亦依二稅法科校則是一戶一歲之中常負

積滯之貨候民急求則依元買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之利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鄭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公考疏解云王莽時雖計本冬以為定及其催科唯所贏多少假令萬泉歲贏萬泉惟一千贏五千催五百餘皆據利催什一臣謂王莽時官貸本萬錢歲終贏得萬錢只令納一千若所贏錢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於青笛錢取利尤為寬

以而王莽之後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過堯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王莽之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為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辯也况今天下田稅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法則又隨畝更有農具牛皮鹽錢趨錢鞋錢之類凡十餘名件謂之雜錢每遇夏秋起納官中更將細絹斛斗低估價例令民將此雜錢折納又每歲將官鹽散與人戶謂之蠶鹽令民折納絹帛更有預買轉運司和買兩色細絹如此之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歛之物

六次科枝民不勝矣稍遇水旱則通負官錢流
 移失業事已著見孰敢言者又內外置市易務
 盡籠天下商旅之貨官自取利主者以得利為
 功雖刀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措加以新制日
 下更改無常州縣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稍有違
 者皆坐徒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免監司督
 責以刻為明簿法之苛過於告緡故州縣之間
 官吏惴惴然日苟一日皆以脫罪為幸夫農者
 國之根本也商者能為國致財者也官吏助朝
 廷之教化者也今農者則怨於賦畝商者則難
 於道路官吏則所在不安其職而恐陛下不能
 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
 困搖衆心離怨振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則為陛
 下始謀者之大誤也陛下有堯之仁舜之聰知
 其所誤能改不吝聖人之大德也又今好進之
 人不顧國家利害但謂邊事將作富貴可圖獻
 策以干陛下者必曰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耳
 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
 則幽薊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
 累歲災傷民力大乏沿邊次邊州郡為糧不充
 新選將官皆羸勇寡謀之人義勇保甲新點未
 經訓練若驅重兵頓于堅城之下糧道不給虜

人四向來援腹背受敵欲退不可其將奈何此
 太宗朝雖曹彬未信名德宿將猶以致岐溝之
 敗也臣愚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
 幣開示大信達以至誠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
 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它
 意恐為謀者之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
 命遣使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欲聽
 祖宗累世之好永統宗信誓兩絕嫌疑望陛下
 將契丹前所疑之事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
 釋虜疑萬一聽服則可以遠延歲月陛下益養
 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
 悅服邊備日嚴塞下有餘粟帑中有羨財俟虜
 果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舊疆快忠
 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陛下功德赫然
 如日照耀無窮矣如其不服決欲背約則今河
 北諸州皆深溝高壘足以自守虜人果來入寇
 所在之兵可以伺使驅逐大帥持重以全取勝
 然自此彼來我往一勝一負其家之常不可前
 料即未知何時復遂休息也至於清野之法則
 難盡行蓋事宜之際不可幸一境之民比戶將
 牛馬餼糧盡入城郭蓋至時或有往保山寨者
 或有挈家渡河者或有留人看守莊舍者或有

近入居城邪者當使人得自便方保安全固
不可按圖先定必令盡入城郭而居也雖有嚴
令必不從也唯祖宗朝屢經北虜之侵鄉民避
寇卒亦如此願朝廷不須一一處置臣歷事三
朝十年輔相官已極品歸榮於郡萬事無不足
者年將七十宿疹在身每思告老而去庶全始
終此緣聖問之及因敢一貢盡言非嫉善也非
求避也用是足以自信今天下之人漸不敢以
直言為獻臣實不忍負累朝眷遇之恩猶覩愚
瞽一悟聖心為宗社之盛福惟陛下加察賜以
不獲非獨老臣幸甚天下幸甚時文路公言鄭
公同被詔問公所對最為切直七年秋公累上
章乞致仕章每上上必遺近侍齎詔慰諭不允
嗣年夏公又力謝事後改永興軍節度使京兆
尹再任公方力辭而疾革矣八年六月二十四
日薨於相州之正寢前一夕有大星殞于書錦
堂側享年六十八訃至京上震悼甚輟視朝三
日遣中使慰撫本家凡典禮悉令按趙普故事
施行贈尚書令告第曰朕勿休聖緒綏撫四方
實賴全德老臣蕃屏土室今其亡也何痛如之
故推忠宣德崇仁保順守正協恭贊治純誠亮
節佐運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使管內觀察處置

等使關府僕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
行東北尹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六千八百
戶食實封六千五百戶韓琦靖淵以有謀莊重
而不撓早有天下之望有結人主之知出入三
朝周旋二府仁皇與子既推定策之功先帝建
儲復預受遺之託沆綵輔翼以底丕平澤被生
民勳在社稷嚮刀懇辭重任出撫近藩屢厭餘
旌之榮願還印綬之奇方深注倚遂此殲亡夫
三省之官惟尚書令為尤重非功德卓越不以
假人眷言老成宜峻徽典尚其精爽膺此寵榮
可特贈尚書令宣制文德殿以公配享英宗廟
廷制曰功茂者賞惟其稱德厚者報不可忘故
命冊褒崇舊史有追封之典祀祧躋配前書存
與享之文蓋君臣之義不獨欲榮寵之於其生
抑邦家之光實亦冀顯揚之於不朽惟時故老
翼我前朝式敦睦於治庭肆儀圖於典禮故永
興軍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魏國公
贈尚書令韓琦才資沈偉宇量恢宏勇義出於
至誠朴忠可以大受盡瘁於國利無知而不為
任重於時事雖難而必濟惠澤有加於四海謀
猷實紀於三朝緬懷弼亮之勤重起淪亡之痛
是爾進登烈考之清祐禋廟功臣於大丞上以

慰祖宗之靈下以為忠義之勸於戲為臣至此
可無愧於前良與國同休庶永傳於茂烈茲惟
感美以答元勳可配饗英宗皇帝廟庭主者施
行上以尚書令不兼官是為真令特以贈公又
配享特鑲院告廷皆異典也上又遣禮官大常
丞集賢校理李清臣致祭於樞前又遣內侍詢
本系所欲凡例外令一切條上復命姪正彥自
兩浙提舉官知相州令過闕賜對面諭令昭管
諸孤差入內都知利州觀察使張茂則監護築
事入內供奉官張懷德增修墳兆以石為崇堂
所費皆給于官臣僚之奠於法不許以石為室

宋傳卷十

今特詔用之自公始也再遣幹當御藥院李舜
舉奠於靈几及許幻子嘉彥將來尚主仍諭忠
彥曰先侍中忠義於國平生奏議甚多可悉錄
奏來勅崇文院遣筆吏數人至相州遂以二府
忠義五卷諫垣存藁三卷陝西奏議五十卷河
北奏議三十卷雜奏議三十卷上之上得之喜
閱之殆遍後嘗因二府奏事上問或曰韓琦嘗
有此議蓋見奏議所載也又有安陽集類五十
卷祭儀一卷藏于家有同考行應憂國忘家文
賢有成之法蓋曰忠獻詔本家今以行狀求上
神宗乃親製神道碑以賜之題碑額曰兩朝顧

命定策元勳之碑奠於相州安陽縣豐安村社
堂之西北原公昆仲六人長元次元與第四元
皆蚤亡先太師捐館時公方數歲惟第三元諱
珪最長始為州縣官後終於司封員外郎公同
母元諱瑛終著作佐郎公與著作皆首於司封
元後公與著作同年登進士第公方為禁從漸
貴顯而二兄相繼皆亡收恤諸孤比肩已子公
氣貌嚴重人雖望而畏之及夫接物極恭而溫
初為館職所與游者皆一時英俊石曼卿氣豪
邁多戲侮同舍獨見公不敢少慢但時呼為韓
家蓋當時市井小民凡所畏者尊官則呼厥姓

宋傳卷十

曰其家故石劾此語為人敬服如此器重閣博
小大無所不容公自在館閣及登侍從郎有重
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蕭定基同發解
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
閱議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詰公室謂公曰
此中習字和器度邪公和顏謝之及公為樞密
副使石介有廢曆聖德頌曰予早識琦琦有奇
骨可當大事疏厚如勃後為宰相歐陽永叔
作相州畫錦堂記曰臨大節決大事無紳正笏
不動聲色氣而指天下於太山之安可謂社稷
之臣矣天下傳之以為知言堂乃公為鄉郡時

所建也慶曆中公與杜衍富弼范仲淹同心輔政更革弊事援引正人時張方平錢明逸王拱辰為兩制皆歷中丞故杜祁公而下為三人者排逐皆為明黨相繼罷去是時二府許遂廳見賓客拱辰未見曰諷勸公奮手作跳擲勢口頃足躍出堂中公對曰琦惟義之從不知有黨也既而公亦求去位公之在相位也凡進人才惟以公議所在多有未嘗識者人亦不知出何人門下人或可詢聞所稱薦用之不疑嘗訪於王安石曰文行則孫覺吏事則張頴皆可用也時二人皆常調小官公乃處覺於館閣任頴於省

府如此之類也公薦引於上前者固多亦未嘗自滿上前之語問曰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聞也公初罷相上問孰可以為執政者時公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器上遂用為樞密副使既而有排毀絳者上曰韓琦引去推薦此人朕豈可遣公既罷去蘇頌除修起居注往謝二府執政趙鼎曰韓公屢欲用君以曾公避親嫌今乃二記前日韓公語矣二公始知公嘗援已也公待人一以至誠亦未嘗懷怨於人人或有不善於公公待之終不疑也慶曆中孫沔為御史以西事詆公甚力後公為宰相沔以罪廢

家傳卷一

三

家傳卷一

三

陝西用兵起沔慶州過關賜對英宗論曰韓琦稱卿有邊帥才故復用卿沔退而補長書併伏謝罪皇愧幾無所容天章閣待制李師中入歸昔為陝西裨將公方領經略之任時師中賊戰而兵敗密詔公斬於退兵之地公特中理師得不死而猶重貶人莫之知也師中乃謂父貶因公所奏遂詣闕訟公言西兵之敗當先誅元帥後綿知公嘗有言故已也每見公未嘗不泣下叙感然師中終以前日之訟惶恐自疑後師中方坐事廢黜一日擢為高陽關安撫使賜對曰神宗諭曰韓琦力薦卿有才故委以方面師中方大愧服特枉道至相臺謝公公所至惠愛及人既去思慕不已往往畫像事之揚州秦州真定太原京兆府皆有公祠魏人仍立生祠為塑像歲時奠獻以比狄梁公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及里閭田野之人聞公之名無不咨嗟瞻慕至夷狄尤畏服公名凡奉使契丹者虜人未嘗不問公安否今在何處信使過北門京尹往來書例用押字公至則易以名副使成岳錫仍諭來介曰今以侍中在此故特書名及公既去來者亦欲使彼名數強之卒不肯從每南來涉臨清界即戒於下曰此是韓侍中境內謹勿

顏頌素忠彥奉使至帳前館伴楊興功謂忠彥曰早來上面及曾使南朝識韓侍中者數人問之少卿貌類之否皆云頌類遂於宴坐令畫工密圖之而去公孤忠直道惟范公富公氣類相同相知最篤及論事於上前繫國家利害則各正色辨論未嘗以私相符同退而皆不失驛三公名重一時天下稱為韓范或韓富希文並遺杜祁公書曰天下始終不變者仲淹惟敢保韓富二公而已公輕財好施不計家中有無賙人之急惟恐不豐或求之愈數而意愈不倦俸祿之入月未終而已竭是以天下之士皆歸之至

宋傳卷十四

於自奉養則儉約不改於舊左右侍者不過二三人嘗曰吾閨門之內如當日朝官時無以異也內外宗族割俸以養之者常十數家嫁諸兄孤女十餘人教育諸姪皆有成立所得恩例常先勞後交舊之子孫貧而無託者如尹洙石介之家亦分俸以給之公天性清簡至於圖書博奕聲伎之娛一無所好獨觀書史晝夜不倦家藏圖書萬餘卷卷末皆題曰傳賢子孫餘暇則喜書札素愛頌魯公書而加以道健自成一家人觀公字體皆曰端重而剛勁類乎為人公孝於祖宗常恨祿不及親使所有以奉塋域公五

代祖葬博野曾祖葬贊皇雖家謀具載葬地值五代兵亂常趙並邊復有北胡之患子孫避地多故於歲時灑掃益不能及歷祀既遠遂忘所在公常刻志求訪嘉祐三年得曾祖府君之墓于贊皇八年得五代祖庶子墳于博野三塋之失所在百有餘年公卒能訪而得之世歎公孝誠所感云公娶尚書工部侍郎崔公立之女追封魏國夫人男子六曰忠彥次端彥次良彥次純彥次粹彥次嘉彥女子四長不育次澄朝散郎王景修次二人不育孫男曰治曰戢曰溲曰誠曰浩曰澄曰哲曰括曰拓曰浴曰楹曰洞曰

宋傳卷十五

格曾孫曰肖曾曰肯曾曰碩曾曰膚曾曰顯曾曰宏曾曰頌曾曰全曾曰安曾曰寶曾曰膚曾曰頌曾公薨後歲餘右侍禁孫勉監元城埽一埽多墊陷費工料勉詢知有巨龜穴於埽下乃伺龜出射殺之後數日勉方書臥有一吏持檄召勉曰有龜訴爾當往證之既隨吏行過一宮闕甚壯守衛皆金甲吏兵勉詢之吏曰紫府真人宮也勉詢姓氏吏曰韓魏公勉忽省曰我故吏也亟往求見焉既入望魏公坐殿上衣冠若世間所畫神仙也侍立皆碧衣童子勉砌下俯伏哀訴不已公微勞云汝當往陰府證事子勉

具述殺龜事又叙豈蒙薦舉今入陰獄恐獲罪不得還懇求庇助公乃命取黃誥示之謂曰龜非與人同被害汝婦戮之汝職遣之使去出門所追吏曰真人釋爾吾何敢攝也青衣人引勉至家遂寤事既傳播一日神宗謂輔臣曰聞說韓琦為真人事否曰未之聞也上具道所以咨嗟久之孫固時為知樞密院退而謂所親口如韓公平生所為豈不為真人乎元豐中忠彥以墳墓久闕照管乞弟粹彥監相州酒稅神宗御批曰韓琦有功於國非他臣比特依所乞仍令吏部今後常注其見在仕子孫一人隨本資任或親民監當相州一差遣國朝以來臣僚之家未嘗有此乃非常之恩也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十

忠獻韓魏王家傳 別錄上

忠獻韓魏王家傳 別錄上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刑

公至和中自相州入西樞為大尉昔以建儲為言既遷丞相每乘間必及之援古喻今前後益數十矣一日仁宗忽開悟公賀曰堯舜之心也社稷幸甚上曰然則誰可者公曰宗室之賢唯陛下所擇上曰昔嘗養二人為子一人者不慧公曰既不慧更不須論上曰如此則唯宗實可公曰陛下既已知之則定矣遂命判宗止以試之公已得請於仁廟許立嗣矣而宮人宦官環泣於內大臣小臣橫議於外上意復動臨朝默然不樂公每顧上顏色不知身之所容也洎因英廟謙純繼繼久之不肯就宗正而上意尤懈迺曰不如且放下公復從容獨對曰天下人已知之而中輟非朝廷舉動也彼退避如此迺是有識豈可遂已上釋然曰既如此不如便就明堂前與了當公又進曰且為皇子以待聖嗣立則必自求歸邸上頷之即日乞宣樞密臣察諭之既而張昇至失聲言曰許大事如何容易便做不教臣知上笑曰議已定不須驚也當日下午殿便降文字英廟既即位之數日初掛服於柩前

老然而疾暴作連聲大呼語之恐人所不可
 頭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竄立莫知所措獨
 公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持入簾曰誰激惱
 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公呼之徐徐方復來
 遂擁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
 安而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之事惟其人其
 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哭位處之若無事然
 歐陽永叔婦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真不可及
 也英廟初以篤疑得疾久之疾已平而疑未解
 潛晦自居猶若疾者面壁堅卧莫肯受藥餌公
 日辛司列入自捧藥以進公俯而懇告則或執

視公而不言或取藥以覆公之衣而不顧公或
 跪於榻上者移時或拜於床下者數四大后在
 燕間每勞公曰相公亦不易勝矣大王汝自勸
 及大王勸之尤不顧也然須公強之而後
 服英廟疾時太后一口遣使持一封文字至中
 書直以授公公啓之迺疏列上禁中縱意事其
 極曰老身今無所容相公當作主也公讀訖而
 深之雍容以語使者曰但做某奏太后道太后
 常自言官家心神未寧帖心神未寧帖之人言
 語舉動不中節向是惟也安則自無矣太后意
 遂解英廟之疾中外莫知其誠偽且遇紹瑞少

息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雖大臣亦心
 惑其說顧未敢發口爾獨公屹然不為衆說動
 一日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
 官門得許多錯某好疑此事自爾人情覺公意
 不可搖遂不復有妄傳語言者英廟既驟自外
 來又方寢疾不預事人情傾向在太后公憂宮
 中有不可測者一日曰對於簾下深以言動太
 后曰臣等只外面見得官家裏面保護全在太
 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
 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即曰太后照
 管則眾人自昭管同列為縮頸流汗既出吳長

文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如此不得公既潛察
 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迺先建議於英
 宗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
 遂以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邪孩兒未
 安恐未能出公曰可以出矣太后又曰人主出
 不可不備禮儀方處喪素仗皆未具公曰此心
 事朝廷順旨即辦不數日喪杖成上遂幸相國
 寺京師之疑以解而太后不久竟婦政曹后初
 未還政公力引古以勸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
 者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太后若脫然便能
 復辟則千古所未有請自開史書一一可見不

忠獻韓魏王別錄中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公曰能平得有己之心則為賢矣人人莫不
道之及到行時大是難事常合著意于此勿以
為易也公嘗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
者所濟效矣公曰君子當先處已至於義足而
後委之命可以無悔公曰閱人效矣久而不變
為難公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
以免禍者其唯晦乎公曰中等以下人見利則
去是其常情不須恠也公曰人情微處當深體

別錄中

之若直用己意以處則所失效矣公曰知其為
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校也公元勳盛德
如此而聞人一小善則曰某不及矣公曰君子
循理而動靜以自居禍福之來非所惑也公曰
人能扶人之危則人之急同是美事能勿自談
則益善矣公曰汎文之道與其所長而避其所
短則歡心得矣公曰處已以難處人以易則無
所往而不服矣公曰寡欲自事簡公曰能識理
則事事無礙矣公曰論待君子小人之際公曰
一當以誠但知其為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
至於小人欺已處不覺則已覺必露其明以破

辯也后曰自家何者敢望賢人公察其意回矣

即連贊之後數日批出文字云自某日更不御

殿公亟令卷簾撤坐迺往白上上曰莫未否公

云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初曹后難於歸政公

說云當別為太后議儀制山呼警蹕蓋太后

既先即以諷上上正色曰相公苦崇母后豈是

公曰臣等以此誘勸之方肯放下陛下何

由此邪若以輕重比之與者止如鷄卵而放下

者逆如太山富公亦贊云何啻太山事遂定曹

后雖臨政只在一小殿中屢曰此是何坐處公

每對他事不應也真有微意哉仁廟山陵已成

靈駕至鄭下而傳聞皇堂石裂架以犬木矣衆

人駭懼未有以處公獨曰果然則便當別為不

可病進而憚費人臣於此豈當苟且既而迺妄

云

忠獻韓魏王別錄上

之公獨不然剛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而不形也公性至仁然其臨事或誅一人與答一人顏色不覺有異也公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公曰君子業履須當積微放過一事便為小人所窺矣公之客有被召而請教者公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因請教于公公曰但勿以其為夷狄而鄙薄之甚善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說尋常事也公曰某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事皆偶成實天扶持之非某所能也

忠獻韓魏王別錄中

忠獻韓魏王別錄下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天聖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唱進士第於崇政殿甲科未絕而日五色于時群臣皆賀後議者以為公同升諸公雖多至二府然終福社稷則獨在公焉趙良規賓客嘗曰公初入館時方二十餘歲亦未有事迹著於人者然人意已自以公輔許之不知其何也仁宗朝李都尉喜進士大夫畫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公於其間獨為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數以事

別錄下

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爾公處之而不失和李既莫得以怨同時諸公亦不以為介也石曼卿意氣豪俊同時諸人無不被凌謔者猶未嘗侵公也公曰某以誠待之而已公言王沂公德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題品一兩句者人皆以為榮某為諫官時因納劄子忽云近有類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家事爾公聞此言益自信也公言王沂公當國時門下未嘗見顯拔一人物希文乘間撫風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盛德獨少

王沂公徐庶之曰司諫不思邪惡若已出然將誰歸希文惻然自失退而嘆曰真宰相也公言希文師魯皆畏沂公師魯初入館編校四年後欲得一差遣遂自至中書援錢延年例沂公徐曰學士自待何為在錢延年等例邪師魯終身以為愧公嘗言天下事不能必如人所望仁宗朝王隨陳堯佐為輔相皆老病而不和中書事多不決韓億石中立參預又頗以私害公公時為諫官屢疏之不納後物議益喧公復上章乞庭辯上迫于正論遂盡罷四人者然當時天下之望在王沂公呂申公杜祁公范希文而公亦引薦之及宣麻之日迺張仕遜昭文章得象集賢宋庠晁宗慤參政天下大失望公曰事固如此不可知人意不能必也公既攻退四執政朝廷議欲以知制誥寵其盡忠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人其謂何語聞事遂寢公嘗言章得象在中書時方天下多敝事且有西鄙之患每與范希文富彥國以文字至相府欲發論議輒閉目數數珠不應人彥國憤惋數欲悖之希文惜大體不許也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之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耳相公以此意

忠獻韓魏王家傳 別錄下

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劉上僊仁宗欲以揚太妃為太后以問申公申公曰典無此事上曰柰已許之矣呂曰太后樂乎上曰樂之呂即曰唯唯陛下宮中甚孤立不便呂以此意密語公時諫官御史知其非而畏其說竟不敢爭也先是宮中以劉為大娘揚為小娘公曰呂公固多不正以結上然皆有說以勝人人亦不能奪也劉后服未除而勸仁宗娶曹后希文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他日呂語某云此事外人不知劉既上僊官家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已幾於昏矣不立后無以止之公曰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范公作諫官申公不悅王隨迺面諷希文云隨近日效引師巫出入及其事某事皆可擊也希文云某不知其詳未敢聞命只知希文不納恐事洩反以語隨云范司諫欲奉言某事某已勸之且止矣公曰呂申公極有機智雖忌正人然亦未嘗敢全踈棄之公言杜祁公心至公而樂與人之善既知其人無復更有毫髮疑問始其為樞密副使而杜公為太尉某輒論難一二事而杜公不樂人或諷解之迺曰某長渠三十歲尚有誤邪父之既相亮即每事問曰不滿意出為泰州居

別錄下

三

京大內壁間有太宗詩意在燕薊辭筆甚壯公之來得旨修護之既而客有勸公進此詩者公曰修之則已安用進客亦莫諭公既去韓絳來遂模本以進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方事老臣不當更導之耳凡將相隨行公使錢令子弟主之遂以給私用無復限量獨公不然所至一以屬本郡月之所給亦隨衆人皆著為例例所不當得一毫不取其外博施而內持約如此自唐以來守北門者不知幾何人唯狄梁公有生祠公之去魏魏人亦立生祠於熙寧佛寺儀彤宛然每公誕辰士女焚香於

列傳下

五

堂小民獻枝於庭者終日不絕公聞而笑曰我尚生也而如此邪及公薨魏人之來赴者甚歿而就哭於祠下者尤衆近古未有也公昔在定武時為資政定武故老至今曰自家資政在并州時為太尉則曰自家太尉在相魏時為侍中則曰自家侍中其所至得人心如此雖去鎮十餘年相遠千里外每公誕日為壽者常不絕公在相州一日被司農檄括車以為營衛籍老幼以備入保鄰城已騷然矣公懷檄不下方草奏以言疏未上司農已旋覽亟止前檄故獨相民未嘗驚也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某有

所思而得之者未嘗以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
雖非古然積習已久不可廢又自有利處不為
不深昔者發百姓戍邊一歲歲父子兄弟常有
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云不如漢唐調兵於民
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之詩乎調兵於民其弊迺
爾後世既收拾強而亡頽者養之以為兵良民
雖欲歛差厚而為身保骨一相聚之樂此豈小
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蒙勇一使安得與農夫同
日而道也王安石初罷相時實不始與司馬君
寔百姓相傳云侍中三詔儲以疾辭司馬家兩
詔亦不肯行其為當時屬望愛嚮如此公嘗言

別錄下

六

吳長文有先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可
致太平時長文獨曰心強性狠不可大用後卒
如其言公晚年相效疾忽忽少意思容兒羸
前非復故時巖叟嘗因從公出游聞道傍觀者
之語曰見侍中令人感動公身在外心繫社稷
老而益篤病而不忘每聞安石更祖宗一法度
朝廷一紀綱則泣血泣血或終日不食寧寧
八年三月上遣近璫齋詔問公曰兩朝通好垂
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尤甚代北舊疆自有定
分比亦遣官按行經界甚明朕亦回齋詔盟好
固欲優容厚情無厭勢未可已今橫使再來意

在必得祖宗舊地決難順從若事有不測其
奈何矧夙著忠義歷事三朝迺心罔不在王室
國有大政謀及故老今待過之要備禦之方如
何卿宜密陳朕將親覽公慨然曰事至於此難
於從半塗間理會須講其所以致之之由迺可
因條六疑以對其略曰開熙河曰通高麗曰置
保甲曰修城壘曰創軍器曰分將官此皆所以
致其疑者故先撓我以自為計爾實未敢輕動
也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示之大信告以至誠
極陳祖宗以來盟好之重盡解所疑則自無事
矣祖宗舊地圖牒甚明一寸不可許也又引及

別錄下

七

此寧以來事曰迺始謀者之誤爾陛下若堯之
仁舜之聰知所誤而改之不吝聖人之盛德也
其然曰臣歷事三朝十年輔相位已極矣年幾
七十榮守本邦無不足今日之言非沮善也非
不進也但天下之人浸不敢以直言聞於陛下
臣實憂之願陛下不以臣言為疑早悟以為宗
社盛福非老臣之幸天下之幸也凡二千餘言
公自手寫疏既上公曰言行或有益於國不行
亦老臣無負矣公又面語使者曰橫使雖傲慢
不肯去第勿恤待以常禮使之久留不害也且
復選使使虜就議則渠自難安矣見上請作韓

某如此言此使者歸朝廷已許其地而蕭禧還
虜矣公起堂於此第池上以做樂天因名曰醉
白堂五月堂成公賦二詩其一卒章云霓裳百
指非吾事只學醺酣石上眠自是寢疾以六月
二十四日薨此詩遂為絕筆既而上遣使持為
石藏以葬公始悟石上眠之句若識云公薨士
大夫恨勲德之難名也皆嘆曰天何不留歐公
為魏公作誌文而後死也

忠獻韓魏王別錄下

別錄下

忠獻韓魏王別錄序

涇州觀察推官前主簿李府路機宣文字主 歲史

熙寧四年秋河決魏北家府以都水丞待罪于
魏巖叟始得見魏公五年夏公薦以為北京國
子監教授其冬又辟以就幕府六年春公得請
守鄉郡又延之於安陽公既在安陽歛暇日而
巖叟閑居且無職事方得從容獨侍公於便坐
公不以為不可與言而開心寫誠無復間外其
間事有時人之所不知言有古人之所未到退
輒書而藏之記或末詳則他日再叩以獻辭其
說方會嗜音未足而八年六月我公已薨嗚呼青
風在堂俄隔萬古望斷霄漢不聞餘音痛念二
年之間公以疾居於內而巖叟以行役於外者
既已三之一良時美景與衆賓並進於宴賞之
間者又三之一則間見於公益無幾矣竊自恨
其生之晚而識公之不蚤見公之不數而問公
之不多也始悉所聞見者泣而次之以為公別
錄云

乙卯七月十五日

書 忠獻魏王章表後

忠獻王相三朝蓋自仁宗末年請外未得而仁宗升遐英廟踐祚為山陵使事畢求去又不得後繼有請英宗責以終喪最後許俟過郊禮禮畢又遇大故神廟臨御永厚陵返虞力援故事求去其自序曰自仁皇嘉祐之末迨英廟治平之間求解四五年奏數十上固可考也自甲辰至丁未閱四年奏又數十上乃得永興其釋相位可謂難矣而邊事方擾委任益不輕比西方稍寧乞鄉便郡八請乃得相未幾移大名以病乞徐四請不允踰二年乞移刑相是欲為歸

安陽集序

計矣四奏反加節再任再辭不聽乞納節再任又不聽滿三年又乞納節移刑相至奏七上蓋實年高抱病俞音終闕又暮年再乞乃得相甲寅之秋遂乞致仕時年已六十七奏章歷陳疾病必非飾詞四奏訖不遂請乙卯再請二狀尤極懇迫卒不見報其始薨于郡矣夫難進易退畏遠權勢者固君子之所優為然君方賴我如手足民方望我若父兄治功日向於成則雖視隆名重位如重牢桎梏夫亦安得遽去以遂其誠心哉王在仁宗英廟時蓋如此迨神考即位而年總覽權綱其太有為之志固已可見抗章

忠獻韓魏王家傳 別錄序 表後

累數十竟釋相位無遺恨矣永興秉鉞猶分重寄至於典鑰北門雖曰內隆禮遇外鎮邊夷然時移事變揆王之心豈曰宜然守郡條而賦民政必有非所願為者而徘徊隱忍年與病侵竭誠控告始得鄉郡二年之間引病休致尤欲避貪榮戀祿之嫌見守道厲節之懿雖不克伸世孰得而議之然道德之尊功業之盛上不得在朝廷以致君澤民下不得安田里以遂志養病後之人撫其遺蹟得不重嘆也哉昔東坡跋歐陽文忠公書曰士非進身之難乞身之難是固名言然戒後生之汲汲可也二傑名德冠絕

安陽集序

一時時不我捨亦不卒大用王誦文忠之言曰時方尚新奇而臣思守拙世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亦其心也區區進退難易殆未足以議其方云左朝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程瑀書

安陽集序表後

史部傳記類

增補新奉節書藏方員外郎上蘇都尉張至 編次

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公自定武入為樞密使時仁宗嗣未立公萌置

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默存其中事未及行公

重致仁宗倦勤甚勢漸逼更不暇置內學每進

對殿郎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預立以繫天下

心語曰益深切如是者前後不可勝數仁宗終

無一言不喜亦不怒公患之他日仁宗忽顧公

謂朕亦有意多時時有二宗子嘗言宮中公乘

其意動急叩之謂二宗子陛下必自能見其孰

聰明智否可屬大計仁宗以英宗為言公即將

順以彼一人便若幽厲語更不及英宗乞降聖

旨制于權判宗正司後兩府通簽御劄張昇太

尉見之懼深罪公何不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

此事繫社稷陛下不可錯上徐曰此事與相公

經商量來昇下殿至中書又詰公公曰此甚入

思慮米不錯昇退公笑曰若與之素議豈不壞

了事後英宗畏避不就職幾半年竟以事迫使

作皇子仁宗彌留英宗即位之次日疾作不能

臥朝慈壽攝政疾每甚即獨召公責曰相公自

公謂不須如此但服下延藥自無事公嘗

察以進英宗慈以藥覆公公徐進藥而退慈壽

一日又獨召公入英宗疾作甚直眦二王謂公

曰何不立長君此輩做不得相公錯也公退立

俱無言慈壽一日又謂公人皆謂錯公曰不錯

慈壽慈壽曰文字滿前後雖大臣亦有言者公力

開陳以為不然卒能翼清躬復大位皆公力也

英宗復疾時公一日進對慈壽謂慈壽曰上疾須

太后護朕若止不豫太后亦未得安慈壽怒曰

相公是何等語當時同列皆謂太峻退至中書

往社責公公曰諸君不思耳兩宮素相疑彼又

肉謀皆存乎天性既薄若狃於權位操於閹宦

女媢之言或有不測何以禁之衆服其遠識後

魏宮中果調護日益加上後疾愈慈壽不肯還

政公每進對慈壽陳歷代母后之戒權位不可

久居久必有禍后必嘗觀史知之慈壽曰婦人

豈知讀書慈壽色勃聲厲前後以十數他日復

請謂若復辟後禮數必有加不敢損如不然臣

獨當責慈壽曰此言何足據慈壽一日忽謂公

本欲且管三二年教養疾相公適如此公乘機

力陳上前日出初雨雨應百姓又皆知上無恙

天人如此不可不還政次日遂批出還政英宗

既隨朝公請加慈壽禮數英宗曰相公休歟繼
母后公曰慈壽之始深不肯放下臣誘以利害
動以禍福僅能復辟彼遺太山之重陛下過惜
一鷄子輕英宗尚遲疑富公在其旁颺言曰何
帝太山議遂決即建慶壽宮歲時稱聖躬萬福
出入加儀衛焉人有以使永昭陵後公不退為
問者公曰是時英宗始立疾作不任事慈壽懷
二三時在末昭一日遣一近璫小封親札諭英
宗狂惑等事問相公如何公報云若語言無節
慈壽既云未定豐未定豐人語言何足恠他日
復遣使見逼甚公曰只乞與曾公亮已下商量

曾公輩果不敢當皆云候韓琦回公是時既使
回且正內變矣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為太后既
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又先帝有詔與子其
於子母不為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由
此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己之子然太
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慈壽由此誣惑不復
出口琦是時豈暇自顧進退之分未幾英宗上
僭今上即位一日遂懇辭位上流涕謂相公欲
何之琦一曰又盡持四方士人見責不退書開
陳以謂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上又流涕不
語請益他日忽宣諭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

唐宗所以待故除兩鎮有袞衣待還之語公後
延見謂制語太過使臣不得安外乞改之上不
許遂之相復移雍上使諭之只候西印回召既
而召見某是時已知不可為堅請還相次改比
門事由此分矣仁廟疾欲立英宗時允弼最尊
屬心頗不平且有語一日仁宗疾亟英宗已立
親王皆入後殿國朝制度嗣天子即位先親王
賀次六軍次見百官公是先時獨召允弼入稱
先帝安駕皇子即位大王賀允弼謂皇子為誰
曰某人允弼謂豈有團練使為天子者何不立
尊行公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烏用宰相遂備殿

陛上公叱下云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
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
然英宗立數日百官朝脯臨兩府立殿兩廡上
垂簾時英宗忽疾作厲聲大呼謂殺某二府愕
眙不知所處公獨振哭杖褰簾入見上廼疾作
非有他變宮人壁後遞去不敢前公廼扶土呼
左右翼入時曾公已下皆汗浹背以事出不意
也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
愕然亟告公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帝復生
廼一太子皇愈促召上其違權知機如此英宗
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公公曰事不成

不為族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英宗即政公以其多智不世出可與有為迺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卷以缺落不備補綴僅能識其字畫皆經國長策大策如取大原下江南伐大戎付中書之類編成十餘軸一日袖進英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座是時同列皆謂公有不言教萬乘事業後上僭公哭之慟曰何事不可為今上初即位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論及高后與上不奉事意有為孀婦作主之語仍救中貴侯報公但曰領聖旨一日入劄子以山陵有事取覆乞晚臨後上殿意他公莫與既見謂官家不

遺事

五

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說破只是不可泄上今日皆慈壽力思不可忘然既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問遂開卒難台上唯唯後二宮相攆人莫能窺其跡仁廟靈駕欲到永昭葬且有日道路忽傳皇堂棟損有司愛駭不知所出公至鄭始聞時諸使見公鉤公拈皆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若違葬期後所費此責猶可當亦無可奈何若苟掩之後有壞覆人主致疑心臣下何以當責一坐為之嘆惜服其不苟處事必盡誠且

及遠既到皇堂棟迺不損熙寧中公有長安入觀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陞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答公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一金陵荅揚忱書窺其心術只為一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太宗真宗嘗獵於太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于石公留守日以其詩藏置於班瑞殿之壁既成或請打石本以進公沉念謂其詩有衛霍為鷹犬及有復山後之意恐益啓之遂止後子華守北

遺事

六

門首獻焉有問公郭達衆人謂皆出公力公曰此等事非人臣得自專須還他主上若用人是則將順非則開陳何謂某力始英宗欲用郝質在西府公謂質固得但二府論道經邦地使一顯卒處之恐反使不安如秋青才業為中外所服一旦居此論議卒紛然而去愛之適所以害之英宗沉吟久之曰如此則用郭達琦亦以郭達粗勝質遂然之既阻其一又阻其次不可王師知之是時同議以為太躡等當近下安排自遂有權同簽書之號公嘗言范公一日見

沂公謂宰相當顯拔人物為朝廷用自丞相當
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邪若思盡
歸已怨使誰歸范公悅若自夫退語公曰真宰相
罷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本朝惟師服
王沂公又嘗云若晉公點檢着亦有未是處君
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不知公摘晉公何事恨
不得聞之或問公威克厥愛允濟如潞公臨大
事全是威何如公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也然
有不須威而能濟者觀公意豈以德不足者必
待威以立事邪古人謂鵲鳴百鳥望而畏之鸞
鳳百鳥望而愛之其服則一其品固相遠矣公

遺事 七

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為不其弊猶恐為胡廣
趙戒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此可見公出處大
節公嘗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
然則撥太原土風喜習射故民間有弓箭社某
在太原時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
備於其間後宋相繼政頗著心處之下今籍為
部仍須用箭弓太原人素貧只用木弓天自此
有費牛置弓者人始駭然矣此蓋出於有勝心
也公嘗言真廟議配享清議皆與沂公不與申
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丁寇立朝天下
聞一善事皆歸之蔡公未必盡出蔡公也聞一

不善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之善
惡爭歸焉人之修身養誠意不可不謹公謂沂
公為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
之為賢宰相其品何如公謂甲公以進賢自任
思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
失之終不受其籠絡公謂雖然忠義奮不顧身
師魯之所存也身安而後國家可保明消息盈
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敢問一公孰賢公曰立
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
君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公謂論性
之極不可變君子謹言恐廢其學然學者要在

遺事

隨其性以脩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揆性而
遠求恐其反喪本終亦無所至不可不知公惟
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必
如富范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
至朋黨亦起及其極君子消退巨公大人有不
能出力救之者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一日王
君既見公謂維圭不如拔出彼黨向之下来公
口琦惟義是從不知有黨君既不悅而去後扶
持諸公復起皆公力士君子立朝不可不知此
石守道編二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管於公公
指數輩為非其一人相時嘗感言髮眠朝晏群

臣有言太祖悟潛伺髮方酌殺刑殺之公曰此豈可為萬世法已溺之酒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孽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清識公執政臺諫有言許不當理或涉薄嘗風教者皆密封之終不示人呂誨趙瞻言濮園得罪御批與廣南別駕公引陳與善地以來言者入謂公性根有仁義公平日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罷須周可當四面入羅入細迺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才也公在相臺作久早喜雨詩上句言雲動風行雷雨自解之事繼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却歛神功

遺事

九

寂似無人謂此真做出相業也公在北門重陽燕諸潛於後園有詩一聯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蕊晚餘香公居常謂保初餘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着力所立特謝諫又作喜雪詩一聯云危石益深鹽虎階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公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為詩用意深非詳味之莫見其指此類也劉御樂好收古畫多求諸公跋尾數冊上有金書字悉上筆餘三冊公歟題于後劉到北門宣公出畫冊謂獨未得公數字為恨公題云觀畫之術無他緝逼真而已得真之全者絕也得真之妙

遺事

九

者上也不得其效非中郎下矣持吾說以觀其氏之書其可逃乎哉安陽卷叟病中題謝相公宗門人謂此術不獨可觀畫亦可觀人物也端公獨論之一語有問產升材品於公者公曰慙直而且忠於人然過步減頂非伊分上所有或問之為其膽力薄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或問君嘗晦叔天下所屬望他時入用何如公曰本備規摹小問晦叔平日公曰今日迺是平日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均以誠往往為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人謂公待人誠則皆誠但翰深淺以明濟之也豈可以為小人不待以誠邪皆嘆以為不可及公平日獎進人物極傳正心許者不過一二人多見其與人長忘人短而用之謂太愚其實中不啻黑白在北門時一屬官有小十不知道公歟委以事人謂公真許之他日或問公曰某人但受任術所為不元願謝篤大中其弊公為陝西招討時師曾與英公不和師曾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曾公皆納之不开遂無事不然不靜矣公論為甚其初往往能持久而不變為難計日計月為之者甚效也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萬

之請物違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公
云臨事若慮得是當割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
雖知此方可成務又云孤忠每頓神道相助幸
而多有成其至誠自信如此孔嗣宗任河北憲
司農召議後法別公請言公不答請益堅公曰
故舊不當無言此行但為河北說得些衆人不
敢道者足矣嗣宗臨上馬又曰富貴易得名節
難保嗣宗喘不懌者數日終不能自克吳長文
環素以勁挺有器節稱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
門下有以環為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畜
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常以此敗置而不言不

遺事

十一

踰年環敗皆如其言趙君錫被召別公請教公
曰平日之學正為今日此若不錯餘不錯矣終
不語及他事又請云若上問某事以何對公曰
此則在廷評自處李清臣平日公前多論釋氏
貴定力謂無定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
斥異論者李進取頗持兩端公因書開之比來
臺閣斥逐紛紛吾親得不少加定力邪公之善
論人如此公言秋青作定副帥一日宴公惟劉
易先生與馬易性素疎許時優人以儒為戲易
勃然謂難卒敢如此一辯嘗武襄不絕口至擲
博組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味自若不少動笑

益温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之公於是時已
知其有量事師中為布衣父鎮戎退陣當斬公
馳至鎮戎以賊衆我寡非諸將罪且欲戮其為
首一人師中父在貸中方請于朝時師中赴南
宮試遂上書論公募民為兵往應賊大擾乞斬
公以謝陝西既不行後嘗有疑公心執政有請
勿害師中者公笑曰彼是時以子救父豈可加
罪人聞之咸服其公恕然師中終未之信後擢
為副帥師中方愧服且深謝之公兄為泰倅孫
元規為司理嘗薦之公遂拜元規書問未嘗踰
時下講後公為西帥兵敗元規領言責深議公

遺事

三

罪朝廷知罪不在主帥必謫即復自此元規憤
公書問遂絕公一日以書問元規平日事契如
此若以伯氏嘗薦而後見攻此迺韓厥之舉也
若時嘗言責亦不為元規隱此何待琦之不廣
願公勿疑元規亦疑之終不講書公秉政頗以
公有言已心後起廢為慶帥元規過闕迺泣見
公曰河真小人公知河汚不知相公公與樓澈
有舊數到大名干公公待之厚或以澈為人言
者但曰人材難公以恩及人無求德心故所
及者廣所感亦深平時非不知人之欺終不
白能受其欺賤官自事爭於前每及已之誤即

受之事行其直者不主己為是若稟事嘗訂觸
 非而却之異日復稟終不以前日芥蒂置於色
 亦惟是從之公因論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
 猛而有迹公每聞新執政用一人嘆曰放止則
 易放下則難公嘗戒人不可任性當臨事有所
 裁處方不失中道公言王文正母弟傲不可訓
 一日過冬至祠家廟列百盞於堂前弟皆擊破
 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
 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
 為善終亦不言公因語華相在北門頗姑息三
 軍公曰御軍自有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
 其罪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公言富公為
 鄆倅沂公作安撫使一日謂富公即日當某位
 富不敢當沂公曰然進則易退則難公言仁廟
 御批朕用韓琦富弼范仲淹皆公議人望之所
 歸凡所議事仰章得象杜衍已下公心協力行
 之文正家藏一本一以與公今尚存也公在相
 舉荅詔文字與孫賁賁謂臣不密則失身莫且
 當孫順公曰事至此忠臣義士亦不顧若顧之
 言不可出口矣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也三家村
 中亦有一家當求其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處
 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常

友已是不是已是則是在我而非在彼烏足計
 其如何公言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
 汚方是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
 無容矣公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
 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路公在西府
 人有以魏公進退諷路公者路公曰彥博豈可
 以望韓公韓公地位別彥博則有些齷齪材蒙朝
 廷擢備兩府耳人頗與路公自知之明歐公少
 許人平日惟服韓公嘗因事發嘆曰彥博歐脩
 不足望韓公公謂歐與曾同在兩府歐性素偏
 曾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
 不問俟其氣定徐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公謂
 大凡使人為善須就其性上做若中所無強之
 終不能從公判大名府一日倅車出按屬縣其
 女與簽判子踰墻私通倅妻親送至府廷公廼
 為之掌判使成婚對以掩前過仍以五百十助
 嫁公判京兆日得姪孫書云田產多為隣近侵
 占不欲經官陳理魏公止於書尾題詩一絕云
 他人侵我且從伊子細思量未有時試上含光
 殿基者秋風秋草正離離其後子孫蕃衍歷華
 要者不可勝數以其寬大之德致然也公判相
 州回祀宣尼者嘗有童兒入室挺刀曰不能自

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
汝偷兒曰願得公言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
稽顙曰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
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為
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
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公判大名府
日有家吏請假娶妻繼有訟其不法及參假送
獄勘正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及半年後一日
令取前案送簽廳行遣二卒乃曰公曰此人自
封案後願謹愿不為非法乞恕罪如何公乃問
二卒曰二公知某封案之意乎曰不知公乃云
此人緣請假娶妻繼而至訟當時若便斷遣必
傷三家人情此人與父母必咎其妻而妻之父
母亦不悅所以封起案卷今已半年矣無可疑
者請一而行之公之臨政雖輕刑亦必致慮其
後子孫蕃衍充滿要途皆公處心仁恕而致然
也

刻濂溪周先生遺著書院藏書

余不敏寤寐見先生久矣

年十三四時頗知志學獲性

理書讀之開卷即讀先生書

于是志學之念益切益惡世

利世色苟終身盤谷焉已矣

既讀先生書益久恍然如遇

其人再徧訪事實得全書讀

之更見先生為政嚴毅清勵

慈祥仁恕心更切切慕焉時

潛弗見已矣見必先生政是

師蓋政以行學政弗正則學

斯弗善豈曰讀書之士故不

必仕亦不必不仕有其政斯

見其學然而誠本也主靜極

也無欲要也握其本而極是

立惟無欲之要宰之則洗心

于密者即彌綸參贊之謨凡

亘天亘地事業即浮雲一點

過太虛無着礙無方所也如

是方可以話太極見先生先

生道州人毓堪與今古之秀

而曰溪曰巖曰故里特寄產

之一然詢方履跡亦所不廢

余既填撫三楚喜遊先生鄉
問先生里新其祠廣其田育
其後裔建其書院胥令太守
發董之成仍成其志用告誠
周氏子孫而宗子翰博君聯
官率族姓而久引承之

萬曆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十
有二日壬辰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戶部右侍
郎前都察院協理院事左副
都御史址地李楨謹序

濂溪先生志序

蓋嘗讀孔氏世家史遷贊孔
子以布衣傳十餘世為學者
宗而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
藝者折衷於孔子以為至聖
夫孔氏之統實祖堯舜而續
文周寧第以六藝為功而所
稱傳十餘世者則邈獲麟之
年以迄龍門之元符固自其
世計之而不知其與天地參
而四時同也孟軻氏歿斯道
幾熄即遷猶能以世家尊孔
子而其後俗儒雲興門戶決
裂權謀功利訓詁枝葉之習

入於統之內而為道。蠹葉倫絕聖。悠玄空寂之譚。出於統之外。而與道敵。歷千餘禩。而卒未有儻然一明孔子之道者。何恣恣也。濂溪先生起宋天禧間。其學絕無所繇。傳獨湛思微妙。著太極一圖。以授河南兩程子。迄今圖說易通二書。學士家尊之。與六經等大指。以誠為基。以一為要。以主靜立人極為至。其說奧渺精深。而其造端。雖經生學子循日用而可守。於是尼山日月。結為大年。而叔季漫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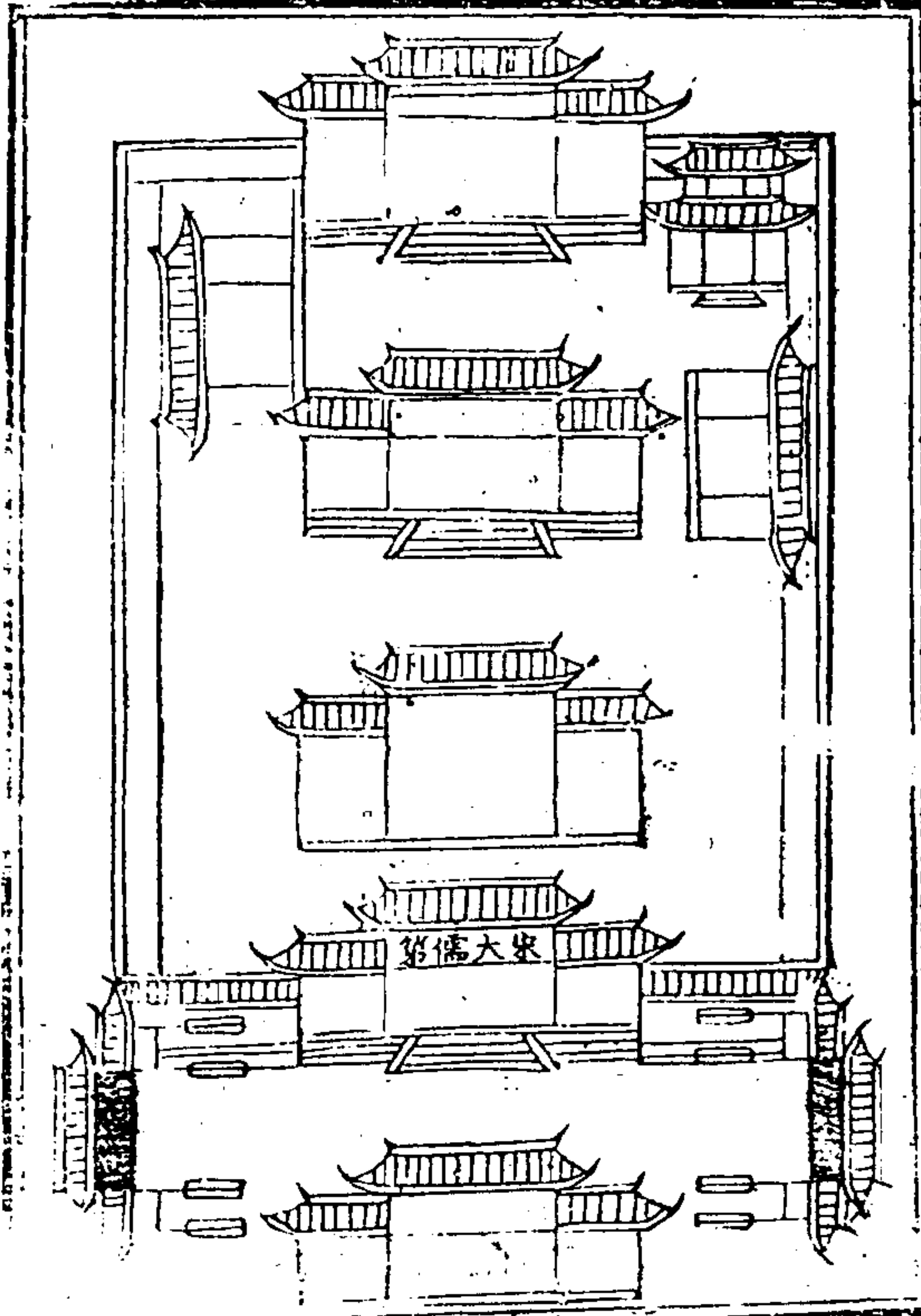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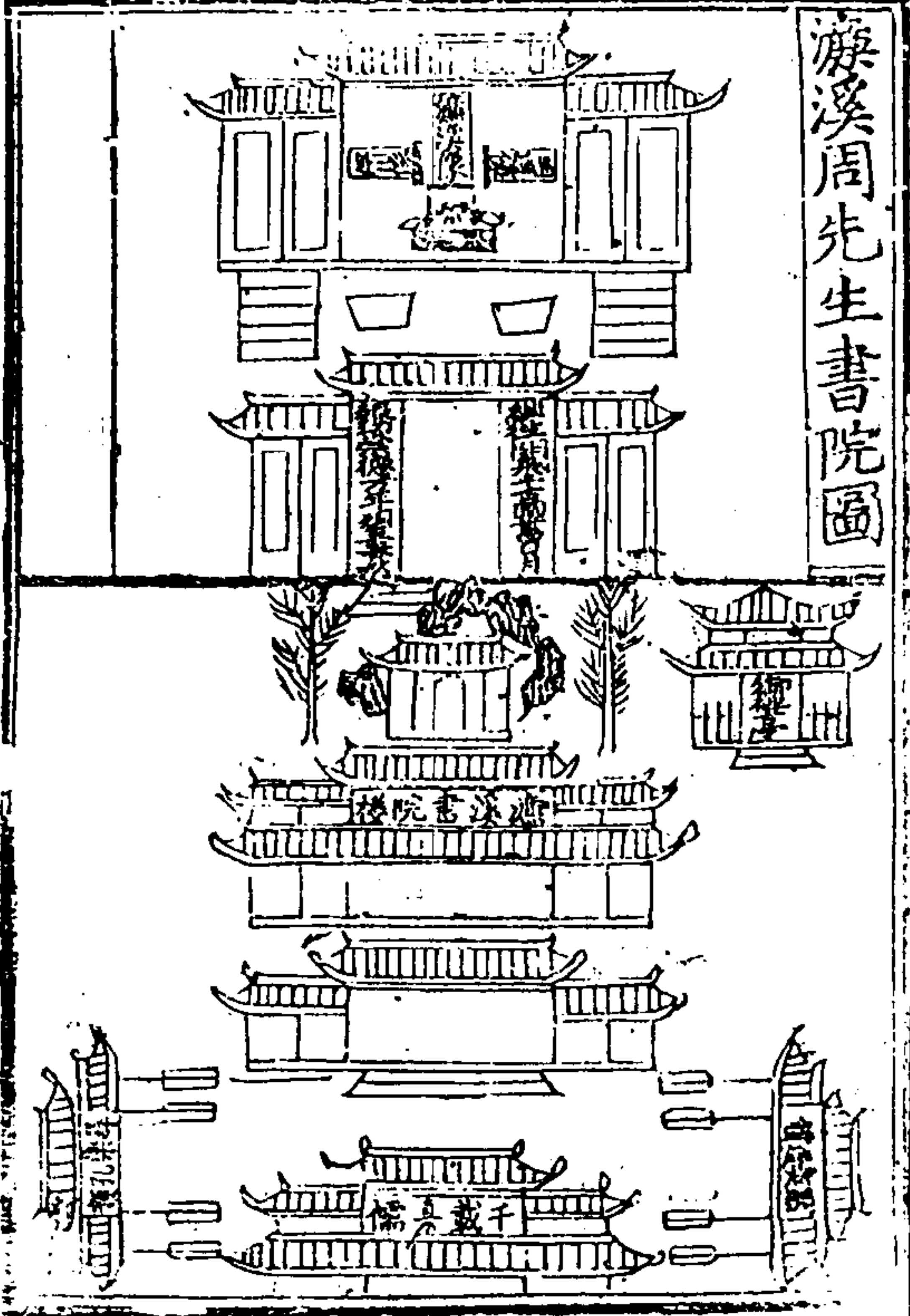
長夜。昭然如昨。斯豈非再闢渾淪。千鈞一髮者與。跡生平陸沉郡邑。所至澤物省冤。不難投手板以明志。迨宦遊既倦。遂丐身於匡嶽衡麓之間。而吟弄以老。其仕止久速。殆壹稟孔氏家法者。故尊孔子則必尊先生。而志先生者。乃所以志孔子也。今讀志自圖書文辭年表。世系與夫儒詰表章帝王褒崇之典。不啻胠列而先生之精神命脉。於是馬在斯。以闡繹而折衷之。非無具矣。嗟乎八之之為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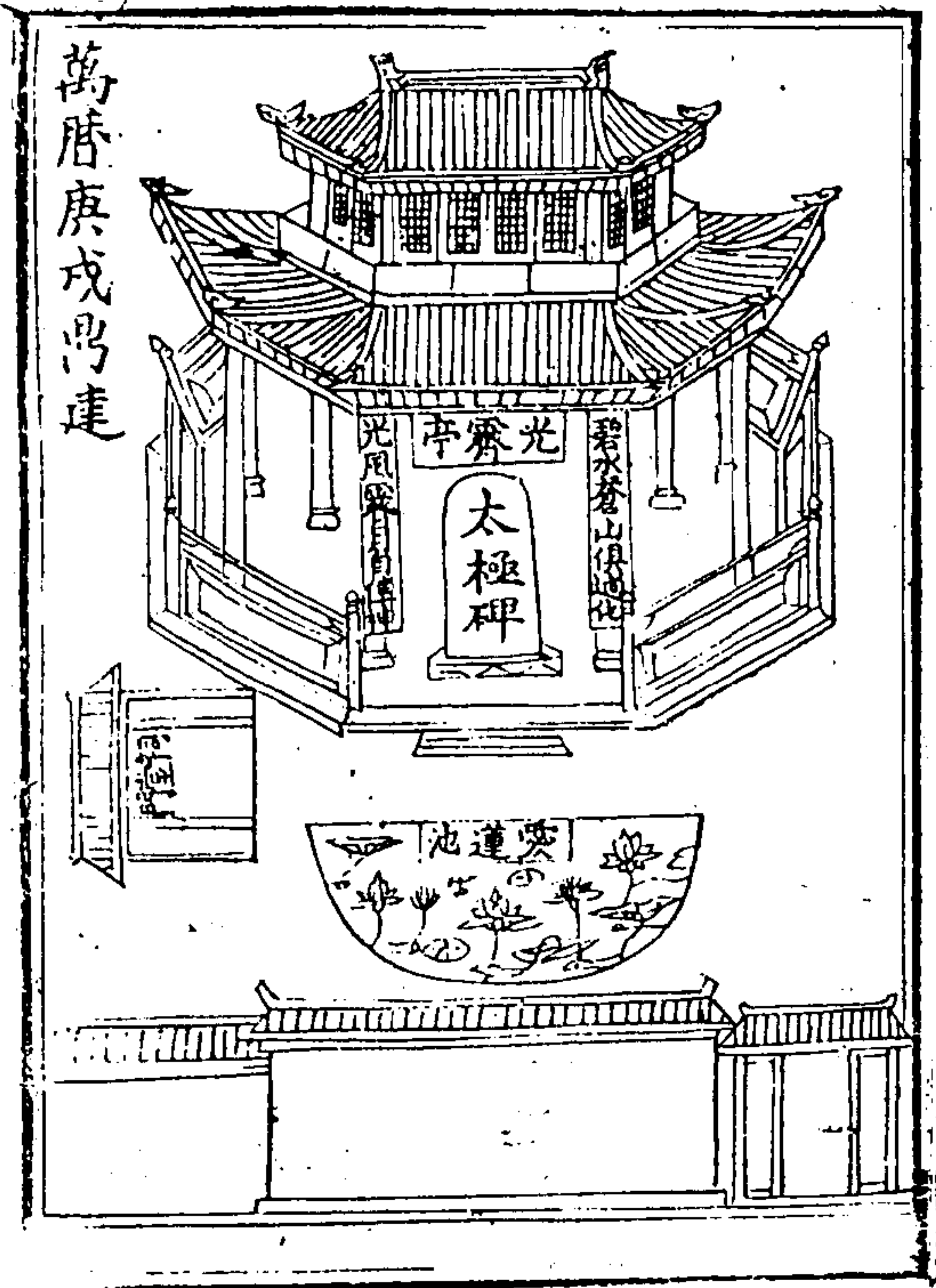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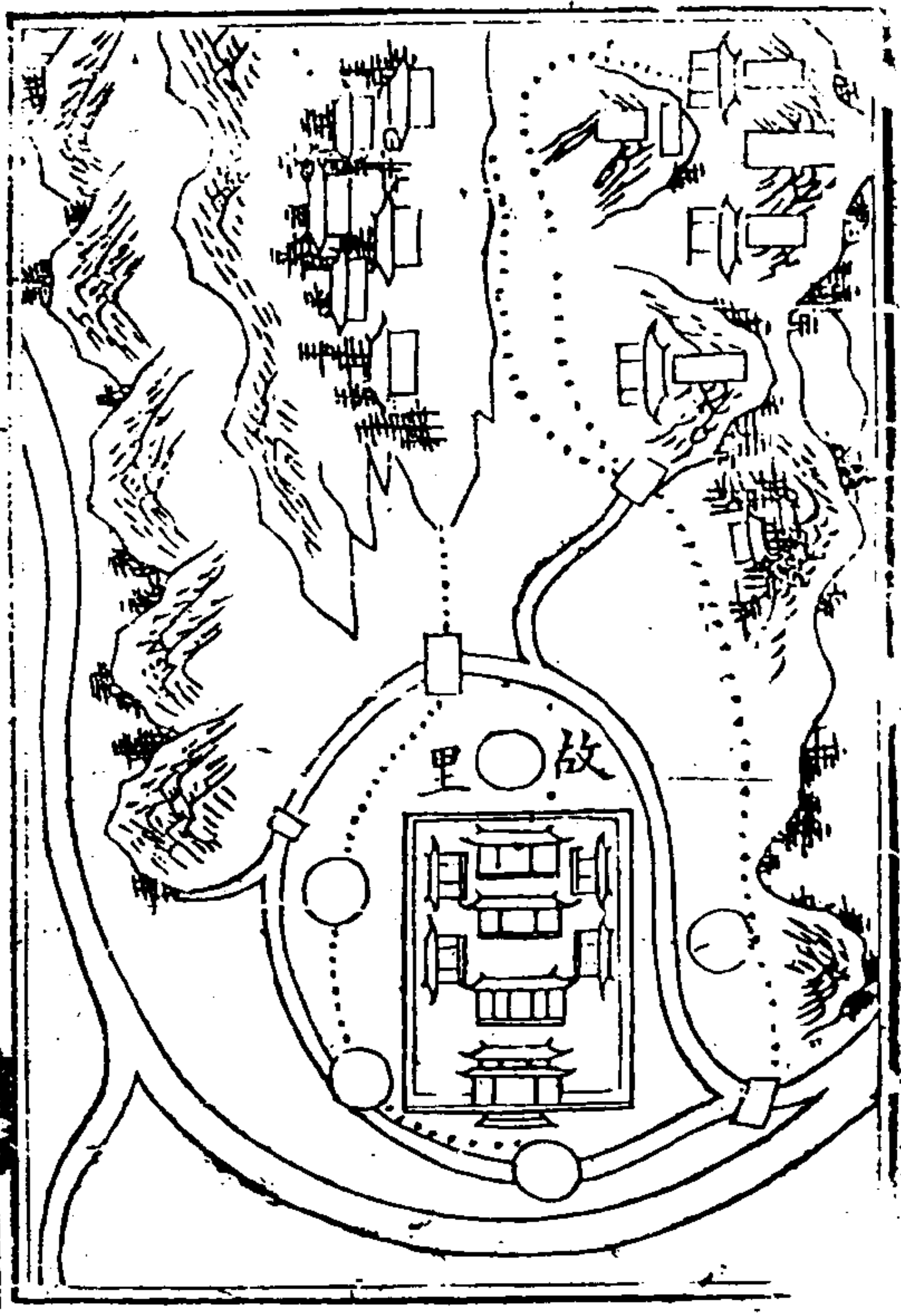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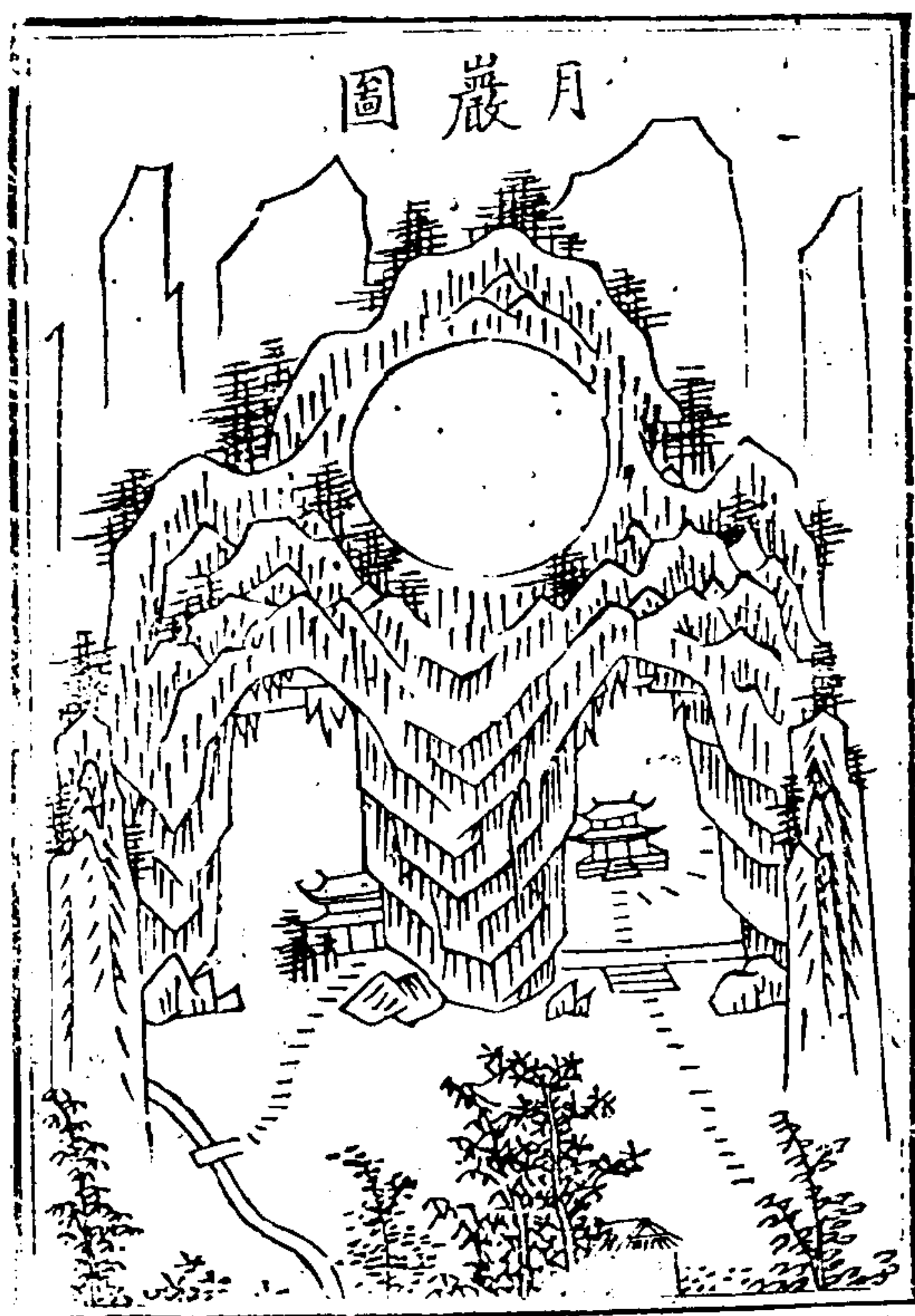
五之之為圖也圖書文辭年
表世系之為志也旦暮遇者
存聖人之神而揣籥望燭者
且不免為畫為圖為志則是
集直家乘門譜與司馬氏世
家奚異馬非克菴李公意也
後有繹道統者當得於是志

之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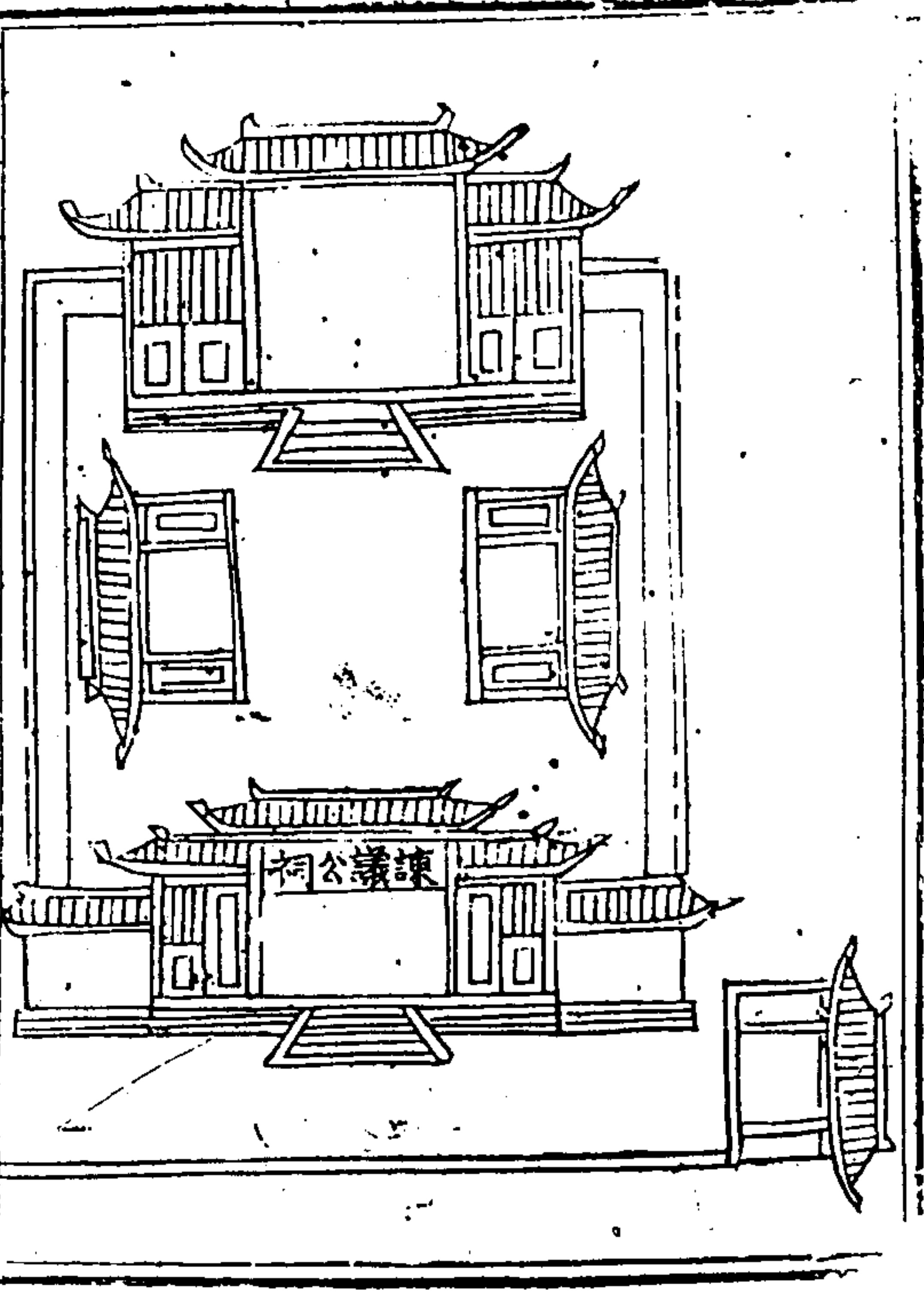
賜進士中憲大夫巡撫湖廣提
督軍務兼制黎平等處地方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江郭
惟賢謹撰

濂溪周先生書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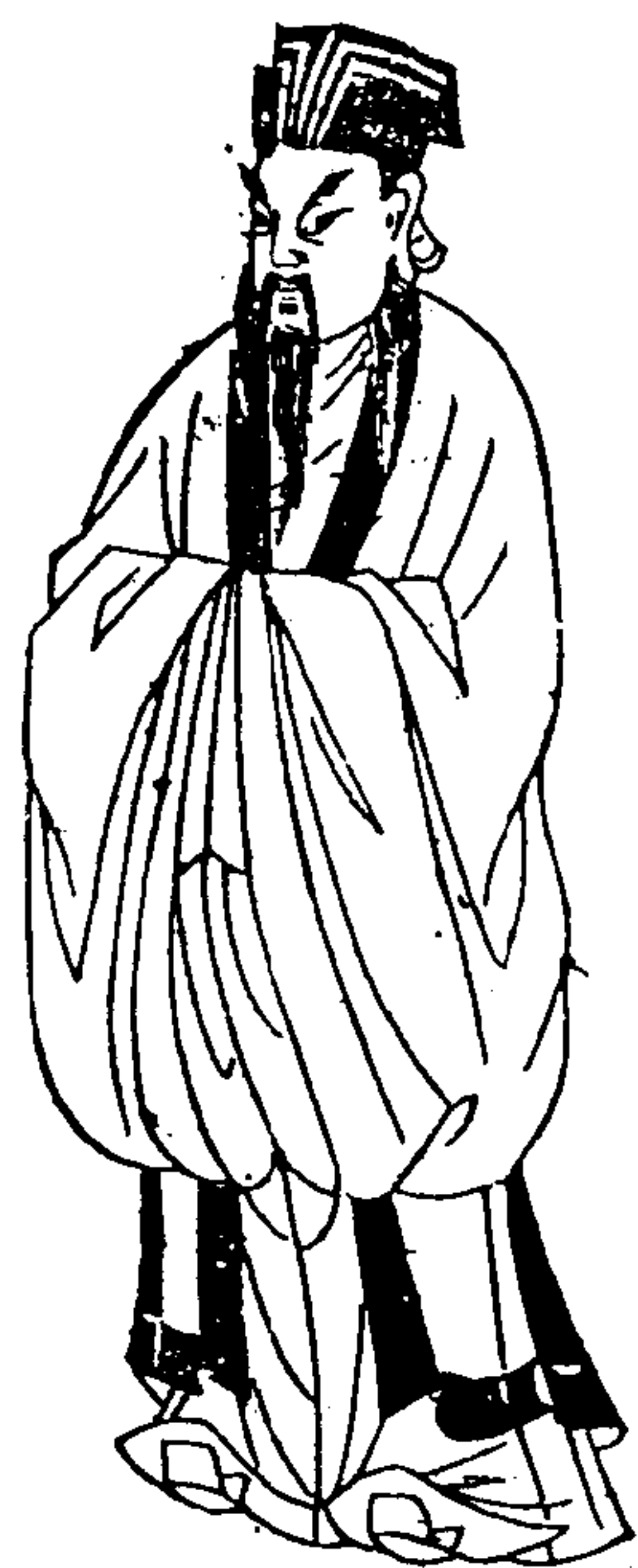




萬曆庚戌陽建



周濂溪先生真像



像贊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
不有先覺孰開我人
書不盡言圖不盡意
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晦菴朱熹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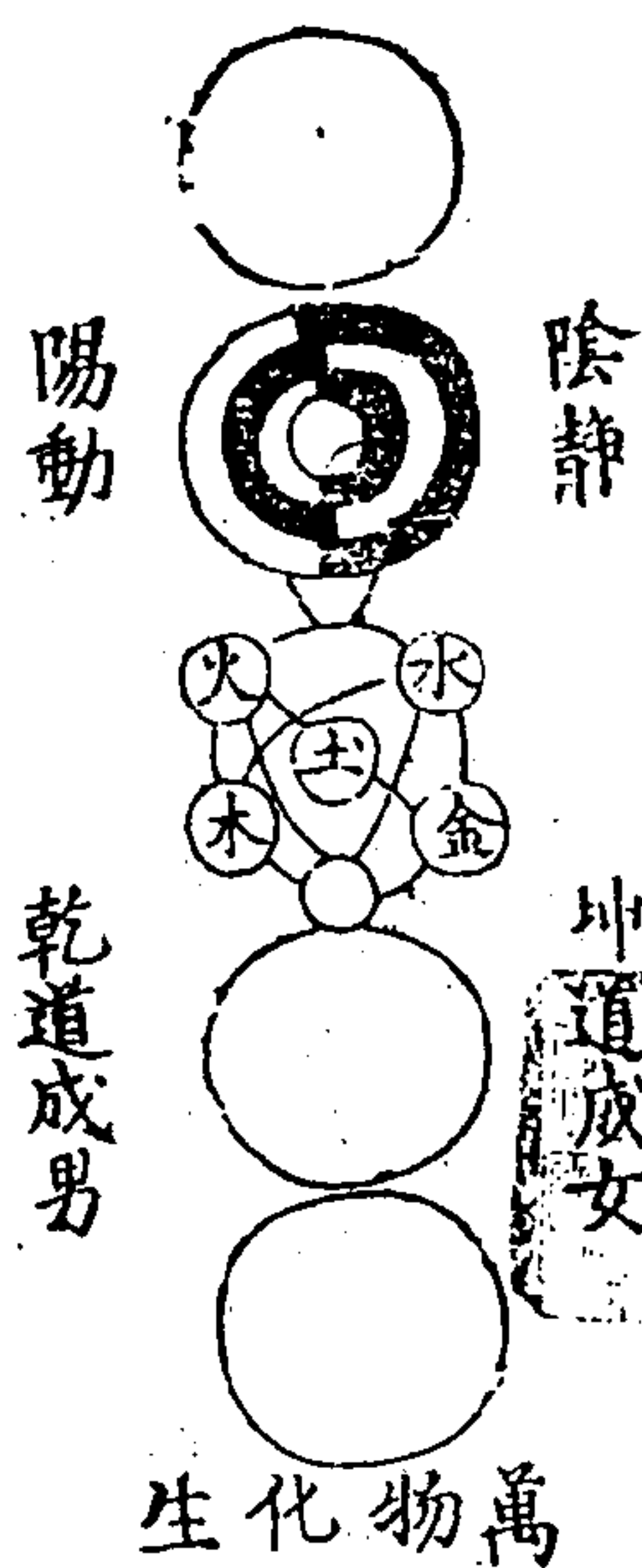
古今紀述題詠姓氏

胡銓	黃庭堅	傅耆	任大中	章濬
胡寅	李大臨	郭見義	龔維蕃	趙柳夫
朱熹	孔文舉	盧方春	歐陽玄	滕巽真
蔡杭	柴中行	陳宗禮	度正	魏嗣孫
趙朴	魏了翁	潘定之	林煥	熊呈
蘇軾	潘興嗣	黃仲芳	薛綱	韓湯
張栻	何平仲	沈鍾	謝鐸	沈慶
陳獻章	黃芳	趙宗憲	周晉	周冕
李夢陽	歐陽旦	張弼	陸深	何遷
盛祥	方進	蔣忠	姚昂	徐珣
王守仁	趙宏	何文俊	陳晶	李敷
唐瑄	吳廷舉	曾仁	錢源	蔣灝
邵寶	方良弼	陳鳳梧	呂獻	徐愛
葉盛	曹宏	林山	周縉麟	蔣天相
顧璘	于致祥	符鍾	雷復	陳鎰
廖紀	莫英	杜漸	高穀	金潤
趙賢	陳鑑	方瓊	黃俊	方傑
李相	曾昂	王績	陳騏	抑邦傑
郭惟賢	顏鯨	張勉學	胡直	侯廷訓

傅 楫	戴嘉猷	王 會	蕭子鵬	周子恭
張喬松	王宗尹	曾承恩	曹來旬	趙 海
盧仲佃	戴 科	張守剛	慕 光	蔣春生
吳中傅	閃應暘	李 發	王時春	董汝弟
魯朝節	丁懋儒	黃廷聘	黃應元	李東方
官大勳	謝 旣	吳能進	呂繼廉	車登雲
顧憲成	孫成泰	韓子祁	錢達道	周 誌
王一之	許宗曾	陳文進	李 炯	楊大行
孟養浩	蘓茂相	蔡體仁	曾可立	楊如春
	楊載杭	陳之京	應世科	

濂溪志卷之一

太極圖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通書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唯無難焉故曰一曰克

也復禮天下歸仁焉

誠幾德第三

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克周不可窮之謂神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難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不守不行不廓爾

師第七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疆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性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

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

至其中而止矣故充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聚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

微不昏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
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
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
不貳過三月不遺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
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人道行而萬物順聖
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
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
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
視聽無遠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若臣臣父子子

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
而樂後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
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
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
之以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有善一不
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
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
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邪烏知其不能
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遍神妙
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
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

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欬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也古之極也後世懼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政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中第十八章

樂者本乎政也改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樂下第十九章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章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理性命第二十二

激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山鳥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師友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師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

足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悔也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蘇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

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幾矣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速矣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盡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慙念寤恐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家人睽復無妄第三十二章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子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識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傑哉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克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銜相
刺冤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
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
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
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
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動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
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賤其變于狀苟非中正明達
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
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
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
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
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
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
子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莖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
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慎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
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元公雜著

文

養心亭說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
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
心不止於寡焉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
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
至之養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張子宗範
有行有文其居背山而面水山之麓構亭甚清淨予

偶至而愛之因題曰養心既謝且求說故書以勉

愛蓮說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
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於泥而不染濯
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
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
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
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吉州彭推官詩序

博實慶曆初為洪州分寧縣上簿被外臺徵承乏表

濂溪志卷之二

十一

州蓋溪鎮市征之舟每載表之進士多來博學於
公齊因談及命朝漢在律詩之工坐間誦吉州彭推
官詩者六七其奇字信言能觀天巧而贈夫人曰夫
我聞分寧新邑宰上表翰月而才明之譽已飛數百
里有謂博實曰邑宰太博思永即嚮所誦之詩推官
之子也吉與表鄰部父兄輩皆識推官第為善內樂
殊志官之高卑處之壯老以至於淡其憂將發於足
手博實故又知推官之德聖選邑局聞推官之詩益
多亦能記誦不忘十五年而太博為邢部郎中直史
諱益州路轉運使博實自南昌知縣就移食暑巴川

郡判官廳公事益梓鄰路也沂沭赴局過渝州越三

舍接巴川境間有溫泉佛寺巖舟遊覽忽覩榜詩乃

推官之作喜誦讀訖錄本納于轉運公復書重謝

且曰頤刻一石若蒙繼以短序尤荷厚意故序於詩

後而命工刻石置寺之堂焉實嘉祐二年正月十五

日云承奉即守太子中舍食暑合州軍事判官廳公

事周博實撰

邵州遷學釋菜文

惟夫子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

上自國都下及州縣通立廟貌州守縣令春秋釋奠

雖天子之尊入廟兩祭行禮其重誠與天地參焉儒

衣冠學道業者列坐於廟朝夕日瞻睟容心慕至德

幾於顏氏之子者有之得其位施其澤及生民者代

有之然夫子之宮可忽歟而邵置於惡地掩於衙門

左撤右度穢喧歷年悖順攝守州符嘗拜堂下惕汗

沅背起而議遷得地東南高明協卜用舊增新不日

成就彩童見服儼坐有序諸生既集率僚告成謹以

禮幣藻頌式陳明薦以充國公饒子配

維治平五年歲次戊申正月甲戌朔三日丙子朝奉

郎尚書駕部員外郎通判永興軍州兼管內勸農事

權發遣邵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周厚順敢
昭告于先師究國公類子爰以遷修廟學成恭脩釋
策于先聖至聖文宣玉惟子膏性通微實幾於聖明
誠道確夫子稱賢謹以禮幣藻頌式陳明獻從祀配
神

賦

批賦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耻也且患世多巧
者喜而賦之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
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撤上安

下順風清弊絕

詩

題門扉

有風還自掩無事書常閉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

題濂溪書堂

廬山我久愛買田山之陰田間有清水清泚出山心
山心無塵上白石磷磷沈澗溪來數里到此始澄深
有龍不可測岸木寒森森書堂構其上隱几看雲岑
倚梧或欵枕風月盈中襟或吟或冥默或酒或鳴琴
數十黃卷軸賢聖談無音燈前即疇圃圃外桑麻林

芋蔬可卒歲絹布足衣衾飽煖大富貴康寧無價金
吾樂蓋易足名濂朝暮箴

書窓夜雨

秋風拂盡熱半夜雨淋漓迺屋是芭蕉一枕高響圍
恰似釣魚缸蓬底睡覺時

石塘橋晚釣

濂溪溪上釣思歸復思歸釣魚船好睡籠辱不相隨
肯為爵祿重白髮猶羈縻

靜思篇

靜思歸舊隱日出半山晴醉榻雲籠潤吟窓瀑瀉清
閑方為達士忙只是勞生朝市誰頭白車輪未曉鳴

贈譚真師致仕

清時望即高白首故鄉歸有子紅藍綬將孫著綠衣
松喬新道院鶴老舊漁磯知止自高德寧為遁者肥

天池

斯須暮雲合白日無餘輝金波從地湧寶鏡穿林飛
僧言自雄誇俗駭無因依安知本地靈發見隨天機

遊大林

三月山房暖林花互照明路盤層頂上人在半空行
水色雲含白禽声谷應清天風拂襟袂縹緲覺身輕

宿崇聖

公程無暇日。暫得宿清幽。始覺空門客。不生浮世愁。
暹泉喧古洞。曉磬度危樓。徹曉都忘寐。心疑在沃州。

題浩然閣

劉侯戴武弁。政則心吾儒。士茂先與學。子賢勤讀書。
猷為莫不善。才力蓋有餘。西北方求仲。浩然寧父居。

題冠頰之道院壁

一日復一。日一杯。復一杯。青山無限好。俗客不曾來。
往事一如此。朱顏安在哉。寄語地上客。歷亂竟誰催。

憶江西提刑何仲容

簡似香為友。松何枯向春。茶未天澤重。殿去繡衣新。
書作百年夢。終歸一窖塵。痛心雙淚下。無復見賢人。

劍門

劍立溪峯信險深。吾皇大道正天心。百年外戶都無
閉。空有閑名點貢琛。

春晚

花落柴門掩夕暉。昏鴉數點傍林飛。吟餘小立闌干
外。遙見漁舟一路歸。

題太顛壁

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大顛何似

者。數書珍重更留衣。

牧童

東風放牧出長坡。誰識阿童樂趣多。歸路轉鞭牛背
上。笛聲吹老太平歌。

經古寺

琳宮金刹接林巒。一徑潛通竹徑寒。是處塵埃皆可
息。時清終未忍辭官。

同友人遊羅叢

聞有山叢即去尋。亦齊雲外入松陰。雖然未是洞中
境。且異人間名利心。

題惠州羅浮山

紅塵白日無閑人。况有魚緋繫此身。閑上羅浮閑送
目。浩然心意復吾真。

題鄧州仙都觀

山盤江上虬龍活。殿倚雲中洞府深。欵想真風杳何
在。偃松喬栢共蕭森。

宿山房

久厭塵念索靜元。偉微猶乏買山錢。徘徊真境不能
去。且寄雲房一榻眠。

遊赤水縣龍多山書山堂觀壁

到官處處須尋勝。惟此合陽無勝尋。赤水有山仙甚古。攀躋聊足到官心。

喜同費長官遊

尋山尋水侶尤難。愛利愛名心少閑。此亦有君吾甚樂。不辭高遠共躋攀。

和費君樂遊山之什

雲樹巖泉景盡奇。登臨深恨訪尋遲。長樓未得於何記。猶有君能雅和詩。

江上別石郎中

落葉蟬聲古。渡頭渡頭人。推款行舟別。離情似長江。

水遠亦隨公。日夜流何減。太白

香林別趙清獻

公暇頻陪塵外遊。朝夫仍得送行舟。軒車更共入山脚。旌旆且從留渡頭。精舍泉聲清澗繞。高林雲色淡悠悠。談終與愁言去。明日瞻思上郡樓。

同石守遊

朝市誰知世外遊。杉松影裏入吟幽。爭名逐利千繩縛。度水登山萬事休。野鳥不驚如得伴。白雲無語似相留。傍人莫笑凭欄久。為戀林君作退謀。

任所寄鄉閨故舊

老子生來骨性寒。宦情不改舊儒酸。停盃厭飲香醪味。舉筋常餐淡菜盤。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贏得夢魂安。故人欲問吾何况。為道春陵只一椀。

書

二十六叔書

姪男惇順答孟秋猶熱。伏惟二十六叔三十一叔諸叔母諸兄長尊體起居萬福。周與未近。安樂喜無盡。惇順守官於外。與新婦幸如常。不勞憂念。來春歸鄉。即遂拜侍。伏望順時倍加保愛。不備。姪男惇順狀上。

與仲章姪書

仲章夏熱計新婦男女安健。我此中與叔母季老通老轉姐善。二以亦並安。近述中得先公加贈官誥。贈諫議大夫家門。幸事。幸事。汝備酒果香茶。詰墳前告。聞先公諫議也。未相見千萬好。將息不具。叔付仲章。六月十四日。諸處書立使周一父子送去。叔母韓姐傳語。汝與新婦姪兒姪女各計安好。將息好。將息。百一百二附兄嫂起居之問。善。二與新婦安安。汝切不得來。周翁夫妻安否。周一父子看守墳。小心否。

周幼二女否如何也

與傅秀才書

惇實頓首傳君茂才足下昨日飯會上草草致書不
識已達否日惟履用休適惇實自春來劇事併多又
新守將至諸要備辦稍有一日空暇則或過客或節
辰或不特聚會每會即作詩雅則雅矣形勞亦弊故
尚未有意思為足下作策問勿訝勿訝遂州平紋紗
輕細者準得好皂者告買一疋自要作夏衫并買擲
蒲綾袴段二箇碎事煩忙愧悚悚急遣人探新守
次走筆不謹喧與加愛不宣惇實頓首傳君茂才足
下

慰李才元書

惇實頓首變故不常竊審尊夫人太君奄棄榮養伏
惟號天永慕難以勝處罔極奈何孝思奈何敢冀節
哀以從中制卑情不任苦痛之至謹奉疏以慰不宣
謹疏四月某日汝南周惇實疏上

元公年表

宋真宗天禧元年丁巳月日先生生于道州營道縣之
營樂里諱敦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諱改惇願維周
之先自帝嘗生后稷至太王邑下周後遂以為氏漢
興封周後於汝南先生蓋其後也世家青州遠祖諱
崇昌唐永泰中為兼白二州太守凶卜居道之寧遠
縣大陽村其裔孫雲賓有子十二人中子從遠始徙
居營道從遠生智強智強五子長識別本天聖五年
王堯臣榜第二甲及第終汀州上杭縣令次鐸次正
皆不仕次輅次伯高別本舉進士某年特奏名迪
功即輔成即先生父也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大舉
以上特奏名賜進士出身終賀州桂嶺令沒葬故居
之側半里許累贈諫議大夫先娶唐氏生孺孺生仲
章唐卒左侍禁鄭燦其先成都人隨孟氏入朝因書
于京師有女先適盧即中盧卒諫議以為繼室是生
先生營樂里者即瀟溪保也東距郡城二十里有水
縈紆如青羅帶是曰瀟溪周氏家其上先生晚寓靈
阜構書堂前臨溪水亦以瀟溪名之學者宗之遂稱
為瀟溪先生云

乾興元年壬戌先生年六歲

仁宗天聖元年癸亥先生年七歲

天聖七年己巳先生年十三志趣高遠濂溪舊有橋橋

有小亭先生常釣遊其上吟弄風月

天聖八年庚午先生年十四濂溪之西十里有山拔聳

中為巖洞門通東西當洞之中虛其頂圓象月之望

離而東西視之則如月上下弦焉故俗呼為月巖先

生好遊其間世傳先生睹此而悟太極理或然也

天聖九年辛未先生年十五先是棟議公已卒是年鄭

侍禁之子龍圖閣學士珣令先生同母兄盧惇文挈

濂溪志卷之七

之遂偕母偃居縣人君自營道入京師依舅氏龍圖

公知先生遠器愛之如子公以惇名子因以惇名先

生而盧氏子亦名惇文惇文即太君先適盧節中所

生也

明道元年壬申先生年十六

景祐元年甲戌先生年十八

景祐三年丙子先生年二十始冠行誼著聞龍圖公以

叔例應蔭子乃奏補先生試將作監主簿

按先生娶陸夫人當是此年乃職方郎中參之女

也

景祐四年丁丑先生年二十一七月十六日偃居縣太

君鄭氏卒塋於澗州丹徒縣龍圖公之墓側

寶元元年己卯先生年二十二

康定元年庚辰先生年二十四除從吏部調洪州分寧

縣主簿

慶曆元年辛巳先生年二十五先生序彭應求詩自言

慶曆初為分寧主簿當是此年時分寧縣有獄久不

決先生至一訊立辨邑人驚詫曰老吏不如也嘗被

臺檄攝袁州廬溪鎮市征局鮮事衣之進士來講學

於公齋者甚衆

濂溪志卷之三

慶曆四年甲申先生年二十八部使者以為才奏舉南

安軍司理參軍

慶曆五年乙酉先生年二十九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

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

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將去曰如

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感悟囚得不

死且賢先生薦之於朝

慶曆六年丙戌先生年三十大理寺寺丞知虔州興國

縣程公珣假倅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

道者因與為友令二子師事之後每遷授當舉代輒

以先生名聞二子即明道伊川也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耳故明道傳云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淳實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其後先生作太極圖獨手授之他莫得聞焉是年冬以轉運使王逵薦授郴州柳縣令先生至縣首脩學校以教人有修學記

慶曆八年戊子先生年三十二知州事職方員外郎李初平知共賢不以蜀吏遇之嘗聞先生論學嘆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矣及矣某請得為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上語二年果有得

無名氏語

四

皇祐元年己丑先生年三十三李初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為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皇祐二年庚寅先生年三十四改郴州桂陽令皇祐五年癸巳先生年三十七先生在柳桂皆有治績諸公文薦之

至和元年甲午先生年三十八用薦者言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見先生來喜曰是能辨分寧疑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遠救命蓋不惟以得罪為憂而又以汙善政為耻嘗得疾更一日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

裁不滿百

嘉祐元年丙辰先生年四十改太子中舍食書合州判官事先生性好山水游峽至梯歸開龍昌洞之勝與廬陵蔣紫洪涯懿德純遊焉蔣記之事見梯歸集十一月至合州

嘉祐二年丁酉先生年四十一正月作彭推官宿崇勝院詩序九月回謁御上牒稱解元才即今不詳其為誰氏子當是去年鄉貢今年南省下第而歸者聞先生講學故來求見耳遂舉傳者伯成少有俊才年十四薦於鄉先生妻黨陸丞自小溪解官東歸過合陽為先生言傳之為人先生致書於傳傳答書云執事以濟眾為懷神所勞發故得高士與施至術而心朋遠寓名方豈不盛哉賤子聞之弗勝喜踊書言心朋意似指二程後言又云遠遠高賢鄙本復萌曩接高論固多餘意行思坐想嘿有所得不遂溺於時昏失於古道也時傳已來合陽見先生矣後書又謂蒙示姤說意遠而不迂詞簡而有法廬次山亦謂詞深義密如軻之文次山必廬即中族黨之知學者是歲先生轉殿中丞賜五品服仍判合州

嘉祐三年戊戌先生年四十二傳伯成請策題先生未

假作因遣人至遂寧探問新合州使君有書寄傳是
年解雲縣君陸氏以疾卒

慶氏正曰先生在合州與同事者三人何涉董宗

式李鄴何涉之來在先生前李鄴在四年十月雅

宗式在三年三月此所探新使君為宗式無疑也

嘉祐四年巳亥先生年四十三左丞蒲宗孟閩中人太

常丞蒲師道之子也左丞從蜀江道于合見先生相

與款語連三日夜而嘆曰世有斯人歟乃議以其妹

歸之是為先生繼室

嘉祐五年庚子先生年四十四被臺檄按赤水縣簿書

瀘溪志卷之三

六一

與其縣令費琦遊龍多山有詩刻石六月十九日先

生解僉判職事還京師時呂給事陶為桐梁令有送

先生序并詩先生在合四年人心悅服事不經先生

手吏不敢決苟下之人亦不從既去相與祠之南禪

先生在合士之從者衆先生尤稱張宗範有文有竹

故名其所居之亭曰養心而為之說示以聖學之要

東歸時王荆公年三十九為江東提點刑獄已歸通

儒先生遇之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

慶氏正曰劔門集有先生詩先生在合陽無因過

劔門或是過閬中蒲氏開劔門之勝因往遊耳

嘉祐六年辛丑先生年四十五三月遂寧傳者登第先

生賀之刺云從表殿中丞前合州從事周某謁賀新

恩先輩傳第尋遷國子博士通判慶州道出江州酷

愛廬山之勝有卜居之志因築書堂於其麓前有溪

發源蓮華峯下紫清緝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

樂之遂寓名以瀟溪謂友人潘興嗣曰此瀟溪者異

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既至慶知

慶州者趙清猷也先生前在合陽清猷為部使者人

或讒先生清猷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清猷疑

終不釋至是熟視先生所為執其手嘆曰幾失君矣

瀘溪志卷之三

七一

今日乃知周茂叔也薦之於朝論之於上大夫終其

身

既按潘興嗣作莫誌云先生嘗過潯陽愛廬山因

築室溪上名曰瀟溪書室且語興嗣曰此瀟溪者

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此君

之志也孔文仲祭文云廬山之麓是曰九江皆非

上人來寓其邦此頌彼期終為隣里如何今歸乃

弔公子觀此則先生卜居廬山實其雅志而築室

非末年之事審矣舊譜載之熙寧壬子既未諱考

近日先生里人費椿移之嘉祐庚子亦未為確今

詳加考定當是此年

嘉祐八年癸卯先生年四十七行縣至雩都邀餘抗錢

建侯四明沈幾聖遊羅巖正月七日刻石四月英宗

登極遷虞部員外即仍判夔州贈父桂嶺君爵郎中

五月作愛道說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先生年四十八冬夔州民失火焚

千餘家朝廷行遣差替遂劉移通判永州時程師孟

知洪州以詩送行有永水自然勝瀨水浯溪應不讓

瀨溪沙頭候吏瞻旗脚曉上鄉人待馬蹄之句

既按舊譜夔民失火先生移官一事載之去年癸

卯費氏更定為今年孟據蒲宗孟春先生詩為證

宗孟云乙巳歲除日收武昌惠書知已赴官零陵

故知失火移官必在甲辰而蒞永則在乙巳也不

然癸卯失火移官甲辰在永何以乙巳得遊廬山

且經武昌道平費氏又口舊載夔民失火事稱

先生時出行縣不自辨明韓魏公曾魯公皆知之

遂對移通判永州愚以為先生出縣不出縣姑不

必論然失火竹遺乃朝廷之公法先生以道自處

以民瘼為任凡民有失皆已之辜豈容有自辨保

官之理假令先生不出行縣能使夔民之必不焚

乎故失火不必為先生諱而出行不辯不足為先生美談也况出行縣乃癸卯年事非甲辰年事也按此論甚正故著之

治平二年乙巳先生年四十九先生之水道經江州三月十四日同宋復古遊廬山大林寺有詩江南西路運使李大臨才元以詩謁先生下瀨溪云營前翠靄逼廬山門掩寒流盡日閑李尋丁憂先生以疏慰之經武昌道中以詩一軸寄蒲左丞蒞任當在夏之仲季是年四月趙清猷復拜成都開先生移永寄詩云君向瀨溪湖外竹伴蒲仍喜便歸程

治平二年丙午先生年五十有書與其放叔及諸兄云周興來知安樂喜無盡來春歸卿即逐拜侍又有詩寄鄉人云故人若問吾何况為道春陵正一般

治平四年下未先生年五十一先生素貧初入京師鬻其產以行擇留美田十餘畝畀周興耕之以洒掃其父即中之墓至是自永州移文營道言之因携二子歸長墓三月六日與鄉人蔣確區有鄰歐陽麗理掾陳賡同遊含輝洞洞在營道縣南二里刻石其陰八日營道給吏文付周興從先生之言也神宗登極遷朝奉知尚書駕部員外郎加贈父諫議大夫六月十

四日與其兄之子仲章手帖云可具酒果香茶詣墳
前告期先公諒議也先生在水州二年嘗作拙賦
既去永人思之為立祠題曰康功切寅明仲有詩云
千古濂溪周別駕一篇清獻錦江詩是秋攝邵州事
邵之學在牙城中左微右庾卑陋弗稱先生始至度
城東南高明之地遷焉逾月而成是年九月先生自
邵陽發適以改定同人說寄傅伯成傅時知嘉州平
羗縣明年傳復先生書云茲寄况同人說徐展熟讀
較以舊本改易數字皆人忘所不到慶宜乎人宗師
仰慕之不暇也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先生年五十二荆湖北路轉運使

孔延之為先生作荆州遷學記先生自作釋菜文俱
書治平五年三月時政元詔尚未到故仍稱治平五
年耳後人拘尋常便利之說輒徒其學他所說道元
年知州事始復其舊張敬夫詳其事而記之呂
正獻公者在侍從聞先生名力薦之曾清獻公在
中書擢授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有啓謝正獻公云在
薄宦有四方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

熙寧三年庚戌先生年五十四轉虞部郎中擢提點廣
南東路刑獄

熙寧四年辛亥先生年五十五以正月九日領提點刑
獄職事行部至潮州有題大顛堂詩時虞部郎中杜
諮知端州禁百姓采石獨知州占斷人號為杜萬石
先生惡其奪民之利因請凡仕於州者買石硯毋得
過二枚遂為著令先生盡心職事務在矜恕得罪者
自以為不寬俄得疾開水齧仙居縣太君鄭氏墓遂
乞南康八月朔移知南康軍十二月十六日啟葬鄭
大君於江州德化縣廬阜清泉社三峯山葬畢日強
疾而來為塋耳今猶款以病汚壘綏耶上南康印分
司南京而歸

熙寧五年壬子先生年五十六先生酷愛廬阜向營築

書堂至是遂定居焉先生平日俸祿悉以周宗族奉
賓友及分司而歸妻子體粥不給曠然不以為意
熙寧六年癸丑先生年五十七時清獻公再拜成都聞
先生去常拜章乞留朝命及門而先生以疾卒矣時
六月七日也二子壽壽皆太廟齋即以十一月二十
一日築先生於仙居縣太君墓左從遺命也先生所
著有太極圖易說易通批賦愛蓮說養心亭說及詩
文數十首易說逸錄並行於世先生後以二子顯累
贈宣奉大夫嘉定三年賜諡曰元淳祐元年封汝南

自從祀孔子廟延元延祐六年加封道國公國朝
景泰七年官其後裔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濂溪志卷之四

古今題詠

頌

重修濂溪書院三君頌萬曆四年胡直

濂溪書院頌

方余尋元公樓田舊址屬州大夫羅君祠之退伏念
今肉食君子續續多便文自營有能覈簿牒嚴期約
不厥事者十不一二矣有能急隱瘼剔蠹羨不厥民
者百不一二矣有能崇學術篤風教不厥士者千不
一二矣余雖云然疇克如余指迺不知州大夫果遂
營廟宇一區既覲行承即理官崔君某攝慨然作
新會頌 巡撫趙公撤乃復大構謀具余所撰家廟
碑中二君又置近田若干畝界公家孫博士君道世
守供祀崔君又刻公集邵齋中皆出余畫外先是永
明邑令何君念永明去道州故里最適已請廢寺崇
構仰濂書院配用二程先生存國故以興邦人意劬
劬啟笑趙公已自為文載碑余故不詳著趙公又撤
何君更脩道州城內舊廟亦大壯固咸別有述要此
三君者非篤意風教有味乎元公學術者其烏能成
世求之千不一二而環百里中適有其二可不謂幸
事快觀哉情上君以書抵余曰崔君名惟植字應德

享年五十七君篤氣義以名節自礪守李初平最
 知君既薦之又調其所不給初平卒子尚幼君護其
 喪以歸葬之士大夫聞君之風識與不識皆信君曰
 是能莖舉上者君奉養至庶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
 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為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在南
 昌時得疫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蘇視其家服御之物
 止一敝篋錢不滿百人莫不歎服此予之親見也嘗
 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
 客為子言可上可行古人無所必求受為學將有以
 設施可譯於斯民者必不待此止未晚也此濂溪者
 異時與子却從於其上歌樂無王之道足矣此君之
 志也充善談各理深於易學作入極圖易說易通數
 十篇詩十卷今燕于家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
 氏職方印中參之女有娶蒲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
 二人曰壽曰憲皆補太廟齋印以其年十一月二十
 一日寢於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母夫人墓左從遺
 命也壽等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為之銘曰人之
 不然我獨然之義貫於中貴於自期謫謫日甚風俗
 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固在我壽則有命道之
 不行斯謂之病

濂溪先生行實

朱熹

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避厚陵藩即名改惇頤
 世居道州營道父輔成大中祥符八年登嘉禾榜進
 士弟嘗為賀州桂嶺令贈諫議大夫母鄭氏封仙居
 縣大君先生少孤養外家景祐用舅氏龍圖閣學上
 鄭公珣奏試將作監生簿授洪州分寧縣主簿先生
 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其為政精密嚴恕務
 盡道理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
 之部使者薦其才為南安軍司理獄有囚法不當死
 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者
 先生獨與之辯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
 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感悟囚
 得不死且賢先生薦之移郴州桂陽令皆有治績用
 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見先生末
 喜曰是能辦分寧獄者於是更相告語勿違教命而
 以污善政為耻也改太子中書舍人簽書合州判官
 事轉殿中丞一郡之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民不
 肯從趙清獻公為使者小人或說先生趙公臨之甚
 威而先生處之超然也轉國子博士通判處州趙公
 來為守熟視先生所為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

也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推發遣邵州事新
學校以教其人熙寧元年用趙公及呂正獻薦為廣
南東路轉運判官三年轉虞部郎中提點刑獄先生
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
處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已任設施措置
未及蓋其所為而先生病矣因請南康軍以歸趙公
再尹成都復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
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
娶陸氏封縉雲縣君再娶蒲氏封德清縣君子壽壽
皆太廟齊即先生所著書有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
篇詩十卷藏于家先生在南安時年甚少不為守所
知洛人程公珣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
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子顥願受學焉及
為即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薦之程公二子皆
唱鳴道學以繼孔孟不傳之統世所謂二程先生者
其原蓋自先生發之也在柳時其守李公初平知先
生論學嘆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矣無及也
惇頌請得與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語蓋二年而
有得王荆公提點江東刑獄時已踰為通儒先生遇
之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先生自少

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其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
宗族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夜始甦或視其家
只一敝篋錢不滿百李初平卒子幼不克葬先生護
其喪歸葬之分司而歸妻子饗粥不給曠然不以為
意也廬山之麓有溪焉築室其上名之曰濂溪因語
其友清遠居士潘延之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求
髮為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必不得已止未晚
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咏先王之道
足美此其出處之本意也豫章黃庭堅稱之曰茂叔
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志林壑
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
喜其為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寬濂溪之名
雖不足以對其美然茂叔短於取名而樂於求志薄
於微福而厚於得民罪於奉身而無及惇頌陋於希
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風猶足律貪則此溪之水
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識者亦或有取於其言云

諸儒議論

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甚高

中涵落如卷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短於取名而樂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婢媵陋於希世而尚於千古

明道程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茂叔牕前草下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又曰顯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又曰王君貺嘗見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當請納拜茂叔走避

伊川作明道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

又曰荀子言德心莫善於誠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邵伯溫作易學辨惑記東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庭公談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

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為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營道何棄仲農父自作營道齋詩序曰營道縣出郭二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衆而業儒至先生遠宦弛有廬阜力不能

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閭在目中

蘇黃二公與之同時而所為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濂溪之周至今蕃衍云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洒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邢恕和叔曰茂叔聞道甚早

朱子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

也

又曰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下屬至宋受命
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然其
道體建圖易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
遂橫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接明
於時非天所昇其孰能與於此

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
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
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
仲通銘程邵公志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潘清
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為稱首然
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不疑也潘公所謂易通疑即
通書而易說獨不可見向見友人多蓄異書自謂有
傳本亟取而觀焉則淺陋可笑與圖說通書絕不相
似不問可知其偽獨不知世復有能得其真者與否
以圖書推之知其所發當極精要微言湮沒甚可惜
也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
种放穆修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為先生求正
為种穆之學者此轉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
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決然
种穆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

此圖哉是以切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
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蓋皆未嘗見此
誌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
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
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
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
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
是書者所宜知也

又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
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
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
而共貫哉

又曰太極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
靜之為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
脩為者由泰漢以來蓋未有陳於斯也
又曰熹既為太極圖說嘗錄以寄張敬夫敬夫以書
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
矣其於西銘且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
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則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
熹竊以為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

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惟程子為能當之至
 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嘿
 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
 勝言者觀其荅張閔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
 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
 不若且只道欵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
 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為親切若此書
 詳於性命之原而畧於進為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
 者也又曰通書夫子所作本號易通與太極圖並稱
 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寔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
 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
 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
 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
 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
 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
 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
 又曰濂溪圖書雖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不
 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
 私以復焉其施則善於家而達於天下其具則復占
 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併升

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
 又曰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着力即自然
 有箇省力處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道學之傳發於濂溪周子而
 太極圖乃濂溪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先生者其
 言約其義微自孟氏以來未之有也通書之說大抵
 皆發明此意故其首章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夫曰聖人之本誠之源者蓋深明萬物之一源也以
 見聖人之精蘊此即易之所謂密中庸之所謂無聲
 無臭者也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是本體之流
 行發見者故曰誠斯立焉其篇云五行陰陽太極四
 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道學之傳實
 在乎此愚不敏輒舉夫端與朋友共識焉
 又曰先生誠通誠復之論其至矣乎聖人與天地同
 用通而復復而適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
 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滾同只
 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着
 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
 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為以喜怒哀樂已發言之

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者切恐差了復卦見
天地之心先儒以為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為
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
一陰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為之此只要示
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地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拾來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
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爾

又曰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睹夫大全果則割裂而
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手事物
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手松意小知之為豈不可歎

濂溪志卷之五

七

哉惟先生生乎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夫易之
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二源以見
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全體無手不在支理密察本
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
之何而可以進於是哉亦曰政而已矣誠能起居食
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
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
識矣

五峯胡氏曰通書四十一章周子之所述也粵若稽古
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闡揚墨

推明孔子之澤以為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

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千古不傳之妙其功蓋在

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

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

而不知其味之長也顧愚何足以知然服膺有年矣

試舉一二語為同志者起予之益乎患人以發策決

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

患人以知識聞見為得而自畫不待價而自沽也則

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脩顏子之

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

濂溪志卷之五

八

窮矣默齋游氏曰易有太極濂溪夫子加無極何也

人肖天地試即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

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

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澄神端慮察而見焉始知夫

子發明造化之蘊啓悟萬世而義易與旨益著或謂

妄加無極或以訓詁文義名之失夫子之意遠矣

勉齋黃氏曰周子以誠為本以敬為成此周子繼孔

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

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

也

北溪陳氏曰粵自羲皇作易首闡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為三綱五常之主臯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為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群聖之法作六經為萬世師而回參及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驚於俗學蓋千數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

濂溪志卷之五

九

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二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闡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象鬼神之幽與凡求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南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群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群聖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接乎洙泗濂洛之淵

源者也

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歿門人各以所聞傳道于四方者其流或少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說昌矣孟軻氏歿又曠千載而岷不傳濂溪周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為圖筆為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氏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旨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

濂溪志卷之五

十

山陽度氏曰或謂先生之學出於陳搏搏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先生今種穆所著存於世者古文而已然亦未純於理觀搏與張忠定語及公事先後有太極動靜分陰陽之意然其所為龍圖記蓋唐末五代偶儷之體與太極圖說絕不相似今觀太極圖說精妙微密與易太傳相類蓋非為此圖者不能為此說非為此說者不能為此圖義理渾然出於一人之手決非前人創圖後人從而為之說所謂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是為得之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子先生之學蓋出老子然老子之言無極如莊列之言無窮

無極釋氏之言無量無邊蓋指四旁為義先生之言無極而太極是指中間極至之理今以其字之同而不察其旨之異可乎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或謂邵康節之父避寇於廬山從隱者老浮屠遊遂同授易書所謂隱者疑即壽涯也其後康節著皇極經世書以數為宗文恭立朝論堯遷闕伯於商丘主辰遷實沉於大夏主參商丘為宋宋火德大夏為并并為水古稱參辰不並火盛則水衰宜進辰抑參蓋亦星曆之學也先生之學得之者莫如明道伊川明道伊川嘗云靈山喻下若干人皆悟道其敢道無一人悟者若果有一人悟道臨死時須求一尺帛裹頭蓋謂曾子以士之身死於大夫之簣為非禮必易之而後卒彼斷髮之人不能全而歸之本之則無知先生之所不取也人以先生嘗請問於此二人者即謂其學出於此二人亦失之遠矣蓋孔子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謂孔子生知未嘗師問老聃萇弘固不可謂孔子之學本出於老聃萇弘可乎此不待聖智知其必不然耳

西山真氏曰自荀揚以惡與混為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為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

以刻滅彛倫為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生平絕學之後乃獨探本源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刻滅彛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朦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濬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恍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為堯舜為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廓百氏之支離也

萍鄉胡氏曰先師文公之言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本又曰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今雖多為之辭無以易此言矣

葉水心曰聖遠言湮俗淪士散求道者離乎器而不

知一理二氣之互根言性者離乎氣而不知元亨變
化之實理知剛柔之為善惡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
一於惡也知陽陰之為動靜不知陰不一於靜陽不
一於動也先生始為圖書貫融而劈折之二程親得
其傳道日以章迨胡子朱張推衍究極亦幾無餘蘊
夫

蘇溪先生卷之五 十三

歷代褒崇

褒綸

宋謚元公

嘉定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賜先生謚曰元先是嘉定
七年潼川轉運判官魏了翁上疏曰臣猥以晚學誤
被東注擢司詳刑于蜀之東既服攸司無攝漕輓職
分所係於教學立師崇化善俗所不當後因惟國朝
盛時先正鉅公多在於蜀其生有顯秩沒有卹章載
在史冊者不待贅陳如其間有道德隆重學問正大
為世師表而爵位弗稱至末舉易名之典臣偶職勸
學且先賢故蹟適在所部敢渾控陳竊見故虞部郎
中周頤嘗為合州僉書判官刑事不經其手吏不敢
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流
風所漸迄今未泯士敦講學民知嚮方春秋奉嘗有
永無替臣始到官遣吏即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
是特願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耳蓋自周
衰孔孟沒更秦漢魏晉唐學者無所不主支離泮渙
莫適與歸醇質者滯於佔畢訓詁雋爽者溺於記覽
詞章言義理則流於清虛寂滅論事功則驚於權謀

智巧誣民惑世淪於肌髓不可救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也。秦而後千數百年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寧不以此而順獨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之至順。建圖著書闡發幽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為不小。特

濂溪志卷之六

拘命秩未舉節忠故紹興初侍講胡安國常請于朝先爵程顥兄弟使辭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乾道間大學錄魏浚之又嘗白宰相請祠程顥兄弟於學皆不果行如周頤則又程頤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按之未及以為言則充為闕典也臣愚欲望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為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鄧雍徐積等故事先將周頤特賜美謚其於表章風厲誠非小補臣竊欲效使臣勸學之職因遂致蜀人耳

崇之思故出位僞言冒昧及此臣之罪大矣惟陛下裁幸疏上朝廷下禮官討論了翁再疏曰臣聞謚者

行之迹昔人所以杜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自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將飾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謚文正鄧洵武蔡脩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忠陸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溫益而謚定簡汪伯彥而謚文忠朱檉而謚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章畫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為當然未嘗以為謬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百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頤程顥程頤張載及一特大徒高第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亦不為小矣。世之相後不為近表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亦不以為闕也。臣自前歲詔被東擢攝承漕寄遠因職分所閑輒為周頤冒陳易名之請又貼黃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謚而熹試之學實宗周頤及程顥程頤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聖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顥兄弟為請申命所屬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千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濫

濂溪志卷之六

耶抑自邇年以來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首以用諸周程之甫裔故思所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稽諸謚法亦誠無可以加此者舍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濶謚也臣愚敬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定表而出之庶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向之的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有急於此者臣出位犯分存瀆聖體伏俟斧鑕之誅疏上上命禮部太常寺同共擬定永議即太常丞兼權兵部郎中臧格議曰大哉元乎在易為乾德之首在春秋為始年之法天下之理未嘗無其初也古者大道脩明人心純一聖賢之功固無自而見不幸而渙散殫殘之餘有能復振遺響俾絕者自我而續晦者自我而明是故有元之義焉參之大易春秋之說又寧有異旨哉自孟氏後異端滋熾重以專門於漢清談於晉至唐則文藝益工展轉沈緬以迄五季之陋幾於盡蝕不存矣宋興鉅公名人為奕後先其間道亦不為淺大槩更相推激終不離乎文字議論之末而挈提宗旨主張是道以淑諸人有濂溪先生焉學問淵懿超然自得特出于萬物之表而其最深切者太極有圖所以發是理之幽秘易通有書

所以闡是圖之精微圖有無窮之義書有不盡之言如是可探二氣五行之運如是可見中正仁義之本如是可識神物動靜之別槩曰廣大高深究其歸則不外乎日用飲食之常斷斷乎其有功于斯世也蓋嘗深探其造道之所由來矣或謂得之先天先天得之龍紀其說幾於迂誕而無考又云其圖實出於穆脩脩之傳出於陳搏搏老子之學也烏能統盟斯道要知先生所得之龜不徒師傳而由知素神交心契固已極其本統不然嗜溪流之緝寒爨庭草之交羣體夫子之無言等顏淵之所以是果何味而獨需濟之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使近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哉乃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如密雲宿霧有日斯赫如斷港絕潢有泉斯湧其功用豈不偉哉近世朱文公熹張竑公棧呂成公祖謙尊敦斯學或列之篇端或記于書後或雜于註釋之詳或嚴于問對之確先生之名蓋廣大光明於特矣謹按謚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明聖道者必自濂溪始

興以濂溪曾宰於此而宗濂書院立焉至如吉之廬
 陵止以程太中公曾尉于此而鷺洲書院又立焉凡
 數書院皆蒙勅額例拜宸翰天下學者咸謂周程之
 道周流廣大如此豈知流沁固通天下而淵源實始
 南安自慶曆四年元公以部使者碎本軍司理六年
 虔州與國令程公珣攝事知元公非常人令二
 子師之二子即純公正公也南安之人至今每自負
 曰吾州雖小大先生父了兄弟師友傳授斯道實
 始於此觀此則本軍又非他郡比矣今九江隆興廬
 一陵皆賜勅額而本軍書院尚未蒙賜幾於沿流而不
 一知邇其源士心勃鬱誠願朝廷照例賜之旌寵特以
 道源書院四字為額上以彰公朝尊道源之所自出
 下以勵後學廣道化之所自行其於世連實非小補
 至是知軍事郭廷堅又狀請之謂南安一郡德星會
 聚三賢相逢啓闢道源親相授受闡千聖數千年不
 傳之秘發後學千萬世大明之端而所創書院未被
 雲漢昭回之光士民顙顙望賜已久洪惟聖朝恢張
 文治上自辟雍崇化之宮下至諸賢讀書之室例拜
 奎畫金壁輝煌而况道學根源之地亦何惜聖恩而
 不使之昭明於天下哉奏上勅賜如其請廷堅為表

以謝曰臣廷堅言奉勅改賜周程書院為道源書院
 臣即時遵奉施行者伏以昭明理學遵聖朝家法之
 源流褒表儒官示天下士心之標準俞音誕布善類
 交歡臣廷堅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臣竊以沐浴而降
 三統浸微濂洛之間真儒輩出莫大乎北面尊師之
 禮首行於南安弼教之堂自吟風弄月以詠歸得其
 傳矣至玄雪坐春而請益擴而充之敬祠宇以奉安
 儼德儀而如在諸生雲集一境風移荷九重賜號以
 渙恩俾百世因名而求實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心融太極道体純乾玩明通公傳之辭踐真
 履實守視聽言動之誠俯衡衆前備三賢授受以開
 端以四字發揚而疏龍臣敢不仰承綸綍俯勵佩衿
 欽慕前脩歸魚躍鳥飛之造更祈全美頌鸞翔鳳翥
 之書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謝
 以聞
 賜御書道源書院額
 景定四年御書道源書院四大字賜南安軍從守臣
 饒應龍之請也應龍上表謝曰臣昔稽載錄慶曆四
 年元公周頤為南安理掾適太中大夫程珣攝通守
 事一見異之遺子純公顯正公頤受學焉傳道之源

一書下下 升 續修四庫全書 2 卷三

實肇於此乾道乙酉教官臣郭見義設詞於三先生
肄業之地嘉定已邠守臣劉強學收闢于學宮之東
而書院之名未立也淳祐壬寅漕臣江萬里始為守
臣林壽公創置書院而勅額未頒也寶祐乙卯以守
臣吳革有請賜今額而奎畫猶未覩也詎以菲才繼
守此邠竊惟天下講學之地如紫陽如白鹿如鷺洲
如稽山如建康之明道鄂渚之南陽江陵之公安俱
蒙宸翰褒表南安為道學發源之地乃獨闕典可乎
輒因士民之情願自以聞適際丞相臣以道主張於
廟堂之上侍御臣光道贊決於禮廈之間乃景定癸
亥七月既望恭拜聖恩以御書道源書院四字仙毫
綉綵輝乎光風霽月之清明天星流香灑然其露祥
雲之霑潤儒宮改觀吾道生輝臣謹率僚屬士民東
望百拜對揚休命迺闢高閣是崇是揭迺新傑閣以
寶以燕冠帶坐集舞林胥慶曰我生何幸得置身於
先賢過化之邠復拭目乎聖君風厲之筆其為道德
之歸有日矣臣慨念木鐸絕響千有餘歲至我宋始
有周程三君子出焉春陵洛水相望凡幾千里橫浦
之遇乃若合符元公時猶年少人莫知者太中乃獨
有孟僖子之識命二子以仲尼之事卒為濂洛之真

儒繼洙泗之絕學人乎天邪臣又念三先生之講學
于此邠三尺童子皆知景慕乃越百二十餘年而後
有祠又七八年而後書院始創又十三年而後勅額
始頒又八年而雲章下賁褒崇之典至今日而始備
人乎天耶天之福此邠者若此其厚君之念此邠者
若此其勤則作於斯者蓋曰一命以上皆可行志毋
徒玩愒而坐糜廩祿也學於斯者亦曰仲尼顏子所
樂何事毋徒弄筆墨以徼利達庶乎無負於天無負
於君詩云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臣敢以此歸美於吾
君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臣敢與同志者自勉以報吾
君作人之造云是歲十一月初志朝奉即權知南安
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臣饒應龍上表又表曰臣應
龍言伏蒙聖恩以御書道源書院四字賜本軍臣
謹率闔郡官僚同諸生迎奉望闕謝恩昭揭書院者
天筆渙頒表道源之自出儒宮壯觀作士氣之維新
恩被止我春生庭草臣惶惶懼懼頓首頓首臣竊以
孔孟往而微言絕歷千餘載以無聞周程生而正學
明為五百年之名世雖濂溪洛水同出斯脉然江西
黃浦實開其源觀當時師友之適逢信此地傑靈之
亦偶一圖手授闡照極太極之真六書心傳發先天

後天之秘文風肇始流派至今遺書皆口誦以家藏
故老尚耳濡而日染又創書堂而教育方祈宸翰以
表章鳳翥鸞翔自九天而來下為飛魚躍慶千古之
幸逢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盛德日新多能天縱行而王行而帝心正身
脩作之君作之師俗移化美輟萬機之暇特頒四
字之書備八體之端嚴聲群瞻之鼓舞臣敢不嘉與
青佩期副洪恩如海博如淵泉驗川流之不息其追
琢其金玉仰雲漢之為章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賜九江書院額

賜御書道州濂溪書院額

景定四年二月日御賜道州濂溪書院額先是道州
守臣湯允恭援九江書院額請于朝上御書道州濂
溪書院六大字錫以璽書馳賜之允恭立表謝伏以
星奎啓運洪儒傑出於瀟源雲漢為章綠字煥新於
鬢字鸞迴鳳翥魚躍鸞飛正恭惟我宋之右文乃有
臣順之倡道接孔孟之丕緒闡圖書之正宗瞻是春
陵寶其鄉國田園數畝元豐之書契尚存林壑一丘

治平之題墨猶在兗道郡得名之非偶而濂溪為保
以至今臣曩繼承芹茲叨分竹念書塾之與凡歷幾
載荷御扁之賜獨一九江顧惟父母之邦未沐 帝
王之寵闕然鉅典辭若輿情不量遠地之微臣妾覲
上天之妙筆奏函朝上宸翰夕頒昭回六字之晶芒
鼓舞一方之矜佩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緝熙聖學表章儒先襲前朝之美謚曰元昔
舉易名之典屈一天子之尊臨于學肇開通祀之儀
煥乎麗藻之文貴此維桑之里臣祇承義畫如對龍
顏結霧霏煙永作九疑之輝映光風霽月喜同多士
之誅歸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

聞臣允恭惶懼惶懼頓首謹言

元加封道國公

延祐六年追封先生為道國公詔曰蓋聞孟軻既沒
道失其傳孔子言湮人自為說諒斯文其未喪有真
儒之間生濂溪周惇頤稟元氣之至精紹絕學於獨
得圖太極而妙幹言化著通書而同歸一誠俾聖學
燦然復明其休功尚垂不泯朕守成繼體貴德尊賢
追念前脩追稽盛典已從廟庭之祀蓋流邦國之封

於戲霽月光風想清規之如在玄衮赤帟吳龍命之斯承

國朝褒修祠墓優恤後裔

正統元年七月十七日順天府推官徐郁具題伏觀聖朝崇尚聖賢之道推恩及其子孫孔氏宗子承襲封爵其餘子孫皆免差役顏孟之後專設教授以司訓誨俾習仁義道德無墜先業此希世之盛典也及照先賢道國公周惇頤上繼往聖下開來學有功聖門後世是類雖已從祀廟學顧子孫猶雜編民祠墓不免夷地伏惟 皇上大興文治將於變斯民如蒙

准言乞 勅該部將聖賢子孫體訪 上聞照例優

免令於所在儒學讀書擇其才質可用者量加甄錄應有祠墓官為修葺置守庶幾人知君子之澤悠乂不替感發興起有補世教則比屋可封之美亦可馴至矣奏上下六部都察院議如所奏 從之行湖廣布政司轉行永州府着落道州將道國周元公祠墓如有損壞官為葺理完備仍於本處訪常給田置買頃畝給與子孫奉祀方內一應差役盡行蠲免於附近民戶食點佃歸門庫之後常川佃場其墓在九江府德化縣原係異省程途遠隔子孫往彼祭謁經過

府州縣巡司驛遞等衙門依禮供給稟食應付船車人夫其子孫有俊秀堪以教養送赴所在儒學讀書撥廩助贍時加訓誨務獲成效若有資質端莊學識明裕堪為時用者有司從實具奏取自 上裁所司毋得視為泛常不加優待有負

朝廷崇重先賢之意

欽錄元公後裔

景泰七年五月貳拾貳日以先生嫡孫周冕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先是六年十一月司禮監太監王誠傳奉

瀟溪誌卷之六

十五

聖旨周濂溪有功世教着禮部取嫡長子孫一人來京禮部奉行本州勘取嫡孫周冕到京奏授前職仍回原籍以奉祭祀

欽賜崇祀正德丙寅

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郡寶奏臣切照九江府德化縣南蓮花峯下有宋儒周惇頤墓其東北數里有濂溪書院亦為惇頤建 臣始視學至九江考檢誌傳特詣謁見得墓雖僅葺而書院又荒重興慨嘆比者知府劉璣高友璣等因分巡食事三餘等區畫委屬時加脩理墓與書院漸次就完又奉

巡視都御史林俊行布政司林泮等衆議於湖廣道州取其裔孫周倫前來守奉三四年間屢至吊謁起敬生慕大非舊比蓋

聖明崇儒重道化被中外而監司守令奉行惟謹臣竊慶之謹按周惇頤生於有宋上契列聖下啓群儒語其特貞而後元論其地大而將化開人之功萬世永賴無庸贅述乃若九江之地生寓精神浚藏體魄實與故里相類顧百年以來墓與書院久廢初復而祀不在典誠為未稱惟昔范文正公生於蘇而塋於洛二處皆有祠祀崇名也岳武穆王生於湘而塋於

杭二地皆有祠祀崇名將也哉

國朝於衷心勲德禮數加隆至於如此識治君子皆以為當况道學大儒如惇頤哉惇頤之後稱大儒者口朱熹實於婺源源於建陽祠祭之典二處兼舉臣愚竊謂惇頤之於九江如發如建當比其一今墓與書院既各脩理如故蒙

聖明重念周氏之學為世宗師表章曠墜實繫觀望乞勅禮部查檢朱熹婺源建陽事例就令書院賜以春秋二祭定式擬祝行令有司以時行事仍於隣近無碍田內撥給數十畝以為裔孫守墓之贍非特為一方

斯文之觀實天下萬世之幸也臣承乏教事欽承勅諭以崇正學為要惟茲祀事實其一端雖懼煩瀆不敢不請臣無任戰慄之至奏奉

聖旨是

欽賜周諫議從祀啓聖祠

周元公父諫議大夫輔成從祀啓聖祠緣由始於嘉靖中道州鄉官國子監學錄揚成章呈議元公濬有宋道學之源其父當與程珦朱松蔡元定並祀但又盛稱門閥以為家學有功於後而所謂較之程珦朱松蔡元定無愧者僅屬之科第官階呈載瀘溪舊志

瀘溪縣志卷之六

二十七

至萬曆貳拾壹年道州儒學署學正事舉人謝珣脩志止存其濬源數語餘削而更之入畧謂元公績千四百年如綫之統數德論烈與孟氏齊而諫議貞履循績比賢程珦原無軒輊有子與之備無孟孫之譽有程珦之賢無伯淳之報是諫議似抑而所以隆禮元公者猶未盡也語具新志中明年公裔孫翰林傳士周顯官於提學道呈請行學查勘該署印訓導劉報國據通學生員呈申州屢經州府司道覈詳該本州知州吳能進議樹卓故艾必豐功鈞故報宜敵竊觀啓聖一祠我

國家所以秩倫崇功重道章教者至精且密而獨闕於周元公之父輔成士有遺議講焉至今夫極之義立此則聖施此則王亘宇宙無非此理自元公大闢厥旨而後孟氏以前之闕鍵始開程氏以後之源流始衍此其功直接孟氏為後儒少祖豈不鬼然隆哉而父胡以不得共珣松頤貯一堂也將求多於其人則治行操脩垂光誌牒豈後珣松列追祀非其人之謂也得諸其子而已矣以人若此以子若彼又奚擇焉使藪藪焉齒于鄉之士得諸其身不得諸其子其無乃隘元公而胡以稱衡功報德稱物平施之義也請進輔成從祀如程朱蔡三氏則

濂溪志卷之六

聖朝崇儒之典始完而右文之治益光夫本府知府徐先華議元公厥考輔成名登甲第行表鄉閭列祀道州鄉賢又美顏惟祀典本以報功故功著一鄉者祀於一鄉功著天下者祀於天下如程太中朱書齋從祀啓聖莫非因子及父報功盛典而何獨於輔成斬之在元公再闢渾沌繼孔孟而開程朱烈垂萬世則輔成篤生之功為尤大豈特營道一鄉之士已哉而崇祀以報其功又豈可止一鄉之近已哉諸生所呈不為魚見合無俯允轉達題

請將輔成公牌位躋入啓聖祠與陳太中朱書齋並從祀則崇德報功人心胥慰而風世表俗儒道大典矣署州事本府推官李朝宸議得宋儒周惇頤父輔成名重制科行重士論迺嘉靖初年進程朱之父從祀啓聖偶遺輔成夫

國家恩典功在一時者恩猶得及祖考而敦頤功在萬世迺後人崇祀不推及其所生非所以彰我

朝崇儒重道之典且今士民歷數從祀莫不快程朱之享報至於敦頤獨不見其親之神位其不扼腕而嗟唏者鮮矣此誠天理之在人心不容泯滅者也順人

心之天理舉

濂溪志卷之六

國家之

盛典廣推恩之大義報垂世之偉功即使輔成志行既然無聞猶當崇祀况其懿行已有可稱者乎從祀議是本府署印同知張守剛議先儒周敦頤父周輔成據起家則名登甲第語遊宦則績著專城有至行以推重於梓桑肆祀典夙崇報於鄉社是誠先儒之可述允為後學之共欽况其篤生真儒倡明絕學使天下後世得尋孔孟之真傳是功雖不在於其身而實寄於其子揆之程朱因子及父之義程朱之父既稱

先儒從祀則周惇頤之父亦稱先儒從祀良非過也提學僉事俞十一議程朱為宋室醇儒而其源則出自周濂溪程子之父珦朱子之父松俱於嘉靖年間以子之故從祀啓聖而尚不及周子之父輔成豈非闕典父以子重非甚不肖亦宜從饗况珦松固賢而輔成以進士起家宦遊有善政鄉賢有明禮人品蓋不在珦松之下木本水源程朱之父既得徽

殊恩於前情同事類濂溪之父亦得脩

盛典於今此崇儒重道真贊揚風美之急務也左布

濂溪志卷之六

政使李得陽按察使詹貞吉會議重道崇儒乃

朝廷馭世之大典衣往風後亦有司勿俗之微推矧

先儒周元公敦頤續千載理學之正傳而其父諫

議大夫輔成啓百代人文之道脉今嗣其學如程

朱二先生反得推崇所生祀之啓聖輔成生有惠

政歿有榮名僅僅俎豆於其鄉詎非數百年之闕

典歟及照襲前錄後禮制宜同查得正統年間曠

天府推官徐郁曾奏復其家已荷

俞允今獨不可追祀其先以風勵後學乎應如議題

請於是巡撫都御史郭惟賢巡按監察御史徐兆魁

會題為三楚儒先輿論有定祀典獨遺懇乞

聖明俯賜一體從祀以重本源以隆文教事者得道

有開先禮隆報本周敦頤起宋天禧間默契道體

首倡正學于聖遠言湮之後俾孔孟道脉斷而復

續迄今太極圖通書學士家尊之與六經等其有

功于斯道甚大而推邇篤生之自則其父周輔成

也人因道重敦頤父在從祀之列父以子崇輔成

何獨遺啓聖之祠况程朱之學皆本自敦頤真傳

而二氏之父如程珦如朱松先於嘉靖年間伏荷

賜允從祀廟食百世矣輔成歷官有善政居鄉稱鄉

賢方之珦與松其好脩行誼以表鄉閭同其篤生

哲人以維道脉同論賢宜此有而合席論功當祭

川而先河迺珦松父祀于廟與顏曾諸氏均禋而

輔成止祭于鄉未獲同珦松配食此非所以隆報

稱而昭大公也事有崇乎儒先而實闕于世教典

偶闕于往昔而實待于

明時稽之士論僉同非徒光借俎豆惟是斯文一體

自當推報淵源臣叨役地方不敢拂輿論之公不

舉泯往哲世德之休光不揚既經司道勘議前來

相應題

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禮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查照程珦朱松事例進周敦頤父周輔成從祀啓聖庶海內人士仰見

皇上崇儒重道之典于前有光而礪世磨鈍之意永之無窮矣奉

聖旨禮部知道禮部覆疏為照道以人傳父因子重自古然矣我

國家崇儒重道欲以教化明倫故既以程灝程頤朱熹從祀于孔子廟庭而又以程灝程頤之父程珦

朱熹之父朱松從補于啓聖公祠無非推尊道學之源顯示扶世垂教之意與因甚鴻鉅而義亦至深遠也然攷自微言既絕而首倡明斯道者周敦頤也其篤生賢嗣而俾有功斯道者周輔成也有

輔成為之父而後有敦頤為之子有敦頤倡之朱而後有程朱繼之後道一源流學同弓冶追本窮源宜其重則俱重祀則俱祀也乃程朱二氏既得

因子而推恩於其父而輔成一入獨不得以父而食報于其子當時議者豈以從祀者在著述而輔

成歟所聞繹歟及查輔臣張孚敬申明程敏政之

請恭候

說臣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

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

封永年伯程珦朱子之父謚靖獻公朱松其歷官

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程珦朱松從祀啓聖祠

此當時珦松從祀之由亦不過論其賢而已初未

嘗及於著述何如也今觀永志輔成名高甲第

重卿評善政爰徵于宦遊令德累霑乎贈典想其

為人固亦闡然自修而有日章之實始非沒世不

稱後世無述者即與珦松較隆比烈何多讓焉

以三子而論則昔之善教者重在父均有得于義

方以三子之父而論則從祀者僅在子不與在乎著述若輔成者雖錫之以贈謚允宜而列之于進豆奚忝今珦松儼然從祀已久而輔成不預並侑之列委為缺典既經湖廣撫按會官詳議具題前來似非出于一人之私臣等博採史傳廣加咨詢深見協乎輿論之公相應將輔成准其從祀啓聖祠與珦松一體追崇庶足以慰先儒尊親之望而對天下好德之心謹據實覆

請恭候

也言誠而止於天猶知一而不知六也按誠說乾元誠之源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夫乾四德為誠坤屯臨隨無妄革亦四德也不得為誠乎元亨誠之通大有蠱升鼎非誠之通乎利貞誠之復蒙同人畜離咸恒遯大壯明夷家人蹇萃漸兌渙中孚小過既濟非誠之復乎推此則易非止乾為誠也明矣獨乾言誠者端本之道耳故曰乾元誠之源其旨微哉公往歲司風憲湖湘戡吏字民民至今思之以不屈摧勢添三十年而所養益剛大今復觀象濂溪務實去偽豈徒角空言而已必其由先生之書以明易以合手曲禮之誠以敬屏攝合乎禮方之誠使民送死無憾合乎特性之誠使民婚姻以禮令乎月合之誠使民器不苦窳合乎學記之誠使民風移俗易合乎樂記之誠使民禮經無偽合乎祭統之誠使民祭思敬合乎中庸之誠使民養思孝合乎大學之誠使吾政術無頗欺無所不用其誠矣由是而克為吾知公後日登壇贊元致君堯舜上則盡性也能化也前知如神也無息則久也知天地之化育也宜皆昭合通書之旨視濂溪其無愧焉濂溪諱敦頤姓周氏紹興二十九年五月日記

道川建先生祠記 淳熙五年 張栻
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胥會至昭陵之世盛矣宗上鉅儒磊落相望於是時濂溪先生寔出於春陵焉先生姓周字茂叔晚築廬山之下以濂名其溪故世稱為濂溪先生春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里名也先生世家其間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未之知耳惟先生仕不大顯於時其澤不得究施然世之學者攷論師友淵源以孔孟之遺意復明于千載之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先生之澤其何有窮哉蓋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為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又有顛從事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岐為二途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為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書者於是其有異端者乘間而入橫流於中國儒而道德性命者不入于老則入于釋間有希世傑出之賢攘臂排之而其為說復未足以盡吾儒之情歸故不足以抑其瀾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本於

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而不在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其於致知力行具有條理而詖邪淫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四月戊寅承務郎直寶文閣權發遣靜江府兼管內營田事賜紫金魚袋張栻謹記

永州府學先生祠記

張栻

零陵守福唐陳公輝下車之明年令信民悅迺思有以發揚前賢遺範貽詔多士他日借通判州事曾公迪詣郡學顧謂諸生曰永雖小郡而前輩鉅公名德往往辱居之如本朝范忠宣公范內翰公鄒侍郎公皆既建祠于學宮矣惟濂溪周先生嘉祐中嘗倅此州而獨未有以表出之豈所以為重道崇德示教之

意乎於是教授劉安世率諸生造府請就郡學殿宇之東廂闢先生祠前通判武岡方公疇以書走九江求先生像于先生諸孫得之陳公命零陵宰高祈董其事而成之繪像儼然欄楯周密既成屬栻為記栻以晚生屬辭不獲敬誦所聞以廣其意先生諱惇願字茂叔春陵人歷官凡九遷至通判永州用呂正獻公薦擢廣南東路轉運使判官改提點刑獄所臨力行其志晚以病丐分司築居廬山下有溪流其旁名之曰濂故號濂溪先生栻嘗聞程公太中倅南安先生為獄掾太中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為交故明道自十五六時聞先生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伊川年十二三亦受學焉惟二程先生倡明道學論仁義忠信之實著天理時中之妙述帝王治化之源以續孟氏千載不傳之道其所以自得者雖然師友可傳而論其發端實自先生豈不懿乎先生著通書及拙賦皆行於世而又嘗俾學者求孔顏所樂何事噫以此示人亦可謂深切矣後之登斯祠者觀先生之儀容讀先生之書賦求先生之心真積力久希聖希賢必有得顏子之所樂者矣

記

南康軍新立先生祠記 淳熙五年張栻

淳熙五年秋詔新安朱侯熹起家為南康守越明年
 三月至官慨然思所以仰稱明天子德音者首以興
 教善俗為務乃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學宮以河南二
 程先生配貽其書友人張栻曰濂溪先生嘗領是邦
 祠像之立視他州尤不可以緩子盍為我記其意栻
 既不克辭則以平日與侯共講者述之以復焉自秦
 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
 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生發政施仁之術聖人天理人
 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
 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
 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先
 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惟
 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
 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理有其宗萬
 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生之所以為治者皆
 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至于二程先生
 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之所以
 用工本末始終精析該備於是五伯功利之習無以

濂溪志卷之七下

二十六

乳其正異端虛空之說無以申其誣求道者有其序

而言治者有所本其有功於前聖而流澤於後世顧
 不大矣哉春秋奉嘗編於學校禮則宜之而况此邪
 嘗為先生所領之地祠像又焉未設誠缺典也今朱
 侯下車未遑他議而首及乎此可謂得為政之本矣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朱侯之所以望於來者豈
 不在於斯乎雖然栻又有說焉蓋自近歲以來先生
 之書徧天下士知尊敬講習者寢多而其間未免或
 失其旨妄意高遠不由其序游談相夸不踐其實反
 以病夫真若是者適為吾道之罪人耳夫惟厚篤慨
 惻近思躬履不忽於卑下而審察乎細微是則為不
 負先生之訓其於孔孟之門墻庶幾乎可以循序而
 進也此又豈非朱侯所望於來者之意乎

道州寧遠縣先生祠記

魏了翁

寧遠縣令黃君大明以書來白吾聞古之鄉先生歿
 而祭于社寧遠雖藁爾邑而先生之流風未墜不可
 以無祠也子也覺先生之道而尊其名懼牲有日將
 以識里人奉嘗之思子為記之了翁嘗聞人道要有
 三曰父曰君曰師無父無君無師無生無師猶無
 生也唐虞三代盛時民生於風氣之未漓又得堯舜

濂溪志卷之七下

二十七之四十三

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君師今其法度紀綱猶可槩見
 大抵合以井牧聯以此間教以庠序道以師長維以
 諫救故以德藝無一壞一民不相聯屬焉正歲孟月
 之吉黨里社營之會無一事一時不相警策焉夫然
 後教行俗成而君師之分蓋迨厲宣幽平已不能如
 成周之舊仁壽鄙天民自為之為君師者不及知也
 矧自是以降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斯時
 而民之散已二百年則雖以孔孟之道而無位亦
 不能聯屬而維持之然猶不忍吾之同體俵俵然如
 窮人之無所歸也乃屬其徒類面教之近以淑其國
 人子弟遠以垂諸天下後世民之久散者固已不能
 遽返而為士者猶有所屬則斯文不墜以俟後聖猶
 將有望焉而天未欲平治也雖以孔門弟子一再傳
 而失之况秦漢而後學殘文闕師異指殊泮渙滋甚
 董仲舒嘗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
 道庶幾統紀可一民知所從而時君不足以行其說
 迨其後也才知之士各挾其所溺以行於世不務記
 覽則淪虛無不為權利則銜詞采至是而不特民散
 上亦散矣不有養生發太極本然之體明二五所乘
 之機而示人以日用常行至近至切之理則異端小

道將誣民感世於終極又非二程子張子推而
 大之格拊綿延以開諸儒則先生絕學又將
 孤矣孤矣矣猗歟盛哉然而近世朱文公張宣公
 呂成公諸儒死士又各挾其所以溺於人者溺人而
 士之散滋甚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聖賢之書而虞
 初稗官矣虛無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唄
 土木矣權利誼之毒也今又非管晏之遺而錐刀毫
 末矣詞章枝之小也今又非騷選之文而淫哇淺俚
 矣此且憂世之士所以悼道之湮鬱而慨然有感於
 儒先之教象而祠之尸而祝之也然而民既散矣有
 士以屬之士既散矣終不可復屬邪有書以屬之天
 命流行亘千古如一日先生能見孔孟之心於千五
 百年之久先生之書爛如日星家藏而人誦之豈無
 見先生之心而興起者邪先生初見二程使之求孔
 顏之所樂他日筆之於書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
 之所學嗚乎得孔顏之所樂則必不以務記覽工詞
 章慕虛寂為能也得伊尹之所以志則雖刀毫末之得
 先聖愈以為厥濟也吾黨之交益相與懋明此理尚
 庶幾或存所屬而不至失望焉資政殿學士前簽
 書樞密院事魏了翁撰

袁州學三先生祠記 淳熙五年

朱熹

三先生之祠于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
 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
 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
 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為之鑿泐
 陋乖離莫適正統使其君之治不得比於三代之隆
 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
 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
 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
 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
 不畢舉河南程氏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
 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
 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
 卓然不流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
 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為不小矣
 熟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題晦之不同
 是以莫知其本來深淺之意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
 畧聞之者則又舍遠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即事窺

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
 作為此祠而為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有在於斯
 與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
 欲有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食於先聖先
 師之廟其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樸之為大學官
 又以其事白宰相且欲廢王荆公安石父子從祠
 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
 詔罷臨川伯雋者畧如樸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
 有能條奏前一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
 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拭丞相魏
 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
 見其志之必存者異時從容獻納自發其端使三
 先生之祠徧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
 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
 既為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焉以俟淳熙五年
 冬十月辛卯新安朱熹記

韶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淳熙十年

朱熹

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為學言天
 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

知上達而滯於形器。以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已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於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舂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大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有所制。而不得肆異端。自是有所避。而不得騁。蓋自孟氏既沒。歷選諸儒受授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汎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嘗為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冤澤物。其兆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寅。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廖君德明。至視故祠。頗已摧剝。而香火之奉。亦情弗供。乃謀

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即其故處為屋三楹。像設儼然。列坐有序。月日朔望。率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為未也。則又日取三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日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進而登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郡。生多愿。慙少浮華。可與進于善者。蓋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然前賢既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啓迪於其後。雖有名世大賢。來官茲地。亦未聞有能樞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為惓惓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既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記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是亦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廖君嘗以學講于熹者。因不復辭。而輒為論著。先生唱明道學之功。以視韶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又記其作興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淳熙十年癸卯歲五月丁卯。新安朱熹記。

濂溪先生祠堂記 淳熙丙申

朱熹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托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

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雜揉，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而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淳漓別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托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夫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孔子於斯文之興衰，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手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以絕之，又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聚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淳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於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著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焉。

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順字茂叔，世家春陵，而老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室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莽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已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親見其為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記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侯之志云爾。

濂源縣學三先生祠記

朱熹

淳熙八年春三月，濂源大夫周侯始作周程三先生祠堂於縣之學中，而使人以書來謂熹曰：子固吾邑之人也，蓋嘗有聞於先生之學，而既祠之南，康矣。且濂溪故宅，豫章宜叔之祠，又吾子之所記。

也其亦為我言之熹惟三先之道則高矣美矣然此婺源者非其鄉也非其寓也非其所嘗遊宦之邦也且國之祀典未有秩焉而祀之於禮何依而於義何所當乎則具已告且謝不敢後數月周侯與邑之處士李君縉及其學官弟子數十人皆以書來曰惟濂溪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河南二程先生以傳之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向之十數年來雖非其鄉非其寓非其遊宦之國又非有秩祀之文而所在學官爭為祠堂以致其尊奉之意蓋非敢以是問乎命祀也亦曰肖其道德之容使學者日夕瞻仰而興起焉耳且吾邑之人所以得聞三先生之言者子之先君子與有力焉今祠亦既成矣子安得而不為之言乎抑先生之學其始終本末之趣頌吾子悉陳之庶乎其有發也熹發書愀然曰明府之教諸君之言其命熹以記者熹不敢復辭矣乃先生之學則熹之愚懼不足以言之也雖然諸君獨不觀諸濂溪之圖與其書乎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窺測然其大指不過與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

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樂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而亦豈有以外乎諸君日用之間哉顧獨未之察耳今幸以賢大夫之力既欲得以日見先生之貌象而瞻仰之則曷若遂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力行之乎已而遂書其事與其辭如此以為記以為學者由是用力焉則庶幾乎三先生之心不墜于地而於吾先君子之志賢大夫之意亦可以無負矣諸君其亦勉之哉祠在講堂北壁下

廣東憲司先生祠記

蔡抗

濂溪先生南鄉坐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東西鄉以伯焉周侯名師清玉僊人好學有文而嘗仕於朝矣其為此邦寬以撫民禮以待士而所以教誨之者又如此非今之為吏者所能及也秋八月癸丑邑人朱熹記

昔先師朱文公作濂溪周夫子祠堂記曰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採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大哉

言乎。所以開夫子精微之旨。揭萬世義理之準也。蓋
天子之學。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上下與天地同流。此
豈淺近者所能窺。而其見之行事。則謹刑一節。尤為
深切著明。夫明刑以弼五教。制政以教。祇德自古聖
人。輕重毫髮必致其謹。是固陽舒陰慘。仁柔義剛。以
輔教化之不及。而好生之心。流行不息。同胞同體。視
之如傷。于以全人性之天。則於無極太極之本體。亦
豈有間哉。夫子辨分寧不決之獄。而南安非辜之囚。
所至務以洗冤澤物。為已任。至於詳刑廣東。則仁流
益遠矣。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聖人法天以政。養
萬民。肅之以刑。此夫子之秋。肅夫子之春也。深溪
萬初民。范於石為之戒。視而著。令黃荊張空民死於
瘴。為之緩轡。而徐行。鄉人候吏。惟恐奔走馬蹄。旗脚
之或後。而黠胥惡少。則凜凜然如快刀健斧。之將加
仁之克廣。形著如是。夫淳熙間。繡使陸公世良。因民
之德公也。祠于丹荔堂之側。有年矣。近憲司楊君大
異。改祠于相江書院。今周侯弭節。是邦思其崇之遺
首。訪舊祠。吏以廢告。侯坦然曰。相江之祠。學者之通
敬也。而所主者。教司存之祠。官守之常敬也。而所主
者。刑刑教。雖一而祠有不同。夫豈可廢哉。亟命汛掃。

舊宇而謁。至為又憲。規模湫隘。不足以揭虔妥靈。遂
闢地於官治之西。偏以庶幾。美牆之思。且貽書俾抗
訛之抗學於朱子者也。酌泉知脉。元公於抗有罔極
之思。誼弗敢辭。竊謂元公之祠。遍天下。而司存一祠
侯。獨以為不可廢者。何哉。廣南十四州。生民之命。所
繫也。為部使者。且而瞻是祠。退閱未決之獄。必思夫
子之以剛中。以動而明。敢不敬朝夕。而瞻是祠。退
決非辜之囚。必思夫子之中正。明達燭及微。暖敢不
敬。朔望瞻是祠。退而心行乎一路之間。必思夫子不
憚出入之勤。雖荒崖絕島。而念慮不可不到也。敢不
敬。祠在是。則敬在是。敬在是。則十四州之民。命在是
也。祠可不復其舊歟。此侯之心也。嗚呼。侯之心。非特
善一家之學。將以開羣心。有體有用。有微有顯之學
也。非特為曲江之地。將以為天下立心立命之地也。
前乎百八十年之既往。侯既有績。元公之道。後乎千
百世之方來。必又有以續侯之心。相與引之於無窮
仁。不可勝用矣。侯名梅叟。元公族孫也。學行為世推
重云。

重新三先生祠記 景泰四年 金潤

日月星辰之懸象於上者。天道也。山川海岱之成形。

於下者地道也仁義中正之恭贊乎其間者人道也
 應之為五行配之為五德賦之為五常稟之全秀之
 萃者其維聖賢乎夫三王繼而五帝三王降而五霸
 為生吾夫子之聖維持天紀煥耀人文叢集大成纂
 述六籍道貫天地之始救垂天地之終嗟乎木鐸
 稀微言寢息世道沿忽吾道隨之隱顯一脈微微不
 絕如綠秦楚烟雲漢祚盡餘三國鼎分隋唐夷集五
 季之衰壞亂極矣天運之好還道不終窮必有言而為
 經行而為法不河而西不洛而書續千載道統之緒
 於六經性命之源者如若周元公是也常上畫本極

續修四庫全書

十一

一圖以授二程示大易之妙揭二五之精化化生
 而無窮者天道焉地道焉人道焉何也男女一陰陽
 吾心一太極也散之一本而萬殊歛之萬殊而一本
 即吾夫子之一貫弟子之一性可以默契而不可以
 語索可以神領而不可以聲傳此之謂見道之真此
 之謂心與道一自非一程親受道學之傳以興起斯文
 為已任則白晝而長夜者何自而明哉此有功于天
 地有功於生民宜其過化之地有祠而奉之也歲久
 既沒景泰四年癸酉實潤至郡之明年即其故址增
 闢而廣之更新以其舊蓋諸賢從祀學宮明時之

通制也嗚呼慨先傳之既遠歎妙指之常新則茲祠
 之建思其人尊其道庶幾有所感發焉者潤之期望
 深矣故為之記

重作書院記 成化三年

葉盛

嗚呼周先生之道孔子之道也斯道也原於天命具
 於人心非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聖無以
 行斯道於時以濟生民非孔子之聖無以明斯道於
 書以俟萬世夫天豈不欲斯道之常行於世以為生
 民無窮之幸哉顧勢則有不能耳世不恒然而天之
 心則無時而不然故孔子既往千五百年之久復有

續修四庫全書

十一

周先生者出而斯道之傳不絕而復續使時君世主
 動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為準則為
 帝為王迭為進退而斯世斯民矩矱想望至治之如
 古昔盛時而不至於廢爛之極蓋亦非偶然之故矣
 觀夫孔子之言繫在六經蔑以尚矣而鄒孟氏者聞
 而知之自擬私淑其為言曰性善曰義利而前聖之
 道為愈明周先生生乎孔孟絕學之後乃以卑官辱
 寓南安當時有程珦氏獨能識先生而令二子師之
 是為河南兩程先生父子兄弟師友之間淵源流派
 耳聞目見口傳手授而其為書則曰太極曰通書曰

易傳諸書發揮天人之蘊開示學者身心用功之要其推明前聖之道為益切所謂天地不悖鬼神無疑考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者至于今人知有孔氏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的然如見可舉而行此天之愛生民其心固如是而必於孟子周程焉屬之詎不然歟南安之有道源書院肇於宋乾道乙酉郭見義所創三先生祠自是以來終宋迄元其間嚮慕之士如江丞相萬里輩皆有興復之盛寢久而廢國初更為大庾縣學學有祠後學革而復廢景泰中郡人雖有復祠之舉未備也成化紀元之

濂溪志卷之七下

十七

初南安知府前刑科給事中桐城姚旭大庾縣知縣前歷應城新塗兩縣吳郡夏璣皆以進士高科服官有年而出牧于此曰吾徒先務之大有如邦先賢三先生宜不得而緩乃相與捐俸躬為募率得好義士民若干人協力一心重作道源書院於舊祠之後榜其楹曰景行之堂藏書其中以待來學前鑿巨石為光風霽月亭仍別為一室載植理皇當日親染賜額之碑而又有周垣之固重闕之嚴也書來圖狀與俱而屬記於盛且曰故縣學弟子員并入南安學密邇書院尤碩開所以教諸生者意盛愚何人而敢有言

於三先生者乎雖然三先生不作又幾五百年矣而三先生之遺書不亡而存諸君有不聞而誦習之乎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此固周先生之言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此程伯子之言是亦叔子之言而已爾士無志則已苟志於道必也終其身服膺乎三先生之言以篤行乎三先生之道庶幾有以副乎今日興復是舉之盛心而為無負乎方今明盛之時

府治後廳東吟風弄月臺記成化十七年張弼

濂溪志卷之七下

十八

遺明道伊川二子從學而卒有得焉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垂萬世太平之術故南安府有道源書院於學宮之傍固足以表著之矣然昔之軍治即今之府治三子之冠容與於斯者非一日階墀堂序尚遺舊址流風遺韻未盡泯滅後人朝夕於其寧無感觸而景仰乎故因府治內廢臺刊除草木甃砌而屋之而額之曰吟風弄月臺焉蓋以當時所記濂溪志趣高遠常自吟風弄月程子亦云自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可見襟懷同一灑落不可以勢利拘也或謂周子政事精絕程子為政上下響應

使遇為則伊周不足多舍此不及而乃表其吟風弄月將與騷人墨客流連光景者同科耶噫難言也子路革成欲得國而治之孔子獨與浴沂風雩之點將無意於用世澤物者耶是難言也殆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則隨事順應斯與天地同心而萬物一體也即吟風弄月者舉一端而全體以著大用以該所以安百姓育萬物者實不外是其為政精絕上下響應吟弄之一致耶流連光景者似若彷彿其致天壤矣噫是誠難言也非淺陋所可窺也姑書成語揭之於臺天下後世必自有真識者在謹銘之曰

濼溪志卷之七下

二十九

周程有臺永鎮茲府登勿乘輿燕勿歌舞先哲之遺孰敢戲侮圖書左右風月今古曰敬曰誠關我門戶澤物洗冤昭哉仁武通追仁武斯民父母庶克事天弗愧守土

復興書院記 弘治十五年 謝 鐸

南安守天台盧君濬既興復道源書院而以書來告於鐸曰南安故濼溪先生周公之亡國實二程先生所從以受學之地也蓋宋慶曆中先生嘗為南安司理二程之父大中公適倅于茲知其為知道者因與之友且使二子往受學焉即所謂每尋仲尼顏子樂

處而吟風弄月以歸者也南渡以來凡先生宦遊所至若洪若韶若邵若江州皆有祠以尊奉之况南安所謂道源書院之榜實理宗御書以賜顧得而後之哉惟我

國朝益崇正學先是若姚守旭輩雖嘗更新而歲久寢壞弘治庚申復圯于水越明年濬移守自黃大懼弗稱又明年乃圖興復因白于提學副使錫山邵公國賢議以克合遂經始于今年甲子之春至仲夏而成祠凡四楹先生南向二程先生左右列以侑焉祠之後為景行堂其前為光風霽月亭亭之前為大門取

濼溪志卷之七下

二十九

故御榜而揭之提學公謂不可無一言以紀成績因屬濬以請嗟夫先生之道高矣美矣豈予末小子之所敢知然竊嘗究觀儒先之說抑不敢謂無志於其梗槩之萬一著蓋先生道本天昇學匪師傳著作圖書闡發精蘊體用一源隱顯無間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脉絡分明規模宏遠遂使孔孟之後斯道再明如日中天如水行地所謂歷選諸儒授受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汛掃平一之功誠未有高焉者也由是而觀先生之道實天下之所共仰百世之所當祀者蓋嘗秩之孔廟與天地相終始矣

夫豈區區一方之仕國所得而專之哉惟觀其去思之蹟仰其過化之神則所以致其尊奉之誠自有不能自己者耳碎之指日窺天鑿地得水而謂天與水其專在是夫豈可哉雖然秩在廟祀固天下百世之所共守而仕國之祀則實繫乎守土之人否則先生宦遊所至豈值南安哉豈直所謂若洪若邵若韶若江州者哉於是益足以見盧君之賢若乃力取先生之遺言探討服行而不為異端俗學之所疑誤則又提學公之責而鐸寫亦須有愧焉者也又豈直一書院之興復稿名文字之末而已哉

重脩吟風弄月臺記正德十六年黃芳

南安邵治東有臺曰吟風弄月志周程授受之地也周程大賢也賢者所過有遺思焉即其地昭其迹長賢以寓教司牧者之所先也四字撥程子語程蓋假物象以狀有道者心境融徹而吾雍容其間倡醇乎治若有遇焉故爾非流連光景之謂也夫心本澄湛清之乃汗汗則障閉不通湛則混然與太虛為體與太虛為體故能同於物同於物故能隨寓以遂其樂而無間焉學而至於樂學之極也孔顏所樂何事惟周程知之周子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程

子曰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皆身其事而形諸言者也匪風其清匪月其明神和意閑天君內瑩隆污異寓動止咸定非深於造詣而遽語此味則將以適然之感而指為耽玩之所安也嗚呼遠哉後人登懋斯臺緬懷往躅澡行勵操洞啓靈秘無以情撓無以慾昏沉潛優游不懈益致則斯樂可幾矣臺成於前即守張弼歲久圯敝今守南海何侯文邦始視事輒構材新之是誠知所先者何侯歷官中外以政績聞茲試端倪未究底衷既訖工屬芳為記且曰文須與政闕予以清心體道為立政之本備繹其義觀者或罪予齷測所不敢辭

濂溪志卷之七下

五十二

永明縣仰濂祠記

汝陽趙賢巡

周元公濂溪先生道州營道人今永明為道州屬邑志稱古營道地云歲甲戌余觀民至道州謁先生祠下讀朱文公記先生事郁乎詳哉乃永明令何守拙則進而請曰先生里居去邑甚邇而邑人又多先生族撤邑中又有先生則嘗游覽之處焉得無專祠祀先生如州也邑庠之旁有浮屠氏廢宮請即其地建仰濂祠以係人之思余曰可哉父之祠成乃問記余曰此禮也孔門記之矣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所謂合者釋奠先師合鄰國而祀之也國故者國

濂溪先生集卷之七

四十五

之昔人以為師有是人則不必遠取合祀也於乎先王之制達人情矣古者仕不出國其政與教皆國人耳目所覩聞取其等堂睹聞之人以為之師則政教之成憲未墜揭其所尊信而示之範本其所素習而要其成此先王之教所以易行而政易舉也後世則不然仁者既遠於其國而所仕之國或有國故可師者又不即諮省舉以從祀則博士諸生何所瞻效也乃今永明有仰濂祠非即古者祀國故之意邪先生挺起春陵紹孟氏之絕學開宋代之文明漢以後千五百年儒者所僅見謂之國故誰云不宜夫既以

濂溪先生集卷之七

四十六

先生為國故則將仰之為師究心先生之學豈假飾剽獵乎國故之名以為邑庠之先乃于政與教無闕哉然先生嘗令桂陽矣判永州邵州矣三任在楚域與古之仕于國者不甚異而其政與教不獨載之往牒為有司與諸生所睹聞也即田疇間婦與僮市販以莫不頌說先生而敬慕焉乃有司與諸生或假設剽獵不能究心先生之學而徒以俎豆事先生則不惟無政與教且先生辱矣不將為田疇間婦與僮市販所訾議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太史公述以贊孔子而繼之曰雖不能至心竊鄉往之夫心竊鄉往而不舉足登焉後仰耳仰濂者亦在手勉之而已祠經始于萬曆三年三月其年十月落成記作于三年正月

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記 萬曆壬辰

比地李楨都御史

道州古營地濂溪周先生產也余撫填思偏楚澤得
至其地一展謁述先生之遺風整風日之渴慕乃地越
在三湘九疑遠鮮公往竊計款正人心當明道術款
明道術當崇真儒即余下郡國徵求古哲近世道德
功業士孰如先生者嗷下檄問先生祠郡守李發報
曰先生舊祠在濂溪溪上代建代燬嘉靖辛卯新之

濂溪志卷之七

三十三

而今火矣遺屋數楹雜榛棘中祀事未稱乞新之頌
材無所出余手狀瞿然起曰先生祀可火哉明祀不
崇世教不立時余之辜此豈余得徵先生靈使得稍
效門墻後哉檄所司亟治不則圮費濂廣所司欣然
成之奉計畫聚方材日勤匠石攻之期月乃成業二
三大夫謂余當記記曰夫大道甚夷窳言無當秦燼
後學者爭騖多神闔談辯益馳爭益熾鴻儒連上競
為空虛使人蕩而無歸先生崛起千載後超然妙悟
著書立言主靜示本無欲示要尋孔顏樂處示程契
象月岩濯纓瀟水愛蓮取德喜拙矯俗襟懷光霽志

學伊顏實學彰彰卒令伊洛得循遺教延於今高巍

夫世之談叢辨囿者余謂心教有悟不悟而身教無

悟無手不悟先生甫二十仕分寧簿分寧父獄不決

至即立決人驚稱曰老吏不如也今之士有能弱冠

蒞民一遇事即照徹始終立決如先生者乎司南安

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苛治夜先生力爭不

得接手板去曰如此尚可仕乎今之士有能持三尺

法不依阿如先生者乎嘗令柳柳守李初平知其賢

薦之初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遂護喪歸往來經

理其家今之士有能義不肯恩始終如先生者乎嘗

宦邸一日暴死或檢骸篋無有錢倘死即棄棄無恨

也今之上有能清脩勵節至不以死生貧窶動心如

先生者乎由桂陽知南昌其富室大豪黠吏惡少不

獨以得罪令君為憂且以汚穢善政為恥今之士有

能化其民格其心至不忍汚善政如先生者乎凡此

先生身教也是仁義中正見諸行事者也余以政事

辨官材故不敢深言玄遠之理姑即先生見諸行者

頌諸大夫與二三有司日取而內度之曰某事當決

某法當執某義無二心某義我窮約不以利汚義某民

未若訓取先生脩政化民者驗其成此余所為建廟

崇祀意乎故性天之奧造化終始之微則在精義入神者當自得之非余言所竟嗟夫余少有志於道慕先生獨深先生道德永宇宙非以祠存不祠而熄者顧吾人在三之義安在古之式里懷崇非私其人也出吾不可氓城之真已爾春陵毓秀之卿先生長子孫以是後進之現法以是薦紳學士蓋茲土者登先生堂思先生道中無名教自振者乎此祠亦不容後也是役也凡因之五凡新之五舊祠中為堂堂五楹像先生其上左右為二程先生像與翰博燕居皆不燬仍其故稍新之其前為聖學源流坊旁為繼往開來坊悉重飾之相望若翼然門內仰瀛樓借廡共五楹前為應門扁曰恩榮應門外為宋大儒第門規制視前稍廣門外甃石為道丹雘相映翠華聿昭稱崇勝云經始辛卯十月告成壬辰八月主之者為參政吳中傅副使張世科劉大武僉事徐學聚而永州府知府葉萬景同知張守剛推官林汝詔道州知州李發均有締造勞併記

重脩瀛溪書院碑記 萬曆壬辰 吳中傅參政
御史大夫北地李公來鎮三楚嚮意風教檄蒐瀛溪先生故里命所司重飾之會先生書院災用守者議

舉而新之已復捐金以佐祭田費諸所為尊禮之典悉稱此屬余記之余惟周襄孔孟沒歷秦漢晉唐以及五季之間學士大夫往往各持所見以相勝彼卑者勿論即高明雋爽者流談各理則淪於清虛課事功則驚於術數工詁訓則斬於綴緝脩異同則矜於奇淫賢聖之道寢微幾不可攷見獨先生起而維之得不傳之秘於遺經而闡圖著書以窮理盡性之的昭示學者使有所遵循以適於正惟時二程氏颺起景附數傳而閩閩諸公始得修先聖之統茲其功用誠不在古之立功者下獨惟夫世儒未聞道真喜為異說其始不過一人臆見之私而究則群和競逐至舉世若狂然如近世有號大儒者論所樹立豈不卓然名世顧持論稍偏而學者遂宗信之不知岐路之分若蒼與素當自有辨之者此何為者也夫先生之道如揭日月而行天不為不尊且信于時矣猶然以他道雜之者蓋學術淆亂微衰世為然即極明盛行之際亦有之此無他意見易惑其勢便也公念先生之功如彼而又懼輓近代之人心如此故于先生之道力而衛之恐恐然若敵壘之為吾侵凡先生之廟院少有不稱崇奉意指者悉更而拓焉蓋重其地

則先生尊先生尊而先生之教益尊俾天下知正學
有在為萬世斯文之主此固公加志意也顧公于先
生靡獨尊崇之實允蹈之矣觀先生遺行謂其為政
精密以洗冤澤物為任官南昌時篋錢不盈百今公
之在楚也蒿目時難孜孜治理汰嘉祛蠹導利起教
諸所注措未易倖指其意直歎稅末季於隆古之盛
楚士民無不欣欣沾閩澤者真儒之效二可見於此
矣且也躬先節約斥華茹澹即縫掖之士不敵於此
而又力繩墨吏毋令為郡邑若倘先生所云無欲之
旨非耶古云穀應氣求蓋先生之學與造化為徒而
公與先生則心一而道同也不則胡為有契乎先生
若是之深耶余因論次之以俟夫崇正學者采焉

月巖亭記

李發

濂溪周先生故里西十里許有山曰月巖蓋先生嘗
靜玩其間者萬曆己丑秋八月分察熊公行部道州
遊茲巖余與守戎彭君衛使孫君洪君王君麴君庠
士裴萬周四生從焉五君為余歷指其處見奇峰巍
聳層崖削矗中為岩洞洞門東西通徃來望之若城
闕入其中則弘敞虛朗蒼蒼者出其上蓋巖空也空
且圓如月之望離而東西視之又如月上下弦其增

濂溪志卷之七

李木之四

咸隨步獲進退故呼為月岩然而太極陰陽動靜消
長之理備是矣故世傳先生于茲悟焉而圖所由作
余且觀且嘆蓋嘆其肯也徘徊久之不覺胃中冷然
曠然似非在人世尋陟於岩之巔四顧峯巒羅掖下
鮮雲灑氣互澆瀆又飄飄乎意象俱融余復嘆曰佳
哉若其宇內一靈區乎孫君曰岩固佳若中舊有濂
溪讀書亭峭石環壁盛夏無暑亭尤佳也前改遷于
岩外之東南隅而中岩遂墟余乃躡其遺址而諦視
之感終學之復倡懼名蹟之或湮仰止興懷亭焉可
廢迺復聚材鳩工建四楹于其中仍綴數言以志先

濂溪志卷之七

四十一

生之超悟以為有天啓焉夫道無乎不有者也非待月
岩而始露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仰觀俯察何者非
道之攸寓第括者擾蔽者塞道與我始相間隔于是
物自物惡能因物以見道乃若聖賢其心湛然無欲
者也無欲故靜真境內融則機象外朗隨處俱徹則
觸目皆道即池蓮亭草並發天趣而况月岩之竅焉
者乎蓋無欲為豐本光風霽月為生機岩為幻相而
圖為註脚得之心而洩之岩得之岩而洩之圖心也
岩也圖也一也卦之於龍馬也疇之於神龜也圖之
於月岩也亦一也天不愛道垂以象聖賢見道悟以

心神乎神乎而天固啟之矣五君欣然曰若是乎岩之果為固耶然余又有說焉卦至今在而龍馬不可睹矣疇至今在而神龜不可睹矣圖至今在而岩且與並不毀此其靈秀豈直為馬為龜哉假令先生未生圖未作遊茲岩者而試潛玩之也有能悟乎悟即不盡如圖而且別有解乎則豈際之探奇選勝云哉四生亦欣然曰若是乎遊之益于學也是工也始於萬曆己丑秋八月二十日成于冬十月之望

遊月巖記

無錫顧憲成

予以歲之九月六日至桂陽越五日有永州之行行

濂溪志卷之七

四十一

三日徑道州州大夫張四可氏出謁予為問訊濂溪周先生故事大夫曰去州可四十里有岩相傳以為先生悟道處此一奇觀也予曰何如大夫曰志言岩形如圓廩中可容數萬東西兩門通道當洞之中而虛其頂自東望之如月上弦自西望之如月下弦自其中望之如月之望先生則之以畫太極圖云已晤彭將軍哲菴氏語及之亦曰信予曰有是哉明日遂偕往既至歷岩而登下而就几少息焉徙倚四顧奇石森列滿壁而是眉睫之間变幻紛沓應接不暇即王子猷山陰道中不知有此否哲菴氏曰吾聞諸志

矣如走猓如伏犀如龜踡跚如鳳翱翔如龍蛇統挺可謂筆端有畫予曰未盡也擬為之名卒不得其似而止遂與二君徐步而前就其中望之既圓且朗果如所言不謬予因笑謂曰今日望日也故因有此已轉而西尋却而東所至輒佇立凝視迺相嗟賞已復登其巔忽見白雲數點冉冉從東而來望之可數里內外張君異之指其處呼予而謂曰是濂溪先生故里也予聞之翩翩神王爾時覺得兩腋風生便欲乘雲而往攬崔嵬之亭飲其泉一斛洗滌塵氛徐而從先生乞太極圖也為之徘徊者久之既而還坐其下

濂溪志卷之七

三十一

左右存觴觴到輒盡主亦不勸客亦不辭清言疊疊爾我俱失薄雨既收斜陽欲下陶然相對緼緼滿懷輿人竊竊從旁言暮矣弗問也從容謂二君樂乎張君曰當此之際不知胸中有何物亦不知天地間更有何事彭君首肯曰如是如是二君還問予予曰亦復如是起而嘆曰美哉茲游也無物內礙忘矣無事外碍忘矣內外而忘濂溪先生之所謂靜也昭昭乎進于太極矣吾儕偶爾寄適俯仰之頃意象豁如輒自有會心處何况先生乎其所得于茲若之助豈必哉雖謂則之以畫太極圖未為迂也昔子朱子疏大

學格物之義謂一草一水亦不可不理會王文成非
之曰柰何舍內而徇外由今觀之何內何外何之為
可以盡卦洛之龜可以叙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新
腐陳奇總歸神理人自為間隔耳文成殆激於世之
舍內而徇外者發歟吾于茲巖乎有悟也雖然悟之
非難實有之為難今夫先生之稱主靜何也主者譬
如家之有長國之有公侯天下之有君王不得一日
而無非若羈旅之候來候去也吾儕幸徵須臾之暇
探奇討勝回視膠膠擾擾之鄉迥若仙凡以故情暢
神怡灑然自適退而與膠膠擾擾者交卒亦歸于膠
膠擾擾而已夫焉得而有之不惟是也吾與張君敬
生長吳越間去此四千里而餘彭君即楚產乎家故
赤壁下去此亦二千里而餘生平傾慕先生如飢如
渴一旦得游其處以故日若為之加明耳若為之加
聰心若為之加爽儼令朝於斯夕於斯取諸衣帶間
而足且將狎焉故常漫不加省歎一幾希於灑然弗
可得已雖日居其中與其膠膠擾擾之鄉何異然則
向之所云靜者恐不特如吾三人之居之去茲岩僅
僅二千里或四千里已也何謂悟於二君稱善就事
索主靜之訣予面壁不昏有頃曰其試問諸月岩遂

各畫一觴別去越七日還自永州籍其語而存之用
自省焉兼以遺二君是歲萬曆拾伍年也

光霽亭記

是亭也在學宮之西右為濂溪先生祠蓋自學宮而
上數武有樓樓之前有巨石登障高可三丈許廣倍
之再轉而西古木輪菌森然林立逶迤而下一址為
諫議祠先生父也祠不數武有亭翼如亭之中有石
刻太極圖而顏其上曰味道余不知所自始然以余
朔望視學瞻拜先生必郵是亭而博士諸生時時追
隨相與講明太極載及拙賦愛蓮說低回留之幾不

能去庶幾羨牆先生也者因憶黃山谷嘗言先生襟
懷灑落如光風霽月有味哉其言之也後於先生矣
請庚而顏之則何若博士諸生進曰昔葉文莊重作
先生書院于江州亦有是亭亦有是名乃當吾里而
闕名亭也則惟大夫庾顏之余小子碎席唯唯既而
曰嘻有是哉夫風與月天地間之不盡藏而人我之
所共適者也何適非我何我非道是真儒之大見解
而適得吾體者也先生之學以主靜為宗以無欲為
入門欲淨理還觸目天機夫惡知風月之在心乎夫
惡知光霽之在風月乎我忘物而物忘適總之在先

生會心處耳學問不敏叨守是邦日治程書不皇於吟弄乎何有然以俎豆事先生而不能挹其光霽者非夫也小子何敢讓焉既又進博士諸生而為之說曰若知先生之光霽乎先生居恒志尹學顏志即是學學即是志体用合一者也世儒耳視猥云光霽屋屋灑落在襟懷已耳不吊詭而離則鑿空而禪于先生有用之學槩乎未聞夫心何以光霽政何以非光霽則小子竊有以窺先生之學用不離體矣先生簿分寧理南安令桂陽判永州已遷尚書虞部即浮沉世跡是不一政而獄可立訊也手板可投置也洗冤澤物可為已任也富室大豪黠吏惡少可使更相告戒勿汗令君政也浸假而究先生之用志尹之志不虛矣余恐不知先生者岐心政而二之則晦翁狀先生為政精密有古人風者謂何學閩州守吏也在吏言吏敢更端以為博士諸生告庶於先生之光霽觀其全云諸生樵然曰命之矣請書之光霽亭小子又辟席唯唯

銘

瀟溪祠堂銘

郡丞臧辛伯

太極混成萬象包括通書簡明言行有法貫天地人猶見昭徹成已成物大巧若拙學窮本原文字仰末吏隱州縣一意全活瘴煙可入民究難達天生範模伊洛講切胡不假年禮樂諸葛嗚呼瀟溪道無生滅卷前倚衡光風霽月

月巖辨

張喬松湖南

道州月巖之勝甲于天下予聞而慕之名矣戊戌之冬行部至州事竣遂往觀之遙望向東一巖空墜偃覆高澗可二丈許白石璀璨謂之月巖形果肖矣比入洞行數武見石壁峭立周遭圍紫上透天光宛如既望之月而西之一巖其穹窿偃覆與東岩埒同游諸彥指中空者謂予曰此月之望也指東西二岩謂予曰此月之上下弦也予亦信以為奇若身游廣寒清虛之府矣已而徘徊諦視審然悟曰此非月之望也亦非月之上下弦也蓋中之圓虛通天者非太極乎由東西二巖觀之非太極之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乎岩畔溪流縈紆如帶而群峯矗矗森布於岩之左右如屏如戟如鋪如笏皆具五行之象非太極之

水火水金土乎此天地之太極不必假借不必點綴
昭然在心目間可一覽而竟者州之肇名為道或者
其原於此惟其含靈蓄粹秘而不洩積至有宋奎聚
之朝周元公應運而生靜養是岩之測超然神解作
為太極一圖以續孔孟之緒是天地兆其象而元公
啟其秘也寧非羲畫禹疇觀河圖洛書而成文乎世
之游者往往以月巖目之殆未察乎岩之真體矣予
固衣之為太極岩後之達觀君子玩太極之象悟太
極之理點會元公心法於千載之下未必不以予言
為然也謹書之以俟

濂溪志卷之七下

二五十五

仰拙堂說

荆溪路雲龍知永州府事

粵稽至德之世政閭閻甯民醇、爾上如標枝下
如野鹿氣渾以敦俗養以樸何其拙也逮德下衰
從龐漸斲智故橫生辨騁于雕龍伎淫于尊俎上
以循俗文罔龍下下以瘦勾捷給邀上何其巧也
巧與拙易孰而世道之污隆升降從之矣有道君
子所為高日隱伺云宋濂溪周先生判永州嘗作
拙賦後人懷德為建拙堂尸而祝之迄于今無教
雲龍不佞備員茲土俟諭三載無一善狀高山仰
止竊有味乎斯言因匾座右而申釋其說夫今天

濂溪志卷之七下

二五十六

下巧已極矣拙意漸滅矣無餘矣一切吏治官履
士習民風何者不教于巧而待教于拙拙者真也
天也巧者偽也人也先正云人無所不至惟天不
容偽是以國風罕譬于鳩鵲漢陰厲色于桔槔木
彊石介志士甘之黃鼓胎韋識者鄙焉賦以德賊
吉凶定品校其肯嚴乎故嘗伏而思之藉令吏治
一拙則有悃愾無偽增官履拙則有恬雅無速化士
習拙則有閑備無競進民風拙則有耕鑿無器訟
凡天下之父君子而拙則有孺慕無相夷兄弟
而拙則有友愛無交瘡夫君婦而拙則有好合無

此離師若友而拙則有忠告無市文又推而廣之
 以學術鳴而拙則有真詮無異教以事功鳴而拙
 則有實際無虛偽以氣節鳴而拙則有慷慨無賈
 譽以文章鳴而拙則有體要無贅牙卑之至于醫
 巫之輩胥史之倫而拙則小道可觀掌故足據而
 不取羞不舞文嗚呼此正元公所謂天下拙百弊
 絕者也休哉不可觀已永隸楚南微蕪蠻尚鬼柳
 司馬至概之公愚固多自託僅猶有古拙風乎而
 元公則又鄉之大賢先達所為百世師也者雲龍
 至愚極陋巧非質矣九懼夫似拙而非也請釋其
 義以自警謹并論于有衆寧拙毋巧以無忘爾先
 賢與繁提醒之意庶乎日有改月有化駿見太
 上之淳懿即夏齊慶魯不出一字中矣是為說
 韓子祁曰嘗見世之巧者處名而名求利而利
 投罔不合行罔不得心竊慕之至效焉而不得
 其術則自悲其拙甚及觀元公拙賦則喜因托
 以自解乃今獲讀仰拙堂說益信夫巧不必慕
 拙不必悲矣夫拙何足悲哉說云拙者天也巧
 者人也任天而不任人所謂不失其赤子之心
 也者拙之則大人矣元公通書曰誠神歟曰聖

人拙固近於誠也其聖功之本乎璞未雕也而
 瑚璉具焉絲未染也而文章出焉請堅守吾拙
 以從事兩夫子之教 道州知州韓子祁跋
 仰拙堂跋 徐之孟本府同知
 夫拙難言也有性拙而移於習者有始拙而墮於
 終者有名拙而失其實者端凝者秉正儼通者病
 之木樛者率真夸望者詘焉簡靜者不快於任事
 恬夷者不聞於當途故夫拙之難也古哉子周子
 曰天下拙百弊絕昔人刺永作拙堂志羨牆之思
 堂址今莫可考而餘風猶在秋寅長漢哇公題視
 事堂之後曰仰拙因為之說謂天下事非拙無所
 用之守吾一拙可了師帥事而老拳拳望我士民
 僚屬希一稟於拙有如然一切化巧諸調豈其天
 者而惟斤斤端樸恬簡是用典刑獎誠無不可絕
 風可移俗可易比屋即成化境永固周南國也追
 古化行俗美民淳事簡弊何從生晚季浙滅本未
 滋偽滋奸拙之賦其大有繫于中也凡我同心毋
 務近習失實而始終佩繹仰拙之說寧無負今日
 師訓之意不庶幾先正追古之遺教乎顧謂僚友
 何公肖竹劉公澹銘曰跋有遺指請補之二公曰

兩公以言鳴拙我二人以無言守拙要於無失故
我亦奚庸何言

濂溪集序 嘉靖甲辰

漳浦王會 通州知州

會官大學時嘗得濂溪先生年譜一書為友人借
去竟失之猶記題引者為張元禎氏云曾得周子
大成書於某處缺其中年表一帙欲檢中秘書抄
補之以史事嚴不及其所謂大成書者會迄未之
見也癸卯歲拜道州之命意故里家塾當必有之
幸當獲觀其全既抵任拜先生祠下退而訪其嗣
孫翰博續麟求家傳遺書出濂溪遺芳集一冊相
示荒雜不倫并年譜及先生述作亦復闕遺因嘆
嗟獻凋落當圖改刻乃復出年譜抄本及搜錄詩
文允若干會受歸而讀之其間又多訛脫乃謬以
已意畧加考定而編次焉曰遺書曰年譜曰年譜
曰歷代褒崇而賢士大夫先後表彰者在紀述者
亦附錄之使後之人有考并圖其山川書院於卷
首雖未能萃先生之大成然學者邇是而未焉亦
可以得先生之大致矣因題曰濂溪集刻書院
以修是邦文獻之闕若乃先生之學則圖之南書
固與論孟並行於世無待於斯而後傳矣

濂溪志卷之二

濂溪先生墓誌銘

南豐潘興嗣

吾友周茂叔諱惇願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遠祖諱
智強皆不仕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
夫君幼孤依舅氏龍圖閣學士鄭珣以君有遠器愛
之如子龍圖公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君景祐中
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簿君博學力行
遇事剛果有古人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以君為窮
才奏舉為安軍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逵以君知葭下
吏無敢 吾君與之辯事小為屈因買手版取誥
勅納之投劾而去逵為之改容復薦之移郴令改桂
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
其為治精宥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改太子中
書簽判覃恩改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今上即位恩
改駕部趙公朴入參大政奏君為廣南東路轉運判
官稱其職遷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君盡心職事
務在矜恕雖遠僻遠無所憚勞竟以此得疾懇請
郡行知南康軍未幾分司南京趙公朴復奏起君而
君疾已篤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于九江郡之松第

太平人羅君名斗字汝南家銅仁其先高安人何君
 名守拙字子工簡州人三君者于風教固殷其不窳
 事與民莫不稱良云余既謝病治農不與聞激揚事
 乃為作頌頌曰道國甫甫春陵顯顯月岩瀟水樓田
 之宮五星奠隕左旁右龍縮結九疑羽翼祝融是日
 嶽降篤生元公逖邇精一近嗣中庸炳幾握要無欲
 為功施之公濤中寶明通至理溢焉奚必外窮三綱
 九法以叙以後既殊寂滅亦異玄同關天開地如夜
 斯瞳啓程夫子如日斯宵公騰帝右放里攸空後幾
 百祀化為荆蓬孤承僂窳鹿攸叢肉食者鄙疇哉
 是崇顯顯三君抵焉揚靈趙公既唱三君同風五峯
 之栢三涪之松是斷是度是作是封荒忽奮蔚會朝
 穹隆枚枚寢廟神罔時恫皇皇講堂趨者雍容春祀
 秋嘗子孫擬擬士者之來迺繹迺宗斯文之起繇繫
 繇際匪自二君疇哉是功外無窳政內為道仲倬倬
 礪礪頌辭匪豐

賦

吟風弄月臺賦 成化十七年

蕭子鵬

緊斯理之沕穆兮賦我自天維斯道之顯晦兮啓我
 孰先粵宣父之繼聖兮有願其質微瀟瀟之默然兮

殆泯厥傳慨餘緒之不續兮千五百年信授受之不
 偶兮維時適然彼道有川秀連衡嶽文運斯南雄公
 有作涵德美以自潤兮純也無駁發精秘以示人兮
 博也斯約匪光風霽月之迥潔兮曷擬襟度之灑落
 司理是州厥蘊孰覺匪太中之卓識兮將二子其焉
 託顧兩程之速肖兮真有得夫孔顏之所樂欣吟風
 弄月以式歸兮興有溢乎廓廓源兮沫泗振洪
 波兮瀟洛道有擴於前聖教允淑於來學茲按故治
 遺址既蕪搜餘蹟以存誌考格言而示謨載墨履土
 載崇厥廬嗚呼江山如故風月不渝秉至理兮孰與
 覺舍先哲兮吾誰徒踞楹腋而飲水試浴沂而風雩
 揆茲趣之各適蓋異世而同符光風霽月湛乎大虛
 吟風弄月樂其與俱本体斯具無外虧也隨處而充
 行以舒也以清以和一氣噓也以明以激纖翳祛也
 儕造物以共游藐勢利而不拘困與萬物而俱寂達
 與萬物而咸蘇庶乎特立以無我不知真樂之在吾
 卓有賢守率懷至德想過化以存神莫漸民而有澤
 顧小子以式游獲登臺而再謁論誠立以明通斯靜
 虛而動直維俗無陋維賢是則安知斯土而非賢域
 會有景仰於風流不意心領而默識

一第 下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4 版 正內

辭

濂溪辭

豫章黃庭堅

溪毛秀兮水清可飯羹兮濯纓不漁民利兮又何有
 於名絃琴兮觴酒寫溪聲兮延五老以為壽蟬蛻塵
 埃兮玉雪自清德潺湲兮鑿澄明激貪兮敦薄非青
 蘋白鷗兮誰與同樂津有舟兮池有蓮勝日兮與客
 就閑人聞擊音兮不知何處散髮醉高荷為蓋子倚
 芙蓉以當妓霜清水冷兮舟着平沙八方同字兮雲
 月為家懷連城兮佩明月魚鳥親人兮野老同社而
 爭席白雲象頭兮與南山為伍非夫人樓臂兮誰予

敢侮

度管川之修梁兮通其瀕而走西路平原之瀟也兮
 容飛蓋而並馳行將半於一舍兮折而涉于荒蹊林
 漸開而阜斷兮隱隱聞乎犬鷄亟引鞭而前望兮萃
 或瓦而或茨逢翁問之奚所兮翁告予以濂溪閩民
 氏而皆周兮本其系之為誰伊茂叔之故家兮自鼻
 祖而占茲後昆出於兵燹兮逢桓淪於牛衣詎先生
 之所復兮已乎莫之知也從先生之已遠兮曷慰乎
 我之思也雲山直而崇崇兮豈絕塵之姿乎泉不激

詩

濂溪湯周震部

李大臨

簷前翠黛逼嵐山門掩寒流盡日閒我亦忘機淡榮

利喜君高躅到松關

戊叔先生濂溪詩呈次元仁弟

蘇軾

世俗駭名實至人疑有無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烏

坐令此溪水名與先生俱先生本全德庶退乃一隅

濂溪志卷之八

十九

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為溪之呼

先生豈我輩造化乃其徒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

山北紀行二首

予以辛丑閏三月二十七日罷南康郡四月

六日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子澄請為諸人

說大極圖義先生之曾孫正卿彥卿玄孫濤

為設席于光風霽月之亭 朱熹

北度石塘橋西訪濂溪宅喬木無遺株厓堂唯四壁

疎瞻德容眸跪薦寒流碧幸笑有斯人渾淪再開

平生勞仰止今日登此堂願以圖象意贊之巾几傍

先生寂無言嗟子涉泗滂神聽儻不遺惠我思無

爰蓮

朱熹

聞道孩根玉井傍開花十丈是尋常月明露冷無人見獨為先生引興長

留題濂溪書堂

度正

千載斯文儻可求暮春春服共行遊向人魚鳥都和樂滿眼溪山只恁幽

留題濂溪書堂

度正

維莫之春萬象都呈花尋柳過溪居一源流水元清絮幾片浮雲自卷舒獨對高山吟景行細看芳草訂

濂溪志卷之八

二十

遺書可憐魚鳥渾無意相向欣欣總自如

濂溪識行

睢陽魏嗣孫

分得廬山水一溪濂名萬古合照垂光風霽月依然

在肯與人閒較盛衰

濂溪雜詠二首

潘之定

當年太極揭為圖萬有皆生於一無動靜互根誰是

主試於靜處下工夫

濯纓潭上少徜徉手把通書四十章除却誠通與誠

復更無一事可商量

題濂溪

天台林煥

我來濂溪拜夫子馬蹄深入一尺雪長嗟豈惟溪泉
濂化得草木皆清潔夫子德行萬古師坡云廉退乃
一隅有室既樂賦以拙有溪何減名之遇水性本清
枕則濁人心本善失則惡安得此泉變作天下雨飲
者猶如夢之覺

題濂溪先生書堂二首

柴中行

有生同宇宙所欠好江山因自春陵至留居廬阜間
斯文傳墜緒太極妙循環希聖誠何事懷哉伊顏
出城三四里矯首愜遐觀頓覺市聲絕忻從天宇寬
康山書几淨溢浦硯泓寒一誦愛蓮說塵埃百不干

謁元公祠

豫章熊昱

湖泉金事

菊天冒雨謁華祠官旆飛雲集碧輝堂構營濱崇廟
貌道傳伊洛遠宗師池蓮屋後青猶在庭草窓前翠
未移不是先生心自得何由千載緒歌斯

愛蓮亭

熊昱

淨有亭亭媚人水生花草發天真圓圖翠葉團團
象太極珠方顆顆勻蕓苗花開紅似綺淤泥藕切白
如銀元公探贖心先得妙契陰陽萬物春

愛蓮亭

建安黃仲芳

湖蒲恭議

闌干十二俯清流霽月光風景趣幽簾動水晶銀兔

濕香浮書幌藕花秋圖傳太極探義書學究天人繼
孔丘景行高山懷仰止斯文三復賴餘休

愛蓮亭

京口盛祥

為愛軒亭瞰碧流花開香遠益清幽銀潢冷浸三更
月翠蓋涼生九夏秋玩物適情探太極臨流體道契
尼丘高情雅况誰能識百世斯文仰未休

送周翰博榮歸

淮南高毅

重書遠詔來京國內翰榮除拜

御筵太極一圖明至理仍孫千載紹前賢詩書繼業逢

昭代冠冕榮鄉屬妙年歸讀遺書思祖訓寸心應在

五雲邊

贈周翰博榮歸

豐城黃俊

濂溪有神烈祖挺生不由師傳默契道疑太極圖說

手授二程通書文約道大義精誠立明通名宗範亭

洪南令尹九江道鳴光風霽月底草交青從祀孔廟

道貫六經

聖朝崇德象賢嗣興勅封博士衣錦歸榮在朝卿士都
門餞行風飄衣兮御香馨馨光衝衡嶽炫耀洞庭鄉
邦瞻美鳳凰景星箕承祖武勿失其誠爵傳萬世炳

耀鏗鐃

郡判官廳公事益梓鄰路也沂流赴局過渝州越三舍接巴川曉開有溫泉佛寺儀舟遊覽忽視榜詩乃推官之作喜謔讀訖錄本納于轉運公公復書重謝且曰頽刻一石若蒙繼以短序尤荷厚意故序於詩後而命工刻石置寺之堂焉實嘉祐二年正月十五日云承奉即守太子中舍兼署合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周惇實撰

邵州遷學釋菜文

惟夫子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上自國都下及州縣通立廟貌州守縣令春秋釋奠雖天子之尊入廟肅然行禮其重誠與天地參焉儒衣冠學道業者列坐於廟朝夕瞻瞻容心慕至德幾於顏氏之子者有之得其位施其澤及生民者代有之然夫子之宮可忽歟而邵置於惡地掩於衙門左獄右成穢喧歷年悖順攝守州符嘗拜堂下惕汗沅背起而議遷得地東南高明協卜用舊增新不日成就彩章冕服儼坐有序諸生既集率僚告成謹以禮幣藻頌式陳明薦以充國公顏子配

維治平五年歲次戊申正月甲戌朔三日丙子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

會稽韓陽副使
欲知先哲用工夫都在通書太極圖道學源流宗孔孟師儒傳授賴程朱庭存芳草新生意像設光風舊範模天相斯文如復起振趨便擬作門徒

讀濂溪考亭二先生年譜二首 新會陳獻章

千年幾見南康老嘆息人間兩譜開但使乾坤留一緒聖賢去後聖賢來一語不遺無極老千言無倦考亭翁語道則同門路別教君何處覓高踪

謁元公 金陵沈鍾副使

此州故以道為名天降斯文乃誕生百里山環鐘問

濂溪志卷之六

十一

氣五星奎聚肇文明挽回有宋追三代合配宣尼奠兩楹志學伊顏真妙語迂踈頗解繫真情

東溪沈慶副使

觀風來謁廟獨上愛蓮亭池絮荷逾綠庭幽草日青道傳由默契圖著寓流形千載斯文幸披雲觀景星

咏濂溪圖學二首 餘姚王守仁

一竅誰將混沌開千年撲子道州來須知太極原無極始信心非明鏡臺

始信心非明鏡臺須知明鏡亦塵埃人人有個圓圈在莫向蒲團坐死灰

過萍御謁瀟溪祠二首

王守仁

木偶相沿恐未真，清輝亦復禦衣襟。
簿書曾屑乘田吏，俎豆猶存畏壘民。碧水蒼山俱過化，
光風霽月自傳神。千年私淑心喪後，
下拜春祠薦渚蘋。

曾向圖書識而真，半生常自愧儒襟。
斯文久矣無先覺，聖世今應有逸民。
一自支離乖學術，幾將雕刻費精神。
瞻依多少高山意，水漫蓮池長綠蘋。

題瀟溪

金華戚昂

一派瀟溪日夜流，滔滔東逝幾時休。
須知此水同天地，天地窮時是盡頭。

瀟溪祠

邵人孟春教諭

我愛瀟溪水，祠前晝夜流。
散分泉下眼，聚向海東頭。
潦盡天光發，煙消日色浮。
箇中含至理，會得始無憂。

謁周夫子

六籍言湮道失傳，先生聞道性諸天。
圖開太極追前聖，教闡通書啓後賢。
庭草近窓春有色，池蓮入味思無邊。
自從伊洛相承後，文運亨嘉不計年。

憶元公

邵人周縉 推官

荆楚何人獨禮名，春陵周子應時生。
淵源道學由心得，灑落襟懷共月明。
庭章翠深涵几席，池蓮香遠襲

軒搆斯文仰德頻，仲敬一酌椒漿萬古情。

嗣孫周冕 翰林

度越諸儒擅大名，五星奎聚應期生。
遺容百世起瞻仰，絕學千年賴闡明。
元宋褒封崇上爵，孔顏從祀侑東楹。
圖書包括天人蘊，誰謂言詞不盡情。

題月巖

周冕

宋家天子受周禪，曆數相承逾百年。
乾德雍熙迨天聖，端拱無為統緒傳。
五星奎聚文明兆，我祖應期生管道。
歌來遊於斯巖，仰觀造化生成妙。
闡圖著書授二程，千載絕學復交明。

聖朝崇重恩，垂後錫爵詞林。
奕世承我今，幸接其鴻翼。
登臨此境，長興喟遺踪。
想像宛如昔，百拜謹刊巖石誌。

月巖

邵人蔣忠舉人

一竅通大月，出初陰陽動靜兩模糊。
元公契得於中理，寫作先天太極圖。

謁元公

金陵姚昂 知府

衣冠整肅謁元公，儼接光風霽月中。
庭草尚鋪當日綠，池蓮不改舊時紅。
斯文脈續無先覺，見太極圖傳有大功。
聖代只今隆祀典，春秋血食永無窮。

愛蓮亭

元公亭上此登臨風月無邊亘古今讀罷先生愛蓮說方知當日愛蓮心

漁溪

漁溪人去遠溪水自常流飽滿來泉眼濺迴轉石頭烟開雲影見波靜日光浮真趣先生樂能忘身世憂

月岩

豪傑天生不等閑漁溪生近月巖山分明識破先天理盡數圖歸太極間

斯文氣脉久湮沉幸有先生契道溪又得月巖來感

觸遂成千載不傳心

謁元公

却人趙宏廣東副使

昨日尋芳書院坡無邊風月景如何惚前尚有不除草依舊年來生意多

月巖

却人黃廷聘浙江

幾度來遊不厭頓洞天深處迥無塵冷冷瀑澗銀河水片片花飛玉洞春自是六時懸萬象儘教千載御雙輪青青又遍元公草披拂東風見道真

又

却人黃應元建昌

並馬悠悠破紫烟千峰如隊級險鞭崖前斷碣紛相向石上殘棋故宛然不是有光凝片月那從無始會先天苔花藉處頻搔首醞酒臨風憶昔賢

愛蓮亭

三山陳 昂

說罷先生太極圖曲欄頻倚詠芙蓉翠雲美影秋波溢羅幃生香霽月初色借瓊瑤侵几淨光極玉液瑩窓虛高風勝跡傳千載景仰令人思有餘

謁元公

寧遠李 敷進士

先生號漁溪溪在先生前上源接洑泗下流及伊川謁藹不除草亭亭淨植蓮圖書意不盡風月永無邊

謁元公祠

蒼梧吳庭舉進士

三千里外想儀刑此日夜冠進廟庭軒道日餘十綫聖言天遠袍遺絰光風霽月悠悠境芳草迥蓮色色馨夜久先生尋樂處闌干十二夢魂清

和

弋陽方 瓊道州

一代元公萬代刑二程親炙得趨庭降生不是承天

意類悟安能契聖經風月當時無限趣圖書千古有
餘馨瀟溪溪上徘徊久真見源流徹底清

遊瀟溪故里

漳浦王會道州太守

岌嶮道山岑躋攀嘆陟絕下有洙水源伏行此蕩瀟
三冬浮紫煙六月翻素雪冷冷滿洛川閩閩洒餘洲
我來遡其源千馬聊一榻坐石濯塵纓曠言懷往哲

又太極洞二首

四壁峻嶒一鑑圓盈虧異象總天然玄圖不自瀟溪
老誰識園前有此園

其二

弦分上下却能圓造化機緘不偶然坐到會心志象
處山花山鳥我同園

此故太守 王一川公題咏也公守道州在
世廟時值州有兵興之變公不肯殺降以媚備兵使者

自請投劾有南安軍置手版風州人至今德之尸祝
不絕云

題光霽亭

郡人李東芳曲靖別駕

先生襟度當年事亭構溪頭始自今地敞虛明來
秀色池開芳潔映人心八窓風月無俱往一脉圖
書自可尋前詰儀刑渾不遠好期良會登臨

愛蓮亭

慈溪錢源道州司訓四首

昔見愛蓮說今登愛蓮亭愛蓮人已去池蓮有餘馨

瀟溪

上流有洙泗下流有伊洛天不生此溪何由通脈絡

元公祠

元公祠宇接吾門一瓣心香日夜焚霽月光風趣無
限吾生願得二平分

和提學沈公韻

一世文章百世名後生誰不仰先生圖推太極陰陽
判道寓通書日月明流澤至今遺後嗣光風依舊滿

前楹使君經此祠堂下希聖希賢重有情

和學憲沈公韻

江華蔣灝舉人

宋室真儒獨擅名斯文後覺賴先生道宗孔孟源未
遠學啟程朱理自明一沼蓮香浮几席滿庭草色映
窓櫺曾襟風月無窮趣企仰高山百世情

愛蓮亭

樟墩方良弼

自古花中有君子花中君子真清致玉井移來歲月
深獨得先生心所契先生端坐池亭上風月無邊有
餘味高情幸有二程知一笑香生傳萬世

謁元公

無錫邵寶江西提學

一脈瀟溪水中極天契符三聖後道冠四儒前
庭謁初除草峯尋幾問連略諳光霽在有筆未能傳

謁元公

廬陵陳鳳梧學憲

平生寤寐元公宅今日瞻依願始償千古圖書開鍵
鑰兩楹俎豆近宮牆春風庭草悠悠綠秋月池蓮淡
淡香一勺瀟溪溪上水敢將蘋藻薦芬芳

其二

愛蓮池下濯塵纓端拜儀形啓後生霽月光風平日
夢高山流水此時情心傳正印還三古口授遺書有
二程侑食一堂真不偶東南從此際文明

題月巖

層崖峭直倚穹蒼洞口虛明月影藏兩畫陰陽分左
右一圍太極奠中央天生勝境非人迹地入瀟源是
道鄉鳥韻花香三十里塵懷到此自能忘

又

月巖形勝聞天下五載南巡始一臨羸馬不辭山路
險涼風還愛午雲陰洞中掃石羅罇俎澗下流泉鼓
瑟琴醉讀殘碑剔苔蘚瀟溪圖象有遺音

又

春陵山水郡心賞獨悠然磴險疑無路巖虛更有天

團圓中似望上下兩如絃我欲尋源去風光正滿前

遊月巖

廬陵劉魁

好風為我啓行媒勝地登臨眼界開天地鑄成渾太
極元公發秘淑將來凌雲怪跡真奇絕列席豪賢幸
與陪鎮日徘徊光霽裏一團生意覺春回

遊月巖

餘姚徐愛貞

拔奇殊未厭澗谷披蒼莽崖陔穹洞中秋魄孤朗
長消隨朔晦東西境偃仰分明示太極陰陽始析兩
哲人固先天肇物亦有象字畫魚鳥因圖書龜馬做
元公自深易證茲彌不罔可以春陵墟仰配河洛壤

遊月巖

曹宏學王

混元無象亦無方鬼斧何年鑿大荒中實分明環太
極兩門彷彿辨陰陽人歸洞裏乾坤大天在山中歲
月長坐玩玄機歸去晚滿林風葉濕衣裳

遊月巖次陳宗師韻

嗣孫繡麟翰林五經博士

陳公乘暇遊佳境幸得追陪共一臨澗谷春深花草
茂洞巖秋冷霧煙陰馬蹄行跡供吟興鳥韻調歌奏
瑟琴吾祖舊遊芳蹟在吟風弄月有餘音

斯巖名勝景至理出天然洞邃開雙戶虛明白一天
仰觀圓似月側視宛如弦道妙乾坤象昭昭在目前

二遊月巖次韻

使節尋遊自有媒望中晴色片時開兩弦霽月東西
掛一段光風上下來石室重輝斯道合人豪再出喜
吾陪徘徊未盡賡吟興收拾詩囊滿載回

詠瀟溪

郡人蔣天相

寒玉泫泫漾碧溪天光雲影兩相宜源頭一脉宗洙
泗沅派千年啓洛伊今古無窮明道體往來端可沁
詩脾化機妙處誰能契留與吾人仔細窺

謁元公

毗陵丁致祥

天將啓文運于彼五季衰元公茲挺生允矣間世奇

瀟溪志卷之八

二十三

妙契羲畫前作圖闡微辭萬有天地間範圍靡或遺
上續千聖傳下為百世師象牖刪述餘曠能分醇疵
春陵故桑梓祠廟江之消意思自庭草風韻亦蓮池
載拜瞻儀容光霽相見之食報未來葉端與斯文期

謁瀟溪書院

顧璘

道喪餘千載天南得異人玄圖開太極絕學指迷津
庭草長交翠池蓮不斷春詠歌風月下瀟灑挹公神

題月巖

顧璘

靈巖象唯月盈昊巧為妍正視團圓影旁分上下弦
龍開厓畔石日轉竅中天雕琢須神力伊誰測帝先

謁瀟溪祠

東莞王縝

自從沫四分支遠便到瀟溪接派流欲向眼前尋樂
處直於山頂看源頭一川風月誰當管四面庭除草
自幽今日瓣香祠下拜斯文天地共悠悠

謁瀟溪祠

潯陽王汝賓

瀟溪去後圖書在天啓斯文績正傳溪水有靈還泣
墨山峯如待獨名道古祠自真郊原外精爽猶存草
色前千古人來裡瘞玉徘徊溪上月光圓

謁瀟溪草

上海陸深

元公祠墓碧溪深故里新阡一逕陰世有圖書傳正
學天將風月寄微音山中佳氣為晴雨草際浮光無
古今江漢自隨廬嶽抱高山燕趙望洋心

題瀟溪交翠亭

益城柳邦傑

瑤草階前翠色舒四時春意盎春廬吟渠蹊徑多茅
塞也學先生不剪除

謁元公

餘姚陳塏

鄒魯微言後瀟溪正脉存江山仍廟貌風月自乾坤
強作門墻拜幾為利欲昏盤銘有拙賦此意夙能敦

謁濂溪先生祠漫述所見

鄧雲霄 湖南道

無極還居太極先
濂溪妙義更誰傳
閒中到處堪尋樂
象外忘機豈墮禪
霖月臨牕生綠草
光風吹沼放紅蓮
君看吟弄緣何事
吾歆求之未發前

遊月岩次錢培垣太守韻

族孫進士周 淑 永明人

星聚奎垣屬卯丁
儒先曾此闢文明
一園靈歎乾坤影
雙闕高懸上下星
劃出圖書低二酉
護

濂溪志卷之六

二十五

來風雨壓層城
標題更有名篇在
谷口千秋紫氣橫

謁濂溪祠

慈谿顏鯨學憲

先生崛起千年後我後先生五百年風月人間幾光
霽溪流漾碧涵盪妍春庭瑤草滿前綠玉淵金井生
瑞蓮分明天地有至教仁體流行無間然萬物本來
備於我聖學玄微誰的傳人心靜處妙元化太空孤
月澄百川有無之間是真覺鏡臺郭猶塵途春陵
先生包羲氏作聖一要開先天浮生已踰五十載意
緒忽忽真堪憐偶過祠下存明藻愧汗種種流如泉
不觀斷臂面壁者異氏苦行何獨堅身亦儒冠號男
子靈臺又曠其拘纏從今一洗欲根淨廓宇澄明希

昔賢

遊故里

溪流曲曲抱平村父老猶傳故里門四面佳山如立
壁一川霽月尚盈軒野橋烟樹曾遊釣芻嶧昌平共
俎尊為叩道源泉特地石其基芳草西忘言

遊月巖

混沌一竅自天來參兩分明此地開象帝久知人世
固真幾端有化工裁盈虛弦望猶斤眼閒靜空明是
聖胎獨有春陵神解後乾坤無處不春堦

愛蓮亭

廬陵

蓮有花紅白池無水淺深何人千載下獨契元公心

謁濂溪先生故里祠

長洲張勉學參議

溪上懸明月年年草色深山川鄒魯脉俎豆歲時心
水絮纓誰濯亭虛風自唵拜瞻猶未已瀟灑襲塵襟

題月巖

竭來月巖遊恍疑到城闕天門一竅通洞二雙峯揭
是時值秋半高天挂明月巖虛因月勝月白為巖發
明晦分西東虛實異凸凹乾坤俯仰間萬象晰毫髮
圖畫開端倪天然謝剗獨對會予心忘言坐超忽

題濂溪

揭陽吳繼喬江華知縣

蚤向圖書歎望洋幾更寒暑費消詳如今天假瀟湘
便直遡濂源日未央

題月巖

巖裏清光總舊時高風千載動遐思焚香百拜心無
限陟降猶疑公在茲

遊月巖

莆田戴科即中

月巖迥在道山隈象月成形亦異哉上下如弦雙闕
曜中心似望一輪回摩挲有樹長生色皎潔無雲更
絕埃歸騎清宵穿桂影分明身向廣寒來

又題月巖

吾道包涵天地外真機漏泄此山隅巖形彷彿先天
象月影依稀太極圖定靜絕無塵俗累虛明時與道
心符發揮此理周夫子繼往開來萬古儒

大極巖

章

淮長沙推官

真機盡道洩圖書地闢誰知此與俱不得元公天授
力疇將様子描寰區

遊月巖同黃侍御二首

汝陽趙

賢

連日愁陰雨乍晴亦喜人山中春色好巖上月華新
座有同門客名高侍從臣聊為脩楔會促席覺情親
到處尋佳勝無如此地偏蒼崖晴作雨白晝月生天

瀟溪志卷之八

三十九

洞口重門敞山腰一徑懸瀟溪書屋在圖說至今傳

故里二首

昔道多幽林月巖最奇特行行十里許中有瀟溪宅
暮春風月佳彷彿臨光霽牙嶺間龍山徘徊夜忘去

遊月巖

婺源盧仲佃

瀟湘最深處月蔭洞門偏青剡三山竅虛開半壁天
圖書言外落魚鳥鏡中懸未詳庭前草千年道不傳

故里二首

巖煙九朶青月影半巖白窓草覆池蓮不是談玄宅
風月滿空巖孔顏真樂處有懷無極翁徘徊不能去

懷元公四首

一去瀟溪五百年先生此日在先天苦從底冊尋形
影終是批糠洗不乾

四十年來夢道州瀟湘深處一相求眼中尋見周瀟
叔窓草池蓮萬古悠

草在空庭蓬在池風清月白兩相知眼前都是尋常
事看得清時真仲尼

蓮未生時風未吟草無青色月無陰此中自有周夫
子分付吾人仔細尋

謁故里祠

四明管大勳

瀟溪志卷之八

三十一

春陵千載毓真儒一泓清溪接泗洙誰道炎荒無聖
脉九疑山畔有皇虞

儒先宅里道山阿碧嶂重重淑氣多池上玉蓮香不
斷庭前青翠故交加

南嶽祠堂排兩山五星羅列繞因間邀尋風月依然
在更有何人樂孔顏

米顛溪上薦元公頃刻如從光霽中無欲一言真秘
訣慚予偏為利名籠

詠聖脉泉二首

瀟溪水清且激混混發蒙泉潺潺出白石飛洒元白

虛受來淵停還向靜中得一從伊洛分支流至今海
宇淑餘澤任教世俗蕩塵氛惟有此溪長不息
瀟溪水清且深一鑑渾無滓徹底空人心千年俗學
誰為洗泓泓嫡派流古今顧予濶俗茫茫者竭來踪
跡傷滯礙幾從山下迷津問安得此水清煩襟

月巖

兩儀至理洩先天巖竇中虛太極從伊洛未承元有
象洪濛初啓總無傳分明劃出陰陽體漫擬斜看上
下弦欲向元公問消息光風亭在草芊芊

遊月巖

寧昌閔應騶本府通判

中天太極遂還見兩竅陰陽空復明天造地設此奇
境月形弦望誰擬評理窟百年淑後學道源千載仰
前英洞府山靈欲招隱雲軒風燈趨去程

出月巖途中口占

朱應辰本府通判

天不離乎地地不離乎天地不相離日星亦相連
月巖太陰精弦望皆週全衆阜列星宿雲霞障其偏
造物露天巧不知幻何年聚奎兆文明魄復擢曲田
篤生周夫子悟道月巖巔太極洩玄秘斯道賴之傳
二程自北來風月故無邊冷弄一以歸閑閣遂翩然
孟氏千載後瀟溪功孰前嗟予生也晚來此徒自憐

徘徊不能去此意良倦倦

出元公故里直風月

瞻拜元公故里途中風月無邊愧無弄吟佳興也有
登眺夙緣

宿光霽樓見新月

春陵見初月光霽一番新雖是瀟溪里慚非弄月人
春陵詩贈元公宗裔翰博默齋君歸道州

臨武曾朝節編修

明王不復問東日周家學脉山之東六經刪述杏壇
上萬世可以開群蒙已知迷肖見羽翼七篇矯矯真

瀟溪志卷八

三十一

豪華從前治運有消歇要人海岱恢儒風一源洙泗
忽斷絕日月晦蝕長夜同諸家橫議作鬼語漢儒訓
詰徒能工更來詞藝闢藻績往往窟入儒林中其間
一二亦超卓頗窺正緒收微功非學見解只影響千
年邪許真詮融中州以南說吾楚洞庭雲夢涵虛空
元氣磅礴五峯頂瀟溪直與瀟湘通襄初神物久高
闕天豈終遺斯文壘五星奎聚有徵兆春陵一日生
人龍圖符太極揭宇宙三才萬象宣鴻濛六經以後
談著述通書妙義天人窮文章簡勁存渾噩寥寥象
足該幽崇大儒未用發浩歎誰從載籍瞻瞻儀容嗟予

生晚教百載鄉人尚愧尋且侗頻年學道恥知識異
時何以酬蒼穹先生後裔雅馴者延賞

新命君恩洪都門遠見儼舊德瓊瑤把贈情偏濃月巖
風月無邊在他年會訪春陵翁

遊月巖

涇州李發道州知

勝地千年始縱遊元公道岸望中收一圓霽月當空
湧兩洞光風接竊浮真境舍心非外得山靈呈象若
天留徘徊不盡無邊景坐對清虛興轉悠

再遊月巖

大道元從太極甄分明混開洩天真兩巖進退窺弦

涇州李發

道州知

望一竅虛明渾化鈞河洛未開原寓象魯都後邈
無循悠悠千古不傳秘賴有先生獨指津

味道亭

曾慨言湮學晦時道中真味幾人如一腔奧趣獨能
會千古心源續有期溪畔風聲吟不盡江門月色照
還奇孔顏樂處今何覓靜玩亭中意迥夷

謁濂溪先生書院祠

憶昔當時夢裡真采芳茲幸薦青蘋古今上下三千
載濂洛閩閩四五人有道乾坤仍不老無邊風月自
常新我來款叩圖書秘直探真儒默契因

重到月巖

黃文科

月巖巖上月團團對照人間玉宇寒如會一機弦上下滿天光景屬誰看

月巖

邢應文

峭壁何年鑿中虛一竅通虧盈呈月象仰止見天工石乳垂陰洞嵐光散曉綺為尋千古迹巖草自荒荒

濯纓亭

魏海

何方尋勝景此地有幽潺濯纓憑誰共軒開蓋日閒鳶魚俱自適風月覺相閑坐久塵襟淨陶然忘世還

月巖

謝贖

濂溪志卷之六

二十六

月巖之月何太奇洞門雙闕白雲垂巖虛乍見渾幾望磴轉迴看倏已虧疑是靈鏡蹲惟石實多僂佳鬱寒枝塵襟到此都忘却猶有光風似舊時

謁元公祠

廖朝高

遺象森森孔廟同我來瞻拜每從客道開池畔自生意圖闡先天妙化工無款一言呈秘訣吉凶兩路啓滕隴先生指點千年後都在光風霽月中

遊月巖

內江吳能進

通州

謾傳月窟杳重玄此地尋游恍洞天正視頂虛光似鏡側看影轉巧如弦一九秘透洪濛窺幾畫圖成太

極篇識得當年吟弄處自家刺有滿腔圓

觀瀛

內江吳能進

文獻名居傍聖泉一泓清派霽雲烟消消噴玉饒庭草細細飛霜葦畫蓮山矗翠微階有木亭閒風月樂無邊元公逸趣源頭遠幾度豪遊幾愛蓮

天開太極

吳平張喬松

太極陰陽真本體如何認作月岩遊予今識得乾坤意混沌初開為道謀

光霽亭

周官

平生希慕濂溪子今日何緣得及門風月無邊圖

濂溪志卷之六

三十七

已頭乾坤有象道逾尊敬垂主靜立人極識破支離乖聖言幾看蓮池嶺長綠漫從童冠說淵源

愛蓮

王謙

一味清香自太華滿池綠水映明霞惟公獨得蓮中趣不減峰頭十丈花

又

王謙

世間盡愛牡丹花籬菊陶潛隱者家獨有清蓮似君子先生垂愛意偏奢

味道亭

大道貞明麗太空祇緣多翳竟塵蒙先生默契鳴濛

始至理渾歸太極中沈春陵懸霽月人文楚漢際
光風何當末學沾私淑一統應推第一功

遊月巖

千古月巖渾是道何人便以此間求先生獨契巖中
意因有先天太極圖

又

月巖又畔構斯亭瞻仰於今具典刑不是圖書覺來
學古今長夜幾時醒

次張憲副韻

昔面圖書窺象體今登巖月共神遊乾坤萬古無他

漁溪志卷之八

三十八

道只在人心一竅謀

讀月巖辨

湖鵠湖韓子祁道州刺史

偶探月窟見天根造設十鬼斧痕一極虧盈分

動靜五星攢布自乾坤俗名久失山靈意卓悟如

登茂叔門千古廣寒宮重夢却如長夜發朝啟

題太極巖

圖開混沌漏先天太極陰陽五氣全道本無形昭

有象人從假號失真詮已先河洛呈靈秘不用璇

衡測運旋欲問元公心得處想於個裏會義玄

謁周元公祠

海虞錢達道通州太守

溪上官牆異代番每因風月憶前脩千年絕學開河
洛萬古斯文接魯鄒草色尚餘庭下綠蓮香如向座
中浮于今始遂龍門頤不是當年紙上求

癸卯春日借碧守戎暨程王二僚友同游月巖

即景

帝子何年遺六丁鑿開混沌自空明上清宮闕依稀
見太極儀形次第呈飄忽乳泉晴作雨瓊瓏石竇鐵
為城酒酣兩部笙歌沸洞口蒼茫落照橫

初夏同劉寶慶再游月岩仍用前韻

忽報西郊雨乍晴可人時節又朱明虧盈月向園中

照上下弦從谷口星狂興幸追劉禹錫驚人誰挾謝

宣城名若不厭頻登眺醉倚青蒼劍氣橫

謁周元公祠次錢五卿韻

呂維樞道州

霽月光風此尚留聖泉深處事潛脩誰云一派傳種
穆直是千年椿壽鄒太極岩前春草碧五星亭畔紫
烟浮登堂若睹先生面好把圖書仔細求

故里

董汝第

茂叔祠堂垂令名五星環聚自天成一園收盡乾坤

趣千載猶餘風月情廟貌嵯峨崇祀典圖書世澤衍

家聲靜中生意猶在馥以蓮香庭草菁

遊月巖 五言

瀛洲希曾王之一之

為謁元公里因探月窟奇虛靈涵象數俯仰識盈虧
混沌誰開竅淵源自滄師一從圖太極曠世見包義

又七言

一竅空明如鏡圓哲人曾此契先天玲瓏彷彿團
圍象偃仰依稀晦朔弦地結雲根穿石壁天將月窟
嵌峰巔登臨擬傍清虛闕兩腋風生爽氣偏

遊月巖 五言古風一首

河內許宗曾

緩轡春陵西迢巡瀟水渡翼趨茂叔堂宛挹光風
趣爰披太極圖誰授先天教咄彼青蒼崖嶙峋响風
雨妬中涵一竅靈至寶神訶護如缺復如盈光寒
瑩練素是鑿混沌精乾坤此陶鑄烟洞中天冥
與哲人悟俯仰游太虛徘徊起遐慕對茲崑月奇
幸有德星聚雲岑掛夕陽好鳥鳴高樹安得曾陽
戈一揮使日駐遲遲歌詠歸湯踏蒼苔路

又七言

誰鑿靈巖一竅通分明千古破鴻濛哲人自悟義
皇訣大塊偏呈造化工青壁遠啣銀漢關紫烟深
鎖玉虛宮到來身際遂壺境縹緲天香兩腋風

咏光霽亭

咸寧孟養浩

鴻濛寂劫扶先天象罔珠探理學淵吹累千年風
自拂無雲萬里月長圓看來留草窓前意絕似拈
花教外傳光景通陳湏認取淤泥何處不生蓮

又

光風霽月兩悠悠溪畔潺湲萬古流悟後陰陽收
郭几靜時花草是羲疇氤氳元氣虛中合掩映冲
襟物外浮我亦楚人思存止景行無據愧先猷

咏光霽亭

楊載植

幾年夢掉瀟溪上今到春陵際美人福地兩滋窓
草綠照天燭映池蓮新無欲境裏一腔靜太極圈
中萬象春振衣隨拜先生廟風月依稀似有神

咏光霽亭

陳之京

萬山深處若為佛誰啟先生味道真一鏡乾坤延
絕學雙懸日月照迷津圖書想像先天上祖亞輝
煌洞水濱自入春陵頻景慕清溪碧藻薦明裡

咏光霽亭

應世科

淑氣偏鍾自舜源春陵九自挺高賢機發一線天
光悟學紀千年聖訣傳瑤輝碧浸滿地草清拂香
飄半壁蓮不是大夫憐絳脉溪頭女得與亭懸

遊丹巖 五言

溫陵陳文進

賢里瞻星聚穿岩襟月奇空明一片境弦望兩分
時岩壑晚爭秀盤樽兩更移幸陪玄度後難和右
軍詩

和王郡尊七言一首

溫

伊誰鑿破這圓月在岩頭影在天今古一輪渾
是望盈虛半瞬又似弦廣寒帶雨探深處蓬島依
雲躡峻巔可羨右軍修禊事追陪那計燭花偏

咏光霽亭

溫陵蘇茂相 晉學

宋學稱理窟濂溪挾其闕根極主靜言昭晰太極
義中懷謝磷緇外象溢和粹霽月映光風夷然豁
忘憊程子深服膺趙公竟臭味侯生待三日識者
遽驚異千載想靈襟令人猶融世明牧挹道淵典
刑勤寤寐祠亭煥舊顏庭草滋新翠薄領此何須
弦歌古所貴

林志孝年丈守道州以鼎建光霽亭記見示
賦此奉答

讀濂溪志用陽明先生韻一首

晉江林學曾 文選

為愛濂溪洩道真却從主靜覺迷津因參太極元
無極正是先民覺後民巖月至今遺朗照池蓮自
昔陪精神千年仰止高山意聊託連枝一薦蘋

學曾

予告里中適第學閑守道州脩

先生志索詩於余余不能詩然誦法

先生自束髮時矣因寄小言于余季勿論其詩

之工拙可也

次兄仲韻一首

瞻拜先生挹道真依依光霽是前津學顏樂處在
陋巷志尹達可為天民象呈太極原非偶星應奎
文自有神忝竊宮牆聞下士今來幾度薦溪蘋

原缺

咏光靈亭

曾可立 永明縣

星聚奎躔宋德新真儒崛起首春陵一腔生意隨
窓草千古斯文屬後身太極悟來渾是我盆魚觀
處莫非真馮心渠吟弄襟懷豁會得神情寫在亭

咏光靈亭

楊如春 永明縣

宋代斯文啟奎光瑞氣浮濂溪開道脉太極演玄
修蓮愛香千古巖虛月萬秋令人思懿範私叔邈
源流

謁濂溪

車登雲

道州自昔產名賢敬謁祠傍寢正傳舊日蓮花疑

濂溪志卷之八

四十一

泮月新春梅蕊映寒釐人疑夫子吾庶愧脉校真
儒爾勉旃少壯勸君各努力登壇馳騁着先鞭

謁濂溪

周誌

森森古柏當年舊脉脉清濂一派長羲孔微言歸
太極程朱後學關荒唐孤亭月落花碑半峻石雲
深草蒙芒光霽無邊千古景穩將吾道向南行

謁濂溪祠咏愛蓮一律

楊大行

夙仰先生獨愛蓮登臨瞻拜繹真傳光風霽月融
枝幹主靜存誠裕本根樂向孔顏尋自得開天岩
月識先天卷舒妙撒陰陽理淨剖新絲道味綿

古今祭謁

濂溪祠春秋二仲次丁祝文

惟公闡圖著書發明道學上繼魯鄒下開伊洛卓矣
大儒允稱先覺某等嚮往實殷敢忘教澤茲脩常祀
用昭虔恪以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配尚饗

九江墓祭

惟公闡明道學上稽古先指授圖書下開統緒功紹
六籍名垂兩間體魄攸藏光霽如在茲維仲秋薦事
有期國典肇稱司存是寄駿奔敢後嚮往彌深

墓祭文

孔文仲

嗚呼童蒙之歲隨宦于洪論父之執賢多知公公年
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公二永州嘗以
族見公貌雖衰不以憂患主簿江西公使于南視公
如得豈進之貪二十年間再覲長者雖云不屢意則
輸寫廬山之麓是曰九江皆非土人來寓其邦此頓
彼期終為鄰里如何今歸乃吊公子嗚呼公之平生
耻不明特壅培浸灌厥聞大馳有文與學又敏政事
絕今無比伊傳自視出其毫纖以惠百城千里之足
尋尺于征民瘼以瘳自病易州謂宜復騁遽捨一丘

公之於世悼篤久長有志無年孰聞不傷况如不肖
辱公知厚通家之密中外之舊再拜墓下矢哀以辭
情長韻短續以漣沔

奉安濂溪先生祠文南康

朱熹

惟先生道學淵懿得傳于天上繼孔顏下啓程氏使
當世學者得見聖賢於千載之上如聞其聲如睹其
容授受服行措諸事業傳諸永久而不失其正其功
烈之盛蓋自孟子以來未始有也熹敬誦遺編獲啓
蒙吝茲焉試郡又得嗣守條教於百有餘年之後是
用式嚴貌像俾廟學宮并以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

生程公配神從享惟先生之靈實臨鑒之謹告

潭州遣祭

朱熹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八月己丑朔二十有八日丙
辰朝散即秘閣修撰權發遣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
營田事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
賜紫魚袋朱熹謹遣學生迪功郎道州寧遠縣尉馮
允中致祭于濂溪先生周公於皇道體泐穆無窮義
農既遠孔子血為宗秦漢以還名崇實否文字所傳糟
粕而已大賢起之千載一逢兩程之緒自我周翁清
瀟之原有嚴貌像欲覩無因徒有悵望吏以毀告閱

然于表出金少府往佐其功爰俾諸生敬陳一駢先生臨之有赫無昧尚饗

漁溪祠祭

王啓

洙泗迹逝太義乖違賢哲篤生文明應奎瀟水之源一倡月巖之光遂輝意思發泄於庭草道體灼見乎精微闡百代圖書之秘啓千載人心之迷二程從游道學復恢偉哉有功於聖門來今丕獲乎依歸有祠翼翼享祀維時光霽如在庶以慰吾人仰止之私

九江書院開講祝文

趙崇憲

孔子既歿天其將喪斯文乎斯文之木喪則我先生發揮講明之功也盧阜之麓瀟溪之涓先生之書堂存焉像塑僅設室宇湫隘無以興起士心先生之道殆猶鬱而未宣也崇憲奉

天子訓辭來守此邦用敢度其堂宇之左偏廣築為學舍二十六區蓋將選邦人之俊秀者朝斯夕斯以著明先生之業惟先生陰惠我多士相協厥居克昌斯文豈惟予末學丕遂後志異時人材輩出將越我國家萬年實嘉賴之

白鹿洞祭文

維弘治十有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甲子朔越二十

五日戊子按察副使後學無錫邵寶敢昭告于瀟溪先生周公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惟我周先生衡人也兩程先生洛人也地之相去數千餘里而乃授受於此天作之會中興斯文夫豈偶然之故哉嗚呼仲尼之道天地也否孰泰之仲尼之道日月也晦孰明之三先生之功於是為大矣故允過化之地莫不慕而祠之况授受伊始如南安者而可後乎某也愚陋初學壯仕夙仰止焉今者承乏視學再至茲郡適當陽復之候謹率諸生於萊祠下嗚呼獨復之難久矣惟三先生尚矜其志而惠相之謹告

九江致祭

周冕裔孫

惟我鼻祖宋儒先覺克承鄒魯以啓河洛壯則宦遊南康終則安厝廬岳歷代加增有功道學迨至聖明崇德象賢子孫襲爵冕等今承檄召來自御國祀守先隴孝思維則遠具脯醢肅將牲帛罄竭衷忱敬陳幽宅神若永存庶知敬格以鼻祖妣陸氏縉雲縣君蒲氏德清縣君侑食尚嚮

白鹿洞祭文

李夢陽江西

嗚呼孔子孟列言湮聖述六經僅存異端為敵天降夫子起自南夷繼絕開米文乎在茲圖書啓秘我明

我聰警晦而旦江河也中嗚呼夫子貞履坦坦道光
跡幽自彼魯鄒匪我獨遭我我廬山公遊而棲爰墓
爰祠有世是師夢陽沐馨研粕年逾三紀志銳質劣
無成內悔文鐸忝竊言邁江邦過公里阡汗顏徬徨
式脩厥明以奠以祀品豐于丘我酒伊旨誰其配之
二程夫子濬深貫奧敢忘本始神格相予造化髦士
尚饗

謁九江墓

寧遠雷復傳

生先生之鄉瞻望乎百世之下履先生之墓慨乎百
世之前前乎百世絕學賴先生以繼後乎百世斯文
賴先生以傳生意猶存諄諄疑交之草春風尚在亭
亭手植之蓮嗚呼廬山蒼蒼九江湯湯先生之風山
高水長

謁元公祭文

安福歐陽旦 湖廣

斯文之喪千有餘年先生將起乃嗣其傳太極之圖
易通之書淵源理學實啓程朱欽承

朝命職司學校顧德弗類忝茲遺教明山秀水霽月光
風載瞻載肅萬派之宗

安福王爵 永州府

堯舜湯文之為君臯夔伊周之為臣孔思曾孟之為

師斯道之傳如日中天後此子載抱遺經而尋蹤緒
繼往聖而開來學至於今日而無窮者謂非先生之
功而誰歟爵承之先生舊邦景仰先生賢範私淑亦
敢敢忘所自謹陳楹祀用表衷忱

瓊山方進 道州知

斗牛精光扶輿清淑上接魯鄒下啓閩洛圖書垂憲
下聖一作忝守過化之鄉仰止降神之嶽謹以菲儀
式陳微恪

新建符鍾 道州知

嗚呼夫子之學誠立明通夫子之政和毅從容以學
以政教萬世無窮者夫子之德之功予生千載竊仰
高風不圖忝守茲土獲登夫子之堂拜夫子之貌而
覩夫子後嗣之雍雍嗚呼乃知

聖脉千古使鍾予生不敏叨此官守恒切衝衝尚賴夫
子大啓我聰俾弗迷于政以免夫繆痼

嚴陵魯承恩 永州府

天地之道具于吾心先生先覺覺我後人三代以還
道喪文弊或矯矯以立名或栖栖為祿仕或規規乎
註疏或置置焉然媚世空言濫觴真道之棄一節雖高
于世無濟先生靈傷究極根領博學力行自我立命

道苟可仕不辭蔭補官可濟民其心書簿久速位止
步趨 先師園範曲成不識不知或者以先生之道
在乎太極不知先生道大光明不在二圖而在于躬
行有素也不然未能孚于時何以垂于後未能行于
人何以質諸天地乎或又以先生之學由靜入門嗚
呼先生終日行之未見一語于及門之徒天何言哉
先生真獨得孔氏之傳也夫承思愚陋竊祿茲土幸
登故里實切瞻依羨墻寤寐川遊雲馳特牲醴酒聊
表仰思

山陰金椿 永州通判

於呼慨自孔孟之道不傳揚墨申韓之異端日熾迄

濂溪志卷之九

于有宋天啓文明我

公挺生于千五百年之後能自得師潛心道妙圖太
極以探天地之秘藏演易通以發聖賢之精蘊上繼
往哲之墜緒下開來學於無窮功在當時澤垂永世
愚生也晚願學有年茲判永陽獲親遺像登堂拜謁
浩氣若存霽月光風萬代瞻仰爰備牲牢式陳明薦
庶昭靈貺鑒此微誠

吉水周子恭 永州府通判

仰惟先生邈世之聖不由師傳粹然全正仕苟為貧
雖小官有不辭學苟為道雖人不知而無悶道德性

命之蘊僅見於圖書而其無言不盡之教卒莫窺其
兆朕從容和緩之色僅覩夫光霽而其行藏屈伸之
妙卒莫測其淵深當時在門惟有二程先生不強人
以未到惟開其說而不竟既而二程有得自稱體貼
尚不歸功於先生之門而况於脩飾之士章句之儒
又烏足以知其真乎予恭自幼學道既壯無聞虛負
歲月良愧此生幸而不死之良耿耿猶存數年以來
究先生之歷履探先生之為人而希慕一念若有校
而授之者恭亦不自知其所因也今者拜官在永得
踐先生之位巡歷在道復造先生之庭情切瞻仰特
致醮薦嗟夫蓮草俱在風月傳神先生之教昌其有
罄子恭而苟不惰於向往之志焉往而非先生之所
陰佑而默成者哉先生有靈尚鑒斯文

武進唐珩 永州府知府

惟斯文之興衰實與世以汙隆慨微言之既絕紛千
載而塵象諒有開其必先迺豫徵於星聚繫夫子之
挺生蓋早成而默契極精蘊之沉郁肇啓鑰於圖書
言有至而弗盡意獨得而有餘若大明之始升夜冥
晦而復旦若多途之迷方指大道而群鄉昔仲尼之
真樂惟顏氏其庶幾乃夫子之光霽歷異代而同歸

也蚤服膺於聖教半假守於茲邦觀河洛而思績
入魯阜而升堂嗟庭草之已宿覽風月而慨然聊寄
辭於一奠邈景行於前賢

太和王宗尹永州府通判

公之學以無欲為功以無極而太極為宗自修自誠
且明自信蓋有聖人之德聞然而不欲以自見也昔
孔子贊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龍德而隱者也不易
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
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公寔有焉宗尹修
行矯名淺中揚已不足以議於公之學也然一念不

濂溪志卷之九

二十九

死嚮往有期神固有知啓我荒迷

廬陵陳鳳梧湖廣辰州府通判

道在天地太和元氣公得其全中正純粹體用一源
隱顯無二上探羲農以承洙泗二程授受寔大其傳
斯文再闡如日中天睠維春陵公之闕里祠像儼然
雲仍伊邇某幼讀圖書長而無似幸叨公鄉領諸教
事瞻望光霽五年于茲展謁云始如窅斯蘇愛蓮有
亭濼溪有水維公此心千古如是敬采泮芹奠于祠
下公其臨之佑茲文化

維萬曆四十二年歲次甲寅九月庚戌朔越祭
日壬申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上湖南
道右叅議鄧雲霄謹以羊豕清醑之儀致祭于
宋大儒元公濂溪周先生之神曰坦坦聖道異
端弗之俗儒訛惑日與背馳幸生夫子振鐸提
撕上繼洙泗下開閩洛太極一圖先天獨覺誠
一為基孔顏與樂有體有用可仕可止主靜立
極不隨禪理宜師百世為道嚆矢雲霄分守茲
土密邇賢鄉洗心滌慮披馨沐芳展祠瞻拜實
獲周行孰觀公顏光風霽月孰測公心溪澄蓮
潔孰知公趣吟美不輟我生雖晚式學庶幾良
知良能是鉢是衣瀝觴陳悃虛往實歸尚饗

濂溪志卷之九

二十九

長洲張勉學

湖廣崇陽

於維先生實產此邦秀鍾九疑期應五星豈偶然哉其所以蘊之為道德發之為圖書者固已上繼孔孟妙契六經矣自宋迄今五百餘年凡海內有志之士孰不欲一入其鄉又孰不欲一睹其遺容以慰仰止之思也顧茲春陵介楚西南二千里外山川遼遠宦轍罕經則夫慕蓮池纓亭之勝改月岩春水之奇者吾不知其幾何人矣勉學不敏自結髮即知誦習先生之書三十年間每思一闢其門而不可得乃今承乏守土觀風名邦遂得奉謁祠宇而肅拜焉夫海內

濂溪志卷之九

二十九

人士入其鄉者鮮矣况得睹其遺容乎即睹遺容者亦鮮矣而况既睹其容又得窺其宗廟之美乎洋洋乎灑灑乎光霽如見其骨襟聲效若聞於俎豆此殆縉紳之罕遇而實為勉學生平之至幸也但念莖仕以來習氣欲除而尚存希賢有志而未逮以故致前蹟後坎坷無成懲創之餘動輒愧悔則夫箴箴愚蒙之功默啓心源之妙誠不能不於先生是賴矣爰酌

蓮尊式酌庭草而且述其自幸之私與夫願學之意如此惟先生其降鑒之尚饗

永新尹襄

翰林編修

斯道久墜至宋後明伊洛之學實本先生性與天道

圖書則備惟幾惟深抽開啓秘學聖有要一以養心光舜以來理無古今開我後人恩同罔極尸而祝之崇功報德褒雖寡昧誦讀有年使經仁里仰止益虔採彼溪毛祇奠祠下恍如風月以昭以泐

慈谿顏鯨

湖廣學

皇帝即位之二年是為隆慶戊辰慈谿顏鯨提學楚藩以六月庚辰行部至于湖南由永郡竣事趨郴州道出春陵謹齋被用牲釋奠于

宋大儒周公濂溪先生之祠曰於乎先生生千載絕學之後而能超然默契聖人不傳之秘主靜兩言無欲一要直截易簡昭如日星於乎小子乃其以形骸爾我之私勞勞焉終身戰於煩惱醉夢之場真先生之罪人也修之則吉悖之則凶心為太極汝將焉從聖凡平等天地同宗敬述斯言用告群蒙而以質夫先生尚饗

濂溪志卷之九

二十九

光山蔡光

江華縣

維夫子秀孕衡嶽應期挺生五星聚奎一元文明師授匪求太極默契有圖有書孰窺其秘開闢啓鑰手示二程河洛既衍流溢閩閩昔在有宋後學擄航爨

及我明斯道益昌光汝南末品竊慕先哲叨吏下邑

庶幸展謁庭草芊芊風月融融迺挹餘輝迺滌塵襟
時日之良敷衽陳辭神英如在尚其鑒茲

汝陽趙賢巡撫

先生生三湘九疑之間當聖誕言湮之後乃于斯道
不由師授獨契本原圖說易通闡幽發秘固義文孔
顏千百年心法之傳也蓋其所謂豪傑之士無待
而興而其言雖聖人復起不能易者也賢蚤歲讀其
書玩其旨而想見其人餘二十年矣頃有天幸過其
故里溯瀟溪營水之源覽龍山秀嶺之勝池蓮庭草
霽月光風若親炙之豈非生平希奇之觀哉碩賢後
役焉日從事下口耳之末簿書之煩茫乎此心靡有
得也謁先生之祠瞻先生之像猛然深省能無愧乎
能無懼乎以先生之靈而鑒于賢一念嚮往之誠亦
將有以默啓之而俾不終自棄已也敬奠先生不勝
景仰

寧波管大勳

於戲道在天地流而不息待人則行匪師弗得義皇
以來下迄孔氏見知聞知厥唯有自夫以孟夫子負
垂聖之才猶不能不私淑下子思乃先生則不由師
傳道体炳如孟夫子近聖人之居故能獨得乎周孔

之秘乃先生則崛起南服寔云荒裔蓋其人誠所謂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生則所謂人傑地靈獨
超乎風氣之表者也大勳生也晚恨不及吟風弄月
于先生之門牆而叨按茲土又未嘗不自謂千百年
之奇違今者觀風入境仰止益虔祇奠祠下遺像儼
然尚惟先生運茲聖脉佑我文明萬年一日

東郡丁懋儒

儒生也晚幼承家學周公而上孔子而下布在方冊
者靡不殫究問入曲阜詣闕里周封孔室如克見聖
經鄒嶧山拜孟祠下而巖巖氣象若酬酢焉先生生

瀟溪志卷之九

於春陵去中土數千里恨不能至其地以見若曲阜
鄒嶧各山大川考斯文之肇起也客歲補永都訪故
里讀遺集景嚮滋甚積誠既久敢中爰告儒向有知
弱冠後博求佛老之書兀然靜坐窮日夜之力謂庶
幾有所啓發然吾空長生皆未免有意則求之先生
之言而有悟質之六經孔孟無弗合焉不外人倫日
用而通乎性與天道不落言語文字而非遺脫世事
不必求諸外物而在我無所不有但當隨處體認而
功效自然斷不可訛則先生之誨我已非一日深愧
夫未之有得也竊怪乎學先生者高明多求速肯沉

潛不免牽滯則所以印先生之心飲先生之醇紹先生之統世豈無若人乎儒不能無感於斯惟先生鑒

祭濂溪周元公先生文

北地李楨

道湮千載夫子挺生剛明果斷博學力行政嚴以恕事整以清風月光霽圖書會成道立教遠傳正習弘師表後學如以道先生發揮聖經如伊川先生斯道不墜斯文中興上接洙泗下竹閩閩讀佩遺編撫茲全楚楚閩有宮道實其卑仰止聿深明薦式舉庸我後人未睹至理尚饗

祭濂溪先生

晉江郭惟賢

於惟先生千載崛起夙潛湛思邈源窮委太極一圖獨製奧旨絕學以繩訓詁為鄙伊洛見知考亭嗣美斯道重明云誰肇始春陵之功鄒魯可擬遺澤迄今川流嶽峙覺我後人淑爾儀軌有化其風况遊其里賢承乏于茲婢黎是救遙瞻道祠景行遺趾庭草芳菲光霽在邇先後一心有為則是運月爰脩神其未

平湖孫成泰

於惟元公千載一矣默探道妙不由師承上繼周孔

下開二程太極一圖闡秘傳心惟茲道郡寔古春陵
五川靈秀毓我先生巍巍廟貌肇明神泰生也脫恨
弗及門幸承

帝命來撫斯民仰瞻遺範是訓是行我鑒維何濂溪之

清我挹維何霽月之明倪焉夙夜敢弗兢兢今茲承
乏遠遠儀刑吳山楚水夢寐惟勤爰酌我醴爰薦我
牲先生有靈來格來歆

祭濂溪先生文

涇州李發

嗟夫聖道相傳如日月江河流行宇宙無時可息苟
非其人則不明不行自孟氏沒學術多岐道統不絕

如綫而真儒之效遂渺斯幸天啓斯文先生崛起超

然自得妙契真詮太極一圖探造化之原通書四十
章揭脩為之要聖不傳之秘燦然復明於世河洛
閩閩諸儒始有所憑藉以恢張其緒而道統於焉大
振先生之功何其偉與某不敏蚤竊有志於學其景
仰先生接於夢寐者積有年矣碩日溷塵途此心茫
然未有印證今忝守茲郡乃先生誕育之鄉得瞻拜
先生之祠登陟對越光霽如承嚮慕之懷恍然有覺
茲非生平一大快哉所冀先生在天之靈憫其愚蒙
陰為啓佑借之大道以不迷于歐夫豈惟某一人之

豐清敏公遺事

公諱稷字相之明州鄞縣人登嘉祐四年進士第公始弱冠以進士求鄉薦主司以丈夫不屈威武為賦題試出同舍生各誦所程文自矜揚以為得意公在下座獨默然人或易之強公舉似公徐誦之眾聞小賦已愧折至使秦完壁高風獨揖於相如阮虜持旄壯節自全於蘇武滿座大驚眾乃謝曰君魁薦必矣徹棘果首冠始仕主蒙城縣簿時宋官公鎮亳聞公名屢以問

郡寮眾勉公獻書求知公終不從官公益器重公亟召置之郡學俾講授諸生欲薦之朝乞召為直講官會首公薨遂寢為襄州穀城令縣居漢上獮劇邑富賞豪族聚居前令解能以苞首自縊公獨以善政公平稱曾子固韓持國相繼守襄皆深奇公與為筆研友不以諸吏待之時兵部侍郎葉康直率光化亦有能名襄陽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直如衡持國嘗曰豐葉二令他日必皆清近丁太夫人憂居喪自毀幾不能勝杖而後起蔬食徹味逮禫除始復

豐清敏公遺事

常安厚鄉安撫河北京東辟為屬官同列往往務於肆過飭與馬凌忽州縣公獨不為表裸每單騎挾以一卒所至躬見父老延問疾苦接官吏盡禮人皆歎服厚鄉於是益歎重之使高麗因以為書狀官涉海大風折檣舟幾覆眾惶遽莫知所為惟公神色怡然厚鄉握拳曰有諸內者必形諸外於君見之矣君未易量也在選調幾二紀不求薦章人鮮知者自高麗還厚鄉與副使陳子雍睦言諸朝乃改著作佐郎改秩選知封丘縣為畿邑素若權要請託公亦不峻拒

第直其情取平於法終不以人為重輕人亦不敢干以私民吏畏愛之會御史中丞李薦公可為臺官名對敷奏稱旨神宗嘉之且問公曰卿嘗往高麗海中風波何以不畏公對曰巨浸連天風濤乃其常然商舶往來尚絡繹况仗朝廷威靈豈復有畏上又問聞卿知佛教其理如何對曰佛者覺也覺則無所不了如陛下天縱生知故能灼見天下之務其理正如此上笑曰卿言是迺曰大臣薦卿清慎儉直宜為

御史卿退即有除命翌日拜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裡行王安禮自潤州召知制誥公言安禮守潤所為不法及飲宴刁約家因誘其二婢辱之淫邪不可侍從章累上不報已而安禮遂遷翰林學士公復言安禮罪當譴逐陛下置而不問今又躡等超擢實內結近習不知後畏臣言如不用願黜臣以勵風憲章復上上命宰相王文恭公宣諭公曰安禮事誠聞有之然朕以其兄安石有功朝廷今閑居江寧昨遣其弟安上為江東監司使照卹之乃與孫珪爭論停廢在家

今若行遣安禮恐無人照管安石朕當戒約之如不悛改當如卿所奏祀神州地祇公為監祭言獻官賀其昏耄跋倚非盡敬意且其除守華州觀其老甚必不能當承宣之寄願令歸老其以官祠罷王文恭公子仲煜以姦汚為有司所劾公言王珪備位元宰不能肅正閭門使其子所為若是何以糾正百官宜從罷免章惇參知政事御史朱服言其與周之道請託事詔公劾實公分別是非論列曲直不為子厚地博坐出知陳州知秀州吳安世以賄濫得罪公言本路

監司葉義叟孫昌齡胡宗師朱明之等嘗論薦安世再任蓋安世宰相吳充之姪義叟等意懷阿附以汚為清以偏為平何嘗指盜竊為伯夷乞併按其罪公為御史三年彈劾不避權要神宗嘗謂諫官舒亶曰豐稷論事最誠實公益感勵執政忌之會高選館職遂徙公著作佐郎在館逾年遷吏部員外郎時王安禮方為右丞公嘗搏擊之引嫌自列詔不許章三上乃罷新命提點利州路刑獄公在利路會軍賊王冲劫畧商鞬金洋間有旨陝西與利路京西提刑督

捕盜官擒捉久未獲詔促限愈急公躬率巡尉扼截險要至踰時不歸解舍冲與其黨欲度漢中而公以兵阻隘卒不得西遂為險軍所擒哲宗即位徙成都府路提點刑獄西蜀繁富風俗華侈摸石藥市等會士女駢集競為奢僭帥守監司往往勉徇其俗謂不如是必召亂公至適冲元為帥章質夫孫亞夫皆為漕俱以簡儉稱一時會遇燈火蕭然蜀人歎服其俗頓革爭寫為圖畫以為宴集奢侈之戒按刑兩路於刑獄死盡心所平反幾百餘人察視屬吏清濁必辨呂為工部

負外郎未踰月用中丞胡簡修公宗愈侍御史
王明叟觀薦復為殿中侍御史蘇子由當制有
曰有德者必有言爾頃為御史直諫不私人以
為公論公疏言

陛下明足以燭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
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
以聖儀式刑文王之典成王所以賢偏聽生姦
獨任成亂此古今之大患帝王之深戒也願
陛下以洪範為元龜祖訓為寶鑑一動於深宮
之中思所以為則於四海之內一言於細旃之上

遺事

五

思所以為法於千載之下則教化自行習俗自美
中國既安西夷誠服矣夏國主秉常死詔遣起
居郎劉仲馮奉世為冊使之其子乾順會宣仁垂
簾坤成節上壽而乾順違故事不遣使者仲馮
遂出境公劾仲馮且言昔元昊嗣立楊告為旌
節使元昊勿設席自尊大告遷坐就賓位以抗
之終不少屈後郭勸為起後使所遺百萬悉拒
不受逮慶曆中內款自新及諒祚立朝廷遣冊
命而夏人方圍慶陽知延州程琳止
詔使於鄜州曰夷狄貪此可緩慶陽之難矣乃具

禮幣賜予之數移報之果喜而迎冊使且解圍而
去今誕聖之節萬方來賀乾順輒失臣禮奉送
徒利其賂遺不顧國家大體擅入其國宜按其
罪章數上未報會公遷右司諫表辭因言兩對
清光之下具彈冊使之非多而仲馮遂以贖論
荆王楊王當元祐初尊寵莫與比陰嘗令成都
府路走馬承受造錦地衣公以白中憲請率臺
諫言之中憲狐疑未決公即獨奏劾以謂
二聖節儉朴素欲以化天下而近屬奢侈僭靡
至如此官吏輒奉承宜糾正其罪以示人奏對

遺事

五

敷陳不已在廷皆悚息及出殿門監察御史趙夙
時與公同進對退謂公曰聞君言使某汗流浹
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是天下何患不太
平不數日改國子司業遷司業一日薦京西三
學官穎州教授陳師道穎昌教授鄒浩蔡州教
授晁說之無不稱伏呂申公時為相公往謝申公
申公素寡言語謂公曰惟寡慾可與言道居典
冑三歲不遷會右史闕執政進擬皆未允詔以公
為起居舍人中外大愜
括宗御通英講罷以御書徧賜講讀官因賜左

右史特書杜甫登善福寺閣詩以賜公中書舍人鄭雍使契丹命公攝其職數月絲綸所播天下傳誦以為得西漢體御史中丞趙君錫等疏言近日制詞惟豐稷有古體公為右史喻半歲將以次遷西掖會王安禮守成都以奢縱被譴執政有不悅和甫者以公為執政時嘗極彈之乃候公入直降制公務大體薄其罪當路不喜諂謂公昔嘗言安禮今反顧望罷為太常少卿公力辭乞補外章六上頓起謂公曰盍受命士將以好名議公公曰士顧所行當否不當避名會趙君錫等疏聞當路亦悔之公為少常兩月執政悔用公不盡其材乃遷公為國子祭酒時士久以浮靡虛誕相高自公為司業誘誨斥黜必當其實所獎與者若馬洵張庭堅之徒已服衆望頃之二人聯中甲科士益以公為知人洵長學省庠存之士踰三千莫不望風慕嚮國子監西門稍僻間有潛出者皆由於此前是長貳杜關以防猶不能止及公命關門撤去詞伺而士莫敢出呂足相大防聞之歎曰士可以德服不可以法制如豐相之可謂以德服人也元祐六年冬享廟禮

畢詔用近臣言回駕視學莫謂先聖因命公講尚書無逸講畢致謝上宣荅卿問學該博多所發揮西賜三品服翌日詔兼侍講儒者榮之權刑部侍郎公素以儒學聞法吏頗易之及掌邦禁執丹筆細大必盡其情而靡不當於律以舞文自任者大畏之方春苦寒雪公疏言厥罰異常自二聖臨御朝廷清明未嘗私一喜怒以進退大臣未嘗偏一愛憎以榮辱多士無煩徭暴政淫刑濫罰雖堯舜用心無以尚茲何嘉祥未臻而沴氣斯見邪豈應天之實未充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至歟豈官掖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中任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以致中外有危疑之心乎豈同治平初有任守忠詭謀離間兩宮而史昭錫王士安之徒肆姦惡以駭衆聽乎天道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若不畏懼有以消復而輕怠簡誣則凶變必至願陛下開廣聖德祗畏天心延問名臣思求其故總正萬事保合太和任賢責成而不受浸潤之譖思民以實而不尚姑息之政言如春陽之溫而不暴動如祥風之扇而不急六官和於內百官和於朝萬民

和於下則天地之和應而災沴消矣館伴契丹遂為
正且辨國信使虜中接伴劉齊翰蓋在其國以
名臣稱見公深加歎服時宣仁稱制兩宮皆遣使
同行者四人嘗館舍坐久焚香宵起曰此香特為
公設也虜中故事使者有射弓之宴公素未嘗持
弧矢及當宴引弓一發中的虜人相顧嘆服副使
郝某退謂公曰某世隸門非不習此今日見公中
的實非素揣公謝曰此朝廷威靈使然也
哲宗親政詔外任內侍樂士宣等入內寄資供職
公言陛下初聽萬機宜登進忠良以輔聖德今未

遺事

九

聞有所拔擢而首呂士宣等傷美德於天下臣切
惜之望留神大禹戒舜之言若稽仁祖聽治之意
令士宣等各歸本任仲德稱陽曰改過不吝故能
聖欽日躋為百世之盛王惟

陛下裁擇在刑部幾再歲故事權侍郎二週歲
遷待制公累章乞補外官上不從至十餘上執政
謂公胡不少留以應格選公但遜謝而乞外愈力
遂以集賢知穎州自穎而知江寧府過關入覲擢
龍圖待制知廣州陸燾
上宣諭云已除卿吏部侍郎出自朕意不許辭免

詔以待制守侍郎公辭曰朝廷昨除臣廣東加以
茲職今既改新命義不當兼詔不許章三上從之
優詔褒答其辭甚寵執政方力排垂簾事縉紳
貶斥者數十人公亦在眦睚間而公中立不倚每
正色論議不少徇從當路亦不悅公後丐外
上深惜其去而公懇求不可奪乃以待制留守
西都西洛居守皆貴近大抵務簡畧民事公獨
盡心焉大師文潞公嘗曰吾聞洛守多矣未有如
公能留心小民利病者也且曰公所為甚似趙閱
道與李及自洛徙鄆未至復守洛已而改帥真定

遺事

十

時執政起邊釁上方議進取公謝章有曰偃兵
護塞敢忘師帥之能生事邀功終匪朝廷之利
執政見之大不說會都鈐轄張某素以苛暴虐士
卒衆積憾謀因大閱教陣射殺之前一日公庶知
其狀秘不發即為檄俾張出按屬州營壘且習
其即去張莫知其故頗訝公不得已遂行士卒
謀不果發張乃訴公於朝謂公無罪摺拾有
詔驗實公始具其事以聞詔徙張京東公猶移
帥許昌不踰月改南都鄆地當舟車之衝例飭厨
傳以悅往來雖居守皆貴近然稍忽是輒飛謗

公至自故事當迎餞外一切置之人亦莫能然也
 上數欲召公還而大臣素不喜更徙西京未幾復
 守南都以眩疾丐知湖州詔從之幾歲改知杭州
 在杭凡三年杭為東南會府民物繁富甲天下
 風俗以侈靡自尚公素以簡儉恬靜稱始至吏
 輩以為公必革奢費過為削弱以取稟公徐度
 其宜裁以中制民訟至庭辨析毫釐聽斷明審
 吏不能欺錢塘人至今誦說其政宦遊江閩者
 多自杭乘舟還朝常不下數百負類先權要請
 託者得之以故寒士卑官淹久終不能得公命

遺事 十一

以按牒日為先後不問高下遣之士大夫悅服
 公嚴治劇數丐官祠不許又求守溫明優詔不從
 徽宗即位首召公為左諫議大夫先是李清臣除
 門下侍郎薦公自代未幾遂召或謂公嘗貳天官
 久歷藩鎮今召以諫坡似下遷韓丞相曰昔
 神宗召趙抃自成都府還將大用之故事當更
 省府乃但以閣學士知諫院諭大臣曰用趙抃
 為諫官願其言爾苟欲用之何傷已而果參大
 政今上召相之以諫坡正用此故事即欲大用故也
 未至闕改御史中丞入對言邪怨貶辭不應如此

司馬光呂公著皆賢臣直臣不當以為有罪
 上云變改神宗法度如何公曰當改上怒目而
 送之召為拍宗山陵儀仗使靈駕至鄭道途泥
 淖行頗不便山陵使章惇欲斬力士收鄭官吏
 下獄公止之不可遂劾奏章惇素擅朝權天下
 憤怒今又遷怒戮人怙勢作威還朝累章疏
 其姦章乃得罪蔡京及其弟卞在朝廷久植黨
 自固及上即位臺諫交疏其姦未報蔡與公素
 無舊怨公入朝上未臨御問蔡越次揖公曰天子
 自外服召公還中司今日首對必有高論公答曰

遺事 十二

方觀 聖君不敢以細事聞行自知之晚乃彈
 蔡公章出蔡深憾之既而陳雍江公望何昌言
 等皆力言未動公語殿院陳師錫等曰明日蔡
 公不出吾屬何面目以對臺吏乃自草章率寮
 屬對揚具疏其姦邪狀曰京卞兄弟同惡迷國
 誤朝為患甚大卞雖去位京偃然在職卑汚失
 已無所不至外結后族內事闡人以固其寵若
 果大用上下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隳
 矣忠臣寒心良士痛骨臣非自愛而憂蓋為
 陛下憂為天下賢人君子憂章四上

上宣諭曰朕固欲行卿當更奏東朝公退奏書
欽聖具疏其姦不數日京遂貶出公數言宣仁聖
烈皇后佐佑哲宗垂簾聽政多退絀小人洎復
進用遂造為誣謗今宜辨明初上章蔡京尚未
罷嘗諷公曰張寂明正坐言宣仁事即日罷意
欲以此動公公徐曰宣仁有大功於天下久為
姦邪所誣稷備位風憲豈可緘默而不為辨明
此大事也雖遠斥所不恨又疏曰
哲宗皇帝親政立章惇為宰相不能以道事君
用群小合姦謀害元祐忠賢司馬光呂公著等
以變亂神考法度謂之不忠不能紹述謂之不
孝以此激怒先朝此乃王曾對仁祖所謂憮人
惑上之言也惇以光等變亂法度不足為深罪
又編類巨寮章疏擇其切直不諱之言與夫陳
亂世以諷今者謂之訕上謂之指斥又以言語
不足為大惡乃持文及甫邢恕之私言輒誣光
等謀廢立為不執按惇當國七年竊持威柄禍福
天下勇於害賢敢於殺人臨大變訂大事包藏陰
謀發為異議
陛下尚優容之乎祖宗怒之久矣今付陛下震之

上帝怒之久矣今命陛下誅之陛下何憚而不果耶
又言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章惇昔在相位變
亂名實顛倒是非拔擢羣小布列中外大明繼
照羣陰廓開俊傑彙征數回竄伏安惇蹇序辰
放歸田里呂嘉問路昌衡分司外地范鎰張商
英吳居厚落職降知小州惟林希徐鐸葉祖洽
未見施行希助惇為惡布在王言掩宣仁聽政
之明較永泰知人之鑑鐸編類章疏隨惇好惡
為之重輕存歿名臣橫遭貶竄祖洽觀望惇意
欲擅元豐之末命輕奏王珪圖危正統議罪嚴
罰宜不在安惇蹇序辰之下又言史官脩
神宗實錄僅二十年輒以王安石旁日錄亂之
置而不問脩
哲宗實錄事未類筆未下議者謂徒為謗書於
後世而相與依違不決如此則何以取信於天
下願選擇史官申飭成書公自建中靖國初入
朝論列獻替不一又數言近習之非權貴已不
喜會除錢適為殿中侍御史公言適回邪不可
任風憲乞用陳師錫如必用適臣請先罷詔出
適湖北提舉除陳師錫殿中侍御史諫官陳瓘

以言事貶公使子弟出城慰勞之且厚贖其行
黃策上封章論瑤華事不報公復繳入乞施行
由是朝廷有意罷公矣一日聞鎖學士院公謂
臺屬曰此必相曾子宣蓋共論之具章未上先
罷公為工部尚書乃宣麻相曾布既降告

上命加兼侍讀公力辭不受乞明越一郡章五
上三降詔上親諭之乃受命其謝章云壯哉汲
黯坐寢淮南之謀義矣魏公浚為唐室之鑑內
侍已成於怨府豈不思危倭人方刻於言章俄
聞報罷上曰倭人謂誰對曰臣謂倭人為曾布

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禮製局大裘成
議以金匣貯之公力諫不已一日上問陸佃大
裘匣用金繞四百兩此祀天之服恐不當較佃
曰郊服大裘以尚質也非惜金但不當用爾
上曰既如是不作匣可也豐稷煎燭不可過矣
既退諸公皆歎息公之守官上之從諫佃謂李
邦直曰使此等人在經筵人主豈復有過耶呂
原明建中靖國間為秘書少監時曾布不樂其
在朝諷侍御史陳次升言之以為資淺望輕左遷
為光祿少卿時公初除禮部尚書大不韙之即薦

以自代薦辭云具官呂希哲心與道潛湛然淵
靜所居則燥人化聞風則薄夫博建中靖國元
年方議括宗配享功臣公為禮部尚書欲以申
公見公云二公先朝被罪官爵尚未復盡今遽
請配享恐致議論公正色云五王之配享中宗
何嘗不得罪但有功於宗社則宜享矣於是立
入奏竟為曾布所沮不行不旋踵公遂罷遷禮
部尚書宦官宋用臣卒賜諡甚美公不書其勅
奏疏駁論用臣姦邪交結中外不當賜此諡公

雖罷言職以在經筵每遇講讀當進書輒言天
下事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究切為上言之公
言人主自用則近習悅人主自聖則諛臣進祖宗
艱難之大業天下生靈之休戚繫焉聖慮可斯
須忘直言正諫乎又言元豐中王師覆於水洛
神宗泣諭宰臣悔不用呂公著言今後輕議用
兵與卿等刻骨為戒今河湟羗種未寧臣願下
沛然之詔許其自新不置漢官不留戍兵令自
擇其酋長朝廷從而命之則所損者遠畧之虛
名所存者初政之仁德可以光昭先帝戒用兵之

聖訓後遂以董種為河西節度使又言唐太宗時魏證引齊威公以無忘在莒之論從而警戒之蓋富貴之移人也多忘其初臣願

陛下無忘龍德宮時則聖德日躋享天遐福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年聖人之心顯於名實之中則彌令信於天下臣願

陛下尊賢納諫舍己從人夫是之謂建中近習不敢爭為奇技淫巧侵玷恭儉之化近戚不敢干預政事招權市恩夫是之謂靖國體元謹始之道無以尚茲織錦緣官簾為地衣公言臣聞

仁宗衾褥用黃純服御用縑繒嘗曰朕宮中自奉止於如此祖宗家法祭如日星自古帝王踐祚之初未有不以節用愛民為宗廟社稷之永圖奈何奢侈之端生於微而不自知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則政事荒紀綱亂天下之勢利去矣詔罷之又言

陛下即位未久施德日淺建宮以寧神營寺以崇孝復置御前生活所以供內庭之用外議不曉聖意竊謂

陛下好脩造尚華侈輕費用不惜民力臣願

陛下約己以養天福愛民以永天壽又言難盈者人之方寸之地耳貴不期驕而驕自至富不

期侈而侈自生

陛下初履帝位罷羅卒減苑作禁鏤金休工後德意布於四海和氣生於天地年穀順成幾遍天下臣願陛下厲精為政崇儉愛民不移踐祚之初心則宗廟社稷萬世無疆之福又言姚崇勸天子不求邊功宗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臣恭惟

先帝在御十有九年制生財之法以同民利以

實國用紹聖元符中匪人用事興起邊患倉府耗蕩百姓餓殍斥堠雖遠飛芻輓粟以贍戍兵坐因中國勢不久支仰賴聖心節用於內息勞於外必先仁覆天下使人心和樂天地休應年穀屢豐方能釐補瘡痍庶幾平治中夏既久遠人自服安用進兵耀武以經遠畧神考以用兵為刻骨深戒願

陛下敬而守之任崇璟之賢而不求邊功去悖卞之邪而不窮民力太平之基業實在於此洛水溢壞堤舍去應天禪院六聖神御殿百餘版

公言萬一三川暴溢寧無昏墊之虞乎有司曾
上朝廷賜度牒以修而移為他用願以禁錢作
一大坊以衛祖宗萬世之靈從之又言堯舜之
世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無他道焉內君子
外小人故也為人上者體堯舜必先以是潛
於心而戒多慾委任正人不以浮言搖動則讒
毀之路塞而朋比之風暗然自消王道平朝廷
尊草茅賤臣皆得竭忠以聞况賢在位能在職
乎又言大臣與國同體任之不疑則心德惟一
天下可合謀而治讒間無自而至矣比有議者

遺事

十九

謂臺諫官為天子耳目選自朝廷則為大臣耳
目矣故諫官不歸於國論御史不歸於憲府祖
宗法制格而不行先入之言豈無唐陳師合之
意乎又言治世多君子未嘗無小人亂世多小
人未嘗無君子人主建大中之道以靖人心明
乎安危之幾取舍之道而已若使君子小人雜
處於朝必消泰而為否西京會聖宮奉安
哲宗神御詔公與入內都知馮經相視時經方
用事及偕被命人意公必相權結自往及還朝
奏兩月除議職事外未嘗有一語經數因事稱

譽公輒正色不答經歎謂人曰豐公真清直近
臣也公自洛使還上眷注意厚執政虛位縉紳
謂公當遷而公數論事與權近忤大臣無為公
地者小人相與讒之遂力請外補韓丞相忠孝
顧同列曰昔孔溫業不樂在朝宰相相謂可以
少警孔吏部不樂居朝矣今相之亦苦求去吾
輩寧不愧前人乎公以議論不合堅欲出竟以
樞密直學士知蘇州自後諸公引去益多朝士
朱肱以書抵權臣謂如公輩非若鳧鴈去來不
足為江湖多少其出入係人望豈可使皆補外

遺事

十九

乎謂告焚黃至鄉里屏節騎從入見守今必坐
客次守令驚愕出迎公曰桑梓禮然也見鄉人
雖田夫農父接之笑語飲食無少間改守越適
歲蝗穀價騰踴民病食公發廩賑之寮屬苦禱
待報公曰俟得請民固飢死矣某身任之諸君
無累焉公命屬官為十數所減市價五之二使
民各從其居便近隨老少日各執曆就糶一二
日公輒親往按視勞問主者眾是以皆為盡力
民賴以濟徐果上書自劾詔原之崇寧初蔡京
復得政既憾公斥己而其黨相與出力詆公無

所不至言公允符未召為左諫議大夫辭免劄
子引孝經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
下夫人主宅崇高富貴之極心易放逸必先選
正人置諸左右雖有無道之心終不為桀紂惡
德自取敗亡此其意在譏切

先帝坐降職知明州故責辭曰爾頃緣元祐致
位近班秦陵察其用心屏居外服朕在位之始
選推不次中司八座靡不踐更而進對之間首
倡異論以善政良法為可改廢以附會姦黨為
時忠賢變亂是非深駭聽聞時有大星殞于庭

俄有是命越民攀望公舟老幼滿道號呼曰柰
何奪吾父乎又言公嘗言諫議大夫以諫爭規
諷為職不為容悅逢君之惡不懷觀望陰害忠
良不以聲色為常事醉上心不以淫巧為末務
蕩上意信如稷言則先朝以諫爭規諷為職者
嘗為容悅逢君之惡矣嘗懷觀望陰害忠良矣
嘗以聲色為常事醉上心矣嘗以淫巧為末務
蕩上意矣如此等語言宜上達朝廷流傳四
方至章奏宰相章傳變亂名實顛倒是非按權
舉小布列中外陰邪慙酷更相唱和毒流四方

感動天變此尤詆誣之甚者也臣嘗以詩書所
載考之小人在位毒通四海日月薄蝕天地災
變乃商周季世之事豈有帝祖宗積累之休膺
義成在久之運而遽有是耶禡職知常州故責
詞曰朕初纂服首為言官累有封章語涉譏詆
云又言公允符之未召為言官譏謗

先帝公論為之不平未至常州貶海州團練副
使睦州安置道州別駕台州安置又言公在元
祐時用事紹聖中行遣最輕在元祐初首為言
官倡導姦謀殊無忌憚封章皆有意譏謗

先帝臣子不忍道其言辭遂除名徙建州公被
謫携孫姪一二人與居佛寺怡然自得日與衲
子輩遊賓客一時杜絕部使者郡守往往皆門
生故吏踵門請謁終謝不見燕坐閱華嚴合論
抄其要為百卷每遇天寧節自謂雖散官流徙
昔嘗居禁後必出金鉢僧寺營佛事一月躬詣
焚香逮罷散率孫輩已仕者皆就拜具疏以伸
天保之報居三歲以九鼎成大赦量移婺州明
年彗星見手詔除元祐黨人石刻稍復官爵得
自便乃奉祠歸鄉里初祠命至婺公受已將出

謝發人駢擁瞻望幾不可行逮歸過越越之父
此相與侯於境上焚香迎拜不可勝數觀者莫
異然謂公昔帥越有遺愛故若是及至四明舟
去城尚十餘里士民出迓夾道相屬不絕以至
奪挽舟卒綽爭自引之相慶曰公將復用吾徒
有所賴矣郡守彭侂蔡京門人也因謁公謂公
曰公能得此於鄉人前所未聞也公平生所薦
士多一時名臣每當論薦或緣權貴請屬率不
應必推擇乃剡奏往往有未相識者人怪問之
公曰知賢則薦寧用識面耶公在京師鄉人故

舊姻親來者皆館焉朝退還第必與之款接累

有所增益雖脫進後生亦無所忽畧公性寡言
語雖見宰執權要無辭費延見賓客寒溫外或
默然無一語始未知者以為簡貴自重不知公
接貴賤如一也公持定有力陳淵兄弟嘗見之
下階未畢進揖不答直至下畢轉身正立於尋
常揖客處方答幾叟云公為監司郡守所至以
簡儉稱政得民心如古循吏自為縣令襄陽民
欲誦之張芸叟書其詞於葉康直碑由汝陰

守金陵士民遮留幾不得發貳車城寓為序其
事刻識湖上不過清心寡慾無所用其私而已
嘗自謂稷効官以來惟知民不可罪吏不足責
係乎上之人在此不在彼公在封丘時府界教閱保
甲內侍都知王中正領提舉怙寵驕甚所至縣須
索苛極縣吏望風舍館供帳特務華潔公待之
無過禮主吏請假帳帶什器於民間以迎候公
曰法所禁也不可中正雖憾公而無以加誣會
公召拜御史因疏言中正所至搔然初不留心
職事復縱其下指使巡教革乞貸領治其罪中

正遂罷公為祭酒時高麗遣使者朝貢請買國

子監書籍數十種館伴陳軒牒公請買與之公
以謂所欲市者如冊府元龜歷代史勅式之屬
不可以與外夷具其事以白禮曹時蘇軾為大
宗伯亦以為然論其事於朝當時雖不從議者
雖之欽聖憲肅皇后謚冊詔公書之公辭素不
善書詔不從公見執政言且將復力辭韓丞相
忠彥曰上亦知公雖不善書特以大典冊須清
德雅望卿大夫書之無以易公故爾章再上卒
不許高麗使者入貢公押宴使者見公拱手曰

公嘗至吾國中聞公以重望歷顯要國人每稱道公才德今日獲現風采真名下無虛士也舒亶同里人也

神宗擢為御史中丞眷任頗厚彈劾無所避士大夫多仇怨之會以誤受學士院公用為仇家所發坐賊論遂廢於家二十餘年不復叙無為言者公留守洛舉以自代時執政有與舒不愜者謂公曰天下士大夫固多公何為舉斯人彼以自盜廢而公為近臣乃薦之人將疑公公卒不從洎進樞直復薦焉舒用是獲起守郡鄒浩

元祐未除太學博士言者或謂浩遊執政門交結其子弟詔出為襄州教授公言浩文學行義端方鯁諫臣嘗薦其改官詳其為人宜留太學賢士之關以師表多士浩卒為名臣程頤元祐中嘗召侍經筵紹聖間以為朋附司馬光等坐徙湖南公時守洛遇之境內吏卒防緇甚嚴頤有門下生追餞欲一見者皆不可得公既見定請慰問寬勉之斥遣吏卒且復餽使門人皆得送行郭茂鈞時為京西轉運使語公曰程得罪頗重人無敢見者公為侍從乃若此得無憂鈞

黨乎公曰程以學術被特起非忝冒也今正以趨向異途致是豈有他罪乎官吏過為非禮以苛待之恐益暴朝廷之過稷是以然豈暇以鈞黨為憂公守杭日以湖秀積水害種民多艱食移檄其郡俾出廩以賑又上言願減本路今歲上供錢斛之半俟來年收熟分兩歲起發戶部難之以為乏經費公復言方今民病粒食不給州縣以上供促督租稅急於星火民益無聊賴且將轉徙則其為他日經費之慮者尤甚願少紓之以救溝壑之急詔特蠲四之一始章子厚

當軸得君自專士大夫多附之公名高屢欲邀致而公不屈欲誣以罪而不可得謂公喜恬靜乃數易郡以困之知廣州過關上面留貳吏銓公表謝升遷恩命出於

聖意慮煩宸聽不敢固辭章益不悅因公賦荷花詩有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之句大惡之故紹聖間

哲宗聖眷甚隆而卒不用公平生喜誘掖後進若子孫輩躬自為之講校雖王事倥傯不倦也為國子長貳所與進者若馬涓張庭堅崔仲致

范致明洪凝等數十人所薦達者如陳師錫未
考鄭居中鄒浩蔡肇輩者卓犖名世云公未嘗
問家人生事自陟臺省歷侍從幾三十年雄藩
大鎮更踐將徧而平居自奉衣食如寒士俸賜
所得悉以調親故族人無留貯者自洛徙鄆未
出境復還守洛及自南都徙洛不踰月復還守南
所當得皆却不納一切還之或以為恐近沽激
公曰吾以為理不當得豈敢沽名乎在諸鎮公
使饋給必命先自下僚次第上之已徧乃自取
以為常故雖貴顯久而家甚貧薨之日有田七

十餘畝屋一區數間而已囊篋蕭然子孫惡衣
菲食不能自給觀者太息每當奏薦常先弟姪
逮薨二孫乃未官公自錢塘詔入為御史中丞
首彈蔡京兄弟皆得罪去

徽宗眷遇公極隆言多從之既而有旨除右丞
公謝曰陸佃

神宗侍從願先用後又除公復曰溫益

陛下藩邸師傅願先用上皆從之乃自陳臣自
高麗還省先瑩今歲久矣願得外郡展省松楸
上不從許給告或謂近侍鮮給告例公亦堅辭

謂祖宗故事無帶內職任私事者恐議者謂臣
變國家法乃得蘇州留候郊祀畢行俄間召蔡
京還內直公朝辭上勞之曰行呂卿矣公曰昔
唐明皇任姚元宗張九齡李林甫楊國忠皆從
其言如轉圜故有開元承平天寶播遷臣願
陛下深戒之蔡京既復用乃極力詆公追官至
親改其制曰豐稷外示重恬內實險阻仍進擬
安置新州上曰稷嘗為經筵官且老矣遂免南
行蔡京雖力詆公然以天下士論所歸欲蓋其
惡一日公鄉人蔣安義入都謁蔡白識相之否

蔣噩然佯曰雖鄉人不識也蔡徐曰相之清德
雅望特議論不合爾公為章疏必於密室躬自
刻寫子弟多不得見退多焚藁登對還家嘿坐
終日人不敷問建中初召入接門人故吏未嘗

語及時政及降充寶文閣待制其責辭云登對
之初首倡異論以良法義意為可變更以朋邪
姦黨指為善良人始知公嘗盡言天下之事無
所隱忌也公平生操履自窮約至貴顯終始不
喻老矣而規矩如晚進後生終日靖默若不能
言者而治事繁劇戒斥胥吏與夫仕宦進退得

失榮辱之際聲色不動人莫見其喜愠居閑端坐觀書終日不語或至踰月不飲宴亦不作閑文字在襄城時嘗作易傳以授宋次道晚解論語禮記數篇一言之出皆可貽後世謳歌雜說未嘗過目家治嚴肅子弟不冠帶不見閨門內外僅百口而門庭若無人聲飲食衣服身過儉約遇當登對則內外必易新衣春秋筵盛時享必豐待賓客盡禮平居不燃燭中堂青燈一炬危坐至夜分乃寢五鼓即起整衣以待旦處暗室無人侍側常若對大賓略不跛倚居官所雖見將吏卒伍必正衣冠無墮踞容與人下不為崖異進見者得盡款密而終不敢干以私待賓客未嘗夜宴為西都留鑰時文潞公在馬每會亦至暮而罷潞公召公逮夜亦辭以歸終身守法度不少過焉公與曾子固章質夫深相契重而不許子宣子厚之為人二公柄用時公乃力言其惡不以二人少貸也劉仲馮同年席友也及奉使失職公亦上章彈之不怒然皆知公之公直終不少憾大抵公恬於仕宦難進易退為言官不卹身患直道事主憎惡近習小人多怨之在

庭中初彈內貴至引仇士良故事為禮部不肯書宋用臣謚勅及乞納元符所得傳國璽於永泰陵中隆德宮芝草生上駕幸觀之公表言陛下未事宗廟而先祥瑞姦人自此得計矣凡事三朝歷諫官六任危言讜論不卹忌諱故眷注甚厚而姦人側目終以此得罪公天性嗜學逮老不衰方在朝廷退朝還第與在藩屏公事餘閑每燕坐一靜室前後書史終日觀閱所至惟以書籍自隨衣衾之外他無一物年方強仕喪其夫人遂不復娶不畜妾媵聲妓饌食或進重品輒命撤去晚益曉老釋之說習導引服氣逮薨鬚鬢不白學佛者宗師如善本輩皆機語相契薨前一月預戒後事將易簣猶與陳瑩中語如平日公長子安常以儒行名太學魁南省再任太學正年未三十而卒公時留蜀後事不能舉諸生贖錢二百萬以贈安常之妻于氏泣辭曰兒夫節清行高不可以此汚之竟不受次子大常亦早世娶虞部員外郎陳術之女安常兩子公貴已官其一太常亦兩子序在次遇郊恩公欲先大常之子以慰其母心陳謝曰長

幼之序不敵侵頽俟後郊乃從其志公之清德刑于室家婦人女子所為猶卓絕如此公之諸孫皆能廉恪持其門戶有自來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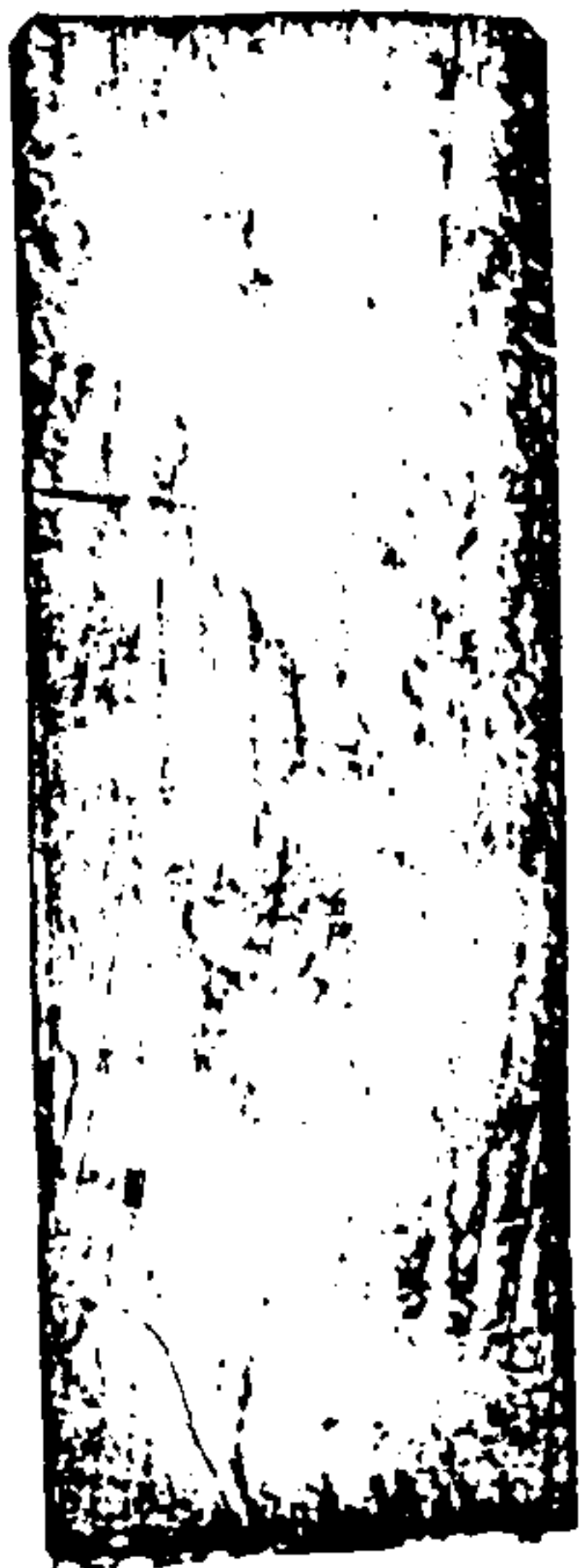
右清敏公遺事一編公之季孫漸自番禺道贛石扣門通家世出以謂朴曰惟清敏公遭際盛時受知

神廟逮事泰陵元符末命首蒙召擢執法中司出入侍從歷三十年直道危言諸老先生知稱頌之惟是平生章奏隨手焚藁晚陷鈞黨有旨搜取隻字不留雖了翁誌

公之墓猶止叙次爵里狀不敢一言及於行已痛念先君伯父不幸皆早世二兄相繼淪亡漸時方童稚無所聞見不能道先世以詔後嗣俾公之遺事久而湮沒異時史官無所考載罪在漸輩額外兄穎昌郭維以儒學修謹侍清敏公左右最久能撫其本末歷歷如數一二間於縉紳故家求得遺文猶有存者亦庶幾焉幸加編次以垂永久朴於先生尚預門下士仰惟公清德重望被遇三朝始終一節表表在耳目

中興天子進褒賜謚足以發潛德之幽光矣豈待斯文而後顯也漸曰我祖恬夷靜退不求聲名今之所錄非以夸世姑著為家法云爾迺不敢辭門人章貢李朴識

豐清敏公遺事終



豐清敏公遺事後序

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為於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盛以能為於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令之羨論議之躡節槩之高一時之間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於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則什伯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故禮部尚書縉雲清敏公

者其真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脩諸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是以為子則孝為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

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為低回遷就而詭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誦言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切所以不諧於時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于外退處于鄉以至流放轉徙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沒於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歎是非所謂原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孔子之歎孟氏之言於是而益見

其不我欺矣。熹愚不肖，生長窮鄉，聞公之名而鄉往之久矣。獨恨未能盡得其行事之本末。前年公之曾孫中散大夫誼持節南來，亟往請焉。大夫公乃出是書而遂以其序見屬熹，不得辭也。因次是說以附于章貢李公跋語之後。雖於公之懿德剛毅大節無能有所發明，然使讀公之書而仰高山行景行者，知循其本而用力焉。

則亦世道人材之一助，而非獨為豐氏之私也。大夫公清苦廉直，勤事愛民，屢為刺史二千石，入居郎省，皆有顯聞。然多不得久於其官，蓋有

公之風烈云。

紹熙二年夏四月戊寅，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事朱熹序。

豐清敏公遺事附錄

嗣孫慶編次

後學天台陳聰看詳

宋禮部尚書叙復朝請郎提舉亳州太清宮

豐公墓誌

公諱稷，字相之，明州鄞縣人。曾祖衍，不仕。祖表，贈朝奉郎。父祿，贈通奉大夫。公嘉祐四年及進士，第初任亳州蒙城縣主簿，歷真州六合主簿、襄州穀城縣令、丁太夫人憂，服除，以寧海軍節

度推官知越州山陰縣，丞未赴，河北京東安撫使安燾辟，當公事還朝，復用安燾辟，借著作佐郎，奉使高麗，書狀官使還，遷著作佐郎，知開封府封丘縣，召上殿，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裡行官制，行易通直郎，監察御史，改秘書省著作佐郎，擢吏部員外郎，以嘗言右丞王安禮避嫌不就，提點利州路刑獄。哲宗即位，再遷承議郎，移成都府路，召拜工部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右司諫，轉朝奉郎，國子司業，起居舍人，太常少卿，國子祭酒，轉朝散郎。

上幸太學命講尚書無逸面賜金紫遂兼侍講
遷權刑部侍郎乞外郡紹聖元年以集賢院學
士知穎州移知江寧府過闕拜龍圖閣待制知
廣州充廣東經畧安撫使陞辭留拜吏部侍郎
復丐出以待制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移知鄆
州京東西路安撫使復知西京明年移知成德
軍兼真定路安撫使轉朝請郎改知穎昌府京
西北路安撫使徙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復知
西京又知南京以疾乞知湖州俄徙知杭州浙
西兵馬鈐轄轉朝奉大夫

上即位轉朝散大夫召拜左諫議大夫未至拜
御史中丞改工部尚書兼侍讀遷禮部尚書復
乞鄉郡以樞密直學士知蘇州改越州浙東兵
馬鈐轄降授寶文閣待制知明州未至落待制
知常州貶海州團練副使睦州安置道州別駕
台州安置除名建州居住移婺州居住敘復朝
請郎提舉亳州太清宮以大觀元年十二月二
十九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五積勳至上柱
國縉雲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公娶李氏
太寧郡君陳氏文安郡君男三人長安常試太

學正次大常壽州壽春縣主簿皆早卒次希仁
承奉郎女二人長適朝散大夫蘭中謹次適奉
議郎郭受孫男四人長濟遼山縣尉治奉奉郎
渙漸未仕孫女一人適承議郎張琪希仁得迷
罔之疾不能當大事濟自遼州棄官承重而歸
以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庚寅葬公於鄆縣魚池
鄉銀山妙智之原門人叙復宣德郎賜緋魚袋
陳瓘叙次

追復樞密直學士誥建炎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朕惟元祐之丕平雅有

仁皇之至治其魁傑之老名德之臣風聲足以
立懦而激貪字量足以鎮浮而勵薄典刑尚在
想見其人故朝散大夫豐稷識趣恬夷標度凝
遠好學如顏子能克己以為仁養氣若孟軻不
動心而勇義精忠峻節直道危言果見媿於茲
朋久投閑於散地顧賢人之出處豈為軒冕之
去來然君子之盛衰實係國家之輕重肆予慕
紹政念老成懷殄瘁以興悲詠愍遺而竊歎載
運樞直併陟文階庶國是之攸歸見朕心之所
嚮尚冀獎朕此寵休可特追復樞密直學士依

前朝散大夫

賜謚清敏制

不遇聲色曰清 務時成志曰敏

勅君子勇於為善恃後世之不誣朝廷厚以易名本先王之成憲參稽謚法六家之議度越春秋一字之褒其惟至公可詔不朽具官豐稷養氣如孟子好古如楊雄清如范丹無近名之累正如汲黯有可績之言身被

三朝之知望傾一代之士卑逢既異出處莫齊秉心有常世俗自變直道不回茲邪所憎朕思

古之有為先急賢以自翼文武欲盡方下詔以旁求典刑雖存痛老成之不待成帝憐丙吉之後文宗歎魏證之賢何必同時乃獲見異尊其二義以表大節垂之百世以勵將來惟爾不亡知朕此意可謚清敏

尋訪子孫劄子 紹興三年

尚書省劄子 臣察劄子伏見故御史中丞豐稷以忠清鯁直言觸權臣死於謫籍士論究之比來朝廷追贈黨籍之人官其族裔恩數優異獨稷之家未曾被受雖聞有贈官與合得恩澤指

揮綠稷之子皆早亡惟有孫二人長名濟曾任京官知廣州清遠縣令已六七年不知存亡次名治曾任京官監揚州州倉建炎三年死於金賊其妻子見在明州居住孤弱失所無力前來行朝懇會是致其家久不露恩欲乞朝廷特於指揮下明廣兩州守臣并廣東轉運司尋訪豐稷諸孫具長幼名次年申點檢詣實申奏乞朝廷詳酌將合得恩澤依次補受降付身責付被蔭之人親自承受其有追贈官品亦乞檢舉降告責付其家庶使存歿受賜上副

仁聖褒賢表直之意小貼子稱契勘前來有豐徹等累經朝廷投狀陳乞恩澤皆是豐稷姪孫即非直下親嫡今來所乞劄付明廣守臣并廣東漕司尋訪頒委的是豐稷親孫或曾孫方可具名申奏

國史傳

豐稷字相之明之鄞縣人登第為穀城令以廉明稱從安燾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眾惶擾莫知所為稷獨神色自若燾歎曰豐君未易量也知封丘縣

神宗召對問卿昔在滄海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仗威靈尚何畏帝悅擢監察御史治叅知政事章惇請託事無所移撓出惇陳州徙著作佐郎吏部員外郎提點利州成都路刑獄入為殿中侍御史上疏括宗曰陛下明足以察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式刑文王之典成王所以賢願以洪範為元龜祖訓為寶鑑一動一言思所以為則於四海為法於千載則教化行習俗美而中國安矣劉奉世冊立夏國廟子乾順而乾順未賀坤成節奉世處出境稷効之奉世以贖論遷右司諫楊荆二王為天子叔父尊寵莫並密令蜀道織錦茵授於正衙論曰二聖以儉先天下而宗王僭侈官更奉承皆宜糾正既退御史趙屺謂曰聞君言使屺汗流浹背改國子司業起居舍人應太常少卿國子祭酒車駕詣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三品服除刑部侍郎兼侍講元祐八年春多雷稷言今嘉祥未臻沴氣交作豈應天之實未克事矣

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歟宮掖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之羅崇勳江德明治平之任守忠者歟願陛下昭聖德祇天戒總正萬事以消災祥帝親政召內侍居外者樂士宣等數人稷言陛下初親萬機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侍恐上累大德以集賢院學士知穎州江寧府拜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加龍圖閣待制章惇欲用以道路連歲間亟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荅曰行自知之是日蓋論京姦狀既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不能動稷詣陳師錫等言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禍且言史臣以王安石日錄亂神錄今方修摭錄願申飭之時宦官漸盛稷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論稷為若不聞者讀畢乃止曾布得助嬖暗將拜相稷約其僚共論之俄轉工部尚書

兼侍讀布遂相稷謝表有佞臣之語
帝問為誰對曰曾布也

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論宋用
臣不當賜羨謚不為書勅

哲宗升祔議功臣配享稷以為常用司馬光呂
公著或謂二人嘗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

功於時爾如唐五王豈非得罪中宗何嫌於配
又言

又言

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已從
人是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

謂靖國以副體元謹始之義禁內織錦緣宮簾
為地衣稷言仁宗衾褥用黃純服御用縑繒宜

守家法詔罷之稷盡言守正
帝待之厚將處以尚書左丞而積忤貴近不得

留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祭京得政修故怨貶
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

州稍復朝言郎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復學士
謚曰清敏初文彥博嘗品稷為人似趙抃及賜

謚皆以清得名稷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坐密室
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藁未嘗以時政語人所

薦士如張庭堅馬肖陳確陳師錫鄒浩蔡肇皆
知名當世云

史臣曰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頰激而行之可使
在山處勢則然也至於萬折必東則其性無時

而不正故水幾於道君子以之觀熙豐至於元符
三四十年間國之是非非非蓋五變矣而安朝

覆履之如一朝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
涅而不緇直哉若人未易為區區小丈夫言也

新增

註孟子三章

朱子集註中錄出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
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

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
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
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備知人之所知猶能

人之所能徒獎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
仁不怠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
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
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豐氏曰追鐘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
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缺
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

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
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
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
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
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
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
以此而議優劣也

幸學詩

和呂大防韻石刻在開封府

鳳幄雲開日月章九霄鳴蹕下虞庠朝元俊士
鴻成列拱極名臣玉照行問道賈生稱五學乞
言戴聖美三王上心夙悟周公戒天下安危自
一堂

建中靖國元年大赦天下用丞相章惇言舉蔡
京為翰林學士滿朝上下皆喜諛佞阿附權勢
無人敢言其非獨有御史中丞豐稷同着殿中
侍御史陳師錫共寫着表文一道奏蔡京奸惡
表文云臣豐稷陳師錫等叨被聖恩濫居言路
事有當言而不言臣為曠職切見公朝近除蔡

京充翰林學士勾當者緣蔡京身為禁從外結
后族交締東朝伏望獨斷出之於外若果用蔡
京則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壞矣又資
政殿學士知江寧府蔡卞乃王安石之壻與京
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為害甚大乞正典刑臣日
夜為陛下憂為宗廟憂為天下賢人君子憂若
黜貶京等於外則間言不入於慈闈聖慮可忘
於憂患實宗廟社稷之福也表上徽宗謂豐稷
道事礙東朝卿當熟慮豐稷奏言自古母后臨
朝那曾見有如聖母手書還政的可做萬世法

則但是目即在外則聞向宗良宗回籍勢妄作
在內則聞張琳裴彥臣等兇焰熾然又有蔡京
交通其間臣愚欲乞戒飭后家放逐張琳等黜
蔡京于外庶絕朝廷之憂徽宗不從有宣和遺事

曾南豐贈行歌

出元豐類藁第五卷

挑華滌破南山青漢江此時春水生客舟相語
人夜起勁癩亂江群鴈聲之君飄泊動歸思告
我舉裝千里行閱材壯思風雨發綠鬢少年水
雪清讀書一見若經誦下筆千言能立成精微
自得有天質操行秀出存鄉評嗟後薄祿困流

滯能誘鄙俗銷紛爭絃歌躬勸士強學田里堵
安人力耕嗟予據按但畫諾遇事縮手方蒙成
雖知璞玉難強獻欲挂塵榻空含情歲寒不變
迺知確物理先石終當身維舟且盡今夕語明
日帆隨白鳥輕

祠堂記

宋顯謨閣學士袁燾撰

行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節惟豪傑之士能
之蓋豪傑之士天資高學力固不為世俗氣味
之所誘休此所以甚異於常人也嗚呼若尚
書清敏豐公者真所謂豪傑之士也與歷事三

朝以道自任魏乎如泰華之崇確乎如金石之
堅凜乎如冰霜之潔夷險一致始終不渝公道
賴以維持善人賴以植立至今海內咸推尊之
蓋嘗誦公之詩有日日月之月往來無期好把心
源蚤夜思而後知公之所以特立者源乎是心
而已大哉心乎天地同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
守之則亦可以與天地相似簞食豆羹得之不
得死生分焉呼而與之不受蹴而與之不屑人
之本心何嘗不剛哉物欲搖之不能無動而本
然之剛轉而為弱矣弱而不返以順為正自同

妻婦豈不悲哉公之使絕域涉巨海震風折楫
勢將覆矣恬弗為懼正色立朝辨宣仁之誣辨
章蔡之姦論熙寧之法度以為當改寧與時忤
不為己計非有得於心能如是乎內而退朝之
後外而公事之餘獨處一室恬無他好惟以面
史自娛不侈奉養不畜妾媵蕭然一山林學道
之士也名位清顯餘三十年所得俸賜散與親
故家無餘貲歲晚還鄉有田纔七十畝敝廬僅
十餘間陶然自適年逾從心鬢髮不白陳忠肅
公謫居於鄧於是得朋病且危猶與陳公對語

清奕如平日然所養之深於是可占矣公之五世孫有俊牧儀貞崇尚風教以公熙寧中嘗主簿六合也爰即縣庠繪像祠之昭乃祖之高風勁節而囑變識其事惟公言行之懿難以枚舉然其源於是心者後學之所當知也表而揚之觀者悚然濯磨舊習致慕前修而知立身之要者如是庶有益乎雖然公之踐履非有意為之也真積力久德盛仁熟自頂至踵全体精明循而行之亦不自知所以然也盖有本者如是無本於中艱取於外雖有小善的然可觀豈能日進無疆老而弥篤哉覽者蓋致思焉

豐清敏公遺事附錄終



劉豫事迹

倦圃老人曹溶輯

劉豫字彥遊景州阜城縣人家世為農至豫始應進士舉元符中登第累歷縣佐郡屬政和二年召除殿中侍御史少時嘗盜同舍生白金孟子紫紗衣至是言者發其夙醜豫上疏自明上皇赦勿問未幾累章言札制局事上批云豫劉河內村叟安識札制送吏部與差遠遂出為兩浙廉訪其謝表云孰云河朔村俗之人來領浙右廉問之事諒者謂豫怨望之迹已

見此中宣和六年判國子監除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亂儀真喪妻翟氏繼丁父憂因家焉建炎二年戊申正月高宗幸揚州樞密院張慤與豫有河朔職司之舊力請于朝欲與一郡時濟南太守張悅遲留未行使豫起復代之除中奉大夫知濟南府時山東盜豫不欲行求換江南一郡執政厭其頻數不許謁見豫痛念而去到郡惟務酷刑以快私忿除父子容隱條犯者皆相坐罪是冬金人侵山東州郡例多戰守豫遣子刑曹椽承務郎麟部兵出戰金人圍

之數匝豫又令即倅張東援之金兵解去遣人啗豫以利令投拜豫憊前忿遂奮反謀殺其將閔勝與東議欲出城見金人百姓遮道願死守豫曰鮑城詣軍前通款建炎三年己酉三月兀朮聞高宗渡江乃徙豫知東平府是年夏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節制大名開德濮濱棣博德滄等州以麟知濟南府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豫遣使說東京副留守上官悟令叛悟焚書斬其使豫又賂悟左右喬思恭宋愿俾說悟亦斬之又招知楚州趙立不發書斬其使

復遣主友劉恩以榜旌誘之且曰吾乃君故人也立曰吾知有君父不知有故人燒殺恩建炎四年庚戌金天會七年也濟南有漁人得鱣者豫妄謂神物之應乃祀之夏五月附豫姦黨言北京順豫門下生禾五穗同本以為豫受命之符時捷懶久駐濱濰豫事之甚善嘗許立豫而雲中留守高慶裔亦與豫通素為粘罕信伏于是豫遣子麟賚重宝賂金酋粘罕左右求贊主度裔回獻議粘罕曰吾若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而復立張昌邦後以邪昌廢逐故再

有河南之役今兩河州郡既下而官制不易風俗不改可見吾君意非貪大仍欲循邦昌故事也元帥可首建此議无使恩歸他人粘罕以為然令右監軍九室馳請于朝金主然之于是粘罕遣慶裔詢訪河南州郡求賢人建國慶裔自雲中由燕京河間越奮河之南首至豫所會吏民于景州諭以求賢建主之意郡人莫敢言慶裔將屬劉豫之意郡人迎合共相推戴慶裔喜曰尔与朝廷帥府之意正相合耳遂令列狀舉之慶裔至德博東平一依景州之例分進諸

郡取狀而已慶裔歸具陳諸州郡共戴劉豫之言粘罕復令慶裔馳問劉豫可否豫陽辞且推前知太原張孝純慶裔歸報粘罕諭豫曰戴爾者河南百姓推孝純者獨尔一人難以一人之情而阻百姓之願爾可就位我遣孝純輔尔議遂決九月金主遣高慶裔及知制誥韓昉以璽綬立豫冊文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誥曰朕聞公于御物不以天位為己私志在救民乃知王者為通器威伐既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乃者有遼運屬顛危

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武元皇帝仗黃鉞而拯黔黎舉白旄而誓師衆妖氛既掃區宇式寧越有宋人來從海道輒輸歲幣祈復漢疆武元皇帝方務善隣即從來議豈期天方肇亂自起蒙階陰結叛臣賊宰輔鳩集奸慝擾亂邊陲肆朕纂承仰循先矩姑存大體式示涵容乃復蔽匿逋逃誇大疆域肆其貪狠自起紛爭擾我外屬之藩鄰取其受賜之疆土同彼告援遂与解和終无聽逆巧為辞拒爰命將帥敦諭盟言許以自新全然不改偏將詣汴首罪奔淮嗣

子哀鳴請復惟好地畫三鎮誓卜万年凡有質委悉同交約既而官軍未退夜集衆以犯營誓墨未乾密傳檄而堅壁私結人使陰起事端以故再遣使徒詰茲敗累又起畫河之議復成款戰之謀既昧神明乃昭玄鑒京城推破鼎祚淪止無并爾疆以示不貪之德止遷其主用彰伐罪之心遠楚新封守宋旧服不料懦庸難勝重任妄為退讓及陷誅鋤其御命出和已作潛身之計提兵入衛反為護己之資忍視父兄甘為俘虜事務難濟人豈無情方在殷憂樂于借號

心之幸禍于此可知乃遣重兵連年討捕始聞遠竄越在島夷重念斯民乱而無主久罹塗炭未獲貽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庇咨尔中奉大夫京東京西淮南等處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知東平府節制大名府開德府濮博瀆棣德滄等州劉豫夙擅敢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乱邦生不遇世百里雖智亦奚補于虞止三仁至高或願泛于周仕當奸賊擾攘之際愚民去就之間舉郡來降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勳克成委之安撫德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

之德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况有吏衰救乱之謀安变持危之策使民无事則囊弓力穡有從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戍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紀綱脩制度首刑罰而出煩酷發倉廩而息蟲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求輿情到郡同辭士心仰戴宜即始歸之地以為建業之先用是遣使留守西京特進檢校太保尚書右僕射大同尹兼山西兵馬都部署上柱國廣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寔封二百戶高慶裔副使金紫崇福大夫尚書礼部侍

郎知制誥護國南陽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寔封一百戶韓昉脩礼以璽紱宝命尔為皇帝国號大齊都于大名府世修于礼永貢虔誠付尔封疆並從楚奮更須安集自遣攸居尔其上体天心下從民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謀惟命靡常：厥德保厥位尔其勉哉勿忽朕命九月豫即為位赦境内以藩王礼見使者粘翠等議以為未稱金主乃下令曰今立豫為子皇帝既為鄰國之君又是大朝之子其見大朝使者惟始見躬問起居與面辭有奏則立其

餘並行皇帝礼其故文有曰雖無大舜之明揚幸免成湯之慚德其悖逆如此豫得潛位酬慶裔賄賂不可勝計子麟臣視皆以恩府門生自稱豫以前宗正寺丞李孝揚叔左丞濟南通判張東叔右丞燕吏部侍郎子麟大中大夫尚書左丞相提領諸路兵馬知濟南府以延康殿學士前宣奉大夫大原尹張孝純依前宣奉大夫封開國公守尚書右丞相孝純始堅守太原宋使王衣拙之粘罕遣人自雲中送歸遂臣于豫弟益為大名留都水使者王夔為汴京留守

升東平府為東京以汴京為西京歸德府為南京去
淮寧顏昌興仁壽春府名復舊州名豫生于景州守
濟南節制東平僭立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為雲從子
弟應募者六千人又以境內三代有官為本身有官
人為三衛官目曰朔衛勳衛親衛分三等二年升一
等六年即以試子馬出格人授官時金師南侵回以
李鄭李成李倚鄭億年昇豫：除倚監察御史億年
叔工部侍郎工十三日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
反正豫囚之十旬不屈欲官之不受豫大索宋宗室

承務郎閻琦匿之豫杖殺琦召迪功郎王罷不至文
林郎李語尉氏令姚邦基皆棄官去朝奉郎趙俊書
甲子不書豫僭年豫亦無如之何洪皓失陷于金粘
罕勸皓仕豫不從竄皓冷山處士尹惇聞豫召赴山
谷間走蜀中國信副使宋汝為以呂頤浩書勉豫忠
義豫曰獨不見張邦昌乎業已然尚何言哉豫下求
言榜曰辭避無術竟當重任蒙遠近官吏士庶耆老
湊集稱頌以無能副衆勤誠惟極愧怍念時當草
昧事極艱難臨政之初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更冀官

吏軍民耆老凡有所見直言无隱庶補昧情共固永
濟十月甲午遣孝純等奉冊宝冊前妻翟氏為太皇
后妾錢氏為皇后冊曰朕肇造區夏聿崇王化之基
正位宮闈允賴坤儀之助是昭懿範協建丕罔敷告
明廷誕揚顯冊咨尔錢氏性鍾婉靜德茂肅恭嬪于
節制之初嘉尔宜家之美慶傳乃祖德及于民啓吳
越之王封衛斗牛之瑞氣名家濟美逮于高密之門
邦媛流芳益顯臨安之裔建茲創業繫乃恊心增享
人倫思繼閔睢之化故修婦礼欣承長樂之歡宜正

徽名式資內治掃衣綸翟遠稽周室之儀椒室蘭闈
靡效漢家之侈蓋遵典礼匪徇私恩於戲惟守恭儉
可以御純朴之民必務憂勤可以副勵精之意書稱
媯妣匹虞舜以罔應詩咏洽陽配周王以受命勅師
令德永播徽音可立為皇后仍命有司備礼冊命施
行民間房婚以十分為率五 納官是月豫立陳東
歐陽澈庙于歸德如唐張巡許遠双庙制十一月詔
曰王者受命建元以正始近代以來仍紀嘉號以為
天下更新乃者即位之初有司請遵舊制朕以大國

之故避避未違而使命遠臨促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以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與諸夏共承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後為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知李鄴由守北京李侍知鄆州李休陽穀縣令鄭億年吏部侍郎馮長寧自陳州歸附請立什一稅法除戶部郎中叔侍郎復罷什一之法每畝田科錢五百是年依金國法鄉各為寨推土豪為寨長五家為保双丁籍一為軍每月兩點集呈試合格者與補助用正軍不願者聽州縣市民亦各籍為伍单丁夜巡雙

軍上教每調撥一人而同保四家備衣糧器甲就本寨納送却于駐劄處給之凡三年一替官無一毫之費惟正庫使：臣及劾用正軍官使請給有差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言有大利害乞見豫召到希載言莫若遣使密通江南不然結好西夏為援豫榜于市云上因聞知与生靈為害不細斬首號令又有百姓失其姓名酒醉叩門謾罵豫云你是何人要做官家大宋何負于你豫亦斬之是年置歸受館于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軍民置稅場通南北之貨

拜阜昌二年宋紹興元年也五月來討淮南盜李成成逃歸豫除知開德府六月以子麟為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相封梁國公張昂叔右丞相兼門下侍郎十月豫侵宋遣將王世冲以蕃漢兵攻庐州宋守臣王亨誘斬世冲以弟益守汴京徙李侍知襲慶府十一月豫將王才降于宋帥臣葉慶得豫秦鳳帥郭振与宋戰為王彦閔師古所敗豫知海州薛安靖及通判李彙以州降宋十二月益逆合豫意遣東京官屬并父老史平僧錄德真道錄王崇簡等捧表請遷都

于汴京詔史平補上州文學僧道賜齋右丞張東罷以范參叔右丞下榜曰十二月十八日奉詔書汴京室四方之上游名區輿壤為天下最今所宜都無以易此而朕今以遷都生事未嘗輕議既而盜寇衰息強梗怀歸閩輔混同人漸寧謚宅中而據會要因舊以建新邦乃其時也朕志已定朝議均協將戒嚴而慎重宜先事以示 誕布詔書置學群聽已定明年春永遷都于汴凡尔遐迩咸知朕意

拜阜昌三年二月宋知商州董見以商魏二州叛降

于豫三月豫遣人之元帥府議避東京及會兵攻翟
吳山寨時陝西五路盡為金所陷割屬豫、居東平
而吳屯西京伊陽山寨相去不遠又東西路阻陝西
道久為吳所斷豫每遣人之陝西則假道于金由懷
衛越太行取蒲解渡河以往豫深惡之故力請粘罕
期必破吳會吳將楊偉降具陳破吳之計于是發女
真万户茶蜀馬渡河陽張声勢言將攻吳、盡發兵
以應之楊偉潛引大軍由間道襲吳營吳兵出眾
寡不敵遂力戰而死吳之餘軍無復能振四月豫曰

勢逼都于汴是日暴風卷旆屋瓦震動都人大恐豫
曲赦汴京杖罪以下曉示民間今後更不肆赦不用
宦官不度僧尼文武雜用不限資格奉祖考于宋太
廟追尊其祖為徽祖毅文皇帝父為衍祖睿仁皇帝
親巡郊社徒弟益為京兆留守麟以境內所籍鄉軍
簽為皇子府十三軍以叅謀机宜幹當統領議事差
委開上中下三等劾用網羅人才置諸左右嘗語其
叅謀馮長寧等曰趙氏宣和間童蒙爭兵叔幕府從
事皆闖冗取具之人一旦金兵入界召問之面已無

生色矣諸公宜以前車為鑒宣教即太常博士兼直
史館祝簡進遷都賦又進國馬賦大略云蠢尔蛮荆
弗賓弗降固將突騎長駟不賓一葦之航豫批云文
賦正非治天下所宜尚然自前朝失理上恬下嬉怠
意監牧國家創業力為生靈主除禍亂以養馬為急
務尤恐官吏軍民多狃于舊俗未知尽心于牧圉芻
秣之道此賦極陳馬之為用使讀之者知此為至重
而不可忽實有補于馬政祝簡可減二年磨勘以示
無言不報西京奉先指揮兵士李英賣玉注梳与三

路都統豫疑非民間物勘鞠之知得之山陵中遂以
副從善為河南淘沙官發掘古今山陵未金苗發掘
不尽棺中水銀等物以谷俊為汴京淘沙官發民間
埋窖及無主墳墓中物六月宋蘄黃鎮撫使孔彥舟
叛降于豫彥舟將陳彥時率眾千餘歸于宋、使直
徽閣凌唐佐尚書郎索巨國信副使宋汝為父由豫
所謀疏豫虛實蠟書以聞事泄豫殺唐佐巨亦過害
大兩豫以為德政所感使子麟代謝于相國寺中太
一上清宮張孝純致仕張昂叔右丞相兼門下侍郎

鄭億年知開封府成忠郎許清臣主管殿前司公事
九月長星見太皇太后死謚曰慈教宋惠上書言利
害豫以說上官悟之故特錄用之授大總管府差委
十月以知東平府李鄴叔尚書右丞范恭守左丞改
忠州郎為昭果郎忠訓郎為昭毅郎李棟言什一稅
法利害可采選監察御史河南鎮撫司都統制董先
內大總管先鋒將十二月宋襄陽鎮撫使李橫敗豫
兵于揚右乘勝趨汝州：守彭訖降于宋豫遣劉夔
與金帥撤離曷侵蜀執進士薛筇：勅豫早圖反正

庶或全宗孰與他日并妻子礎東市豫怒欲兵之賴
張孝純勸心

癸丑阜昌四年正月庚申宋李橫破潁州軍豫守將蘭
和降于宋壬戌豫兵敗于長葛甲子橫引兵至潁昌
府豫安撫趙弼初固守旋遁潁昌歸于宋豫聞求援
于金粘罕遣兀朮赴之豫亦遣李成率師二萬逆戰
于牟駝岡橫敗潁昌復入于豫二月宋河南鎮撫司
統制官李吉敗豫將梁進于伊陽臺殪之是月葬太
后于東平儀仗如朝廷禮所標揭皆田家村姬之衣

賜狀元羅誘以下八十四人及第後以誘為奉議郎
誘獻南征議曰臣聞皇天戡亂所以開聖人也故必
有不世出之英雄乘時撥亂以新海宇以息兆民陛
下以積累之資出逢否運應天順人肇臨大宝網羅
英俊之人以脩天官其所以開基創業者至矣然珠
未能混一區夏定宗廟萬世之業臣猶為陛下不取
也此復覽聖詔旁求草澤詢所以南征之議大抵皆
碌碌之士詢章汎濫不能盡當世之務無以副明詔
臣今為陛下言之嘗聞高祖起匹夫劍斷白蛇而旗

標赤幟既縉屠狗之輩率瘡痍亡命之夫兵不踰數
萬西攻武關擊猛秦降王子嬰以定關中既徙封南
鄭銳意東向復與項籍爭鋒巨細百戰能使籍馬不
停卒斬東城五載而成帝業臣現其所以興者不過
于高明果斷急擊勿失所以收成功也苟使高祖隱
忍遲斧且將為敗虜矣尚何敢望天下哉况陛下據
全齊之地挾猛鷙之師豪傑之士雲屯霧集與列季
君臣相去萬里而趙又非猛秦項籍之可比此天下
之秋所以假手于陛下若不同机而取之是乃養虎

道害將使復殖矣今陛下將隱忍而不發者無乃惑于四議乎臣願為陛下決之其一則曰方以卑詞通舊主告以大金迫不得已之意陰結勇猛速求剪伐苟為敗君不失為忠臣現其議極弱坐而獲福此三年之幸也臣竊言之雖三尺之童猶不可欺况夫為人主哉陛下獨不畏張邦昌之禍乎似夫面奉符玺退而復辟犹且為蓋粉又有甚焉者乎今天下犹有為邦昌惜者臣謂匹夫宜其殺身且成敗在決斷與其退而悞事不若進而果敢陛下不從此議以通舊

主必有邦昌之禍矣南征非陛下不能也患不斷耳夫國王不成其敗犹霸此可以決者一也其二曰彼有強敵難塞之賂加以冗兵生食之費俟其凶荒兵老財匱然後可擊此又不然天與越以蠻夷之資困于會稽及行成于吳金玉子女所以為賂者不可勝計然終以滅吳况宋之所保犹不止百郡西有三川之饒南有二廣之富增摘山之竄倚煮海之利所以路大金者不過歲時聘問講禮之幣而已休兵養士惟思所以報齊若不乘敵而擊待其羽翼之成提兵

北向則吾齊一敗塗地間不容髮夫天止不取必有後殃此可以決者二也其三曰陛下所以王山東者以其間得民心也若緩而從軍吏失民望以臣現之是不通時變腐儒之說也夫趙氏奄有神器垂二百年及生靈之德至渥也一旦犹且忘之况我大齊姑息之恩哉且民心日夜盱故主之來所賴大金威惠罔無異心使彼和議成行將不我援則豪傑四起不待趙氏之兵而齊已誅矣且民何恤哉而金國之師所乞者再四盖亦可慮也今幸兵師既無物以勞其

來而又不為之佐則誰肯尽心哉使万一無敗可也或有不虞則我齊何以為計當因金國之師會十州之民劫以征行使見其故主凌遲之甚堅心大齊不敢妄發又使趙氏不能退其兵而齊終得取天下此可決者三也其四曰陛下親臨戎事國事既委元子以儲嗣之重亦不宜輕動臣請得論之首唐高祖龍飛太原開建國社皆使太宗仗義而輔創大業躬親戎馬陛下縱未能親臨則莫若以元子行太宗故事躬率六師與民除亂使萬世之後尊陛下為齊高祖

而元子為太宗如或不然則陛下傳之後而大臣皆宋之旧臣誰肯竭力以輔少主宜使元子親行成此戡定之功以結民心以服大臣庶几吾齊得以永祚傳于無窮此可決者四也四議既決而臣復有六擊之便今脩陳之兩淮之廣膏腴足千里是六朝控扼之地所以表護江浙而不可失者也又金陵者乃古之重地前有長江之險環以大山之固得人以守之則雖窮年皓首而不可拔彼徒保吳越略無意于此殊不知兩淮失金陵危則吳越不可保矣此天

所以遺陛下臣知吳越無能為也若遣兵先據兩淮振威滌泗搖蕩江浙乘隙拔金陵縱不能全固則山東為內地陛下可自安此地利失其守而可擊者一也且國務多艱必資賢相以輔之庶幾可救隕越而趙氏自播遷之後巨公碩德隨已磨滅而所與謀事者不過六七輩呂頤浩橫議失大臣風蕙有私門之癖雖有政事皆為利所奪未勝非貪慙賊然守法具位怯于國事不能捨小而謀大翟汝文才有餘而量不足趙鼎雖為大器然孤身在外進不容朝至于范

宗尹口尚乳臭驟然登庸言不顧行餘又無足道者是數子皆闖葦非宰相才也况復互為朋黨比相訛詆此去而彼入席不暇煖視政府如傳舍設有倉卒之變其君惇于上百官泛于下無有任其責者此宰相非其人可以擊者二也且國危乱注意賢將彼用者第皆庸瑣劉先世雖持重而偏裨不良韓世忠有京西北上之役不可言勇至于張俊尸位素餐坐与卒伍爭財利徒取耗費太倉粟是三子者曾無毫髮之功而冒主知赴行在致位兩府之列挾其不

賞之疑懷藏子之忌金珠子女玩嗜滿前驕奢淫佚以奪其志而又各以叔勢相尚互誘軍士結怨連隙未始小和欲其先豈不難哉此將驕而不和可擊者三也戎兵者國之爪牙弗戢將自焚後彼自敗績之後士卒殆尽不過降為合之眾招飢瘁之兵患生于驕縱不能治之急則有合從之謀緩則生自橫之氣苟有邊事則各以妻稚為合傍徨自傷觀觀而後行逡巡而畏縮麾之不至此兵縱而不戢可擊者四也詩曰太宗為幹又曰宗子維城而太子天下之根

本也彼孤而在上既無宗親屏幹之固又無儲位嗣
續之光閣寺藉权势而橫行朝野豈不殆哉設有軍
事孰与之謀此主孤而內危可擊者五也用兵之道
財用為先彼挈兵以來歲無信宿之錢倉充間日之
粟兩浙之間賦歛橫出官吏生奸民人怨望諸軍饒
求之心犹且不已設有不測不止何待此兵窮而財
匱可擊者六也我無回惑之議彼有六擊之便是乃
萬全之師取天下如反掌也伏願陛下斷自聖衷確
然不回必從臣議則天下幸甚豫答詔曰朕乘時創

業實賴英議當廣求賢孰為賢者皇天助順錫我忠
良克暨北面之心首建南征之策奇謀遠略灼見敵
情允我師徒皆所庇倚賜卿絹一百匹日下乘傳赴
闕以俟登庸朕當親勒六軍式圖厥事果獲戢定樂
與卿共之安享太平豈不美哉秋涼北來安好遣書
指不多及四月豫取歸州宋統制官謝昂指其腹曰
此吾赤心也自剖心以死是月宋明州守將徐文以
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人浮海抵塩城輸款
於豫文言沿海無備二浙可襲取豫大喜以文知萊

州益海艦二十俾取通泰五月宋遣韓肖胄胡松年
來使豫欲以臣礼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
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問主上如何松年曰聖主万
壽問帝意所向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時豫悉有梁
衛之地宋程瑋屯伊陽之鳳牛山不能孤立突圍奔
還襄陽朝請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兼侍講推給事中
馮長寧監察御史許伯通等奏臣等准尚書省劄子
奉聖旨刑修什一税法今據照前後指揮削去繁冗
類成條式共三十一件并隨有税法申明二十二件

竊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
徹其實皆什一也龍子謂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
者校教歲之中以為常與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
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此
見三代所以皆行什一之法又無如助為善周之衰
亂不能守法秦漢而降隨時更變其間或輕于什一
而取稅更賦之類其目繁盛其弊亦隨生所以張統
極言其陋今通肥硯之地率計稼穡之入斛取一斗
米不為甚多一歲之間有數年之儲苟不循大法視

為甚多改成輕耗及一方有警一面被災生視戰士之既食弥望厭享之載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惟唐租庸調法為近古貞現之際行之甚備而其後稍易更之卒變其法總无名之賦立為定規名曰兩税法陸贄嘗言兩稅新制耗竭斯民惟日滋甚是時行之未久而其弊亦已如此迨宋之季則乃遂為民之大害矣叔要豪勢之家交通州縣欺侮愚弱持其高價擇利兼并售必膏腴減前之數至有入其田宅而不承其稅者貧民下户急于貿易俯首聽之聞

有陳詞官吏附勢不能推割至有田產已盡而稅籍犹在者監司拘囚甚至賣妻鬻子死而後已官司推避户之賦則牽連邑里而歲使代輸元有窮已折變之法小估大折名曰手實真巧詐欺民十倍括取舍其所而責其所無檢失之蠲惜于分數方田高下之土不公不私率皆一例大姓享其利而小民被其害暴君汙吏群起為盜滅亡之繇可以鑑者魯哀公年飢二犹不足問于孔子之徒有若若對曰盍徹乎又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則見什一乃百姓足之

法不可以加輕重也白圭欲二十而取一孟對以子之道貉道也又曰欲輕之于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又見什一乃堯舜之道亦不可以輕重也自上古為能行治民之道者莫若堯舜夏周以下能知治民之道者莫若孔孟之徒其所言所行皆如此則後世有天下國家以安養生靈為念者其可忽諸春秋公羊傳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什一行則頌声作中道明則百姓安在上有雍熙之美在下無大東之憂豈傷其時久法廢而不復故諄言之以示後世後歟

恭惟陛下受天命拯民于塗炭之中慈儉勤勞務草貪饕為紕良化呻吟為歌謳爰自節制深鑒前弊而欲尽革之乃酌古先帝王聖賢所言為什一之法多寡什降官不定籍惟據民户所能歲入之實數而安其出入無地不授無田不井与助法同則賢于夏后氏之貢遠矣所以張太平之紀綱立聖化之基址行之數年稍得法意者公私兼利獨豪強权要不逞之徒病其不能遂姦州縣奉行間有乖方或煩苛或滅裂致百姓之疑惑厭苦者秉之肆為浮言力罔沮壞按

周制田不耕宅不毛者罰以里布與夫：家之征今法請佃錢料之後有虛占不耕妨人請佃者令比附輸稅議者乃非之以為太刻按律應輸課稅以及入官之物而迴避詐匿不輸計所 准盜論歷代行之未有增損今壞法稅隱者准盜斷詐議者乃非之云所隱乃已物豈可謂盜詐議典籍數多類此惑亂衆聽惟冀幸衆情之不安因之得以搖動成法况自昔有稅惟今之稅尤合樂輸益國家既無池臺苑囿遊觀之役又无玩好宴安之後外則無佛寺道院之修

崇內則無嬖人佞臣之賜予惟是祿官吏者所以為民固治安養軍士武人置鞍馬器甲者所以為民平徇亂城池樓櫓者所要緩急保民倫河防邊者惟恐倉卒害民足民所輸之稅一粒一錢一絲一縷更無妄用尽是還以為民：能知此豈恐有隱豈復為異議所惑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付所司頒行杜絕浮言戒飭官吏示以行法之意必堅必信庶几斯民咸受實惠奉聖旨依又增修諸律刑統疏議阜昌勅法格式與什一法蔗行文意相妨者從稅法大略云宋之

季世稅法害民權豪兼併元：歲窮九月李士院馮史因進君臣名分論中有云京師再駕攻圍汴都康王以帝弟之親德元帥之任提天下重兵號稱勤王自冬徂夏迂延六月移屯濟州坐視京師之危略無進師之意及汴京失守二帝北狩康王謂天下之在己乃逡巡即位于睢陽自余現之是耶史因老之曰非也文多指斥豫批定國轉一官宋川陝將吳勝敗豫兵于蓮花城下十月李鄴除右丞己亥李成取鄆州以齊安守之癸卯取襄陽李橫奔荆南知隨州李

道彙城走成據襄陽豫以王嵩知隨州甲辰取鄆州守臣李簡道以荆起知州事豫將王彥先自毫引兵至素春將窺江南宋將劉光世駐軍建康扼馬家渡遣鄴漫駐無為軍為濠壽聲援彥先乃還十一月金使人入宋請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流寓者復約淮南無得屯駐軍馬將畫江以益豫宋遣章誼報聘還過汴豫欲留之以計獲免甲阜昌五年正月豫兵與宋熙河路馬步軍總管閔師古戰于左要嶺師古敗降于是洮岷之地盡歸于

豫二月豫策進士豫戒守令勅曰朕撫有海內五年于茲賤末而貴本欲使元之民皆趨南畝豐衣足食水旱有儲于今田野未加墾闢閭閻之間儲蓄尚寡抑亦長民之吏訓督之未至且古者循吏或出入阡陌躬勸耕桑課民樹藝悉有程品用是蓄滋戶口漸息獄訟今郡守縣令所以助朕致理何獨不能及今播種之時各勉盡率土之方使地無遺利農民亦宜汲念再克兵火之厄泰然更生無事情遊獨力獻訟務遂生之意以養父母妻子臻于福壽不亦善乎

乎布告天下咸使聞知稱朕本于務農之意毋忽朕命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四月成忠即許清臣除殿前太尉拆毀景靈東西宮得真宗皇帝玉石像碎為二十八段豫問可作材料否清臣答已斷首矣麟于是取一段示右丞相張昂云此真宗皇帝也已而擲之五月開聖厄院佛像真屺三日百姓僅覩宋知壽春府羅興降于豫宋舒蘄制置使岳飛復襄陽李成遣尋復康州六月復隨州燦豫守王嵩于襄陽市七月復鄧州豫聞飛復襄鄧遣樞密院盧緯請金主乞師

金主命諸將議之粘罕兀朮以為難馮里溫以為可于是以馮里溫提懶叔左右副元帥調渤海漢兒軍五萬人以應豫馮里溫以兀朮先嘗過江知地里除易乞使將軍前金主從之豫奪民舟五百載戰具以徐文為前軍聲言攻定海九月豫下詔曰朕膺受天命撫治中原永惟吳越巴蜀江湖嶺海皆之議一統之地念其淪陷不忍用兵且冀父自悔艾稍能革其不道故為之請于大金欲割江表之地而封之豈固怙惡不悛蔑棄大德乃敢為通使聘密固吞噬先乘

不脩之隙攻劫汝穎後奔烏合之衆侵掠鄧襄至岳津峰蕞之毒有取燕雲之謀若尚加含忍則南北生靈何有休息安泰之期是用提督大軍直搗借壘播告天下明休至懷遣子麟徑親將兵與馮里溫等侵宋以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楚州守將樊序棄城遁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十月世忠復還揚州魏良臣將命過揚世忠置酒為流星更牌香至始以移軍守江良臣去世忠進至大儀鎮勒精兵為五陣設伏二

十餘處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良臣至諸帥前以所見對諸帥大喜勒兵趨江口距大儀五里金將李董捷也擁鐵騎馳過五陣之東初交戰南軍不利既而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五軍旗與正軍旗相雜出金兵亂弓刀無所施南軍上搃人曾下稍馬足金兵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捷也是時金軍而雪乏糧殺馬而食死亡日多兵皆嗟怨日久虛驚每夜有人大字書于帑及柳枝去皮擲于帳前云我等被苦虐之至若或過江必擒爾諸將以獻南宋又聞

宋主親征國主病篤韓常勸兀朮曰士卒勞苦俱無聞志強馭過江恐自常之外無不叛者况吾君病篤內或有變惟速歸為善兀朮然之夜引還調發既尽遣人諭麟祝麟等以騎兵晝夜兼行二百四十里入宿州始少安西北大恐尋多散失榜以金主崩名曰班師十一月宋淮西將王師晟張琦復壽春府執豫知州王靖十二月岳飛遣將牛皋等敗金人于庐州卯車昌六年正月朔日食宋淮西將鄭瓊復光州守許約降于宋二月改什一法行五稅法閏二月豫

將商元攻信陽軍殺宋知軍事舒玘明麟率臣僚上書中原判江表其為形勢與強弱順逆之理何啻得百二之利故自古王者興起必以河朔山東之地然後為帝王之真若乃崛起及適居吳越之舍計其強者能自保一隅偶有不振則中原之兵已進而墟其國者一卒也史冊所載如吳為晉所滅陳為隋所滅蕭統為唐所滅周世宗剪伐淮南諸州至宋之初以次就平是也乞下合屬去歲曉示奉豫旨依蓋欲掩南侵之敗也六月汴京地震七月毀明堂得金龍之

金四方兩大銅錢五百万是日天地晦冥暴風連日屋瓦皆振八月麟出獵陳留有象斃數百人欲刼之南奔事竟悉斬于汴京以弟復知濟南第現知淮陽軍豫取宋光州十月下令民鬻子依商稅法計貫陌而收其筭知慶府李儔罵丞相張昂豫批云理合誅戮念儔昨係江南守臣隨軍歸附特寬貸追五官與歸州蘆市酒監十二月張東卒是歲豫遣人獻海道圖及木作戰船小樣于金是歲金主亶立詔豫稱臣弗報子

丙阜昌七年正月豫聚兵淮陽宋將韓世忠引兵圍之豫守將達奔六峰兀术与祝合兵來救俱為世忠所敗二月賜狀元邵世矩等六十九人及第改明堂基為講武殿上安門為聚安門崖門為明昌門景龍門為照遠門六月豫築刘龍城窺淮西為宋將王師晟所敗執華知剛九月豫罷沿海互市張孝純謂豫曰閩南人以治舟一旦乘風北濟將不利于我豫惧故罷之以殿前太尉許清臣為叔大總管府以子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馮長寧行臺戶部侍郎行

軍參謀李鄴行臺右相講議軍武事以李成孔彥舟閔師古為將發鄉軍三十万號七十四万分三道南侵中路由壽春趨合肥麟統之李成師古輩皆在麾下東路由紫荆山出渦口犯定遠縣趨入宣歙二州祝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舟統之豫下手詔榜示指斥尤甚於五年先是豫聞南宋將親征告急求援且乞先攻江上金主使諸將相議領三省事宗磐曰先帝立豫者欲豫開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休息無期從之則

豫收其利而我實受敵柰何許之金主報豫自行姑遣兀术提兵黎陽以現蒙麟軍之始行也知臨汝軍宋著部夫到京麟以後期斬之納其女結斬使臣趙倚麟曰語人曰已去趙宋矣十月麟令鄉兵偽胡服以行從淮西繫浮橋而渡數十万众次濠壽之間宋刘光世棄合肥遁張俊遣人星馳宋石諭之曰敢濟者斬光世还庐州祝至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还順昌過定遠縣欲趨宣州犯建康宋楊沂中与祝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祝孤軍深入恐宋

軍掩其後欲令麟于合肥至藕塘過沂中沂中將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祝軍祝眾潰擒戮悉尽祝挺身走麟聞祝敗望風北遁失運車七千輜船七百連兵士亡沒散走者大半喪器甲交鈔軍須攜設等物不可勝計彥舟圍光州亦引去北方大恐于是廢祝為庶人免復官徙現為東京路由守以妻弟翟倫為南路苗守冬豫欲立子麟為嗣遣馮長寧請于金主曰先王所以立尔者以尔有德于河南之民尔子果否有德朕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以定之益金已散

豫其未廢豫者以粘罕慶尙尚在况豫既敗金主責問有廢豫意故豫乞主儲嗣以援之

丁阜昌八年正月豫策進士遣謀縱火淮甸燔刘光世部藏二月焚鎮江豫自麟敗意沮氣奪中原遺民日望王師三月宋帝進駐建康四月改宝康門為清遠門有梟鳴于苑中又數千鳴于南庭皆作休也之声豫惡之立命掩捕獲一梟者賞千錢五月無雲而雷龍起于宣德門左掖滅宣德二字豫遽命修之七月探宋師欲北征八月遣宣美即揚堯弼乞師金人

堯弼辭改差戶部員外郎韓元英迪功即游何乞兵并力南征以來師臨長淮為辭既望順昌報喜旗至京云江南刘相公下全軍人馬并淮西兵十餘万歸附已交納器甲接納了當以戶部侍郎參謀李師雄充接納官九月十三日宋統判鄜瓊執呂祉以降豫御文德殿見之授瓊為精雄軍節度使知鞏州以刘光世為大名府副總管趙世臣為南京副總管王世忠皇子府前軍統制靳賽左軍統制餘或諸州軍馬副鈴轄其次皆遙授諸州准備使喚緝捕盜賊刘麟

府効用使臣正臣請受恣縱皆不及朝廷則創甚悔恨獨鄜瓊以為得策豫尋殺祉豫見宋師必敗北征再遣參議馮長寧使金乞兵言瓊全軍新降具陳過江自効當以瓊為嚮導金主以廢豫之議已定陽許發兵且遣使乘傳至東京以防瓊詐降為名以東掖為元帥府左都監屯太原大捷不也為右都監屯河間十月壬寅平鎮原濠塞官賈百祚見星隕不覓失声驚曰齊帝星隕矣禍在百日之內同生者慮他人告首連累因拚拽赴麟：問可獲手百祚曰應天以

實不在修文惟在修德麟聞之豫以為狂士壬子斬于汴京問門奏僧道見謝辭令拜豫批依十一月庫子以私憾捧殺汴京富民孟思奇于東門籍其家賞金大起請路軍馬南征今先調發齊兵赴陳蔡宿亳汝潁之間會于淮上約麟軍騎河頭議事寅夜進發麟從二百鉄騎是月丁未抵濬滑求見捷辣金兵圍之數重恚擒之四太子立即君三路都統馳赴梁門登城以守以數騎守宣德門東華門二帥從東華門入逼豫出見元术揮鞭以騎圍逼至東關門下馬

執其手偕至宣德門東以羸馬露必夾之囚于金明池翼日丙午集百官宣詔廢為蜀王詔曰勒行臺尚書省朕丕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咸登太平故自濁河以南割為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過征固不貪其土地從而變置庶共撫其生靈連爾一邦迄今八稔尚勤兵戎安用國為寧負爾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列爵王封罪有所歸餘皆固治將大草弊政用一陶于新風勿謂奪蹊牛之田其罰已甚不能為托子之交非棄而何凡爾臣民當体至意

所有其餘事件已委所司畫下令百官有司皆仍舊以齊國尚書省為金國行臺尚書省散出文榜買賣不許閑許閉以鉄騎數千圍宮門仍遣小番揚言齊王虐民故廢之自今不食汝為軍不取五厘免行錢為汝敲殺親事人教你百姓快活你旧主人少帝官家在此民心于是稍安而北軍亦不敢擾民時豫弟益守陝西金別遣撤離曷提兵声言攻蜀即長安擒益帥府行下指揮先往尚書省上奏自冊立劉豫建號大齊置國之初恐其不能自保故遣隨路分住兵

馬至今八年載念上國之大事大勞遂成蕙齊國有違原議開之軍須比年以來益漸減損遂致兵穷多有逃亡隨路百姓亦各不得息肩与之征討則兵力不齊為之拊循則民非吾有凡事多悞終無所成况齊人假我國家之力積有歲年事悉從心尚不得安民保國論其德不足以感人言其威不足以服眾實不能康濟生民免其荼毒天下無升平之意及使庶民困苦兩國號令相度從初畢竟為過既舉其非豈可不以改置苟若混同四海之內聖德廣運睿澤旁

流霜露所沾孰不歸附今臣等欲一民心變廢齊國至于普天之下尽行撫綏是為長便奉聖旨齊國建立于今八年道德不臨室家不保有失從初兩獲便安之意豈可坐視生民之被困且依所奏施行委所司速為措置其餘隨擬事件仍別商量行下右奉聖旨在前及商量致到隨擬事件開列如後今行下元帥府照驗前項聖旨并處分事件不得有令士庶軍民別至驚擾早賜安措從長施行須議指揮一廢齊國尚書省設置行臺尚書省一齊國自来創立

重法一切削去並令依律施行 一知得齊國差使繁重今悉從宜酌量減免 一應據射糧軍人有欲歸農及情願當役並從自便只據存留人數各散隨州軍士依旧支給衣糧內有從合役置窠生一切仍回其老年殘病人等雖是雜任軍役矜其無歸並仰分附回來養老處酌量賑濟弗令別至凍飢 一應齊以前離背即主被虜逃走人等若見在本鄉並與親戚團聚其即主並不許識認或有背夫逃走婦人准上施行只批元將引去見女却行分與父外有

曰此來奴婢并妻子不在此限 一齊國後宮人除劉豫貼身存留外其余並聽自願出嫁或與親眷團聚若無所歸投分付官覲養濟 一內侍人除摘苗合用苗守宮禁余外並聽自願隨處住坐 一大小職官並隨路押軍人員各不得侵奪名利 一自來齊國非理罪廢大小職官並與改正取用或有怀才抱德隱居山谷之人亦仰所在官司以禮聘召量才任用更或申聞內有才德絕倫者開坐姓名申聞以憑不次陞擢 一古今聖賢墳墓祠廟並不得有

致損壞 一日來逃亡在江南人等不問是何名目若來歸投並免本罪優加存恤右下尚書省可照驗即同尚書省所奉到聖旨上件施行據劉豫已削帝號降封蜀王并設置施行訖行臺尚書省各有所奉詔書別行降下外照到降封宣旨昨以違置齊國本請難奈何不當天心至今未獲休息與其害于百姓不若負我一身致有今來變廢仰指揮到日即連通牌曉諭隨處官吏民僧道耆老人等仍于坊巷村寨多行粉壁告示咸使體悉聖旨普決之意又思多歲

不獲寧居跋望太平各安職業无或敢有二心無照會到當日齊國本非自立凡官司所有勾當無非本國公事其大小職官輒勿悞會妄生驚疑仍仰自今後更切用心拊循百姓以保祿位各懷忠信仰順天意用答宸心當遵守宣旨厚加撫恤若是却有執迷不順聽用浮言必當自貽刑戮仍仰至日即便改廢齊阜昌年號為天會十五年應州府縣鎮大小官員並勅依旧勾當所今見今禁勘諸公事并續有詞訟及係官錢帛諸物文帳並依旧前來本例如法理納

收停不得致錯隱瞞別致違碍錯失悉仰准此天會十五年十一月九日 廢齊後差除張孝純與光祿大夫太子太傅開國公叔行臺尚書左丞相契丹蕭保壽燕行臺右丞相女真溫御師申行臺左丞相燕人張通古行臺右丞相契丹蕭陳奇太師戶部侍郎燕人張鈞禮部侍郎燕人王暈左司郎中燕人左瀛禮部侍郎契丹耶律孝忠吏部侍郎契丹蕭融刑部侍郎杜充男杜崇兵部郎中被虜宗室趙子滌汴京總判張叔夜男張仲光祿寺丞為齊左丞相張昂知

孟州為齊右丞相范恭知淄州為齊 李鄴知代州為齊戶部侍郎馮長寧戶部尚書為齊禮部侍郎鄭億年吏部尚書為齊戶部員外郎朝尤英許州節度使女真龍胡沙虎汴京留守燕人蕭長素奴汴京副留守契丹韓睿都警巡使為齊司農寺丞周震叔同知副留守李成殿前太尉燕知許州折可求依日麟府路安撫使孔彥舟步軍都指揮使燕知東平府張中孚初廢齊授節制五路兵馬今依旧涇原安撫使張中孚依旧秦鳳路安撫使閔師古召到京依

旧知宿州王彥先知濠州李世輔蔡州同知趙榮依旧知 州李師雄馬軍都虞侯王世忠步軍都虞侯靳賽相州同知趙買臣依旧南京副總管鄜州依旧知鞏州徐文汴京總管府水軍都統制劉光世召到京依旧北京副總管為齊殿前太尉許清臣叔同知為齊南路留守翟文滄州節度使 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兩糧九十餘萬石馬四萬二千匹而方州不在此數豫宮嬪一百七人姓身者九人其子麟侍婢百二十人父子皆

外示節儉而内存淫泆以獻女獻妻得官進姨妹得差遣如高立之宋緝紆、皆是中間尤甚者如庶公謹以女奉麟以子妻伴之麟并以二人進豫遂以公謹監礼料庫皇子府差使惇武郎侯湜出為長葛令有入已贖方余婚事發知不免以侄女進豫、以為使功不如使過升湜為金牌大使陝西五路傳宣撫問其淫污有至于此在帝位八年割剝百姓上自耆上下至細民倡優无不日納官錢行偶語之禁喜枯剋之術酷虐鄙猥不可一二數復益現皆豫之坐第

視乃現之子皆事聚斂無他才能獨益積而能散輕財好施禮賢下士與士卒同甘苦頗有遠略得人歡心故金亦忌之用計掩捕餘視之若無恣其任便居住後錢氏宣和間為御侍淵聖時出官聘使臣張保義張為賊擄錢從賊夫為賊所殺賣身與豫為針線婢宮庭中事豫皆取法於錢先是邢希載毛澄之徒皆說豫陰通南朝共雪國耻豫不納而害之其既廢也遷居瓊林苑阿魯保寨阿魯保乃金三路都統豫有目日金人苗之監豫者故屯苑中捷懶逼其北行

問其所欲豫請居相州乞故魏王宅捷懶從之次相州豫苗錢五十萬以醮邢毛十二月自相州發之燕山又發之中京又發之上京給天子廟以居之上京地居燕山東北十千七百里乃五代史所載契丹阿保機之西樓也金昔初破上京屠其城後以有罪而徙其中國人視之以為罪地如南方瓊崖之類皇統元年賜豫錢一萬貫田五十頃牛五十頭三年改封魯王冊曰門下嚴室冊以薦鴻名既俯從于眾欲布恩以敷霽澤宜大渙于群生眷予異姓之王風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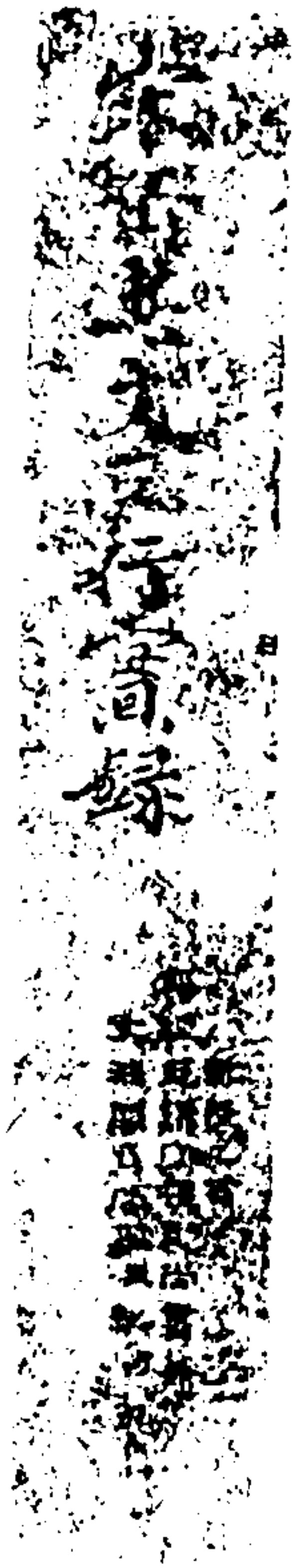
同寅之德聿班明命孚告于朝蜀王劉豫悖大而直方高明而寬厚早居南服以直言強諫聞于時頃在東州以智略英姿長于眾八年享國一節事君慮運會之有終識廢興之大義視去就如脫屣以還朝若登仙向之富國以強兵何霸王之足道今也樂天而知命豈得喪之能移爰同慶賚之行益示褒封之典昨以陶立之壤易其升絡之封於呼列土以建候那誓已監于帶砺盡忠以藩王室心宜炳若丹青茂對寵光永接福履可進封曹王食邑一万户實封一千

戶仍令有司擇日脩禮冊命主者施行豫謝封魯王表曰禮成大冊澤霈普特列進其封階不遐遺其旧物門望闕拜命闔門知恩伏念臣昔任季朝粗歷要官昧方枘圓鑿之理竭徒薪曲突之忠項氏將之一范增而不用周家既勝以致箕子之來歸試有微能爰許大位絳不獲已後將若何承積年殘毀有餘凡百事艱難已極開寇賊以置朝市披荆棘而勸耕柔應机投隙以往傾敵鋒損已使人以招集散徒忘寢忘食必躬必親擴創業之維新廣大恩之不玷成

加廢罷之議愈堅措置之心要先時成務於斯那覲
後日受知于上國至聞混一之意不待舟主之言即
隨使人往受宣命素所祇構復何遲疑八年辛苦之
經營兩手惟忻而分付帝號若釋重負王爵尤荷鴻
恩自得清閒以北來未嘗徘徊而南望久安地僻忽
被改封泊捧讀於訓詞若躬聽於御語温其如玉暖
然似春星揮光麗 然之天 典謨渾噩顯大哉
之王言微軫愛下之焦桐青黃溝中之斷木先生懸
磬之室榮張設羅之門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德奉二無 均九有知百辟之 覲萬化
之原有功而心見知無罪而常善故遂令勞悴得與
褒嘉臣敢不守靜 虛安時處順何以為涓埃之報
惟不為名器之羞豫廢時年六十五皇統三年薨麟
字元瑞宋宣和間父蔭補將位郎累加承務郎天會
七年豫以濟南降麟自從軍討水賊王江破降之豫
節制東平以麟知濟南府事因建以濟南為吳平室
麟為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梁國公明年為尚書左
丞相明年送豫徙汴罷判濟南依前開府聽置參謀

豫請立為太子金人曰若与我伐宋有功則立之於
是連歲帥兵南伐皆無功而還豫廢麟遷臨潢頃之
授北京路都轉運使歷中京燕京路都轉運使恭知
政事尚書左丞復為興平軍節度使上京路轉運使
開府儀同三司封韓國公薨年六十四正隆間降二
品以上官封改贈特進息國公



藏國光里十七號小像



藏國光里十七號小像

宋本忠文王紀事實錄書後

本書紀岳鄂王事凡五卷宋太學明善齋學生盧陵謝起巖輯前有景定癸亥起巖自序標題為忠顯廟忠文王紀事實錄本末後有感淳七年太學明善齋諸學生吳安朝跋卷一高宗宸翰後附進封鄂王及將佐等告詞又景定時中書省牒文及改謚忠文告詞卷二卷三行實編年卷四行實紀遺卷五奏議景定刊本半葉十行每行二十二字白口雙闌板心上記字款下

記刊工姓名可辨者為錢桓及于徐東明昌等姓名一字以截印記有錫山安國寶藏于高文房之印晚香閣記三印函面金牋題乾隆己酉賜廷講官禮部尚書兼文淵閣直閣事臣紀昀三行

按宋史淳熙五年九月賜岳飛謚武穆寶慶元年二月改謚忠武蓋以孔明之具漢汾陽之復唐取二謚之美以旌異之至忠文之謚世不盡知或且疑其不類惟近時錢汝愛新編鄂王年譜引岳廟志略及明金忠士請金佖

藏園傅氏馬本

祠額疏知德祐元年有賜謚忠文之典然詔敕無徵月日不詳姑以傳疑而已今得此書觀之則太學錄學生楊懋卿等申文已詳叙尚書省牒中更以吳安朝跋證之始知大學為鄂王故宅司土之神即也其祠名靈通其神為正顯昭德文忠英濟侯懋卿等因請以八字侯封改昇王爵太常寺議賜名忠顯祠其封號原擬文忠又以二字恐與先聖相類因先忠後文以示有別其後詳載忠文告詞與王父子將佐加封告詞其

時則景定二年二月也祇以事出晚季宗社旋墟此書既少流傳典故遂歸湮滅致令考古者說為異聞紀事者存為虛說亦可歎矣

考謝氏此書其自序言昨得與忠文諸孫同筆硯交見其鄂國金佖有編哀類浩繁借仍其傳記纂而為要之提云云知當時編輯他取材於金佖粹編明矣今以本書與粹編對勘則所歸高宗宸翰行實編年與夫行實拾遺其文字同次第同第其

藏園傅氏馬本

稱謂改先任為王耳。然取浙刻梓編本。逐卷細校。則訂偽補佚。幾於不可勝計。蓋近刻梓編。皆祖明嘉靖本。其所據宋元舊本。以年深板蝕。字多損滯。且展轉散佚。開板至數十番之多。余頻歲游杭。仰瞻祠墓。追念孤忠。因有校定梓編之志。遂尋求宋元古刻。雖殘篇斷卷。亦所不遺。而所補闕文。曾不及半。茲取實錄參校。凡梓編自卷一至卷九。所有奪文訛字。訂正一清。舉其學。大者述之。如卷四行實編年。崇寧二年。

下脫王初歲遺事一冊。葉二百八十字。宣和六年春三月賊下。脫首張超二十二字。卷五紹興元年十二月陞神武副軍都統制。下脫紹興二年壬子歲事實二百六十三字。紹興三年撫黃勞再三句。下脫一。飛二十字。沿江制使下。脫六十四字。卷六紹興五年窺觀上流。程下。脫一葉二百四十七字。卷七紹興七年。此皆宣撫岳飛下。脫三十六字。卷九遺事。中一時名人才士。下脫一百七字。秦國夫人遺事。脫八十字。諸子遺事。脫六十七字。昭雪廟謚門。

藏園傳氏編本

皆悲感歎服。下脫六十八字。進封張憲告祠。下脫三十二字。咸賴以補完。通得一千一百八十二字。而進封忠文牒文告祠。及妻子家屬。故將封告之詞。為他書不見者。又二千餘言。噫。可謂夥矣。

此書傳世最稀。罕秘特甚。編檢古今書目。皆未入錄。明徐階之岳廟誌。徐緒芳之精忠實錄。亦未述及其書。以官牘紙印行。細審統背。有洪武九年嶧縣申文。洪武十一年紹興府冊籍各字迹。知明初其板尚存於浙中。

是此書刻於宋季。印於明初。經錫山安氏之珍藏。不知何時。乃歸於內府。至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始出以賜河間紀文達。公先緒以來。文達遺書。稍多散佚。此書為臨清徐梧生監丞所獲。迨廿九年間。徐氏截書。又出。余乃在內城帶徑書坊獲之。其流轉大略。可攷見者如此。故景定至今。越六百七十餘年。經歷四代。若存若存。至乾隆時。幸出塵。覆上邀宸覽。然深鎖禁庭。未得登名。秘閣。蓋高宗頻事南巡。諸臣多獻秘籍。及迴。

藏園傳氏編本

鑿以法多付重裝遂皆別度今宮故宮書
 庫時常見古書縱有簽題多出天祿琳
 瑯琅之外此書宜亦類是及文達拜賜則
 四庫全書告成已近十年無由補錄其沈
 埋埋沒又百餘年迄今至日乃藉余手表
 而出之抑何幸歟夫孤本秘冊已自足珍
 矧其皆詞可考史籍之遺其文字可補故
 書之闕天假奇緣錫茲瓌寶不僅珍之
 什襲更將傳之萬本爰詳攷始末以質
 方雅且冀當世嗜學好古之士謀所以
 廣其流傳為此書續命則匪獨余一人之
 私幸已也

藏園傅氏寫本

忠顯廟忠文王紀事實錄本末
 序

王忠孝出於天資功業存乎

社稷萬古在後諒亦知其列也誰

與厄之我

國家思所以雪深而日熙者直與

魏然表冕不祀威難同科厄果

終危乎哉

今皇帝紬功繹德闡斷燦燦

雍湯湯兒像坐坐彼得祠於他

所著莫不與京且暢其忠義之

氣充之以蘇斯文忠文徽號親

時晉武穆為有加

意向所寓亦可觀矣至無欲合先

岳之可有相之道處是金材以

副時需豈止使之能擇禮樂

簡吾民於天下治而已哉事實

之有本末

王所以垂竹帛而詔今傳後者

竊志之以矣嘗嘆其在

國史者不易見在家集者不及

見在將傳者不致見幸感昨得

與

忠文諸孫同以硯文見其鄂國

人畫作有編良難浩繁借韻仍

其纂記而為要之提誓書一通

以置之

側筆爾既自念

事之行事在

國史在志心固不增損於是集之

有無也然有忠義於所瞻者庶

其一閱於目則必將有激於衷

而為之慨然景定癸亥元正

太學明善齋學生盧陵 謝 彙序

中... 事... 錄卷之一

高... 皇帝哀翰

紹興四年

復襄陽四詔

撥淮西二詔

紹興五年

平楊么二詔

還屯武昌一詔

紹興六年

督所視師二詔

移駐襄陽一詔

移駐襄陽一詔

拔邊一詔

撥淮西三詔

出師襄陽三詔

撫問賜器物一詔

降徐徽一詔

紹興六年

招偽官吏一詔

合軍二詔

乞解兵柄三詔

乞本軍進討一詔

招鄆蠻一詔

乞建都上游一詔

行邊警一詔

屯九... 無勞一詔

紹興八年

和議一詔

紹興九年

戒... 一詔

紹興十年

出師三詔

撥... 六詔

撥... 一詔

撥... 十一詔

撥... 一詔

撥... 一詔

紹興十一年

撥... 一詔

撥... 一詔

紹興四年

春正月王素請復襄鄧六郡以圖中原會方議

通虜將重於深入御札命王母出李橫所守界

勅岳飛糾鄉忠義之心通于神明故兵不犯令民不厭兵

可無愧於古人矣今朝廷從卿所請已降畫一令卿收復

襄陽數郡惟是服者舍之拒者伐之追奔之際謹無出李

橫所守舊疆知致引惹有悞大計雖立奇功必加爾罰務

在遵憲範各為已取復之後安輯百姓隨宜措置使可守

禦不致班師之後復有疎虞始可回軍依舊屯駐朕當重

賞賞無以旌爾功故茲筆諭無世我言十四日

劉光世請措置荆襄 詔不許第令整兵以為王

援復賜 御札

勅岳飛朕具省出師奏以卿智勇必遂克敵更在竭力致

身早見平定近劉光世之行措置荆襄朕已命卿豈易前

制但令光世嚴整步騎以為卿援緩急動息可行聞報也

亦當令卿將佐等知庶可益壯軍心鼓舞士氣所向無敵

孰能禦哉二十一日

夏五月進兵襄陽以克之捷聞廷議猶患其難守賜

御札問方畧

勅岳飛朕具聞卿已到襄陽李成望風而退朕雖有慰

心而深恐難善其後此賊不戰而歸其理有二一以鄉

律素嚴士皆效死故軍聲遠振其鋒不可當一乃包藏

心俟卿班師彼猶就緒復來接劫前功遂廢卿當用心

畫全畫定策來上若多留將兵唯俟朝廷千里饋糧徒成

自困終難能守適足以為朕憂不知李成在彼如何措

糧食脩治壁壘萬無劉豫為運糧之理今既渡江也備何

所及金國偽奉事勢強弱可知厚以金幣密遣間探的雜

與聞蓋國計之所在也故茲筆諭深宜體悉

李成益兵請戰又大敗復賜 御札問方畧及喻

王為誘敵之計

具省卿奏李成益兵而求我師大獲勝捷乃知無輕敵之

心有勇戰之氣之所致也因以見賊志之小小耳朕甚慰

焉此月九日嘗降親筆令卿條陳守禦全盡之策若少留

將兵恐復為賊有若御徒衆多則饋餉疲勞乃自困之過

也卿必有處焉及密遣間探要知金虜偽奉事勢強弱

集次第想已必達卿宜畫畫良策來上庶幾不廢前功也

將來議定卿若班師將分留人馬亦權暫少留作守城之

大計其餘設伏而卿亦少留近境要當救殺賊師再來併

力掩擊勦除而後已雖直贖少留人馬彼亦不敢有所侵

犯也御更等之制

冬十一月虜偽合兵大舉入寇邊報急賜御札趣王提兵東下

近來淮上探報緊急朕甚憂之已降指揮督卿全軍東下御夙有憂國愛君之心可即日引道兼程前來朕非卿到終不安心卿宜悉之

十二月提軍趨合肥御札撫問

卿義勇之氣震怒無前長驅濟江威聲遠暢宜奮揚於我武務深得於敵情既見可乘之機即為搆虛之計眷茲患畧豈俟訓言深念勤勞往加撫問

紹興五年

夏四月奉命討湖寇楊文舉長沙賜御札

近得奏知卿已至潭州時將士良勞朕以湖湘之寇通謀累年故特委卿討之計欲使恩威並濟

綏靖一方聞卿到彼捷報得宜朕甚嘉之然今去防秋不遠若此寇既平則可以專意扞敵更宜多籌決致成功此朕所望於卿者其他曲折張浚既至軍前可就議也二十

三日

冬月太破楊文舉寇湖湘悉平賜御札褒寵

比得張浚奏知湖湘之寇已肅清舒朕顧憂良用欣慍非御威名冠世忠畧濟時壯聲所臨久自信服則何以平積

年備聚之虞於旬朝指顧之間不煩誅夷坐獲嘉靖使朕因威驚暢厥功茂焉朕心之慰既除進取之圖可議緬思規畫嘉歎不忘然恐招撫之初久懷反側更宜緩輯以安衆情措置得宜彼自馴擾沒必已與卿計之熟矣或有陳請可具奏來

湖湘平遠屯成軍備

勅岳飛武昌控荆上流... 而緩圖之... 具劾實動

紹興六年

春

詔宰臣張浚出視師賜御札

朕以寡昧之資履難難之運雖夙宵自勵冀恢復於丕基而茲先未銷尚憑陵於方夏殆欲親蒙矢石身履艱難

兩宮遷越之艱拯百姓流離之苦坐新嘗膺疾苦痛心十年于茲終食履數全委賴輔督護戎昭而卿以柱石之資總貔貅之衆居懷憤激期于澆平然念王者之師本於伐叛天下之將專以靖民俾號令之申嚴慰憂覽之後望毋幾近效有害成功必使部伍無譁田間不擾則我撫綏之

意共成戡定之功舍爵策勳朕不敢忽故茲親筆卿宜采

張浚既出視師復賜御札申諭眷倚之意

朕必與公兄弟戮力同心誓不取皇寧已命相

且往東經畫正賴爾等深體此懷各奮精忠勉圖報效

有幾會無或後如新募之書聖遠歸故疆板復疆

且眷倚實成之意

晉公督廣議建也以圖中原王遂移鎮襄陽賜

御札令勉諭將佐

朕惟國之用武必據形勝以為地利今西南之重實占上

游既已委卿移屯要害深圖戰守之計卿宜以朕此意敦

諭將佐撫勞士卒勉思忠義戮力一心協贊事幾庶克修

濟有功必報朕不汝忘

三月丁母周國夫人姚氏憂賜御札趣起復

比閱軍中奏知卿奄遭內艱倚注之深良用震怛然人巨

大義國耳忘家移孝為忠斯為兩得已降制命趣卿起復

宜體幾事之重畧常禮之煩無用抗辭即祗舊服乘吏士

銳氣念家國世繼建立殊勳以遂揚名顯親之美斯亦之

至也故茲親筆諒悉至懷

朕以賞罰

朕將遣大將臨邊境軍須調度不可愆時應予

措置連不擾而辦者卿可具名來上當議褒擢其或

度致阻國事亦仰按劾以聞邦有常刑朕不敢貸

九月還至武昌偽齊兵犯淮西有詔提軍東

時王目疾甚張浚以聞詔遣僧中印皇甫知常

至軍療賑賜御札勞問且趣其師

近張浚奏知卿病目已差醫官為卿醫治然戎務至繁邊

報甚急累降詔旨促卿提兵東下卿宜體朕至懷善自調

攝其他細務務使僚佐而軍中大計須卿決之如兵之在

遠者自當日下抽還赴此期會想卿不以微疾遂忘國事

朕將親臨江許矣併悉之

淮西寇已遁賜御札止東援之師且勞問

目疾

比屢詔卿提兵東下今淮西賊遁未有他警已喻張浚從

長措置卿之太軍未須遽發也如聞卿果以目疾為苦不

至妨軍務否近差醫者疾馳往卿所看視卿宜省思電達

藥宜安靜調養至於求開之請非朕所知無累請無益也

朕親筆以示眷懷

前詔未拜王已力疾提軍至九江奏至王音宣諭
輔臣以王有尊朝廷之義復賜 御札嘉獎且命
為乘機進取之計

聞御目疾小愈即提兵東下委身徇國竭節事君於卿見
之良用嘉歎今淮西既定別無他警卿更不須進發其或
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置亦卿
平日之志也故茲親詔卿宜知悉

冬王奉詔遂出師襄漢賜 御札

覽奏知卿出師漢江規模素定必不徒行方冬遠涉將士
良苦卿更勤加撫勞用副厥意

師至襄漢賜 御札撫問且諭以勉力遠圖之意

卿志存憂國義專報君戎再臨襄漢顧霜露之冒
犯想徒御之勤勞深副簡知自且神相朕當食而嘆中夜
以思非我忠臣莫雪大耻所祈勉力用究遠圖卿目疾邇
來更好安否故茲親諭想宜悉之

初王下商號至長水得糧九十七萬俘獲甚衆會
淮西有警遂還至是復與偽齊戰于何家寨于白

塔于牛蹄皆大捷賜 御札獎諭並申述前功

卿學深籌畧動中事機如兵宛葉之間奪險於相之塞仍
得甲馬就食糗糧登聞三捷之功實冠萬人之勇朕

嚴漕輓督責計臣俾遠赴於師期庶士無於飢色卿其勝
敵益戒用心愈剛毋少徂於前勞用克當於大敵但使先
聲後實我武既揚將見左枝右五敵人自病朕所望者卿
其勉旃

十二月大雪苦寒遣賜器物傳宣撫問兼賜御札
戰鞍繡鞍各一對龍涎香一千餅龍茶一合靈寶丹一合
鐵簡一對賜卿至可領也

降檜樣至軍中賜 御札

卿軍中見長檜似未盡善此物須是銛利勁決即用之借
助人力今降檜樣去可依此製造盡改舊樣不用

紹興七年

春既下詔招陷偽官吏為賜王御札今以德音激
諭

朕惟中原官吏皆吾舊臣迫於虜威中致睽絕豈棄君而
從偽實權時以保民罪由朕躬每深自咎儻能懷忠體國
率眾來歸當議因其官爵更加褒寵罪無大小悉與寬除
天日所臨朕言必信故茲親筆所宜悉之

卿可作恭被親筆手詔移檄中原州縣官吏

復賜 御札命王詔諭偽齊親黨

劉豫親黨有能察時順理以眾來歸自王爵以下皆所不

吝罪無大小一切寬貸卿可多遣信實之人宣諭朕意

三月王彥躡至建康召至寢閣王音宣諭曰中興

之事一以委卿王彥首奉詔時劉光世罷兵未知

所付聖意屬王議既定賜 御札令付王德等

朕惟兵家之事勢合則雄卿等又各宣勞朕所眷倚今委

岳飛盡護卿等蓋將雪國家之耻拯海內之窮天意昭然

時不可失所宜同心協力勉赴功名行賞吝勳當從優厚

聽飛號令如朕親行儻違斯言邦有常憲

王既奉詔復抗疏論恢復大計時秦檜力主和議

聞王將合師北討懼其成功謀奪所領光世軍從

中沮撓前議遂寢乃賜 御札

覽奏備悉俟卿出師有日別降處分准西合軍頗有曲折

前所降王德等親筆湏得朝廷指揮許卿節制淮西之兵

方可給付仍具稟奏來

王至督府與張浚論劉光世軍力言張俊呂祉王

德皆不可付恐士心不服或以致變浚疑其有自

營得軍意王乃即上章乞解兵柄賜 御札慰諭

且封還奏劄

奏劄復還卿國事至重要當仔細商量期於有濟可速起

發見張浚仍具奏來

王復上奏懇免之詐餘張賜 御札封

再覽來奏欲封餘服良用憐然卿忠勇冠世

方奇卿以恢復之事近者探報計狂戾皆窺西淮一

日夕措置自以待之卿乃欲求開息豈所望哉張浚

過淮西視師卿可亟往商議軍事勿復再有陳請今封還

元奏故茲親筆宜體至懷

王懇免不止詔遣中使宣請張浚所議軍事賜

御札再還元奏

比降親筆喻朕至意再覽卿奏以渾瑊自期正朕所望於

卿者良深嘉歎國家多事之際卿為大臣所當同恤見遣

中使宣卿赴張浚處詳議軍事傳曰將相和則士豫附

其勿事形迹以濟功勳今再封還來奏勿復有請

王議事畢奉詔還屯海上奏以為 豫連誅盜據

中土歲月滋久汙染漸深宜及時攻取以除腹心

患乞不做濟師止以本軍進取賜 御札褒諭

覽卿來奏備見忠誠深用嘉歎恢復之事朕未嘗一日敢

忘于心正賴卿等乘機料敵力圖大功如卿一軍士馬精

銳紀律脩明鼓而用之可保全勝卿其勉之副朕注意

秋七月張浚揚沂中之旨至淮西鄒瑄等果大深

不服 御札以入軍叛降偽蘇賜 御札

招捕

國家以疆場多虞已及防秋比降指揮除張俊為淮西
撫使楊沂中為制置使而廬州統制官鄺瓊意謂朝廷欲
分其兵馬遂懷反側不能自安於八日脅眾叛去朕已降
詔開諭招撫兼遣大兵如無歸意即行掩捕卿宜知悉比
覽裁減官吏奏狀知卿體國愛民之意深契朕心嘉歎無
已

王前奏乞以本軍進討劉豫既奉詔方整兵北鄉
復上奏請建都上游以瞰中原以示聖意之所向
會淮西軍變因賜 御札報諭令俟機會

覽卿來奏備見愛君忠義一忱朕懷國家之大耻竭盡民
力以養兵訓戎恢復之事未嘗一日少志于心但以近者
張俊謀之不威淮西兵叛事既異前未違亟舉而議者謂
朕當不常厥居使敵之莫測建康臨安以時往來固不害
為恢復之音也唯俟機會以決大策地遠不得與卿面言
卿其益勵壯猷副 朕責成之意

王奉詔不復出師第行邊備守 朝廷猶以上流
為慮賜 御札令王飭備

卿盛秋之際按邊風霜已寒征馭良苦如是別有事宜可
密奏來 朝廷以淮西軍叛之後每加過慮長江上流

帶緩急之際全藉卿軍照管可更戒飭所留軍馬訓練整
齊常若寇至蘄陽江州兩處水軍亦宜遣發以防意外如
卿體國宜待多言

王奉詔以舟師屯九江為淮浙聲援既至御札撫
問且遣驛使燕勞

比降旨令卿領兵應援淮浙度幾王室尊安中外寧謐聞
卿即日就道已屯九江憫勞跋履之勤良用嘉歎今遣江
詔賜卿茶藥酒菓及燕犒將士仍令諭朕委曲之意卿宜
悉之

紹興八年

秋奉詔入覲時虜人方議通好王因賜對力言夷
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且謀國不威恐貽後世
譏議及還屯飭備益嚴已而卒許虜和賜 御札
報諭因其戒謹之意復寓聖訓

朕昨與卿等面議金國講和事今金人已遣張通古蕭哲
前來議和朕以梓宮未還母兄宗族在遠夙夜痛心不免
屈意商量然卿等戮力練兵國威稍振是致敵人革心如
此卿等之功朕豈可忘若境土來復自今尤當謹飭邊備
切宜體朕此意益加訓練兵馬常作不虞之戒以固求以
安固付此規札想宜知悉

朝廷得金人書歸我河南地賜御札報諭歸功三
今月二十七日已得大金國書朕在諒陰中難行吉禮止
廷等執代受書中無一須索止是割還河南諸路州城此
皆卿等扶危持顛之效功有所歸朕其可忘尚期飭備以
保全勛故茲親札各宜體悉

紹興九年

朝廷得金人書歸我河南地虜好方密令毋得過

界招納

朕委任卿嚴飭邊備唯是過界招納得少失多已累行約
東丁寧詳盡今後雖有三省密院文字亦須繳奏不得遺

發付此親札想宜體悉

紹興十年

朝廷得諜報虜人果有意叛盟賜 御札令飭備

昨因虜使至慮傳播不審妄謂朝廷專意議和是用累降
旨嚴飭邊備近據諸路探報虜人舉措似欲侵犯卿智謀
精審不在多說更須曲盡閔防為不可勝之計斯乃萬全
朕比因傷冷作疾九十日不視朝今則安和無事慮貽卿
遠憂故茲親詔宜悉

夏五月虜人大舉入寇王闡譽即奏乞回陳機會

已詔諸大帥進兵賜 御札不許趣王乘機破敵

仍問計

覽卿來奏欲赴行在秦事深所嘉歎况以戎事之重極欲
與卿相見但虜酋在近事機可乘已委卿發騎兵不使許
光蔡出奇制變因以應援劉錡及遣舟師至江州屯泊候
卿出軍在近輕騎一來庶不廢事卿憂國康時謀深慮遠
必有投機不可淹緩之策可親書密封急置來上朕所虛
佇也

時河南盡陷復詔趣王與諸大帥進兵賜 御札

令乘機措置招納

金人過河侵犯東京復來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蘊忠義想
深情激允對境事宜可以乘機取勝結納等事可悉
從便措置若事體稍重合宜議者即具奏來付卿親札想
宜體悉

劉錡據順昌以抗虜王奉詔即遣張憲姚政赴敵

未至復賜 御札命應援關陝河北以告京師

金人背約兀朮見據東京劉錡在順昌雖屢有捷奏然孤
軍不易支梧已委卿發騎兵策應許已遣行續報撤離喝
犯同州郭浩會合諸路拒其奔衝卿之一軍與兩處形勢
相接况卿忠義謀畧志慕古人若出鉞師邀擊其中左河
圖復京師右謀援關陝外與河北相應此乃中興大計卿

必已有所處唯是機會不可不乘付此親札想宜體悉

王既遣張憲姚政至順昌光蔡接劉錡具以奏聞

未至六月札趣兵

劉錡在順昌府捍禦金、雖屢殺獲其賊勢源源未已卿
依已降詔旨多差精銳人馬火急前去救援無致賊勢猖
狂少落姦便不得頃刻任滯

王之奏未至復賜 御札趣遣兵

已降指揮委卿遣發軍馬往光蔡以來策應劉錡以分賊
勢緣錡首與虜人相角稍有挫衄即於國體士氣所係非
輕卿當體國悉心措置無致少失機會付卿親札想宜體

悉

王遣張憲姚政之奏既至因復請詣在所面陳機

密御札不許力戰

覽卿奏已差張憲姚政軍馬至順昌光蔡深中機會卿
乞赴行在所奏事其欲與卿相見緣張浚親率大兵在淮
上已降指揮委卿統兵併力破、卿可疾速起發乘此盛
夏我兵得利之時擇利進取候到光蔡措置有緒輕騎前
來奏事副朕、付也付此親札想宜體悉

詔以王屢請親慮妨乘機驛遣步若虛詣軍前議

事賜 御札令王審處機宜且諭以委任之意

余入毋犯來京賊方在境難以召卿遠來而議人遣李若
虛前去就卿商量凡今日可以乘機禦敵之舉卿可一一
籌畫措置先急逆奏宋據事勢莫須重兵持守輕兵擇
利其施設之方則委任卿朕不可以遙度也盛夏我兵所
可至秋則彼必猖獗機會之間尤宜審處遣親札指不多
及

濟師

累降詔旨令發精銳人馬應援劉錡今順昌與賊相對日
屢殺獲恐人力疲困不便卿可促其已發軍馬或更

益其數星夜前去協助劉錡不可少緩有失機會卿體朕
此意仍具起發到彼月日奏來

初王召對罷詣善堂見 孝宗皇帝英明雄偉

退而歎曰中興其本其在是乎時儲極虛位天下

寒心權臣媚忌人言在廷莫敢倡議王獨念聖眷

優渥不敢愛身思欲盡言以報至是虜再叛盟王

灑泣厲眾即日北討將行數請面陳冀以感動上

聽會詔趣進兵不許乃密為親書奏上之大略以

為今欲恢 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

居以示不 之志奏至宸衷感悟賜 御札

褒嘉會劉錡戰退三路都統龍虎等軍因諭王以
擣虛斷後之策

覽御親書深用嘉歎非忱誠忠謹則言不及此卿識慮精
深為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茲者河南復陷日久愴然
比遣兵渡淮正欲密備變故果致倣擾劉錡戰退三路都
統龍虎等軍以捷來上顧小敵之堅深軫北顧之念卿可
附近乘此機會見可而進或擣角擣虛斷後取援攻守之
策不可稽留兵難遲度卿可從宜措置務在取勝用稱引
望已進御秩并有處分想已達矣建不世之勳垂名竹帛
得志之秋宜決策於此他處未曾諭旨今首以詔卿蔽自
朕意想宜體悉

王得順昌府陳規所申復親提兵進援奏至賜

御札褒嘉仍諭進取

覽卿六月二十二日奏得順昌府陳規所申見親提兵前
去措置恐他時愈見費力已令張俊措置亳州韓世忠措
置宿州淮陽軍卿可乘機進取陳蔡就六月終一切了畢
候措置就緒卿可輕騎一來相見也

劉錡既又戰退兀朮等軍復賜 御札趣先進兵

乘機決勝

劉錡在順昌屢捷兀朮親統精騎到城下官軍震擊

遁去今張俊提大軍在淮西韓世忠輕騎取宿御可依累
降處分馳騎兵兼程至光蔡陳許間須七月以前乘機決
勝冀有大功為國家長利若稍後時弓勁馬肥非我軍之
便卿天資忠智志慕古人不在多訓

提兵至蔡州賜 御札撫勞仍諭聖意

覽御奏提兵已至蔡州暑行勞勩益見忠誠許國事無
已朕意初欲擒取孽酋庶幾羣醜自潰兩國生民有息
之期然則情敵必已在御目中遲速進退卿當審處所
宜

閏六月張憲復穎昌府王親帥大軍去蔡而北賜

御札嘉獎仍諭以委寄之意

覽御奏克復穎昌已離蔡州向北措置天紳身先士卒忠
誼許國深所嘉歎然過為計慮復慮事恐至高秋馬
肥不測承突當使許蔡遺民前期保聚大軍進退之宜輕
重緩急盡以委卿朕不從中御也

舉兵過蔡所御破竹軍聲大振又遣楊成復鄭州

張憲復陳州捷聞賜 御札獎諭且遣中使宣勞

仍諭聖訓

覽御奏知已遣兵下鄭州自許陳蔡一帶形勢皆為我有
又大軍去賊寨止首餘思想卿忠義許國之心必期於

馮嘉歎無已然賊計素疎以狙詐雖其謀謀不能出卿所料更在明斥候謹間謀乘機擇利必保萬全兵事雖以前度遲速進退朕皆付之卿也己差中使勞卿一軍未到間卿有所欲前期奏來入觀無不早晚但軍事可以委之僚屬即便就途遣此親札想宜體悉

王因奏捷歸功諸將會遣中使詔賜王貴等袍帶各一以褒其功賜金線戰袍一領金束帶一條至可

朕備聞卿奏稱王貴張憲徐慶數戰深可倚辦方今正賴將佐竭死助卿報國以濟事功理宜先有以旌賞之其王貴等各賜金線戰袍一領金束帶一條至可給付也

王進兵郾城賜御札撫問仍令措置屯守蔡穎得卿奏提兵在道暑行勞勩朕念之不忘狂虜尚在近境今已入秋預當嚴備以防不虞蔡穎舊隸京西今專付卿措置當分兵將屯守防扞并謀絕其糧道使虜有腹背之顧在卿方畧隨宜處畫朕又欲與卿相見事畢輕騎一來為佳餘候面議遣此親札想宜體悉

兀朮與偽龍虎大王等會于東京議以為諸帥皆易與獨王孤軍深入且有河北忠義響應之援其鋒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於是朝廷得謀

報之以王軍為慮亟賜御札令俟隙並舉近據諸處探報及降虜面奏皆云兀朮與龍虎議定致王師相近汴都併力一戰御切須占穩自固為止虜或時遣輕騎來相誘引但挫其鋒勿貪小利隨其詭計俟有可乘之際約定期日合力並舉以保萬全

秋七月師在潁昌王以輕兵屯于郾城張應韓清復西京趙俊復趙州孟邦傑復南城軍梁興黃榮復絳州垣曲縣遂復王屋李寶孫彥戰于曹州于宛亭縣于渤海廟皆大捷中原震響兀朮併兵于東京復以偽龍虎蓋天大王及昭武大將軍韓常

之兵寇郾城王帥嚴正迎擊大破之兀朮復收兵求戰又大敗殺其夫首阿里朮李董賜御札嘉獎覽卿七月五日及八日兩奏聞虜併兵東京及首率眾侵犯已獲勝捷卿以忠義之氣獨當強敵志在殄滅衆朕心深所傾屬已遣楊沂中悉軍起發自宿亳前去牽制聞劉錡亦進至項城卿當審料事機擇利進退全軍為上不妨圖又不墮彼姦計也遣此親札諒深體悉

郾城屢勝兀朮斂兵退却捷繼至復賜御札褒諭申法前功

覽卿奏八日之戰虜以精騎衝堅自謂奇計卿遣背寇游

奕迎破賊鋒戕其首領實為雋功然大敵在近卿以一軍
獨與決戰忠義所奮神明助之再拜三嘉歎不忘于懷比已
遣楊沂中全軍自宿泗前云韓世忠亦出兵東向卿料敵
素無遺策進退緩急之間可隨機審處仍與劉錡相約同
之屢已喻卿不從中御軍前凡有所須一一奏來七月廿
二日

兀术兵十二萬退屯臨穎小校楊再興以三百騎
至小商橋與虜遇大破其師兀术憤其敗遂攻穎
昌王命子雲以背嵬援王貴戰于穎昌城西虜衆
大敗殺兀术之子塔統軍上將軍夏金吾等凡六

人俘骸萬計得其靈護關馬及金印七鈕以獻兀
术僅以身免副統軍粘汗重創輿至東京而死中

原大震王乘勝進兵朱億鎮兀术收潰兵對壘而
陳王亟奏乞乘機破滅渠魁以復故壤賜 御札

報諭仍寓嘉歎之意

覽卿奏兀术見聚兵對壘卿欲乘時破滅渠魁備見忠義
之氣通于神明卻敵與邦唯卿是賴已令張浚自淮西韓
世忠自京東擇利並進若虜勢窮蹙便當乘機殄滅如茲
謀詭計尚有包藏諒卿亦已熟料有以應之楊珪自虜中
逃歸有所見事宜錄本付卿亦欲一知也遣此親札想

巨體悉

偽昭武大將軍韓常既失夏金吾畏罪不敢還以
兵五萬屯長葛密遣使願以其衆降生遣賈興報
許之兀术復聚兵十萬拒王于朱億鎮王按兵不
動第遣將以背嵬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术奔東京
時大軍去京纔四十五里方議受降且進取兩河
響應指期成功秦檜主和議懼得罪于虜亟請班
師王抗疏以為虜人巢穴盡聚東京屢戰屢奔銳
氣沮喪得間探報兀术已盡棄輜重疾走渡河况
今憂傑向風士卒用命乘時人事強弱已見時不

再來機難輕失目日夜料之熟矣惟 陛下圖之
奏至哀哀感悟令少駐近便得地利輒報諸帥同
進止

得卿十八日奏言措置班師機會誠為可惜卿忠義許國
言詞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駐近便得地利輒報揚沂中
劉錡同共相度如有機會可乘約期並進如無且止以觀
敵勢亦須聲援相及楊沂中已於今月二十五日起發卿
可照知遣此親札想巨體悉

前詔未至諸大帥各已退師秦檜復請休兵觀釁
亟趣王退一日奉夷牌王早有一王奉詔還自朱

僊鎮將朝于在所會韓世忠在淮揚揚沂中使
州朝廷慮虜軍襲其後復賜御札令駐紮西塞制
比聞卿已懸裝入覲甚慰朕虛佇欲見之意但以卿昨在
京西與虜接戰遂遣諸軍犄角並進今韓世忠在淮揚城
下揚沂中已往徐州卿當且留京西伺 意向為牽制遂
勢俟諸處同為進止大計無慮然後相見未晚也遣此親
札諒深體悉

紹興十一年

春正月謀報韓常將入寇王聞警即上疏乞會諸
帥兵破敵願以身為先驅既遣秦整兵以埃命未

至十五日乙卯兀朮韓常與偽龍虎大王先驅渡

淮二十五日乙丑駐廬州界報至賜 御札令王

以兵至江州

據探報虜人自壽春府遣兵渡淮已在廬州界上張俊劉
錡等見合力措置掩殺卿可星夜前來江州乘機照應出
其前後使 腹背受敵不能枝梧投機之會正在今日以
卿忠勇志吞此賊當即就道付此親札卿宜體悉

二月四日癸酉王在鄂未奉前詔念虜既舉國入

寇無死必將長驅京洛虜必奔命可以坐制其

弊歸罪人又 抗疏曰今虜

淮西巨若擣虛勢必得利萬一以為寇方在近未
暇遠圖即乞且親至蕪黃相度以議攻却且虜知
荆鄂宿師必自九江進援今若出此貴得不拘使
敵罔測未至賜 御札趣出兵

比以金 侵犯淮西已在廬州張俊揚沂中劉錡見併力

與 相拒已親札喻卿乘此機會提兵合擊必成大功副

卿素志卿可星夜倍道來江州或從蕪黃繞出其後腹背

擊 機會在此朝夕須報再遣親札想宜體悉

前詔未至虜已迫和州七日丙子復賜 御札趣

出兵

虜犯淮西與張俊和州相拒已遣親札趣卿倍道前來合

力擊 早夜以俟卿忠智冠世今日之舉社稷所繫貴在

神速少緩恐失機會也再遣手札卿當深悉

九日戊寅王始奉出兵江州之詔下令以十一日

庚辰就道且以奏聞未至十日己卯詔遣中使張

去為至王軍賜 御札趣出兵

虜寇聚于淮西張俊揚沂中劉錡已於和州巢縣下寨與

相拒韓世忠出兵濠上卿宜倍道乘機會前所發親

札卿得之必已就道今遣張去為往喻朕意卿更須兼程

無貽後時之悔諒卿忠智出於天性不俟多訓也

王時以寒嗽在告庚辰力疾發鄂渚會所

帥兵破敵之奏始至賜 御札褒嘉

昨是卿奏欲令諸帥兵破敵備見忠誼許國之章嘉歎不

可失機會也再遣親札想宜體悉

朝廷得歸正人所報十五日甲申復賜 御札趣

出兵

比屢遣手札并面諭屬官仍遣中使趣卿提兵前來共破

虜賊諒卿忠憤許國之心必當力踐所言以擴素志今據

歸正人備說金 桀黠頭首皆在淮西朕受破敵成功非

卿不可若一舉奏功庶朕去年宥密之詔不為虛言况朕

素以社稷之計倚重於卿今機會在此曉夕以俟出師之

報再遣此札卿宜體悉

王始自秦前詔乃益疾馳以行十七日丙戌王癸

酉之奏始至朝廷亦欲亟遣虜師賜 御札報諭

令姑緩京洛之策

屢發手詔

報攬二月

馬道在淮西勢所當先蕪韓世忠張俊楊

已與賊對壘卿須親提勁兵星夜前來斬盡

其賊後合力勦除凶渠則天下定矣想卿聞此即便就道

再遣親札宜深體悉

是日既詔令緩京洛之策而王之出斬黃之奏始

至復賜 御札嘉歎

得卿奏欲躬親前去斬黃州相度形勢利害貴得不拘於

九江以卿天資忠義乃心王室諒惟蚤夜籌畫必思有以

濟國家之急若得卿出斬黃徑掃毒春與韓世忠張俊相

應大事何患不濟中興基業在此一舉覽奏不勝嘉歎再

遣親札卿宜體悉

十九日戊子王出師之奏始至賜 御札嘉歎且

申述王初奏會兵破敵之意

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一日起發往斬黃舒州界聞卿見

苦寒嗽乃能勉為朕行國爾志身誰如卿者覽奏再三嘉

歎無數以卿素志殄虜常苦諸軍難合今元木與諸頭領

盡在廬州接連南侵張俊楊沂中劉錡等共力攻破其營

退却百里之外韓世忠已至濠上出銳師要其歸路劉光

世悉其兵力委李顯忠兵錫張琦等奪回老小孳畜若得

卿出自舒州與韓世忠張俊等相應可望如卿素志惟貴

報攬二月

神速恐彼已為道計一失機會徒有後時之悔江州至江州與上良存應副錢糧已如所請委趙伯牛以伯牛舊嘗守官湖外與卿一軍相諳委也春深寒暄不常卿宜慎疾以濟國事付此親札卿須體悉

王出師斬黃親以背嵬先驅疾馳入廬州兀术懲頤昌之敗聞軍至舉營宵遁韓常亦以長葛乞降之舊先退兵渡淮二月一日庚子報至賜 御札

諭王令平蕩壽春

聞虜人已過壽春知可與張俊會合率楊沂中劉錡並往尅復得之則盡行平蕩使賊不得停迹以除後患則知此來不為徒行也有所措置開具奏來

朝廷得韓世忠奏復賜 御札趣王會合平蕩

韓世忠奏已親提兵自濠往壽春府知可約與相見從長措置虜人若未全退或已退復來接戰即當乘其既敗痛與勦戮使知懲畏若已退不復來即壽春順昌皆可平蕩靜盡絕其後來之害以卿體國之意必協心共濟不致二三也遣此親札諒宜深悉

王軍在廬州兀术韓常已遁得張俊報虜已渡淮盡絕乃還軍舒州具以奏聞且候進止會兀术聞王退師用鄆璣計復窺濠州王聞警以四日

夜發舒州進援朝廷得警報十一日復成賜

御札趣出兵

兀术再窺濠州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皆已提軍到淮上以卿忠智許國聞之必即日引道切須徑赴廬州審度事勢以圖壽春濠水運而諸路漕臣皆萃于彼卿軍至糧草不乏又因以屏蔽江上軍國兩濟計無出此已正諸漕為卿一軍辦糧草不關之付此親札卿須體悉

王已先詔出師援濠朝廷猶未知庚戌之夕王還舒之奏始至乃賜 御札嘉獎王恭謹之節而趣令夾擊以定大功

得卿奏知卿屬官自張俊歸報虜已渡淮卿只在舒州聽候朝廷指揮以見卿小心恭謹不敢專輒進退為得體朕所嘉歎據報兀术用鄆璣計復來窺濠州韓世忠已與張俊楊沂中會軍濠上劉錡在廬州韓常亦在軍中可星夜提精兵畏糧起發前來廬州就糧直趨壽春與韓世忠等夾擊可望擒殺兀术以定大功此 御札卿可失也廬州通水運有諸路漕臣在彼運糧急遣親札卿切體悉

王自舒州疾馳至濠自辛亥至定遠縣兀术先以八日可未破濠州張俊以全軍駐于蕪湖鎮去

濠六十里不能救揚沂中趨濠城覆虜王德救
之而免兀术方據濠聞王將至復道夜踰淮不能
軍時朝廷方得王發舒州之奏乃賜 御札嘉獎
且諭以適中機會之意

得卿奏卿聞命即往廬州遵陸勤勞轉餉艱阻卿不獲顧
問必端其行非一意許國誰肯如此據探報兀术復窺濠
州韓世忠八日乘捷至城下張俊揚沂中劉錡先兩日盡
統所部前去會合更得卿一軍同力此不足平也中興
勲業在此一舉卿之此行適中機會覽奏再喜歎不已
遣此獎諭卿宜悉之

王得張俊報韓世忠先以四日癸卯自招信泗州
還楚而俊亦以十四日癸丑還軍滁州王既獨以
孤軍駐定遠而虜已悉道乃復還軍且具以奏聞
未至朝廷以未知世忠還楚十七日丙辰復賜

御札令王出濠壽牽制

累得卿奏往來虜間想極勞勩一行將士日夜暴露之
苦道路登涉之勤朕心念之不忘比以韓世忠尙在濠州
與 相拒獨力恐難支梧系奏告急卿智畧有餘可為朕
籌度擇利提師一出濠壽間牽制 勢以援世忠想卿忠
義體國必以宗社大計為念無分彼此劉錡一軍已專令

間道先行張俊揚沂中亦遣兵前去并欲卿知

追封鄂王告中書舍人李大異行詞

勅人主無私予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真是非不待百
年而定勝言名將夙號蓋臣雖勲業不究於生前而譽望
益彰於身後緬懷英傑申昇敗章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
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
四百戶贈大帥謚武穆岳某緼蓋世之材負冠軍之勇方
略如霍冀姚志滅匈奴意氣如祖豫州誓清冀朔屢訖訖

而後亦舍爵而策勳外愴感靈內殫謨畫屬時
將歸馬華山之陽而爾獨奮身欲撫劍伊吾之北遂致焚
虹之集寔成市虎之疑雖懷子儀費日之忠曾無其福卒
墮林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危連國論之既明果邦誣之自
辨 中興之主恩念不忘 重華之君追褒特厚肆鈔沖
之在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頒我恩綸樞之王爵裂熊渠
之故壤超敬德之舊封豈特慰九原之心蓋以作六軍之
氣於戲修車備械適當間暇之時顯忠遂良罔間幽冥之
際諒惟泉夢敢此龍光可特追封鄂王餘如故

王之子雲贈節度使告中書舍人俞烈行

勅絳侯左袒而為劉氏豈知書牘背之威李廣結髮而戰
匈奴不忍對刀筆之吏既邦誣之昭白豈功令之愆忘故
追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贈安遠軍承宣使岳其忠本
家傳才為世傑稟名父之筭勝折醜虜之天驕馬革裹尸
忠肝可見蠅營集棘奇旣遽與早悲戰骨之翎飛霜料
戴盆而見白日慰忠意於拱木新戎鉞於帥壇庶一節之
不磨亦九原之可起噫引劍呼痛世已知杜郵之冤結草
酬恩爾尚思輔氏之報勿以重泉之永隔而忘許國之初
心可特贈武康軍節度使餘如故

王之將張憲贈承宣使同前人行

勅權邪扇虐父肆邦誣忠義不磨大明國是既沈寃之昭
白豈功令之愆忘故追封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
察使張憲有志戰多素推拳勇首將元戎之虎旅志犁老
上之龍庭馬革裹尸忠肝可見蠅營集棘奇禍遽與早悲
戰骨之翎飛霜豈料戴盆而見白日洗忠魂於丹筆新制
鉞於苗臺庶一節之愈明亦九原之可起噫引劍呼痛世
已知杜郵之冤結草酬恩爾尚思輔氏之報勿以重泉之
永隔而忘許國之初心可特贈寧遠軍承宣使餘如故

太學陳請賜廟額封王爵及

父母妻子子婦將佐加封事

尚書省牒

太常寺狀准送下禮部狀朝奉大夫國子司業燕玉牒所
檢討官何夢然等狀奏照對臣近據太學學錄學生臣楊
懋卿等列申懋卿等宜讀蘇文忠公所撰昌黎伯韓文公
廟碑有曰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所為且謂不特生而
存不隨死而亡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
明則復為人於是益信夫一點忠義英靈之氣景景千古
不可磨滅也懋卿等伏見太學主地靈通廟神正顯昭德
文忠英濟侯正直聰明應感如響其賜額之初則有會
息開潛弭火警之褒其初命之告則有用物弘多概靈炳

著之譽其再命之詞則有視學禮成言協夢卜之驗然是特言其死有所為而未言其生有自來也逮夫三命溫綸則顯述中興名將英靈未泯勝響甚著蓋其故居且謂忠臣衛社稷生死以之則扣神為忠武岳王明矣况國史載紹興三十二年以岳飛宅為太學正合前所謂故居之說不可誣也侯拜八字其號已極改昇王爵於禮為宜兼寶祐五年明堂赦文應神祠曾經禱祈靈應有功於民合該封爵去處今所屬保明聞奏放行况忠武昔已正並爵今豈容更下一等乎國家祀典之神父母妻子子婦佐神皆有封號今來廟神父和贈太師隋國公母姚氏贈周國夫人妻李氏贈秦國夫人子五人雲贈安遠軍承宣使雷贈武畧郎霖贈大中大夫震贈朝奉大夫霖贈修武郎子婦五人氏氏氏氏氏部將六人張憲徐慶黃先牛李寶王貴皆未該封實為闕典比來祈禱禳穰靈驗愈著非特相多士昌斯文抑且女寧京邑其有功於國家豈淺鮮哉懋御等濫叨庶負義不容默庸敢合辭申請欲望保明敷奏改賜廟額特與超封王爵及封神父母妻及五子及五婦及佐神六人非惟忠烈之神陰拜褒嘉之寵而諸生拜賜惟均臣等竊惟褒功者崇報之常典表忠者激勸之大端其有生為忠臣沒為明神而廟食

於風化之地者尤國家之所宜尊顯者也臣等伏見太學土地靈通廟神正顯昭德文忠英濟侯乃中興社稷之臣忠武岳王飛也恭觀國史紹興三十二年以岳飛宅為太學及拜觀海祐六年加封之誥有白中興名將英靈未泯則神之為忠武王飛明矣天下土地之祠不知其幾而太學土地則忠武王飛為之非偶然者惟忠武王飛明君臣之義辨華夷之分誓滅醜虜恢復中原校之東興諸將但有戰功而不知撫離之義遠矣雖賊檜欺天王以忠死而志在君父力扶名義之功與宋無極每讀孝宗皇帝褒揚之詔為之流涕今太學諸生率循禮義斯文固出聖明使令之造而陰相默佑神與有功至若禱祈應感靈迹昭著不可殫述夫功業者報隆生居者祀伸其於褒典合異常祠况忠武王飛已正王爵家廟悉正至禮若於太學廟祀下稱公侯似為未便兼唐來使真正激昂忠義之秋前廊學生楊懋卿等積其陳請所合敷奏欲乞聖慈念飛生死有功於國改賜廟額特與超封王爵神父和母姚氏妻李氏子雷霖霖震霆子婦氏氏氏氏氏部將張憲徐慶黃先牛李寶王貴等亦乞普賜封號以章忠顯孝之懿人神理一其於激勸實非小補臣等不勝昧死皇懼俟命之至取進謹錄奏聞伏

候勅旨云安太常寺照得國子監奏內稱太學土地正
顯昭德文忠英濟侯迺是岳忠武王今來陳乞改賜地
廟額超封王爵切詳奏內聲說為岳忠武王一門父母
妻子將佐等陳乞加封號呈奉書對照得今之太學岳
鄂王故宅生之所居沒而魂魄猶應在焉祀為生地之神
誰曰不宜忠武岳鄂王太節孤忠為中興冠冕方今宜
崇異近緣鄂州土神亦係岳鄂王已奉 指揮超封岳
二字王今來國子監奏欲以本學土地改賜廟額超封王
爵及父母妻子將佐等賜以爵號欲使鄂州土神一
體施行本寺未敢專擅合取 朝廷指揮今欲勘當伏乞
有部備申 朝廷取旨 指揮施行申部奉書判備申本
寺所據太常寺勘當申到事理備錄在前上件事理伏乞
朝廷指揮施行伏候 指揮云云 今準 鈞判送下禮部
申國子監奏乞為太學土地靈通廟神改賜廟額超封王
爵事送寺擬申本寺照得太學土地見係靈通廟土顯昭
德文忠英濟侯今國子監奏稱今太學土地為岳鄂王之
故宅乞超封王爵於陳乞間忽遇鄂州諸神顯績並如封
號內一項土神岳鄂王已擬封昭烈王具申 朝廷送奉
寺官書判欲照鄂州土神一體稱呼今準 鈞判送寺擬
封申呈奉寺官書判太學岳鄂王之故宅也因以祀為出

拂 朝廷累旨封至八字侯迺因武昌之捷陰有相焉
為昭烈王太學遠亦有超封王爵之請同一鄂王豈宜兩
謚但昭烈二字施之武昌超廟則可施之孔堂之側之廟
則不可神生為忠臣豐功偉績流耀今古今血食正應英
靈默佑於斯文有關焉謚忠文疇曰不宜況文忠二字
昔以之封侯恐與先聖相似故先忠後文示有別也其神
父母妻子將佐等將前此未嘗封謚今準 指揮檢照條
法各合封王字侯夫人併擬于后乞從建炎三年正月
日已降 指揮準照熙寧四年十月十九日已降
指揮各合擬封下項

一土地見係靈通廟為額乞改賜廟額今欲擬忠顯廟為
額合行條勅

一太學土地正顯昭德文忠英濟侯乞超封王爵合擬二
字王今欲擬忠文王

一神父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顯慶侯

一神母姚氏合擬封二字夫人今欲擬淑美夫人

一神妻李氏合擬封二字夫人今欲擬德正夫人

一神長子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繼忠侯

一神次子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紹忠侯

一神三子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續忠侯

一神四子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緝忠侯
 一神五子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續忠侯
 一神長子婦合擬封二字夫人今欲擬相德夫人
 一神次子婦合擬封二字夫人今欲擬介德夫人
 一神三子婦合擬封二字夫人今欲擬助德夫人
 一神四子婦合擬封二字夫人今欲擬翊德夫人
 一神五子婦合擬封二字夫人今欲擬贊德夫人
 一佐神張憲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烈文侯
 一佐神徐慶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昌文侯
 一佐神董光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煥文侯
 一佐神牛臯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顯文侯
 一佐神李寶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崇文侯
 一佐神王貴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尚文侯
 已上各合命詞給告伏乞
 朝廷取
 旨加封施行伏候
 指揮
 錄白忠文王告詞
 勅學以明人倫忠於君者百行之本武必有文備沒為
 神者千歲之英緬懷 中興名將之居陰相首善京師之

地中以顯號揚其烈光太學土地忠顯廟神正顯昭德
 忠英濟侯氣塞天地之間身為社稷之衛有功不伐卓然
 禮樂謀帥之風之死靡他凜若春秋復讎之義此維與宅
 以赫厥靈溯其生之自來撫爾士之忱籲冠帶不左衽者
 繫誰之力于羽在東序則遐想其人風化所關肝鬲如在
 僅疏侯爵未正王封况鄂國已極於隆名宜廟食增蒙於
 命祀英烈言言可畏而仰以迄于今辟雍湯湯永觀厥成
 有相之道尚福茲土式勸為臣可特封忠文王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景定二年二月 日
 錄白王父告詞
 勅 忠顯廟神父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 中興建學
 實為忠臣之故廬朕既從六館士之請錫王爵以顯厥靈
 爾教忠有訓慶流祚嗣生為人英沒為明神則尸而祝之
 宜也封侯廟食匪唯烈士之志于九京庶幾聞風可以
 厲俗尚其永享不佞斯文可特封顯慶侯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景定二年二月 日
 錄白王子告詞
 忠顯廟神 長子可特封繼忠侯 次子可特封紹忠侯

參子可特封續忠侯 肆子可特封續忠侯 伍子可特封續忠侯 勅忠顯廟神長子 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在三之義嚴矣厥有忠孝萃於一門浩然獨存渾有生氣則廟祀于明倫之地亦以勸爾紹聞家庭之訓志復君父之讎夷險交荒易子戈為祖且伊誰之功矯矯五龍曾與師焉爵之徹侯表爾世篤春秋從享尚克昌斯文可後前件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景定二年二月一日

錄白佐神告祠

忠顯廟佐神 張憲可特封列文侯 徐慶可特封昌文侯 董先可特封煥文侯 牛臯可特封顯文侯 李賢可特封崇文侯 王貴可特封尚文侯 勅忠顯廟佐神張憲等文武之道二而貫之以一曰忠而已其有忠於所事死生以之此有國者所務白也爾為偏將實佐戎旃視茲鉄逆鼎而如飴禦義烈英風之未泯觀其所主可使懦夫立匪唯有助於干城亦有助於名教封侯廟食維以勸忠可依前件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景定二年二月一日

忠文王紀事實錄卷之一
行實編年一

崇寧二年

宣和四年

宣和六年

靖康元年

靖康二年是年改元

建炎二年

建炎三年

本貫相州湯陰縣永和鄉孝悌里

曾祖成故贈太師魏國公

妣楊氏故贈慶國夫人

祖立故贈太師唐國公

妣許氏故贈越國夫人

父和故贈太師隋國公

妣姚氏故封魏國夫人贈周國夫人

崇寧二年癸未歲

王初歲遺事

十五日王生名飛字鵬舉按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及姓源考曰唐堯時有佐四岳者佐堯理天下因宓

以命八實岳姓所自始其後支胄扶疎凡數千載可韜迹
不耀罕雖出山陽郡王實家于湯陰亦莫知其所以徒自
工而上皆以力田爲業及王父時有瘠田數百畝僅足
贖河北屢歉饑者多王父常日以脫粟數升饋之爲糜
與家人旦暮食取半飽盡以其餘呼道路之饑者而飼
之家人有不堪者王父謂之曰彼饑者亦人也而能一二
日不食吾與若日再食而猶欲求飽耶吾欲裁吾之僅有
濟人之絕無耳人有侵其地者割而予之無爭意有貸其
財而弗償者折券棄之無愠色雖甚窶乏未嘗悔鄉人重
敬之王方在孕有老父過門聞姚氏之聲曰所生男也他
日當以功名顯且位至公孤父因忽不見及生王之父有
大禽若鵠自東南來飛鳴于寢室之上王父異之因名焉
未彌月黃河決內黃西水暴至姚氏倉皇擁抱坐巨甕中
衝濤而下乘流滅沒俄及岸得免王少負氣節沉厚寡言
性剛直意所欲言不避禍福資敏悟強記書傳無所不讀
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或達旦不寐家貧不常但燭
晝拾枯薪以自給然於書不泥章句一見得要領輒棄之
爲言語文字初不經意人取而誦之則辨是非析義理若
精已而得者生而有神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腰弩八石
嘗與一仰蒙周同一口同集衆射自衛其能連日的者

三矢指以示王曰如此而後可以言射矣王曰請試之
引弓一發破其筈再發又中同大驚遂以爲奇愛之二贈
王後王益自練習能左右射隨發輒中及爲將亦以教士
卒由是軍中皆善左右列屢以是破賊鋒同與王別未幾
而死王往弔其墓悲慟不已每朔望則鬻一衣設卮酒鼎
肉于同冢上奠之而泣引所遺弓發三矢又泣然後酌酒
瘞肉于冢之側徘徊悽愴移時乃還衣就盡王父覺而索
之默不言撻之亦不怨後伺其出而竊從往視之盡見其
所爲乃問之曰爾所從射者多矣獨奠泣于周同墓何也
曰某向者學射於周君而特與其厚不數日盡其道以歸
念其死無以報聊於朔望致禮耳又問其故曰射三矢者
識是藝之所由精也酌酒瘞肉者周君所享某不忍食也
王父始甚義之撫其背曰使汝異日得爲時用其徇國死
義之目乎王應之曰惟大人許某以遺體報國家何事不
敢爲王父乃歎曰有子如此吾無憂矣
宣和四年壬寅歲年二十
初從軍 擒陶俊賈進 王父卒
真定府路宣撫劉韜募敢戰士備胡王首應募韜一見大
奇之使爲小隊長相州剽賊陶俊賈進攻剽縣鎮殺畧吏
民言軍屢戰失利王請以百騎滅之韜與步騎二百王預

遣三十人易衣為商入賊境賊掠之以歸置其部乃
夜伏百人於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易其兵少戰
箕踞坐馬上嫚罵交鋒王祥北賊乘勝追逐伏兵起擊所
遣三十人自賊中擒俊進於馬上賊衆亂莫知所為
獲其衆餘黨盡散知相州王靖奏其功補承信郎命未下
得王父計跳奔還湯陰執喪盡禮毀瘠若不勝會朝廷罷
敢戰士前命竟不下王亦棄不復問

宣和六年 甲辰歲 年二十二

殺張超 從平定軍

春三月賊首張超率衆數百圍魏王韓琦故墅王適在墅

告羅怒曰賊敢犯吾保耶起而視之超方恃勇直前王乘

垣引弓一發貫吭而踣賊衆奔潰野賴以全是歲投平定

軍為效用士稍擢為偏校

靖康元年 丙午歲 年二十四

榆次規虜 于大元帥府 招吉倩 補承信郎

戰侍御林 轉寄理保義郎 戰滑州河上

轉秉義郎 隸宗澤

夏六月路分李團練知其勇以百餘騎檄往慶陽榆次

規賊謂之硬探猝遇虜衆騎士畏卻王單騎突虜陣

數四殺其騎將數人虜衆披靡不敢逼不夜以

其營遇擊力斗者謬為胡語答之遂周行營柵盡得其要

領以歸補進義副尉會夜渡亡其告身王又棄不復問問
行歸相州冬 高宗皇帝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河朔
至相州王因劉浩得見命招羣賊吉倩等與以百騎王受
命出口薄莫頓所部宿食自領四騎徑入賊營羣賊駭愕
王呼倩等慰諭之曰胡虜犯順汝曹不輔義以立功名反
於草間苟活今我以大元帥命招納汝曹此轉禍為福之
秋也倩等素知王名且感其至誠置酒延之王亦豪飲不
疑酒酣倩謂王曰倩等既搔動州縣今既受招恐未免誅
戮王開諭再三衆已聽命忽一賊起搏王王批其頰應手
仆地拔劍向之倩等羅拜請免相率解甲受降凡五百人
十人由是受知於大元帥補承信郎分鐵騎三百使王往
李園渡當虜軍戰于侍御林敗之殺其梟將轉成忠郎以
王曾祖諱寄理保義郎未幾以檄從劉浩解東京圍與虜
相持於滑州南王乘浩馬從百騎習兵河上河凍冰合虜
忽至王麾其下曰虜雖衆未知吾虛實及其未定擊之可
以得志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王以刀承之刃入
寸餘復拔刀擊之斬其首死仆冰上騎兵乘之虜衆大敗
斬首數千級得馬數百匹以功遷秉義郎 大元帥次北
京以王軍隸留守宗澤

靖康二年是年改元建炎丁未年二十五

戰開德 轉修武郎 戰曹州 轉武翼郎

宗澤授陳留 從大元帥移南京 上書奪官

詣張所 借修武郎閣門祗候中軍統領 論兩

河燕雲利害 借武經郎 從王彥 戰新鄉

敗王索 戰侯北川 戰太行山 擒拓跋耶烏

殺黑風大王 歸宗澤 充留守司統制

春正月戰于開德以兩矢斃金人執旗者二人縱騎突擊

敗之奪甲馬弓刀以獻轉修武郎二月戰于曹州王被髮

揮四刃鐵簡直犯虜陳士皆費勇無不一當百大破之追

奔數十里轉武翼郎澤大奇王謂之曰爾勇智材藝雖古

良將不能過然野戰非古漢今為偏裨尚可他日為大將

此非萬全計也因授以陳留王一見即置之後復以問王

王曰留守所賜陳留甚熟觀之乃定局耳古今異宜夷險

異地豈可按一定之畫兵家之要在於出奇不可測識始

能取勝若平原曠野猝與虜遇何暇整陳哉況某今日以

裨將聽命麾下掌兵不多使陳一定虜人得窺虛實鐵騎

四蹂無遺類矣澤曰如爾所言陳濶不足用耶王曰陳而

後戰兵之常濶然勢有不可拘者且運用之妙存於一心

留守第思之澤嘿然良久曰爾言是也大元帥移南京復

令王以所部從五月 大元帥即 皇帝位改元建炎王

上書數千言大槩謂陛下已登大寶黎元有歸社稷有主

已足以伐虜人之謀而勤王御營之師日集兵勢漸盛

方謂吾素弱未必能敵正宜乘其怠而擊之而黃潛善汪

伯彥之輩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復故疆迎還 二聖奉車

駕日益南又令長安維揚襄陽准備巡幸有苟安之漸無

速大之畧恐不足以係中原之望雖使將帥之臣戮力于

外終亡成功今日之計莫若請車駕還京罷三州巡幸之

詔乘 二聖蒙塵未久虜穴未固之際親帥六軍巡邏地

渡則天威所臨將帥一心士卒作氣中原之地指期可復

書襄大忤用事之臣以為小臣越職非所宜言奪官歸田

里秋八月詣河北招撫使張所所一見待以國士借補修

武郎閣門祗候差充中軍統領所嘗從容問之曰聞汝從

宗留守勇冠軍汝自料能敵人幾何王曰勇不足持也用

兵在先定謀謀者勝負之機也故為將之道不患其無勇

而患其無謀今之用兵者皆曰吾力足以冠三軍然未戰

無一定之畫已戰無可成之功是以上兵伐謀次兵伐交

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教採樵以致絞皆用此也所實儒者

聞王語躍然起曰公殆非行伍中人也因命王坐促傍與

論時事王慷慨流涕曰今日之事惟有滅賊虜迎 二聖

復舊疆以報 君父耳所曰 主上以我招撫河北我惟
職是思而莫得其要公嘗計之否王曰昔人有言河北視
天下猶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體言人之一身珠璣可無
而四肢不可暫失也本朝之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也
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懸亘不相應援獨恃河北以為
固苟以精甲健馬馮據要衝深溝高壘峙列重鎮使敵入
吾境一城之後復困一城一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卒不
可犯如此則虜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大
率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
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間官思及童宣撫取
燕雲事每發一笑何則國家用兵爭境土有其尺寸之地
則得其尺寸之用因糧以養其兵因民以實其地因其練
習之人以為嚮導然後擇其要害而守之今童宣撫不務
以兵勝而以賄求虜人既得重賄陽諾其請收其糧食徒
其人民與其素習之士席卷而東付之以空虛無用之州
國家以為燕雲真我有矣則竭天下之財力以實之不知
要害之地實彼所據彼俟吾安卷之後一呼而入復陷腥
羶故取燕雲而不志諸關是以虛名受實既以中國資夷
狄也河南河北正亦類此今 朝廷命河北之使而以招
撫名越河以往半為胡虜之區將何以為招撫之地為招

撫賊事計直有盡取河北之地以為京師援耳不然天下
之四肢絕根本危矣異時醜虜既得河北又侵河南險要
既失莫可保守駸駸未已幸江幸淮皆未可知也招撫誠
能許國以忠稟命天子提兵壓境使某以徧師從麾下所
嚮惟招撫命耳一死烏足道哉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王
從都統王彥渡河至衛州新鄉縣虜勢盛彥軍石門山下
王約彥出戰不進王疑彥有他志抗聲謂之曰 二帝蒙
塵賊據河朔目子當開道以迎 乘輿今不速戰而更觀
望豈真欲附賊耶彥默然強與置酒幕下有姓劉者數於
掌上畫斬字示彥彥不應王怒起獨引所部虜戰奪虜纛
而舞之諸軍鼓譟爭奮遂拔新鄉擒番戶阿里字又與萬
戶王索戰敗之明日將戰侯北川王預戒士卒曰吾已兩
捷彼必併力來吾屬雖寡當為必勝計不用命者斬及戰
士卒重傷王亦被十餘創與軍中皆死戰卒破之獲士馬
不可勝計夜屯石門山下或傳虜騎復至一軍皆驚唯王
堅卧不動虜卒不來糧盡累日殺所乘馬以饗士間走彥
壁乞糧彥不許乃引所部益北擊虜又戰于太行山獲馬
數十匹擒拓拔耶烏居數日復與虜遇王單騎持丈八鐵
鎗刺殺虜帥黑風大王走其衆三萬虜軍破膽王自知為
彥所疑乃自為一軍歸示澤澤命為留守司統制未幾澤

死杜充代之

建炎二年戊申歲年二十六

戰胙城縣 戰黑龍潭 戰官橋 擒李千戶

從閭勅保護陵寢 戰汜水關 戰竹蘆渡

轉武功郎

春正月合輦宣贊軍與金人戰于胙城縣大敗之又戰于

黑龍潭龍女廟側官橋皆大捷擒女直李千戶渤海漢兒

軍等送留守司秋七月從閭勅保護陵寢八月初三日與

金人大戰于汜水關虜有騎將往來馳突王躍馬左射應

弦而斃虜衆亂官軍奮擊大破之又檄王留軍竹蘆渡與

虜相持糧垂盡王密遣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人各以薪

屬交縛兩束四端焚火夜半皆舉虜疑援兵至驚潰王追

襲大破之以奇功轉武功郎

建炎三年己酉歲年二十七

大戰京師 破王善等五十萬 轉武經大夫

擒杜叔五孫海 轉武畧大夫借英州刺史

說杜充勿棄京師 戰鐵路步 戰盤城 擒馮

進 諫杜充 戰馬家渡 戰鍾山 戰廣德

擒王權等 戰溧陽 擒渤海太師李撒八

春正月賊首王善曹成張用童彥政孔彥舟率衆五十萬

溧南薰門外鼓聲震地充拊三曰京師存亡在此限也時

王所部纔八百人衆皆懼不敵王謂曰賊

爲諸君破之在救弓矢右運鐵矛領數騎橫衝

果亂後騎皆死戰自午及申賊衆大敗轉武經大夫

五孫海等圍東明縣王與戰擒之轉武畧大夫借英州

史二月王善圍陳州恣兵出掠充檄王從都統制陳濟合

擊之王先命偏將岳亨以遊騎絕其剽掠之路獲其餉卒

牛驢善兵不敢復出勢益沮二十一日戰于清河大敗之

擒其將孫勝孫清等以歸所降將卒甚衆六月二十日次

淮橋鎮西又遇善軍迎敵敗之單騎與岳亨深入執賊乃

還杜充棄京師之建康王說之曰中原之地尺寸不可棄

況社稷宗廟在京師陵寢在河南尤非他地比留守以重

兵碩望且不守此他人奈何今留守一舉足此地皆非我

有矣他日欲復取之非捐數千萬之衆不可得也留守蓋

重賞之充不聽遂從之建康師次鐵路步與賊首張用戰

敗之至六合撤討李成破之于盤城成又退保滁州充命

王瓌討之瓌提兵五梁路徘徊不進其輜重在長蘆成遣

輜騎五百襲奪之不獲掠寺僧百姓百餘人劫取憲日

無備而歸給王方渡宣化鎮聞之急進兵掩擊賊兵

於長蘆成奔江西瓌竟不至

滁而返冬十一月金人大舉兵與李成共寇烏江縣充開
門不出諸將屢請不荅王叩寢閣諫之曰勅虜大敵近在
淮南睥睨長江包藏不淺卧薪之勢莫甚於此時而相公
乃終日宴居不省政事萬一敵人窺吾之怠而舉兵乘之
相公既不躬其事能保諸將之用命乎諸將既不用命金
陵失守相公能復高枕於此乎雖某以孤軍效命亦於國
家無補矣因泣涕被面固請出師充漫應曰來日當至江
潁竟不出十八日虜由馬家渡江亦如遣王等十七人領
兵二萬從都統制陳淳與虜敵戰方酣大將王瓌以數萬
衆先遁諸將皆潰去獨王力戰會暮後援不至輜重悉為
潰將引還士卒乏食乃全軍夜屯鍾山遲明復出戰斬首
以數千百計諸將恟恟欲叛賊方首亡為盜王麾下亦有
從之者王灑血厲衆曰我輩荷國厚恩當以忠義報國立
功名書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為虜潰而為盜偷生苟活
身死名滅豈計之得耶建康江左形勝之地使胡虜盜據
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死無二輒出此門者斬音容慷慨
士為感泣不敢有異志又招餘將曰凡不為紅頭巾者隨
我於是傳慶劉經以軍從充竟以金陵府庫與其家渡江
降虜餘兵皆西北以素燕王恩信有密白王願請為主帥
而叛北者王陽許之有頃其部曲首領各以行伍之籍來

王按籍呼之曰以爾等之衆且強為朝廷立帥以保中原
身受上賞乃還故鄉豈非榮耶必能前滌舊念乃可相附
其或不聽寧先殺我我決不能從汝曹叛衆皆幡然權呼
曰惟統制命遂盡納之兀木趨臨安府王領所部邀擊之
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斬首千二百一十六級擒女真漢
兒王權等二十四人俘諸路剝頭簽軍首領四十八人察
其可用者結以恩信遣還虜中令夜斫營燒毀七稍九稍
砲車及隨軍輜重器仗乘其亂縱兵交擊大敗之俘殺甚
衆駐于廣德之鍾村是時糧食罄匱王資糧于敵且發家
貲以助之與士卒最下者同食將士常有飢色獨畏王紀
律不敢擾民市井鬻販如常時虜之簽軍涉其地者皆相
謂曰岳爺命軍也爭來降附前後萬餘人虜侵溧陽縣
遣劉經將千人夜半馳至縣擊之殺獲五百餘人生擒女
真漢兒軍偽同知溧陽縣事渤海太師李撒八等一十二
人及千戶留哥

行實編年二
建炎四年
紹興元年
紹興二年
紹興三年

建炎四年庚戌歲年二十八

破羣 戰常州 擒少主李董李渭 復建康

府 獻俘 行在賜袍鎗鎧帶鞍馬 平賊

轉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 除通泰州防禦使

戰承州擒高太保阿主李莖等 賜金注梳盞

戰北炭村 戰柴墟鎮 戰南霸塘

春正月金人攻常州守臣周杞遣屬官趙九齡來迎王欣

然從之且欲據城堅守扼路使虜人無歸以立奇功會城

陷未及行郭吉在宜興擾掠吏民令佐聞王威名同奉書

以迎且謂邑之糗糧可給萬軍十歲王得書遂赴宜興甫

及境吉已載百餘舟逃入湖矣王即遣部將王貴傳慶

二千以追之太破其眾毆其人紅輜重以還時又有羣盜

馬阜林聚等精銳數千王遣辯士說之盡降其眾有號張

威武者不從王單騎入其營手擒出斬之收其軍常之官

吏士民棄其產業趨宜興者萬餘家邑人德之各圖其像

與老稚晨夕瞻仰如奉定省曰父母之生我也易公之保

我也難又相帥即周將軍廟闢一堂祠之邑令錢謀為之

記夏四月金人再犯常州王邀擊四戰皆捷擁溺河死者

不可數計擒女真萬戶少主李董漢兒李焯等十一人復

尾襲之於鎮江之東戰屢勝詔令就復建康乃親將而往

二十五日戰于清水亭金又大敗橫屍十五餘里斬耳帶

金銀環者一百七十五級擒女真渤海漢兒軍四十二人

獲其甲馬一百九十三副弓箭刀旗金鼓三千五百

七事五月兀朮復趨建康王設伏於牛頭山上待之夜令

百人黑衣混虜中擾其營虜人驚自攻擊徐覺有異益選

卒於營外伺望王復潛令壯士銜枚於其側伺其往來盡

擒之初十日兀朮次黃龍灣要索城中金銀繡帛騾馬及

北方人王以騎卒三百卒徒二千人自牛頭山馳下至南

門新城設寨遂戰大破兀朮凡其所要獲負而登舟者盡

以焚燬其於水物積委於岸者山積斬髮垂環者

千餘級僵屍十餘里降其卒千餘人萬戶千戶二十餘人

得馬三百足鎧仗旗鼓以數萬計牛驢輜重甚眾兀朮遂

奔淮西王乃入城撫定居民俾各安業虜無一騎留者六

月獻俘行在所上詢所俘得二聖音問感慟久之王奏曰

建康為國家形勝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比張浚欲使臣

守鄱陽備虜人之擾江東西者臣以為 若渡江必先二

浙江東西地僻亦恐重兵斷其歸路非所向也臣乞益兵

守淮拱護腹心上嘉納之賜鐵鎧五十副金帶鞍馬鍍金

鎗百花袍褒嘉數四初叛將戚方掠扈成軍老稚以歸成

責之方陽謝約成盟還所掠成不悟而往方伏壯士殺之

任屠其家成死其部曲相率歸于王廣德于時王書以
方之難來告會有詔命王討之王以三千人行寨于苦嶺
方時發兵斷官橋以自固王射矢橋柱方得矢大驚遂遁
王命傅慶等追之不獲俄益兵來王自領千人出凡十數
合皆勝復道王窮追不已方生路垂絕知必為王所誅會
張俊來會師方乃間道降俊俊為王置酒令方出拜方號
泣請命俊力為懇免王謂俊曰招討有命某固當從然謀
與方同在建康方遂叛去固嘗遣人以逆順喻之不聽屠
戮生靈騷動郡縣又誘殺扈將而屠其家且拒命不降比
諸寇為甚此安可貴俊再三請王呼方謂之曰招撫既放
汝一死宜思有以報國家方再拜謝立于左當廣德之戰
也王身先士卒方以手弩射王中鞍王納矢於箝曰他日
擒此賊必令折之以就戮至是取矢界方方寸折惟謹王
與俊皆大笑方流汗股慄不敢仰視於是胡虜盜賊之在
近境者或殺或降時有刑定官邵緯者上書廟堂言王驍
武沉毅而恂恂如諸生頃起義河北嘗以數十騎乘險據
要却胡虜萬人之軍又嘗於京城南薰門外以八九百人
破王善張用五十萬之衆威震夷夏而身與下卒同食民
間秋豪無擾如慮金人留軍江南牽制官軍大為東南之
患則奮不顧身克復建康為國家奪取形勢咽喉之地使

逆虜掃地而去無一騎留者江浙平定其誰之力哉數功
効無慮數千言廟堂以其書奏於上於是有意起用也
月宰臣范宗尹奏事因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岳某可用
上曰某乃杜充愛將充於事君失臣子之節而能用岳某
有知人之明猶可嘉也遷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
鎮撫使兼知泰州王以公牘申省辭通泰之命願以母妻
并二子為質之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招集兵馬掩殺金
人復收木路州郡乘伺機會進遷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
京畿等路次第而復庶幾得快平生之志盡臣子之節報
聞八月金人攻楚州急簽書樞密院趙鼎遣張俊援之命
王隸俊節制俊辭曰虜之兵不可當也趙立孤壘危在旦
夕若以兵委之譬徒手搏虎併亡無益鼎再三辨俊亦再
三辭鼎奏上曰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俊復力辭乃詔王
率兵腹背掩擊令劉光世遣兵而以王改隸光世節制上
數令人促光世親率渡江光世將行莫下或止之遂已上
聞之乃顧鼎曰移文不足以盡意卿可作書與光世詳言
之鼎遂移書光世又不行是時朝廷雖已詔王而王方自
行在歸宜與盡提所部赴鎮元未之知也十九日王發宜
興二十三日軍至江陰疾舟未濟王聞警輕騎而先二十
六日入泰州未視篆籍郡中敢勇士及部押使臣効用責

其從軍願否狀盡收其馬置之教場集射于中中的多者
自擇一馬訖射得百人以賜甲五十副并作院甲五十副
與之分爲四隊常置左右九月初二日入汴所初三日復
出屯初九日軍旣畢濟即日引兵屯三駟爲楚聲援二十
日遂抵承州彌月三戰皆大捷殺其大酋高太保擒女真
契丹渤海漢兒軍等又俘阿主孛董及里真阿主黑白打
里蒲速里酋長七十餘人送行在上賜札曰卿節義忠勇
無愧古人所至不擾民不知有兵也所向必克寇始畏其
威也朕甚嘉焉今方國步艱難非卿等數輩朕孰與帝復
中丞耶賜卿金注梳一副蓋十隻聊以示永懷也金人旣
陷承楚詔光世措置保守通泰時王在承州泰州盜起王
昭寇城東張榮寇城北於是王得還守通泰之命乃旋師
自北炭村至柴墟屢戰皆大捷死者相枕籍謀報金人併
兵二十萬將取通泰俄已破張榮茨城光世復遣詔不遣
援兵王以聞冬十一月有旨泰州可戰即戰可守即守如
其不可且於近便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王顧虜勢盛
泰無可恃之險初三日全軍保柴墟戰于南霸塘金人大
敗擁入河流者不可勝計相持累日而泰州爲鎮撫使分
地不從朝廷應副糧餉之絕封虜屍以繼廩初五日下
令渡百姓于陰沙王以精騎二百殿金人望之不敵遂

屯江陰時劇賊李成自號李大王乘金人殘亂之餘據江
淮十餘州連兵三十萬有席卷東南之意遣其將馬進犯
洪州十二月上命張俊爲江淮招討使
紹興元年辛亥歲年二十九
討李成 戰生米渡 戰筠州城東 戰朱家山
斬趙萬等 戰樓子莊 殺馬進孫建降其衆
降張用一丈青 充神武副軍統制 轉親衛大
夫建州觀察使 擒饒達姚青 陞神武副軍都
統制
春正月俊入辭盛言李成之衆上曰成兵雖衆不足畏因
諭俊以爲今日諸將獨汝無功俊遽曰臣何爲無功上笑
曰如韓世忠擒酋傳劉正彥卿殆不如也俊恐悚承命而
退退而畏縮自度必不可勝思諸將惟王爲謀勇乃請以
王軍同討賊詔許之二月王至鄱陽與俊合兵三月初三
日次洪州賊連營西山王師不得渡諸將莫當其鋒俊大
懼召王問曰俊與李成前後數戰皆失利君其爲我計之
王對曰甚易也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三千自上流生
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其雖不才願爲先鋒以行俊大
喜從之初九日王身被重鎧先諸軍躍馬以濟衆皆駭視
須臾以次畢渡觀者以爲神乃潛出進軍之右王首突賊

陳所部從之。大敗降其卒五萬。王追之二十五里。及河渡土橋。纜數十騎。而橋壞。後騎莫能進。進引軍五千回。王王以一矢殪其先鋒。之將麾騎突前進。軍望風皆曳。又大敗。俊呼壕寨吏治橋。後騎亦至。進遂走筠州。王以軍屯筠城東。十一日賊復引兵出城。布列橫亘十五里。王以紅羅爲幟。刺白岳字於上。平明領所擇馬軍二百人。建旗鼓而前。賊易其少。搏之伏發。大敗走。王使人呼曰。不從者即坐卸甲。衣當不汝殺。應聲坐者八萬人。死者無數。擇所獲鎗刀衣甲器仗之堅全者。束之令降卒負挈。隨軍其弊者。置于筠之州。帑分隸降軍。三日乃畢。進以餘卒奔

李成所成時在南康之建昌。王復夜引兵銜枚至朱家山。偃兵伏幟於茂林。待之進。至伏兵一鼓出林。見衆大敗。殺獲步兵五千人。斬其將趙萬等。進引十餘騎先走。僅以身免。成怒。自引兵十餘萬來。王遇之于樓子莊。引軍合戰。大破成軍。降其卒二萬餘人。獲馬二千匹。追之由武寧至江州。道中殺及降凡三萬人。成自獨木渡趨蘄州。王以馬軍追之。渡步軍于張家渡。以夾擊之。殺馬進孫達及酋領甚衆。成軍晝夜駭走。不得休息。飢困死者十四五。至蘄州。又降其卒萬五千人。馬二千餘匹。所棄器仗衣甲金帛無數。成走降。僞齊江淮以平相州人張用。勇力絕羣。號張莽。蕩

其妻勇在用。右帶甲上馬。敵千人自號一丈青。以兵五萬寇江西。俊召王語曰。非公無可遣者。問用兵幾何。王曰。以某自行。此賊可徒手擒。俊固以步兵三千益之。王至金牛。頓兵遣一卒持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人。忠以告汝。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也。今吾自將在此。汝欲戰則出。戰不欲戰則降。降則國家錄用。各受寵榮。不降則身隕鋒鏑。或係累歸朝。廷雖悔不可及矣。用與其妻拜使者曰。果吾父也。敢不降。遂俱解甲。王受之以歸。俊謂諸僚屬曰。岳觀察之勇。畧吾與汝曹俱不及也。繼又招降馬進餘黨之潰者數萬。王汰其老弱。得精兵萬餘人。以歸。俊奏王功第

一秋七月。充神武副軍。統制命權留洪州。彈壓盜賊。冬十月。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陷邵武軍。江西安撫大使李回檄王分兵三千保建昌軍。二千保撫州。以洪州鄰撫州。建昌隣邵武也。王使以岳字幟植城門。且榜于境曰。賊入此者死。遊騎抄掠者。望見皆相戒以勿犯。村氓樵蘇。猶故民不知有盜。十一月。姚達饒青以萬餘人逼建昌。王使王萬徐慶將建昌之軍討之。擒青達於四望山。十二月。陞神武副軍都統制。

紹興二年壬子。歲年三十。賜甲 討曹成 破太平場寨 戰比藏嶺上梧

關 戰蓬嶺 擒張全分兵降寇 擒郝成

擒楊再興 轉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 降郝

通逐馬友 平劉忠餘黨 平李通

春正月詔以王治軍整肅勇於戰鬪賜甲一千副 曹成

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執安撫使向子諲據道

二月命王以本職權知潭州兼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且

以韓京兵錫軍及廣東西洞丁刀弩手將兵士軍弓手民

兵等會王以捕成又付金字牌并黃旗十副招降群盜十

七日王發洪州成聞王被命謂其屬曰岳家軍來矣吾屬

能爲必勝計耶乃預令其軍分路逃去十九日成引兵趨

全永犯廣西獨留其中軍乘王未至繼與四掠焚劫百姓

三十日王至茶陵先遣兵趨郴江及桂陽路伺成動息

又令其受招與否爲之進退王數以上意諭之成不聽

上奏云內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服遠比年秦

盜競作朝廷務廣德意多命招安故盜亦玩威不畏

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畧加勦除邊起衆未可慮

上許之夏閏四月入賀州境成置寨太平場王未至賊

數十里按兵立柵會得成謀縛而坐之帳下有間王出帳

召軍吏調兵食吏請曰糧且罄矣柰何王曰促之耳不然

姑返茶陵以就餉已而顧成謀梓耳頓足而入乃逸之

謀至成軍盡以告成成大喜期明日追王軍是夜王命士

奪食夜半悉甲趨蓬嶺初五日未明已破太平場寨盡殲

其守隘之兵而焚毀之成大驚明日進兵距賀城二十

成募願戰賊兵三萬夜半據山之險迎捍官軍王麾兵掩

擊賊衆大潰迨至城東江岸成奔桂嶺上極賜詔令不以

遠近追捕又以暑月暴露之苦令學士院降勅書撫諭

進兵趨桂嶺其地有北藏嶺上梧關蓬嶺號爲三隘成先

引兵據北藏嶺上梧關以行王自喜以爲得地利後來者

莫能奪王至成以都統領王淵迎戰王麾兵疾馳不陳而

鼓淵軍大潰復殲其守隘之卒奪二隘而據之成急遁去

十三日成復選銳將自北藏嶺夾擊官軍王以兵迎之成

敗斬一萬五千餘級獲其弓箭刀鎗等無數成又自桂嶺

置寨至北藏嶺綿亘六十餘里所據皆山河澗道路隘狹

人馬不得並行成自守蓬嶺嚴備其是時賊衆十餘萬

皆河北河東陝右之散卒驍勇健鬪王所部纔八千人而

騎兵最少視成軍十不及其一十五日王進兵蓬嶺分布

嶺下日及未一鼓登之成軍四潰所殺及掩擁入河者不

知其數成自投嶺下得駿馬而逃王舉其寨盡有之凡鎗

刀金鼓旗幟無遺者奪其被虜人民數萬人歸之田里擒

其將張全成竄連州王召張憲王貴徐慶謂之曰曹成敗

走餘黨盡散追而殺之則良民皆從深可憫痛然賊徒
 任則又天既旋復聚為盜吾今遣若等三路招降賊徒
 拒誅其酋而撫其眾謹毋妄殺以累 主上保民之仁
 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陽招之降者二萬與王
 會于連州王用其酋領而給其食降民大喜乃益進兵追
 成成懼其走宣撫司降有郝政者率眾走沅州首被白布
 自稱為成報讎謂之白頭巾已而為張憲所擒其將楊再
 興走躍入澗中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縛
 王見再興奇其貌命解其縛曰吾不殺汝汝當以忠義報
 國再興拜謝後卒死國事為各將猶表悉平時以盛夏行
 煙瘴之地登山涉險衝冒炎暑賊兵以疾死者相繼而官
 軍無一人疫癘者惟死敵之兵纔一二人論者以為王忠
 義所致六月十一日授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依前
 武副軍都統制辭有許國忠誠馭眾訓整同士卒之甘
 苦致紀律以嚴明之語初有旨命王平曹成日赴行在尋
 以江州係控扼要地合屯重兵令王將帶本部并韓京兵
 錫軍屯于江州比入江西界准本路安撫大使李回牒令
 招殺馬友下郝通賊馬王遂至筠州降之除棟放外
 兵一萬八千人因奏所得兵可以防江其韓京兵錫軍更
 下竹 便發乃以京錫撥隸荆湖廣南宣撫司時馬

筠州城西防隘之兵望風奔潰守臣已徒步山竟又聞
 軍來之遂逃去軍至江州劉忠之餘黨四千餘人
 廣濟縣又李通已受招安在司公山不肯出令王
 平之於是李回奏乞以舒蘄光黃接連漢陽武昌一帶
 賊並委王招捕十二月亡將李宗亮誘張式以所部兵叛
 紹興三年癸丑歲年三十一

平李宗亮 賜金蕉酒器 討爰寇 擒彭友等
 平固石洞 入虔州斬十大王等 擒高聚
 擒張成 召赴行在 賜袍帶鞍馬弓箭等
 賜哀輪精忠旗 除江西沿江制置使 改江西
 制置使 兼舒蘄州 改神武後軍統制
 春正月宗亮式夜至筠州焚毀居民殺劫甚眾王遣徐慶
 傳選軍捕滅之二月上遣鄭壯齋賜王金蕉酒器如賜韓
 世忠禮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臣到洪州採訪物
 論皆謂岳其提兵素有紀律人情恃以為安今岳某將帶
 軍兵前赴行在竊恐民不安業盜賊無所鎮壓復至猖獗
 乃不果行又賜李回親札令擇本路盜賊熾盛處專委王
 是時虔吉二州之境盜賊羣起如彭友李動天為之魁及
 以次首領號為十大王虔州則陳顯羅開十等各自為首
 連兵數十萬置寨五百餘所表裏相接捍拒官軍分路侵

寇循梅廣英惠韶南雄南安建昌汀潮邵武皆郡縱橫來
往光焰方赫於是李回奏吉寇彭友等為亂乞專委王廣
東宣諭明彙亦奏度賊為二廣惠採之南方物論皆言
其所部最為整肅所過不擾若朝廷矜憫遠人特遣某
軍來則不惟可除羣盜而既招復叛如劉樺輩亦可置之
隊伍繩以紀律使之為用又知梧州文彥明奏慶州盜寇
入廣東劫掠乞委王討捕劉大忠亦連奏以王為請上始
專以度吉寇付王夏四月王至慶州聞彭友等立柵于固
石洞儲蓄甚富王遣吏伺其實乃已離固石洞悉其兵至
零都俟官軍且宣言曰人言岳承宣智勇為天下第一我
岳承宣之勇實且敗他岳我何吏回報岳笑遣辯士
人造趙開論既福說之以降賊曰為我語岳承宣吾岳賊
不肯降毋以虛聲恐我也遂與戰友等方躍馬馳突其
驍勇王麾軍擊之擒友等於馬上餘酋散走賊眾橫屍積
山谷獲衣甲器械無數奪其被虜老弱三萬餘人縱歸田
里餘酋復退保固石洞洞之山特高四環皆水登山僅由
一徑勢甚險阻王頓兵瑞金縣領千餘騎至固石洞獲遺
辯士說之曰汝誠阻險能保不敗耶敗而後降吾亦汝費
矣降即亟降毋自速辜賊眾不聽曰苟能破山寨吾亦
死尚何憾王乃列馬軍於山下皆重鎧持滿穆明遣

三百疾馳登山賊眾大亂山下鳴鼓呼噪莫測多寡寨
山而下見山皆為列騎所圍於是疾呼巧命倉卒投降而
死者甚眾王乃令軍中毋殺一人賊眾悉下山投降或曰
說之不我聽何以貸為請盡戮之王蹙然良久曰此輩雖
兇頑然本愚民耳殺之何益且主上既赦其人矣不然何
以成主上之命籍其金帛之藏盡入備邊激賞虛擄降民
之勇銳者隸諸軍餘悉縱之田里下令使各安業耕種
民盡還遣徐慶等將兵授以方畧捕諸郡賊以次敗降是
役也擒賊大小首領五百餘人一無遺類初廟堂以降裕
慶為之故有密旨令屠慶城至既平諸寇乃駐軍三十里
外上疏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連請不已上乃為之曲
宥詔王裁決六月王始入城論囚即請首惡之尤者數人
各置之法餘悉釋詔贖之市不易肆慶人懼聲如雷至今
父老之家繪而祀之遇諱日則裹金飯僧于梵舍以為常
雖更權臣之既亦不變時又有劉忠之將高聚犯袁州王
遣王貴擊之擒高聚及其徒二百餘人降其眾三千殺其
偽統制方張成亦以三萬人犯袁州陷萍鄉復遣王貴
擊之成敗走王貴奪其寨焚之殺死甚眾俘五百餘人明
日復戰遂擒成而降其眾秋七月召赴行在趙鼎奏慶州
民習兇頑累年為患岳某雖已破寨巢穴恐大兵起行之

後復爾嘯聚請留五千入屯虔州又以密沅之請以王
 人免唐州一萬人屯江州九月至行在上項使人諭王
 繫金帶生殿士登舟入見上慰撫再三至項首謝而退
 不答其功上以其長者益重敬之賜衣甲鎧馬各一
 副然金線戰袍金帶手刀銀纏槍戰馬海馬皮鞍各賜
 宸翰手旗上留精忠誓其令先師行之次建之又賜王之
 子雲弓箭副及戰袍銀纏槍各一柄勞官其厚千五
 日特旨落階後鎮南軍承宣使使使前神武副軍都統制江
 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制辭有千里行師是秋豪乏無犯百
 城按指聞之吹之不驚又賜詔曰卿終寇之功馭軍
 之畧表見於時為後來名將江湖之間尤所欣賴兒童識
 其姓字草木聞其威聲寸分自有昔諭王其目有三一令
 王於江州與國南康一帶駐劄江西諸屯軍馬許遇緩急
 抽差一江上有軍期急速與制置會議不及許一面隨宜
 措置一舒蘄兩州增隸王節制二十日賜銀二千兩犒所
 部將士二十一日改除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五十七
 日以李山軍馬隸王二十九日改差神武後軍統制依前
 制置使冬十一月令王瓌折彥質遣兵分兵錫兩軍並聽
 王節制十二月以李橫牛鼻隸王是時偽齊使李成台北
 虜兵五十萬大舉南寇攻陷襄陽府及唐鄧隨郢州信陽

軍故鎮撫刺中如李橫李道與程琮華先牛鼻等俱失守
 偽齊於每郡俱置偽將又有湖寇楊公舟師與偽齊交結
 欲分車舡五十艘攻岳鄂漢陽蘄黃順流而下李成以兵
 三萬益楊公舟師自提十七萬由江西陸行趨兩浙與公
 會合朝廷患之始命於江南北岸水陸戰備處常為待敵
 計又命於興國大冶通洪州之路措置限備多遣間探日
 具事宜以聞又命防拓鄂黃等州及漢陽軍又以下流鄂
 岳備賊營之潛渡為寇者一日王與莫中人語論及二寇
 或問將何先王曰先襄漢襄漢既復李成畏師而逃楊公
 失援矣第甲嚴下流之兵以備之然後敢行

忠文土紀事實錄卷之二



忠文王紀事實錄卷之三

行實

紹興

紹興五年

紹興四年甲寅歲年三十二

兼荆南鄂岳州

詔王收復襄陽六郡

除黃復州漢陽德安制置使

復鄂州

斬京超劉捐

復隨州

斬王嵩

領軍趨襄陽

指授王貴牛車

戰襄江

復襄陽府

偽齊監李成兵

屯襄江

遣王萬兵清水河

戰新野

市敗之

賜札問守禦策

奏行營田

進兵鄧州

敗劉合李董

降楊德勝

擒高仲

復鄧州

賜銀合茶藥

復唐州

復信陽軍

襄漢平

辭制置使賜

詔不許

屯鄂州

除清遠軍節度使

賜金束帶一

奏

出師池州

提舉趨廬州

春三月

岳州制置使王乃奏乞復襄陽六郡

以不爭此土宜及時攻取以除心膂之病

鼎奏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於是

即以親札報之曰今從卿所請已降畫一令卿收復襄陽

六郡惟是服者舍之拒者伐之追奔之際無出李橫舊界

畫一之目以湖北帥司統制官顏孝恭崔邦弼兩軍并荆

南鎮撫使司馬軍並隸節制及諸州既復並許隨宜措置

差官防守如城壁不堪守禦則移治山寨或用土豪或用

舊將牛鼻等主之夏四月令神武右軍中軍各選堪披帶

馬百匹遣使召兵級部付王二十五日 上以金束帶三

賜王將佐五月除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提兵至

鄂州偽將京超驍勇武悍號萬人敵雜養漢萬餘人軍勢

大張王渡江至中流顧黃屬曰某不擒賊帥不復舊境不

涉此江初五日抵城下王躍馬環城以策指東北敵樓顧

謂眾曰可賀我也超乘城拒敵王使張憲就問之曰爾曹

本受 聖朝厚肉何得叛從劉豫超謀王劉揖出應之曰

今日各事其主母多言也王怒甚時軍正告糧乏王問糧

所餘幾何曰可再飯王曰可再飯以翌日巳時破賊黎明

鼓衆薄城一麾並進眾皆累旬而升超迫於亂兵投崖而

死殺焉 遂復鄂州於是遣張憲徐慶復隨州

責以十

王不戰而遁 退保隨城未下王遣牛鼻
 蓋而城已拔執高斬之得士卒五千人
 遂復隨州王領軍趨襄陽李成聞王至引軍出城四十里
 迎戰左臨襄江王貴牛鼻等欲即赴賊王笑謂貴等曰止
 此賊屢敗吾手吾意其更事頗多必差練習今其疎暗如
 故夫步卒之利在阻險騎兵之利在平曠成乃左列騎兵
 於江岸右列步卒於平地雖言有衆十萬何能為於是舉
 鞭指貴曰爾以長槍步卒由成之右擊騎兵指鼻曰爾以
 騎兵由成之左擊步卒遂合擊馬應槍而斃後騎皆不能
 支退擁入江人馬俱墜激水百丈餘步卒之僨死者無數
 成軍夜遁復襄陽府駐軍城中偽齊益李成兵屯襄江北
 新野市號三十萬欲復求戰王先遣王萬提兵駐清水河
 以餌之王繼往六月五日賊悉其衆衝突官軍萬與王兵
 夾擊敗之六日復戰又敗之使萬追擊橫屍二十餘里
 上賜札曰李成益兵而來我師大獲勝捷乃卿無輕敵之
 心有勇戰之氣之所致也因以見賊志之小小耳朕甚
 慰焉嘗降親札令卿條具守禦全盡之策若少留騎兵恐
 復為賊有若師徒衆多則饋餉疲勞乃自困之道卿必有
 以處焉王 字籍觀金 劉豫皆有可取之理金 累
 年之期 所不至今所愛惟金帛子女志已驕

金 劉合 卷偽賊會聚千州西北置寨二十
 餘所以拒官 遣王貴等由光化路張憲等由橫林路
 會合奄擊憲至鄧城外三十里遇 兵數萬迎戰王萬董
 先各以兵出奇突擊 衆大潰降執卷官楊德勝二百餘
 人得兵仗甲馬以萬計劉合等董僅以身免 將高仲以
 餘卒走退保鄧城閉門堅守十七日王引兵攻城將士皆
 不顧矢石蟻附而上一鼓拔之生擒高仲遂復鄧州 上
 聞之喜謂胡松年曰朕雖素聞岳飛行軍極有紀律未知
 能破敵如此松年對曰惟其有紀律所以能破 及捷奏
 至後殿進呈 上曰岳其籌畫頗如人意令學士院降
 詔獎諭仍遣中使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并問勞將佐犒
 賞有差二十三日復唐州尋又復信陽軍擒偽知通凡五
 十人襄漢悉平川陝貢賦綱馬道路至是始通行無阻焉
 襄漢既平王辭制置使乞委任重臣經畫荆襄 上賜詔
 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州屯駐不惟淮西藉其聲援可保
 無虞而湖南二廣江浙亦獲安妥 上乃以襄陽隨鄧唐
 鄧信陽並作襄陽府路隸之王尋移屯鄂州二十五日除
 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依前神武後軍
 統制特封武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制
 詞畧云身先百戰之鋒氣蓋尚夫之敵機權果達謀成而

情劉豫

雖以儉約結民而人心終不忘 宋德

攻討之

官緩者歲月遷延使得修治城壁添兵聚

糧而後取之必倍費力 陛下淵謀遠畧非臣所知以臣

自料如及此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民心

効順誠易為力此則國家長久之策也在 陛下睿斷耳

若姑以目前論之襄陽隨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若行營

田之法其利為厚即今將已七月未能耕墾來春即可措

畫 陛下欲駐大兵於鄂州則襄陽隨郢量留軍馬又於

安復漢陽亦量駐劄兵勢相援漕運相繼荆門荆南聲援

亦已相接江淮荆湖皆可奠安六州之屯且以正兵六萬

為固守之計就撥江西湖南糧斛 朝廷支降券錢為一

年支遣候營田就緒軍儲既成則 朝廷無餽餉之憂進

攻退守皆兼利也惟是葺治之初未免艱難必仰 朝廷

微有以資之基本既立後之利源無有窮已又此地秋夏

則江水漲隔外可禦寇內足以運糧至冬後春初江水淺

澁吾資糧已備可以坐待矣于今所先在乎速備糧食割

量屯守之兵可善其後臣今亦候糧食稍足即過江北雖

奮偽 勢衆多臣誓當竭力勤戮不敢少負 陛下時方

重深入之憂力 瘼以大兵討揚公六萬之兵亦未及抽

摘然營田矣 興矣秋七月遂進兵鄧州聞李成與

動則有功威信著明師行而耕者不憂振王旅如飛之怒

月三捷以奏功率寧人有指之疆日百里而辟土慰我后

雲霓之望拯斯民涂炭之中辭意甚寵又賜金束帶一九

月元木劉豫稱兵七十餘萬聚糧入寇謀報益急二十二

日令備軍馬舟船於衝要控扼之地分布防 時具謀探

動息及備禦次第聞奏二十五日令照應荆襄控扼武昌

一帶仍措置揚公二十七日令體探的實嚴切隄備二十

九日令凡控扼處分遣官兵嚴密把截如有警急則鼓舞

將士極力捍禦掩殺毋令透漏冬十月五日令疾速措置

更遣諜報日一具奏虜人侵淮急圍廬州 上賜札曰近

來淮上探報緊急 朕甚憂之已降指揮督卿全軍東下

卿夙有憂國愛君之心可即日引道兼程前來 朕非卿

到終不安心卿且悉之王奉 詔出師池州先遣牛皐渡

江十二月自提其軍趨廬州與皐會 上遣李庭幹賜王

香藥且賜札撫問時偽齊已驅甲騎五千被城皐以所從

騎遙謂虜衆白牛皐在此爾輩胡為見犯虜衆已愕然相

視及展岳字幟與精忠旗示之虜衆不戰而潰王謂皐曰

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皐追擊三十餘里虜衆相踐及

殺死者相半殺其都統之副及偽千戶長五百戶長數十

人擒番偽兵八十餘人得馬八十餘匹旗鼓兵仗無算軍

澤大振廬州遂平

紹興五年乙卯歲年三十三

入觀賜銀絹等除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充湖北荆

襄潭州制置使除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陞

部統制大破楊么降黃佐楊欽擒陳貴等斬楊么

鍾儀擒黃誠劉衡賜銀合茶藥加檢校少保除湖

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賜銀合茶藥

春二月王入觀賜銀絹二千匹兩承信郎恩命一母封國

夫人孺人封號二冠帔三春禮甚厚賜諸將金束帶及牛

皂以下二十九人并立功官兵五百四十六人各轉資受

賞有差授鎮寧崇信軍節度使依前神武後軍統制充荆

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

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制詞有曰閱禮樂而厲廉隅德遂有

君子之操援抱鼓而先士卒忠蹇匪王臣之躬又曰于疆

于理威行襄漢之山川如飛如翰名動江湖之草木又曰

萬騎鼓行震天聲於不測千里轉戰奪勇氣於方張力擣

孤城系俘羣醜又以明堂恩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

戶十二日除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

制制捕楊么楊么者鼎州鐘相之餘黨楚人謂幼為么故

稱么云自建炎末相敗死么率其餘部居湖湘間其後有

楊欽劉衡周倫黃佐黃誠夏誠高老虎等數年間聚兵至

數萬立相之子儀謂之鐘太子與么俱僭稱王官屬各號

車服儀衛並擬王者居有三衙大軍所居之室稱曰內文

書行移不奉正朔蹂踐鼎澧窺視上流程昌禹以重船拒

之盡為所獲水軍兵全摧增一戰不返兵力益強根據龍

陽武陵沅江湘陰安鄉華容諸縣水陸千里操舫出沒東

犯岳陽至臨湘縣西犯江陵之石首至枝江縣北犯江陵

至荆門南犯潭州至巴溪為患不一官軍陸襲則入湖水

攻則登岸大將王瓌出師兩年屢戰不効賊氣愈驕一時

將帥皆謂不可以歲月成功為宵旰憂又甚於邊寇時王

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王獨曰兵亦何常惟用之如何

耳今國勢如此而心腹之憂未除臣子辭難時耶三月

奉詔自池進兵于潭遇天久雨泥淖沒膝士徒艱涉王躬

自塗足濡漬衣體以示勸皆奮躍忘勞所過肅然民不知

軍旅之往來 上聞之曰岳某移軍潭州經過無擾髮終

擾村民私遺士卒酒食即時還價所至權悅賜 詔獎諭

有曰連萬騎之衆而桴鼓不驚涉千里之塗而樵蘇無犯

至發行齋之泉貧用酬迎道之壺漿所至得其權心能以

寬予憂顧將至潭先遣使持檄至賊中招之先是鼎州太

守程昌禹遣劉醇荆湖南北宣撫使孟庚遣朱寔湖廣宣

撫使李綱遣朱詢荆南鎮撫使解潛遣使安湖南及諸道
 遣鬼遇十七人邵州太守和璟亦累遣人招安皆為賊所
 殺至是所遣之使叩頭伏地曰節使遣某猶以肉餒飢死
 也寧受節使劍不忍受逆賊辱王叱之起曰吾遣汝汝沙
 不死使者起受命以行至其境望見賊巢即厲聲呼曰岳
 節使遣我來諸寨開門延之使者以檄授賊賊捧檄欽誦
 或問岳節使安否雖叛服之志未齊然皆不敢萌異意於
 是么之部將黃佐謂其屬曰吾聞岳節使號令如山不可
 玩也若與之敵我曹萬無生全理不若速往就降岳節使
 誠人也必善遇我率其所部詣潭城降皆再拜王釋其罪
 慰勞之即日聞于朝擢佐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賞銀
 特厚佐出復單騎按其部撫問甚至明日召佐使坐命具
 酒與飲酒酣撫佐背謂曰子真丈夫知逆順禍福者無如
 子子姿力雄鷲不在時輩下果能為朝廷立功名一計
 侯豈足道哉吾欲遣子復至湖中視有便利可乘者擒之
 可以言語勸者招之子能卒任吾事否佐感激至泣再拜
 謝王曰佐受節使厚恩雖以死報佐不辭惟節使命乃遣
 佐歸湖中又有戰士三百餘人來降王皆委曲慰勞命其
 首領以官優給銀給縱之聽其所往有復入湖者亦葉問
 居數日又有二千餘人來降王待之如初時張浚以都督

軍事至潭州參政席益與浚備語王所為謂浚曰岳侯得
 無有他意故玩此寇益欲豫以奏聞如何浚笑曰岳侯忠
 孝人也足下何獨不知用兵有深機胡可易測益漸而上
 夏四月黃佐襲周倫寨擊之倫大敗走殺死及掩入湖者
 甚眾擒其統制陳貴等九人奪衣甲器仗無數寨柵糧船
 焚毀無遺者佐遣人馳報王王即上佐功轉武經大夫仍
 撫勞所遣將士第功以聞統制任士安乃揚言岳太尉兵
 二十萬至矣及所見止士安等軍耳賊乃併兵永安寨攻
 之王遣兵設伏士安等戰垂困伏兵乃起四合擊之賊眾
 敗走獲戰馬器甲無數又追襲焉苟陂山所殺獲不可勝
 計士安復移軍與牛鼻屯龍陽舊縣之南逼近賊巢賊出
 攻之官軍迎擊賊又敗走上賜札諭之曰朕以湖湘之寇
 逋誅累年故特委卿為且招且捕之計欲使恩威並濟經
 靖一方聞卿措置得宜朕甚嘉之五月有旨召張浚
 還浚得詔謂王曰浚將還矣節使經營湖寇已有定畫否
 王袖出小圖以示浚曰有定畫矣浚按圖熟視移時謂王
 曰浚視此寇阻險窮絕殆未有可投之際朝廷方召浚歸
 議防秋益且罷兵規畫上流俟來歲徐議之王曰何待來
 年都督第能為某少留不八日可破賊都還朝在旬日後
 耳浚正色曰君何言之易耶王四顧兩年尚不能成功乃

欲以八日破君何言之易耶王曰王四廟以王師攻水寇則難其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浚曰何謂以水寇攻水寇曰湖寇之巢巖險莫測舟師水戰我短彼長入其巢而無鄉導以所短而犯所長此成功所以難也若因敵人之將用敵人之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援使桀黠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覆亡由反手耳某請除來往三程以八日之內俾諸囚於都督之庭浚未信乃奏曰臣只候六月上旬若見得水賊來下即召某前來潭州分屯潭鼎馬規畫上流軍事訖赴行在王遂如鼎州六月二日楊欽受黃佐之招率三千餘人乘船四百餘艘詣王降王喜謂佐曰可任也楊欽驍悍之尤者欽令乃降賊之腹心潰矣欽自束縛至庭王命解其縛以所賜金束帶袍子之即日聞奏授武義大夫又命具酒使王貴主之禮遇甚厚及所部犒賞有差欽感激不自勝所部皆喜躍恨降晚王乃復遣欽歸湖中諸將皆力諫王不答越兩日欽盡說金瑛劉訛等降未降者尚數萬王詭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以舟師掩其營併俘欽等其餘黨殺獲甚盡惟楊么負固不服方浮遊湖上夸逞神速其舟有所謂望三州和州載五樓九樓大德山小德山大海鰲頭小海鰲頭以數百計舟以輪激水疾駛如羽左右前後俱置撞

竿官舟犯之輒破又官舟淺小而賊舟高大賊矢石常自上而下而官軍仰面攻之見其舟而不見其人王取君山之木多為巨筏塞湖中諸港又以腐爛草木自上流浮而下擇視水淺之地遣口伐者二千人挑之且行且罵賊聞言不勝憤爭揮瓦石追而投之俄而草木全積舟輪下膠滯不行王亟遣軍攻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拒矢石羣舉巨木撞賊舟舟為之碎楊么舉鐘儀投于水繼乃自仆牛鼻投水擒么至王前斬首函送都督行府偽統制陳瑄等亦劫鐘儀之舟獲金交床金鞍龍鳳簾以獻率所部降王亟領黃佐楊次等軍入賊營餘酋大驚曰是何神也夏誠劉衡俱就擒黃誠大懼不知所為亟與周倫等首領三百人俱降牛鼻請曰此寇速誅罪不容數勞民動衆亦且累年若不畧行勦殺牛鼻不知何以示軍威王曰彼皆田里匹夫耳先惑於鍾相妖巫之術故相聚以為茲其後乃沮於程吏部盡誅雪耻之意故恐懼而不降日往月來養成元惡其實但欲求生性命而已今楊么已被顯誅鐘儀且死其餘皆國家赤子苟徒殺之非主上好生之意也連聲呼謂官軍曰勿殺勿殺牛鼻敬服其言而退王親行諸寨慰撫之命少壯強有力者籍為軍老弱不堪役者各給米糧令歸田有自請歸業者二萬七千

餘尸王皆給據而遣之又命悉賊寨之物盡散之諸軍而
 縱火焚寨凡焚三十餘所揭榜於青草洞庭湖上不數日
 行旅之往來居民之耕種頓若無事之時然湖湘悉平是
 役也獲賊舟凡千餘鄂渚水軍之盛遂為沿江之冠自其
 與浚言至賊平果八日浚歎曰岳侯殆神筭也即白上之
 朝上遣內侍一員至軍前傳宣撫問仍賜銀合茶藥及撫
 勞將士賜詔褒諭有曰湖湘阻深姦兇嘯聚曩命往伐用
 非其人輕敵寡謀傷威損重遂令孽寇久稽靈誅御勇畧
 冠軍忠義絕倫肅將王命隄隸長沙威稜所加已聞聲而
 震疊恩信既著宜傳檄而屈降消時內侮之虞宜予不殺
 之武又賜札曰非卿威名冠世忠義濟時先聲所臨人自
 信服則何以平積年嘯聚之黨於旬朝指顧之間不煩誅
 夷坐獲嘉靖使朕恩威兼暢厥功茂焉初有唐生居鼎
 州嘗與程昌禹論湖寇之險曰他又寨柵猶或可入如楊
 么寨則雖虎豹不可入也昌禹曰然則奈何唐生作建語
 應之曰除是飛便會入去昌禹大笑曰世間豈有生肉翅
 人可使耶顧謂僚屬茲事當且止也又夏誠劉衡等嘗自
 詫曰吾城池樓櫓如此欲犯我除是飛來至是始驗時有
 盧奎者作鼎澧聞見錄述其事其末曰半月之間談笑以
 平羣賊使有船者不能遠去有寨者不能堅守然則

屈人紀其實也有旨兼斬黃州制置使以目疾乞解軍
 上不許既而疾稍瘳王不復請強起視事又有旨令王
 以三十將為額八月二十三日有旨令王於襄陽府路復
 州漢陽軍鄉村民社置山城水寨處疾速措置備禦事務
 具已施行狀聞奏秋九月加檢校少保食邑五百戶實對
 二百戶進封開國公制詞有曰得好生於朕志新舊於
 吾民支黨內攜爭批校窟渠魁面縛自至和門服矢改
 盡殺潢池之嘯聚帶牛佩犢悉歸田里之流通清湖湘
 歲蕩汨之苗增秦蜀千里貫通之勢還軍鄂州益自奮厲
 日率將士閱習師徒軍容甚整張浚親師還朝以聞冬十
 月 上賜詔褒諭十二月除荆湖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
 行實編年四
 紹興六年
 紹興七年
 紹興八年
 紹興九年
 紹興六年丙辰歲年三十四
 梁興來 兼營田使 入覲 移屯襄陽易武勝
 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 周國夫人姚氏薨
 起復 復虢州寄治盧氏縣 復商州 復長水

縣戰業陽 斬孫都統 擒滿在 戰孫洪淵

楚蔡州 接淮西 戰何家寨 擒薛其 郭德榮

戰白塔 戰半蹄 賜銀合茶藥 賜鞍簡香棗

春正月太行山忠義保社梁興等百餘人奪河徑渡至王

軍前匪以聞 上曰果爾當優與官以勸來者若此等人

來歸方勉敵情遂詔王接納二月兼營田使以都督行府

議事至梁江府自陳去 在所不遠願一見天顏九日得

旨以地面奏襄陽唐鄧隨郢金房均州信陽軍舊隸京西

南路悉改正如舊制又奏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

無以按察 遂皆納之以李若虛為京西南路提舉兼

運提刑公事又令湖北襄陽府路如有闕官自知通以下

許王自擇強明清幹者任之及得薦舉改官陞擢差遣其

有蠹政害民賊汗不濇者得自對移放罷十九日 陞

上賜酒器金二百兩士卒犒賞有差都督張浚至江上會

諸大帥浚於座中獨稱王可倚以大事乃命韓世忠屯承

楚以圖淮陽劉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張俊屯盱眙揚州

中為俊後翼特命王屯襄陽以窺中原謂王曰此事君若

素志也惟君勉之王奉命遂移屯京西三月易武勝定國

兩鎮之節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

二百戶制詞有曰 洛都甫邇王氣猶在於伊瀍陵寢具

存廟貌未移於鍾簾所以寓責望之意深矣王以宣撫重

名自非廟廟近臣今勳伐高世者不可委任上章力辭

上賜詔曰漢高帝一日得韓信齊戒築壇拜為大將授數

萬之眾雖舉軍盡驚而高帝不以為過與待絳灌樊鄴輩

計級受賞者有間矣豈非用人傑之才固自有體耶卿智

勇兼資忠義尤篤計無遺策動必有成勳伐之盛焜燿一

時豈止與淮陰侯初遇高帝時哉夏四月 上命至武昌

調軍丁周國夫人姚氏憂 上遣使撫問即日降制起復

勅本司官屬將佐本路監司守臣躬請親車賻贈常典外

加賜銀絹千匹兩襲奉事鄂守主之王扶觀至廬山連

表懇辭乞守終喪之志 上悉對還親批慰諭又累 詔

促起乃勉奉命復屯襄漢秋七月上命王凡移文偽境於

宣撫職位中增河東二字及節制河北路五字八月遣丞

貴郝政董先攻虢州寄治盧氏縣下之穢其守兵獲糧十

五萬石降其眾數萬上聞之以語張浚等浚曰王世忠與

大令已至伊洛則太行山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自梁興

之來王意甚堅十二日遣楊再興進兵至西京長水關

業陽偽順州安撫張宣勸命孫都統及其後軍統制滿在

以兵數千拒官軍再興出戰斬孫都統擒滿在殺五百餘

人俘將吏百餘人餘黨悉潰明日再戰王孫洪淵破賊眾

二千復長水縣得糧二萬餘石以給百姓官兵於是西京
險要之地盡復又得相齊所留馬萬匹糗粟數十萬中原
響應王又遣至蔡州焚賊積糧上賜詔褒之有曰進獵虎
以馮陵戮鯨鯢於頃刻又曰長驅將入於三川震響傍驚
於五路九月劉豫遣子麟姪許清臣李鄴馮良寧以叛
將李成孔彥舟關師古合兵七十萬分道犯淮西諸將皆
大恐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乞召王以兵
東下欲令王獨撓其鋒而已得退保中外大震都督張浚
聞之以書戒俊曰 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
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遂言於
上曰岳某一動則襄漢有警後何所制力沮其議光世竟
舍廬州退保采石上憂之乃以親札付浚曰不用命者以
軍法從事俊光世始聽命還戰上猶慮其不足任復召王
初王自收曹成至平楊玄乳六年皆以盛夏行師為炎瘴
所侵遂成目疾重以母喪哭泣太過及是疾愈其所居用
重簾蔽明不勝楚痛然聞詔即日啓行上聞之遣醫官皇
甫知常及僧中印以駟騎相繼至軍療治會麟敗王至延
州不遠元詔冬十一月十九日奏上上語趙鼎喜其尊朝
廷誦司馬光通鑑多分之說以稱之賜札曰聞卿自疾
愈即提兵東下委身殉國竭節事君於卿見之良用嘉歎

余淮西賊道未有他警已諭張浚從長措置卿莫不
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
置亦卿平日之志也王奉詔遂還軍時偽齊於唐州城內
家寨置鎮汝軍屯兵聚糧為窺唐計王遣王貴董先等攻
毀之有偽五太王劉復雄擁兵出城迎敵初十日貴等進
之于大標木依山而陳眾幾十倍一戰俱北橫屍蔽野直
抵鎮汝軍焚其營而南其糧偽都統薛亨以眾十萬據
鄧來援貴先嚴兵待之既戰詳北命馮賽以奇兵繞出其
後亨果來追走回兵夾擊賊大敗生擒薛亨及偽河南府
中軍統制郭德等凡以殺獲萬計俘獻在所五大寨以
匹馬逃王即奏云已至蔡境欲遂圖蔡以規取中原上恐
偽齊有重兵繼援未可與戰不許然貴等已至蔡城閉拒
未下王使人返之貴等回至白塔李成率劉復李序商元
孔彥舟王八角王大節賈閔索等併兵來絕貴歸路貴以
馬軍迎擊賊兵盡敗追殺五里餘還至牛蹄賊復益兵追
及之有數千騎方渡澗為董先所擊盡擁入澗中積屍填
谷得馬二千餘匹及衣甲器仗等降騎兵三千餘人賊兵
之繼來者望見官軍皆引道 上聞捷大悅賜札獎諭曰
卿學深籌畧動中事機加兵宛葉之間奪險松栢之基仍
俘甲馬就食糧糧登聞三捷之功實冠萬人之勇蓋述商

號等戰效也又遣內侍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十二月大
雪苦寒土以王方按邊暴露手詔撫勞有曰非我忠臣莫
雪大耻又遣賜馬鞍四鐵簡二百茶藥等傳宣撫問苦楚
在所

紹興七年丁巳歲年三十五

入覲 論馬 扈從至建康除太尉 陞宣撫使

陞營田大使 論恢復大計 論劉光世軍

解兵柄復軍乞以本軍討劉豫 論建都 乞進

屯淮甸 討廢劉豫 賜燕及茶藥等

春正月入見上從容與談用兵之要因問王曰御在軍中

得良馬否王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臣有二馬故常寄

交日嗽芻巨至數斛泉飲一斛然非精潔則寧餓死不飲

介冑而馳其初若不甚疾比行百餘里始振鬣長鳴奮迅

示駿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

然此其為馬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

值復平揚么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不然日所受不過

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用百里

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為馬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驚馳

之材也上稱善久之曰卿今議論極進三月除起復太尉

加食邑五百戶貴封至正人制詞有積獲齊山俘繫戴道

令行塞外響震關中等語賞商號等功也繼除宣撫使兼
營田大使三月扈從至建康十四日以劉光世所統王德
卿瓊等兵五萬二千三百一十二人馬三千一十九匹詔
王德等白聽其號令如朕親行王乃數見上論恢復之畧
以為劉豫者金人之屏蔽必先去之然後可圖因慷慨手
疏言臣自國家變故以來從陛下於戎伍實有致身報
國復讎雪耻之心幸憑社稷威靈前後粗立薄效陛下
錄日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
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躐
有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復圖臣實何人誤蒙
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度夜思以圖報稱臣竊揣敵情所
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蓋欲荼毒中原以中
國而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包藏不淺臣
謂不以此時稟陛下睿筭妙略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
隔絕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人之詭計日生
浸益難圖然臣愚欲望陛下假臣日月勿拘其淹速使
敵莫測臣之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
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之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彼
必棄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至於京都諸郡
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滑滑經略

兩河如此則劉豫父子斷必成擒大遼有可立之形金人
有破滅之理為陛下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此舉假
令汝穎陳蔡堅壁清野商於魏魯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
因攻或難於饋運臣須斂兵退保上流賊必襲而南臣俟
其來當率諸將或挫其銳或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所欲
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
然後徐蓄再舉設若賊見上流進兵併力侵淮止或分
兵攻犯四川臣即長驅擣其巢穴賊困於奔命勢窮力殫
縱今年未終平殄來歲必得所欲陛下還歸舊京或進
都襄陽關中唯陛下所擇也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內外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
役糧不再籍蓋慮周而用足也今臣部曲遠在上流去朝
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
陝洛而在寨卒伍有飢餓而死者臣故亟還前功不遂致
使賊地陷偽忠義之人旋被屠殺皆臣之罪今日唯賴
陛下戒勅有司廣為儲備伴臣得一意靜慮不以兵食亂
其方寸則謀定計審必能濟此大事異時迎還太上皇帝
寧德皇后梓宮奉邀天眷以歸故國使宗廟再安萬姓同
歡陛下高枕萬年無北顧之憂臣之志願畢矣然後乞
身歸田里此臣夙夜所自許者疏奏上以親札答之曰有

臣如此願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
曰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又賜親札曰前議已決進止之
機悉卿自專朕發制人正在今日不可失也王復奏申
述前志札報曰臣近奏毅然以恢復為請豈天寶曆之
將以輔成朕志行遂中興耶又令節制光州方率厲將士
將合師大舉進會中原會秦檜王和議忌其成功沮之其
議遂寢王德麟瓊之兵亦不復昇之矣夏奉詔詣都督
府與張浚議軍事時王德麟瓊之兵猶未有所付浚意屬
呂祉乃謂王曰王德之為將淮西軍之所服也浚欲以為
都統制而命呂祉以都督府參謀領之如何王曰淮西一
軍皆叛王德麟瓊之兵耳王德與瓊故等夷素不相
下王德與之在王則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識軍
旅不足以其眾寡謂必釋諸將之可任者使之後
野定不然雖曹未可測也浚曰張宣撫如何王曰張宣撫
宿將其老耄也然其為人暴而寡謀且鄺瓊之妻所不
服或未能安及側浚又曰然則揚沂中耳王曰沂中亦
德等爾豈能御此軍哉浚慨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
王曰都督以正問其不敢不盡其愚然豈以得兵為念耶
即日上章乞解兵柄步歸廬於周國夫人姚氏墓側
浚怒以兵部侍郎張宗元為湖北京西宣撫判官監其軍

宗元日閱部伍乃心服王之能時連詔促王還軍王力辭
詔屬吏造慮以死請不得已乃趨朝既見猶請得罪上知
其故優詔答之俾復其位而還宗元歸復于上曰將
帥輯和軍旅精銳上則稟承朝廷命令人懷忠孝下則訓
習武伎衆和而勇此皆官無兵其訓養之所致上大悅賜
褒詔曰想鉅鹿李齊之賢未忘志也聞細柳亞夫之令稱
善久之王遂上疏曰逆獲通謀尚在土陵寢之祀皇音備
安陛下六飛時巡越在海際天下之愚夫愚婦咸願佛
鋤奮挺以致死于敵而陛下審重此舉累年于茲雖嘗
分命將臣鼎峙江漢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
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沮喪中原來蘇之望日以衰
歲月益久汙染漸深趨向一背不復可以轉移此其利害
誠為易見臣待罪關外不能宣國威靈致神州隕於王
虜偽穴於宮闕死有餘罪敢逃司敗之誅 陛下比者
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日尚未決策北向臣願用
此時上稟歲暮不煩濟師以本軍進討庶少塞鯨官之
咎以成 陛下寤寐中興之志順天之道因民之情以助
直為壯老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必茲焉可必惟 陛下
力斷而行之疏奏報曰覽卿來奏備具忠誠深用嘉歎
恢復之事朕未嘗一日敢忘于心願卿等乘機料敵

圖太功如卿等軍士馬精銳紀律脩明鼓而用之保保
勝卿其勉之副朕注意王奉詔將行乃復奏以為錢塘備
在海隅非用武之地臣願建都上游南漢光武故事親帥
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之所向人人用命臣當仗
國威靈鼓舞所向未報而擲瓊叛初王既還軍張浚竟用
呂祉為宣撫使王德為都統制護其軍瓊果大噪不服
訟德於浚浚懼乃更以張俊為宣撫使揚沂中為制置使
呂祉為安撫使而益德以本軍還為都督府都統制瓊益
不服擁兵詣祉執而斬之盡其衆七萬走偽齊報至中外
大震浚始悔不用王言於是上詔報王以兵叛之後事既
異前遷都之舉宜俟機會王復上奏云叛將負國臣竊憤
之願進屯淮甸伺者偽機便奮擊期於破滅降詔獎諭而
不之許王奉詔以舟師駐于江州為淮浙聲援得報虜已
廢偽齊先是六年王在襄漢豫兵連衄其爪牙心腹之將
或擒或叛屢不自振然依金人之勢尚稽靈誅王知粘罕
主豫而兀朮常不快于粘罕可以間而動是年十月謀報
兀朮欲與豫分兵自清河來上令王激厲將士以備俄兀朮
遣謀者至王軍為邏卒所獲縛至前吏請斬之王愕視曰
汝非張斌耶本吾軍中人也引至私室責之曰吾卿者遣
汝以蠟書至齊約誘致四太子而共殺之汝往不復來吾

繼遣問齊帝已許我今年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矣然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其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偽齊同謀誅兀木事曰八月交鋒我窮力相擊彼已不疑江上之約其遂矣事濟宋與齊為兄弟國因謂謀者曰汝罪萬死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宜以死報到股納書厚幣丁寧戒勿泄謀唯唯拜謝而歸復召之還益以幣重諭之乃遣至于再三謀徑抵兀木所出書示之兀木大驚馳白其生於是清河之警不復聞豫以故得罪遂見廢奪主於是上奏謂宜乘廢立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上又遣江諮至江州就賜幣藥酒果及蠟燕宣勞且賜御札嘉獎

紹興八年 戊午歲 年三十六

還軍鄂州備金人入覲論和議非

春二月還軍鄂州復累請于朝秦檜難之令條具曲折王歷述利害以聞不報五月謀報金人駐兵京師順昌淮陽陳蔡徐宿等郡期以秋冬大舉南寇又分三路兵聲言欲迎敵岳大尉朝廷第令隄備命王明遠在堠習水戰練閱軍實為待敵計不發兵深入王亦日夜訓閱更迭調軍屯襄漢備守而已秋召赴行在金人遣使議和將歸我河南地王入對上諭之王曰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

國不臧恐貽後世譏議上默然宰相秦檜聞而銜之已而金使至和議決上復親札歸功於王戮力練兵扶顛持危之效王不樂謂幕中人曰得有盟信耶

紹興九年 己未歲 年三十七

講和 授開府儀同三司論虜情

春三月以復河南赦天下王表謝寓和議未便之意有曰婁欽獻年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顧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而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暫安而解倒垂猶云可也顧長慮而專中國豈其然乎末曰臣幸遇明時獲

觀盛事身居將闡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以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稱藩十一月授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三百戶時三大帥皆以和議成進秩一等五獨力辭且於貼黃陳情曰臣待罪二府理有當言不敢緘默夫虜情姦詐臣於面對已嘗奏陳竊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愛而不可賀可以訓兵飭士謹備不虞不可以行賞論功取笑夷狄事關國政不容不陳初非立異於眾之實欲盡忠於正室故

望速行追寢示四夷以不可測之意萬一臣冒昧而受將來虜寇叛盟似傷朝廷之體上三詔猶不受復溫言獎激至以郤縠守學祭公克己為稱不得已乃拜王益率士卒訓兵嚴備以虞旦夕之警分遣質信材辯者往伺虜情上方遣齊安郡王士儂等謁諸陵王自諫以輕騎代士儂洒掃其實欲觀敵人之釁以誅其謀且上奏言虜人以和款我者十餘年矣不悟其姦受禍至此今復無事請和此始必有肘腋之虞未能攻犯邊境又劉豫初廢藩籬空虛故詭為此耳名以地歸我然實寄之也秦檜知其旨即奏新復故地之初正賴太將撫存軍旅賜詔褒諭而止之又勅王軍凡新界軍民毋得接納其自北而來者皆送還之故遣渡河之士悉令收隸毋得往來

紹興十年

金人叛盟 援劉錡 議建儲 加少保河南府陝西河東河北路招討使 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分遣諸將 復西京曹陳鄭趙州潁昌府永安南城軍等 復垣曲沁水翼成縣等 戰曹州宛亭縣劭原曲陽永安軍等 殺鵬旋郎君王太保阿波那千戶李亨董萬戶千戶等擒劉來孫等 駐鄆城大破兀木 敗拐子馬

戰五里店 斬阿李朵孛董 賜金合茶藥 賜金千兩銀五萬兩錢十萬緡賜錢二十萬緡 戰小商橋 斬撤八孛董及千戶等 大戰潁昌府城西斬夏金吾及千戶等 擒王松壽張來孫千戶阿黎不田確等 賜錢二十萬緡駐朱仙鎮以背寇破兀木 兀木奔京師 輯諸陵 兀木奔京師 班師乞致仕入覲 夏金人果叛盟犯拱聖諸州 上大感王言以為忠五月下詔命王竭忠力畜大計頒奇功不次之賞崇戰士捐軀之典開諭兩河忠義之人結約招納賜 御札曰金人過河侵犯東京復來古據已割舊疆卿素蘊忠義想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乘機取勝結約招納等事可悉從便藉 若事體稍重合稟議者即具奏來時王亦以警報奏乞 詔在所陳機密會劉錡據潁昌抗虜告急于朝上亟命差 馳援王奉詔即遣張憲姚政赴潁昌復奏請觀上遣李若 虛前去就卿商量又曰設施之方則委任卿朕不可以遙 度也王於是乃命王貴牛阜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 提兵自陝以東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分布經畧 又遣梁興渡河會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調兵之 各語其家人期以河北平乃相見又遣官軍東援劉錡 援郭浩控金商之要應川陝之師而自以其軍長驅

中原將發熏衣盥沐閉齋閣手書密奏言儲貳事其略曰
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
忘復讎之志初八年秋王因召對議講和事得詣齋善堂
見 孝宗皇帝英明雄偉退而歎喜曰中興基本其在是
乎家人問其所以喜王曰獲見 聖子社稷得人矣其乞
詣行在也蓋欲面陳大計及李若虛來王亦以機會不可
失不復敢乞觀乃疏言之上得奏歎其忠御札報曰非忱
誠忠讜則言不及此六月授少保兼河南府路陝西河東
河北路招討使制詞有曰氣吞強虜壯自比於票姚志清
中原誓有同於祖逖又曰舉素定之成謀慮久懷之宿憤
嘉王之志在戰不在和也王益以無功辭不受 上詔諭
之曰卿陳義甚高 朕所嘉歎弟惟同時並拜二三大帥
皆以次受命卿欲終辭異乎遂伯王之用心也王乃不敢
辭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及會合之士
皆響應相繼奏功李寶捷于曹州又捷于宛亭縣荆堽殺
其 千戶三人并大將鵬旋郎君又捷于渤海廟閏六月
張憲敗虜于潁昌府二十日復潁昌府王親帥大軍去蔡
而北 上以王身先士卒忠義許國賜札獎諭張憲遂進
兵陳州二十四日破其三子餘騎崔將軍益兵以來復救
之獲其將王人保復陳州韓常及鎮國大王邪也守葉

以六千騎寇潁昌二十五日董先姚政敗之是日王貴之
將楊成破 帥漫獨化五千餘人于鄭州復鄭州二十九
日劉政復劫之于中牟縣獲馬三百五十餘匹驢騾百頭
漫獨化不知存亡秋七月一日張應韓清復西京破其眾
數千牛臯傳捷于京西又捷于黃河上孟邦傑復永安
軍初二日其將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政捷于西京偽將
李成王勝等以兵十餘萬走棄洛陽歸懷孟時大軍在潁
昌諸將分路出戰上自以輕騎駐于郟城縣方日進未也
兀术大怙會龍虎大王于東京議以為諸帥皆易與獨王
孤軍深入將勇而兵精且有河北忠義響應之援其鋒不
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朝廷聞之大以王一軍為慮
賜札報王俾占穩自固王曰虜之技窮矣使誠如謀言亦
不足畏也乃日出一軍挑虜且罵之兀术怒其敗初八日
果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偽昭武大將軍韓常之兵逼
郟城王遣子雲領背嵬游奕馬軍直貫虜陳謂之曰必勝
而後返如不用命吾先斬汝矣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得
馬數百匹楊再與以單騎入其軍擒兀术不獲手殺數百
人而還初兀术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凡三人為聯號
拐子馬又號鐵浮圖堵牆而進官軍不能當所至屢勝是
戰也以萬五千騎來諸將怙王笑曰易爾乃命步人以麻

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既相聯合一馬償二馬皆不能行坐而待斃官軍奮擊僵屍如丘兀木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拐子馬由是遂廢兀木復益兵至鄔城五里店初十日背鬼部將王綱以五十騎出覘虜遇之奮身先入斬其將阿李奈李董大駭王時出踏戰地望見黃龍蔽天眾欲少卻王曰不可汝等封侯取賞之機正在此舉豈可後時自以四十騎馳出都訓練霍堅者扣馬諫曰相公為國重臣安危所繫奈何輕敵王鞭堅手麾之曰非爾所知乃突戰陳前左右馳射士氣增倍無一不當百呼聲動地一鼓敗之捷聞上賜札曰覽卿奏八日之戰虜以精騎衝堅自謂奇計卿遣背鬼遊奕迎破鋒戕其酋領實為雋功然大敵在近卿以一軍獨與決戰忠義所奮神明助之再三嘉歎不忘于懷上又遣內侍李世良詣王軍傳宣撫問賜金合茶藥金千兩銀五萬兩錢十萬緡尋又賜錢二十萬緡半以賞復鄭州兵半以予宣撫司非時支使兀木又率其眾併力復來頓兵十二萬于臨潁縣十三日楊再興以三百騎至小商橋與過再興驟與之戰殺虜二千餘人并萬戶撤八李董千戶百八長毛毛可百餘人再興死之張憲繼至破其潰兵八千死於夜遁鄔城方再捷王謂子雲曰犯鄔城屢失利必

回鋒以攻潁昌汝宜速以背鬼援王貴既而兀木眾以兵十萬騎三萬來於是貴將遊奕雲將背鬼戰于城西虜陣自舞陽橋以南橫百十餘里金鼓振天城堞為搖雲令諸軍勿牽馬執俘視柳而發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進自辰至午戰方酣董先胡清繼之虜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殺其統軍上將軍夏金吾并千戶五人擒渤海漢兒王松壽女真漢兒都提點千戶張來孫千戶阿黎不左班祇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餘人獲馬三千餘匹及雪護關馬一匹金印七枚以獻兀木狼狽遁去副統軍粘汗字董重創輿至京師而死十八日張憲之將徐慶李山等復捷于臨潁之東北破其眾六千獲馬百匹追奔十五里王上鄔城諸捷上大喜賜詔稱述其率曰白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陳何嘗百戰曾未聞遠以孤軍當茲巨孽抗犬羊並集之眾於平原曠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復詔賜錢二十萬緡以犒軍是月梁與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張峪等破于絳州垣曲縣虜入城復拔之擒其千戶劉來孫等一十四獲馬百餘匹及器甲等又捷于沁水縣復之斬將阿波那千戶李李董死者無數又追至于孟州王屋縣之邵原漢兒軍張太保成太保等以所部六十餘人降又

追至東陽 奔營而去 追殺三十人 獲所遺馬八匹 衣甲
刀槍旗幟無數 又至濟源縣 之曲陽 破高太尉之兵五千
餘騎 屍布十里 獲器械槍刀 旗鼓甚衆 擒者八十餘人 高
太尉引懷孟衛等州之兵萬餘人 再戰 又破之 賊死者千
之八 擒者百餘人 得馬驢騾二百餘頭 高太尉以餘卒逃
又敗之于冀城 縣復翼城 縣又會喬握堅等 復趙州 李興
捷于河南府 又捷于永安 軍中原 大震 王上奏以謂趙俊
喬握堅 梁興 董榮等 過河之後 河北人心 往往自亂 願歸
朝廷 臣契勘金 近累敗 虜酋四太子等 皆令老小渡
河 惟是賊衆尚徘徊於京城南壁 近卻遣八千人 過河北
此正是中興之機 金 必亡之日 苟不乘時 必貽後患 檜沮
之第 報揚沂中 劉錡 新除 而不言 所遣王獨 以其軍進至
朱儂鎮 距京師 繞四五里 兀朮復聚兵 且悉京師兵 十
萬來敵 對壘 而陳王按兵 不動 遣驍將以背 窺騎五百 奮
擊 大破之 兀朮奔還 京師 王遂令李興 檄陵臺 令朱正甫
行視 諸陵 輯 永安 永昌 永熙 等陵 神臺 枳 楸 栢 株
之廢 伐者 補而全之 先是 王自紹興 五年 遣義士 梁興 敗
金人於太行 殺其偽馬 五太師 及萬戶 耿光 祿 破平陽府
神山 縣 遣張橫 敗金人於憲州 擒嵐 憲兩州 同知 及崑崙
軍事 判官 遣高岫 魏浩 等破懷州 萬善 鎮 及密 遣梁興 等

宣布朝廷德意 招結兩河忠義豪傑之人 相與犄角 賊
又遣邊俊 李喜 等渡河 撫諭 申固 其約 河東 山寨 韓詮 等
皆歛兵 固堡 以待 王師 烏陵 思謀 虜之 黠酋 也 亦不能 制
其下 但諭 百姓 曰 毋輕 動 俟 岳家 軍來 當迎 降 或率 其部
伍 舉兵 來歸 李通 之衆 五百 餘人 胡清 之衆 一千 一百八
人 李寶 之衆 八千 李興 之衆 二千 懷衛 州 張恩 等 九人 相
繼 而至 白馬 山寨 首領 孫洪 等 偽統 制 王鎮 統軍 崔慶 將
官 李觀 秉義 郎 李清 及 崔虎 劉永 壽 孟阜 華 旺 等 皆全 率
所部 至 麾下 以至 虜酋 之腹 心 禁衛 如 龍虎 大王 下 乞 查
千戶 高勇 之屬 及 張仔 楊進 等 亦密 受 王旗 榜 率 其衆 自
北方 來 降 韓常 又 以 穎昌 之 敗 失 夏金 吾 金 吾 兀朮 子 婿
也 畏罪 不敢 還 屯 下 長葛 密 遣 使 願 以 其 衆 伍 萬 降 王 遣
賈興 報 許 之 是時 虜酋 動息 及其 山川 險隘 王盡 得 其實
自磁 相開 德澤 潞 晉 絳 汾 隰 豪傑 期日 興兵 衆所 揭旗
皆以 岳為 號 聞風 響應 及是 朱仙 鎮之 捷 王欲 乘勝 深入
兩河 忠義 百萬 聞王 不日 渡河 奔命 如恐 不及 各齎 兵仗
糧食 團結 以俟 王父 老百姓 爭挽 車牽 牛載 糗糧 以餽 義
軍 頂盆 焚香 迎拜 而候 之者 充滿 道路 所置 守令 孰視 莫
敢誰 何 自燕 以南 號令 不復 行 兀朮 以敗 故 復發 軍以 抗
王河北 諸郡 無一人 不從 者 乃自 嘆曰 自我 起北方 以來 未

有如今日之挫衄王亦喜語其下曰這回番人直到黃龍府當與諸君痛飲時方畫受降之策指日渡河秦檜私卡金人力主和議欲畫淮以北棄之聞王將成功大怙遂力請于上下詔班師王上疏曰虜人巢穴盡聚東京夔戰委奔銳氣沮喪得間探報虜已盡棄輜重疾走渡河况今豪傑向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疏累千百言上亦銳意恢復欲觀成效以御札報之曰得卿十八日奏言措置班師機會誠為可惜卿忠義許國言辭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駐近便得地利處報揚沂中劉錡同共相度如有機會可乘即約期並進檜聞之益怙知王之志銳不可返乃先詔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各以本軍歸而後言于上以王孤軍不可留乞姑令班師一日而奉金書者十有二王不勝憤嗟惋至泣東向再拜曰臣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非臣不稱職權臣秦檜實誤陛下也諸軍既先退王孤軍深在敵境懼木知之斷其歸路乃聲言翌日舉兵渡河兀术疑京城之民應王夜棄而出北遁百里王始班師郡縣之民大失望遮王馬前慟哭而許曰我等頂香盃運糧草以迎官軍虜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北我等唯願不遺矣王亦立馬悲咽命左右取詔書以示曰朝廷

吾不得擅留勞苦再四而遣之哭聲震野及至蔡州道數百輩及僧道父老百姓空集于庭進士一人相帥即顛曰某等淪陷腥羶將逾一紀伏聞宣相整軍北來志在恢復某等跣足車馬之音以日為歲今先聲所至故疆漸復醜虜鳥奔民方室家膏慶以謂幸脫左袵忽聞宣相班師誠所未諭宜相縱不以中原赤子為心其忍弃垂成之功耶王謝之曰今日之事豈予所欲哉命出詔書置几上進士等相帥歷階視之皆大哭相顧曰然則將奈何王不得已乃曰吾今為汝齒矣乃以漢上六郡之問田處之且留軍五日待其徙從而遷者道路不絕今漢多是焉方兀术夜棄京師將遂渡河有國朝舊日諸生叩馬諫曰太子毋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兵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精兵十萬京師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不然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以愚觀之岳少保禍且不免况欲成功乎生蓋陰知檜與兀术事故以為言兀术亦悟其說乃卒留居翌日果聞班師議者謂使王得乘是機也以往北虜雖強不足平也故土雖失不足復也一簣虧成萬古遺恨王既還虜人得伺其實無所畏憚兵勢漸振向之已復州縣又稍稍侵寇王抑鬱不自得自知為檜所忌終不得行其所志用兵動眾恢拓土守

今日得之明日棄之養寇殘民無補國事乃上章力請解
兵柄致仕上賜詔謂其方資長筭助予遠圖未有息戈之
期而有告老之請不許奉詔自廬入覲上問之王第再拜
謝虜人大擾河南分兵趨川陝上命王應之以王貴行八
月以趙秉淵知淮寧府虜犯淮寧為秉淵所敗又悉其眾
圍秉淵王復命李山史貴解其圍虜再攻潁昌上命津發
人民於新復州軍據險保聚韓世忠捷于千秋湖命以
州軍牽制九月虜犯宿亳命控扼九江又付空名告身
正任承宣使以下凡四百八十一道以激戰功冬十月川
陝告急復請益光州兵援田邦直虜聚糧順昌將寇唐鄧

紹興十一年 辛酉歲 年三十九

換淮西 召赴 行在除樞密副使 賜金帶袋銀絹

鞍馬等 帶本職按閱 御前軍 還兵柄還兩鎮節

充萬壽觀使奉朝請 謚張忠獻公

春正月謀報虜分路渡淮王得警報即上疏請合諸帥之
兵破敵未報十五日兀朮韓常果以重兵陷壽春府二十
日韓常與僞龍虎大王先驅渡淮二十五日駐壽春府

報至行在上賜御札曰虜人已入廬州界上卿可星夜前
來江州乘機照應出其賊後詔未至王竊念虜既舉國來
寇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虜必奔命可以坐制其弊二月
四日既遣奏復恐上急於退虜又上奏曰今虜在淮西臣
若擣虛勢必得利萬一以為寇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
至蘄黃相度形勢利害以議攻卻上虜知荆鄂宿師必自
九江進援今若出此貴得不拘使敵固測至是上得乞會
兵奏大喜及得擣虛奏果令緩行是日又得出蘄黃之請
益喜手札報諭以為中興基業在此一舉初九日王始奉
初詔時方苦寒嗽力疾出師賜札曰聞卿見苦寒嗽乃能

勉為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兀朮聞王之師
將至與韓常等俱懲潁昌之敗望風遠遁遂還兵于舒以
疾命上賜札以王小心恭謹不敢專輒進退為得體兀朮
用酈瓊計復窺濠州三月初四日王不俟詔麾兵救之次
定遠縣兀朮先以初八日破濠州張俊以全軍八萬駐于
黃連鎮去濠六十里不能救楊沂中趨城隅伏僅以身免
殿前之兵殲焉虜方據濠自雄聞王至又遁夜踰淮不能
軍夏四月遣兵捕擄賊駱科又遣兵援光州自朱仙鎮之
機一失虜勢浸橫暫欲遽進不可復齒隄防攻討皆無預
於恢復之計柘臯之戰能拒敵人之鋒而已中原之事未

可議也十年冬司農少卿高穎慷慨自陳欲禪替岳其十年連結河朔之謀措置兩河京東忠義軍馬為攻取計梁興不肯南還復懷衛二州絕山東河北金帛馬綱之路然竟亦無所就虜人之強自若既而秦檜竟欲就和議患諸將不同已用范同策召三將論功行賞王至行在二十四日授樞密副使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特旨位在參知政事上賜金帶魚袋銀絹等視宰臣初除禮王奏請還兵二十七日罷宣撫司皆冠以御前字五月十一日詔韓世忠留院供職俊與王並以本職按閱軍馬措置戰守同以樞密行府為名撫定韓世忠軍于楚州先是王少俊等十餘歲事俊甚勤紹興改元有李成之役俊既叨王之功得道其責甚德王且服其忠畧屢稱薦於上其後二三年間蕩二廣江西之勅寇復襄陽六郡之故疆不淹時而大功立時論許予宣諸將右亦自謂得人傑行賞不計其等擢之不次之位俊頗不平四年虜犯淮西俊分地也怯而不肯行宰臣趙鼎責而遣之至平江府又辭以墜馬傷臂鼎怒命一急足領之出関且奏請誅俊以警不用命者既又無功還王渡江一戰大捷解廬州圍上奇其功昇以鎮寧崇信兩鎮之節俊益耻之又王位二府正專征天下稱三大帥與俊體敵俊忿疾見於辭色王益屈已下

之數以卑辭致書於俊俊皆不答揚公平王又致書獻俊樓船一兵械畢備俊受船復不答書王事之愈恭俊橫逆自若至七年恢復之請大合上意札書命皆以中興之事專昇王又所賜褒詞每有表異之語如曰非我忠臣莫雪天耻卿為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朕非卿到終不安心甚者謂聽其號令如朕親行俊見之常憾其軋已有意傾之是歲淮西之役王聞命即行途中得俊咨目甚言前途之糧不肯行師王不復問敢行而進故賜札曰卿聞命即往廬州遵陸勤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問必揣其行非一意許國誰肯如此俊聞之疑王漏其書之言於上歸則倡言於朝謂王逗遛不進以乏餉為辭或勸王與俊廷辨王曰吾所無愧者此心耳何必辨及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嘗以謀劫虜使敗和議忤檜承檜風旨欲分其背嵬謂王曰上留世忠而使吾曹分其軍朝廷意可知也王曰不然國家所賴以圖恢復者唯自家三四輩萬一主上復冷韓太保典軍吾儕何顏以見之俊大不樂比至楚州乘城行視俊顧王曰當修城以為守備計王曰吾儕所當戮力以圖寇復豈可為退保耶俊然變色遷怒於二候兵以微罪斬之韓世忠軍吏耿著與總領胡然言樞密來楚州必分世忠之軍且曰本要無事却是生事紡上之朝檜

擗著下大理擇酷吏治獄將以扇搖誣世忠王嘆曰吾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以不辜被罪吾為負世忠乃馳書告必檜意世忠大懼亟奏乞見投地自明上驚諭之曰安有是明白宰執奏事上以詰檜且促具著獄於是著止坐要言追官杖脊流吉陽軍而分軍之事不復究矣俊於是大憾王及歸倡言於朝謂王議棄山陽專欲保江且密以王報世忠事告檜檜聞之益怒使諫臣羅汝楫彈其事初檜不欲宗強王乃建資善之請檜擠趙鼎而黜之王獨對眾嘆惜與檜意俱不合已深惡之及檜私金虜主和議王慷慨屢上平戎之策以恢復為己任入覲論和議則斥相臣謀國不臧表謝新復河南赦則有唾手燕雲等語旨意大異上賜以手書諸葛亮曹操羊祜三事王恭書其後鄙曹操之為人酷虐變詐且曰若夫鞭撻四夷尊中國安宗社輔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臣竊有區區之志不知得伸歟否也至虜人渝盟上劄付檜奏於王王讀之見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說惡其言飾姦罔上則又恚罵曰君臣大倫比之天性大臣秉國政忍面諛其主耶檜自是既憾王之非已又懼其終梗和議忤金人意謂王不死已必及旣遂有必殺王之念日夜以誣陷之者王亦自知不為檜俊所容屢請解兵避之不許始檜議和諸將皆

以為不便檜知張俊貪可以利動乃許以罷諸將兵專以付俊俾贊其議俊果利其言贊同列而自歸于檜檜深感之至是得俊語復投其所甚欲召俊與謀共危王以万俟卨在湖北嘗與王有怨故風高彈之高尤喜附檜願効鷹犬章再上不報又風羅汝楫章六上又不報會王亦累抗章請罷樞柄上惜其去以詔慰之曰曾居位之日幾何而所問之章踵至無亦過意為之憮然力辭八月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恩禮如舊制詞有奮身許國影趙士之憂纓勵志圖功撫臧官之鳴劔表王之志終始不替也於是檜俊之忿未已密誘王之部曲以能告王事者寵以優賞卒無應命又遣人伺其下與王微有怨者輒引致之使附其黨者脅之以禍聞王真嘗以穎昌法戰之故為臣雲所折責比其凱旋王猶怒不止欲斬之以諸將懇請獲免又因民居火貴帳下卒盜取民簾篋以蔽其家王偶見之即斬以徇杖貴一百檜俊意貴必憾王父子使人誘之貴不欲曰相公為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為怨將不勝其怨矣檜俊不能屈乃求得貴家私事以劫之貴懼而從時又得王俊者嘗以從戰無功歲久不遷頗怨王且位副張憲憂以致身為憲所裁與憲有隙俊本一點卒始在東平府告其徒呼千等罪得為都頭自是以告許為

利不問是否自出身以來無非以告訐得者軍中號白王
 鵬兒鵬兒者擊搏無義之稱也檜俊使人諭之輒從於是
 檜俊相與謀以為張憲貴俊等皆王之部將使其徒自相
 攻發而因及其父子庶 主上不疑張俊乃自為文狀付
 王俊妄言張憲謀還王兵使告之王貴乃使貴執憲以歸
 于已時俊附檜黨檜方專國擅權威動人主風旨所向
 無敢違忤是非黑白在檜呼吸間自非守道不屈之士未
 有不折而從之者故貴等唯其所使憲未至張俊預為獄
 待之屬吏王應求請於俊以為密院無推勘法恐壞亂
 祖宗之制俊不從親行鞫煉使憲自誣謂得雲手書命憲
 營還兵計憲被血無全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以獄之成
 告于檜十月憲至行在下之棘寺十三日檜奏乞召王
 父子證張憲事上曰刑所以止亂若妄有造證動搖人心
 不許檜不復請十三日矯詔召王父子前一夕有以檜謀
 語王使自辨王曰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義萬一不
 幸亦何所逃明日使者至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某心耳初
 命信鑄典獄鑄明其無辜改命方侯尚尚不知所問第詳
 言王之父子與憲有異謀又誣王使于鵬孫革致書于憲
 貴令之虛申探報以動朝廷王之子雲以書與憲貴令之
 壁畫措置而其書皆無之乃妄稱憲貴已焚其書無可證

者自十三日以後坐係兩月無一問及王高等皆憂懼無
 辭以竟 大獄或告高曰淮西之事使如臺評固可罪也高
 喜遽以白檜十二月十八日始札下寺命以此詰王尚先
 令簿錄王家取當時御札束之左藏南庫欲以滅迹逼孫
 革等使證王逗遛而往來月日甚明竟不能紊乃命評事
 元龜年雜定之以傳會其獄會歲暮竟不成檜一日自都
 堂出徑入小閣危坐終日已而食柑以瓜畫其皮幾盡良
 久手書小帛令老吏付獄中遂報王薨矣蓋十二月二十
 九日也年三十有九其具獄但稱以眾證結案而王竟無
 服辭云憲與雲俱坐死幕屬賓客于鵬等坐者六人獨參
 謀薛弼嘗有德於高為憲湖北時檜在永嘉日又嘗從檜
 遊且恭奴事得其權心及在莫中知檜惡王動息輒報得
 不罪遷王家族於嶺南與張憲並籍沒貨產檜使親黨宅
 會搜括家無儋石之儲器用惟存尚方所賜之外無有也
 初王之獄檜以忌然成隙待王以必死何鑄既明王無辜
 失檜意遷鑄執政而俾使虜寶奪其位高自請任其責乃
 擢之為中丞專主鍛鍊獄之未成也大理丞李若樸何彥
 猷以為無罪固與高爭高即日彈若樸謂其黨庇王與彥
 猷俱罷大理卿薛仁輔亦言其冤卒以罪去知宗主優請
 以百口保王高劾之竄死于建州布衣劉允外上疏訟其

冤下棘寺以死王後以告誣自在武大夫果州防禦使超轉正任觀察使姚政龐榮傳選等以傳會遷轉有差後王俊離軍檜猶不忘之授以副總管從者賞違者刑苟知避既無不箱結奉承時董先亦逮至檜恐其有異辭引先面諭且甘言撫勞之曰毋恐第證一句語今日便出先唯唯檜使大程官二人護先至獄中先對吏果即伏遂釋之不逾半刻唯樞密使韓世忠不平獄成詣檜詰其實檜曰王子雲與張憲書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相公言莫須有何以服天下因力爭檜竟不納王死洪皓時在虜中馳蠟書還奏以為虜所大畏服不敢以名呼者唯王號之為岳爺爺諸酋聞其死皆酌酒相賀曰和議自此堅矣他日皓還朝論及王死不覺為慟上亦素愛王之忠聞皓奏益痛悔焉薨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下至三尺童子亦怨秦檜云查竊謂人曰虜自叛河南之盟岳某深入不已檜私于金人勸上班師金人謂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某方為河北酋且殺吾壻不可以不報必殺岳某而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王以為信沈尚書介謂岳霖曰王之性張俊也以廉忤秦檜也以忠俊方厚質而上獨憐檜方私虜而王獨力戰此所以不免也時以為名言

忠文王紀事實錄

行實拾遺

王天性至孝自北境紛擾母命以從戎報國輒不忍屢趣之不得已乃留妻養母從 高宗皇帝渡河河北陷淪失盜區音問絕隔王日夕求訪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謂之曰而母寄余言為我語五郎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媪為念也乃竊遣人迎之阻於寇攘往返者十有八然後歸王欣拜且泣謝不孝自歸有痼疾王雖身服玉事軍旅應酬無虛刻嘗以昏莫竊暇至親所嘗藥進餌衣服器用親燥濕寒煖之節語欬行履未嘗有聲遇出師必嚴飭家人謹侍養微有不至詈罰自妻始及母薨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每慟如初毀瘠幾滅性自與子雲既足扶襯歸葬不避塗潦蒸暑諸將佐有願代其役者王謝之路人無不涕泣既葬廬于墓朝夕號痛又刻木為像行溫清定省之禮如生時連表哀許願終三年喪上三詔不起勅監司守臣請之又不起責其官屬以重憲使之以死請乃勉強奉詔終制不忍棄衰絰自 二聖北狩夷狄猖獗王每懷誓不與

遠俱生之志刺繡為袍有誓作中興臣必殄金賊主之文
 其後援筆為詩詩經行紀歲月無不以取中原滅逆虜為
 念手攘群盜如李成曹成馬友彭友慶吉湖湘之寇皆同
 時諸將所不能為之功然大營驛等題則曰此蜂蟻之羣
 也豈足為功北踰沙漠蹀血虜庭盡屠夷種復一聖取
 故疆使主上奠枕則吾所志至翠巖寺詩又有山林嘯聚
 何勞取沙漠羣凶定破機之句每拜官辭避之語亦然於
 檢校少保則曰未能攘却夷狄掃除僭竊宣撫副使則曰
 願王宇恢復之迹未見尺寸大尉則曰腥羶叛逆之族尚
 據中土而臣官職歲遷月轉實負初心少保則曰羯胡敗

盟未見殄滅豈可以身為謀貪自辭祿又曰俟臣功績有
 成將拜手稽首祗承休命其志可知矣小心事上畏威服
 尺聞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七稱其尊朝廷及賜詔
 屢看小心恭謹不敢專輒之褒如紹興六年禦劉麟至江
 州十一年禦兀朮舒州侯命之類是也視國事猶其家常
 以國步多艱主上春秋鼎盛而皇嗣未育聖統未續對家
 人私泣聞者或相與竊迂笑之十年北征首抗建儲之議
 援古今陳利害雖犯權臣之忌而不顧天下聞而壯之
 奉身儉薄食不二葷居家惟御布素服食器用取足而已
 不求華巧勞無姬妾留帥具鈔素服正善用兵欲以子女

交驩嘗得名姝有國色飾以金珠寶玉皆盈鉅萬遣使遺
 王次漢陽使者先以書呈王讀之甚不樂即日報書厚遣
 使者而歸其女諸將或請曰相公方圖關陝何不留此以
 結好王曰吾少師於其厚矣然國耻未雪聖上宵旰不寧
 豈大將宴安取樂時耶左右莫敢言玠見女歸益敬服以
 為不可及少時飲酒至數斗不亂上嘗面戒曰卿異時到
 河朔方可飲酒自是絕口不復飲諸將有勸者輒怒之見
 妻御繒帛則曰吾聞后宮妃嬪在北方尚多箕子汝既與
 吾同憂樂則不宜衣此命易以布素家人有搗練者聞王
 歸即遽止

朝廷命王與韓世忠張俊分地任責虜畏王威名獨不敢
 窺荆襄常出淮西侵寇王嘗已地之外又屢為應援中
 年虜入壽春踰淮而來王初得警即上奏乞出師繼以
 虜既入寇巢穴必虛乞出京洛以制其弊復恐上急於退
 虜是日復奏乞出蘄黃相度先議攻卻皆未有詔也至援
 濠州亦不待詔而行其切於謀國如此
 臨戎誓眾言及國家之旤仰天橫泗氣塞莫能語士卒感
 愴皆歃血而聽命奮不顧身臨敵必先士卒摧精擊銳不
 破不止或人問天下何時太平王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
 惜命則太平矣與將校語必勉忠孝節義士皆願効死為

每征討出師朝聞命夕就道祈寒大暑不憚勞苦雖瘡亦不問禁虜勅敵衆人所避王獨行如隆冬按邊而上有非我忠臣莫雪大耻之喻盛夏出師而上有暑行勞勩朕念之不忘之語不顧自疾東下援赴而上有委身徇國竭節事君之歎自力寒嗽疾馳先驅而上有國爾忘身誰如知者之褒者不一也於事尤不避繁瑣當復襄漢平楊么之時諸將碌碌不足恃朝廷憂之青萃於王州郡之所苦急密謀之所探聞朝徹夜旒暮馳莫府一日之間既命圖襄漢又命圖楊么交至皆集主隨事酬應未嘗憚煩所部兵二萬餘人守禦者半攻討者半東西調役畧無乏事

類其利焉

諸大將多養尊自肆崇飾體貌王獨以宣撫司官屬有冗負蠶國害民乞行裁減其體國率如此上嘗亟稱其忠見於詔札則曰卿志在憂國義專報君又曰卿忠義之心通于神明又曰忠義出于天資忱洵者於臣節見於制詞則曰秉誼忠純又曰精忠許國其類不可殫紀樂施疎財不殖資產不計生事有無所得錫登率以激犒將上兵食不給則資糧於私廩九江有宅一區聚家族之北來者有田數頃盡以贍守家者張俊貪占田徧家而家積鉅萬嘗謂其形迹已故憾之卒之日雖王會極力搜括家無餘貲秦檜猶疑之謂所藏不止是與大獄數年盡捕家吏逮治有死者而卒不得錙銖云上知其屢空欲擇第於行都欲以出師日自任其家事王辭曰北虜未滅臣何以家爲起復制詞亦有厲票姚辭第之志御軍之術其大端有六曰重蒐選貴精不貴多晉鬼所向一皆當百上初以韓京兵錫二軍付王皆不習戰聞且多老弱王擇其可用者不滿千人餘皆罷歸數月遂爲精卒上喜賜報曰可見措置有方忠誠體國二曰謹訓習止兵

休舍輒課其藝暇日尤詳至過門不入視無事時如有事
 時如注城挑塿等藝皆被重鎧精熟安習人望之以為神
 三曰公賞罰待千萬人如待一人張憲之部卒郭進有功
 於莫邪關頓解金束帶及所用銀器賞之又補秉義郎子
 雲嘗以重鎧習注坡馬躡而踏王以其不素習怒曰前驅
 大敵亦如此耶遽命斬之諸將叩頭祈免猶杖之百乃釋
 之餘如傅慶以奉功誅辛太以違命誅任士安以慢令受
 杖過無大小必懲必戒張俊嘗請問用兵之術荅曰任信
 智勇嚴五者不可闕一請問嚴曰有功者重賞無功者峻
 罰四曰明號令授兵指畫約束明簡使人易從違者必罰
 五曰嚴紀律行師用衆秋濛濛犯有踐民稼傷農功市物
 皆直不如民欲之類其死不貸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
 者詰其所自得立斬之六曰同甘苦待人以恩常與士卒
 最下者同食樽酒爵肉必均及其下酒少不能遍則益之
 以水日受一啜出師野次士卒露宿雖館舍其備不獨入
 詔詞有所謂絕少分甘與人同欲又云甘苦同於士卒雖
 萬衆而猶一心者指此諸將遠戍則使妻至其家問勞其
 妻妾遺之金帛申殷壻之勸人感其誠各勉君子以忠報
 其有死事者哭之盡哀輟食數日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
 士卒有疾輒親造撫視問所欲至手為調藥朝廷每有

犒多者數十萬緡少者數萬緡付之有司分給一錢不私
 威嘗命其將支犒帶甲人五緡輕騎人三緡不帶甲者二
 緡將裁其數匿金歸已杖而殺之有是六者用能恩威兼
 濟人人畏愛重犯法部衆十數萬本四方亡命樂縱嗜殺
 之徒皆奉令承教無敢違戾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莫
 敢先入晨起去草葦無亂者所過民不知有兵市井粥販
 如平時湖口人項氏家粥薪自給有卒市薪項愛其不擾
 欲自損其直二錢以授之卒曰吾可以二錢易吾首領耶
 竟不敢從盡償其直而去雖甚飢寒不變節每相與自詫
 曰凍殺不拆屋餓殺不打虜是我軍中人也民見他將兵
 道亡滅影聞為岳家軍過則相帥共觀舉手加額感慕至
 泣
 御衆得其死力楊再興歿于虜焚其屍得矢鏃二升蓋不
 償不止也在合肥日遣騎馳奏至楊子江風暴禁渡與者
 力止之騎曰寧為水溺死不敢違相公令自整小舟絕津
 望者以為神
 凡即戎皆至寡敵至衆如南薰門王善之戰以八百人破
 五十萬桂嶺曹成之戰以八千人破十萬不可殫舉而最
 後以背嵬騎五百大破兀朮十萬之衆兀朮號善用兵
 大懼亟奔京師其兵之精蓋如此

用兵無奇正臨機制勝嘗自言為將無計不足以博匹夫
故王於用謀如紹興二年逸謀以破曹成六年偽書以廢
劉豫之類不可槩舉故制詞嘗有慮而後會之機謀成而
動有功 冠三軍之勇 計然後戰等語
臨事定猝遇敵不為搖動敵以為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攻
郢州城不設壕塹路不設伏而自不敢犯兵雖常勝無
驕色先計後戰務出萬全自結髮從軍大小數百戰未嘗
敗北以此
凡出兵必以廣上德為先殲其渠魁而釋其餘黨不妄戮
一人裨將寇成嘗殺降即劾其罪是以信義著敵人不疑
恩結於人心雖虜之僉軍皆有親愛願附之意如建炎三
年在常州紹興十年龍虎大王下忱查千戶高勇等之來
皆千里來奔故制詞有得仁人無敵之勇宣子不殺之武
廣好生於朕志等語
權雖專莫敢擅輒初襄漢平諸郡彫瘵州縣官率瓜時不
上詔王得自專辟置臧否之權王詮擇人物以能安集百
姓為先張旦守襄陽兼四川安撫使牛臯為副使李尚義
通判襄陽府事李道為四州都統制周識攝郢孫暈攝隨
舒繼明攝信陽高青攝唐單藻戴之張應攝鄧党尚友戴
之郡莫則孫革蔣廷俊邵侏嘗詣等多由小吏識拔人樂

於赴功暮月之間咸以最聞迨其稍還舊觀即上章乞還
辟置之權上降詔援衛青不與招賢事稱之且曰自非思
慮之審謙謹之至何以及此其遠權勢蓋如是諸大將貪
功王每被賞輒以無功辭甚至六七辭不肯妄受上嘗賜
詔曰卿每拜官必力懇避誠知懷冲遜之實非但為禮文
之虛也復襄漢時宰臣朱勝非使人諭之以飲至日建節
旄主愕然曰丞相待我何薄耶乃謝使者曰為某善辭丞
相岳某可以義責不可以利誘襄陽之役君事也使訖事
不授節將坐視不為乎援一城而予一爵者所以待衆
而非所以待國士也及建節力辭不得已乃受劉光世之
兵上初以昇王檜知其有大舉北征意沮之寢其命畧無
溫色及復軍首乞不假濟師以本軍進計以除心腹患鄴
復叛之又乞進屯淮甸上賜詔榮之兵隸李回日授神武
副軍都統制已乃聞為甥壻高澤民偽為之請而得之每
驚惕即日自陳乞正澤民罔上之誅力辭不受又數見回
白其事回乃奏云岳某一軍自從討賊服勤職事忠勇之
名聞於江右紀律之嚴信於疲吐留屯洪州聲勢甚遠江
湖群寇率皆逃避近遷神武副軍都統制士論皆謂稱職
及得其外甥壻私書乃知此除曾經樞密院陳乞某小心
惶懼累與臣言實非本心所敢僥望上即報回曰岳某勇

於戰鬪馭衆有方昨除神武副都統制出自朕意非因陳乞可令安職又力辭回再三諭之乃止後幕屬劉康年亦爲之請母封國夫人次子雷授文資王得其實鞭康年五百繫之上章待罪乞反恩汗

功成不居盡推與同列及其下始受襄漢之命朝廷令劉光世遣馬軍五千人爲牽制六郡盡復光世之軍始至及論賞乃奏乞先賞光世功李寶結約山東豪傑數千人屢請以曹州率衆來之泗以歸爲韓世忠奏留之寶截髮慟哭願還王戲下世忠以書來諭王荅曰是皆爲國家報虜何分彼此世忠歎服每辭官必云其所之戰皆將士竭力

左臣可功辭少保之章曰臣方同士卒之甘苦明將帥效思威冀成尺寸之功仰報君父之德豈可身被厚寵愬然不以當鋒刃冒矢石者爲心上將士之功絲毫必錄行賞於朝惟恐不厚或功優賞薄不避再三之請爲之開陳然不當得則一級不妄予部將有正任廉車者數人率積於此轉餉之臣於軍湏無闕者皆上之朝如曾紆薛弼劉廷年程千秋徐與可張運之屬皆以勞選或得職名何子端陳進等雖小吏亦以功進二階下及游說有助如進士蕭清臣趙澗陶著等皆命之以官光嚴死事之典朝沒暮上如舒繼明扈從舉及張漢之吳立等皆蒐訪而得不遺一

人雲從戰數立功乃常匿之所遷擢皆朝廷舉察之所特命襄漢功第一不上逾年銓曹辨之始遷武翼郎平楊么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一至此廉則廉矣然未得爲公也乃奏云湖湘之役岳雲實爲有功以雲乃飛子不魯保明乞與特推異數王猶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王辭曰士卒冒犯矢石斬將陷陳立奇功者臣始所事狀得露一級男雲無故遽躡崇資是不能與士卒一律將何以服衆又言非所以示將士况公至正道累表不受上嘉其志特命其請帶造刺則曰始就義方尚存乳臭雖屢經於行陳曾未見於事功比者驟遷官職必令志氣怠惰伏望追還成命庶使粗知官爵之難勉力學業他日或能備效驅策又曰使雲不知名器之重或就驕溢上則負陛下之恩下則取縉紳之議并臣之罪亦復難逃又云正已而後可以正物自治而後可以治人若使男雲受無功之賞則是臣已不能正已而自治何以率人乎至十年穎昌之戰功先諸將而辭忠州防禦則曰君之馭臣固不吝於厚賞父之教子豈可責以近功男雲隨行迎敵雖有薄効殊非大功乞收成命帶御器械則又力辭獲免而止

上嘗賜詔稱之曰卿力抗封章推先將士蓋不特固執謙

避耻同漢將之爭功而使其自立勲勞復見西平之有節
遇諸子尤嚴平居不得近酒為學之暇使操釜鉅治農圃
曰稼穡艱難不可不知也重節誼謹施報死猶不忘張新
以謗謫行至長沙賊酋劉忠者誘其附已以叛所罵忠不
從竟遇害其子宗本尚幼王訪求鞠養教以儒業飲食起
居使諸子相處 紹興七年遇明堂恩捨其子而補宗本
奏曰臣昨建炎初因論事罪廢 聖造寬洪偶幸逃死守
時孤子一身狼狽羈旅因投招撫使張所所一見與臣甚
及兩河燕雲利害適偶契合臣自白身借補修武郎其後
所軍次北京未及渡河賊謫南方卒以節死臣念張所憤
先意兩河而身未北渡已遭橫議今其身名彫喪後嗣零
落臣竊痛之使臣不言臣則有負欲望矜憐將臣今歲奏
薦恩例補所男宗本仍乞依張俊例於文資內安排又陳
述所死難之由乞追復舊職仍乞優加褒異以旌其忠上
制之復特賜其家銀絹百匹兩與一資恩澤
議論持正不善附人年少未顯見當路要人未嘗有強顏
攀附意故卒以此賈既素無一介之助致位通顯皆上所
親擢上賞褒其功謂左右曰用將須擇孤寒忠勇久經艱
難親冒矢石者
王得附竹帛之光以此好禮下士食客所至常滿一時名

人才士皆慕幕府商論古今相究詰切直無所遺粹或語
至夜分乃寢出則戎服升首坐理軍務入則戎冠褒衣窮
經傳或雅歌投壺持循禮濶恂恂如書生口未嘗言已功
制詞所謂廉約小心得祭遵好禮之實又云有公孫謙選
不伐之風又云卑以自牧履馮異不伐之謀其類可考
秦國夫人李氏遺事
娶李氏名娃字孝娥奉其姑有禮度又能籌理軍事王出
軍則必至諸將家撫其妻子以恩結之得其歡心在宜興
日王嘗召至行在部下謀叛李氏得之不言一日會諸將
于門即坐告之捕斬叛者一軍肅然
諸子遺事
雲年十二從張憲戰憲得其力大捷號曰贏官人軍中皆
呼焉王征伐未嘗不與京西之役手握兩鐵鎚重八十斤
先諸軍登城攻下鄧州又攻破隨州潁昌之役大戰無慮
十數合出入虜陳甲裳為赤體被百餘創然每戰捷王獨
不上故其功多不聞歷任王機莫帶御器械提舉醴泉觀
官至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死之日年二十三贈安遠軍
承宣使
雷故任忠訓郎閣門祗候贈武畧郎
霖故任朝請大夫敷文閣侍制贈中大夫

震故任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事

震故名雷改賜今名任修武郎閣門祇候

昭雪廟謚

紹興二十五年秦檜薨于位子熈勤令致仕高宗皇帝屬精萬幾首欲復王官而待宰方俟尚嘗主王獄力陳以為虜益猖獗方此顧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之末虜益猖獗朝廷始追咎和議太學生程宏甫上書其畧曰今日之事國家所以應之者先務有四其一曰下詔書以感南北之士和議既行之後為故相秦檜所誤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一旦思得其死力必有以感動其心而奮起之故哀痛之詔不可不亟下然 詔不可徒下也首當正秦檜之罪復無辜之冤以舒天下不平之心而振其敢為之氣且檜所以失吾南北之心者自趙鼎以不主和議而竄海外身滅家亡則學士大夫忠義之氣沮矣自岳其以決定用兵而誣殺大逆則三軍之士忠憤之氣沮矣至如長告訐之風起羅織之獄一言及時事不問是否例置死所使天下不知有陛下而欲人呼已謂之聖臣則天下匹夫匹婦忠憤之氣由此掃地矣檜所以失吾中原之心者亦有由矣士大夫陷沒虜中而家藏有在中國者親之日檜既不能庇其宗族以結其心而使之起義以報

我乃返徇虜人之請而悉還之方其去時如赴死所中旅忠義南望吞聲恨其絕望於我也今者要當正秦檜之罪而籍其家財雪趙鼎岳其之罪而復其官祿然後下詔臣將見其懽忻鼓舞吐憤紆懷朝讀詔書而暮赴義矣上深然其言下詔諭中原及諸國等人又詔燕北人昨被遣歸者蓋為權臣所誤追悔無及又許王家自便盡室生還窺檜黨于荒遠削籍除名示不復用初以岳陽與王之姓同易為純州至是復仍舊號於是上意一孚志士爭奮注微以御史中丞宣諭京西諸將與合軍陳謀以訟王之冤徹諭之曰當以奏知諸軍哭聲如雷皆呼曰為我岳公爭氣効死都督張浚參贊陳俊卿聞此語皆悲感服先是王薨一年前後年此日諸將復之武昌騎戲又一下卒忠義所激自題一詩云自古忠臣帝王疑全忠全義不全尸武昌門外千株柳不見楊花撲面飛聞者為之悲泣罷遊暨孝宗皇帝涖祚云初首下詔曰故岳某起自行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有法屢立功效不自矜夸餘烈遺風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某某雖坐事以歿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聖意與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制詞有云事上以忠至無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

不犯於秋毫外摧孔熾之強胡內剪方張之劇盜名之難
揜衆所共聞會中原方議於曩焉而當路力成於投杼坐
急絳侯之繫莫然內史之灰速更化之云初示褒忠之有
漸思其姓氏既仍節嶽岳陽念爾子孫又復孤惻於嶺表
欲盡還其寵數乃下屬於眇躬是用峻升孤棘之班疊昇
齋壇之組近畿禮葬少酬魏闕之心故邑追封更慰轅門
之望豈獨發幽光於既往庶幾鼓義氣於方來末云聞李
牧之為人殆將拊髀關西平而未錄敢緩旌賢其辰告之
語蓋指王建儲之議也子雲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以
禮葬葬子孫強保以上官官之後嫁則官其夫張憲復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官憲子孫賜王家錢萬
緡建廟於鄂州賜其號曰忠烈詔三省曰秦檜誣岳其舉
世莫敢言李若樸爲獄官獨白其非罪令訪問甄錄既而
李若樸除郎何彥猷妻劉氏經都堂具狀乞比類李若樸
除郎事理推恩奉聖旨何彥猷特贈兩官與一子恩澤
淳熙四年前太常少卿顏度奏請定謚太常議以宗社再
安遠邇率服猛虎在山藜藿不採爲折衝禦侮定亂安民
秋毫無犯危身犯上確然不移爲布德執義請謚曰武穆
詔依
淳熙五年五月五日霖以知欽州召見賜對便殿上宣諭

曰卿家紀律用兵之法張韓遠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
天下共知其冤霖對曰仰蒙聖察撫念故家不勝感激

籲天辨誣通叙

王奮自單平宣政之間已著功於河朔高宗皇帝受密
詔開霸府而王首被譏擢蓋自是而歷位孤卿專制閭外
未嘗有蚍蜉蟻子之援獨以孤忠結知明主自信不疑勳
名旣高讒其橫出而王之迹始危矣是時城孤有恃勢可
炙手天下之士莫敢一撻其鋒而王之加罪也何鑄薛仁
輔以不願推鞠而逐李若樸何彥猷以辨其非辜而罷士
優以百口保任而幽之閩韓世忠以莫須有三字何以服

天下為問而奪之柄最後而劉允升以布衣扣關而坐極
 典矣一時附會之徒如方侯高則以願備鍛鍊自諫議而
 得中丞王俊則以希旨誣告自遙防而得廉車姚政龍榮
 傳選之流亦以阿附而竝沐榮遷之寵矣王薨之後復有
 程宏面者大書直指以明王之冤幸而大明當矢宏面之
 言適合聖意宏面蓋未敢逆為此望也然則是理之在人
 心如何哉紹興更化遂讒黨復純州還諸孤之在嶺嶠者
 重以念王不忘之德意屬之孝宗皇帝嗣位之初首加
 昭雪既復其官爵又錫之冢地疏以寵命而祿其子予以
 緡錢而恤其家族給以元業而使之不餬口於四方旌以
 廣見而俾有以慰部曲三軍之心日月照臨下燭幽隱兩
 露霑漑徧及死生聖恩洋洋復出史諫蓋自漢魏以來功
 臣被誣謾無實未有如王之抑及其昭雪之際若溼有加
 亦未有如王之榮者也而其所以為冤者不容不辯蓋王
 之既端造乎張俊而秦檜者實成之俊之怨王不一也而
 大者有三焉淮西俊之分地趙鼎命之怯敵不行追至一
 戰而捷俊則耻之一也視韓世忠軍俊迎檜意欲分其封
 鬼王執義不可比行楚州城俊欲與版築王又曰吾曹當
 戮力圖剋復豈可為退保計耶俊則怒之二也疆場失寇
 俊等不能制而王談笑取之 主上眷寵加厚踰於諸將

王於俊為後輩不十數年爵相皆俊則嫉之也檜之怨
 王尤不一也而大者亦有三焉全家南還已莫檢於棘棘
 縱歸之跡草檄辱國復汗覲於室撓寄聲之問以至三策
 之合不得輒易大臣之盟檜之私虜如此則主和之際豈
 容有異議然王一則曰恢復二則曰恢復犯其所甚諱一
 也昔王之諸孫名甫者守鄞會稽文惠王史浩謂之曰方
 代邸侍燕間嘗一及時事檜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趙鼎以
 資善之議忤檜卒以貶死其謀危國本之意非一日矣然
 王首進建儲之議犯其所不欲二也韓世忠謀劫使者敗
 和議得罪於檜檜命王使山陽以楮撥世忠軍事且戒令
 備反側托以上意王曰主上幸以世忠陞有府楚之軍則
 朝廷軍也公相命其以自衛果何為者若使其楮撥同列
 之私尤非所望於公相者及與耿著獄將究分軍之說連
 及世忠王歎曰某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不辜被罪吾為
 負世忠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亟奏求見上驚諭之曰安
 有是既而以詰檜且促其著獄著得減死犯其所深惡三
 也夫俊以其憾王之心而誚事於檜檜之憾王者視俊為
 尤切唱和一辭遂啓大獄况當時輔之以羅汝楫之迎合
 王鵬兒之告訐方侯高挾故恐而助虐王貴劫於私而強
 從則王固非以淮西之逗留而王之子雲非以通書而致

變張憲亦非以謀復王掌軍而待罪也雖然淮西之事御
札可考也通書之迹書已焚矣惟鍛鍊之是從矣復掌軍
之謀則又取信於仇人之說而必成於狂狷之內甚而陳
首之事自甘軍法以實其言至行府與獄雖張俊極力以
文致而其平亦自云妄矣嗚呼竟哉洪皓嘗奉事而論及
王不覺為慟以為虜中所大畏服不敢以名稱者惟王至
號之為岳爺爺及王之死虜之諸酋莫不酌酒相賀以為
和議自是可堅而查騫嘗謂人曰虜自叛河南之盟王深
人不已檜私于金人勸上班師兀朮遺檜書曰爾朝夕以
和請而岳某方為河北圖且殺吾塔不可以不圖必殺岳
某而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王以為信即皓之所奏而觀
之箭之言其不妄也若夫辨寃之說金作碎編編之詳文
不欲復贅

忠文王紀事實錄卷之四

忠文王紀事實錄卷之五

表議

謝講和表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路宣撫使
兼營田大使臣岳某上表
臣某於八月十二日准都進奏院遞
到赦書一道臣已即躬率統制統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
讀訖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算
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一旨眷澤誕敷輿情胥悅臣某
誠歡誠抃頓首頓首竊以貴歛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
晉公皆盟墨未乾顛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
之師蓋夷虜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流溪壑之
求圖暫安而解倒懸猶云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
乎恭惟 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
之權務和衆以安民廼講信而脩睦已漸還於竟土相繼
見於威儀臣幸遇明時獲觀盛事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涓
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
而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臣願定
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
心天地當令誓願以稱藩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
至

乞出師札子

起復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管田大使臣岳某奏臣自國家變故以來起於白屋從陛下於戎伍實有致身報國復讎雪耻之心幸憑社稷威靈前後粗立薄效 陛下錄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躡有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圖臣實何人誤辱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夜思以圖報稱臣竊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而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包藏不淺臣謂不以此時稟 陛下睿算妙畧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絕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人之謀計日生浸益難蓄然臣愚欲望 陛下假臣日月勿拘其淹速使敵莫測臣之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之叛將叛將既還王師潛進彼必捨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至於京東諸郡 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濟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父子斷必成擒大遼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滅之理為 陛下社稷長久無窮之社稷在此舉假令汝穎陳蔡暨清野南於

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於餽運臣須斂兵上流賊必追襲而南臣俟其來當率諸將或挫其銳或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後徐圖再舉設若賊見上流進兵併力以侵淮上或分兵犯四川臣即長驅禱其巢穴賊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今年未終平殄來歲必得所欲 陛下還歸舊京或進都襄陽關中惟陛下所擇也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籍蓋慮周而用足也今臣部曲遠在江流去朝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陝洛而在寨卒伍有飢餓而死者臣故亟還前功不遂致使賊地陷偽忠義之人旋被屠殺皆臣之罪今日惟賴 陛下戒勅有司廣為儲備俾臣得一意靜慮不以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必能濟此大事異時迎還 太上皇帝 寧德皇后梓宮奉邀天眷以歸故國使宗廟再安萬姓同歡 陛下高枕無北顧之憂臣之志願畢矣然後乞身歸田里此臣夙夜所自許者臣不勝拳拳孤忠昧死取 進旨

乞本軍進討劉豫札子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管田大

使臣岳某言賊豫誅尚亢中上陵寢之祀呈圖備安

陛下六飛時巡越在海際天下之愚夫愚婦莫不疾首痛心願得伸鋤奮挺以致死于敵而陛下審重此舉累年于茲雖嘗分命將臣且時江漢而皆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沮喪中原來蘇之望日以衰息歲月益久汗染漸深趨向一背不復可以轉移此其利害誠為易見臣待罪閭外不能宣國威靈竟移小醜致神州隕於王化僭偽穴於官闕死有餘罪敢逃司敗之誅陛下比者寢閣之命聖斷已堅咸謂協復之功指日可冀何至今日尚未決策北向臣願因此時上稟成策不煩濟師只以本軍進討屢少塞鯨官之咎以成陛下寤寐中興之志順天之道因民之情以曲直為壯老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茲焉可必惟陛下力斷而行之不勝大願區區愚忠畢罄於此干冒天威無任戰汗俟謹之至取進止

乞移都奏略

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之地臣請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勒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之所向人人用命臣當仗國威靈鼓行北向殲此虜則中興之功即日可冀

乞定儲嗣奏畧

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陛下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讎之意

乞終制劄子

草土臣岳飛劄子臣今月十二日至江州瑞昌縣界准樞密院奏勸會岳某丁母憂已擇日降制起復緣目今人馬無人主管及見措置進兵渡江不可等待奉

聖旨先次行下岳某特起復仍日下主管軍馬措置邊事不得辭免伏念臣孤賤之迹勿失所怙鞠育訓導皆自臣母國家平燕雲之初臣方束髮從事軍旅誓期盡瘁不知有家自從陛下渡河以來而臣母淪陷河朔凡遣人一十八次始能般挈得脫虜虓驚悸致疾遂以纏綿臣以身服戎事未嘗一日獲侍親側躬致湯藥之奉今者遭此大難荼毒哀苦每加追念輒欲無生而陛下恩眷有加即命起復在臣么微固深銜戴然臣重念為人之子生不能致菽水之歡死不能終衰經之制而顏有覩天地弗容且以孝移忠事有本末若內不克盡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忠臣已般挈扶護前來欲於江州或南康軍東必葬伏望聖慈矜憐餘生許終服制取進止

乞終制第三劄子

草土臣岳某奏近於四月十二日具奏辭免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今月初一日准 御前金字牌遞到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仍不得再有陳請依已降 指揮日下主管軍馬措置調發不管少失機會者伏念臣叨荷 聖恩倍加倫等惟期盡忠庶圖報稱緣臣老母淪亡憂苦號泣兩目遂昏方寸亦多健忘自揆餘生豈復尚堪器使非敢獨孝于親而於 陛下不竭其忠正謂災屯如此不能任事况臣一介右列若學術稍優謀畧可取亦當勉強措置調發臣於二者俱之所長今既眼目昏眊又不能身先士卒賈作銳氣苟不罄瀝血誠披告 陛下則他日必致顛隳上幸委寄伏望睿慈俯察孤衷許臣終制取 進止

太學 岳鄂王故宅也今司土之神或曰即 王焉公朝申錫廟號爵封徽章具存 王血忱衛社共天命而立民彝忠在令申乃今右我多士扶持名教威靈凜凜猶生時敵愾之忠何拳拳斯文如此哉孝悌忠信自有撻甲兵之道聲明文物仁義禮樂所暨可以化夷為華我朝中天之禍烈矣實自當時諸人不知乎此有以啓之此

所以詒 王之憂也 王齋
 志地下有時神游故宅幸其
 今為斯文之所聚也所以衛
 之甚力者蓋謂六籍之教不
 墜五帝三王之學常明天理
 人倫常不晦蝕夷狄其能侵
 中國乎其視唐張睢陽志於
 為厲鬼以擊賊者又萬萬矣
 夫為厲鬼以擊賊孰愈乎昭
 義理暢聲教而使賊自懾服
 者乎此 王所以宜食於故
 宅也景定壬戌年間本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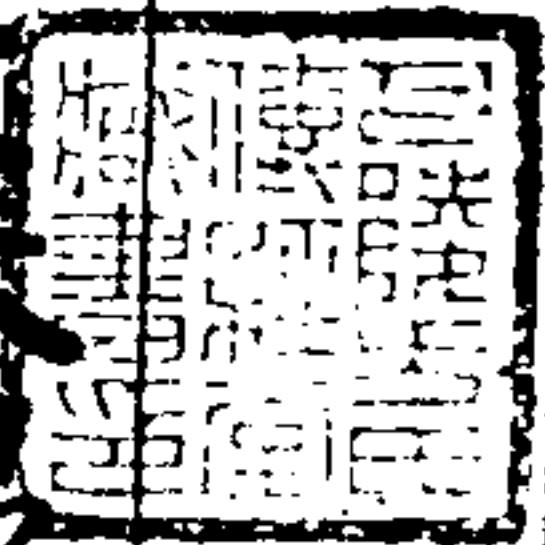
舍廬陵謝 起巖 蒐 王世系
 勳閥凡旂鼎所銘冊書所著
 奉常所議考功所錄州志家
 乘野史所紀其涉於 王者
 輯為一書計若干卷目曰紀
 事實錄不特使囿神貺者有
 考抑以示安安靈娛之意又
 十年為咸淳七年乃相率哀
 金而壽之木書之篇末極知
 其僭是歲春二月聖明善齋
 齋諭學生吳 安朝 謹識

戊子三月二十日蓬山活管第十四集藏園主人
出示此書世所稀見德清俞陞雲番禺商衍
瀛杭縣邵章靜海高毓澎易水陳雲誥桂林
張書雲開縣胡嗣瑗貴陽邢端同敬觀

商衍瀛識時年七十有八

江夏傅敬榮杭縣袁鏡亭許寶銜同觀

刻朱子實紀序



朱子實紀一十二卷發源
載氏所編而刻於歙鮑雅
氏予在白鹿洞書院感朱
子出處一事會得實紀而
覽惻愴僥怖於是法然而
悲焉按實紀朱子年二十
二仕七十致仕中間五十
年更事四朝然官不遇待
制在外者九考立朝則四

朱子實紀序

朱子實紀序

十日而已白鹿洞建書院
如時年五十矣猶知南康
軍事於戲何其遇不易至
此哉官不必論孝宗者非
宗之英明君哉亦不為不
知公三十年間詔對垂拱
殿者一延和殿者二而已
豈所謂吾退而寒者至
耶世常言用舍有命而
運數故以文帝之躬而使

賈誼李廣沒於下位有武
帝之好文而董仲舒不能
安諸其朝夫宗之南也斯
則何時而可以漢之二帝
諛耶故知賢而不好是曰
不知好而不用是曰不好
用而不專猶不用也若孝
宗者於公為用耶好耶知
耶於戲難之哉當是時大
臣知公者陳俊卿輩數人

身之寡矣舉者已數者繼
引者厄嫉者力黃氏快公
行曰百年論言必有知愚
言者予讀之未嘗不泣然
而悲也公既沒於是大人
君子宗其學達官顯夫程
其猷言臣文士頌其業門
人發於其授受見者懷其
儀刑罔者淑其緒理薄海
內外遵誦其書於是謚贈

議於上祠廟建於下茲錄
及其子孫蓋論不俟百年
而遂已之何則水平則鑑
物故賢者沮抑於生時而
論每空於身後者以平也

朱子實紀序

五

然於宗則何補矣人曰仲
尼之不遇春秋不幸萬
世之幸如是則以之遇不
遇吾又奚悲戴氏名銑字
寶之為給事中卒有告曰

汪愈者戴甥也以實紀親
雄先世名元康者嘗復
朱子祠田也文載實紀中
三人者誠朱子鄉人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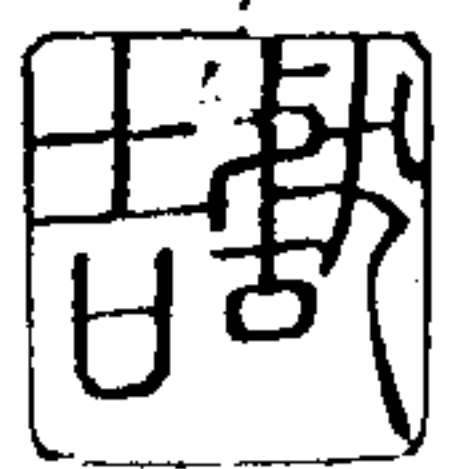
朱子實紀序

六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江
西按察司副使奉

勅授學士郡李夢陽撰并

書



朱子實紀序

朱子實紀紀朱子之始末與夫今昔尊崇之實也
舊名年譜今更曰實紀何也謂之年譜則紹乎前
彰乎後者不足以該必曰實紀然後并包而無遺
亦猶史家有世表年表總謂之實錄也或曰堯舜
始末孔子紀于典孔子始末馬遷紀于世家濂溪
伊川始末朱子紀于事狀年譜是編亦擬孔朱而
作歟銑避席而對曰不然此果齋李氏之書屢經
鉅補頗涉淆舛加以事或逸于時文寔增于後未
有粹其全者銑於朱子受罔極之恩且為鄉後輩

朱子實紀序

七

與有曠墜之責過不自揆竊因其舊而脩之釐為
十有二卷以致景行之私非敢妄作也夫堯舜周
程之事固賴孔朱以傳乃若孔子雖無世家而六
經之昭于萬世者自若朱子雖無實紀亦奚病其
書之昭于萬世哉書昭于萬世即道之昭于萬世
何賴乎此編也抑朱子嘗言伊川年譜不能保無
謬誤此固夫子自道亦足以見紀述之難大賢且
然矧區區小子乎同志君子幸原其僭而加訂之
以讀之者有以觀朱子德業之全而興起焉得有
所據以為希賢希聖之階則其為助似當不小爾

正德丙寅歲十月朔旦後學婺源戴銑謹書

朱子實紀序

八

朱文公先生年譜序

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為也必並生錯出交脩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為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此閭節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枋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群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為之闡幽明微著熾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敝嗚呼是不日天之所命而誰實為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湖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翅千有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中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曰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

朱子實紀序

九

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疴之間大寐之醒至于呂謝游揚尹張侯胡諸儒切磋商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眾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子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歛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群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視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開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為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為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惟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大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歟吾友李公晦方子嘗輯先生之言行今高安洪史君友成為之鈔木以壽其傳高安之弟天成屬予識其卷首嗚呼帝王不作

朱子實紀序

十

朱子實紀序

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孰孰
為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
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為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
在禹下子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子生也後雖不
及事先生而與公晦及輔漢卿廣音者嘗共學焉故
不敢以固陋辭 年 月 日臨邛魏

了翁序

文公先生年譜序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秋我文公闕里掌祠事朱境以
書告曰年譜謀餞諸梓邑賢令佐斯文朋友願就徽

宋子實紀序

十一

猷敢以序文為請嗚呼大賢君子一動一靜一語一
默無非教也况吾文公之年譜乎哉刊以傳示於人
固其宜也然在當時年譜與行狀二文並傳故年譜
所載求師取友注述本末出處進退居官蒞政前後
次第悉詳年月書之而行狀則惟以發明求端用力
之精義微旨造道成德之淵奧要歸所以承先聖道
統之傳信有在也昔伊川撰明道行狀而伊川之年
譜行述則有待於文公嗚呼大賢君子盛德形容良
不易易也此康節墓誌所以惟屬之明道而濂溪之
行述亦待吾文公而後方為撰述蓋惟聖賢能知聖

賢故也中庸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均之為聖
人也達而在上則立君道以正萬方窮而在下則立
師道以教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達而在上之聖
人也立君道以正萬方者也仲尼窮而在下之聖人
也立師道以教萬世者也師道之立君道所由以立
也先儒有言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朱子則集諸儒
之大成是亦所謂立師道以教萬世者與今文公之
學薄海內外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家有其書人誦
其言然絳焚之餘此文或不能盡見也以平日仰慕
之心誠得此而寓目焉則其感發興起若時雨之霑

宋子實紀序

十一

既自有不能已者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是之
謂與若邑令佐倡率刊行而前廣西護衛知事李文
徵辭疾家居集議督工力就厥緒均知崇尚斯文以
隆治化咸可尚也故不敢辭以復命于掌祠云是歲
之九月三日庚子後學汪仲魯謹序

文公先生年譜重刊序

五星聚奎而機發於先紫氣出井而瑞徵於後天生
豪傑斯文在茲則我朱夫子之生也有自來矣其資
也至明其質也至粹其氣也至大至剛故其學窮天
地之理盡人物之性博極群書折衷衆論直以濬洙

泗之源疏濬洛之流會而通之止於至當之歸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千五百年於此矣其書傳之天下後世徧華流夷讀之者尊之信之於往聖所作先賢所述咸得其指歸而不為他岐之惑其有功於道學自孔孟而下至周程數子孰有加於此哉新安婺源乃朱夫子父母之邦其先世丘墓舊居宅里咸在此魯闕里廟祀攸宜括蒼葉公公回來為邑丞既新厥廟復以年譜舊刊本板文字磨滅漫不可辨謀欲重刊爰得舊本若行狀褒典記文附於年譜之後者與邑之儒士孫對拱悉加校讎補其遺闕正其訛繆命

朱子實紀序

工銀梓微序於予嗚呼文運之興固繫於天道統之傳實在於人我朱夫子自少至老注意經傳銳情治教以斯道為己任積歲累月竟無虛日天地之心生民之命於焉以立木鐸再鳴不可誣也今賢佐復能刊正是編嘉惠後學使得於觀感者如親見先師於平生言足為則行足為法動足為道以為萬世法程甚盛心也故不自揆僭序其畧以表為政者知治化之本云宣德六年冬十二月既望德興後學孫原貞謹序



朱文公像

太師徽國文公像

右像乃朱氏家廟所藏文公六十一歲時所寫真也茲謹模實卷端使學者得以想見大賢道德之氣象云

朱子實紀凡例

一 是書首列道統源流見朱子之學上有所承列世系源流見篤生大賢遠有所自而子孫世次附焉

一 果齋李氏著紫陽年譜三卷原本不存又矣宣

德間婺源刻本頗有踈脫今取朱子語類大全

集行狀本傳道命錄李心年譜節略等書

參互考訂訛者正之畧者詳之其論著關繫之

大舊或未載而歲月可考者增入逐年之下間

有引證及附鄙見一二皆稱按以別之

一年譜舊本附錄勉齋黃氏所撰行狀今增以宋

史本傳

一 朱子故鄉及宦寓之處廟宅祠院在在有之今

據一統志徽州志建寧志等書所載以類編入

一 朱子門人甚衆今據語錄姓氏德緒考亭淵源

錄宋端等書畧節編載其號稱高第有著述者

居先錄有問答及見稱許者次之或姓字爵邑

僅存者實于后惟西山真氏私淑而得正傳配

享祠堂故亦入高第之列

一年譜舊本附錄朱子授官誥詞今增以謚議封

誥優崇公移及銘贊祭告諸文

一 讚述紀題諸文其作者必稱名尊朱子也名下

著其字號爵邑朝代各隨所稱未有所考者闕

之

一 舊載并新增古今名公詩文凡為朱子而作者

其序次惟以廟宅祠院等類為別不以人之先

後主於備事亦不敢有所去取

凡例畢

朱子實紀目錄

第一卷

道統源流

世系源流

第二卷

年譜

第三卷

年譜

第四卷

年譜

朱子實紀目錄

四

第五卷

行狀

第六卷

宋史本傳

第七卷

廟宅 祠書院墓坊亭附

第八卷

朱子門人

第九卷

褒典



第十卷

讚述 祝詞 識跋

第十一卷

紀題 碑記

第十二卷

紀題 詩詞

銘贊 事實

序 跋 上梁文

朱子實紀目錄

五

目錄畢

朱子實紀卷之一

道統源流 世系源流

道統源流

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冬十月庚子孔子生

諫之曰尼父西漢元始元年追諡褒成宣尼公東

漢永元四年封褒尊侯後魏太和十六年改諡文

聖尼父後周大象二年進封鄒國公隋贈先師尼

父唐貞觀二年升為先聖十一年尊為宣父乾封

元年贈太師天授元年封隆道公開元二十七年

追諡文宣王宋大中祥符元年加諡宣聖文宣王

五年改為至聖文宣王元大德十一年加封大成

至聖文宣王詔封爵仍舊實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之道為萬世道德之宗主

孔子傳之顏子

開元二十七年加贈復聖公

元至順二年加贈復聖公

元豐六年封鄒國公七年詔配

子思子傳之孟子

順二年加贈亞聖公

至宋濂溪先生周子

郎中分司南京贈宣奉大夫諡元淳祐元年追

得孟氏不傳之統

周子傳之明道先生程子

進士任左丞議郎宗正寺丞諡純節元祐二年

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元順六年加封鄒國公

伊川先生程子

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謚正淳祐元年追封

二程子傳之龜山楊先生

靖國朝弘治間追封將樂伯從祀孔子

楊先生傳之豫章羅先生

授博羅縣主簿謚文質

羅先生傳之延平李先生

興十八年進士歷官煥章閣待制朝奉大夫謚文

累贈通議大夫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

定三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詔從祀孔子元

正二十二年改封齊國公入國朝封謚從祀

仍宋舊詳實集諸儒之大成

見實紀

李

文

靖

文

鎔	生子淳	鉦	生子浪	鏡	鏃	鏞				鉦	鏃							
涑	生子積	淳	生子二棟操	浪			生子裴	渭	生子二梁梁	濱	清							
楹	生子二學杰	積	操	棟				裴	梁	梁	標	欄	生子炳	禱	生子介	櫻		
	杰	焯												炳	介	生子埜		

			生子二潞洞	鈞											鎮	生子濱	鏞	生子涑
生子柰	洞		生子二栢楠	潞	潮									洲	汶	濱	生子二楨栲	生子二楹楹
	柰	楠	生子蒸	栢				生子四灼燧燧	栲					洲	栲	栲	燧	燧
				蒸	燧	燧	燧	灼						燧	燧	燧	燧	燧

朱子實紀卷之二

年譜

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甲寅朱子生于延平尤

溪之寓舍

朱子先世居歙州之黃墩唐天祐中遠祖壞以刺史陶雅命領兵三千戍婺源

因家邑之萬安鄉松巖里七傳至韋齋先生松當宣和末尉建之政和丁外艱時方臘亂睦道梗且

貧不能歸遂葬其親于政和護國寺之側自後往來僑寓建劍二州是歲館于鄭氏而朱子生焉○

按甲寅乃是月十五日相傳朱子生時婺源源故宅井中有紫氣見

紹興元年辛亥朱子二歲

二年壬子朱子三歲

三年癸丑朱子四歲○嘗指日問於韋齋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韋齋奇

之○按行狀云能言韋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有何物韋齋異之與此所記不同然當是一事

其曰能言也

四年甲寅朱子五歲始入小學韋齋與內弟程復亨書云息婦生男名五二今

五歲上學矣○按朱子小名沆郎

五年乙卯朱子六歲

六年丙辰朱子七歲

七年丁巳朱子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八字於其上曰若

間從羣兒嬉遊獨以

八年戊午朱子九歲

九年己未朱子十歲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按語

十數歲時讀孟子至聖人亦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做

十年庚申朱子十歲春韋齋出知饒州旋請祠朱子

傳學於家庭初韋齋師隊章羅仲素先生與延平

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

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警飭朱子之學固取

自來

十一年辛酉朱子十一歲

十二年壬戌朱子十二歲

十三年癸亥朱子十三歲三月辛亥丁韋齋憂于建之

水南享年四十七稟學于胡籍溪劉草堂劉屏山三君子

之門先是韋齋疾革手自為書以家事屬少傅劉

致中少傅之弟子輩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此三人

者之而惟其言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此三人

事之而惟其言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此三人

公籍以三君子之門三君子無教如子姪而白世劉

病籍以三君子之門三君子無教如子姪而白世劉

生乃欣然告曰吾子侍疾一日請屏山墓表有云

木晦於根春容辟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臆又云

德不日新則時予之耻言而思必動而思躡乎

書門符曰佩韋是畏其期望之謹師傳蓋識父師之

得也草堂慕表有云初在太學訪伊洛程氏之傳

歸過南郡見元城劉公過毗陵見龜山楊公皆請

業馮先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踐履日以莊篤籍
溪行狀有云先生從胡文定公學始聞南程氏
之說又嘗受學于譙公其言曰心為物漬故不能
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於是謂然嘆曰所謂學者非
克已之功夫也耶由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
諸生歸故山文定稱其有意君子之操朱子所得
於三君子者大畧如此

十四年甲子朱子十歲葬韋齋于西塔山在崇安縣

後改葬于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峰之原○按
朱子皇考遷墓記云乾道六年七月遷于里之白
水鶴子峯下行狀又云慶元某年某月遷于寂歷
山豈韋齋之墓嘗再遷歟然行狀成於慶元五年
止云初歲地勢卑濕不著白水之遷又載寂歷
的遷年者竊意當乾道間墓記雖成不果于遷
其後始卜遷寂歷耳但明年庚申朱子沒矣不知
寂歷之遷果在何歲也

十五年乙丑朱子十六歲○按語錄云某年十五
六時見呂與叔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一既解得痛快讀之未嘗不踴躍然警厲奮發

十六年丙寅朱子十七歲○按語錄云某年
十六歲時契了○按語錄云某年

十七年丁卯朱子十八歲秋請建州鄉舉考官蔡茲謂

一後生三篇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
常人○按語錄云某年十七八讀中庸大學每早
起須誦

十八年戊辰朱子十九歲春登進士第王佐榜第五甲

語錄云某少年時做得十五六篇義後來只如此
發舉及第人但不可不會作文字及其得也如此
如此或問先生省試報罷時如何曰某是時已自
斷定若不過省定不復應舉矣又云某年十五六
亦嘗留心于禪好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
見他說得也然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
動了試官為某說夏准勅賜同進士出身

十九年己巳朱子二十歲○按語錄云祥十七八
不通透二十歲後方知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
又云自十五六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
沒要緊不難理會又云二十歲前得三觀語錄觀
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再觀用粉筆三觀用墨筆
數得書之後全與元看時不同矣又云二十歲前
看便喜讀南豐先生之跋曾南豐帖云某年二十許
之文而竊慕效之

二十年庚午朱子二十一歲春始歸婺源省丘墓宗族

學士集作復田記略云韋齋之仕于閩嘗質其先
田百畝以為資同邑張敦順教授于劍請為贖之
韋齋沒敦順以書慰朱子於喪次而歸田焉至是
朱子省墓敦順以租入充祭祀省掃之用○時董
琦侍朱子於鄉人之坐酒酣坐客以次歌誦朱子
獨歌離騷經一章音吐鴻暢坐客竦然○有帖與
內弟程洵論詩且曰語孟二書精亦不在此學所
要務反求諸已而已語孟二書精亦不在此學所
見聖賢用意處佩服而力持之可也○按語錄云
縣有五通廟最靈惟某初還或勸謁之不往是夜
會飲厭酒遂動臟腑次日又偶有蛇在階旁眾以
為不謁廟之故因告以某幸歸此去祖墓甚近若
能為禍福請即葬其於祖墓之
旁甚便其特立之操亦可見矣

二十一年辛未朱子二十二歲春銓試中等○夏告授左

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

二十二年壬申朱子二十三歲

二十三年癸酉朱子二十四歲夏始受學于延平李先生

之門李南從遊甚眾語其著思力行任重道遠
然樂道不仕人罕知之沙縣鄧迪天啓嘗曰愿中
耳熱焉至是將赴同安故性深以為知言朱子少
耳熱焉至是將赴同安故性深以為知言朱子少

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亦既有年及見
 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端之非盡能悟擊其失由
 是專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
 統之傳始有所歸矣○朱子嘗言初師屏山籍溪
 為學始就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於又見李公皆
 又云初見李公得許道無而前事却理會不
 地懸空見會得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工夫處便
 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工夫處便
 耳又云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始見李先生告之
 學禪李先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始見李先生告之
 言語其遂將所謂禪權倚閣起聖賢書讀之讀
 來讀其日復一日漸覺得聖賢語漸有味却回
 頭去看釋氏之說漸覺其理後刻意經書推見
 信前日諸人切要尹云沈元用問尹和靖此是
 傳何處是切要尹云沈元用問尹和靖此是
 是切要處是切要尹云沈元用問尹和靖此是
 說得此語若學未嘗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
 不誤他其語益進學甚細○延平與其友羅文宗
 禮事自元晦書益進學甚細○延平與其友羅文宗
 此處極是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善其友羅文宗
 難處皆於羅先生入室須從原頭體認其微所
 話其於極益先生入室須從原頭體認其微所
 渠如極益先生入室須從原頭體認其微所
 就裏面極益先生入室須從原頭體認其微所
 別無他事一見羅先生論難見者如脈極云此
 縛今無能融釋於日用處初學時頗為道漸
 而動處無則非矣○道已上數條蓋非一時語
 其歲月無考 秋七月壬寅之同安任丁酉子塾生
 因職勤敏無懈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
 滋雖勞無憚解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而於
 民甲凡簿所當為者大書揭之榻間兼學事身
 率諸生規矩甚嚴厲以誠敬開以義理初士子尚

循故態失之已則去朱子為文勸諭之以為學如不
 及猶恐失之已則去朱子為文勸諭之以為學如不
 尺寸之散去豈愛日之意哉蓋今日之學未及日中而
 遊之業則無為也故苟足於應有司之求則至於情
 而於科舉斯已矣何所為而然哉諸君苟思於科舉之外
 秀民充第子負得許生升而為苟合遂請為學職家
 居教授常百餘人敢為非又以為區區防之於法制
 益有所嚴憚不致為非又以為區區防之於法制
 趣而與於行乃增修講問之法使無以使之知所
 然從之義以學博講其心規矩有以整其外學者
 壬寅二字必有一字誤 壬寅二字必有一字誤
 二十四年甲戌 朱子五歲 七月子塾生
 二十五 年乙亥 朱子六歲 正月請于帥府盡模府中
 閣以藏之而為之守視出內暴涼之禁戒又料簡
 故園治平中所藏書得尚可讀者二百餘卷悉以
 于閣學者得為可觀也○縣學釋奠舊例以人吏行
 學術名節為可觀也○縣學釋奠舊例以人吏行
 事朱子至唐求政和五禮紹興與本於縣無之乃
 周禮儀禮至唐求政和五禮紹興與本於縣無之乃
 臨訓釋外○朱子悉畢病州縣事學士得夫庶民
 家行禮官為難因考釋奠儀著論以為宜取政和禮
 凡州縣官為難因考釋奠儀著論以為宜取政和禮
 而禮者誦州縣官為難因考釋奠儀著論以為宜取政和禮
 好禮者誦州縣官為難因考釋奠儀著論以為宜取政和禮
 州縣官為難因考釋奠儀著論以為宜取政和禮
 錄云與書並夜聞鐘聲聽其奉於禮如正而皆為
 目走作因是專心致志乃知
 為學須是專心致志乃知

二十六年丙子朱子二十七歲七月考滿代者不至按語
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客邸借冬奉檄走旁郡
得孟子一冊于細讀方尋得本意

二十七丁丑朱子二十八歲春返同安館于陳氏
冬十月代者卒不至以四考滿罷歸其去也士思
惠相與立其教民懷其

二十八年戊寅朱子二十九歲正月見李先生于延平
十一月以養親丐祠二月差監潭州南嶽廟
同安彌樂道其於仕進泊泊如也

二十九年己卯朱子三十歲三月後原八月召赴行
在辭用執政也十一月省劄趣行辭會言路有

院閱月而後去按是歲延平與朱子書云聞召
命不置復有指揮今來亦執前說辭之甚佳蓋守
應之已定自

三十一年辛巳朱子三十二歲冬有
三十二年壬午朱子三十三歲春迎謁李先生于建安遂
與俱歸延平稱寓西林者幾月汪端明應辰嘗
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夏五月祠滿復請六月

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八月應詔上封事是月得祠
其畧曰帝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
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無寂滅非
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無寂滅非

政事攘夷未而巳然其計所以今日之計要在備
忠臣賢士也又曰陛下前日所號召者皆天下所謂
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遠必棄母主先人以致偏
聽獨任之譏母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

取舍惟公論是從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
不一於正矣不報十月作論語纂訓序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朱子三十四歲三月再召辭七月丁酉
行十月至行在辛巳入對垂拱殿其畧曰大學之
物者窮理之謂也窮理則無形而難知謂之物
則有迹而易觀必因物求理使瞭然無毫髮之
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勸講之臣所以誠心正而身
不之書記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於求而
氏之過記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於求而
事以聽納之際未免收勸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
心於淺近之虛無之過也願博訪真儒知此道者
而明之則今日之務當為者不得論今之論國計者
三曰戰曰守曰和此三說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
談者各飾其私聽者不勝其眩由不拆衷於義理

之根本而馳騁於利害之末流故也君父之誓不
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存君臣父子
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情而非專制於
一己之私也國家之與北虜其不可與共戴天於
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慾之私忿也三論先王制
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乎德業其紀綱
在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乎紀綱
為急先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
廷遣王之望使虜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
和議而近習曾觀龍大淵招權故奏及之三劄所
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先是朱子將趨
召命問李先生所宜言以為今日三綱不立義利
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之人皆趨利而不顧
義而主勢孤朱子首用其說以對○按朱子與魏
元履帖云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
粹酌醉如饗次讀第二奏論復讐之義第三奏論
言路壅塞倭幸鴟張十一月戊辰除武學博士成
則不復聞聖語矣

朱子實紀卷二 九

資嗣拜是歲論語要義成錄有目錄論語訓蒙口義成
命遂歸是歲論語要義成錄有目錄論語訓蒙口義成
既序次論語要義又以錄其訓詁畧而義理詳殆非
啓蒙之要因為刪錄以成此編按此書當是成於
元二年尚書書論龜山語錄其後又屢論之
二年甲申朱子三十五歲正月之延平哭李先生比葬又
先是閩帥汪應辰延請李先生因學恐聞編成嘗以
主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
用學名其燕坐之室因曰其雜記之編曰因
學恐聞按此書當是成於此年及次年春
乾道元年乙酉朱子三十六歲四月請祠既至而執政錢端
禮等復主和論五月差監南嶽廟拜命六月議序
不合請祠歸論五月差監南嶽廟拜命六月議序
云戊午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讐不可和者尚
書張公關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亦有謂不可
和者而其說不出於利害之間又其餘則忘其疇
昔之言或告之則曰處士之大言耳因請魏元

履所序次戊午
謹議為之流涕

二年丙戌朱子三十七歲

三年丁亥朱子三十八歲八月如長沙訪南軒張公道經

昭武謁黃端明俱端明名中字通老朱子以其齒德
而見之○九月抵長沙留止兩閱月而行○按朱
子與曹晉叔書云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
敬夫愛子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
益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
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歎服又南軒贈行詩
曰遺經得紬繹心中灑然誠可歎服又南軒贈行詩
全牛朱子答詩曰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
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
茲酌醉莫樂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
曠然速莫樂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
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府之書求善怒哀樂未發
之旨未達而先生歿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

朱子實紀卷二 十

往從而問焉是時范念德侍行嘗言二先生論中
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其後朱子卒更定其說
以此觀之則二先生晤聚講論而深相契十一月
庚午偕南軒登衡嶽至嶽州別有己丑除樞密
院編脩用執越陳俊卿劉珙十二月至自長沙與
軒別後遂借范伯崇林擇之東歸擬拾
道中所作詩得二百餘篇名東歸亂葉
四年戊子朱子三十九歲四月崇安饑朱子貸粟于府以
賑之時盜發浦城崇安人情大震朱子請于府貸
年民願償粟於官知府事王淮俾留編次程氏遺
書成初二程子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間頗
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于世五月兩被省劄
○元載書成皆以序文歲月為定

越就職辭廟差遣 七月大水奉府檄行視水災

省劄再越就職又辭 時國子學錄魏拱之以論曾

五年己丑 朱子四 正月戊午子在生 極通書後序

九月戊午丁母孺人祝氏憂 八月首復越行會

湖之陽 在建陽縣崇泰里名曰家禮成 朱子居喪

六年庚寅 朱子四 正月癸酉葬祝孺人于後山天

召赴行在 以喪制未終 辭侍郎胡銓以詩人

七年辛卯 朱子四 三月省劄候服 閣依已降指揮

○八月五夫三里初立社倉 朱子所居之鄉每歲

所貸米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易至 擬變遂因前

規畫條約見社倉須知及社倉記 又延和奏劄云

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米 二斗自後逐年依此

十有四年支息米 蠲其息米 蠲其息米 蠲其息米

六戶納息米 蠲其息米 蠲其息米 蠲其息米

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 三升係與本鄉土居官

及工人數人同共掌管 遇歉散時即中府差縣官

一貝監出納以此之故 一不關食 十二月越行

孫宗及養辭 省劄疾速起發 已從全集此月

八年壬辰 朱子四 正月編次論孟精義成 初學者

未與折衷至是書出始知 道之有統學之有宗

名曰 二月以祿不及養 辭 四月再越行 有旨林

依已降指揮 疾資治通鑑綱目成 初通鑑又著目

錄又著舉要 曆胡文定公又著舉要 補遺朱子因

大書以提要而分註 以備言大畧 綱目春秋而通

辭以遭期 十月西銘解義成 自二程子皆推而銘

其門者必令看大學西銘而 未解 十二月省劄再越

行辭 八朝名臣言行錄成 考然觀大全集此書

序列于綱目序後 當在是年或次年成耳

九年癸巳 朱子四 三月省劄再越行 又辭且乞差

四月太極圖傳通書解成 其序畧曰 周子之學其

之言皆發此圖之蘊 而程子兄弟語及性命之際

亦未嘗不因其說 然周子既手以授二程而程本

因附書後傳者 見其如此 遂誤以圖為書之卒章

不復整正 使立象盡意之微 肯暗而不明而驟讀

通書者 亦不復知 有所統 五月有旨特與改秩官

觀辭 朱子既累辭 召命宰相梁克家 因奏朱某累

可嘉特與政令入官主管
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
六月編次程氏外書成
遺書外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十有二篇名曰外
音而二程子之遺言備矣○九月序中和集解

淳熙元年甲午朱子四十五歲二月辭○三月省劄檢會不

許辭免指揮行下又辭○五月省劄再檢會依已

降指揮六月拜命初朱子以為改官賦祿蓋朝廷

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求退得進
義所不安故三具辭免遜避逾年上意愈堅始

二年乙未朱子四十六歲五月東萊呂公來訪講學于寒

泉精舍編次近思錄成呂公自東陽來會留止旬

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近思錄
朱子嘗語學者曰四子以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
其後守臨漳日為學當自此而入也○錢東萊至鵝

湖陸子壽子靜來會東萊歸朱子送之至信之鵝

淵子靜及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與講其

聞二陸俱執已見不合而罷○鵝湖辯論今無所

考子壽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

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聖相傳只此

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

樂在如命子精微轉陸沉○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

不磨心消流積至滄浪水拳石崇成泰華易簡

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

真偽先須辨只合朱子和云德業風流所與度遠

離三載更關心只合朱子和云德業風流所與度遠

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以詩觀之則學之同異

氣不也今轉否若只說一節一自上受人琢磨其益
終不也朱子吞書云于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
論如此即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
論如此即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
論如此即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

亦豈容見無定本耳渠却云正為多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

為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為多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

須着邪字開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

人底道唯今如此本一槩揮斥其不為禪學者幾希

矣本道唯今如此本一槩揮斥其不為禪學者幾希

已轉步而唯今如此本一槩揮斥其不為禪學者幾希

子靜之病思未必是看人下地功夫不為無所見但便

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下地功夫不為無所見但便

欲得此者而失之今更不欲下地功夫不為無所見但便

論以為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功夫夫若大

安在七月作晦庵於蘆峰之雲谷有雲谷記○跋

事本

三年丙申朱子四十七歲二月歸婺源省先墓有歸新安

告遠祖墓文時邑令張漢率諸生請講書于學

復請撰藏書閣記許之而以程氏遺書外書文集

經說司馬氏書儀高氏送終禮呂氏鄉約鄉義等

書留學中口與鄉人子弟講學于汪氏之敬齋隨

其資稟循誘不倦至六月初旬乃去○按朱子答

東萊書云取道浦城以徃自常山開化趨婺源又

云季通旦夕或同過婺源然後入制又云某十二

日早達婺源源作到一番人乘兀擾更一兩日編走

山間墳墓歸亦不能久留也又作茶院朱氏譜序

子孫領兵三千戌之是為制置茶院初克婺源乃命

熙內中憲還故里將張連同之墓則與方夫人淳

五公馮六人之墓皆已失之因亟詢訪得連同兆
墳所在乃率族人言於有司而後得之然而三墓
者則遂不可復見至於盧村府君其墓蓋遠居故
里者尤當以時相率展省更力誅求三墓而表識
之以塞子孫之責而熹之曾大父王橋府君無他
子其墓在故里者特薄田於其下得以前奉守不
廢當質諸有司以爲祭田使後之子孫雖貧無得
鬻云又按程學士敏政送朱子裔孫楸序云聞之
長老淳熙中文公歸展祖墓既思返其故廬因
扶西山產力勸文公還闕則先生平日倦倦于說
則山水可知已○已上數條有闕省墓時事故附
焉

六月除秘書省秘書郎辭○七月答汪尚書書
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
篤以此自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故二十
年來甘自退藏以求已志所願欲者不過備身守
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
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
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
無毫髮

八月不允再辭仍舊官觀時上諭大臣欲
參政翼茂良以朱子探行耿介屢召不起爲言遂
有以此除朱子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之節今
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乃辭會言
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遂差主管武夷山
觀冲佑十一月令人劉氏卒次年二月葬於建陽縣
觀日宰如而規壽藏於其側名其庵曰順寧
四年丁酉朱子四十八歲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
孟集義又作詳說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轉
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然恐學者轉
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時書肆有竊
刊行者亟請諸縣官追索其板故惟學者私傳有竊
之其後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
故其去取間有不同者然辨析毫釐互有發明亦
詳說即訓蒙口義○十月周易本義詩集傳成自

毛鄭以不通之前後諸儒莫能釐正朱子獨以經文
爲主而訂其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實經後以還
其舊又答東萊書云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
始因其吉凶所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象以明之
人但見孔子所說之義理而不復推本以明之
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不復推本以明之
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無復包
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
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
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十一月跋麻衣易說象
五年戊戌朱子四十九歲八月差知南康軍辭不允令疾
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或言宜以外郡處之朱子
權發遣南康軍事仍借緋十月丐祠東萊謂須一出爲
善雖去就出處素有定論然更須斟酌消息勿至
已甚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爲用於

十一月省劄檢會已降指揮十
二月又趣之任

朱子實紀卷之三

年譜

六年己亥朱子五正月復丐祠未報啓行至信州

壽僧舍陸子壽來訪○跋發源 二月在道丐祠省

劄趣行○三月再趣行是月晦到任首下教三條

一以郡土瘠民稀役煩稅重所以寬郵之方俾

陳二俾管下士民鄉鄰父老歲時集會教戒子弟

使循孝悌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

上篤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以成

風俗之美三俾鄉黨父老各推通惠子弟之有志

於學者遣入學當以暇時與學官同共講說經旨

以誘掖之庶長材秀民為時而出○每五日一請

學首為諸生講說大學終篇則令學官授以論語

覆試未通則為敷暢其旨暨暨不倦郡之有賢德

者禮之以為學職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學宮以二

士風翕然丕變

程先生配別立五賢堂以祠陶靖節劉西澗父子

明教化司戶以為蒙恩假守界付民社固將使之宣

其為訪尋陶馬威公侃謝文靖公安陶靖節先生潛

前朝孝子司馬馬威公侃謝文靖公安陶靖節先生潛

公了齋先生館之廢址濂溪先生周公而濂溪先生劉

是施行○按三先生祠序再定太極通書六月奏

乞蠲減星子縣稅錢對補會戶部言庶僚不當用劄

引以自劾者禁別籍異財已犯者復合之○六月

跋濂溪拙賦愛蓮說跋 十月復建白鹿洞書院以

不時高仰之田告病行視陂塘並廬山水清遠樵

合真羣居講學遊迹著書之所遂命教官及星子

令即其故居址復建書院且言於朝得賜額及賜

御書石經監本九經又指休寧公過客學徒置田

諸生質疑問難以落之呂東萊為記每休沐輒一

與學徒講道又與時宰書乞復退則相與倘祥泉石

主○初欲訪唐開元禮假之稍廩畧如祠官之使

制云○約聖賢教人為學之規大端列以示州縣

足為萬世學之而去學規不用規模廣夫切密

章云曰明誠之學其兩進抑敬義其皆立紀復建本末

懷謹巷顏之攸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乎倪拾

中庸語孟諸文字皆了十二月申請陶威公廟額

是五十五歲以前做了十二月申請陶威公廟額

七年庚子朱子五十一月丐祠未報○二月南軒張

公計至罷宴哭之○時南軒卒于江陵府治朱子為

兄向而終悟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始而

綴紛往反者幾十有餘年未所同歸而一博我

猶狹而過故家我衡茅之賤士兄高而一博我

亦謂我盡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而之當博我

愧觀此則二先生志同道合與甚審抑顯之或殊

見矣又與此業殆天意也欽夫云見其諸經說乃

所以相期之意也○朱子作南軒墓誌云非欽夫則

先於義利之辨而為之者一本心之所為而不可

自非天理功斯附見焉○按大全朱子與南軒

孟書論太極仁語三月復丐祠不允○備學乙省

泗水侯孔鯉從祀先聖中書省檢會政和五禮新
儀內州縣臣民合行禮制鑄板行下諸州軍其
壇壝器服制度亦乞詳畫圖本願下以憑遵守後
又申省以禮部符下政和五禮祭祀儀式頗未詳
備乞討論全書四月申減三縣科紐木炭錢二千緡
下應詔上封事時詔監司郡守條具民困恤上
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
稅重為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
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
於民不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
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兵籍可以益備軍費
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備軍費
將帥之選率皆高梁子弟所役凡流所償債負
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哀敘刻剝以償債負
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除通貨賂其所驅
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
輸權倖之門者不可數計是以此年以來生民
日益困苦無復仰賴有識之士私議竊歎以為莫

朱子實紀卷三

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願陛下未之知耳為
今之計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則必盡反前之知耳為
然後乃可冀也所謂其本在於正人心術以立紀綱
者蓋天下無偏黨反側之能自在於正人心術以立紀綱
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能自在於正人心術以立紀綱
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而
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賢臣可得而正小人所與親
師傳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
盡感陛下之過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
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大夫之謹言而安於私
都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謹言而安於私
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所貴者顯所惡
則密行詭譎公肆排擠通商賈賂賂者皆陛下
謂宰相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所下之柄陛下
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斷齟齬自守而
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畧能驚逐其
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
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

之使陛下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出於
陰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
財又安可得而軍政何自而備上讀之大怒
命朱子分祈宰相趙秋早甚竭力為荒政備先
雄詭辭辭解乃已秋早甚竭力為荒政備先
無頃刻暇兩山川却蓋暴露流食踰月恐懼憂勞
收什八已上乃竭戶力措置為荒政備先民母
移以待賑恤使主戶各存濟其客戶富民無增
價以救鄉閭令飢民毋得強糶而勸富室分認
食隱度常平義倉為數甚少乃勸富室分認
分賞格因即二年推廣為奏乞降特旨減前所
星子縣稅及三年赦文已蠲官租禁州郡勿得
理若因繫淹延則在特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
立程限排日結絕行下乃可遂以賞格諭先已
米之富室合得二萬石使捲留以待復奏請截留

朱子實紀卷三

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錢米充軍糧賑濟申嚴
鄰路斷港過糶之禁而通誘客舟選官吏授以
既覈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
是募散給之郡濱大江舟楫稠密岸者遇大風輒
為三縣每邑市場村四十里則置一場以俟賑糶
萊書論憂冬以早傷分數告于朝乞蠲閣稅租本
早致疾冬以早傷分數告于朝乞蠲閣稅租本
苗米四萬六千五百餘石檢放三萬七千四百餘
石有旨三等以下人戶夏稅時雲並與倚閣放數
既寬民以故無流徙○按語錄云在南康時才
官便剗刑官錢物庫中得三萬貫准擬糶米添
時糶得却糶錢還官中解發是以不關事十一
月作卧龍庵祠諸葛武侯在廬山之陽五老峯
步面龍潭作亭為民禱賽之所命之曰起以資
適大侵龍之淵則者可以起而天行矣皆捐俸資

而屬西源隱者崔嘉彥董其從官氏咸無預焉書
 諸葛武侯像於堂中復書武侯制表中語宏毅忠
 壯忘身憂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一十六字於亭
 之楹間其微意必有識之者矣○跋語孟要義
 八年辛丑朱子五歲正月開場濟糶初既分場選見
 差監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員各給
 場以轄糶糶而分委縣官巡察之或以減食則
 常平糶至是令人戶既場就糶其糶寡孤獨之人
 凡合糶者皆令賑濟既場又應農事將起民間乏
 內莫不周活閭閻三月望無米則自郡運而往千
 濟結局凡活飢民六十餘萬而食新不遠糶
 小兒九萬二千七百六十一口其設次第人爭
 以為法時孝宗御六月十二日萬民爭請無不
 亦畫可至撥借上供錢物糶糶復求早餘米
 二月陸子靜來謁朱子靜來請書其兄教授墓誌銘
 洞書院請升講席子靜以君子小人喻義利章
 論大畧謂科舉之士日從事聖賢之書而志之所
 向專在乎利必於利欲之習然為之辨而疾首
 專志乎義而利必於利欲之習然為之辨而疾首
 之斯謂之君子也○按切中學者隱微深細之
 病請書于簡以諒同志○按切中學者隱微深細之
 靜近日常論此亦有益也○按切中學者隱微深細之
 却好商量亦無此多功也○按切中學者隱微深細之
 身味不為禪却無此多功也○按切中學者隱微深細之
 也三月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初到南康有任滿
 堂議遣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遂除平康之職
 次朱子愛君之誠深願見上以遂除平康之職
 獲星子縣稅二請照事一請勿拘對補之職
 減星子縣稅二請照事一請勿拘對補之職
 早獲為善之利三以為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
 汲汲於其始而撫摩存養之政蠲除賑貸固
 被稅之郡盡今年母得理積年舊欠而去其終
 夏稅之與蠲放上年母得理積年舊欠而去其終

不及賞格者亦請許其多作科數帶補去年夏稅
 則申言如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
 監本九經多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
 治郡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暴細民撓法害政擇其
 一風俗者繩治不少貸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為急
 務之俗者繩治不少貸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為急
 堂遺像劉子澄來謁請為諸生說太極圖義濂溪
 以誌之渡湖口以家七月除直秘閣無流弊除朱子
 是月所勸出復辭不見東萊呂公計至為位哭之
 思不拜告下復辭不見東萊呂公計至為位哭之
 既為位而哭復與南軒相繼下世深痛斯文之不幸
 二篇以復古經之舊朱子深喜而從之又謂大事
 記一書自成一經之言有補學者故祭文有云
 扣此日講授之語蓋嘆其難繼也又與呂公帖云昨
 疏至於諸論孟則學序為已而後空言而不及人
 也此後未安蓋為學之序為已而後空言而不及人
 經理而後看其制事故程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
 富就論孟經書中教以射禮也若其徒務空言而
 左氏論孟經書中教以射禮也若其徒務空言而
 急務也其為空言則皆射禮也若其徒務空言而
 而得躬行之實不亦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切磨之
 意此可八月改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饑時東
 祭見此可八月改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饑時東
 慮遂拜命十月堂報南康出道人已推恩乃受
 仍乞○奏事十月堂報南康出道人已推恩乃受
 子澄○所編曾子劉十一月已亥奏事延和殿朱子
 二十九年一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脩德任
 之說凡兩劄大畧謂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
 賊畧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災之廣未
 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廣
 小之遠者或去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而君子有
 之人有未去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而君子有

收義田仍令上奏立泐海四州鹽法乞做福建下

行奏改諸郡酒坊此可以便民者憂深慮遠莫不

規之計經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七月巡部

台州境民訴太守新除江西提刑唐仲友不法者

紛紛急趨台城則訴者益衆至不可勝窮因盡得

其從限造官會等事節次劾之仍送紹興鞠實盜

官錢偽造官會等事節次劾之仍送紹興鞠實盜

相乞送浙西無礙官體究未幾仲友罷新任初王

相營救甚至而紹興獄具情得按章至十上丞相

度其勢益熾乃取首章語未甚深者及仲友自辨

疏同上曲說開陳故他無錯前止罷新毀秦檜祠

任嘉學有秦檜八月除直徽猷閣進職二等勞改

祠移文毀之疾速之任蓋奪仲友新任也

詔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任再辭九月進職命

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近道錢

流殍之民溺等流榮懼非所以示勸懲况近道錢

仲友反為所訴雖已罷其新任而根究指揮尚未

結絕方籍至即以侯爵誅豈敢運竊思榮以素賞刑

之典新命至即以侯爵誅豈敢運竊思榮以素賞刑

所除官乃填唐仲友闕職還家亟具辭免大畧以為

子聞其不可臣愚何敢自安願得歸耕故隴江東志

舊聞其不可臣愚何敢自安願得歸耕故隴江東志

墳墓仍司按察該迴避詔特免迴避恐如前所為或

至重傷朝廷事體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復下仇怨時

辭職不允之命所按又不辭以為前按唐仲友例不

差官體不允之命所按又不辭以為前按唐仲友例不

恩賞詔十一月受職名力辭新任乞祠極言昨來

並不許十一月受職名力辭新任乞祠極言昨來

黨與衆多基布星羅並當要路自共事發以來日

月不遺餘力則遠至於臣不取論若其亦復無

故橫肆魚肉而其變亂白黑詿誤聖朝又有不可

身反為魚肉而其變亂白黑詿誤聖朝又有不可

相意上疏駁程氏之學以陰詆朱子故奏及之

十年癸卯朱子五正月詔與宮觀強起詔朱某累

乞祠可差主官二月拜命初朱子起守南康使浙

台立卓然可紀及是知道之難行起而奉祠杜門

不出海內學者尊信益衆然憂世之意未嘗忘也

有感四月武夷精舍成之四月方士友來者甚衆有

春賦并序

精舍并序

十一月甲辰朱子五力辨浙學之非朱子還自浙

兩章務收歛疑定以致克已求仁之功而深斥其

性而談世變以為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

術而祖極力為呂祖儉潘景純孫應時輩言之

答呂祖儉書云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

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耳不當以

彼為重而此為輕定收斂之道不在於已而在於

也若如此則反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已而在於

不在於觀必為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狹劣而

以造於高明正人之簡易明白之域也夫學之既大

聖人之書當以聖人之簡易明白之域也夫學之既大

為不可讀此在彼以記覽為高者又病其狹小而不

觀如此則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致誤人

於仲尼矣無乃人子所不賢於堯舜而達磨固賢

唐初事以兩家論優劣則然若子房以三代之天吏

亦正是渠欠闕處吾輩正當以聖人為師取其是

而鑿其非不當以彼為準則也今人只為不見天
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必議論見識往
甚好事又曰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箇私意更有
標的恐是日前於根本上不為却取此等議論以為
討論世變著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又與劉子澄
書云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為後生輩糊塗
說出一般議論我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
約立脚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
降力排之今年幸少定然其疆不可令者猶未肯登
二月序資治通鑑舉要曆

十二年乙巳朱子五十六歲二月崇道秩滿復丐祠○四
月拜華州雲臺之命○八月有

十三年丙午朱子五十七歲三月易學啓蒙成○易經自文
王以前皆

為卜筮至夫子作十翼專用義理發揮經言而未
行於世遭秦煨燼易以上筮故獨得全迄于漢魏
流為識緯之學王弼始刊落象數釋以清談諸儒
因之至伊川程子始發明孔氏之微言而卦爻之
本則未及於馬康節邵子傳伏羲先天圖蓋得其本
而亦未及於卜筮也朱子傳伏羲先天圖蓋得其本
本義又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格蒙四篇以為言
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據其本象數
者又不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牽合附會故其篇目
以本圖書原卦畫之自然未牽合附會故其篇目
變文又皆盡破其舊今諸儒八月孝經刊誤成○與
澄書云諸書今歲都備得一過儘簡易條暢

十四年丁未朱子五十八歲正月至莆中哭陳福公○以三
從晚歲知且為中興賢輔故千三月編次小學
里赴甲為文祭之○序律呂新書又懼其失序
書成無本而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書又懼其失序

使培其根以達其末山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敦
身曰惜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曰進乎大學
者亦得以此兼補之於後差王管南京鴻慶宮四月
拜命○五月書答七月除江西提點刑獄辭不允時
論宰執楊萬里封事薦朱某久間可與監司周必
大議除轉運副使或謂全毅非所長故有是命○
九月通書後十月拜命○命之文十月拜命四字疑衍
董二生學則

十五年戊申朱子五十九歲正月趨奏事之以疾辭不
允○二月題後三月遂行在路兩丐祠○五月復

趣對○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會宰臣王淮罷政
丞相周必大令人諭意云上問朱某到已數日何
不請對遂詣閣門進榜于有旨初七日後殿班引

及對上迎謂之曰又不見卿亦老矣自陳昨任
浙東提舉除江西提點刑獄全毅不任使令上曰
卿言蒙除江西提點刑獄全毅不任使令上曰
獎諭甚厚今留在此待與清要差遣不復勞卿
一論五刑之說必原於此父子之親於君臣之義
後世論刑之說必原於此父子之親於君臣之義
論至於刑之說必原於此父子之親於君臣之義
自營之於刑之說必原於此父子之親於君臣之義
不足於厚民之俗往以刑為事然刑愈輕而愈不
不講乎先王之俗往以刑為事然刑愈輕而愈不
論中外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從流宥之法伏願
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
甲凌尊者雖直不宥其不直者罪加凡以下犯上以
有不許輕用擬貸之例上曰似此天下之人只於
傷風教不可不達之州自川而達之使獄死刑當
決者皆自條而達之州自川而達之使獄死刑當

者又自州而致上之朝廷而謂周且棘寺然
 而憲臺之獄使詳覆棘寺之備情節稍圓則雖願成州
 非莫若入生選州有不得治獄之察也竊見故獄止是知源
 獨所不推至欲或明不得其人則縣承換同行推訊無節
 無即不用主簿仍望明降指揮令縣承換同行推訊無節
 款先次用飛申簿仍望明降指揮令縣承換同行推訊無節
 其三言經總制錢其四言刑司會限兩日內具入
 羅織富民其五乃言刑司會限兩日內具入
 循在無尺寸之効可以仰聖志嘗反覆而思
 之無乃燕間蠖之理未應物之善念項公其
 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未純是以善念項公其
 私邪正非非厚失之機朋分角立其戰於其
 體貌大臣非非厚失之機朋分角立其戰於其
 寄寤寐不樂英非不切而柔媚得交於其腹心之
 之奇寤寐不樂英非不切而柔媚得交於其腹心之
 免珍行苟安非不切而柔媚得交於其腹心之
 愁然則必若此類不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
 之頂則必若此類不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
 理也則必若此類不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
 則敬以克之而無一事之私欲得以是介乎其
 動然中外融徹無一事之私欲得以是介乎其
 洞然中外融徹無一事之私欲得以是介乎其
 置將之權將惟無一事之私欲得以是介乎其
 之公論如由他對曰所欲為無私意且如皆託
 士大夫論如由他對曰所欲為無私意且如皆託
 守臣薦屬吏不可蓋有受相此曹之私意且如皆託
 百出何所屬吏不可蓋有受相此曹之私意且如皆託
 謂夫防不夫走臣恐莫疏遠所獨不審退而得之
 與夫防不夫走臣恐莫疏遠所獨不審退而得之
 者未遠而復還謂甘昇問然下罪知此耳豈有
 曰固是但復還謂甘昇問然下罪知此耳豈有
 子弟有過而盛德之累者多此知上曰高宗以此
 為子弟有過而盛德之累者多此知上曰高宗以此

薦過來對曰小人無才尚存存不為至當
 言責者懷其私以先布私恩於人及當
 為六院察官則先布私恩於人及當
 一往來其私恩於人及當
 可往來其私恩於人及當
 聚其不唯恐其知之為賢而用之則失之
 多須刻不聞此果有特豈可直不盡奏曰
 主却刻不聞此果有特豈可直不盡奏曰
 曰却刻不聞此果有特豈可直不盡奏曰
 米說久未後官辭云照對江西係是盜賊刑
 處久未後官辭云照對江西係是盜賊刑
 上曰久未後官辭云照對江西係是盜賊刑
 生以正得惟誠此四宇豈可回互而欺吾君
 嘗不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乙亥依舊職名
 稱善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乙亥依舊職名
 西提點刑獄申免謝辭○前後不曾陳乞磨勘當
 與朱子論易及而銘不合眾怒至是遣吏抱印
 迫以朱子論易及而銘不合眾怒至是遣吏抱印
 不聽朱子論易及而銘不合眾怒至是遣吏抱印
 勅本部郎者滿朝皆笑請行罷逐故事無以待
 呈疾未痊勉登過對上曰朕亦必大奏喜上殿
 足疾未痊勉登過對上曰朕亦必大奏喜上殿
 授疾未痊勉登過對上曰朕亦必大奏喜上殿
 授疾未痊勉登過對上曰朕亦必大奏喜上殿
 ○八月以足疾丐祠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
 宮辭磨勘及職名皆不許轉朝奉郎先是朱子行
 謂任外臺無禮為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豈可
 復任外臺無禮為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豈可
 未降人知何得外臺無禮為人臣子有此名罪當
 以私意知何得外臺無禮為人臣子有此名罪當
 自指學同僚為黨之言不實侍御史胡公極言
 庸人指學同僚為黨之言不實侍御史胡公極言
 庸人指學同僚為黨之言不實侍御史胡公極言

論新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固
高宗崇福宮時廟堂知上春厚九月復召辭子朱
憚朱子復入故為兩罷之策馬九月復召辭子朱
為許其開其故至是復召之朱子以為還官進職皆
之計則其為世觀笑十月受職名○十一月趣入
對再辭上封事初朱子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
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封事投匭以進其畧曰
今天下大勢如再辭遂併封事投匭以進其畧曰
一毫一髮不受病者臣敢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
之急務為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
輔翼天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業業持
力備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
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淵谷猶恐隱
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
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宦

官官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左右前後一動
一靜無不聽其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
頃得無不聽其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
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私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
其左右果有如此之私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
知然賞爵之濫貨賂之效乎所以脩身齊家而
籍籍也至陛下所以便嬖之家若恐其未及古之
聖王也至陛下所以便嬖之家若恐其未及古之
使妖媚作淫巧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勢使
外至使聖相不陛下所以便嬖之家若恐其未及古之
人至使聖相不陛下所以便嬖之家若恐其未及古之
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便嬖之家若恐其未及古之
聖王又明矣至於則陛下所以便嬖之家若恐其未及古之
之而後又時使邪佞為薄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
矣而其間所謂講讀亦如侍遊燕者又未聞其有
於規之効至於夫容朝夕侍遊燕者又未聞其有
無以發者數輩而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

臣得侍左右則無不傳其誠慢婢奇衰雜進之
害宜討論前典置而不傳其誠慢婢奇衰雜進之
而後之明豈不以其所以常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
夫之竊位者哉直以一念之未盡而能撤其私邪之
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故也至
於振肅綱紀綱變風俗則今日官省之問禁密之
地而天下不為之變風俗則今日官省之問禁密之
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正以陛下之風俗是以前
不能無所倚賴之曰久矣而浙中為甚大率習為
下蓋其為患之久而矣而浙中為甚大率習為
軟美之態依阿之詞以循循之士出於其間則羣
計一有剛毅直守道而加以矯激之士出於其間則羣
議衆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士出於其間則羣
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
謂元祐學術者排擠而使之無所容其身而後
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
養民力脩明軍政則自漢文之為相也盡取版

曹歲入粟名之必可指歲者為歲終羨餘之數
而輸之內帑者願以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
籍不可催理者概選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將以備
他日用兵進取不計其出而認私貯以未二十餘年
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私貯以未二十餘年
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
其在亡其日銷其用此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幾
何矣而曷嘗問其能破此錢易胡人之首如幾
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關之日甚督趨日
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
足為限以誘脅之於未足則又造為比擬司郡守
之法以重困之於未足則又造為比擬司郡守
之私財然後以此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格於士卒
名達於陛下之貴將得姓而後以付之軍
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其姓名而後以付之軍
然後具為奏贖而後以保明其姓名而後以付之軍
然推先案贖其備則誠以陛下之前陛下可以得
望其備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豈不誤耶凡

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正
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欲
德精勞力以求正乎六事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
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而卜刻上已就
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楊復曰先生當孝宗初
政囊封陞對皆陳復讐之義力辨和議之非其後
延置而不論何哉竊觀戊申封事有曰此事之失
已在隆興而論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安統
毒年以志日滋維解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
不勝慮者何恢復之急務為言也又曰大本誠正天
下之大本者何恢復之急務為言也又曰大本誠正天
務誠俯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強中復仇勇不
滅臣請伏鈇鉞效不進國勢不強中復仇勇不
能如義哉但中原事不可以此言觀之先生曷嘗忘復
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辭倦勤之意
蓋將以為燕翼之謀朱子因家草奏疏言講學以
正心脩身為燕翼之謀朱子因家草奏疏言講學以

公道明義理以絕神竅擇師傳以輔皇儲精選任
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備
政事以棟學為秋凡十事欲以新政之助會執政
有指道學為邪氣者上封事命遂不果上○朱子
當孝宗朝陸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因以講學
窮理為出治之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因以講學
精一克復之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
後則直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
鯁益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孝宗亦開懷
容納武博編摩秘省即曹而除蓋特引以自守懷
南康持浙東江西之命朱子又知其不可強留而授
亦未為復有經惟之命朱子又知其不可強留而授
宗之眷愈厚而疾者愈深是以一日不能安其身
於朝廷之上而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
授學者初陸象山之兄九韶子美嘗有書與朱子
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朱子答書云不
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為萬化根本

不言太極則無極論於虛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
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子美不以
然而謂其辨濶濶不濶濶濶濶濶濶濶濶濶濶濶
之上者謂之道又曰濶濶濶濶濶濶濶濶濶濶濶
已無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濶濶濶濶濶濶濶濶濶
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無極
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所謂道無形而有也朱子
大謂道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無形而有也朱子
一謂道之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為道者一陰
乃道體之流為行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
語太極之謂之無極者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
子所無物之謂之無極者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
在無物之謂之無極者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
無乎不在則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添
矣直以陰之陽為形而上者則復有况太極乎
又於形而上者為形而上者則復有况太極乎

以道上有窮之一物為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
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象山第
二書有曰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象山第
母以常有無觀妙以常無為觀微直將無字搭在上
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朱子答書有曰諱老氏
之言有無如北水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如老
易譏評也如曰水火之相及更請于細看未可容
必同也○是歲事附之於
十六年己酉朱子六 正月除秘閣脩撰仍舊宮祠
○二月光宗即位拜祠命辭職名不允甲子序大
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二書之成久矣
或以隱隱於心而始序之序通鑑韻語 四月再辭職
名○五月從所請仍舊直寶文閣令學士院降詔

獎諭詔詞云云以為寵卿以爵秩不若恩轉朝散郎賜緋魚○八月除江東轉運副使再辭詔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朱子以祖鄉田產送為賓主故不敢受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以光宗初政再被除命乃不敢辭

朱子實紀卷之三

朱子實紀卷之三

一九

朱子實紀卷之四

年譜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十一月六日到任首下教令數

條臨漳素號道院比年風俗寢薄朱子以民未

今禮律以開諭之訓子第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

之命父老解詭以訓子第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

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為庵舍以居其

禁之俗為大變時即學女不嫁者私為庵舍以居其

至郡齊請業問難者接之不倦又擇士之有行義

知廉耻者使列學職為諸生倡學舊有東溪先生

高登祠登以政言忤秦檜敗死容州朱子既為初

記至是奏乞褒贈以旌其節○按語錄云朱子既為初

到時教習諸軍弓射及者留射及等則止終不教

挽弓及等者有賞不射及者留射及等則止終不教

者罷之為兩月之政事又得其會射及等則止終不教

處之為兩月之政事又得其會射及等則止終不教

不心 奏蠲減本州諸色上供及經總制無額等錢

百餘千 奏經界利害初朱子為同安簿已知經界

僚有奏請行於閩中者詔監司條具利害以聞

司下其界行否與詳畧之利害造之法盡得其說乃

講求經界行否與詳畧之利害造之法盡得其說乃

云經界尤利害之大者退而講究巨細本末不敢
不盡規模措畫蓋已十八九成矣鄙意無他蓋以
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
為豪宗大姓說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
依則遂之多方苦累取其所不從出州縣既失經
入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責鹽是也上下不官蓋莫
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其自到官蓋莫
反覆計論欲救其弊而隱度郡計不入支欲得乃
若不經界論欲救其弊而隱度郡計不入支欲得乃
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嘗於前此申奏欲得乃
畫為井字九區中區右為否卦後為復卦前為剝
三應左應右為泰卦後為復卦前為剝
卦庵前接為小屋前區為小節亭左右三區各
植桃李而間以梅九區之外圍植竹嘗笑謂諸
生曰上九疇以卦象下九丘八陣之法按
類故附焉○五月月以陰符經事相
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効仍丐祠不允○郡刊四經

四子書成 壬辰奉以告于先聖其文畧曰恭惟
之厄後罹漢儒穿鑿之謬不惟微詞奧旨莫得其
傳以至於世之學者亦復各執一說而為之說繫
說曰易經之本為小節亭而後為復卦前為剝
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舉其一端
以見義往而巳然自諸儒分經而後學者便
為定說於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為
所局而無以通乎一天下之故若其論書曰漢儒
書皆取序為合為通為一篇真諸國後其論書曰
伏生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安國後其論書曰漢儒
之則生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安國後其論書曰漢儒
自伏生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安國後其論書曰漢儒
之則生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安國後其論書曰漢儒
色之雅詞易如或暗誦者不記錄之實語難工而
者反專得其易好則暗誦者不記錄之實語難工而
或頗與疑讀者姑務沈潛反覆乎其所易而不
亦皆可疑讀者姑務沈潛反覆乎其所易而不

穿鑿傳會於其難可也春秋則出左氏經文別為
一書以理三經之後四子則謂程子之教人必為
使之用其力乎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序固如非
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非也然讀之
為入道之漸○按語錄云某處及今方見得聖人
言一不字不吾欺○按語錄云某處及今方見得聖人
到這裏幸而今年方無疑又曰某處及今方見得聖人
禮儀數事 儀錄版頌下而本書多抵牾復以告新
則莫之省至是列上釋奠數事且移書禮官督趣
乃得頌為討究則厚熙所錄數事已不復存百計
乃能定議後得諸老吏之家又以議論不一越再
因格冬有旨本州先行經界 朱子以閩南春早事
嗣歲行之先是條畫經界當行之事鉅細畢備俟
榜州縣貧民下戶莫不深喜而寓公豪右燕併徧

漁者所不便既為異論以搖之州人有居要路者
幸其有是請亟啓從之後遂有言經界不便者詔
寢其事而三州經界
二年辛亥 朱子六歲春復陳君舉書 朱子性歲聞陳
詩說以書問之未嘗落筆愚見類云來微詩說年來或
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類云來微詩說年來或
羣無從就詰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見異
同後無從就詰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見異
爭後無從就詰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見異
切磋未見臨川之辯他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
書大不能宣頌簡易於持已甚反曲耳涉朱子答書云
謂人之為學若從平實地工夫漸見端緒則其目前
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上循序見端緒則其目前
實必皆有意裝點不待用力而聖賢之心義自然
際心即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為學生較計於高而傷
以為諧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為學生較計於高而傷

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就而無所分蓋其
曾中未能無辭於若其之愚自信已為向來之辯
故而後詭於辭也然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
雖至未盡不識以暢明何以此之懷合異同之趣
言以為未盡不識以暢明何以此之懷合異同之趣
敢以復其說也千幸甚老病幽憂死無日無隱使
得反非一人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焉之期是
以○致愚鄉引論不勝軍勢江成三月復
除秘閣修撰宮觀以繼月長子斬衰丐祠歸治喪葬
遂除秘閣主官南京四月拜祠命辭職名解組而
歸慶官任便居住

朱子實紀卷四

往之務去則彼小人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
其迹而君子持其公道直無所回互往來夫
所而自守孤立無朋者此聖之已事也蓋未遠也夫
點也耶頌丞相合天下無分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
且忠耶頌丞相合天下無分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
其去之則不盡也其果吾且邪耶則顯也然不惟不疾
為之黨是又將不引其君以黨之黨不惟不疾
天下之風俗為先務乎○朱子治漳僅及一稔以崇
教化正風俗為先務乎○朱子治漳僅及一稔以崇
而慕中而疑越半歲乃肅然不敢干私胥徒易
不為傳經行好豪猾之會者不敢冒法屏息平時
附鬼為妖迎遊於街衢而抄掠於閭巷者亦皆相
視歛戢不敢迎遊於街衢而抄掠於閭巷者亦皆相

朱子實紀 卷四

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而改復
生業化而漳民久思之○嘗病本州蠻風重
為賦稅均乃悉除之入以不及行為恨○所立社
稷風雷雨師壇壝之制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由橋
皆稽合古典可為世法

○七月再辭職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不敢
辭○九月除湖南轉運副使辭不允再辭仍以漳
州經界不行自劾○秋丞相論出處

三年壬子朱子六十二歲二月乞補滿宮觀從之先是詔
界議行已久湖南使節事不始築室于建陽之考
亭先居齋嘗過而愛之書曰記曰考亭山清
亭先居齋嘗過而愛之書曰記曰考亭山清
學徒益盛始議建精舍于所居之旁以待來學者
○跋趙直閣忠節錄四月跋方季申所校韓文

朱子實紀卷四

陳同甫來訪王霸之略而任俠豪舉朱子往歲嘗
與書歲其義利樊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
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同甫有書辨難朱子累
答書極力開論同甫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每遇
朱子生朝雖居千里外必遣人問遺歲以為常至
是來訪○朱子嘗曰海外不能遣人問遺歲以為常至
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西經畧辭○孟子要畧成
集亦無序跋俟更考

四年癸丑朱子六十四歲正月有旨不許辭免疾速之任
再辭○二月仍舊宮觀○七月序十二月差知潭

州湖南安撫辭○或傳是冬使人自虜中回虜問南
廟堂遂有是除以辭遠

就近不為無憾力辭

五年甲寅朱子六十五歲正月有旨不允再辭○二月詔

疾之任詔長沙巨屏得賢為重往抵成命母執謙

滋屬郡恐其命四月啓行五月至鎮在途所次老稚

填擁幾不可行長沙士子夙知向學及鄰郡數百

里間學子雲集朱子誘誨不倦坐席至不能容蓋

于戶外遣諭洞僚降之過或薦軍校田昇可用

召問之以為可招期以其日不俾以未將斬汝昇

即以數十輩馳往取文書祖若告身者數通自隨

論以禍福來矢喜聽命遂并其妻更建獄麓書院

子伴以禍福來矢喜聽命遂并其妻更建獄麓書院

書院本樞密劉公南軒先生舊規以待久浸廢墜擇士

之淳實者往整復之別置員額以待久浸廢墜擇士

入者其廩給與郡庠等後復更建於爽塏之地規

模一新焉○朱子窮日之力治郡事甚勞夜則與

諸生講論隨問而答畧無倦色每訓以切已務

實毋厭卑近而慕高遠惻惻至到聞者感動

撥飛虎軍隸本路節制從之賴飛虎軍以壯聲勢

而乃遙隸襄陽六月申省乞歸田里不允

子哀慟不能自勝又聞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

洵益憂懼遂申省乞歸田里不允

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

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強弱奸宄無所

志不然而一介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

所應恃而能服其眾哉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

不果七月寧宗即位召赴行在奏事辭上在藩邸

德人黃裳為善善講官至是首加召用○先是

蜀人黃裳為善善講官至是首加召用○先是

宗宣諭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業謝因進一日

進德修業追蹤古先哲玉則須尋天下第一等

乃可彭龜年繼為宮寮因講會莊公不能制其母

由此彭龜年繼為宮寮因講會莊公不能制其母

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

曰朱某之說自後每講必問朱某之說云何蓋傾

心已久故履位之初首加迅召考正太常所下釋

皆出上意也○跋東萊辨志錄考正太常所下釋

莫申明指揮付學官遵行先是漳州任內得請

去官復格不下至是前太常博士詹體仁還為少

卿乃復取往年所被救命下之本郡然吏文重復

繁冗幾不可讀且曰屬有大典禮未遑備下諸州

也既而朱子召還奏事行有日矣適苦目青乃力

疾躬為鈞校刪剔猥穢定為數條以附川案仍移

學官符屬縣且關帥司并下巡內諸州僅畢而行

則聞詹卿補外而奉常錄故死節五人為之立廟

果不復下其書他州矣錄故死節五人為之立廟

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

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

玠兵官趙聿之巷戰罵賊不屈而死五人皆以忠

廟內創立祠堂象五人及考譙王本傳并象其參

佐數人侍左右各立位版記其官職姓名八月除

奉祀如法後又請于朝賜廟額曰忠節

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辭不允方辭奏事之命兩旬

除命以為超躡不次之除不免冒昧之譏乞仍舊

奉祠行至信州有旨不允○跋南軒三家禮範

九月再辭有旨依已降指揮不允疾速供職辭且

再且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

名器若使辟門一開其弊豈可復甚至於博延儒

民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為建極導

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者為防微慮遠之圖

道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

言是月晦次闕外先是朱子行至上饒聞

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或謂此蓋廟

堂之意曰何不風其請去而後許之上嘉諸賢集

各陳所欲施行之策紛紜不決朱子曰彼方為几

我事御筆指揮皆已此故蓋是時近習十月朔乞

且帶舊職奏事已丑入國門辛卯奏事行宮便殿

其畧曰天運艱難國有大然所謂天下之大變而

不可不圖也前所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者亦

曰陛下之懷耳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致吾負

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

清定省之禮始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

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

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

器用之須不嘗有一旦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

其誠意期以格夫親心然後行俯伏寢門怨慕號

泣雖勞且辱益動夫親心然後行俯伏寢門怨慕號

猶未復初則臣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

序而致精理之要必在於讀書之法莫貴於窮

於出入之理也夫自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以至

窮則之知其所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之疑

善則之知其所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之疑

莫先於窮理也至於論天下之理則其然之跡必

所以不即莫不具於經史之冊而欲窮之者必

夫以必在於是求之於書則其好之者必

切矣此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

不存者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

以之讀書也誠能嚴恭寅畏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

難為讀書之本也此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學艱

敢問其道何先曰今日之事非大改更不足以悅
天意服人心必有惡衣菲食半宮室之志以
潛格天人之功則非吾之所任也言乎落沃之道則非
輔贊之敢當然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人主無不可進
之善以竭誠盡吾力耳外此非吾所能預計也辭待
制侍講不允壬辰辭待制職名乞改說書差遣事
後面納劄子辭職名有旨依已降指揮不允日下
供職乃受講筵職事又申省以疾病不支遂竊侍
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洵埃而疾病不支遂竊侍
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拜命上孝宗山陵議狀
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乃拜命上孝宗山陵議狀
趙彥逾校視謂士肉淺薄樞深五尺下有水石旋
改新穴視舊僅高尺餘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日
月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聖德神功宜得吉土以奉衣冠
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吉土以奉衣冠
之歲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葦史罔上
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砂
礫之地不報破浮辛丑受詔進講大學庚子內引辛
事講筵每遇隻日早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
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寒暑雙隻月乃奏乞除
假故並令過宮日外不寒暑雙隻月乃奏乞除
誠明以可感悟上心早進講從之○朱子每講務積
無隱上亦差兼實錄院同脩撰辭不允再拜命不許
覃恩授朝請郎甲辰例賜紫金魚袋乙巳晚講乞
令後省看詳封事時以雷雨之異下詔求言因奏
官看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施行庶聞者知勸直
言日聞詔差沈有開劉光祖看詳限十日奏聞
乞三年內賀禮並免瑞慶聖節前一日晚關報來

可乃草創子明日立班投進有旨却賀表不
受末復請三年內賀禮並免節序進名奉慰
講廷留身奏四事時有旨修葺東宮三數百間而

逐之朱子不勝憂慮乃具奏四事其畧曰上帝震
怒災異數出而壽皇在病因山未上皇帝未
進見之期而壽皇在病因山未上皇帝未
少弛之期而壽皇在病因山未上皇帝未
晨昏之養尤不可闕不宜大興土木以適
壽康之養尤不可闕不宜大興土木以適
進舒之緩無異尋常之禮而實無所求見我
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禮而實無所求見我
尤所當嚴拒而不自見禮而實無所求見我
獨斷而大臣不與謀執舍不及議正使實出
外傳聞皆謂左或為其柄而其所行又未盡
允於公議結駭感之計但欲於下偏聽史謬妄
墮其交結駭感之計但欲於下偏聽史謬妄

遷就苟且了當不為壽皇體慮安寧之慮
為宗社血食久遠之圖臣願陛下首罷修葺
一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
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一事也若夫過
計則服紫袍執鞭馬前者預詔近屬服色如
之先入首白太皇太后然後隨之而望見太
皇太后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
誠而太上皇太后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
釋之詞則太上皇太后帝雖有忿怒之情亦
消霧散而權意決矣此二事也若夫朝廷之
綱則臣又願陛下察詔左右勿預朝政而凡
之弛張人材之進退則一委之山陵之小大
量勿徇己見此三事也若夫山陵之小大
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皆蒙福
矣此四事也皆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皆蒙福
復思慮斷而行之上為感動然卒無所施行

戊午朔晚講是日講至盤銘日新因論成湯有盤
意○講及數次復編次成帙取旨進入上喜且令
點○講及數次復編次成帙取旨進入上喜且令

三年禮經教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
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
也漢文短喪之後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
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
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壽皇聖帝至性自

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
大布超越千古拘牽牽制之弊革去百王衰陋甲
守之風永無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為世法程子孫
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者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
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
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
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
而復墜臣竊痛之然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
來滋瘡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
尚稽可議欲預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
官稽攷禮律預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
又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歿
而為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
記云祖父母歿而為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為
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

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入
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歸來稽攷始見此說方得
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未
有決斷不可直謂古經也奏疏論廟祧孝宗初請廟
宣祖而祔孝宗繼復有請併祧者宰相趙汝愚
素主此說給舍樓鑰陳良弼皆附和之癸亥當集
議朱子度難給舍樓鑰陳良弼皆附和之癸亥當集
為不祧億祖則百事皆順一祧億祖則百事皆外
遂其尊祖之心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誦者也又訪
得故大儒程頤之說或謂億祖無功德願謂今日天
下基本蓋出於此豈可謂億祖無功德願謂今日天
相不聽復奏疏論之臺諫因乞且依禮官初議樓
鑰獨乞主併祧之說丙寅得旨來日內引丁卯後
對賜食上問外事人才畢請宣引之旨上於榻後
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細陳其說初
朱子既被旨恐上必問及乃取所論畫為圖本貼

朱子實紀卷四

說詳盡至是出以奏陳久之上再三稱善且曰億
祖乃國家始祖高宗時不曾祧孝宗時亦不曾祧
撰數語俟徑批出施行朱子方懲內批之弊因乞
降出廟堂則聞已毀四祖廟而附之既退即以上
意諭廟堂則聞已毀四祖廟而附之既退即以上
既以王安石之論為非異議之徒忌其軋已藉以
求勝事竟不行天下恨之○又與汝愚書云祧廟
之議上意已自開納而丞相持之不下便將大廟
毀拆及臺諫有言不知只作如何處分致後復
有云云據其所言亦未敢深以喜說為非但云未
見本議欲乞降出而丞相不肯降出便從其請
以此而觀其罪不在樓陳而丞相實任之也然丞
相以宗枝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鄰人之妄議毀
徽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欲
望神靈降歆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
甲子在
告乙丑直日准告封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戊辰入史院員朱子以實錄院累無統紀備撰官三

朱子實紀 卷四

所備前後往往不相應嘗與眾議欲以事目分
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與禮部專
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具首末然後類聚為書
方有條理又如一事而記載不同者須置簿抄出
與眾會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總底在及置六房
擬上政除宮觀尋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
安撫辭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朕聞卿言
趙汝愚留御劄固難立講已除御批朕聞卿言
奏以謝仍申省照會遂行給事中樓鑰封還錄黃
中書舍人鄧綰繼對奏留之上許除京祠已而不
下起居郎劉光祖又言之中書舍人陳傅良再封
還錄黃有旨依已降指揮工部侍郎黃艾因對問
所以逐朱某之驟上曰始除燕經筵爾今乃事
欲與聞吏部侍郎孫逢吉亦上疏留又因講權輿
之詩反復以諷上曰朱某所言多不可用十一月
差知江陵府詔不候受告疾速之任○初上之立

朱子實紀卷四

也趙相求能通意於長信宮者知閣門事韓侂胄
自詭於太皇太后親屬也請劾力遣入白不許出
遇內侍關禮于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泣涕請大
皇太后許之乃命復將仇肅入使諭廟堂其論
遂定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
居中用事朱子離長沙已聞之即揚然以為憂因
免牘上徵寓其對白發其奸龜年出使客使侂胄
侍郎彭龜年請對白發其奸龜年出使客使侂胄
益得志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四方知名之士聚於
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四方知名之士聚於
言於上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容白丞相當以厚賞
酬其勞勿使數以手書遣生徒容白丞相當以厚賞
杜漸謹不可忽之意丞相苟安無復慮朱子獨
懷忠憤因講畢奏疏極言之侂胄大怒陰與其黨
謀先去其為首者則其餘去之易耳乃於禁中為
優不切頗見嚴憚而一時爭名之流亦若有言
無不切頗見嚴憚而一時爭名之流亦若有言
前疏則內批徑下朱子既去國彭龜年遂攻侂胄

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士子避時所忌文氣日果
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合言者之意亟以書
然久之相顧不敢發獨胡紘草疏將上會遷去不
果沈繼祖以追論伊川得為察官紘以稟授之繼
祖銳於進取意謂立可致富遂奏乞職罷祠
從之○蔡元定隱居不仕亦持編置道善類重
賈之緒餘始猶未敢誦言姓名是猶有羞惡之心
也至是沈章始無所忌憚則幾於無是非之心矣然
先生之學之行卓然在後世果何是歲始修禮書名
傷於日月乎○作皇極後記於他篇及弟子職保
儀禮經傳通義各綴其後以附於義其類其外如
而小戴諸義各綴其後以附於義其類其外如弟子
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類其外如弟子
傳之屬又自別為篇以附於義其類其外如弟子
禮學之屬又自別為篇以附於義其類其外如弟子
體已具者蓋十七八○先是禮祭禮大傳外傳其
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綴竟無全
書其類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
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前此猶有三禮通記郊特牲
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記郊特牲
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此通習而獨存禮記之
以宋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禮而獨存禮記之
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廢罷禮而獨存禮記之
不過採其虛文以供舉其於其博而諸生又
度數之實而虛文以供舉其於其博而諸生又
大議率用耳學文以宗末其廢罷禮而獨存禮記之
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
說者而不知其為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
學考訂其說欲以禮儀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
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
列注疏諸儒之說成會象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
而鍾律之制則未成會象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
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更
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人踏空閣借禮樂諸
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空閣借禮樂諸

朱子實紀 卷四

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
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
甚會去國
不及上

三年丁巳朱子六正月
按是月朔旦朱子書於歲

百七十六年壬戌此其憂傷微意可見矣○跋河圖洛
書拜命表謝景畧云雖補過以修身無及桑榆之暮
者前數日之夕朱子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未
敢乘筆公論焉可誣也 別蔡元定於寒泉周易

參同契考異成 郡縣建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為
別淨安寺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坐客感嘆有
泣下者朱子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日朋友相愛
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明日獨與元
定會宿寒泉相與訂正參同契終夕不寐次年元

定卒於春陵朱子為之哀慟元定從游最久精識
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
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
肯綮學不暢達朱子論易推本元定河圖洛書邵氏
經世書先天下圖性多因與元定往復而有所發焉

故其賤也恨無與語者其志沒也祭之為精請
之識卓絕之不可屈者其志沒也祭之為精請
見遊之好同志之所樂已矣○時黨禁益深稍
稱善類斥逐無遺至所校同契○時黨禁益深稍
與同志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為較皆為屬禁朱子方
徒儉德避禍者朱子曰禍福之來命也或又微諷
曰其不書上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
講習古書說道理更不教作詩諷諭只與朋友
相書云其自少好之及以事不能及人獨聞古為
已之學而心竊好之及以事不能及人獨聞古為
力所可勉遂委已從事焉庶幾粗以塞其受中

生之責初不敢為異以求名也既而問里後生有

相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有自遠至者其才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為不同然皆以是心至其不得拒也不謂其之無狀偶自獲罪於世而註誤連染上緊斯道下及眾賢例得詭為之名試以不道之法至有初不相識而橫罹其禍者杜門循習私竊負愧雖欲悔之而厥路無蹤矣顧其繼而來者又未忍卻然每對之未嘗不笑其愚而計憐彼之愚甚於熹也今幸旬月以來各以事歸計亦不聞知外間風色是歲韓文考異成

四年戊午 朱子六集書傳 按大全集止載二典禹諸說又蔡九峯書傳序云慶元己未冬先生令沈作書集傳又云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而此乃

侯更考書傳 十二月乞致仕 乞保明申奏致仕○記外祖祝公遺事○是歲答李季章書云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既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所就惜此餘日正為所編禮傳已畧見端緒而未

五年己未 朱子七 四月詔從所請 朱子初疑名在繼以尚帶階官義當細祿有旨依所始用野服見乞守朝奉大夫致仕有致仕謝表 始用野服見

客榜畧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深矣又謂上末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而巳且使窮鄉下邑得見祖宗盛時京師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十二月作皇考行狀

六年庚申 朱子十一歲 正月作聚星亭贊 考事陳氏故聚星亭至是作新之朱子為本原前陳事述畫著屏上而為之贊末云彘乃附曹群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共嘆又曰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獨樂予衷百爾窺臨鏡考母息死國承家永奉明戒其意蓋 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 戊午歲嘗與有在矣

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乎實次第可以絕筆是日改誠意章午刻疾甚不能興○先是已未夜為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而銘甚詳且言為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集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 甲子以疾終於正寢 前夕夢發亦精舍諸生入問疾告之曰誤諸君遠來然道亦精舍諸生入問疾告之曰誤諸君遠在固早歸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退乃作三書一與子成道之其書界在此吾無憾矣及令收禮書底本且云為式一與范念德托寫禮書甲子即命移寢中堂黎明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華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朱子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乎朱子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觸中目門人使正之揮婦人無得近諸生揖而退良久恬然而逝午初刻也享年七十有一送終諸事皆用遺訓焉是歲大風拔木洪流崩岸裕人之萎豈小變哉○朱子平居倦倦無一念不在於國

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既以至泣下然自少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僥焉孜孜不知老之將至若不肩於斯世者則除其疾苦而正其風俗未嘗不欲其身道之行也雖遇知於人主而不容於邪枉故自筮仕以至於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巳豈非天將以斯人紹往聖之統於朝來世之迷故書之於彼而厚之於此歟○初居崇安五夫榜其讀書之室曰紫陽書堂以新居紫陽山識鄉閭常在目也後庵於建陽蘆峰之巔曰雲谷因創草堂扁以晦庵自稱雲谷人亦曰晦翁既又得武夷五曲之地結廬其間曰武夷精舍晚卜築于考亭又曰滄洲精舍時號滄洲病叟最後櫟著遇避之同人因更號龜谷○按語錄云先生每旦早起升影堂率子弟以次列拜炷香又拜而退登閣拜先聖像方坐書院受早揖飲湯少坐月朔影堂薦酒果望日則薦茶有時物薦新而後食又按吳壽昌云先生每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雅

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

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

淵明歸去來辭并杜子美數詩而十一月壬申葬

于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送者幾千人○言者

乞約束會葬

嘉泰二年壬戌十月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

先是有時論欲稍示更張以就平遂

嘉定元年戊辰十月詔賜謚與遺表恩澤謚曰文

三年庚午五月贈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後以明

贈通議大夫

理宗寶慶三年丁亥正月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指筆

見後第九卷

紹定三年庚寅九月改追封徽國公用鄒亮例制

卷

淳祐元年辛丑正月詔學官列之從祀三省同奉

見後第九卷

元至正二十二年壬寅二月改追封齊國公制詞見

卷○按今制兩京國子監天下府州縣廟學及徽

建祠祀俱稱徽國文公而齊國之號未聞華於

何時嘗考汪春坊仲魯文公家廟記作於洪武

丙辰之歲則稱徽國唐山長仲紫陽書院記作

於洪武己未之歲則稱齊國蓋當時未有定制

故稱謂不同如此然其後卒仍徽國之舊恭意

必元錄既訖
聖明繼興雖有勝國封詔而天下諸司循襲已久
莫之或從且以徽為文公父母以之封國於
義實協而改封曰齊殊無意謂故邪其實封齊
故號未之有華觀仲所稱可
見矣姑識之以俟知者正焉

朱子實紀卷之四

朱子實紀卷之四

一

朱子實紀卷之五

行狀

宋故朝奉大夫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

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

曾祖絢故不仕 妣汪氏

祖森故贈承事郎 妣程氏贈孺人

父松故任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

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

妣孺人祝氏贈碩人

本貫徽州婺源縣萬年鄉松巖里

朱子實紀卷五

先生姓朱氏諱熹字仲晦父朱氏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世有偉人吏部公甫冠擢進士第入館尚書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為學者師號韋齋先生有文集行於世吏部公因仕入閩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之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幼穎悟莊重能言韋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十

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以左迪功郎主泉州同安簿蒞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貧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聖賢脩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為急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州南岳廟明年召赴行在言路有托抑奔競以沮之者遂以疾辭三十二年祠秩滿再請孝宗即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略言聖躬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脩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趨之也今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為而猶為

朱子實紀卷五

之以有利而無害也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為之願疇咨大臣總攬群策鑒失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備政攘夷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

朱子實紀卷五

三

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宿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明年改元隆興復召辭不許即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觀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於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事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

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然則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未言古先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今日諫諍之塗尚壅佞幸之勢方

朱子實紀卷五

四

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德業未可謂脩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先生以為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蓋學有定見事有定理而措之於言者如此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三年差充樞密院編脩官待次五年三促就職會魏掇之以布衣召為國子錄因論

曾覲而去遂力辭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柳佞幸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有不可易者尋丁內艱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四年之間辭者六年有旨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改秩昇祠皆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始拜命改宣教郎奉祠二年除祕書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

朱子實紀卷五

五

執政以先生為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差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先生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關貧困不以屬心涵養充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霽然矣至郡懇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歲值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盡官物之檢放倚閣蠲減除豁帶納如秋苗夏稅木炭月椿經總制錢之屬各視其色目為之條奏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并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

平兩司撥錢未充軍糧備賑濟中嚴鄰路斷港過糶之禁選官吏授以方畧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通商勸分多兩全活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為法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者凡數四郡濱大江舟艤岸者遇大風輒淪溺因募飢民築堤捍舟民脫於飢舟患亦息先生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里閭安靖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又奏乞賜書院敕額及高宗御書石經板本九經注疏等書者至再每休沐輒一

朱子實紀卷五

六

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反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間旌顯之猶以不得悉行其志為恨明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為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

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廝役凡流。所得差遣。為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哀歛。刻剝以償債。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乃可冀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託之私。而刻剝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沉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蒐閱以時。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

朱子實紀卷五

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以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兵民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

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謹言。而安於私勢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實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

朱子實紀卷五

橐窰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入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備。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僻。恥又何時而可雪。耶先生。在任嘗用劄子奏事。後因臺諫言用劄子。非舊制。遂奏乞罷黜。又以致人戶逃移。自劾者。再以此疾請奉祠者。五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初廟堂議遣先生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故有是命。

詔以備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凡三辭皆以前所奏納粟入未推賞難以先被恩命會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民已艱食即日單車就道復以南康納粟入未推賞辭職名且乞奏事之任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其一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與業之廣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逮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諫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

宋史紀事本末卷五

九

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其二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

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飢饉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

宋史紀事本末卷五

十

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其三言棊荒利害如州縣旱傷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勸諭入戶賑糶務得其平納粟之人早行推賞所納米數仍減其半乞撥豐儲倉米三十餘萬石以備濟糶州縣新舊官物並且住催紹興丁身等錢預行蠲放及免米商力勝稅錢量立賞格官吏違慢者奏劾昏病者別與差遣仍差選得替待闕官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其四言水旱三分以上第五等戶免檢並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戶依此施行乞行著令及請頒行社倉條約於諸路其五言紹興和買乞議革

其弊其六言南康嘗乞蠲減星子租稅有司拒以對
補各細鄙狹不達大體其七言白鹿書院請賜書額
先生所對奏劄凡七其一二皆自書以防宣洩又以
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冊用袋重封於閣門投進後
五劄亦有非一時抹荒之急者當空德不暇給之際
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蓋急於抹荒竭忠悃不敢
有所隱也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
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先生嘗帥
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
推行之白鹿書院事本不暇及前期執政使人諭以

朱子實紀卷五

十一

且宜勿言先生因念主上未必有鄙薄儒生之意而
大臣先為此言不可及對卒言之上委曲訪問悉從
其請先生初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
客舟之米已輻輳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情
詞懇惻條目詳密日與僚屬寓公釣訪民隱至廢寢
食分畫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
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所歷雖廣
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蒼黃驚懼常若使者
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戒盜
捕蝗興水利為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

若初奏紹興和買之弊至是乞先與痛減歲額然後
用貫頭科敷惟恐真下戶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下等
第均敷及減免下戶丁錢以優之又乞免台州丁錢
至於差役利害亦嘗條具數千言申省義役之法則
乞令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官差保正副長
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又乞取會福建下四
州見行產鹽法行於本路沿海四州又乞依處州見
行之法改諸郡酒坊為萬戶於抹荒之餘猶悉及他
事以為經久之計先生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
以全活一道飢民自劾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柳却幸

朱子實紀卷五

十二

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蝗旱相仍不勝憂
憤復奏言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
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
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糶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
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
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
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
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
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云朝廷
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

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
 順指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
 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壹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
 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
 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耶九年以賑濟有
 勞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
 為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
 姦賊偽造楮幣等事劾之時久旱而雨奏上淮匿不
 以聞仲友亦自辯且言弟婦王氏驚悸病篤論愈力
 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鞠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

宋子實紀卷五

十三

授先生先生以為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尋
 令兩易江東辭及辭職名且言唐仲友雖寢新命已
 具之獄竟釋不治則是所按不實難以復沾恩賞並
 不許受職名再辭新任且乞奉祠言所劾賊吏黨與
 衆多並當要路大者宰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騫經營
 於下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
 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觥排為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閑
 或可少紓患害時從臣有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
 學以陰詆先生者故有是言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
 觀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得行其所學已試之効卓

然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
 自是海內學者尊信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
 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十五年促奏事又以
 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淮罷相遂力疾
 入奏首言近年以來刑獄不當輕重失宜甚至涉於
 人倫風化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之法則天理
 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又言州郡獄官乞注有舉主
 關陞及任滿銓試第二等以上人常調關陞及省部
 胥吏並不得注擬若縣獄則專委之令或不得人則
 無所不至亦望令縣丞或主簿同行推訊又言提刑

宋子實紀卷五

十四

司管催經總制錢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
 畫其始亦但計其出納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及紹興
 經界民間投印違限契約所入倍於常歲自後遂以
 是年為額而立為比較之說甚至災傷檢放倚閣錢
 米已無所入而經總制錢獨不豁除州縣之煎熬何
 日而少紓斯民之愁嘆何時而少息又言江西諸州
 科罰之弊至其末篇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
 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
 之無乃燕間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
 人欲有未盡歟天理未純是以為善不能克其量人

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離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礙

朱子實紀卷五

十五

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澈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為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意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為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除兵部郎以足疾丐祠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疏先生欺慢時上意方嚮先生欲

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後不曾陳乞磨勘蓋先生改秩既出特恩其後累任祠官無績可考以故不曾陳乞磨勘者十有四年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為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栗亦罷辭磨勘及職名不許轉朝奉郎未踰月再召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為兩罷之策上悟復召先生受職名辭召命以為遷官進職皆為許其閑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為彈冠結綬之計則其

朱子實紀卷五

十六

為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又從召初先生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畧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毫一髮不受病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備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

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官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効乎官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觀說朴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莽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逆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

宋子實紀卷五

十七

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寮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濼薄闕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唐之六典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教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袤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副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副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

宋子實紀卷五

十八

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

朱子實紀卷五

九

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唱則唱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譏衆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在下之賢人君子復如

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備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

朱子實紀卷五

十

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我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培植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為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

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
我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
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
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備明
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
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
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
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
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
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

朱子實紀卷五

廿

倦勤之意蓋將以為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疏言講
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
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
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脩政
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
道學為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脩撰仍奉外祠遂不
果上先生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
以講學窮理為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
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為言
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

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
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唯臣
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
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為之涕下先生進疏雖切孝
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編摩秘書省郎曹之除蓋將引以
自近守南康持浙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強留而
授之至是復有經帷之命先生之盡忠孝宗之受盡
言亦未為不遇也然先生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
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
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

朱子實紀卷五

廿二

直寶文閣降詔獎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者再
覃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辭
不許時光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以紹熙元年之任奏
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歲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加
意學校教誘諸生如南康時又以習俗未知禮株古
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釋
氏之教南方為盛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
私為庵舍以居悉為之禁俗大變郡有故迪功郎高
登忤秦檜貶死為奏請昭雪褒其直會朝論欲行泉
漳汀三州經界先生初仕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

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以至之量之法洞見本末遂疏其事上之且言必可行之說三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蓋為經界法行息爭止訟大為民利而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所不便及具宣德意榜之通衢則邦民鼓舞而寓公豪右果為異議以沮之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錫宴自劾其冬有旨先行漳州經界南方春早事已無及明年屬有嗣子之喪再請奉祠除秘閣備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先生以當上初政嘗辭前件職名已降褒詔後其請難以復受辭者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再辭

朱子實紀卷五

十一

漳州經界竟報罷遂以前言經界可行自劾三年再以病辭乞補滿宮觀從之又數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辭四年又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以辭遠就近不為無嫌力辭五年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會洞獠擾屬郡遂拜命赴鎮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先生所至必興學校明教化湖湘士子素知學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先生為之講說不倦四方之學者畢至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釋奠儀式為請錄故死節五人為之立廟孝宗并

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洵洵益憂懼遂申省乞歸田里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寧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建立備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強猾姦宄無所逞志不然以一介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彝倫言頗切直會今上即位不果上上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為本宮講官至是首召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待講辭不許又再辭且言陛下

朱子實紀卷五

十四

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將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繆所繫非輕蓋先生在道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又不許遂奏乞且依元降指揮帶元官職奏事者再及入對首言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或反不能

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竊為陛下憂之尚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即是心而充之則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無傳宗廟社稷不可無奉則轉禍為福易危為安亦豈可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

朱子實紀卷五

廿五

越乎此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次言為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又三劄言湖南歲計入少出多不可支吾乞裁減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色補官負數邵州邊防全無措畫以致徭人侵犯乞移置寨柵增撥戍兵潭州城壁乞行計度脩築既對面辭待制侍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差遣以為未得進說而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効消埃而疾病不支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字辭

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比舊僅高尺餘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月日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遂中寢先生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歲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罔上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砂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軍恩轉朝請郎賜紫章服兼實錄院同脩撰再辭不許拜命受詔進講大學先生以平日論著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上心遂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

朱子實紀卷五

廿六

宮日分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假故並令蚤晚進講又乞置局看詳四方封事瑞慶節免稱賀皆從之復因有旨脩葺舊東宮為屋三數百間遂具四事奏言當上帝震怒災異數出畿甸百姓飢餓流離太上皇帝未獲進見壽皇因山未卜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熒然憂苦不宜大興土木以就安便壽康定省之禮所宜下詔自責頻日繼往顧乃逶迤舒緩無異尋常太上皇帝必以為此特備禮而來其深閉固拒而不得見亦宜矣朝廷綱紀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下至百執各有職業不可相侵今進退宰執移易

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未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返不免於致亂末復申言敢宮之卜不宜偏聽臺史膠固繆妄之言墮其交結眩惑之計皆不報先生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常讀之今後更為點來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其畧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劇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群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又奏禮經敕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為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整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

朱子實紀卷五

廿一

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為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添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指定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請併祔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者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以僖祖為四祖之首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寢遠請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時相雅不以熙寧復祀僖祖為是先生度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狀條其不可者四以為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幄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即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不

朱子實紀卷五

廿一

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相與爭較強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徬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又况僖祖祧主遷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為始祖以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為廟制以辯議者一旦併遷僖宣二祖析太祖太宗為二之失復引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盖出僖祖安得為無功

余于實紀卷五

凡

業議狀既上廟堂持之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樓鑰陳傳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先生所議頗達上聽忽有旨召赴內殿奏事因節略狀文及為劄子畫圖以進上然之且曰僖祖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欲令先生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其事先先生方懲內批之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寮集議既退復以上意喻廟堂而事竟不行經生學士知禮者皆是先生一時異議之徒忌其軋已權姦遂從而乘之上之立也丞相趙汝愚密與知閣

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於太皇太后為親屬因得通中外之言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自長沙辭免待制待講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復嘗再三面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志先生又於所奏四事疏中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筵留身復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云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下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尋除知江陵府又力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

余于實紀卷五

卅

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又乞追還舊職不許趙丞相亦罷誣以不軌謫永州丞相既當大任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以觀新政先生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為慮既屢為上言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意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為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先生自念身雖閑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書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冤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

筮决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諫藁焚之自號
遯翁以廟議不合乞收還職名又以疾乞休致不許
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又辭職名乞
休致又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又言已罷講官不敢復
帶侍從職名詔依舊秘閣脩撰二年又言昨來疏封
錫服封贈蔭補磨勘轉官皆為已受後官恩數乞改
正沈繼祖為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四年十
二月以來歲年及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六年
三月甲子終於正寢十一月壬申葬建陽縣唐石里
之大林谷嘉泰二年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傳

朱子實紀卷五

世一

伯壽故家子嘗執弟子禮恨不薦已先生辭次對除
脩撰也伯壽行詞有慢偽等語及先生沒伯壽守建
寧又不以聞故復職之命猶生存也自先生去國僣
胄勢益張鄙夫憚人迎合其意以學為偽謂貪黷放
肆乃人真情潔廉好禮者皆偽也科舉取士補涉經
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理義者並行除毀六
經語孟悉為世之大禁猾胥賤隸頑鈍無恥之徒往
往引用以至卿相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
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
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

其非黨先生日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
生徒者笑而不答先生既沒善類悉已排擯群小之
勢已成侂胄志氣驕溢遂至擅開邊釁幾危宗社而
生靈塗炭矣開禧三年侂胄伏誅凶徒憚黨根株斥
戮嘉定元年詔賜謚與遺表恩澤明年賜謚曰文又
明年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後以明堂恩累
贈通議大夫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
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
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
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理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

朱子實紀卷五

世二

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
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
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
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
加損也自韋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
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
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囑
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
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
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

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
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
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
龜山楊先生延平於章齋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
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
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
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
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
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
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

朱子實紀卷五

廿三

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
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
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
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
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
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
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
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
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
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

在是矣其為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
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
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感於物為情統性情為心根
於性則為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
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
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
之理不異於己叅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
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
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
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

朱子實紀卷五

廿四

其得於己而為德也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情性
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
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
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
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
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
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
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
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
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備諸

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儀哀戚備至飲

朱子實紀卷五

廿五

食衰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踈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

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未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注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闕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沉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

朱子實紀卷五

廿六

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彰先生為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深淺所見有疎密先

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
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
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
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端至若求道而
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
性不假脩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
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
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
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使其計功謀
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

朱子實紀卷五

世

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
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
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
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
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
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
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
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
其所自得然為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
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

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
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復戒之而未嘗
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
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
脫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樞
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
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
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
眾亦足以見義理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
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

朱子實紀卷五

世

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
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
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
動中規繩可為世法是非資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
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脩而道立德成
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
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
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閭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
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先生疾且革手為
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幹尤拳拳以勉學及

備正遺書為言翌旦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曰堅苦
問溫公喪禮曰踈畧問儀禮領之已而正坐整冠衣
就枕而逝門人治喪者既一以儀禮從事而訃告而
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為位而聚
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嗚呼天又胡不慙遺以
永斯道之傳而遽使後學失所依歸哉先生所著書
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
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
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語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集
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本朝名臣言行錄古

朱子實紀卷五

七

今家祭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
於世先生著述雖多於語孟中庸大學尤所加意若
大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沒大學誠意一章乃
其絕筆也其明道垂教奉深切如此楚詞集註亦
晚年所作其愛君憂國雖老不忘通鑑綱目僅能成
編每以未及備補為恨又嘗編次禮書用工尤苦竟
亦未能脫橐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
未暇更定平生為文則季子在類次之矣生徒問答
則後學季道傳嘗裒輯版未備也娶劉氏追封碩
人白水草堂先生之女草堂即韋齋所囑以從學者

也其卒以乾道丁酉其葬以祔穴子三人長塾先十
年卒次塾迪功郎監湖州德清縣戶部新市犒賞酒
庫後十年亦卒季在承議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
鹽公事女五人壻儒林郎靜江府臨桂縣令劉學古
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黃榦進士范元裕仲李二
人亦早卒孫男七人鑑鉅銓鐸銓鉉鑄鉅從政郎新
差監行在雜買務雜賣場門銓從事郎融州司法叅
軍鑑迪功郎新辟差充廣西經略安撫司準備差遣
餘業進士女九人壻承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趙師
夏進士葉韜甫周巽亨鄭宗亮黃輅從政郎紹興府

朱子實紀卷五

四

會稽縣丞趙師郡黃慶臣李公玉曾孫男六人淵洽
潛濟濬澄女七人先生沒年矣狀其行者未有所
屬筆在以榦從學日久俾任其責先生既不假是而
著榦之識見淺陋言語卑弱又不足模倣萬一追思
平日步趨謦欬則悲愴哽咽不忍書亦不忍忘也竊
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
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
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
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
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

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則撫其言行又可略歟輒採同志之議敬述世系爵里出處言論與夫學問道德行業人之所共知者而又私竊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謹狀

嘉定十四年正月 日門人奉議郎主管亳州明

道宮黃榦狀

行狀之作非得已也懼先生之道不明而後世傳

朱子實紀卷五

聖

者之訛也追思平日之聞見叅以敘述莫誅之文定為草藁以諭同志反復詰難一言之善不敢不從然亦有參之鄙意而不敢盡從者不可以無辨也有謂言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簡古不可太繁者夫工於為文者固能使之隱而顯簡而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顧恐名曰含蓄而未免於晦昧名曰簡古而未免於艱澁反不若詳書其事之為明白也又有謂年月不必盡記辭受不必盡書者先生之用舍去就實關世道之隆替後學之楷式年月必記所以著世變辭受必書所以明世教狀先生

之行又豈可以常人比常體論哉又有謂告上之語失之太直記人之過失之太訐者責難陳善事君之大義人主能容於前而臣子反欲隱於後先生敢陳於當世而學者反欲諱於將來乎人之有過或具之獄案或見之章奏天下後世所共知而欲沒之可乎又有謂奏疏之文紀述太繁申請之事細微必錄似非行狀之體者古之得君行道有事實可紀則奏疏可以不述先生進不得用於世其所可見者特其言論之間乃其規模之素則言與行豈有異耶事雖微細處得其道則人受其利

朱子實紀卷五

聖

一失其道則人受其害先生理明義精故雖細故區處條畫無不當於人心者則鉅與細亦豈有異耶其可辨者如此則其尤淺陋者不必辨也至於流俗之論則又以為前輩不必深抑異學不必力排稱述之辭似失之過者孔門諸賢至謂孔子賢於堯舜豈以抑堯舜為嫌乎孟子闢楊墨而比之禽獸衛道豈可以不嚴乎夫子嘗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鮮矣甚矣聖賢之難知也知不知不足為先生損益然使聖賢之道不明異端之說滋熾是則愚之所懼而不容於不辨也故嘗太息而

為之言曰是未易以口舌爭百年論定然後知愚
言之為可信遂書其語以俟後之君子翰謹書

朱子實紀卷之五

朱子實紀卷之六

宋史道學本傳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甲
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
督川陝荆襄軍馬招松為屬辭鼎再相除校書郎遷
著作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
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
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
卒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
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

朱子實紀卷六

若是非人也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
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
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脩
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為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
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
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
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關
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
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
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願留意於老子釋

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
疵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
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
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脩攘之計不
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
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
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
力之強弱觀彼繫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
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
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

朱子書紀卷六

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
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
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
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大
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
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是以舉措
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
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為者
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
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

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為
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為樞密院
編脩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
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
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
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
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
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
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秘
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群小乘間

朱子書紀卷六

讒毀乃因熹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
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
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
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
講論訪白庶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
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
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
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
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
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

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傳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摯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實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傳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觀觀自守而未嘗

朱子實紀卷六

四

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鼎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

自見矣上以為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飢宰相王淮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

朱子實紀卷六

五

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惑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求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

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陛下下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為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容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蠶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為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為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

朱熹傳卷六

六

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飢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為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

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庶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早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偽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

朱熹傳卷六

七

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間蟻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

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讒說殄行而未免
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耻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
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
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
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
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
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
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
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
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熹曰吾平

朱子實紀卷六

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
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
以州縣為煩也時曾覲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
尚在熹力以為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為其有才耳
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
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
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
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
職其偽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
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

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
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
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
術詔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
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陰侍御史首論栗執拗
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乃黜栗知泉州
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
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常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
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
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

朱子實紀卷六

九

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大本
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
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
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
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
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
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
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
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
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

流間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儲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抃之徒勢焰重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温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

余子實紀卷六

十一

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僕薄闕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

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狎奇衰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

余子實紀卷六

十二

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着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

弊於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拍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

朱子實紀卷六 十一

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時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

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培剋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斬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贖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崇贖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

朱子實紀卷六 十三

士卒以疆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備精勞力以求正夫六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備撰奉外祠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不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

以教子弟士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為庵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弓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為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為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

朱子實紀卷六

十四

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為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為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

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為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歲當博訪

朱子實紀卷六

十五

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為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脩葺舊東宮為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脩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拂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飢餓流離沾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

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脩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

朱子實紀卷六

十一

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惟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地張入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勿循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

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筭矣若夫山陵之下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熹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群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教令子為父嫡孫

朱子實紀卷六

十二

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為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鑿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為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

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
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
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
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
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寢遠請遷
禧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禧祖有廟與稷契無異
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禧祖為然待從
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
以為歲之夾室則是以祖之主下歲於子孫之夾室
神宗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

宋子實紀卷六

十八

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為廟制以辨以為物
宜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
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
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為言且約吏部侍郎
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
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
難立講已除卿官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
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傳
良旋封還錄黃備注官劉光祖鄧驛封章交上熹行
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

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
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
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為慮既
爨為上言及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
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
易制不以為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
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
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祕閣備撰二年沈繼
祖為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
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

宋子實紀卷六

七

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以革手書屬其子在及
門人范念德黃幹拳拳以勉學及痛正遺書為言翌
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
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
建之宗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筆瓢屢空晏如也諸生
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
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國侂胄
勢益張何澹為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
真偽劉德秀仕長沙不為張栻之徒所禮及為諫官
首論留正引偽學之罪偽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

卿胡絃言比年偽學猖獗圖為不軌望宣諭大臣權
住進擬遂召陳賈為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
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
之偽黨至此又變而為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
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為死黨窺伺神器乃
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偽學日急
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
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
丘壑依阿兵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
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常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
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
者故相庶伯之孫也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為已
甚侂胄意亦漸悔熹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偽徒期
會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
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
年詔熹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
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
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
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囑熹曰
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學有淵

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
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
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若矣嘗學於羅從
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為學大
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嘗
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
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
書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
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言西銘解楚辭集註
辨證韓文方異所編次有論 集義孟子指要中庸
輯畧考 刊誤小學書通鑑 自宋名臣言行錄家
禮道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源錄皆行於世熹
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
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官平生為文凡一百卷
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紹定末祕書郎
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
熹七人列于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 視學手詔
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幹曰道之正統待
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
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

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為知言熹子在紹定中為吏部侍郎

朱子實紀卷之六

朱子實紀卷之六

朱子實紀卷之七

廟宅 祠 書院 墓 坊 亭附

婺源縣朱子廟宅 在縣治南前臨街左有齋井

公關里後其地漸為居鄰所侵僅存四步元延祐中五世從孫光訴於省閩憲者久之而後

知地始復其舊文傳又請于朝鑄其費復捐田三

廟例得立徽國朱文公廟鎬助其費復捐田三

十畝以祀事文公廟鎬助其費復捐田三

孫勳初奉齋祠實後至元移檄建郡取朱子五世

資後欲歸葬以無田可食友張敦願為贖其

田而奉齋祠矣紹興庚午朱子歸省願為贖其

言同知李和召田主與人歸其田而償其價

三分之二然償無始歸氏學士虞集為其父志

以私財償之而田始歸氏學士虞集為其父志

正壬辰廟宅悉毀成歲人廟基之半築城丁

未增闢舊址國初知縣程三南唐廷禮相繼

創葺待制王律司直郎汪仲魯為記宣德辛亥

縣丞葉公回重脩進士汪敬為記正統庚申燬

九世孫湛言于提學御史彭勗自記弘治庚戌

建殿臺門廡共若干楹彭勗自記弘治庚戌

又燬知縣喬恕聶詒給官帑重建壬戌畢工廟

事一新設門

宅一名守視

崇安縣朱子故宅 在內五夫里潭溪之上屏山之

劉子羽章齋少傳為築室里旁朱子奉母夫
人居焉後齋廢少傳為築室里旁朱子奉母夫
命山識鄉關常在目也復堂曰義齋晚年移居考
猶存址

建陽縣朱子故宅

在縣西三柱里考亭書院之右
切韋齋射九溪時嘗來遊考亭
愛其溪山清遠欲卜居之不果紹興壬子朱子
承先志築室於此後建守吳其書其扁曰文公
故居元李傾地此後建守吳其書其扁曰文公
武壬申知縣陳敏重脩

朱子實紀卷七

祠

徽州府朱子祠

一在府學講堂之北今明倫堂之
初朱子既歿徽士即州學繪而

祠之其後郡守趙師端建祠於今所勉齋黃幹
為記歷元及國朝累祀崇奉永樂壬寅燬成

化乙亥教授陳文率諸生白于提學御史妻謙
檄知府王祐重建得請于朝以每歲三月九

日朱子忌辰有司致祭禮部尚書周
洪謨暨山東按察使潘禎為記

一在婺源縣學講堂宋德安知府邑人胡昉率
士友重建汪應辰為記後遷于學之東偏成淳

仍祠于講堂今廢
一在婺源縣治之東二里朱塘昔朱子嘗與諸

生滕璘輩遊其地曰予疇昔夢至一所今未此
恍如所夢因命作亭其上書堂二字後璘之

子鉦創祠以祀朱子而以父叔配食邑人許月
記

朱子實紀卷七

一在祁門縣學西廡宋成淳二年
知縣潘子昌建元至正壬辰燬

一舊在績溪縣學文廟西廡下
移建於縣東儒學故址中聖夫子像以黃幹蔡

元定配後地有碑尚存弘治間教諭顏繫等白
于提學御史陳琳撤府縣重建陝西布政使胡

富為
記

一在休寧縣學里
人朱震雷建今廢

建寧府朱子祠

一在府城內紫霞洲宋寶慶三年
季子在孫鑑建於今祠之左歲久

傾頽以國朝永樂十三年給事中陶傑御史蔣
彥孫以使事至率都指揮師祐知府劉敬等捐

奉重脩景泰中詔春秋致祭孫一入世襲
翰林院五經博士以奉祀事祠旁隙地舊為武

臣所侵九世孫世孫等白於巡按御史莊欽復之
知府劉鉞即其址遷建今祠為堂五間中祀朱

子為重門後建聚奎閣德秀配享左右為兩廡
前為黃餘劉倫蔡沅真德秀配享左右為兩廡

紫陽書院

在徽州府城南門外倚山瞰溪宋淳祐... 風泉雲壑軒橫入左右齋廡中為明德堂前... 為書樓後為宸奎閣又其上為披雲閣閣後為... 大成殿殿後為名堂室記曰紫陽書院在徽州府城南門外倚山瞰溪宋淳祐... 里先君朱子改家發源少而學於郡學因往城南五... 樂之既來闕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院而... 卒不能歸將發始命其孤熹來居潭溪之上既而... 其闔閭以奉先祀苟活既不能返其鄉又志不能... 印章所刻榜其居之廳事故後之學子之志敬以... 子為紫陽夫子此書院所以名也實祐甲寅郡... 徽遷於南門內江東道院實古郡學遺址至元... 地與古郡學地兩易與屯希魯謀諸總府以書院... 山長江一龍曹廷等協以溪山偉觀為明德書院... 延祐乙卯山長張炳以其地半屬白于總府復遷

朱子實紀卷七

六

南門外舊基左側接烏聊山脈正對紫陽山... 為一郡山水勝處合新舊屋凡百楹至正壬辰... 燬之右朝洪武中以故址踐于城濠移建於縣... 堂為朱子像以黃餘蔡元定配前為兩廡重門... 後為學舍以樓講學之上山長唐仲為記成化... 庚子知府王勤同知張英重禮部尚書周洪謨為... 記歛者民汪貴奏行有司以每年九月十五日朱... 生辰致祭弘治十四年知府彭澤重禮部尚書周洪謨為... 知府熊柱移建於縣學之後吏部右侍郎羅圮為記... 晦庵書院婺源縣學舊有朱子祠元至元丁亥江... 公書院於文廟之側且捐田以養士申者請以文... 後元至元間復建於縣學之東北氏園宅為新祠... 建安書院在建寧府治北宋嘉熙二年郡守王瑩... 移建安書院於內朝洪武十九年知府解舍恭... 移建於府學內以書院故址為知府解舍恭

同文書院

在建陽縣崇化里書坊宋乾道間朱子... 州總管府推官張光祖重建歲久傾圮正統... 共武二十七年禮部侍郎張智重建復祀國朝... 三年提學僉事高超備葺之典史廖榮又... 庭前堂東廳今歲諸官書板刻於其中

雲谷書院

在建陽縣崇化里書坊宋乾道間朱子... 自為事記元季傾圮國朝成化十七年按... 察照事記元季傾圮國朝成化十七年按... 湛廬書院在松溪縣治元正十六年行首參政... 阮德柔拓而新之揭法記國朝洪武初重建... 正統十三年燬於兵惟像獨存景泰六年巡按... 御史張諫檄知縣張紳重建中為講堂後為... 朱子祠南為泮池架以石梁又南為門張諫為

星溪書院

在建陽縣崇化里書坊宋乾道間朱子... 及朱子後燬於兵國朝成化十四年訓導沈... 憲白於提學僉事周孟中即舊址重建知縣沈... 倫建閣於其後扁曰天龍雲影邑諸生楊曉輩... 共捐貲重塑二像而以黃餘蔡元定劉楹真德... 秀配郎中

大同書院

在同安縣城隍廟之左即舊大成殿址... 請額賜今名仍給租以贍士林泉生為記後... 于寇國朝成化十二年知縣張遜移建今所... 中為正堂堂後為方庭北作長... 露庵門廡厨俱備繚以周垣

泉山書院

在晉江縣即今縣學址也宋咸淳三年... 傍德列四齋曰志道... 據德依仁游藝

石井書院

在泉州府城南石井鎮舊名龍頭精... 同安簿問至鎮與耆老訪父時事嘉定四年鎮... 官游絳因士民之請於鎮而建書院繪二先生

像而祀之歲久傾圮 國朝成化十二年知府徐源推官柯漢重建

龍江書院 舊在漳州府治西北臨漳葦初朱子守漳時欲於此築室講學未果後守危積

創書院以成其志宋李燾于兵元泰定間郡儒黃元淵別建書院於城外東北隅仍扁曰龍江書院學士

虞集為記

鄒江書院 在漳州府城東北二十里 國朝洪武劉宗道配 黃幹

以陳淳黃幹

泰亨書院 在長泰縣南登科山 國朝洪武朱子教諭章參建中為堂祀朱子以東溪先生

高登北溪先生陳淳配前為齋舍以便訓蒙成化十八年知縣劉鐸重建

南溪書院 在尤溪縣治南初韋齋為縣尉時館于鄭氏此即鄭氏故居也嘉熙元年縣令

李楠建以祀章齋及朱子中為祠堂翼以兩齋曰景行曰傳心縣令施演增創講堂或淳四年

朱子實記卷七

九

縣令黃巖孫創四齋又於祠堂之右建夫子燕居室前為櫺星門後為講堂德祐元年教賜南

溪書院額元至正四年闕憲僉事趙承禧分立二祠改創四齋曰明德復禮持志率性 國朝

永樂十二年知縣汪誠雷設相繼備葺正統十三年寇燬惟存教賜門額景泰二年監察御史

許仕達命通判楊季琦重創祠堂扁以舊額

宗晦書院 在樂清縣治東宋建以祀朱子舊名藝堂書院咸淳中改名宗晦取宗晦庵之

義也

石門書院 在青田縣西七十里石門洞宋淳熙九

與元至正中庶訪使王興始即謝容堂故址建

獨峯書院 在縉雲縣東二十三里朱子至此愛其山水絕似武夷有碧澗脩筠似故山之

句嘉定中郡人葉嗣昌建

美化書院 在縉雲縣東六十里朱子嘗講道於此嘉熙中縣尉陳寔建

稽山書院 在紹興府城內對龍山之陽宋淳熙中其後吳革請以祠為書院元吳衍為記

鄧山書院 在寧波府城西五里元邑人趙儒建以祀朱子後設山長主之袁楠為記

文公書院 初在奉化州龍津之左名龍津書院元至友龍微知州李炳移建于川

嶽麓書院 在長沙縣嶽麓山宋郡守朱洞建樞密使劉琪重建張栻為記紹熙五年朱子

諸生講學其間

東山書院 在餘干縣冠山之左宋趙汝說建朱子嘗講道於此謝枋得記

鵝湖書院 在鉛山縣鵝湖山下朱子與陸九淵兄弟講道於此

朱子實記卷七

九

墓

韋齋朱獻靖公墓

在崇安縣上梅里中峯院北建

四年墓韋齋於西塔山其後改墓寂歷山中峯

之原及考朱子皇考遷墓記有曰府君將殆欲

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定其里靈梵院側

既懼體魄之不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遷於白

水之鶴子峯下又朱子慶元五年撰韋齋行狀

云公卒之明年葬于建寧府崇安縣之五夫然

公所藏地勢卑濕懼非久計乃卜以慶元某年

奉而遷於武夷鄉上海里寂歷山中峯僧舍之

北蓋公之詩有鄉關落日蒼茫外樽酒寒花寂

歷中之句故也以此考之當是三遷而後葬此

齋按府志所載與銑前第二卷葬章

齋於西塔山條下所疑頗同故著之

粵國夫人祝氏墓在道陽縣西崇泰里天湖之陽

於此旁構精舍扁曰寒泉元季傾圮國朝正

統十年八世孫謝以舊基平濕移建今所中為

祠堂前門旁廡仍建小

屋以為祭祀齋宿之所

太師徽國文公朱子墓在道陽縣嘉禾里唐石之大

名龍歸後塘乃朱子與蔡元定所卜風吹羅帶

形初朱子嘗夢神人報云龍歸後塘既得此地

果後塘也慶元六年十一月葬令人劉氏葬

坊

文公闕里坊

在婺源縣治南今廟宅之前宋咸

方逢辰書後燬國朝洪武初馬都尉王克

恭重立牌坊邑人中書舍人詹希原書額後屢

備葺弘治間

一在建陽縣三桂里宋咸淳九年立後圮

朝永樂十一年主簿陳政復立按闕里乃孔

闕也事見東家雜記

道學淵源坊

在道陽縣西三桂里文公闕里之前

參政彭森重立

泰山喬嶽坊

在道陽縣而三桂里文公闕里之前

更前二坊額為尊德性道問學

源頭活水坊

在道陽縣而三桂里考亭國朝

正統十三年八世孫洵樹重立

亭

虹井亭

一名韋齋井在婺源縣治南朱子故居之左今廟宅之西韋齋作井銘云道寓斯人

如水在史公汲之益深有味外朱子嘗曰聞先君子太史公生此地時井中有氣如白虹經日

不絕又相傳朱子生時井中有紫氣見後故居為鄰所侵井亦湮塞元知州于文傳嘗膏之

國朝正統中八世孫湛言于知縣陳斌作亭其上扁以虹井舊額進士汪敬為記弘治間毀主簿謝鏘重建

晦庵亭

在婺源縣治東二里朱塘宋滕溪齋之子註沿文公昨夢之語所建有諸名公題詠

天光雲影亭

在建陽縣考亭書院燕居廟之前舊址久廢國朝天順間知府劉鉞重建

光風霽月亭

在政和縣治之南星溪書院內國朝成化間知縣沈倫建

方塘半亩亭

在尤溪縣治之南南溪書院內宋嘉禧間縣令李備建

朱子實紀卷之七

朱子實紀卷之七

朱子實紀卷之七

朱子實紀卷之八

朱子門人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學者稱西山先生朱子嘗稱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之列又嘗輯其問答之辭曰翁季錄蓋引以自也卒贈迪功郎謚文節所著有大有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辭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陰符經解運氣節畧脉書及雜說

黃幹字直卿號勉齋福州閩縣人朱子之婿以陰無憾夫深衣及所著書授幹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續解文集

蔡沆字仲默元定次子學者稱九峯先生朱子嘗從祀孔子成化三年

劉燭字晦伯號雲莊建陽人乾道八年進士歷官權工部尚書卒贈光祿大夫謚文簡所著有奏議史藁雲莊外藁續藁經筵故事講堂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四書集注文集遺錄等書

真德秀字景元一字希元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謚文忠所著有西山讀書記甲乙彙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統翰林詞草及編集文章正宗諸書國朝正統元年

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嘉定元年中第歷官所望以永斯道之傳如二三君者不數人也卒後除直寶章閣所著有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畧歷代郡邑地理沿革表文集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嘉定十年以特奏恩授邑地功郎安溪縣主簿學者稱北溪先生朱子

朱子實紀卷之八

朱子實紀卷之八

朱子實紀卷之八

嘗曰安卿看得道理儘密諸生未有及之者所
著書門人錄其語號
鈞谷瀨口金山所開

李燾字敬子號弘齋南康建昌人紹熙元年進士
歷官潭州通判直秘閣朱子嘗稱之曰南康
得敬子便覺得此箇氣脉未至斷絕將
來有可望者卒贈直文華閣謚文定

輔廣字漢卿號潛庵慶源府人居崇德學耆稱傳
而能閉門自守金華同門之士鮮有其比所著
有五經註釋四書問答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日
新錄師訓編

葉味道初名賀孫以字行括蒼人居永嘉嘉定十
三年進士歷官秘書省著作佐郎嘉慶文備
所著有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廟廟享郊社
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及所錄朱子問答
子門人而事實微有不同蓋本一人誤析為二
也

李方子字公晦號果齋邵武光澤人嘉定七年進
士歷官辰州通判朝奉郎朱子嘗謂之曰
觀公為人自是寡過所著有
禹貢解傳心精語繁陽年譜

陳埴字器之永嘉人權第授通直郎學者稱潛室
先生所著有禹貢辯洪範解王制章句木鐘
集

李季札字季子婺源源人所著有明齋蛙見錄
聞諸書及錄丙
申乙卯問答

陳宓字師復號復齋守之弟以蔭補歷官提點廣
義間答春秋三傳抄讀
通鑑綱目唐史贊疏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乾道五年進士歷
官吏部侍郎郎中章綱待制知江陵府湖北

安撫使以偽學追三官俸勒再起除禁英
撰卒贈寶謨閣直學士加贈龍圖閣學士謚忠
肅所著有經解祭議
五致錄奏議外制

馮椅字奇之號學齋南康都昌人紹熙四年進士
歷官江西轉運司幹官所著有易書詩
太極圖西銘輯說考經章句喪禮小學
弟子傳讀史記及詩文志錄合二百餘卷

潘柄字易之號瓜山植之弟所著有四書
說易解尚書解及錄癸卯以後問答
趙師淵字幾道號訥齋黃巖人朱

楊復字志仁號信齋福州長溪人著禮說附註
圖十四卷儀禮圖解十七卷家禮雜說附註
卷二

黃頤字商伯南康都昌人隆興間進士歷官廣東
嘉尚卒謚文簡
所著有西坡集

廖德明字子晦劍州順昌人乾道中進士歷官吏
部左選郎朱子稱之曰德明學有根據所
著春秋會要後漢集
及錄癸巳以後問答

鄭可學字子晉號持齋莆田人歷官忠州文學朱
副所望所著有春秋博議三
朝北盟舉要師說詩數百篇

童伯羽字敬義號敬齋人朱子為扁其樓曰醉經堂
解及錄庚
戊問答

徐僑字崇父號毅齋婺州義烏人淳熙十一年進
士歷官權工部侍郎寶謨閣特制謚文清
子稱其剛直所著有讀易
記讀詩紀詠雜說文集

鄭性之字信之初名自誠改今名福州候官人嘉
知政事加觀文殿學士所著
有端平奏議宋編年備要

王選字子正號東淵龍溪人乾道五年進士歷官

有論孟講義兩

漢書正義及文集

所撰等書及

鄭文適字成叔號庸齋福州閩縣人嘉泰甲子貢

或問春秋集解喪禮

程先字傳之休寧人

祝穆字編和父敏人居建安朱子內姪所

胡泳字伯量南康建昌人朱子稱其堅苦又曰伯

禮戊午間卷

朱子實記卷

四

何鎬字叔京邵武人潭州善化令學者稱善溪先

江默字德功崇安人乾道五年進士建寧縣令朱

不多得所著有國朝綱

陳孔碩字庸仲號北山侯官縣人淳熙二年進士歷

集山

傅伯成字景初泉州晉江人隆興元年進士歷官

謚忠簡所著有

程端蒙字正思號蒙齋饒州德興人朱子為表其

訓及錄已亥

黃士毅字子洪號壺山莆田人徙居吳嘗撰次朱

三十八卷類註

陳駿字敏仲號仁齋寧德人登進士所

林用中字擇之古田人朱子目為畏友嘗曰擇之

有南嶽

林夔孫字子武古田人以特奏名任縣尉所著有

卷問

陳易字後之泉州永春人慶元丙辰進士授懷安

論孟

程洵字允夫號克庵婺源人朱子內弟以特科恩

所著有尊

朱子實記卷

五

楊楫字通老號悅堂福寧州長溪人淳熙五年進

實信道甚篤所著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紹興元年進士歷官禮部侍

子稱其志趣不凡

周端朝字子靜號西麓永嘉人嘉定中進士歷官

忠所著有西

吳昶字叔夏號友堂休寧人所著有

鄭昭先字景紹閩縣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歷官知

湖遺

程永奇字次卿號格齋先之子所著有六經

潘友恭字恭叔友端之弟任從事郎明州司理恭

自代狀畧云居家孝友持已

廉靜其於世務亦所該通

林允中字擴之學所著有草堂集

王力行字近思泉州同安人嘗著朱氏

高禾字穎叔晉江人淳熙辛丑進士

方士繇字伯溫潤州人寓居建安朱子稱

徐寓字居父永嘉人朱子稱其務學求師志尚

曾興宗字光祖號唯庵寧都人肇慶府節度推官

黃義勇字去私臨川人白鹿書

鄭師孟字齊卿號存齋寧德人朱子稱

劉砥字履之號存庵長樂人朱子嘗曰砥及其弟

謹畏所錄有朱子庚戌問答及

余偶字占之號克齋古田人朱

林學蒙字正卿福州永福人道南書院堂長

汪莘字叔耕號方壺休寧

龔郊字曇伯號南峯寧德

曾逢震字誠叟閩縣人所

林湜字正甫福州長溪人晚居平陽紹興庚辰進

有繫隱

黃雷州字耕稼章人舉進士歷官知表

趙詠道嘗令編禮書

李閔祖字官廣西經略安撫司幹官朱子嘗書有曰

甚正論克己工夫甚簡潔史論亦

李相祖字時可閩祖之弟嘉定辛未進

吳必大其警敏過人守官治事皆有方所錄有戊

陳文蔚字才卿號克齋信州上饒人端平中詔補

楊道夫字仲思浦城人海亦有錄

楊驥字子昂道夫族兄所

楊與立道夫從兄所編次有朱

潘植字立之福州懷安人

襲蓋卿字正錫衡州常寧人登第歷官

劉礪字童子科所錄有已未問答

甘節字吉甫臨川人所錄

潘子善字時舉天台人所錄

晏淵字亞夫號蓮蕩涪陵人

黃義剛字毅然臨川人所錄

竇從周字文卿丹陽人所錄

林學履字安測學蒙之弟

萬正淳字人傑號止齋與國軍人朱子稱其

楊至論字至之晉江人朱子稱之曰至之講

徐容志趣正所錄有辛亥問答

余大雅字正叔所錄有庚戌問答

鄭南井字資質好所錄有癸丑問答

金去偽字敬直所錄有乙未問答

林恪字叔恭天台人

李儒用字仲乘岳陽人

廖謙字益仲衡陽人

孫自脩字敬父宣城人

王過字幼觀鄱陽人

陳芝字庭秀所錄

蔡懇錄字行夫平陽人

郭道遙字問春

林賜字卯一後錄有

嚴世父字時亨臨江新喻人

吳英字茂實邵武人紹興三十年

魏椿字元壽建陽人

游倪字和之建寧人

周明作字元興建陽人

吳雉字和建陽人

湯泳字叔永丹陽人

鍾震字春伯潭州人

黃卓字先之有

吳振字問春

吳琮字仲方臨川人

劉子寰字有詩集及錄已未問答

楊方字直寶謨閣兼度事朱子稱其篤學不易得所

錄有庚寅問答

楊長孺字伯子廬陵人歷官直敷文閣

潘履孫字坦翁友恭之子寓居紹興歷官奉

曾祖道字擇之

周謨字舜弼南康建昌人朱子稱其講學持

錢木之字嘉所錄有丁巳問答

石洪慶字方正所錄有癸丑問答

李輝字晦叔南康建昌人

李孝述字繼善所錄有云所疑義甚精到

林武字景文號尚綱永嘉人以恩科

劉剛中字近仁光澤人嘉定四年進士調蘭

吳壽昌字大年所

梁琢字文叔邵武人所

呂燾字德昭號月坡南康建

沈佃字莊仲永嘉人所

陳研字自備福州長樂人所

汪德輔字長孺都陽人所

包揚字顯道南康建昌人所

郭友仁字德元山陽人寓臨

李祀字良仲平江人所

蕭佐字錄有甲寅問答

舒高字所錄有甲寅問答

黃升字所錄有辛亥問答

丘珏字玉父邵武人所

林子蒙字所錄有甲寅問答

李文子字公謹方子之弟紹熙四年

劉炎字潛夫邵武人所

董拱壽字仁叔都陽人所

歐陽謙字所錄有癸丑問答

范念德字伯崇建安人歷官朝奉郎江東帥機朱

劉丙字韜仲煥之弟淳熙戊戌進士歷官朝請大

晦伯亦甚好他

林大春字熙之號隨齋

林師魯字芸谷古田人朱子稱之曰

余範字子彝孫古田人

陳齊仲字同安人朱子答書有

許升字順之號存齋同安人朱子為作序序齋

許景陽字子稱其意趣儘好

楊履正字子順朱子

包定之字永嘉人朱子稱

余大猷字方叔大雅之弟朱

徐子融字山人朱子稱其志

詹體仁字善浦城人隆興元年進士歷官直龍

任希夷字伯起邵武人淳熙三年進士歷官端明

王玩字南卿江州人隆興元年進士歷官

陳定字承事郎朱子銘其墓

潘友端字端叔金華人朱

傅君定字所錄有甲寅問答

李唐咨 字堯卿 朱子稱

方誼 字賓王 朱子稱其為學親切的當

滕珙 字德章 號蒙齋 珙之弟淳熙十四年進士合

聲州縣間又稱

劉孟容 字公度 隆興府人 第進士 歷守長沙

葉寅 字直翁 邵武人 朱子稱其謹愿詳審

馮允中 字作肅 邵武人 朱子稱其居曰見齋

彭蠡 字師範 號梅坡 南康都昌人 朱子稱其疑辯甚精

呂煥 字德遠 熹之弟 朱子嘗

李宗思 字伯諫 建安人為己之學教人

朱子實錄卷六

吳居仁 字溫父 建陽人 融州節

傅備 字子期 豫章進賢人 朱子稱其孝

林憲 字安人 朱子稱其忠信

姜大中 字叔權 朱子稱

丁堯 字復之 崇安人 朱子誌其墓稱

包詳道 字厚之 慈良有志為己之學

方耒 字耕道 莆田人 乾道中登第 任宣教

方士 字若水 莆田人 淳熙丁未登第 任從事

游開 字子蒙 建安人 朱子稱

趙蕃 字昌父 號章泉 官至祕閣 朱子

宋之源 字深之 雙流入第 之潤之汪

黃幹 字直學 院著述甚富

陳址 字鹽稅 朱子稱其厚重明敏

汪清 字家與 鄉人 講學為作敬齋箴

汪端 字九曲 亭與朱子講道其間

劉炯 字季英 始縣人 嘗建東山

李壯 字辛未 進士 調清江

董銖 字叔重 饒州德興人 登進

呂勝 字季克 號渭川 居士邵武

陳孔 字仲孔 碩之兄 寓沅川

王介 字元石 婺州金華人 紹熙元年進士 歷官集

曹彥 字簡甫 號昌谷 都昌人 淳熙八年進士 歷

郭嘉 字子奇 台州人 居嘉人 嘉定七年

葉武 字子成 之即武人 嘉定甲戌進士

陳守 字提舉 荆湖南路 常平公事 遷將作監

陳宇 字允初 莆田人 以蔭補 歷

楊仕 字第尹 收漳浦人 權進士

傅誠 字熙中 登第 歷官太常博士

潘友文 字文叔 金華人 福建提舉

陳範 字朝弼 崇安人 嘉定七年進士 崇仁丞

戴蒙 字養伯 永嘉人 紹興庚戌中第 調紹興府石堰鳴場運鹽官

李東 字子賢 邵武人 紹熙中進士 萬安縣令

饒幹 字廷老 邵武人 淳熙二年進士 歷官知懷安軍

趙師端 字皆師 朱子弟 皆師朱子

趙師恕 字季仁 餘杭縣令

余元一 字景思 興化軍僊遊人 淳熙五年進士 池州通判

俞聞中 字夢達 邵武人 淳熙八年登第 知黎川

張揚卿 字清叟 瑞安人 登第任南康軍教授

祝汝玉 字信安 休寧縣令

趙善佐 字佐卿 宋宗室 居邵武 歷官知贛州 所錄有易疑問答

葉文炳 字遊 浦城人 僊縣令

上官謚 字安國 邵武人 四會縣令

歐陽光祖 字慶嗣 崇安人 乾道八年登第 江西運管朱子嘗令三子師之

王瀚 字伯海 金華人 武當軍節推朝奉郎 子栢受學勉齋門人 何基號曾齋

王漢 字季海 瀚之弟 和縣尉

謝璉 字公玉 祁門人 以特奏名授龔州助教

許文蔚 字衡甫 號環山 休寧人 紹興庚戌擢第 歷兵部郎官 著作郎

汪楚材 字太初 休寧人 紹熙元年進士 歷承直郎 廣東運司幹官 朱子稱其德學之盛

呂道一 字資明 敏其

呂祖儉 字子約 號大愚 金華人 仕至太常寺丞 謚忠 朱子稱其篤學力行

趙彥肅 字子欽 朱子稱其禮圖甚精

楊簡 字與揚 號方俱 揚事朱子 號稱三揚

鄧邦老 字將樂 道人 南書院堂長

余宋傑 字國秀 南康人

黃顯子 字敬之 永嘉人

蔡念成 字元思 九江人

鍾唐傑 字州萍 鄉人

胡安之 字叔器 袁州宜春人

黃謙 字德栢 光澤人

趙希漢 字南紀 岳陽人

李如圭 字寶之 廬陵人

鄧綱 字有思 錄問答 近思錄問答人

黃東 字仁卿 幹之兄

葉任道 字味道 之弟

郭叔雲 字子從 潮陽人

趙師邦 字恭甫 天台人

劉蔽 字廬陵 人

林補 字退思 永嘉人

林蒼字丕顯 福州人

彭鳳字子儀 宜春人

陳祖永字慶長 會稽人

王春卿字安 建人

陳士直字彥忠 閩清人

張彥先字致遠 臨淮人

傅公弼字夢良 莆田人

林仁實字永福 永福人

杜旂字叔高 金華人

杜旂字叔高 旂之弟

杜燁字良仲 號南 湖黃巖人

杜知仁字仁仲 號方 山輝之弟

許儉字幼度 閩清人

程深字古田 古田人

程若中字寶石 號紫澗 古田人有紫澗集

馮去疾字知南 康軍人

蔣康國字彥禮 號昂山 古田人 朱子楚辭集解凡楚集皆贊之

趙子明字開封 開封人

魏恪字元作 朱子之甥

劉學古字子之 臨桂縣令

祝癸字穆之 弟

劉子禮字建州 建州人

翁易字粹翁 崇安人 授徒竹林精舍

劉叔通字建州 建州人

黃仲本字邵武 邵武人

趙師雍字然道 疑師淵之弟

程實之字士華 號尊已 翁歛人 遷德興

程樸字文伯 號翠林 婺源人 翁所輯有先賢格言

滕珩字德玉 璘之弟

陳利用字光卿 同安縣學司書 燕奉祠嘗編大同集

周介字公謹 初姓葉

林克之字余正 父問丘 次孟 黎季成

周伯壽字魯可 幾 李德之 鄭仲履

康淵字叔 臨人

連嵩字劉季文 邵浩

林揆字一 之

符叙字功 舜

周偁字劉純 叟

劉礪字正之 建陽人

劉實之字礪之 弟

朱子實紀卷

十六

朱子實紀卷

十七

李克宗字子能泉州南安人

方大壯字復之號復齋莆田人

陳勝私南康人

黃謙南安人

郭植廬陵人

鏡克明邵武人

劉鏡字叔光惠安人號稱高第

曹彥純彥約之兄

輔萬廣之弟

黃孝恭字令裕邵武人

朱子實紀卷六

文

吳唐卿南康人

林巖泉州人

曹晉叔建安人

魏應仲建陽人

朱魯叔僊遊人

劉賁字炳文南康人

薛洪字持中永嘉人

蔡元思江東人號齋稱之

王仲傑字之才縉雲人

彭樓字子應宜春人

葉永卿 周得之 江孚先

俞子壽 李秉文

符初字復仲

俞潔字季清

詹觀字尚賓

丁仲澄

王翰

周頤

劉子晉

劉定夫

朱子實紀卷六

九

吳南字宜之

張顯父字敬之有孟子問答

曾極字景建

鞏仲至

朱子實紀卷之八



朱子實紀卷之九

褒典

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誥

敕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朱某爾好古道據正不回利物愛人用志彌篤擁州麾分使節先德後刑民從其化而救荒之政所全活者尤衆久從家食念之不忘江右持平往我惟允行爾盡心之學廣我好生之仁可依前官差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

淳熙十四年七月

日 陳歷仁 行詞

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誥

朕惟廉節不立風俗未淳思得難進易退之士表而用之庶幾曠然變其舊習爾之學術遠有淵源其為操行養之久矣志在憂世曾未得一日立於朝比以部刺史入奏便殿朕嘉其謹論留寘郎曹蓋將進諸清要之地遽以疾論祈反初服既勉從於素志復更請於真祠夫招麾何意於去來仕止不形於喜愠此古之清達之士也朕察爾於是陞職二等聽食優閑之祿身雖在外亦有補於風化云

淳熙十五年八月

日 中書舍人 鄭喬行詞

除知潭州湖南安撫誥

敕具位十國為連帥帥是寄矧長沙據湖湘上游賜履甚廣視邦選侯尤難其人以爾學古粹深風節峻特可以為世之師仁心仁聞威惠孚洽可以為時之帥兼是二者往臨藩方聲望所加列城聳服儒先相望士氣方振爾其為朕教之楚俗雖安尚有凋瘵爾其為朕撫之典刑所存奚事多訓可

紹熙四年十二月

日 中書舍人 樓鑰行詞

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誥

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闢經帷詳延學士眷儒宗之在外須召節以趣歸徑登從班以重吾道具位朱熹發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為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於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慰滿于士論直將增益于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師垣有賴試望之于馮翊不如實之本朝召賈傳于長沙自當接以前席慰茲渴想望爾端驅可

紹熙五年八月

日 黃由 行詞

覃恩授朝散郎誥

敕具位學先王之道而明於當世之務三仕三已義不苟合天下高之蓋累朝之所嘉嘆而不忘也長沙謀帥強為時起肆予初政式端其歸于以勸講朕將虛已聽焉爰因大賚序進厥秩雖曰舊章亦冀樂告可

紹熙五年十月

日中書舍人陳傳良行詞

轉朝奉大夫誥

敕登崇俊良固欲符於衆望丕視功載自難廢於彝章雖吾法從之英亦用叙遷之典具位受才宏遠造道精醇舉明至於三代之隆夙懷此志以六經為諸

一朱子實紀卷九

儒之倡務淑斯人爵每見於辭榮節素高於難進載稽吏考爰陟文階積久以致言恐未免如昔人之議舉賢不待次當有以徇天下之公其體朕心勿忘猷告可

慶元元年三月

日中書舍人鄧駟行詞

罷待制仍舊官觀誥

敕具位朱熹從欲者聖人之仁尚謙者君子之行眷我執經之老辭夫次對之榮既諒忱誠其頒茂命以爾心耽墳典性樂丘樊被累朝之特招稱疾屢矣於十連而趣召肯起翻然既陪東學之遊兼侍西清之

遂見卿幾晚方善桓榮之說書高論未聞遽若貢生之懷土仍夫華職秩以真祠蓋彰優老之風且示隆儒之意逮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偽夫豈其然顧而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雖雅志之勉從在至懷而良弗噫厭承明勞侍從既違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業其祇予訓用蹈于中可依舊秘閣備撰官觀差遣

慶元元年十二月

日中書舍人陳伯書行詞

賜謚指揮

一朱子實紀卷九

勅會嘉泰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已降指揮朱熹已致仕可除華文閣待制依條與致仕合得恩澤十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特與賜謚令有司議定申奏仍依條與遺表恩

澤一名

右劄付禮部太常寺嘉定元年十月二十九日

謚議

議曰三才定位非道無與立也儒者之學所以講明大道正人事之綱常而參天地之化育故世之治亂常視道之隆污若饑者之食必以穀粟寒者之衣必資桑麻不可易也自周衰正學不明道術分裂急功

利者昧本原其流為申韓尚清虛者忘實用其弊為
莊老孔孟生乎其時躬履是道既與其徒辯問講究
又著而為書使後世有傳焉然轍環天下詆毀困阨
至老而不獲用身死而後其道始明是何不能取信
於當時而乃獲伸於後世邪蓋真偽之相奪固不容
以口舌勝而枉已直人者又聖賢之所不為也百年
之後愛憎泯而是非定則謗毀熄而公議行矣至漢
之揚雄隋之王通唐之韓愈學孔孟者也其出處通
塞大抵皆然故待制待講朱公自少有志斯道既仕
志愈篤累辭召請益得以涵養所學其後不獲命亦

朱子實紀卷九

一五

屢位于朝分符持節于外而類多齟齬不合主上龍
飛擢侍經筵未幾力排權臣而遂去尋以論者詆為
偽學奪職而公亦繼以下世矣權臣既誅聖化日新
乃還舊職特命賜謚以公之學曾不究用於平生而
僅昭白於身後豈其儒者之道固不能以苟合而亦
不可以終泯蓋異時而同符也謹按謚法道德博聞
曰文廉公方正曰忠惟公躬履純誠潛心問學近承
伊洛遠接洙泗自格物致知閑邪存誠以為踐履之
實用功於不睹不聞之際加省於日用常行之間及
行著而習察德新而理明然後明聖賢蘊奧之旨救

清談功利之偏訓釋諸經平實坦明使後學有所依
據居鄉則信於朋友而有講切之功居官則信於吏
民而以教化為務非道德博聞之謂乎勤恤民隱如
恐傷之奏減橫賦備舉荒政為民有請不避煩瀆必
使實惠下究任部使則糾發吏姦不撓於權勢雖忤
時必得其職乃已至於立朝則從容奏對極言無隱
剴切論疏發於至誠方權臣初得志竊弄威福知其
漸不可長禍且及天下抗章極論繼於講筵密奏雖
知取禍弗顧也非廉方正之謂乎彼詞章制作兼
備衆體雄深雅健追並古作亦可以為文矣而未足

朱子實紀卷九

一六

為道德博聞之文也彼盡心獻納隨事規拂或抗直
以揚名或削藁而歸美亦可以為忠矣而未必皆廉
方正之忠也曰文與忠惟公足以當之而無愧合
是二者以定公行傳之天下與來世庶乎久而益信
謹議嘉定二年大學
博士章傑上

覆謚議

議曰謚古也復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苟
當於其行一字足矣奚復哉故待講朱公沒於爵未
得謚上以公道德可謚下有司議所以謚謹獻議曰
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氏沒子思孟軻更述其遺

言以持斯世文幸未墜漢末諸儒采掇以資文墨鄭
司農王輔嗣輩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心真在句讀
而已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涉聖賢闢奧韓愈氏復
出特其文近道爾蓋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而明子
思孟軻之死明者復晦由漢而下闇如也及本朝而
又明濂溪橫渠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噓
其焰至公聖道粲然矣公之學以誠持中敬待外其
於書捨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思其於道不敢
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過求也恐汨其統讀書初貫
穿百氏終也縮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

朱子實紀卷九 一七

歸約原心於眇忽析理於錙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
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嗚呼醇矣哉孟氏以來不
多有也公中科第猶少也薄游徑隱閉門潛思朝廷
每以好官召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早
自官簿書考者九而閑居者四十餘年山林之日長
問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命
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學者必行己莊與人信居
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憂民重名節而愛出處
合於古而背於時若此者真公之學也嗚呼師友道
喪人各自是公力扶聖緒本末宏闊而弄筆墨小技

者以為迂癯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汨沒朝市者以為
矯自童至耄動以禮法而跣地於繩墨者姍以為誕
世嘗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謚
公按公在朝之日淺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著
書立言之功大暢于後合文與忠謚公似矣而非也
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得
謚文而得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非醇也其
事業亦有可恨楊公正復文士爾文乎文乎豈是之
謂乎世多評韓愈為文而非也原道謂軻之死不得
其傳斯言也程子與之公晚為韓文立考異一書豈

朱子實紀卷九 一八

其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謚謚公謹議尚書吏部員外郎

考功郎官劉彌正上奉聖旨依

贈官封爵指揮

朕每觀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注釋發揮聖
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編懷典
刑深用嘆慕可加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如故

寶慶三年正月 日翰林學士程秘行詞

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制

敕天之未喪斯文以方冊之具在書者所以載道歷
古今而罕明惟我宋之化成有二程之傑出雖博極

群經而窮理必提挈要指以示人故於論語大學之傳與夫子思孟軻之作常誨人而不倦俾學者之易知沿襲既訛本真浸失嗣興道統允屬儒先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謚文朱熹極高明而道中庸多聞見而守卓約凡六籍悉為之論述於四書尤致於精詳紛然衆說之殊折以聖人之正朕自親學問灼見淵源常三復於遺編知有補於治道載惟一節歷事四朝早錫郡符晚登臺從始終之際待遇弗渝然而學士隆名博聞美謚備舉當時之茂典未充列聖之盛心是用析圭五等之尊定位三公之冠申加

余子實紀卷九 九

禮贈式究前猷意身沒言存所恨丘原之難起源深澤遠實同義理之無窮尚其不忘歆此嘉命可

寶慶三年正月 日王行贊

郊禮推封制

肇祀南郊已訖泰壇之禮推恩邇列爰申禴廟之褒式重典刑用昭愍錫具位其心潛列聖德配前脩家有成書發千古不傳之秘戶多滿履為四方來學之宗聽白首於禁塗暇孤忠於講席雖用之不盡莫紆經濟之懷然仰之愈尊滂厚推崇之典茲繇令子克相精裡適當竣事之初宜舉因心之教維垣極品已

增松楸之春廣信稱公不改封疆之舊諒惟英識克對殊休

寶慶三年正月 日陳行卓

改追封徽國公制

敕饗明堂而霈澤具有夔章謂故國以移封式尊儒道昔屢舉褒揚之典茲再疏迫祿之恩眷我宗工若時明訓具位朱某傳孔孟之學抱伊傳之才講道以致知格物為先歷萬世而無弊著書以抑邪與正為本闢百聖而不慙阜陵知之而有庶靜之褒寧廟用之而賴論思之益非漢唐諸子所可擬議於伊洛二

余子實紀卷九 十

老尤能發揮肆予訪落一作止之初深有不同時之

恨每閱四書之奧旨允為庶政之良規雖已加禮贈之崇然未盡憲章之善適逢裡歲載錫嘉名爵之父母之邦位以公師之品豈專踵故式表教忠噫指書社而封斯道遂明於今日即桐鄉而祀厥光復異於前聞有赫其靈尚淑爾後可依前贈太師改封徽國公謚如故

紹定三年九月 日鍾行震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從祀指揮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

程顥程頤張載真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
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辯折衷會融使中
庸大學論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
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宜令學
官列諸從祀以副朕崇獎儒先之意

淳祐元年正月十五日

改追封齊國公制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蓋聞聖賢之蘊載諸經義理實
明於先正風節之厲垂諸世稟崇豈間於異時不有
鉅儒孰膺寵數故宋華文閣待制累贈寶謨閣直學

朱子實紀卷九

十一

士太師追封徽國公謚文朱熹挺生異質蚤擢科名
試用於郡縣而善政孔多廻翔於館閣而直言無隱
權姦屢抑志慮不回著書立言嘉乃簡編之富愛君
憂國負其經濟之長正學久達於中原渙號申行於
仁廟詢諸僉議宜易故封國啓營丘爰錫太公之境
土壤鄰洙泗尚觀尼父之宮墻緬想英風載欽新命
可追封齊國公餘並如故

至正二十二年二月

危素
日行詞

追謚韋齋獻靖公制

考德而論時灼見風標之峻觀子而知父迨聞詩禮

之傳久閱幽堂丕昭公論故宋左丞議郎守尚書吏
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朱松仕不躁
進德合中行遡鄒魯之淵源式聞來學闡圖書之蘊
奧妙契玄機奏對每忤於權姦嗣續篤生於賢格化
民成俗著書滿家既繼志述事之光前何節惠易名
之孔後才高弗展嗟沉滯於下僚道大莫容竟昌明
於永世神靈不昧休命其承可謚獻靖公

至正二十一年十二月

日

累朝優崇事畧

宋理宗嘉熙二年建寧守臣王埜創朱子祠御書建

朱子實紀卷九

十一

安書院額扁賜之

淳祐四年詔改滄洲精舍為考亭書院御書額扁
賜之

淳祐六年徽州守臣韓補徙朱子祠于江東道院

舊基御書紫陽書院額扁賜之

咸淳元年九月壬子命宰執訪司馬光蘇軾朱熹

後人賢者能者各上其名錄用

咸淳五年詔賜文公闕里于婺源繡使方逢辰書

額

元至元元年三月婺源知州干文傳請于朝得旨立

徽國文公之廟

至正間遣京學危旂奉制加封朱子齊國公并頒

上醞少牢致祭

國朝正統四年奉禮部勘合據順天府推官徐郁奏

准行令該縣每年於均徭戶內僉點二戶看守

朱子祠廟

景泰六年詔以朱子建安九世孫秘世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婺源九世孫楸送國子監讀書

景泰七年奉禮部勘合內一件崇祀事該傳奉

聖旨顏子孟子程明道程伊川朱文公德禮部行所

朱子實紀卷九

一廿

在有司與他整理祠堂如原有的脩理無的蓋

造務要時常脩飾不許損壞春秋猪羊致祭此

詔則朱子祠堂在婺源縣者當時該部

景泰七年欽降建安致祭朱子祝文第十卷

成化十二年婺源申增朱子祠春祭直隸徽州府

恩增崇祀典事近奉本府帖文據本縣中准文

公九世孫朱貞呈前事切願祖文公接洙泗

之源為道學之宗功存著述後世永賴然婺源

聖朝命有司為置守立碑且徽建陽縣取祖鏡四

奉奉祀尊崇之典極云至矣然祭一節止於

九月上司官使往來祭奠春秋殊無常祀如蒙准

呈乞賜體念轉達願祖著述之功照依五顯祠

例增設一祭及特生辰祭祀並以春秋二仲月

次丁日行事庶不負

聖朝崇重之意斯文幸甚據此參照祭祀所以報

群賢之大成其有功德吾道初非五顯扶名教集

輕顯得享春秋之祭文公無之則是異端重吾道

縣都圖辦祭除祭先師孔子及山川社稷五顯

無祀并文公壽誕之外仍刺三里半合無准呈

將餘剩空開里圖分責令備辦羊一豕一幣帛

酒果如儀於文公添設春祭將壽誕移作秋祭

各於二仲月次丁日行事庶分一祀典修吾道重

報本之道亦可以少盡萬分之一矣緣係崇重

先賢修明祀典事理未敢擅便擬合備申為此

縣司合行申乞照詳示下施行等因據申到府

參照前事緣係崇重先賢報本欽差巡撫南直

隸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牟 外合仰本縣着落

當該官吏速照帖文內事理將本府原定該

縣辦祭都圖除供應各壇外仍刺三里半於每

年春祭責令買辦羊豕幣帛果酒宜從申定日

期以禮行事俱毋違錯不便奉此案查先為前

事已經備申去後今奉前因擬合就行為此除

外合行帖仰本祠知會施行

成化十二年 月 日帖

成化十八年奏行歙縣紫陽書院致祭劄付直隸

府歙縣儒學為申明祀典事奉禮部貴字四百

四十號勘合劄付內一件申明祀典等事祠祭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直隸徽州府

歙縣北關二圖著民汪貴奏臣惟聖賢者道統

熹亦真儒也集諸儒之大成闡群經之奧旨道
學醇正孔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其祖居歙縣黃
墩遷於婺源其父朱松居故時朱子立書院
生朱子而歙縣實其祖居故地也及人愈
講學於本縣學宮之西紫陽山下教化及人愈
久愈盛其在宋朝郡守韓補遂即其地塑像立
祠理宗乃緣其請大書紫陽書院四字分刻兩
石置之中門逮于今人心景仰猶一日也
儒者老歲逢九月十五日朱子生辰合具菲儀
恭伸祭享積有年矣後於成化三年間蒙
欽差提調學校監察御史陳選按臨本郡以祭
禮菲薄誠為褻慢遂令有司增具牲帛仍率為
儒者民致祭鄉土人心無不樂從但念未經
請者乞致祭例恐後歲久或至廢墜如蒙
准奏乞惟復於其生辰賜以一祭仍乞頒降
以特祭惟復於其生辰賜以一祭仍乞頒降
文定派品物行下該司虔恭致祭
如此則真儒功德益著於後而
朝廷崇報之典永垂於千萬世之下
而無疆矣具奏奉天門奉

朱子實紀卷九

十五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
部參看朱子講明道學有功於萬世
聖朝將朱子從祀孔子廟庭其禮不為不厚今者
民汪貴又奏稱要令有司於紫陽書院祭祀一
節是亦崇儒重道之意合行本府着落該縣於
每年九月十五日生辰隨宜祭祀一次務在潔
敬不許虛文褻慢等因奉此備行到學除遵依
勘合內事理一體依文施行所有勘合緣由合
以行抄謄刊石

弘治十五年奏行婺源修理朱子祠廟并致祭

徽州府為優崇儒先祠廟事禮房准本房別卷
付准勘合科付奉禮部貴字六百四號勘合卷
付內一件前奉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連送
該本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兵科給事中
戴鏡題為優崇儒先祠廟事臣竊惟三代而上
聖人疊出至孔子刪述六經遺言緒論載於論
語孝經諸書而後斯道大明于世三代而下儒
賢疊出至文公朱熹注釋群經及語孟學庸子

史等書而後孔子之道既明而晦者復大明于
世孔子大聖朱子大賢道雖有晦者復大明于
不仙遠自古聖賢皆莫能及崇報之典誠不可
以不厚也故歷代之於孔子尊之以王號祀之
以帝禮以使其嫡長子孫世尊上公又釋族之
賢者授以縣令學錄之職崇報之厚無以加矣
乃若朱子當宋元之季固嘗加贈公
爵列之通祀間亦錄其子孫至我
朝景泰間特以建安嫡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恩數優渥前代所無但朱子乃徽之婺源人其
父松寓家馬宗成墳墓故在婺源無恙也土鄉
里因寓家馬宗成墳墓故在婺源無恙也土鄉
自書新安家也追贈徽國宋表其故居為祠里
元即其故宅以立廟源本所在慎重如此顯今
祠厄于大營葺未完春秋致祭皆在慎重如此顯今
載今甲子孫繁眾苟無祿仕往貧不聊生情
然寡學猶名求實
大弗克稱仰惟
皇上天縱聖明重道崇儒振古罕儔於九任使之
際寸長片善悉見甄收有功如熹豈吝厚報光

朱子實紀卷九

十五

特教該部會同翰林院并多官議處乞將朱氏婺源
祠廟二比照建安體優崇祠守行令修完春秋
定與二祭官為指買祭田若干畝給以祀祀及
將長房子孫略准孔氏學錄之例量授一官世
襲奉祀兼教族人其應襲者先送本縣儒學讀
書肄禮候稍成材方許送襲如此則崇報儒先
之禮益以優厚而朱氏子孫皆悉恩澤化俗
美流聲聞於無疆矣臣昔居庠序目淫曠典每
用興懷今幸待罪言官遭遇
聖明正修舉禮文之日輒敢陳上清
天聽末議迂談萬一可采乞賜 允俞斯文幸甚伏候
敕旨弘治十四年十二月初四日題初五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除將子孫量授一
官世襲奉祀移書吏部另行外今該前因案呈
到部有得給事中戴鏡題稱朱熹乃徽之婺源
人宋既表其故居為祠里至元又於故宅以立
廟近厄於火未克興復今題乞將婺源祠宇備
完每歲春秋祭祀一節誠崇先賢而報本
者也况婺源乃朱子父母之邦宗族聚於斯血

禮在於斯先朝既而祀之今遺大厄合無名

其法修完翰林院撰文每歲春秋該縣源祠字

如祭物欽祭有以表先儒衛道之大功見

皇上禮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本年四月十三日本

聖旨是欽此欽遵等因奉天門具題次日奉

川府欽此欽遵着落當該官吏照依奉擬合就

事仰本縣着落當該官吏照依奉擬合就

便先具不違依准申來。一祭文見後第十

五品。一香一炷。一燭一對。米類食共五品。酒一瓶。

弘治十五年七月十三日

初鏡不擬迂愚竊謂朱子闡明道學之功如

是其大而蔡源子孫幾於不振難量授祠官

聖朝崇儒重道之盛意推行不盡豈非惜哉

然朱子之德之功固不以是為加損也

俾世奉祀似不為過疏上薦紳先生

多題其議而當事者互相推諉遂使

聖朝崇儒重道之盛意推行不盡豈非惜哉

然朱子之德之功固不以是為加損也

俾世奉祀似不為過疏上薦紳先生

多題其議而當事者互相推諉遂使

聖朝崇儒重道之盛意推行不盡豈非惜哉

然朱子之德之功固不以是為加損也

俾世奉祀似不為過疏上薦紳先生

多題其議而當事者互相推諉遂使

朱子實紀卷之九

朱子實紀卷之十

讚述

祝詞

銘贊

事實

劉屏山

字朱元晦祝詞

劉屏山

字朱元晦祝詞

劉屏山

字朱元晦祝詞

劉屏山

字朱元晦祝詞

劉屏山

字朱元晦祝詞

劉屏山

字朱元晦祝詞

劉屏山

字朱元晦祝詞

劉屏山

字朱元晦祝詞

劉屏山

字朱元晦祝詞

劉屏山

冠而欽名粵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騰異交朋尚焉

請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義木晦於根春容擘敷

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

若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也揣其氣象

知顏氏如愚迹參並遊英馳俊驅豈無他人夫誰敢

居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聲終身弗越陋巷

闔然其光烈烈從事於斯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

身則三夾輔孔門翱翔兩駟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為

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珎又華其繼表茲

講磨融融熹熹真聰廓開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瀰老

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悵友道之衰變切

切而唯唯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耻勿謂此耳克之

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愆動而思躋凜乎

惴惴惟曾顏是畏

其後以元為四德之首

不敵當遂更曰仲晦

焉照銘

朱子

乾道九年歲在癸巳子年四十有四而容髮凋悴遽

已如此然亦將脩身以罪此生而已無他念也福唐

已如此然亦將脩身以罪此生而已無他念也福唐

已如此然亦將脩身以罪此生而已無他念也福唐

已如此然亦將脩身以罪此生而已無他念也福唐

已如此然亦將脩身以罪此生而已無他念也福唐

元為子寫照因銘其上以自戒云

端爾躬肅爾容檢於外一其中力於始遂其終操有要保無窮

書畫像自警 朱子

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子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朱晦菴像贊 陳亮字同甫號龍川永康人宋進士第一

體備陽剛之純氣合喜怒之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釣臺捺不住寫

之雲臺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正令

朱子贊有序 陳淳門人

自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更千四百餘年得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者出然後不傳之緒始續然濂溪方開其源甚簡質而未易喻明道又不及為書伊川雖稍著書大槩方提綱發微未暇及乎詳密而斯文之未整者猶為多矣故百年之內見知聞知亦不乏人而斯道復傳之緒若顯若晦聖人殘編斷簡竟未有能正訂以為後學之定準而百氏爭衡於世者亦紛乎未決求其詣之極而得之粹體之全而養之孰真

可以嗣周程之志而接孟子以承先聖者惟吾先生一人超然獨與心契凡向之精義已確而不能易者今表而出之宏綱方舉而未張者今闡而大之旨有隱而未瑩者光明而灑落之辭有樸而未澤者磨刮而潤色之訛者正之闕者補之偏者救之繁者約之上以達乎群聖之心而下以貫穿乎百氏之說寸長片得蕪菟並輯著定為成書以扶翼聖訓其為言大中至正精粗具舉而本末不遺命理切盡而達意周到金精而玉潤日光而月潔渾圓而至繁踈暢而其續豐不餘一言約不欠一字合百家而一統總衆論

朱子實紀卷十

而同歸集諸儒之大醇洗千載之積誤使聖人精蘊瞭然在目而異端曲學無復容喙高明有志者得以省研索之半功而雍容於聖門之人蒙稚新學者亦得以識趨向之正途而不迷於文義之歸故周程所以得先聖不傳之傳者至是始彰信於天下而先聖所以為萬世法程者至是又益定而且尊其於斯文之功可謂大矣蓋先生稟氣純陽清明剛健卓絕世表聞道甚早而力行有成其為學大綱一主程氏而節目加詳所以獨知自得而契乎先聖尤多其功力之到又無所不盡自志學至於不踰矩其等級無不

有以至其極自明德至於平天下其規模無不有以備其全其文之博也天下之書無一之不讀而邪正純駁必有以究極其歸趣天下事物無一之不格而幽明巨細必有以洞灼其表裏千古人才論而友之賢愚淑慝亦無一不探索其衷曲其知之至也瑩萬理於胸中炳千古於目前是極其所真是而不可移非極其所真非而不容易善極其本之所由來而無不徹惡極其幾之所從起而無所適其大經大法停當乎上下者固昭如大明之中天而其至纖至悉自本而之末自末而緣本或出或入或分或合至於千

余于實紀卷十

四

變萬化紛綸錯綜縱橫顛倒亦無不察然有條如衡別鑑照無星毫之紊其自信之篤也雖前哲之所已言而吾心不安則不敢輒為之徇雖前哲之所未言而吾心所安則卓然特立而不顧其自守之確也終始屹然不以衆論而搖不以利害生死而動好善如好好色而咨賞采訪不以微而廢惡惡如惡惡臭而無或少為之隱忍回互果於從義如洪濶赴壑而不可禦嚴於克己如一劔斷蛇而不復續至其體道為一身即書心即理無一言之不實踐無一行之不素充粹然規矩準繩之內貌莊而體胖神全而志定視聽

坐立不拘拘於持敬而自有成法舉動周旋不勉勉於中禮而悉有常度望之儼然而可畏即之溫然而可親其接人也終日怡悅薰然春風之和而可挹事有所不可則其斷之也雷霆之威又厲然而不可犯胸懷磊落明決而所以主於中則縝密而無滲漏節操壁立萬仞而所以處於中則坦夷而無峻迫智之圓足以周流不窮而制行則直方膽之大足以勇為不懼而小心則兢畏視其表則泰山巖巖而不可動測其蘊則滄溟浩浩而不可竭剛大之氣有以配義與道而無餒弘毅之質可以任重致遠而無虞虞義

余于實紀卷十

五

無決裂之病行恕無姑息之弊道愈高而心愈下德愈盛而禮愈恭公天下之見而不自是大天下之量而不自足其見於著述凡片文隻字以往不過即其身心之所素者而寫之爾其見於設施為教為政亦無非大用流行而成已之餘也其見於講論亦不過自大原中流出如取物諸囊直探而示之叩者辭未竟而答之已縷縷不待思慮而從容已出無非妙道至義曲當人情而深盡物理令人渙然有省於言下忻懌不能止也先生明睿上達日新而不已所著之書每有溫則有改每改益覺超越又所未前聞者

先生行健不息終日乾乾篤於好學雖老病後觀書不怠切於育人材晝夜無倦色雖抱病支離必引至卧內力坐而共講日用酬酢與事周流雖病困亦未嘗厭斁而於繁劇之常優閑而有餘交錯之地常泰定而不亂先生教人循循有序其始必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之節以立其本然後循進於大學明德新民之道以成其功大學然後論孟論孟然後中庸中庸然後及六經諸書而其所以為教之目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所以為學之法則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而行之自脩身至于處事接物又各有其要其終始涵養必以主敬為務而致知之功視力行為加多必極根源之洞徹毋徒影象之髣髴真能知則真能行矣去冬淳待教又謂當大作下學之功毋遽求上達之見當如曾子專從事於所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一當如顏子專從事於博約毋遽求顏子之卓爾凡所講道一本乎實盡性至命不越乎人心日用之近窮神知化不出乎人倫事物之常論天命之性無極之真其所自来雖極微妙而其實即人心之中所當為者而已但推其本則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為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

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非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流轉而所以為此事則惟在擇善固執中正仁義而已又非別有一段根源之功在講學應事之外者是乃學問徹上徹下緊密之處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故當四方英俊來往之會隨所至之深淺而引接之如群飲於河莫不各充其量而歸當天下言論交湊之衝隨所執之是非而為之剖決不出數語而定其或自植一家不肯回心向道者彼固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為可慕然至誦其書談其行則亦未有不為之仰服而陰自怯縮也先生盛德充實光輝見之者起敬事之者革心過其門者無不肅親其謦欬者放心邪氣不復萌于中其極盛至於威名四達充塞海內遐陬行旅賤隸皆能稱道之守臨漳云先生進退行藏以道而不輕辭受取予以義而不苟不枉尺而直尋寧範我馳驅而終日不獲一有經世濟物之圖不見是而無悶有制禮作樂之具不見知而不悔雖當禁令苛急人所拘忌之際而綽然不以為憂雖當禁令苛急人所拘忌之中而泰然不以為病方且考遺經述舊典徜徉於林泉之下悠然不知身世之不足也嗚呼若先生者真王

佐之全材亞聖人而具體質之全曾子所謂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孟子所謂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在先生素為有餘而子思子所謂唯知利行造於知之成功之一則在先生已全盡無愧而進乎純熟矣其正詩之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與夫以如是之才豈易再得而進焉不獲大施所蘊以覺斯民同吾道之歸退焉又不及大備斯文以惠來學為無窮之用今其已矣蓋天下之同痛悼豈但諸生而已哉先生道德昭昭在人心耳目者固不容諸生之私談

朱子實紀卷中

而其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則又未易以盡形容至於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抑又有不可得而形容者况淳從遊未久又非密邇莫能深詳據所見以伸其哀慕之情云耳不自知其為贊且借也又約而為之贊云德稟純陽清明剛健篤學真知全體實踐集儒之粹會聖之精金聲玉振紹古作程

又贊

陳宓門人

貌溫而嚴德剛而粹春融秋肅淵澄岳峙道光二程識高百氏生遇明時進難退易天假之閒斯文大備偉哉夫子教垂萬世

又贊

趙汝騰字茂實宋宗室居古田歷官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諡忠清

理明義精德盛仁熟折衷群言如射中鵠絕學梯航斯文菽粟在慶元初中行獨復

又贊

林興祖字宗起羅源人號木軒元鉛山州知州

自甲子來凡幾庚戌不有二庚戌安有今日前庚作後庚續日月行天照人心目

又贊

吳澄字初清號草廬崇仁人元翰林院學士諡文正

義理精微蠶絲牛毛心胸恢廓海濶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卿雲泰山喬嶽

又贊

王栢字仲會金華人號魯齋元賜諡文憲

朱子實紀卷中

九

龍門遺韻冰壺的源理一分殊折衷群言潮吞百川雷開萬戶灑落荷珠霈然教雨

又贊

丘濟字仲深號深庵瓊州人國朝大學士贈太保諡文莊

全體大用之學繼往開來之儒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

朱子事實

李方子門人

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

無適寂然不動以為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弊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辯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而後為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粗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為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其反躬也不覩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視聽言動非禮不為意必

朱子實紀卷十

十一

固我與迹俱泯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蓋語默云為之際周旋出入之頃無往而非斯道之流行矣合是三者而一以貫之其惟敬乎先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翛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克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灑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為之者雖門人弟子親炙之久固亦莫得而形容也姑以蠡測管窺者言之則脩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幅巾深衣大帶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安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踈遠必致其愛

朱子實紀卷十

十一

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凋卹
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
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至於入以
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
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為世法
而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群書立為準則使學者有
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勲烈之尤彰明
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為之說者亦多而析理
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自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

朱子實紀卷下

十一

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為完篇而章句渾淪讀
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繁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
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
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
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
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
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書使
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
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
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

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
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靜精微之舊其於詩也
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
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
禮也則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
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
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書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
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
平易學者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
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

朱子實紀卷下

十一

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例
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徧布周密周
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
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
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
紀其詳細倣春秋而兼採群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
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
又足為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
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為得之因為之考訂其集
之同異以傳于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為發

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為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繆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而砭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躓於荆棘獲穿之塗摧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為學其驚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恍於

朱子實紀卷一

十四

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聖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剪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適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為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停蓄溥博淵

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疊疊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亦融貫於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望遠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博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詎可輟輟經傳遽指為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

朱子實紀卷一

十五

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為而然之語必三歎焉學者即其所誦而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于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商畧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疴之去體一日

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晚見學者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寔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備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

朱子實紀卷中

其一

已見妄穿鑿為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登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朱子易箚私識

祝穆門人

穆觀近歲所編文公朱先生年譜其書易箚時事頗

不疑誤恐不容無辨蓋先生以建炎庚戌歲生以慶元庚申三月薨於考亭所居之正寢是歲春先生故宅之前其山絕頂有數百年合抱之木一株勢干雲霄一旦忽為巨風所拔夏六月溪流大漲素所未有宅前之岸為洪濤捲去數百尺則所謂木稼山頽大賢之厄其關於造化盛衰之運固如此今年譜所書則謂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岸二異併見於易箚一日之間則其事近惟能無駭聽竊謂不若改是日為是歲則可紀實矣至於先生疾革則惟仲子監酒公侍而季子侍郎公時方調官中都先生首索紙筆作季子

朱子實紀卷中

其二

書與之訣別次作勉齋黃公書先生又其次欲作退守范公書姪生婿則手弱不能運筆亟命子代書尚力疾筆竄一二字且拳拳皆以編輯禮書為囑纔扶就枕奄然而逝今年譜所書乃謂先作黃范二書而後作季子書則其事失倫何以垂範昔第五倫視兄子及已子且不能無別曾謂先生治命而顛倒其親疎之序乎切謂行狀所紀先後已得其實固不當復為異同也愚以幼孤先生念其外家子數育于家塾方易箚時實與童子執燭之列追念當時所見恍然如昨日事謂宜刊正而年譜摹板乃建安書院掌之僭

嘗以此二疑白之富沙知郡實齋王公許以更定而未果輒私識之庶幾吾黨之士尚有考焉

朱子繫年錄跋 王栢

朱子繫年錄者錄朱子之遺事而繫之以年也先生舊有年譜門人各以意裒集往往詳其出處者或略於講學備其著述者或缺於事實殊恨未周某生也晚曾不獲侍滄洲之杖屨高山景行寤寐不忘近年以來得先生遺書一二而潛心焉每欲考先生著述之前後以驗其進德之序文字缺畧力所未能暇日搜掇姑以其可考類為此編先之以師友之淵源次

朱子實紀卷十

十六

之以致君澤民之事業而以易箴淵水之戒終之故於此三節特加詳焉置之几格時備參訂後有可考又將續之是亦魯鈍者之拙工不足為他人觀也因識其歲月于后

祭朱晦庵文

陸游

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宋秘書監寶章閣待制

捐百身起九原之思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脩齒羸神往形留公沒不忘庶其歆饗

祭晦庵先生文

黃幹

門人

吁嗟斯文有廢有興其廢也三綱淪而九法斁其興也大經正而大誼明是其所關豈不甚重而夫子胡

一疾而殞其生若昔孔孟迄乎周程異世相望各以道鳴迨去古之益遠紛異說之縱橫其精微之蘊既不可得而見幸而託諸文字之間者亦且踵訛承舛而莫見其全經自夫子之繼作集累聖之大成其知生知其行安行其襟懷洒然光風而霽月其言動肅然左矩而右繩望之者雖悼其貌莊而言厲即之者常樂其心和而氣平資本高明而志道益遠性實通敏而索理益精主敬以立本而動靜無間格物以致知而毫釐畢呈大而察諸天地陰陽之變遠而驗諸古今事物之情仁義禮智不離五性之所賦洒掃

朱子實紀卷十

十九

應對洞見一理之所形其精義入神既有自然之權廢則窮經考古莫不炳然如日星謂中庸為造道之閫奧謂大學為入道之門庭究本義以言易而探卜筮之旨黜小序以正詩而力辨雅鄭之聲探語孟之編而如對鄰魯之問答述周程之書而一新濂洛之典刑至於星曆地志曲藝小數不可以悉究騷人墨客窮年卒歲僅見其可稱莫不折之以理而各造其極蓋亦得之於天命而非學可能信本深而形鉅故泰茂而聲宏其立朝也危言正色屢形於感慨其臨

之計摧姦摘伏而不求姑息之名當就而就事乎
矯激可止而止力辭夫寵榮積者厚而施不遐身雖
否而道則亨婆娑丘園湛若無營上以尋墜緒之茫
茫下以警贖俗之冥宜諸老先生咸資於質正後學
小子幸得於師承肆逃禪之論者莫能以惑世騁雜
伯之說者不容於抗衡傳聖統以繼絕學正人心而
息邪說夫子之功大矣則一存一亡豈不有係於斯
世之重輕嗚呼蒼天曾是莫聽曷不百年大命以傾
榦丙申之春師門始登誨語諄諄情猶父兄春山朝
榮秋堂夜清或執經於坐隅或散策於郊垌或談笑

朱子實紀卷十

十一

而春容或切至而丁寧始受室於潭溪復問舍於星
亭庶依歸以終老指溪山以為盟胡睽離之未幾忽
夢奠乎兩楹奉疾革之貽書對使者而涕零亟奔命
以來歸乃獨觀乎丹旌悵此生之疇依奄欲絕而復
醒念囑託之至重豈綿力之能勝想音容而奉遺書
敢不早夜以服膺惟力策乎駕鈍庶無愧於英靈奠
卮酒以陳辭尚有鑒於微誠

又祭文

陳淳

嗚呼痛哉吾道之不幸而先生之亡也自孔孟既云
沒至周程始得其宗然提其綱者甚簡而未悉闡其

緒者莫繼其志誦其書者莫追其蹤獨吾先生見
守劍超群儒而妙契能至至而終終體致廣大而用
盡乎精微志極高明而行道乎中庸自一本而萬殊
無一事之不貫由萬殊而一統無一理之不融所以
能訛者訂而闕者補晦者瑩而畧者詳啓群哲之未
發集百氏之所長會聖訓以作程極至正而大中辭
達意以俱到無或欠而或豐折天下言論之衝而定
于一合今古道術之異而歸之同使真是真非若黑
白之不亂人心衆理有脉絡之可通聖心賢蘊如丹
之炳炳帝謨皇範在日之洋洋大金聲之條理粹玉

朱子實紀卷十

十二

振之玲瓏蓋不直可以當周程之嫡嗣是又益精而
益光所謂青於藍而寒於水半其事而倍其功天既
不付之以重任使大施所學以措斯世於堯舜何不
假之遐齡使大備斯文以覺後學於無窮嗚呼痛哉
吾道之不幸而先生之亡也禮經修矣而未具將誰
有制作之才以紹其業書傳纂矣而未就將誰有
帝王之學可以畢其章春秋深斥諸儒失聖經之旨
又將誰與發其大義而振其宏綱嗚呼吾道真不幸
而先生之亡也先生之蘊浩乎滄溟先生之德巍乎
穹窿望之儼然乎其教即之溫然乎其雍其春風之

和薰然襲人而可挹其雷霆之威厲然斷事而不可當其襟懷磊落明快如青天白日之豁其節行屹立萬仞如泰山華嶽之崇其取善也樂而無纖微之棄其疾惡也嚴而無回互之蔽其強健天行而不息其明睿日進以無疆其應學者愈出愈新直探諸懷而不匱而言之入人也又渙然洞徹乎心胸真可謂通儒全才而體道之大成抑自學知利行之至已純熟而從容淳以小生獲侍門牆荷警策之十年幸不至於迷蒙昨歲暮之趨隅誨誨諄諄而益隆謂愚根本之已立正可濶步而力攻責之以參乎之貫戒之以點爾

朱子實紀卷十

之狂宜友善於天下毋孤陋乎厥鄉宜上論於千古毋隘守于厥躬須萬變之畢習庶十分之可充於臨岐之丁寧且再約乎茲冬宜謂斯言之在耳反為永訣之悲傷嗚呼而今而後有疑無復質矣但日誦遺編以自攷而無嚴訓之忘薄寫情而既奠泣流涕其淋琅惟昭明而不昧有以迪乎愚衷

又祭文

范念德人門

天之生賢蓋亦不數儲精孕靈及河維嶽厥惟孔艱是以殊邈先生之生黃河其清先生之亡維嶽其頽不知何年復此胚胎徒友紛集窳窳告期山哀浦思

雲慘風悲臨穴一慟萬古長辭

時偽禁嚴會葬者亦幾千人范念德方為鑄錢司主管官公檄檢視坑塲因便道會葬幸同門之士訣祭於墓偶念德歸未至鄰陽有旨鑄官罷任蓋臺察劾其離次會葬云

婺源朱子祠祝文

九月十五日

葉伯顏元婺源州知州

惟茲之土實公故邦建祠立廟以奉蒸嘗惟公之道與日齊光師表萬世炳煥三綱妖氣肆虐遂墮餘殃豈因替墜以廢彝章茲當誕節塵消波蒼泉清酒洌黍稷惟香官僚濟濟群珮錚錚一觴以奠神其未享又祝文成化十三年

朱子實紀卷十

陳金字汝孺應城人國朝婺源知縣今任右都御史

惟公道承孔孟學祖周程明吾儒之日月掃異說之榛荆功崇德盛仁熟義精培萬世之元氣集群聖之大成惟時之春惟仲之丁謹以牲帛粢盛元酒大羹竭精專之一念伸報祀之寸誠公其降鑒於我時故尚享

禮部頒降祝文

周洪謨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九月丙申朔越十五日庚戌直隸徽州府知府王哲等敢昭告于太師徽國朱文公惟公發明聖經繼承道統功兼諸

備澤垂永世茲逢佳旦不勝感仰爰備牲醴敬陳明薦以先儒黃直卿蔡元定配尚饗

又祝文 成化二十一年二月程敏政字克勤號篁墩休寧人國朝左諭德歷

官贈禮部尚書

伊川道脉先生之所由傳環溪女宗先生之所自出表復亨之墓而詳其世德嘗有取於程氏之先答成甫之書而勉之進備復有望於程氏之後惟敏政程氏小子新安一生活在家庭獲誦於遺書登仕藉乃塵于講幄曾無肖似徒切戰兢今茲幸進于門墻始得致恭于桑梓辨香在御旨酒一陳伏惟明靈祐此愚昧嗚呼泰山喬嶽之容固常目念之如在正心誠意之學願終身誦之弗忘謹告

又祝文 成化二十一年二月

司馬聖 字通伯山陰人國朝監祭御史

嗚呼夫子勇決如顏子精專如曾子慎密如子思剛正如孟子至于大全前人之所未備永立後人之所標極其功實倍於四子百世之下不可復加矣聖生也晚不得從門人後然夫子之精神即天道之流行者隱顯游息固嘗在聖心目之間也茲者憑藉餘馥提學東南得過闕里展此誠敬夫子其歆饗之

欽降婺源致祭朱子祠祝文

維弘治某年歲次某甲子某月某甲子朔某日某甲子直隸

徽州府婺源縣知縣某欽奉

朝命致祭于

宋贈太師徽國文公朱先生曰惟公義理精微道德純備闡揚聖學宗主斯文功冠諸儒教行百世鄉邦故在風範攸存茲值仲春秋敬陳品物式備薦祀以報明靈尚享

考亭書院祝文

劉克莊 字潛夫號後村莆田人宗龍圖閣直學士益文宗

嗚呼魏魏文公宋之夫子翼翼考亭建之闕里行林

朱子實紀卷十 廿五

蕭蕭下有精廬於此授徒於此著書後千百年過者必式拜俯灑掃邑令之職昔祀于寢今遷于堂配以高弟儼如茲觴

又祝文

前人

今天子讀四書傳註追懷儒宗親灑宸翰師垣公壽赫然光寵昔夫子追王於唐朝而究鄒以下封爵皆後世有司所裁訂未有議論定於當時褒崇發於獨斷如陛下之於先生者也敢因舍菜敬奉豆籩以告

又祝文

陳尚德 福寧州寧德人號懼齋元隱居教

惟先生起南服不待文王尚友顏曾潛心周孔志期

善道不偶時退而盡精四書以俟後聖叙正周易
詩書盡去西漢以來儒者之陋纂脩三禮以開來世
太平之基明正道而窮其本原闢邪說而據其津要
蓋堯舜孔孟之道至周子程子而始明周子程子之
學至先生始光大於天下先生之道之心與百聖同
先生之德與曾孟同先生之才之志與伊尹同辭辨
幾於孟子而下學之工夫過之其功德之及人則皆
不在禹下矣其深山鄙人與鹿豕為伍年十五未見
先生之書二十三十見先生之書而不知讀飢寒多
過暗室多欺今雖知讀先生之書而齒已暮矣然於

先生之道則高山仰止未嘗一日而忘于懷也今奉
一杯奠永拜遺像雖死終無貳於先生之道管見一
二恨不得生先生之時一侍函文之席雖遠警效然
先生之心磅礴宇宙不與身俱死也

欽降建安致祭朱子祝文
惟景泰某年歲次某甲子春三月某甲朔某日某甲
子曾孫翰林院五經博士某祇奉

朝命昭告于
先祖太師徽國文公曰惟公德盛仁熟理明義精布
諸方冊啓我後人屬茲仲春謹以牲帛醴儀用申嘗

為尚享

紫陽書院舍菜祝文淳祐丙午六月朔

韓補號思軒玉山人宋徽州知府歷官寶文閣學士

大道之秘闡自羲軒洙泗既遠孰窮其源賴有先覺
振彼微言四書之述警瞶滌昏扶植民彝罔極之恩
瞻彼像設徧于侯藩豈繁粉里敢昧所尊穀粟之飽
布帛之溫行乎蠻貊配乎乾坤通利而恩盍培其根
書堂告成劍佩盈門崇肉于豆崇酒于樽肅拜稽首
先生如存

奉安御書刻石告文淳祐庚戌至日前人

聖上留神典學作之君師丕闡文教以範當世嘉與
海內之士同底于道惟先生斯道所宗垂規具存迺
親灑神毫放下郡國以詔承學之士憲臺奉承上旨
特以繁陽故里教所宜先俾刊之琬琰揭于精舍師
友講明之地天光下臨昭垂無極雖曰師規猶帝訓
也敢告

又祝文至正九年四月王思順元江浙

堯舜之道非孔孟不能明孔孟之道非先生不能識
其於聖經賢傳剖釋精微指示歸的析衷異論削除
非僻使後之學者敬之如神明仰之如星日續千載

道學之統流萬世生民之澤韓愈云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而孟子之心孰不讓先生之力也哉某以新學之儒生叨清流之要職分憲紀以南巡道大賢之鄉邑獨躬拜於祠下觀顏容而感激致一瓣之名香謝

又祝文

黃庭桂 字德芳元江浙會憲

先後庚戌篤生聖賢扶世樹教皆原於天惟我文公絕學鑽妍由有父師克紹厥傳四書理奧六經言玄理自我聞言自我宣如珠貫繩如水赴淵沾溉士類奕奕綿綿茲遇仲秋時祀潔蠲神歸故國被袞龍蟠

以安以侑於焉揭虔尚享

重脩紫陽書院告文

彭澤

字濟物號辛菴開中人國朝知徽州府歷官太子太保左都御史

徽國朱文公先生曰嗚呼先生之道上接羲農以及孔孟以來千載不傳之統如日在天如水行地學者于先生之道所得雖有高下淺深之殊然謂非被日之光濡水之澤不可也時則西山先生蔡公勉齋先生黃公咸以貞元之會同生於時親相授受講明斯道天下後世為幸何如澤生也晚不幸不得執掃除後于先生之門然亦幸生于先生之後自成年時輒

得讀先生所著小學書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易本義詩傳通鑑綱目伊洛淵源錄宋名臣言行錄及諸奏議詩文并見之立朝作郡建白惠澤之槩雖蠢不及知孱懦不能佩服而此心感仰追慕之者誠有如文中子所謂信如神明尊如父母也獨恨少年安仲於先生所謂信如神明尊如父母也獨恨少年安於怠惰不能盡讀先生之書盡識先生之學盡副先生繼往開來垂世立教以望我後人之意耳竊念幸得勛力未衰俯仰無累破二十年讀誦探討服行之功庶或少窺先生之道於萬一顧懷祿菴苴坐廢時月

去年秋叨承

上命自刑部郎署承乏徽守僉謂得官先生故鄉道化漸被所先格言至論必有傳之的而知之真者觀法興起將有所就詎意天限愚蒙無復寸進案牘叢脞詩書冠讐徒獎精神無補政理側身思疚寢食靡寧瞻茲紫陽書院敝壞殊甚特令所司稍加修葺用妥尊靈第恐為斤梓塗墮者所驚輒敢因經始謹茲告知因以素所嚮慕而畫於自棄之恨述而稟教嗚呼雖極土木之功竭駕鉞之力豈可以為先生重輕

第以少效有司宣化之職庸慰邦人之仰耳在天之靈尚

垂昭鑒

奉禮部劄付告徽國朱文公文

彭澤

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以耿然之軀與天地並列而為三才先生嘗訓之曰才者德之用也又曰足以有為之謂才天地惟才故能生人生物司禮司氣而為萬化之原人惟才故能位天地育萬物而極彌綸叅贊之功天地人之氣皆形而下者故有

朱子實紀卷十

三十一

能有不能而天地人之理則形而上者自生生不已而無不能者焉惟生生不已而無不能故天地生哲人哲人成天地若預定於冥冥之中而有所謂歷數之自然者使有天地而不生哲人以成其功使生哲人而不能代天地以贊其化則天地塊然一物而吾人匪萬物之靈是尚可謂之才也哉粵自洪濛肇判不知積幾有萬年而始為堯舜之治天地之運聖賢之統自後世贊之為淵源自當時觀之為盛極自堯舜歷夏商迄周衰千五百年耳世衰道微至臣子弑君父天乃生哲人如孔子

者出使不墜堯舜以來之道統自孔子歷秦漢唐宋一千五百年耳俗降風移至夷狄有中國天乃生如先生者出使不墜孔子以來之道學夫堯舜之後無孔子則堯舜之道不明於後世孔子之後世無先生則孔子之道又豈孰能盡發其蘊以昭示無窮哉天地之功固非孔子及先生所能盡成而使天地間聖帝明王英君誼辟以及真儒碩士有所啓迪有所發明有所依歸有所師法以位以育以成彌綸叅贊之功者則自孔子與先生始也故萬世之下報功崇德之典獨孔子與先生為盛

朱子實紀卷十

三十一

蓋萬世之公論歸諸萬世之大功固其理也聖明之興去先生餘三百年自先生歿表章崇重堯舜以來至先生之道惟我明為盛

太祖驅胡元而有天下肇修人紀自古臣子弑君父夷狄侵中國之大亂大患自孔子而後其功惟獨大故於孔子及先生崇報之典惟獨優固天地之心孰非先生之功邪頃者先生鄉後之賢者戴君銑建言於

朝請官先生之嗣於故鄉若孔子闕里且舉祀典

於專祠若建寧考亭在先生未為重輕在我
皇上則祇奉天地之純佑遠承堯舜之真傳寅績
聖祖之丕緒大振中國文明之化所繫則甚重也
澤生也晚然幸於先生之後

聖明之朝自黃小時即得伏讀我

祖宗以來頒降四書五經及性理大全諸書期以
由先生之言而私淑孔子以來之教以上窺堯舜
以來精一執中之傳而因以伏測天地之功化然
限於匪才未能也茲者叨以科名竊祿于徽九所
舉措惴惴焉惟恐戾於先生之訓而遺臭方來今

余幸何如

乃復以

乃復以

聖明崇儒之典而得奔走執事於先生堂廡之下

為幸何如
綸音載頒幽明咸快敬陳薄奠祇告厥由嗚呼三
千四百年間天地之心僅兩見耳天地固不能不
生孔子之與先生先生之與孔子方始不媿天地
之生哉尚資神化翊我

皇明俾弥綸參贊之功上承堯舜是一先生之功
也澤等

明之饑飢臣耳倘蒙昭格佑啓愚衷少有樹立以惠

先生之鄉人庶不其墜橫渠所謂不才伊川所謂天地
間一蠹也嗚呼屏山練水精爽如新秋月春風典刑固
在乾坤萬物視乃同胞而况故鄉耶先生其鑒之謹告

紫陽書院落成率諸生釋菜告文

續集

維正德七年歲次壬申二月丙子朔直隸徽州府知
府熊桂等敢昭告于

先師徽國朱文公曰惟斯道之正統寥寥千百載間
不絕如綫賴有周程出焉於是斷者續而晦者顯天
復篤生我夫子以嗣其傳註述群經丕闡餘緒是謂
集諸儒之大成開萬世之迷塗厥功盛矣顧茲紫陽

本志書紀卷十

三

寔維故鄉而後學之依歸彌切書院廢興因陋就簡
良可慨也桂忝守是邦景企遺範遂議撤佛宮得勝
地若天相者改躬于茲中肖像而祠之規制粗備復
選拔七校之有志者俾聚講其間庶密邇夫子英爽
朝夕興起蓋不徒誦其書業其文而已所以明正學
振士風臻實效為夫子鄉邦之光端有望焉樞趨之
初用修虔告惟夫子尚克相之尚 饗

忌日諸生釋奠告文

維正德七年壬申春三月丙午朔越有九日甲寅鄉
後學生王舜臣等敢昭告于

太師徽國朱文公先生嗚呼吾人生先生桑梓之邦受先生罔極之恩於先生諱日當倍悲痛况諸樞趨祠下切磋講明先生之道學者邪山嶽儀刑無復心目感時仰昔芹藻揭虔惟先生在天之靈不昧庶其昭格也尚饗

正德十年紫陽書院開講告文

桂承乏先生鄉郡光陰冉冉已五載于茲矣自鼎新書院拔七校士講習于門牆亦已四載矣以先生之緒餘群薦于有司大魁于天下亦已有其人矣然先生之所以垂訓與桂之所以簡授屬望者則不止於此焉尚冀默然化機使諸生因材成就以下副所期庶紫陽之門牆益有輝光而區區師帥之責亦藉以無媿也改歲之初諸生復集謹以清酌用伸虔告尚饗

朱子實紀卷之十

朱子實紀卷之十一

紀題 碑記 序 上梁文 疏 表 跋

始建文公祠記

楊剛中 制兼國院翰林待

文公祠者即文公先世之遺基而構焉者也新安為文公父母之邦婺源之遺居固在歲久而侵於居鄰者存不文尋甚而立壘夷松楸至為庸下之所竊瑩訴正無從公論齊奮及知州事于侯授道來踐其官省憲交符委以訊決侯起家進士政特公良承命羅然不頗不厲一問而舉得其情咸願歸殫以贖罪戾

故雖倔彊大慙開隧致葺莫敢肆謾亦聽于敘積年隧翳一日而還凡屬見聞靡不諧擇侯方訊除擴其詳度其宜議賈土以定其遷築祠以守其復於是汪君景周出州官族思佐侯成權地等居輟畀遷者又謂初基再徙成書院於州者皆吾祖吾父之力也復地建祠亦吾先志乃為之相方畫址拓故有而弘之衡舉武者四十登其二以為從因環四外以闡衢屹崇墉於三面華封對峙流碧橫馳畚築既崇堯桶加峻前門後室葺隆屋而中居庭廡明脩扉楯虛穆飾塗甃甃絢煥澄平儀像既陳昭穆嚴祀水清井冽注

際肅如又買祭田為畝三十舉田與墓一領之祠肇
 工於元統二年其月某日至明年其月某日告祭行
 禮以落其成且使來請願書其事於石以貽永久予
 惟文公之教既以徹乎無倫被乎無垠侔高狀明加
 贊斯贅若斯祠之建則非干侯之賢不足以恢舊非
 景周之力不足以圖新彼其以職導民而尚賢之不
 知聞訴而若不省者視干侯之見義踴發者為何若
 又如大賢之流化出其鄉祖宗之丘墓託其地而乃
 竊埋啓塚以犯之雖其心迷罔知革然使聞景周之
 發賞靡計專力而弗資於人以成一州之所歸敬者

朱子實紀卷上

寧不為之汗流心悸無所容於天地耶蓋干侯之績
 於是而著而景周之襲輝三世起廢百年者亦曷可
 使之無彰也遂詳列其本末而顯書之而復系之以
 詩焉干侯名文傳官為奉議大夫吳郡人景周名鎬
 詩曰大賢之化高溥下弘可於其鄉而有丕承偏之
 攘之既邈其往闢之華之翕莫于罔靡逸無旋式擇
 爾然爾情爾昏盍稽其傳嗟爾州人來覲祠宇有揭
 孔揚宜爾終古州祠既闕州風其淳彼蹈匪人彼獨
 何人

朱氏家廟復田記

為治於郡國者表先民於百世之上所以正民心之
 趨嚮而開其教思於無窮善其父兄君子之所為所
 以諷其子弟細民於易從也敦禮節尚名義屬廉耻
 以變其鄙薄可得而書者今於徽之婺源見之婺源
 文公朱子父母之邦也其先吏部在宋政和戊戌以
 上舍出身調建州政和尉丁艱服除調劔之充溪歷
 靖康建炎至四年庚戌文公生焉亂亡未定涪港莞
 庫以自給同郡張侯敦頤教授於劔邀與還徽而吏
 部之來閩質其先業百畝以為資歸則無以食也張

朱子實紀卷上

侯請為贖之計十年之入可以當其直而後以田歸
 朱氏癸亥吏部沒張侯以書慰文公於喪次而歸田
 焉既葬吏部於建之崇安丁卯公自建寧舉進士明
 年登第授同安簿紹興庚午省墓於婺源以其租入
 充省掃祭祀之用乾道己丑丁母憂淳熙丙申歸省
 故鄉松楸已傷於鄉人矣與鄉子弟講學於汪氏之
 敬齋備墓而去宋之將亡徽建阻於兵族入箴其契
 券而竊售之又見侵於富民而某丘某方父老猶識
 朱氏故物之所在也內附聖元將三十年朱氏之學
 徧天下而朱氏子孫志尚未足以復其舊五世從孫

虞集字伯生青城人授崇仁元奎章閣侍書學士謚文靖

光訴於浙省閩憲者又將三十年而兩府以屬蔡守臣前進士千侯文傳始復其宅基於城南請于朝得旨立徽國文公廟於其地則後至元乙亥三月八日也而田則未歸無以為祭光又以為言同知州事蔡陵李祁之來亦進士也覈得田主名召與之議三分其田償其價之二歸其田之一約雖定價錢無所從出其一亦未肯歸也歛士鮑魯卿聞廟之成也願割私田以供祭未果行而卒其子元康見吏民之紛紛思成父之志於是賣其私田若干與材木之山得為中統鈔者一萬五千緡以贖舊田三分其價得元

朱子實紀卷十一

四

直之二其一則歲收其租而還之滿其數而止既成約而歸朱氏之廟矣今奉祀者文公五世孫勳謀諸守貳父兄邦人請置張鮑之祠於廟側張侯字養正卒官知衡州鮑文學字景曾而其田之畝數與其租人之數錄其券之副而刻之碑陰云噫孔子之居於魯也蓋有宅焉歷戰國秦項之暴魯人固相與護視之至於西都世之平治久矣諸侯王之世封魯者始欲壞之而其堂壁固在也神靈感之而止者豈有他哉其餘之心有所未安也其餘之土田周公魯公之上田也其餘之城郭周公魯公之城郭也時代雖

殊為其守者為之主宅之廢興則有任其責者矣不然東阡西陌未易長畝風雨霜露之變匪今斯今何獨於此惓惓乎賢者之所存固有係於沒世不忘者與張侯經營於文公父子之時鮑君以私財而復田於朱子五世二百年之後故鄉之人孰無良心善性哉千李二君可謂知為治之本者矣傳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吾尚有觀於徽之為鄒魯乎為之來請記者其郡人懷慶文學程文余在奎章同館生也至正丁亥二月望前

重建文公家廟記

朱子實紀卷十一

十五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國朝翰林待制贈學士謚忠文

徽之婺源文公先生子朱子父母之邦也先生之先家歛之黃墩唐天祐中八世祖制置公瓌以官留居婺源今州東萬安鄉松巖里其世所居也蓋自吏部公當宋宣和建炎間歷建之政和劔之尤溪尉因葬其親於政和而先生生於尤溪由是僑居建劔之間吏部之卒復葬建之崇安而先生遂定居於建矣先生生於紹興戊辰既登進士第至淳熙丙申屬于祠家食兩嘗歸婺源展省丘墓宗族而去當丙申之歸也先壠松楸已傷於鄉人而與鄉之子弟講學於汪氏

之敬齋則故居已不復存厥後事異而世殊故居之遺址亦非朱氏子孫之所能有矣有元延祐戊午先生之四世孫甘肅儒學提舉林江淵儒學提舉彬偕來婺源省丘墓訪故居遺址悉為他姓侵據於是移文本州令從孫光聽決其事久無定論光始訴于省憲至元統甲戌而吳郡干侯文傳守是州兩府以其事諉之然後故址以復且請于朝用顏子孟子故宅立廟例立朱子家廟於其地得旨如所請而家廟以建廟成之歲為後至元乙亥上距先生之歿一百三十六年矣然廟雖成而無田以為祭朱氏故所有田

朱子實紀卷十一

六

百畝又占於富民光復以為言繼而茶陵李侯祈佐是州為之經理而盡復之始得用其田入以供祀事而五世嫡孫勳實自建來歸奉祠焉至正壬辰州燬于寇廟亦不存甲午權知州事括蒼葉侯景淵癸卯知州英六白侯謙兩嘗新之皆旋燬於兵燹今元年丁未金華程侯斗南字彥梁為守之明年州事既簡乃議為之重建鄉之人士咸樂輸材薦工以欣助之爰即故址以基以構廟室中嚴門廡如列規制之備悉視其舊而加整飭焉庀事於四月訖工於九月董其役而領祠事者勳之子境也於是儒士王傳練順

祖孫原善江存張紹皆州人以謂程侯之績不宜無述乃相與謀屬禱為文刻諸廡牲之石嗚呼自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固集聖賢之大成者也厥今天下學宮以先生為通祀然其於婺源則猶孔子之曲阜闕里所在家廟建焉又所謂賢其賢親其親也歟先民有言盛德必百世祀况乎先生之道萬世所宗師朱氏子孫脩其歲事有引勿替固將世世而不忘若夫賢師帥崇尚教道而認認焉圖起其廢墜非知為治之本末者不及此也

朱子實紀卷十一

七

彝好德人心所同嗣為政者盍亦思所慕效也哉禱是用備著其事以示後來若復田之事已具虞文靖公所為記而茲并及之者以其有繫於廟事也洪武三年庚戌春正月

重脩文公家廟記

汪仲魯名獻以字行婺源人國朝左春坊左司直郎

洪武八年秋七月徽州府通判方公戾止屬邑婺源下車即詣闕里謁拜徽國文公之廟顧瞻墻宇傾壞寢庭未立慨然歎曰文公之學大顯天下作則來世天朝頒令禮式攸遵廟貌弗崇何以欽明祀而昭訓

典刑厥考吏部公言行卓卓以啓丕休祀原先世廟宅所宜於是度地鳩工爰構寢堂于廟庭之北首捐資俸縣官士庶聞命歡趨發帑咸助選邑士程達道以董其事達道先輸廩餼以給群工屋六楹中為四龕為若子孫奉高曾祖禰之所以行歲事蓋遵家禮之懿範也公去事息時宛陵唐侯來知縣事良是斯舉力就厥緒邑士趙湜夙夜躬勤以督工役廟庭中峙飾舊如新兩廡門墉支葺圯傾易腐裨缺墜塗丹堊巍然炳煥嚴邃穆清士民瞻觀起敬起慕釋奠致告愾然聲容之接愾然道德之在目也又詢求文公

朱子實紀卷五

遺像墨蹟鑄置廡下以訓示將來吁公與唐侯所以正民心而導迪其趨嚮可謂同符者矣載稽伊始宋政和間吏部公官于閩歷靖康建炎未得歸至四年庚戌而文公生焉邑人張衡州敦頤經營吏部所贖田百畝歸之而吏部卒矣文公既葬吏部于建陽歸婺源省墓以張氏所歸田租入充祭祀之費建景定咸淳間文公之學時所共崇錫命闕里宋之亡也徽建阻兵故朱氏之遺址侵于居隣而田亦竊售於族人矣有元至元乙亥州守于文傳因五世從孫光之訴始復其地遂請于朝立徽國文公之廟其費悉出

於邑人汪鏞度地廣狹計屋材九以畀遷民而侵地始復且給祭田三十畝於是田與墓地一領於祠而主其祠者文公五世孫勳也待制楊公剛中為記其事于石然其竊售之田則未歸焉至元丁丑光又以為言同知茶陵李祁覈實其田而價值之費則歛鮑魯卿之子元康繼厥父志輸錢壹萬伍千緡田始復歸于朱氏之廟記之者侍講學士虞文靖公集也至正年間詔封公為齊國公而吏部公錫謚獻靖壬辰兵變鞠為荒墟歲戊戌冬

朱子實紀卷五

因故井經度基緒加弘於昔蠲其租稅以奉祠事歲在甲辰州尹白謙為屋以棲神位朔望行禮又四年丁未後尹程斗南因按察知事張允誠之言始創今廟主其祠者前掌祠之子境記之者待制王公禕也歷歲寢弊增備備制則由今通判公而成公之志者實唐侯也嗚呼周轍東遷孔鐸以鳴宋舟南渡朱子以生所以祖述憲章啓迪後賢以立天地之心以植生民之命繼往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者道統攸存氣運所關不可誣也闕里故宅古井存焉吏部生而白氣起文公生而紫氣騰則斯文之興也容非天

乎天定則能勝人而廟有待於郡邑之賢侯大夫世遠弗湮而終以興脩於來世鄉民興感力就不圖人心天理之不容終泯也如此昔也于侯拓地建廟則汪鎬以私力成之繼而李侯復其田畝則鮑元康以私帑濟之今公與唐侯載新寢庭內外完美以啓人心之向慕昭教化於無窮者固士庶之歡趨而程達道趙湜亦有以佐力後焉斯後也不可以無紀述也遂以屬筆於仲魯不敢辭公名本字叔文臨海人由起居注來官吾徽拳拳以教化為先務唐侯名廷禮宛陵之宣城人由進士舉任隴州判官轉知婺源者也

余子實紀卷十

洪武丙辰六月朔

重建文公家廟記

汪敬字益謙婺源人國朝戶部主事

徽國朱文公闕里家廟元州守于文傳肇創於元統甲戌至正壬辰廟燬于兵甲午權州事葉景淵癸卯州守白謙兩嘗新之又旋燬焉自後州守程斗南重建於元年丁未郡判方叔文邑令唐廷禮又重脩葺且創寢堂洪武甲寅歲也經歲既久廟寢頽壞洪熙乙巳臨海童公孟誥以進士奉命纂脩永樂實錄至癸酉謁祠下仰瞻之餘感慨久

之遂諭邑及合郡人士資助重新命邑儒士孫思齋主其役奉命惟謹是歲正廟成第未完門廡而童公值事訖去其崇重先賢之意隆矣宣德六年辛亥括蒼葉侯公回來貳邑事凡廟內事有當備及門廡脩建悉命文公八世孫湛日親督役且刻年譜等書一稔之內與然惟新其克成厥終之功多矣十年乙卯予以奉使歸寧獲拜新祠湛請予記粵自文公既歿故址為邑他姓所有後百三十六年子孫得復而家廟始建越數載兩厄灰燼而新之迫于

余子實紀卷十

謀垂遠又在茲舉矣噫祠未甚壞而遂有新圖是蓋文公功業文章有深足興感人者抑亦秉彝好德良心在人固有然乎故予於此槩述元季廢興之由童公經始葉侯成終之績而不復為繁文竊以春秋之法不沒人善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以為後千百年相繼為政於茲者勸也若文公功德之盛如日星昭天人皆見而知之矧自元至今有諸先正記述詳悉予奚容喙宣德十年乙卯春三月望

重創婺源朱文公祠宇記

彭勛永豐人朝提學御史

婺源文公朱夫子之世家也邑故有祠正統庚申歲除前一日市不戒于火祠為之燬明年二月既望勛巡教至邑其守祠八世孫湛淥狀請備復且謂公柄斯文非自計則事弗克就神無所栖蓋市屋多覆茅自洪武至於洪熙凡延燒者數四迄今十有五年而又罹於此前脩雖累得人今非公則將奚告勛閱其言切而誠遂懷永久之圖乃以行臺所積罰贖金付縣令陳斌俾市材木陶磚甃為之重構委醫官程璿儒者孫叔拱孫希泰以敦其匠中為堂三間門為屋五間兩傍共為廂房六間以妥其神堂後為屋若干

朱子實紀卷上

以居其嗣孫首自祠前東北隅循繞其後止於祠前西北隅砌磚垣四十五丈有奇高二十五尺以為之防庶幾其無後患也是年冬落成於戲朱子集群賢之大成從祀天下之孔廟其道學之高明如星斗之麗乎天固不假於褒贊然欲學夫孔子者孰不資之始焉資之始而不脩其墻屋經紀其胤嗣則亦無所用其情也此予於徽建之祠嗣每致其力而又自形於言者特以告夫後來君子相與繼脩而勿替特正

統辛酉十月朔

縣庠朱文公祠堂記

婺源朱文公先生之世家邑有學架重屋以叢典籍學有祠肖周程三夫子像而事焉二役皆先生為之記今觀其遺刻而先生所以迪後人厚里俗者用意遠且大矣邑諸生服教之久感德之深据經考禮謂所事先生者當如周之周公魯之仲尼不必有合乃營度祠宇于講堂之後以茲植祀以嚴鄉國宗事之敬而胡君奭實倡其事乃訪于鄙以記筆請且曰先生之道之教庶乎吾子有以發之也應辰生也後既不及瞻拜先生盛德之容質也鈍雖日誦其詩讀其書而於先生之道未之有聞也其敢凌節以措一辭則退謝不能他日胡君復命其子升來請益力應辰竊惟先生明道著書覺悟萬世罔極之賜其誰不懷矧此婺源者河之崐崙雲之泰山而詩書六藝之鄉魯也風聲之流播淵源之漸潤固有異于他邦者其猶有待於佔畢而訊說耶雖然敢不為子言之自道喪千載周程勃興洙泗之統續於既絕歆歆盛矣然開端者渾璞未盡露作法者彌綸未及詳兩程子歿門人高第各自名家雖祖述憲章之本不殊而大義微言之寢乖者有之矣先生以命世特起之才遠紹

朱子實紀卷上

汪應辰 澶川人

旁搜精思獨得闡發極於光大剖析入於毫芒星斗揭而衆宿辨次江河導而百川滌源於是語道有定名言經有定旨為學有定序科條品式粲然戶曉使後之學者無槁填之迷而得夷塗無拮据之勞而獲廣居先生之功信不在孟子下數十年來家有其書矣人熟其言矣宜乎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矣而口傳耳授之俗成真知實踐之士猶未之多見也蓋由其有定名也則曰道在是矣何假乎思而後得也由其有定旨也則曰經止於此矣何事乎講而後明也由其有定序也亦曰吾知學之門戶矣何待升其室而

朱子實紀卷上

古

後觀其與也是則先生所為孜孜以講學為已任者毋乃適以貽苟簡自畫者之地豈特世之人疑之吾黨亦或疑之雖然天之生先生也豈偶然哉其任道其立言將以望斯世之虞有志於學而非為夫口耳自畫者設也士誠志於學則道本於率性離形去智非所以為道也經切於明理支分派異非所以立經也學由於為己隨聲逐迹非所以為學也主以五性綱以四書翼以致知居敬二義既前參衡倚必身體心驗其所以然則所謂定名定旨者如飢食而渴飲泉達而天然所謂定序者亦將歷階拾級而深造之

矣嗚呼士而無立志乎雖聖賢與居而不足士而果有志乎則先生之言存而有餘矣子盍以是歸而質之賢父兄儻以為然其饒諸麗牲之石以告來者孟子曰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邑之士豈無感慨興起於斯言者乎若夫周元公祠于序而文公堂也二程子東西鄉而文公則南也諸君之訂正而無違禮焉是又以禮事先生升之當考啓也嘉熙三年冬十月甲子

婺源朱塘晦庵亭祠堂碑

許月卿字宋士婺源人屋江西運幹號山屋

朱子實紀卷上

古

孔子廟終漢世不出闕里婺源朱文公之闕里也上即位之十有八年始以公從祀孔子則天下皆得祀况婺源乎二十有三年滕和叔以書來曰先君從游於朱塘之上鉦兄弟子姪既泐公文公昨夢之語作晦翁亭又立祠其西為屋若干楹文公南鄉坐先父溪齋先生告院君季父蒙齋先生合肥君東西鄉以侑焉秋八月庚申告成將徹田聘士以掌扁鑰庶幾中丁之祀勿替引之謹伐石請書其事月卿發書歎曰不亦善乎今佛老之宮神恠之祠布滿宇內而吾黨之於儒先頌其詩讀其書顧不得朝夕望其儀刑以

一五丁下... 2 反三寸

自振厲則茲舉也不亦善乎嘗考之二滕公近聞於朱子者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人性無不善則無不可為堯舜者要不可以一鄉之善士為足也嗚呼祠宇崇崇像設嚴嚴恍然當時師友之函文也學者可以自勉矣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雖地之相遠世之相後如會一堂况世若此其未遠居若此其近哉雖然為己為人界限之大者也漢唐之儒以聞道之難而學無本近世之儒以聞道之易而學無實竊道德性命之說以為譁衆取寵之資俗日以益薄治日以益卑職

一朱子實紀卷十一

二

此之故歟嘉定以來士大夫專以朱氏之學為仕途捷徑二滕公當是時退然如未嘗升紫陽之堂者人為之莞而莫或顧之也陵陽李文惠公持節江東旁收朱門記錄答問之語得之如獲拱壁待其人以殊禮溪齋獨不以微利焉聞其風者鄙夫寬薄夫厚矣溪齋諱璘字德粹蒙齋諱珙字德章壽不兄若也月卿既善茲舉不敢以固陋辭遂書其事如左又為迎饗送神樂章以遺之其詞曰
游子悲兮故鄉駕予行兮朱塘山深兮水靜荷華澹其自芳昔吾夢兮斯境羗一笑兮徜徉宜為亭兮水

上以領略兮風光去之兮幾何季子兮肯堂亭既峙兮翼翼廟載作兮崇崇蕙教蒸兮蘭藉寒泉碧兮秋菊鄉以奉兮以嘗以拜兮以饗誰配之兮二滕儼師友兮弟兄超忽兮來八荒髣髴兮紛語降若起兮吾思惠我兮光明對越兮屋漏保之兮無疆扶宏綱兮勿之墜萬子孫兮餘慶淳祐七年 月 日

徽州朱文公祠堂記

黃榦

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叙

一朱子實紀卷十一

七

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己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文公徽人也其歿也徽之士相與言曰公之系茲土吾郡之盛事也即郡之學繪而祠焉太守趙君師端至視其祠褊且狹不足以稱邦人思慕之意改創於講堂之北且屬榦記之竊惟自昔聖賢之生率五百餘年而一遇孟子

既歿千有五百餘年無聞焉考其世系則又皆中土之所生而南方則又無聞焉歷世之久輿地之廣其間豈無閱博俊偉之士而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至我本朝周程張子既相望於一時而文公復興於未及百年之後周子既生於春陵而文公復生於新安豈非治教休明文風周浹天運之所關地靈之所萃曠古之創見而一代之極盛者歟秦漢以來斯道晦蝕天理不明人心不正事物當然之則昧沒而不彰方策不刊之訓殘闕而將墜周程張子既推明其大端而傳訛襲舛浸失本真迨我文公稟高明之資厲

朱子實紀卷十一

十一

強毅之志潛心密察篤信力行精粗不遺毫釐必辨至其德威仁熟理明義精歷代相傳之道絜然昭著故雖窮鄉晚出亦皆知有聖賢教人之旨然則公之生於世有功於斯道大矣至公之歿海內之士莫不齋塔涕洟失所依歸而況生長於公之故里者乎宜其思慕不能自已趙君大其祠宇以慰其心也亦宜矣我雖然思其人不若遵其道慕其迹不若師其心今公之書既家藏而人誦之至惟不為習俗之所遷不為利祿之所誘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則雖越宇宙如親見之道之明且行世

之安且治可冀也此當世之所宜共勉微之士其可無以勉之哉師端與其兄弟皆從遊於文公先生之門其為政知所先務如此堂成於嘉定七年八月董其後者歛令孫湮十月朔

文公先生祠堂記

彭方字季直都昌人歛縣知縣

晦庵先生朱文公祠于泮宮舊矣今復立祠縣圃非直為觀美也邑政之所宜得師者在是也夫政學一源體用一致成已成物非有二道士君子講學以明之亦將推充以行之爾矧先生父母之邦實為新安

朱子實紀卷十一

十一

其生也為學者之標準其歿也為萬世所宗師則此邦之人要當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可也任長民之職孰不有志乎學遺愛人之事而不知所取則乎且斯堂以歲寒得名自元豐元祐間蘇績溪嘗為之詩蔣穎叔嘗為之賦今先生之祠於此乎立而歲寒之義始著蓋先生抱孔孟之學接周程張子之傳以心承道統以一身衛名教平生安貧樂道難進易退山林之日長講學之功深雖歷仕四朝而其身卒不安於朝廷之上雖存更變故而曾不以夷險易其操雖不能大用於一時而卒昌斯文於後世所謂後凋

之節惟先生可以當之嗚呼先生身脩而道立理明而義精其垂德在吾心其垂教在方冊其議論在表著其事業在生民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然要其全體大端亦曰誠而已矣先生之體是誠也猶歲寒之本有是心也以是而立人極以是而開來學其示人以入德之方必主敬以立其本觀理以致其知養之於虛明靜一之中察之於幽獨隱微之際學問思辨緝熙無窮仁義中正卓爾有立所以統情性該事物合隱顯齊彼我貫徹古今充塞宇宙者皆是心實為之則夫

朱子實紀卷一

一廿一

縣圃之堂采歲寒之義以奉先生之祠也宜哉若乃群山環合古木千章地勢高潔軼埃壙之混濁陰籟瀾覆集灑氣之清激則又斯堂之勝足以安先生之靈而慰邦人之思方生長星江蓋自先生來為邦牧下車而新白鹿洞書院先君實執經講下先生以為經諭相與難疑問答講明論孟大學中庸西銘諸書以授學者故雖以方之不敏亦得以私淑家庭之訓為終身持守之要茲以晚學承乏邑宰入里門而思前楛觀喬木而想高風其依依之誠有不能自己者是祠之立所以見高山景行之志非惟朝夕之游泳

得以瞻道德於前後而施於有政捨是無所矜式焉後之君子其位同其志同其所師又同願相與推廣而葺新之俾勿壞嘉定十五年壬午中秋日

績溪縣重建朱文公祠記

胡富國字永年績溪人朝戶部尚書

徽之績溪縣儒學東故有文公朱夫子祠傾圯不治百餘年莫有任起廢之責者弘治癸亥廣東博羅何侯由南臺侍御簡知是郡凡稽古右文有涉風教者以次舉行既三載奏最旋車取道于績邑宰廣平王君育英以其事請侯曰誠今日之先務也亟成之由

朱子實紀卷一

廿一

是發帑鳩工而一時郡僚又皆相繼協贊經始于正德丙寅秋越明年春告成為堂若干楹高敞靚深中位文公而以蔡西山黃勉齋諸賢侑食背崇岡瞰清池枕大徽山襟帶乳溪諸水而鳳山鷄嶺羅列於前山川之靈寔毓於此先是侍御濟南李君廷壽謫為邑簿欲相地於明倫堂之西湫隘不稱而教諭龍溪顏君槃偕寅友又嘗舉其事白于提督學政侍御莆陽陳公委前令薛君璠未幾以遷去遂中輟至是績之諸生爭相歎服逗遛於數公而亟成于一旦其崇儒重道之功不可不紀乃馳書西陝請記其事富邑

人也不敢以謗劣辭為之言曰維徽國文公先生自
少勵志聖賢之學充積既久所得益精且深其立朝
言論州縣設施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晚遭
擯斥自反無愧日與黃蔡諸賢討論不輟釐正經言
總裁大典以續洙泗河洛之傳付得喪禍福於禮義
今讀其書崇其道薄海內外皆受先生罔極之恩矧
績溪隸徽實其桑梓之鄉可無專祠也哉禮以義起
雖自今伊始無不可者况作之於前而又有足徵耶
雖然侯所以圖興復新祠宇匪直侈大觀而事彌文
也蓋讀其書當論其世崇其道當繼其迹嘗考先生

宋子實紀卷五

廿

所得不越乎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
踐其實侯期待後學正惟在此而吾黨之士所宜畢
力而不容以緩焉者樞趨祠下仰瞻遺像則竦然以
敬而思與之齊洗磨淬礪修于鄉而達之天下庶幾
先生之後復有其人吾邑山川之靈鍾秀遂將媲美
河洛以上窺洙泗之淵源斯無負吾侯期待之意而
凡駿奔走於大役之間者亦可忘其為勞矣若夫姑
掇緒餘以干榮利而於聖賢事業漫不加省非走所
敢知也侯名歆字子敬別號象山又號榕溪起家名
進士云

儒學重脩晦庵祠記

真德秀門人

寶慶三年知建陽縣事莆田劉侯備晦庵祠以其高
宗勉齋黃公配食既又謂朱范二太史劉魏二聘君
皆可為法當得祠于學八月上丁工告備安俯如禮則
揖其學之士而語之曰諸君亦知予置祠之意乎古
之君子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維我
文公先生高明光大之學得之於天然溯其淵源
自則吏部府君首以河洛緒論淑之於家庭比其長
也出從諸儒先遊則有若草堂劉公者定告之以聖

宋子實紀卷五

廿

賢講學門戶雖其德業之大成猶待後日而開端正
始之功有不誣者至若秘閣范公則吏部之友而先
生嘗從之考毅質義焉良齋魏公則草堂之門人而
先生之所友也今也新先生之祠而遂及于四君是
亦古人推本之義也雖然豈獨是我當紹興間秦丞
相倡邪議事寇讎朱范二公以史官連名入奏顯斥
其非至擯黜流落而弗悔劉公用從臣薦給禮後省
屬檜方深仇正論亦浩然引疾以歸良齋起布衣遭
明天子一見合音徑官儒官垂用矣顧拜疏閣門亡
虛日竟以是弗容于朝是四君者其學同其道同其

出處大致又同合而祠之使為士者有所觀法豈不
休哉繼自今學于斯者苟能潛心文公諸書以致其
濬源培本之功而考於四君子之風流以警其媮作
其懦則靜而體動而用窮所養達所施具於此矣此
余所以並祠之意也西山真其聞而嘆曰偉哉劉侯
之斯舉乎方侯年盛志壯時天材逸發詞筆凌厲蓋
自砥如李謫僊之流意其不屑州縣間事也一旦為
令郵民隱重教道懇懇焉有兩都循吏風至其飾考
亭祠表四君子尤世俗指目以為迂者吁使侯病迂
之名而循世吏之所急其俗之同者迺道之棄也然

朱子實紀卷十一

苗

則侯之趨舍豈不甚明矣哉侯名克莊字潛夫世以
正學傳其家云

重脩徽國文公朱先生祠堂記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國朝
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敏

徽國文公朱先生祠在建安郡城北之紫霞洲蓋宋
寶慶三年正月所建以奉先生之祀者也歷元迄今
幾二百年棟宇頽圯上雨旁風其弊壞可謂極矣
國朝永樂乙未監察御史蔣彥祿給事中陶偉巡部
八閩至于建安躬謁祠下相與言曰先生發明聖賢
之道羽翼六經折衷群言以嘉惠學者有功於天下

後世甚大建安為先生過化之地其有祠宜矣而歷
世滋久廟貌若斯何以稱士民之瞻仰乎盍相與新
之於是福建行都指揮使司都指揮師公祐侯公鏞
徐公信郡守劉敬議以克合迺命者儒許弘暨先生
之七世孫鐵董其事仍率邑之賢者相與捐貲出力
庀材鳩工凡堂寢門廡以及衆屋撤朽易堅葺弊為
完什者植之敬者正之黜堊丹漆煥然畢具經始於
是年春正月竣事于秋八月於是建安縣學教諭楊
壽夫具其本末謁予以記其成予邑人也奚可以辭
惟聖賢之言載之經傳所以發至道之蘊與者固無

朱子實紀卷十一

其

不明且備矣然而煨燼於秦火剝蝕於漢儒議論紛
紜穿鑿傳會學者張張焉莫之適從而群聖人之道
幾乎熄矣迨至宋濂洛諸大儒相繼而作闡幽發微
以明聖賢之道上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可謂盛矣而
其後又有若先生者傑然特出著書立言擴先聖之
未發正諸儒之乖誤剖析折衷無復遺蘊然後聖人
之道昭然如日之行天先生之功其所謂集大成者
歟雖然先生之道德天下後世之所共仰而尊之者
豈特吾建安為然而祠宇不稱一旦諸君子作而興
之偉然舊觀此不惟一時之瞻望而已有志於聖賢

之學者安知不緣此而遂為之興起乎然則是舉也其所以關係又豈小也哉予實有望於建安之士也遂樂為之記焉

重脩朱文公祠堂記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國朝大學士贈太師謚文達

道在天下賴人而明然非聖賢不能明也而聖賢之生世不常有孔孟以來千有餘年發明斯道者始得周程張朱四人而朱子明道之功為最多其用心也為益勞何也孔子之時載籍未繁邪說未熾刪述六經之外無聞焉而朱子之時載籍不勝其繁邪說不

朱子實紀卷上

一

一

勝其熾六經之外書傳子史又倍蓰焉莫不一一折衷而發明之其用心之勞可知矣嗚呼孔孟而後群賢用心孰有勞於朱子者乎能勞群賢未勞之心亦能見群賢未見之道此朱子明道之功所以為最多

然則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紹道統立人極而為萬世宗師者朱子一人而已奉祀之典在天下後世固宜極盛而況其父母之邦乎建寧太守劉君鉞走書至京師告予曰建寧文公之闕里也子孫世居焉舊有祠宋寶慶中所建者歲久而廢

明永樂中有巡按御史率郡守重建之正統初詔

復其子孫官為脩葺祠墓後復以九世孫樾為五經博士以奉祀事又以高第弟子蔡九峰黃勉齋真西山劉文簡配享天順六年冬鉞來守是郡拜謁祠下觀其規模狹隘弗稱遂詢得所復之地展而脩之申為正堂輔以兩簷東西為廊前為大門後為神厨復建閣以為藏書之所經始於是年八月甲子落成於明年六月甲申敢請記以示永久夫治郡莫先於化俗化俗莫先於興賢一郡之中有先賢焉為郡守者必當表而出之以勵後進况文公大賢天下後世所共尊崇者哉劉君此舉可謂得治郡之要矣雖然表祀先賢固將以感化郡人而在已亦宜取法凡文公作郡治民之術具載方冊可考也劉君尚體而行之是為記

朱子實紀卷上

一

新建朱文公祠記

劉鉞字汝德安福人國朝建寧府知府

建安之有朱文公祠其來尚矣先生之先微之婺源人猶孔子之先宋人也厥考韋齋歷尉建之政和迄之尤溪二邑始寓居龍寺尋假館鄭氏而生先生亦猶叔梁紇仕魯為鄒大夫禱于尼山而生孔子也先生年十四而韋齋歿于建之水南環溪精舍遺命先

生師事胡籍溪劉草堂劉屏山三君子而以家屬之少傅劉公子羽公為築室于崇安五夫里先生遂奉母祝夫人遷而居焉晚年遵章齋治命改卜建陽之考亭居之八年而歿後二十七年是為寶慶三年其季子在佐其嫡兄塾之子鑑相宅城闈從士大夫請作祠以奉先生遺像建安之祠實自茲始嘉熙中建守王楚別創建安書院亦為祠其中以祀先生而以真西山配之元至正間遣京學提舉危旂航海奉制加封頒上醞少牢告祠于家仍致祭于書院于時兩祠猶並存也世移物改書院尋毀惟家居之祠僅存

朱子實紀卷十一

十一

然歷年既深梁棟朽壞

國朝永樂初有繡衣黃門使行部過祠督責守臣為加脩葺仍舊貫撤朽更新去壞為完始有足觀者正統初

詔復其家景泰間奉

特旨徵嫡長九世孫樾入京

欽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俾歸以奉祀事尋敕有司每歲春秋給官錢為備牲帛祭品仍頒祝詞命樾恒主其祭繼又因憲臣有請增益祭品以門人黃榦劉燾蔡沉真德秀配享

朝廷崇報之典茂以加矣惜乎舊祠規制淺隘俎豆陳設奠獻升降俱莫能展因循日久大不足以稱崇報之意天順五年冬予自職方員外郎來守是郡越三日拜謁祠下顧眎局促心甚不安銳志改圖而慮難其地退而與樾商之樾曰屋西有堂數楹敗梁朽柱固在先侍郎舊居也舊為武臣所據近因

朝廷有脩祠之命賴司法之力已復之矣其址高闊廣闊足以改創祠宇但乏力耳今遇賢侯下車之初首詢及之誠有待也既得地又慮財無所出乃經營謀度遇有羨餘公錢輒存積以俟又發庫藏得無名

朱子實紀卷十一

十一

色布五百餘疋仍不足乃分俸錢以為之勸而郡中尚義好名之士咸翕然響應各隨宜出貲以為之助越三時而財用稍備適遇賈人販大木至有不期然而然者於是發賞市材命工興役專委甌寧縣學訓導王遜夫相樾以掌其事復命老人魏應璧吳禎分董其役中構堂四楹前為重門夾以兩廡堂後建閣以奉度前代制誥并畫像遺書閣之前左為庫右為厨悉以次告完其費金以千計而一毫不科於民用人力以萬計而一夫不役於里經始於壬午八月落成於明年六月又明年臘月之吉始移奉先生故像

于中而列黃劉蔡真四配像於左右題其額曰道學淵源之祠而虛其兩廡俟參考先生門下平日從游之徒并子孫之賢而有功於奉祀者分立牌位從祀於其間焉嗟夫先生發明六經表章四書集群賢之大成繼往聖之絕學其傳道之功不在顏孟下前人道之詳矣是宜配享孔廟位次顏孟方協公論而乃列諸從祀之末與漢儒為伍於義未安今觀先生過化之處莫不有祠皆有義存焉婺源之祠表所自也尤溪之祠著所生也考亭之祠承厥終也其他遊宦講學之地所祠不一然皆莫宜於建安之祠焉蓋建

余子實紀卷一

世

安古郡名總各邑而通諸道先生往來始終寓於斯後嗣嫡長累世居於斯前朝頒封制命歲於斯我朝錄蔭後人褒崇明祀寔在於斯以是較之祠之立莫宜於建安而建安之祠當為諸祠之魁凡我有官蒞是邦者豈可視為尋常而忽之哉朔望率郡人子弟焚香拜謁此理之常固不可忽春秋循例給祭品必豐必潔此歲事之常尤不可不謹門丁庫役更替有常不可缺也脩飾祠宇帝命昭昭不可違也此皆有官者之責若每晨必祭每祭必誠典守戒嚴固敢瀆慢其責在承祀蔭官與

凡朱氏之後人焉祠成之初已請少保李公記之矣然紀其大而遺其細予故敢續書始末詳細以詔來者

縣學朱先生祠堂記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宋寶文閣學士諡忠定

初新安先生朱公同安縣主簿今知縣事毛君當時祀公學宮昔孔子既脩述堯舜三代紀法垂後世而黃老申韓之流亦各自為書學者蕩析畔離苟私所受未有博探詳攷務合本統也及董仲舒稍推明之與人主意合則雜家異學始絀而歸一於孔氏矣姑

余子實紀卷一

世

設祿利毆靡使從豈道德果盡信哉故經師句生無有知者徒為短挾蔽大義而已獨司馬遷採論語發明孟子不言利為傳世家孔安國解古文論語揚雄數稱顏淵篤好孟軻小戴集記大學中庸鄭玄併注之孟子有趙岐論語又有何晏韓愈李翱文人也愈本曾參翺尊子思矣噫二千年間萌蘖沉澁若存若亡而大義之難明如此則其博探詳攷知本統所由而後能標顏曾孟子為之傳揭大學中庸為之教語學者必不如是不足達孔子之道也然後序次不差道德幾盡信矣非程張暨朱呂數君子之力歟今夫

箋傳衰歇而士之聰明亦益以放恣夷夏同指科舉
冒淺淺識而深守正說而偽受交背於一室之內而
不以是心為殘賊無幾矣余每見朱公極辨於毫釐
之微尤激切而殷勤未嘗不為之歎息也夫學莫熟
於好道莫成於樂顏曾孟子所以潛其心也行莫如
誠止莫如善大學中庸所以致其義也夷佛疾疾也
科舉痒癢也公所甚懼也毛君嘗與余學去而宰同
安有惠政夫政之得民速不如教之及民遠也嘉定
五年五月

朱文公祠記

朱子實紀卷五

世

陳宓

孔子所以為萬世師者學不厭誨不倦而已此二者
若易而實難其功若小而甚大非至聖而大賢不足
與此近世有儒宗其好學也不唯獨得於師而博采
四方士友之長不唯自有諸已而下取一介賤微之
善大而天地陰陽之運小而鳥獸草木之情精而道
德性命之源粗而度數儀文之末二帝三王之道孔
孟周程之心既有以默參其奧下至諸子百家天官
地志兵機律曆莫不窮其理其誨人也無知愚敏鈍
貴賤疎戚隨其才性曲加誘掖平生宦遊之日必家

居之日多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孜孜矻矻應接不
有問斯答如響應聲著書垂訓易箒而後已嗚呼若
文公朱先生者可謂之學不厭誨不倦非耶此祠堂
所為作也先生所著書數十種而尤切於世教者曰
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語孟集註近思錄家禮小學家
傳而人誦之莆雖最爾邑昔稱士鄉先生初仕于泉
及淳熙間凡三至焉茲承教之士不少先生沒廿
二年矣前輩往往凋謝晚生益知嚮慕校官陳君汲
既前諸書以惠後學矣謂誦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於是即學宮而祠之末學小子瞻望其端莊剛毅寬
裕溫和之容反覆其精微詳密深切懇到之誨可以
釋師儒不並世之憾矣苟讀其書而不體諸已敬其
像而不師其心過斯堂寧無愧乎陳君謂宓嘗登先
生之門宜記作祠之歲月云

重建朱文公祠記

滕祐 建安人 國朝監祭御史

浦城徽國文公祠以天順戊寅歲因僧寺之舊改為
之至于今幾四十年然邇寺之始建又不知其幾十
年矣仍舊則苟成物久則易弊故棟宇日就傾圮而
棲神之位置於左廡瓦礫間前之好事者又以西山

文忠公為邑之賢合位於文公而並祀之文忠後朱子而生蓋私淑其道而興起焉若亦猶孟軻之於孔子也以之並位過矣是祠與位兩宜易之弘治壬子夏六月建寧同知周侯時中以政蒞茲邑見而嘆曰是豈所以祇儒先繫仰思哉庸圖新之歸而誦諸太守劉公璵公曰是役烏可緩也遂以其事屬之知縣鄧應仁經理而相成之應仁曰茲義舉民咸願有助也於是鳩工之精市材之良卜日而就事焉祠既成侯乃奉文公於中堂而以劉雲莊蔡九峰黃勉齋及文忠公分位而享仍扁其門曰紫陽書院蓋不惟規

朱子實紀卷二

第

模宏壯視昔有加而配位之正又足以合人心道義之公而無歎焉侯心亦既寧止監察御史滕祐聞而諗之曰聖賢之道散在天下無所不有士慕其道想其人則必為之祠廟為之肖像瞻拜之祭奠之思以有歸也矧浦城密邇芳亭聲教薰炙同於闕里故文忠公以晚生聞知之賢讀其書得其心而文章道德遂為一代名儒今之地固昔之地也今之民豈非昔之民乎苟有君子明揭而昭示之則幡然者衆矣此祠之所以建也建之而或苟於成處之而或乖於義則不足以聳瞻視而協典禮此祠之所以重也

自茲以往凡邑之士拜于斯祭于斯觀廟貌之尊嚴動往轍之遐思奮而興勉而脩近而思所以效法焉得無復有私淑前脩成就德業如昔之文忠者乎則此祠之建其有裨於學教也不小吾儒理人先學教而後刑政周侯其真知務者哉使後之理人者皆為侯之所為學教之興其有既乎於是邑之士民相率詣祐請曰幸書以為記祐日記之祠中後皆為堂各五楹東西為廡前為門各三楹經始於是年秋八月相役而終其事者署縣事建安縣丞郭璟董役者義民程鳳翔耆士葉孔瞻云

朱子實紀卷二

第

白鹿洞書院記

呂祖謙字伯恭婺州人宋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蓋成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賤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初於南唐其事至鮮我太宗於迅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勸封殖如恐不及規模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圯於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耻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室數楹

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旨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廼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成祖謙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

朱子實紀卷七

廿七

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賓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息於斯焉建炎再造典刑文獻浸還舊規洛緒言稍出於毀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號等凌節忽近慕遠未能窺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

之士盍相與緝先儒淳固慈實之餘風復大學雜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揚熙寧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土者所當謹若李濬之遺迹固不得而畧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有餘矣興廢始末見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虞集

南康白鹿洞書院山長柴實翁誦其郡守崔侯之言

朱子實紀卷七

廿七

曰昔者斯洞在南唐時學者之盛猶至數百人宋初固不待言矣及朱文公作而興之以講道其間其規約之要被乎天下學者嚮往以為宗焉此其所建立又非昔人所能及者翼之不敏假守茲郡誠不敢以學校為緩於聖人之道誠亦知所尊信而未之能學也思致其所以為教者而未之能為也然而繕其廩既使其師弟子得安於治其業顧力雖不足猶庶幾可能乎乃視學田之入而節縮其冗泛計其資之積可易民田百畝實翁之未至也教授王君肖翁實攝書院之事乃能親行田視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

上壤夫侯之意王君之勞田之始入皆不可無記願刻其事于石嗚呼朱子之書學者蓋家藏而人誦之矣其於聖賢之傳為學之要本末始終毫分縷析無復餘蘊使窮鄉下邑獨學特行之士苟能玩而習之思而得之體而踐之及其久也猶可以入聖賢之域况乎有明師良友相先後之討論問辯以求其正觀感契會以推致其極者乎此其人固何待於人之食而後用也雖然侯郡守也書院郡之學也自侯為之者當如是耳來者其勿負侯之心也哉侯名翼之字鵬舉燕山人歷官多美政守斯郡也二年矣通練樂

朱子實紀卷上 一 卅六

易敏勤堅信民無隱情庭無留事其用民力也若增石開繕郡治非必當為者不為也是以事集而人不知擾至治初元之詔命司臬事舉天下守令之最江西部使者宰某舉侯政績著明者二十五事後使者怯烈察之如併以上御史邦人士請像侯而祠之侯亦莫能止也其得民如此王君金華人其大父師勉齋黃氏柴君番陽人其父師雙峯饒氏皆不忘其世學故併書之

重建白鹿洞書院記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號願庵國朝國子監祭酒

白鹿洞在南康廬山之陽五老峯之下山川環合林谷幽邃遠人事而絕塵氛足以怡情適興養性讀書宜乎君子之所棲託士大夫之所講學焉唐貞元中李渤與兄涉俱隱於此嘗養白鹿以自娛故洞因以為名寶曆中渤為江州刺史即洞建臺榭環流水植花木其盛槩遂有聞於時南唐昇元中立學館設主領賜經書給廩食聚生徒常數百人在當時謂之白鹿國庠宋初天下止有四書院曰白鹿曰嶽麓曰嵩陽曰睢陽學者宗焉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奏請九經詔俾國子監給印本驛送之皇祐中比部郎

朱子實紀卷上 一 卅七

中孫琛復置學館教其子弟四方就學者亦給其食後羅兵燹棟宇凋落淳熙六年紫陽朱文公先生來為郡守親訪其處惕然興懷於荒涼廢壞之餘重為興作堂廡齋塾頓復舊觀給田聚書招延士類表揭教條以為洞規又上奏狀請賜敕額一時文風士習之盛濟濟焉彬彬焉其用心之勤嘉惠學者之意見於詩賦與東萊呂公之記詳矣後文公為浙東提舉復遺錢屬郡守錢聞詩建禮聖殿并塑先聖像繪十楮像其興教遺愛者不亦遠乎越二年郡守朱端章相繼有作復撥田以增給焉興廢本末大略如此歷

宋以及元季屢經喪亂書院遂廢殿堂齋舍鞠為茂草丸礫荆榛翳于荒丘

國朝洪熙初余休致而歸借侍講余正安僉憲黃汝申嘗一造焉周覽故蹟有感而已正統元年東莞翟溥福來守是郡志慨然嘆曰前賢講學之所乃廢弛若是豈非吾徒之責哉於是率僚屬捐俸入以為之倡而三邑義士葉剛梁冲楊振德等聞風而興或出資費或助力役剗穢除荒取材僦工先作禮聖殿大成門貫道門次作明倫堂兩齋儀門先賢祠以及燕息之所凡為屋若干間興事於三年秋七月訖工於是年冬十二月董其事者剛也美哉輪奐燦然一新郡邑士民莫不興歎七年孟夏監察御史昆明張公仲益行部至南康躍然喜曰能興文教郡守美事也乃擇日造其所遊覽之際顧謂溥福曰是不可以不記溥福遂錄其事來告余惟郡守者民之師帥教化者政之先務而獄訟徵輸簿書期會不與焉今溥福興廢舉墜能為人之所不為可謂達治本知先務矣然必有教之之師養之之具拔俊髦而造就樂菁莪而長育俾之知明誠之兩進與敬義而偕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庶不負先賢立教之本

朱子實紀卷十一

四

旨也他日有賢者興道明德立以嗣夫先賢之教者則溥福今日興建實為張本云

重脩白鹿洞書院記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國朝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憲

江右名山以十數惟匡廬最勝廬山古跡以十數惟白鹿洞最勝洞即唐李渤隱居之所南唐始立學館至宋表章為書院而其規制大備於晦庵朱夫子此其所以最勝於廬山而有名於天下後世也予自始學已聞其名欲往而未暇成化丙戌冬蒙恩歸省道過南康首問所謂白鹿書院者郡邑學者

朱子實紀卷十一

四

言曰書院距府二十里其地正當廬山五老峰下前守翟侯嘗興復於久廢之餘今守何侯成提學僉憲潮陽李公之志經營措置重加脩葺以去年秋始事而以今春畢工視昔加宏壯矣予聞此益欲往觀焉又自以違親歲久恨不一日拜膝下奚暇從容他適我乃不果既至家居未踰月而

召命且下中貴護往還者促行甚急于意白鹿洞之行又不遂矣乃歲除前一日舟次南康舟人遽報北風漸猛不可行中貴曰宜少停以待風止予竊喜曰此乃天相予成白鹿洞之行也中貴亦喜而偕行於

命韓吏具肩輿太守何侯濟同知譙君讚教諭
若慎等聞之皆騎以從循岡阜北行十餘里乃折而
西行路徑崎嶇一水凡五六渡而後至蓋其間山勢
秀拔左右環拱如合抱狀前有溪上下多巨石石間
刻字皆文公遺蹟背山臨水棟宇翼然東為禮聖殿又
東為先賢祠西為明倫堂又西為文會堂俱有廊廡門
塾制作合度不侈不陋而又繚以垣墻樹以松竹深邃
清曠誠於讀書養性為宜予入謁廟祠既俯仰四顧心
甚樂之但恨不得久留以遂好古懷賢之思也悵然而
去去數月何侯書來屬記吳君復具事實并致諸名公

本家子何侯書

四一

述作於余以必其成顧余不敏何足以記此雖然予
既以不得久留為恨得託名其間亦復何辭故不辭
而記之曰書院之作何所始其始於前代郡縣未立
之時乎學校未立而書院興理有不得不然者厥後
郡縣皆有學學校之政備矣實若無所事乎書院然
好古君子乃獨惓惓致力於此豈無意耶誠以學校
課試遵時制士未免乎科舉之習書院教養崇古法
自可專於性命道德之學也夫科舉之習盛則外重
內輕趨浮華而忘本實者有矣惟出於科舉之外而
學夫性命道德之學則士習正而真才出道明德立

無所用而不宜進可行道於當時退可著書立言垂
範於來世科目得失有不足言也吾意文公昔者興
崇書院其志固在乎此而今僉憲公與何侯等所以
備葺之者豈非欲學者學於此而有成然後借科目
以進斯可建功立業而昭實用於天下也耶其嘉惠
來學之心至矣遠矣學者尚體其心備朱子洞規之
序必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庶幾出處進退
皆有益於名教不充增高於廬山大而先於江右歟
請以此言勒諸貞石以俟

重脩白鹿洞書院記

余子何侯書

四一

李賢

竊惟三代之教入也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
規模廣大制度詳備師無不立士無不習是以人倫
明而風俗美宜乎比屋可封而人皆君子之行矣斯
時也豈復有所謂書院之建降及後世學校之政不
備而人才日以零替於是賢士大夫始留意焉此書
院所以建也宋初天下郡縣未立學校時則有四書
院而白鹿洞其一也然此書院于今為尤著者實由
大儒朱文公興起之也嘗觀文公來知南康建此書
院於傾廢之餘用心甚勤所以為賦為詩求記以形

容紀述之者亦慮夫歲久傾廢尚冀後人有誦遺文而感發者或能續而脩之庶復興起而一郡之士又有所造就矣此文公之心真所謂繼絕學而開太平之心也守斯土者果委靡不振則已苟有景慕前賢之志則必慨然為之而不辭也噫斯人也豈易得哉不然文公去後三百餘年郡守所更不下數十而重脩者僅一見焉如翟侯溥福是也由斯觀之則此書院傾廢之日多而興起之日少欲望斯郡人倫常明風俗常美人才常勝難矣茲有吾鄉之士曰何濬者走書至京告子曰濬於成化改元承乏南康視篆後

余子實紀卷十一

四

往謁白鹿洞書院觀其頽弊欲重脩之時提督學校僉憲李公先見委焉乃儲材聚工屬星子知縣周讓董其事閩郡尚義之家咸出財以助其費凡在是役者罔不歡然効力起工於歲八月落成於明年之二月其殿祠齋堂廡門橋垣之類或新其舊或增其缺莫不弘其規制壯其觀瞻大非昔時之比矣行將延師集士以振文風敢乞為記用紀其事刻之于石以告後來予惟是書院也在文公作興之日則有東萊呂先生為之記在翟侯重脩之日則有祭酒胡先生為之記顧予何人敢續二先生為記乎雖然何侯之

感意則不可拂也茲有一言告焉何侯所以重脩是書院者蓋亦景慕文公之高風而興起也凡文公之用心於斯者亦當體之而用心焉給田之未復者復之聚書之未備者備之揭昔日之教條以為洞規集今日之士友以相講習必使是郡人倫明而風俗美才賢濟濟見用于時庶臻實效而不為虛文矣何侯其視此而加勉焉苟或忽之則前功盡棄殆無異於不脩者是以君子所為必慎其始而成其終也豈草草哉若夫是洞顏末之詳具載前記茲不復贅

重脩白鹿洞書院記

余子實紀卷十一

四

李齡湖陽人江西按察司提學僉事

南康府北行一十五里廬山五老峯之東舊有白鹿洞書院院後有崇山峻嶺騎馳雲矗而來結為院基群山環繞於左右前有三小峯峭拔奇偉如拱如揖西有泉水瀉出于岩谷之間衝濤觸石懸為瀑布湧為雪浪匯為清池淵泓澄碧洞鑿萬彙折流而東經于院門而去嘉葩茂樹脩篁奇石交布於其上唐李渤先生兄弟愛其山水之勝隱居讀書於其地嘗養白鹿以自娛因以名其洞後經五季之亂故址已廢宋淳熙五年戊戌晦庵朱文公先生來知南康軍始

訪其處復建書院又上言請賜款額及賜御書石經
監本九經於其中列聖賢教人為學次第以示學者
置田以贍其用每休沐輒一造與諸生質疑問難誨
誘不倦暇則相與優游泉石間聽幽發粹竟日乃返
一時名人陸子靜劉子徵林樺之輩皆嘗從先生游
焉後文公為浙江提舉復遣錢屬郡守錢聞詩建禮
殿塑宣聖繪十哲像備官僚學徒行釋菜之禮其垂
教貽謀之意深矣歷宋及元屢經兵燹書院遂廢我
朝正統丙辰東莞程君溥福繼守是邦仍其舊基復
構殿立像殿前有大成門右有先賢祠中白鹿左瀛

朱子實紀卷上

一 栗

溪右晦庵三先生像像前有二程張橫渠陳了翁陶
靖節劉西礪父子七先生神主在焉殿左有明倫堂
東西齋儀門貫道門堂左有文會堂祠右有燕息房
總若干間歷歲滋久梁棟朽腐成化紀年乙酉齡奉
命督學至南康翼日謁書院仰瞻其陋謀欲脩之適
知府中州何君濬抵任且在國學素有師弟子之好
因以命之君乃謀於推官沈瑛知縣周讓募義民廣
廷華等得穀五百斛鳩工聚材命主簿曹昇耆民廖
笙高鑑教讀唐維禎董其事邑人聞風慕義捐貲財
施磚瓦助力役者比比經始於是歲八月朔日以明

年二月訖工既重脩其舊復增建兩廡櫺星門貫道
橋剷除荒穢周以垣墻樹以松竹殿堂祠宇煥然一
新乃聚在泮諸生朱暉梁貴等與郡人子弟之俊秀
者講學討論繼先賢之遺教而興學於當時誠書院
之再興也興廢始末前祭酒胡先生記之詳矣星子
縣學教諭吳慎復慮是功不記無以垂勸將來乃具
其事請記于石齡惟是洞山川之勝非若禪宮道院
徒為遊觀具而聖賢遺像在是朱子教人成規在是
先儒之遺風流澤在是一郡之教化盛衰在是誠為
政之首務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若

朱子實紀卷上

一 栗

翟柯二守可謂知所務矣視瘡官怠政徒知竊祿
而有玷於名教者其賢不肖何如也後之繼治者尚
於斯

重脩白鹿洞書院記

何喬新 浙江人 刑部尚書

廬山五老峰下有白鹿洞乃唐李渤讀書處洞中養
一白鹿故名南唐元宗始即其地為國學給田以食
其徒宋興因而廢太宗嘗以九經賜洞中學者俾
肄習之來學者嘗數百人至熙寧末其學始廢南渡
以來晦庵先生來守南康訪其遺址請于朝而復之

又定為學規以示學者來學者益盛元季毀於兵燹而書院隳廢殆盡學田多為佛寺所據予少讀先生白鹿洞賦及和元延之廬山雜詠諸詩慨想當時規制之盛渴欲一往訪風泉雲壑之樓尋昔賢之芳躅庶有以自發者然宦遊中外竟莫能一至焉成化初江西按察僉事潮陽李公齡因提學訪其遺址稍作學舍又買田百餘畝又得廢寺田八十餘畝以食學者創復之初猶未大備弘治八年嶺南蘇君葵由內翰遷按察司僉事以董學政嘗過書院憫其隳廢思更新之告于巡按王君元善又謀於按察使陸君珩

朱子實紀卷一

僉事沈君清沈君銳協圖起其廢宗室上高賢王聞之助以白金百兩諸公又鈎較羨財節縮冗費以供工匠之食材瓦之需乃屬劉守定昌撤其敝腐酌為規制中為文廟傍為兩廡明倫文會二堂以次居左各有儀門以時啓閉文會之前為延賓館東西齋舍六十餘間經始于弘治丁巳年八月旬日至明年十月七日始用少牢告于先聖先師而落成焉兵部郎中婁君性罷政家居諸公延請以典教事惟養士之田未敷蘇君告于巡按監察御史陳君銓陳君慨然以為已任乃考學田舊為僧寺所據者今多為汙

菜廢壞矣於是收市開先寺開田四百六十餘畝又市泗洲寺蕪田四百三十餘畝合李君所置幾千餘畝以供祀事以贍學徒先是鎮守江西太監董公讓雅重斯文嘗謂興復先賢遺跡非圖經久之計不可至是亦捐已白金十斤以益市田之直僉以為百年之廢興於一旦誠為盛舉乃具願末令諸生黎允吳漸求予為之記予惟諸公此舉有功於吾道甚大必屬諸大手筆豈鄙劣所敢當固辭不敢為二生請之益堅乃為之言曰吾夫子之道至孟子而失其傳濂溪晦庵二先生出然後有以紹隆緒而振絕學濂溪

朱子實紀卷一

嘗知南康寓家湓江之上晦庵亦知南康講學茲洞之中則江右乃二先生過化之地凡一草一木皆衣被道德之光矣况靈而為人秀而為士者乎我國家文運聿興聖天子崇道以淑人心而在位任治諸公篤意斯道因二先生過化之地作為學舍以教諸生又市腴田以養之延典教者以教之期得明睿之才以佐休明之治而已凡來學於茲者仰廬阜之巍然而興高山景行之思臨湓江之淵然而悟逝者如斯之旨尊所聞行所知斯不愧二先生之遺教而亦無負鎮巡與

在任諸公作興之意矣喬新老矣雖不獲與諸生
誦於茲然亦私淑二先生者也願與諸生共勉焉既
詳識其事而田之疆畝與稅籍之所隸具列于碑陰
弘治己未夏四月望

白鹿洞書院宗儒祠記

楊庶 豐城人 南京 光祿寺少卿

白鹿文廟之外別祀周子朱子及祀陶元亮李濟之
李公擇陳瑩中劉凝之劉道原其祀或合或分前後
不一稽之往牒槩可見矣憲副錫山邵先生國賢恭
捧璽書來督江右學政弭節南康亟謁洞學周視規

朱子實錄卷二

一季

制乃言曰諸祀之舉當矣獨以朱子之門人高弟嘗
學於此者若此邦之士李弘齋燾黃西坡顛輩獨不
得與李公擇劉道原父子比乎外郡之士張五一洽
輩獨不與陶元亮比乎閩中之士黃勉齋幹蔡九峯
沉輩獨不得與李濟之陳瑩中比乎今視之同為傳
舍之過客去而不復問焉豈所以尊道學哉於是併
考之得十有四人鼎初一祠扁曰宗儒以朱子南向
以十四人者東面向畧如文廟之祀孔子而配顏曾
思孟之制既畢事乃以書報庶曰朱子門人已從祀
朱子矣其為記之廉嘗移書先生亦及斯事先生謂

得我心之所同然庶何足以知此程子有言學者
於道不知所向孰知斯人之為功世之論朱子者謂
其集諸儒之大成而劉靜脩有邵至大周至精程至
正而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以正之說近時議朱
子者復謂朱子之所集非周程張邵之大成不過如
蔡元定之樂律周必大之詞章陳同父之事功暨呂
東萊張南軒陸象山之長耳竊謂光風霽月龍德正
中在朱子固闡然而日脩者豈集之云乎由前言之
誠有過當由後言之則豈盡然也哉試以孔子論之
其集大成有二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集堯

朱子實錄卷二

五

舜禹湯文武之大成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
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集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大成
也朱子亦然象山之尊德性南軒之辯義利東萊之
矯氣質固有以兼之而太極圖通書西銘之解其義
邵易程易之會其全大學中庸二程之所表章者復
為之次第章句論語孟子二程之所尊信者復為之
哀集發明以至伊洛微言時有辯析已精而益精已
密而益密若是者謂之集周程張邵之大成殆非過
也蓋吾朱子自孔子以來一人而已至十四人者於
朱子之學皆有羽翼之功倡明之力合而祀之則數

百年之缺典已備矣廉之繆論朱子者如此不識憲副先生以為何如先生於洞學起廢甚銳其招延四方學者必首諭之曰非罷十年科舉進取之念無輒過此其教條大要本朱子之舊而復提掇其喫緊為人之語如誠明敬義者懇懇以示人晚主後進知所向方矣先生所考十四人最為詳備多洞志所未載而朱子門人之歷洞學者其盡在是哉

白鹿洞學田記

婁性

上饒人南京兵部郎中

白鹿洞書院乃紫陽朱夫子集士講道之所士之饗

朱子實紀卷十一

五

飡有田十五頃世遭兵燹院毀田淪無籍可稽莫知疆畝所在迨我朝崇儒重道之典興更歷多賢院創殿廡堂齋數十楹而田則不及二頃典學憲僉東廣蘇君伯誠督理院事憫棟宇卑隘且就傾圮謀諸侍御王君元善同寅陸君用節沈君廉夫沈君文進乃屬郡守劉君邦泰撤其故而一新之楹以百計材美工良命真之歷數倍於前較之淳熙之盛不多讓焉十三郡士慕風雲集者不遠千里而來凡五百有奇歲入租二百餘石罄於鳩工之費士皆裹糧無他貯以給之三閱月家單不自贍者日辭去蘇君又謀

待御陳君秉衡以養士不可無田無田是無院也適郡之開先寺僧為徭役所併稱貸不足乃出田四頃六十餘畝求售焉陳君計直償之繼而泗洲寺亦以開先之故出田求售數縮十之一陳君知為壞償之倍其直經營貿易則潘貳守重玉林節推伯之勤焉共幾十頃悉歸之於院以為養士久遠之需直出公帑羨餘官民無預蘇君懼世邁年湮罔保厥終乃磨石四通命予記之并列田稅籍所隸與其頃畝之數于碑陰一樹之院堂一樹之郡齋一樹之察院行臺一樹之典學分司為千萬年計也予亦與院事

朱子實紀卷十一

五

者義不容辭昔崇安令趙侯彥繩取僧田二頃入於學宮使無君父者不得獨安其飽學為忠孝者得以無營於外益脩其業紫陽頌其務一而兩得信矣古今相去三百餘年事之默相符合有如此者夫士之藉田以養道之藉士以興其義一也三代盛時野無無田之夫家無不學之人故道興治隆風動千載其後田不井授士之養無所出故院有田則士集而講道者千載一時院無田則士難久集院隨以廢如講道何我陳君有功於道也博且久矣使其在紫陽時或紫陽在今日又不知何如其頌也士之食於陳君

者不思謀道惟利祿之是謀則為虛集於此而不如在學宮之為優也是亦素飡而已矣然士之來此者領蘇君之教必知以道自勗焉予亦不可不為之過慮也其職田事者又當謹出內之典無倫合之私庶不負陳君處心之劬矣陳君名銓秉衡其字湖南永州人由進士歷陞今職聲實在朝著書不能悉其治行之懿况此舉乾坤盛事也當垂之載籍故紀其事之顛末以待觀風者採云

武夷書院記

韓元吉

字無咎潁川人宋知建州歷官吏部尚書

朱子贊記卷上

五

武夷山在閩粵直北其山勢雄深盤礴自漢以來見于祀事閩之諸山皆後出也其峯之最大者豐上而斂下巋然若巨人之戴弁緣隙磴道可望而不可登世傳避秦而僂者鮑骨在焉溪出其下絕壁高峻皆數十丈岸則巨石林立磊落奇秀好事者一日不能盡則卧小舟杭溪而上號為九曲以左右顧視至其地或平衍景物環會必為之停舟曳杖倚徙而不忍去山故多王孫鳥則白鷗鷓鴣聞人聲或磔磔集崖上散漫飛走而無驚懼之態水流有聲其深處可泳草木四時敷華道士即溪之窮僅為一廬以待遊者

之食息往往酌酒未半已迫曛暮而不可留矣山距驛道纔一二里許逆旅遙望不憚僕夫馬足之勞幸而至老氏之宮宿焉明日始能裹飯命舟而溪之長復倍於驛道之遠促促而來遽遽而歸前後踵相屬也予舊家閩中為宦于建安蓋亦遽歸之一耳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山在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圃暇則遊焉與其門生弟子挾書而誦取古詩三百篇及楚人之詞哦而歌之得酒嘯詠留必數日蓋山中之樂悉為元晦之私也予每愧焉淳熙之十年元晦既辭使節於江東遂賦祠官之祿則又曰吾今營其地

朱子贊記卷上

五

果盡有山中之樂矣蓋其遊益數而於其溪五折負大石屏規之以為精舍取道士之廬猶半也誅鋤草茅僅得數畝面勢清幽奇木佳石拱揖映帶若陰相而遺我者使弟子具畚鍤集瓦竹相率成之元晦躬畫其處中以為堂旁以為齋高以為亭密以為室講習肄業琴歌酒賦莫不在是予聞之恍然如寐而醒醒而拍隱隱猶記其地之美也且曰其為我記之夫元晦儒者也方以學行其鄉善其徒非若畸人隱士適葺山谷服氣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漢以來道之不明久矣吾天子所謂志於道亦何事哉夫

子聖人也其步與趨莫不有則至於登泰山之巔而
誦言於舞雩之下未嘗不遊宵中蓋有其地而一時
弟子鼓瑟鏘然春服既成之詠乃獨為聖人所予古
之君子息焉者豈以是拘拘乎元晦既有以識之試
以告夫來者相與酬酢於精舍之下俾或自得其視
慢亭之風抑又何如也是歲八月

重脩武夷書院記

王遂

人宋朝請大夫知建寧軍歷官華文閣直學士

國初學校未立而四書院以興名卿賢相多出其中
學之不可一日廢如此慶曆間詔州縣置學來遊日

朱子實紀卷上

五

衆孔孟之後傳說四起盈目而不流塞耳而不能決
者歷千八百年周程張朱核而別之尊本朝安中國
為功甚大士生是時始得其學而又得其所以學三
代而下未有盛於此者也白鹿嶽麓東湖象山考亭
建寧莫不有書院而武夷諸峰山水清美神仙之窟
宅隱君子之盤旋作為精舍昔者胡劉之問難朱子
之講學諸生不遠千里而聚首執簡以寫天地之秘
以發鬼神之贖皆在於此而大屏如故九曲猶在徒
為漁夫樵人之觀觀學士諸生固已隨其所學而解
散矣仁智有堂寒棲有館既已荒苔宿草蔽陰而蒙

茸一言之教入誨於身者獨以為萬世之所宗仰
子侍郎在冢孫郎中鑑動來學之思懷肯堂之念因
精舍之舊葺治而廣大之士人熊蒙正朴茂而恬靜
不妄納交因委其居守又詹樞好學而粹於文不苟
於科第就命之講說崇安後進欣然從之遊前使者
潘公友文彭公方撥公田以食之今大夫陳君樵子
捐萬金植大其規模以養以誨寒暑不替遂命致錢
酒以饋欲走山下以觀五曲之勝而未能也夫虹橋
慢亭固騷人逸士之所動心而四經十傳志得意悟
乃於山林有取焉何哉爵祿軒冕非設聞寡見之能

朱子實紀卷上

五

及游心於獨觀理於妙必有出於耳目思慮之表遂
老矣不能起文公於既往質平生之所疑願與里之
後生誦詩讀書以博其所未至或者天子賜歸翱翔
山中得以觀挹道德竊載而歸是非大夫崇尚之意
歟精舍立於淳熙癸卯脩於淳祐甲辰為之者知縣
陳君樵子佐之者熊蒙正詹樞云

重建武夷精舍記

丘錫字永錫崇安人 建昌府學教授

昔文公朱夫子於宋淳熙之十年辭使節於江東遂
賦祠官祿作精舍於武夷之五曲大隱屏之下與門

人讀書講道其中文公之繼往哲開來學之心至矣
精舍則五楹堂曰仁智左廡曰隱求室右廡曰止宿
寮又作觀善齋寒棲館石門塢晚對亭潁川韓元吉
記之詳矣淳祐元年文公封徽國公後祀文廟咸淳
四年命有司廣其精舍建古心堂於外元季兵燹鞠
為茂草我

朝之有天下有司不以為意先生八世孫洵與澍慨
然以繼承為志適值

朝廷復其家洵澍各出家貲重建精舍經始於正統
戊辰五月落成於是年八月休考亭書院制仁智堂

朱子實紀卷十

五

則立文公神主以文肅黃公幹文節蔡公季通文簡
劉公焞文忠真公德秀配享左廡仍扁曰隱求右廡
仍扁曰止宿前為廳扁武夷精舍門庭齋館以漸而
立以予兩預

朝廷纂脩而於文公諸書備見遂託以記其事昔勿
軒熊公之記考亭書院有曰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
渡而文公生原道統之意真萬世之確論也予何人
斯而敢當其所託乎竊惟道之大原出於天而賦於
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篤生大聖大賢俾之以斯
道而覺斯人庶乎有以全其天之所賦行其率性之

道立身於天地之間而無愧於天地之心者也若吾
夫子於群聖之經則刪之定之贊之述之而為集群
聖之大成者也文公於諸儒之書則取之去之考之
正之而為集諸儒之大成者也夫子以前之群聖行
斯道於當時而夫子則述之於後世者也文公以前
之諸儒亦明斯道於當時而文公則傳之於後世者
也斯道之明也猶斯道之行也非有功於人而實有
功於天地也而洵澍兄弟於精舍出財力而重建焉
則其尊祖敬宗之心繼志述事之孝亦可嘉也已後
之人能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脩之治之則精舍之

朱子實紀卷十

五

在五曲者豈不與武夷之山川同其悠久乎遂書其
大槩以示於來者

考亭書院記

熊未

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
天必擬大聖大賢以當之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道
有統義軒邈矣陶虞氏迄今六十二甲辰孟子歷序
道統之傳為帝為王者千五百餘歲則堯舜禹之於
冀也湯尹之於伊亳也文武周公之於岐豐也自是
而下為霸為強者二千餘歲而所寄僅若此儒者幾

無以藉口來世嗚呼微夫子六經則五帝三王之道不傳微文公四書則夫子之道不著人心無所於主利欲持世庸有極乎七篇之終所以大聖人之居而尚論其世者其獨無所感乎嗚呼由文公以來又百有餘歲建考亭視魯闕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滄洲宋理宗表章公學以公從祀廟庭始錫書院額諸生世守其學不替龍門方侯逢辰灼見斯道之統有關於世運故於此重致意焉歲戊子侯為郡判官始克脩復邑令古澶郭君英又從而增闢之乙巳侯同知南劍郡事道謁祠下顧謂諸生曰居已完矣其盍有

朱子實紀卷十一

李

所養乎書院舊有田九十餘畝春秋祀猶不給侯捐田為倡郭君適自北來議以克協諸名賢之肯與邦之大夫翕然和之合為田五百畝有奇供祀之餘則以給師弟子之廩膳名曰義學田初省府以公三世孫沂充書院山長既歿諸生請以四世孫椿襲其職侯白之當路仍增置弟子員屬其事于邑簿汪君蒙且以書來曰養可以粗給矣而教之不可無師也謂未猶逮有聞俾與前貢士魏夢牛分教大小學蓋有甚欲然者既又屬未記其事將何為辭重惟文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之心身則為德行舉而

措之家國天下則為事業其體有健順仁義中正之性其用有治教農禮刑兵之具其文則小學大學語孟中庸易詩書春秋三禮孝經圖書西銘傳義通鑑綱目近思錄等書學者學此而已今但知誦習公之文而體用之學曾莫之究其得謂之善學乎矧曰體其全而用其大者乎公之在考亭也門人蔡氏淵嘗言其晚年閒居於大本大原之地充養敦厚人有不得窺其際者蓋其喜怒哀樂之未發蚤聞師說於延平李先生者體驗已熟雖其語學者非一端而敬貫動靜之旨則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嗚呼此古人授

朱子實紀卷十一

李

受心法也世之溺口耳之學何足以窺其微哉公之備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畧則悉以屬之門人黃氏榘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使公之志克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矣嗚呼古人為治之大經大法平居既無素習一旦臨事惟小功近利是視生民亦何日而蒙至治之澤乎秦人絕學之後六經無完書若井田若學校凡古人經理人道之具盡廢漢猶近古其大幾已失之矣當今海宇一統京師首善之地立胄學與文教文公四書方

為世大用此又非世運方興之一幾乎邵氏觀化所謂善變之則帝王之道可與者以時考之可矣誠能於此推原義軒以來之統大明夫子祖述憲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達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訓是式古人全體大用之學復行於天下其不自此始乎今公祠以文肅黃氏餘配舊典也從以文節蔡氏元定文簡劉氏燾文忠真氏德秀建安武夷例也我文公體用之學黃氏其庶幾焉餘皆守公之道不貳其侑公也實甚宜公以建炎庚戌生於劍之南溪父吏部韋齋先生之仕國也公蘊經世大業屬權奸相繼

朱子實紀卷十一

奎

用事鬱鬱不得展道學為世大禁公與門人益務堅苦泊如也慶元庚申歿于考亭後十年庚午疆場事起又六十七年丙子宋亡公曾孫浚以死節著嗚呼大聖大賢之生其有關於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者豈可以淺言哉夫子之六經不得行於再世而公之四書迺得彰著於當代公之身雖詘於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其後者天也過江來中州文獻欲盡自左丞覃懷許公衡倡明公學家誦其書人尊其道凡所以啓沃君心栽培相業以開治平之原者皆公餘澤也方侯創義學東平袁君壁適以臬事至閩訪求公後表

浚之嗣子彬于省長南溪建安二書院奉韋齋及公祠又以考亭迺公舊宅慷慨為語諸生小學入門之要尤以師道不立為憂既而金華陳君舉司文吳會為胄學徵藏書攷尋文獻且欲於此繼成公志以復六經古文為屬誠鉅典也而必有疾焉天運循環無往不復欲觀周道舍魯何適正學一脉亟起而延續之則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當於此乎在侯之功不亦遠乎侯世以德顯其仕閩以化為政道南七書院皆其再造也考亭西北偏有山焉曰雲谷晦庵在焉侯亦為之起廢汪君於山之麓為門以識

朱子實紀卷十一

奎

之凡公墳宅悉從而表樹焉庶乎知為政之先務矣精舍創於紹熙甲寅前堂後室制甚樸實慶乙酉邑令蒲陽劉克莊始闢公祠今燕居廟則淳祐辛亥漕使眉山史侯季溫舊構也書院之更造惟公手創不敢改棟宇門廡奐然一新邑士劉熙實始終之義學之創興宋奕黃樞首師以聽華恭孫葉善夫趙宗叟盱江李廷玉與有謀焉而厚帑度完墜茨以迄于成則虞子建劉實也賢勞皆可書時提調官總管燕山張仲儀教授三山黃文仲助田名氏悉書石陰後甲辰三歲大德十二年四月朔日

考亭重建書院記

虞集

國家提封之廣前代所無而自京師通都大府至極海表窮鄉下邑莫不建學立師校聖賢之書以教乎其人群經四書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之我國家尊信其學而講誦授受必以是為則而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書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今郡縣學宮之外用前代四書院之制別立書院以居學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建寧一郡書院凡七皆朱子之遊息或因其師友門人而立者也

朱子實紀卷十一

五

考亭書院在建陽城西五里其始未有能承之記陳義記事甚大而備然而賦入不充於廩稍而繕完不能無疏也至正元年辛巳通守劉侯伯顏至郡且二年矣文雅樂善以學校之事為己任知無不為文公五世孫炳以考亭之事告諸通守通守曰是吾職也乃輟他學之羨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以屬諸縣典史陳德敬共其事與山長朱汝舜直學張隆祖會邑人士而告以侯意咸曰此吾黨小子願執事焉第俟公府為之先爾翁然趨勸而共作新之加葺更造悉視其所宜而不敢過自堂徂基亦既合矣而新作文

公祠堂先成炳以部使者太守之命來求屏山書院

記遂併求考亭之書焉蓋聞諸炳曰今考亭溪山清邃可以卜居朱子不忘先君子之言蓋至晚歲而後能築室以承其志而終身焉於是百五十餘年矣意其精神鬼鬼之往來猶顧懷於茲者乎子孫後進來學於斯者誦詩讀書求其志氣神明之所在嘉蔬之薦執事有恪高堂虛室若有聞乎其音聲瞻前忽後若有見乎其儀刑思其居處思其嗜好思其言語雨露之沾濡君蒿之升降觀感而化之者莫斯之為近

朱子實紀卷十一

五

况乎鄉之遺老宿師微言緒論家傳人道耳熟心存者從容謔言以相勉勗則有進有得而不自知其然者將亦在於斯矣昔者鄒魯之風所以見聞於天下後世則亦處邇聖賢之居云耳吾何幸於考亭見之

重脩考亭書院記

彭時

自孔孟道學之傳既泯逮于有宋儒先輩出得其傳於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然而著書立言繼往聖於已遠開來學於無窮功未有盛於朱文公先生者也先生鍾元氣之會具希聖之才早聞濂洛緒論因

大肆其力以探洙泗之淵源故其為學博文約禮兩極其至用能包羅天地囊括古今貫徹乎人倫物理遂兼六經四書與先儒之所傳述者而推明之而訓釋之而折衷訂正之闡幽發微示天下後世以大中正之道使學者循之可以入德措之可以成治而無異端他岐之惑其用心至勤且遠矣自孔孟而下諸賢明道立教之功邈乎無與並者是宜為萬世文教之宗也夫宗其教誦其書以致景仰之誠固當無所不至而况居處講習之地乎建陽之西里有地曰考亭實先生之故居也當其時四方來學者衆乃於

朱子實紀卷十一

十一

居之後別建滄洲精舍為講授之所厥後理宗尊顯道學御書考亭書院四字以揭之歷元至今屢脩屢壞天順壬午監察御史安成劉君鈞姑蘇顧君儼同過而致敬焉慨其弊壞欲重新之時建寧推官吉水胡君緝蒞郡政首捐俸為倡先生之八世孫洵出已賞以為助於是興復如故中為堂前為廳事後為寢室俱翼以廊廡而庫廩庖湏之所則於寢室左右附焉居之前舊有池池上有天光雲影亭亦已蕪廢至是併新之榜以故額亭中立石以半畝方塘一鑑開之詩刻焉事方就緒而御史劉君以代去其兄鉞自

兵部職方員外郎來守建寧因喜而力贊其成又明年監察御史餘姚魏君瀚按治過之益加嘆賞且戒工亟完之不旬月而工告畢至若經營於始則胡君之功居多也胡君馳書來京屬時為記竊惟建之考亭猶魯之闕里也孔子生於陬邑及長始徙闕里後世致瞻仰者惟以闕里稱焉先生生於尤溪晚乃定居考亭則考亭之闕繫亦重矣今諸君協心於考亭書院之興復者豈非以先生得孔氏道學之正傳為萬世所宗仰而此其肇跡之地所當崇重而勿廢耶能勿廢之以復乎舊觀則先生道德之容儼乎如其上者猶可想見矣繼自今遊處於是者尚當起敬起慕學其學心其心循其軌範以進於孔孟之門墻庶幾備已者有其序治人者有所本而道德之成功業之建可期矣夫如是然後無負於先生繼往開來之教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斯之謂歟諸君拳拳於興復書院致力如此蓋知景仰先賢而嚮往之者也因書此以告庶來學仕處於是者皆知所勵云

朱子實紀卷十一

十一

建安書院記

王遂

淳祐三年夏前建安太守王公移書今郡守王遂曰
楚疇昔受命也上之訓辭曰游胡朱真流風未泯表
宅里以善其民則予汝懌楚再拜稽首天子之所以
命者敢不敬謹入郡學則游公御史胡公文定之祀
於鄉先生有年矣惟是朱文公聚學考亭之下其在
周程猶孔子之得孟子元年春駕幸太學命撤王安
石之祠而祀周程張朱則文公之宜祀也較然而真
公退居遷陽十年篤意文公之學不下及門之士詔
叅大政而沒賜謚文忠邦人所共惜也乃臨北津築
祠以祀文公而文忠媿之並祠而立齋舍因室而營

公三實紀卷十一

六

書院上許之山川之明豁風日之清美可以迎前脩
而來後學其工役之大小興築之多寡則已戒吏而
飾之費獨墊不及記其事而落其成微子無以遺後
人曰初公之未奉詔也以廖公德明之門人鄭師尹
為賢而開館迎之尤以蔡公元定之孫模為賢而移
書致之使校朱真二先生遺書會書院成請蔡君典
教事其敬之者至而愛之者深矣適公入覲鄭以故
歸蔡亦憂去士不能不缺望後兩年項公寅孫攝府
事因其不能致者而致之公時居婺又以蔡屬遂既
至請撥田于朝以為之食別築孔子禮殿於西而跋

坐以為之祀而力未及也抑早歲幸讀文公之書長
不登其門於文忠則嘗預聞乙亥救荒乙未得士之
盛其大經大法一言一行得諸心存觸諸目擊今居
是邦不能是師是學而徒欲發揚其美何居抑聞之
教學相長也道義無窮也前之作者非有餘後之繼
者非不足也道在天地間亦各盡力以求諸心而已
自孟子後千七百載之疑更諸儒講說之異文公不
取諸言論之間而驗之躬行之實不索之想像之末
而察之義理之精四書之訓為世標準入朝三疏能
動孝宗之聽而不能不困於邪說之橫流求放心一

公三實紀卷十一

六

語先帝之所深知而不能不惑於偽學之明禁肆我
聖上褒崇德厚可謂建諸天地而百世以俟聖人也
已文忠初年以言語文字受知當宁布政方牧事業
偉然不幸讒說廢放退而講習皆本文公衍義一書
君人之集獲在焉所謂論諫本仁義而煥如丹青者
矣然二先生之門多有論著無非天理人心之正脩
已治人之方王公已刊之祠宇而門弟子少有存者
惟蔡君為巨擘誠帥諸生用力於四勿盡心於一貫
持敬於端莊靜一之中而致之於學問思辨之際雖
師亡而道遠學在而文存容詎知後之所作者不有

盛於今耶此聖上所為風厲之意王公所為屬念之深而尤有覲於四方之來學者也遂以是操簡執筆而不敢以固陋辭

紫陽書院記

諸葛泰 金壇人未從政 徽州州教授

淳祐六年徽州紫陽書院成明年淮西總領上饒韓公補移書金壇為泰言曰余之守徽也紫陽之地未及闢而書院未及築也踰年即江東道院舊基而創焉前為祠堂坐文公像於其上勉齋黃公幹西山蔡公元定侑之乃為堂中揭明明德三字以來學者六

朱子實紀卷二

七

齋並設書樓立其前披雲閣峙其後庖廡廡左右夾置所以尊師道而昭地靈也聖上表章六經親灑宸翰作紫陽書院四大字以賜守臣雲漢昭回江山焜耀植碑亭於門之左設宸奎閣於堂之陰其尊君命而侈上賜者厚矣抑學成制定而登載無所或者其何以尊顯前聞開道後學乎泰愧不敢當顧生世已晚於文公之門無復從游之舊獨嘗授讀其書招來其徒薄游建安攷論其學而未能深造自得何敢僭以承命夫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紫陽者非韋齋吏部朱公之所自生而文公所為不忘其本者

乎吏部少居婺源游於郡學登是山而樂之其精神志念之感未嘗一日忘也因從官而寓尤溪刻紫陽書堂印章以示懷思文公以吏部之志從崇安潭溪之上營晦庵於建陽雲谷奉遺命從籍溪胡公草堂屏山二劉公以學近質於延平李公侗而遠交於南軒張公拭歸築精舍於武夷最後作室建陽考亭四方之學者咸聚而名其堂曰紫陽書院所謂正丘首而營菟裘者意有在矣自嶽麓廬山本書院之舊而瀛溪建安延平考亭其建立次第則因文公之學而作焉皆有御筆照臨其上然未有若紫陽營乎東南

朱子實紀卷一

七

江流上下山川之美卓然於一時者吏部所未及登也吏部當紹興初力排和議大明正論固已開壬午庚子論諫之源學莫大於三綱五常而綱常莫急於忠孝其仁義禮智之論與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皆由是而之焉者也經行遺愛一草一石皆文公感念之所故庚午歸婺源省拜墳墓宗堂丙申與蔡元定再至游從數月其鄉人子弟必有躍然興起者其於鄉校記書閣以著易詩書禮春秋之盛記學祠以侈瀛溪明道伊川之美則隨其資稟循誘不倦有非筆舌所能盡者矣然則微之學者當以文公為始

而學文公者蓋自吏部始夫豈屑屑於科舉以鈞聲利而已自心而得謂之性率性而行謂之道堯舜禹文之所行是也以已而從乎人謂之學以人而資乎已謂之問繇孔顏曾孟以至本朝周程張氏之所言是也其行道立言豈但一事一理之合於是而已哉道之統學之的在乎以朱氏為師法而已則夫游乎書院者沉潛乎四書之妙玩味乎易詩之秘涵泳乎太極通書西銘之解而終之以通鑑綱目讀書者與理一則養心反身而持之以敬油油聖人之歸豈復他求請即是以復明問而使來者學焉是則文公之

朱子實紀卷十一

十一

教與韓公之設書院豈偶然哉泰固不敢愛於言也淳祐七年八月既望

徽州重建紫陽書院記

方回字萬里歙人元建德路總管號虛谷

紫陽山去古歙郡之南門五里而近故待制侍講贈太師徽國文公朱先生郡人也合山與人稱曰紫陽夫子若洙泗先聖然此書院之所以作而名之曰紫陽也始郡守上饒韓公補作書院在南門之外倚山瞰溪陟其門朱榜金書折旋過風泉雲壑軒拜夫子祠趨而橫入左右齋廡中而肆講為明明德堂前為

書樓後為宸奎閣而其上又為披雲之閣閣之後長穹為大成殿更六政而後大備紀有文刻有圖傳於世至元十三年丙子冬去始作時三十有一年矣鎮帥設險固圍撤城外凡屋為柵郡檄俾遷於南門之內江東道院實古郡學遺址也諸生綿蕝安靈明年建祠於道院西為外門十五年按察使者至謀諸總府以書院地與古郡學地兩易以溪山偉觀為明明德堂而書其顏得前進士汪君一龍曹君涇為之師前貢士許君豫立為學正相與搏縮租入以其年冬經始興復得經歷趙君仲璋與今治中汪君元龍白

朱子實紀卷十一

十一

總府皆捐貲率同僚為助而士亦醜泉相役平窪亢卑據亥揖巽為先聖廟前門後殿各三楹而崇祀之廡各倍之講堂東西齋廡之數視廟制而在其西又西偏足舊重屋為三以大其門又別為小重屋三面水西山以做披雲之舊服具器備以十七年仲春丁祭告成於是諸生相與言曰昔之書院西向挾紫陽山於其在左今之書院若廟若祠若堂皆南向得紫陽山之正學者俯而讀仰而瞻曲是以想夫子之步趨瞻歎將必有得其正傳者庸詎知書院之遷非風氣之所宜乎然回聞之土有廣狹勢有向背棟宇有隆

殺儀文有盈縮皆物也。有不物者焉。先聖有言。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尚忠質文。建寅丑子。可以隨世損益。曰綱曰常。百千世一也。則何損益之有。古之祀也。以尸以主。而後世肖形以象之。古之坐也。以席以几。而後世高座以華之。古功臣與食於大烝。而後世享先聖也。以其門弟子及賢者。備之。漢孔廟不出闕里。許天下建原廟。自唐正觀始。唐釋奠。惟備顏子。加以孟子。自宋元豐始。宋初止有四書院。詔郡縣皆立學。自慶曆中始。近世所至有廟學書院。而又升曾思之。備自濂溪至東萊。俱列從祀。而又無不專為之祠。益從今尚損與古違世也。抑所謂雖百世可知者。亦能從而損益之。否乎。回嘗陟古堯之郭。觀魯之泰山。與洙泗之水。而識孔林之所在。漢高祖引天下兵至。而聞絃歌之聲。魯恭王欲壞其宅。而得科斗之書。卒全護之。歷世無恙。歛今魯也。紫陽今洙泗也。夫子之教。百世千世。與紫陽不朽。士欲與之俱不朽者。其亦有道矣。文足徵也。獻足徵也。五典五禮六德六行。待其人。然後行天地之常經。古今一日也。至元十八年八月望日。

重興紫陽書院記

陳浩

紫陽書院三燬三復。紀年一百三十。斯亦天道一阨也。一燬再燬。茲不復紀。三燬於西江。彭黨一覽不存。彼方豕突陸梁於江漢。吳越安知紫陽夫子之道。在生民如菽粟布帛。不可一日而無者。固將與天地日月相為久長。是燬猶不燬也。文運重開。聖人龍飛淮甸。兩附城郭。必先學校。次及廟宇。無一不新。而紫陽書院。豈可後耶。然倉廩歲入。僅足兵食。時固有所不逮。不有學道者。出不倡善於一鄉一里。

孰能興先哲之廟。食使千載如一日焉。於是徽士唐桂芳。請於部使者黃公庭。桂卜地東門。適走里豪。鳩材僦工。凡六閱月而成。殿三楹。兩廡三門。衣冠肖像。煥然可觀。主者郡守魏珩。董役者縣丞胡拱辰。贊助則前山長張璉也。又虎院之左方。以俟他日。有為予惟紫陽夫子道。貫兩間。流河峙岳。雖牛僮馬走。皆知為大賢君子。此固毋庸多喙。但院之三燬三復。必由一百三十年者。豈無謂哉。蓋紀元者。必以十二萬為一元。以九千六百年之餘。為元閏紀歲者。必以十二月為一年。以氣盈朔虛之餘。為歲閏。茲院之燬興不。

一百二十年必一百三十年天道至此豈非一阨閉
物已往開物其兆於此乎吁為天道者至此否而泰
為人事者至此窮而通為文運者至此晦而復明也
歟此紫陽書院所以興紫陽道學所以明桂芳其有
功於名教也不既多乎

重脩紫陽書院記

唐仲一名桂芳歙人號白雲
國朝紫陽書院山長

郡縣古未有書院也始於白鹿嶽麓者四風俗清純
園冠方領之士往往依山林即幽曠以宮以田以講
聖賢之絕學蓋不以科目得失累其中遠道義而薄

朱子實紀卷二

七

詞章則書院之設廩廩乎不可尚也漢東胡侯善雄
才碩德嘗貳臨川典衡陽政稱神明元年春朝

京考功奏為東南最特拜新安守以衡陽未滿代也

新安股肱郡意嚮甚侯下車未久葺壞植什厲精致

治一日伏謁徽國太師朱文公祠下顧瞻棟撓風雨

欲壓詰諸生興創之由諸生羅列進曰紫陽書院三

燬三復一燬再燬茲不復述三燬壬辰濁亂莽馬荆

棘之區庚子部使者黃公庭挂契卜東關鳩材就工

閱六月成協謀知府魏珮歙縣丞胡拱辰董役則張

從唐仲也後八年仲已退于郊侯念之不肯置命者

老仇榮輔齋府檄就隱所委職祠吏明日躬詣黃堂

辭謝不報時縣丞趙普覺孽孽以重建為已任祁門

縣丞吳子固適來攝邑事贊襄弘多初穆陵宸翰出

兵燹之餘淪落山麓水涘普覺率丁壯數百縻以長

繩載以巨木輓轆軋軋歷險弗循如蹴平陵於是宸

翰屹立大門之內士民聚觀摩挲游息侯益以倫堂

之楹鳩昂鱗次黜聖塗墜乍左乍右輪奐一新俎豆

揭虔牲肥酒冽神其眈蟹濟濟從邁莫不咏侯之賢

如魯僖焉諸生請曰子稔知顛末可碑之以文仲竊謂

聖賢之道與元氣相與久長時有隆污元氣未嘗不

貫其中時乎東遷彼一庚戌也時乎南渡此一庚戌

也夫子不生萬世綱常何以賴文公不生箋註諸經

何以明哉新安闕里紫陽為山之重吏部章齋先生

寓閩南印章曰紫陽書堂文公曰紫陽書樓皆不忘

桑梓也二先生尚爾宜後人尸而祝之以為講學之

地也嗚呼文公之道覆燾天下若菽粟布帛豈可一

日無者矧遺風餘教猶未泯乎繼有作者必有感於

斯侯字明善構鼓樓警昕夕浚陂開虞旱曠衡陽臨

川屢建廟學興石鼓書院自有記不特書是年丁未

十月

紫陽書院增置學田記

唐元

學校之設舊矣其教焉養焉皆三代遺法也文備成周菁莪樂育洋洋德意為士何修何幸逢斯辰風教陵夷群居弗養趨為游說揣摩樞迷本失真嗚呼斯文在宮壤曷可一日廢哉歷炎劉而瀛而奎漸追古典至慶曆則天下郡縣皆有學有田禮義浸灌河嶽發祥而七大儒繼生盡啓群聖關鑰幾復三代之懿我文公先生其一人焉異時與門人高弟陟降星墟卜居未果神遊故都山川草木尚有餘耀今書院

宋于實紀卷十一

六

曰紫陽從先正志也始創於城南隅則韓侯補魏侯克愚為之也再遷南阜則山長張公炳為之也百年舊制輪奐飛廩稍未充延佇方來後至元三年郡守嘉議公忽先慨然自任命天台揚其直學吳國英節縮浮費為市田圖歲會其贏得錢以貫計若干既而教諭蔣某攝書院事與直學貢其積貲益加又得錢以貫計若干買田三十畝有奇為養士之助公勤懇篤至弗啻視為私家事前所罕有贊之者知事張侯為有力是不可無述元謂鬼財危工以据高明凡隸于學者皆可居焉也拓疆增庾以食其徒凡以儒

名者皆可進焉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知其人者知其心也先生之書具在讀其書而知其心又以知先生集賢聖之大成也二三子其務學哉公西域人果毅有才畧嘗為部使者用法平允方大新孔子廟以雄特稱從事張侯三衢人由科第起家以文行著于時履畝宣勞則程元道姚廷用張珽孔彬孔榮也

重修紫陽書院記

唐仲

宋于實紀卷十一

七

凡有天下郡縣莫不興崇廟學獨宋初稱四大書院歷茲以往殆紛紛矣或父母之鄉或講學之地或仕宦懷其遺愛則專而祠之尸而祝之以示不忘意有攸在也齊國文公以真知實踐之學紹聖賢不傳之緒其性理精微著於六經四書出處大節編於年譜不復書書院顏末特加詳焉淳祐間理宗賜額紫陽書院一建于城南門知府韓公思軒魏公靖齋也再遷于南阜山長張公仲文也三遷于東關僉憲黃公德芳知府魏公均祥也自庚子迄于己未二十禩矣知縣陳侯則威嗶嗶儒者也咨始惟勤役力有方以導以庭以協吉日縣丞鄧侯循理業許以為己責陶

瓦堅緻伐木孔良中堂靚深畫除朽蠹斗拱四出瀟
風棲簷兩廡樹之欄楯屹立三門輝映翼翼言言公
具玄袞金龍蜿蜒蘋藻薦馨不諂不瀆一日邑教第
仲玉訓導俞希尹汪子實奔走來乞文仲曰文公書
院有四建安考亭仕宦之邦也崇安武夷講學之地
也婺源晦庵父母之鄉也殊不知其先府君吏部公
諱松號韋齋尉允溪而文公生雖轉徙不常其寓南
閩婺源本歛黃墩之世家也所以韋齋印章曰紫陽
書堂崇安甥館曰紫陽樓意公父子拳拳不忘山川
鍾秀其神必靈幽明一致其寃必歸故曰曲阜夫子
之闕里也紫陽文公父母之鄉也則專而祠之尸而
祝之其制禮之當然者也侯由胄學發身秉性剛決
不屈於物廉以養心忠以報國下車以來民懷其愛
吏畏其威所謂烈丈夫者非公其誰耶其可敬也已
其可歌也已

重修紫陽書院記

周洪謨

字堯佐長寧人號青齋
國朝太子少保禮部尚書

紫陽書院舊在徽郡南門五里宋淳祐中郡守韓補
創造理宗御書院額元至元中郡守魏克愚遷門內
之江東道院後以齧於水而遷於南阜元末燬

朱子實紀卷十一

八十一

朱子實紀卷十一

八十一

國朝洪武中重建於歛學之右舊則西向今則南
而與紫陽山為正應書院為徽國朱文公設中為堂
肖公像有司歲嚴祀事而以黃勉齋蔡元定配食堂
之前左右架兩廡又其前為重門堂之後為學舍若
千楹以棲講學之士於乎講學所以明道也道在天
地間歷萬古如一日三皇二帝夏商周之君天下莫
不以斯道而立人極至周末而否天乃生素王孔子
使明群聖之道以師表萬世於是刪詩定書脩禮正樂周
易以贊春秋以作未幾而阮於楊墨鄒孟氏力闢之
自漢而下斯道又阨於佛老至宋周程張邵者出始
能即遺經以發明道奧攘除異端逮夫文公則又兼
諸子而集大成千載之薄蝕者炫然以明百家之騷
駁者粹然以正皆公之功也今夫九州萬國及海外
諸番若高麗日本琉球交趾之類皆知尊公道學而
沐公教澤况其鄉黨縉紳之士得不仰而慕之乎此
書院所由設也是不惟潔俎豆以報公之功且有以
激後學觀感興起之志其有益於風化殆非淺矣自
國初來有司累葺積歲既久而圯滋甚同知張英謀
之知府王勤通判婁琮推官楊宣知縣王鯨相與協
一圖理肇工於成化十六年九月落成於明年二月

二日乃遣人求筆其事於石以示來裔若夫嗣蓋之使益遠而益新則有待後學崇儒重道者成化十八年六月

湛盧書院記

揭法

齊國朱文公講道於建寧而楊羅李之道愈尊劉蔡之學亦顯其徒若黃若真若陳若李皆得以表於後世天下崇尚其道尊用其書凡師友游息問辨之地皆建書院起於文公之祠堂在縣治之右七十步至正十六年福建行省參知政事阮公德柔同知建寧

路時因其址而拓之中為講堂北為文公祠祠之南為展禮之庭堂之南為泮池而梁其上翼以兩廡又南為大門堂之左為燕居門之右為興文神祠門之左為參政公祠以面湛盧山故名曰湛盧書院明年閩海僉事般若帖木兒行部覆其事而嘉之俾請于朝二十二年得請而賜額明年署羅文諒為山長遂來請記余嘉其請曰惟文公之道孔孟之道也孔孟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松溪之人能服行文公之道唐虞三代之人矣今之書院昔為祠堂不過朝夕企仰以致其慕而已今也列為學宮有訓迪之師焉有

講誦之友焉當求文公之微言輿論而推明之追文公之善行懿德而懋勉之日有所進月有所益庶乎文公之道在是而不負朝廷尊崇之實意與夫參政作興之初心何其幸也

大同書院記

林泉生

字清源永福人元翰林直學士知制誥蓋文敏

孔君師道尹同安之明年政平民信乃謀其邑人曰昔先正朱文公主是邑簿民至今稱之今

國家表章理學凡文公舊所講習之地悉為立學設師弟子負閩中最盛同安獨闕焉非所以致尊崇也

吾將興舉墜典何如眾欣然曰唯命乃卜邑學之東偏相土之剛度材之良弘宇峻陞列庶崇堂建禮殿以奉先聖作戟門于殿之外又外為櫺星門殿之後作別室祠文公以鄉賢樸鄉呂先生大圭配講室齋序如邑學既成名之曰大同書院泉郡上其事於憲帥二府適覃懷許公為閩海憲使即為上聞請額于朝以列學官邑人榮之他日師道遺儒紳張與學以書來求林泉生記之予嘉其能因民所尊信者而興學立教有循吏之風記之不辭按傳文公弱冠登進士第授同安主簿即從延平李先生問學往復從遊

者十年盡得濂洛要領篤信力行悟契古道在同
教人必以格物致知為言蓋斷然以聖賢之道自任
人亦斷然以聖賢之道期之今去之二百年矣予嘗
過同安觀所謂高士軒者文公之所作也古老相傳
弊則必葺俾勿壞同安多古碑刻凡朱子所撰述者
邑人能成誦之彼豈為虛敬哉誠之感人者久而不
泯也不然簿之為官微矣何二年之績有百年之思
乎余嘗讀朱子之書而得其所用心者則嘆曰嗚呼
心公天下學資後世宜其身沒而道彰世遠而言立
也夫孔子之道至孟子而無傳兩漢以來學士大夫

朱子實紀卷十一

八五

孰不欲為聖賢哉窮理盡性之無其師則知者立異
愚者昧焉大道荒聖門塞則強者爭岐柔者畫馬寥
寥乎有餘年天生周元公於春陵生二程於河洛生
張子於關中相先後以為師弟朋友傳心講道上繼
陸緒燭幽啓鏘盡破群疑孔曾思孟久湮之言一旦
皦皦行乎天下天下始知聖賢之可學六經四書之
可信也觀太極圖通書易傳西銘等書皆極性命道
德之蘊非東周以後之文也四子之有功於斯道大
矣及龜山楊氏載道而南再傳而得朱子朱子又有
功於四子者也蓋慮四子之書廣大弘博初學不知

所入嘗與呂成公采周程張子之言作近思錄聖門
近思之教至是始發之朱子之序有曰使窮鄉晚進
志學而無師友者得此而玩心焉亦足得其門而入
矣嗚呼即斯言也可以見朱子之心矣夫天之生人
無窮而生聖賢則曠千載而一二焉人不可一日而
無學聖賢不可待而師也朱子有憂之故述古成書
擴前聖未發之蘊開後世入學之塗使聖賢不生志
道者得由書以悟入非小補也嘗慮入無小學之功
遽入大學矯揉致力鮮不懈矣故作小學書使洒掃
應對之童服習忠信孝弟之教禮閑情欲學變氣質

朱子實紀卷十一

八五

則其成材也易又慮學者以大學為大不可升以中
庸為幽深玄遠不可能以聖賢為天資之高不可到
則亦自棄而已矣故作四書集註章句或問使學者
持敬以入大學則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皆一理也由
謹獨戒懼以入中庸則始於日用常行無過不及
其至也天地位萬物育焉學顏子者自無間斷始學
孟子者自求放心始故切切以為訓使致力於是者
知聖賢可學而到也不惟此耳其他凡所著書欲學
者以約得之則用力專而成功易吾黨小子受其成
簡可以進道敢忘先儒用功之勤乎予所謂心公天

下學資後世者此也今朱子之書布滿天下而戰國秦漢後百氏靡言不攻自廢天之興起斯文必自此始因同安尊崇朱學故詳為之言或者因予言而有得焉不徒祠而祀之為崇也師道名公俊孔子五十三世孫也閩海憲使魏國文公之孫從先宣也聖賢之後克濟世德又於是復見之可以書書院作於至正十年之夏成於十一年之秋記於十六年之正月邑諸生王芳孫謝宜翁孔克原郁璋邑吏林英皆服集事附列記後云

重建文公書院記

朱子實紀卷十一

八六

任士林 字叔實號松鄉四明人元安定書院山長

尚論先王之制黨彜序遠矣唐詔天下置郡縣學厥後四書院之名特聞宋慶曆熙寧學校寢盛處士之廬遂廢建徽國朱文公始復白鹿洞之舊祀孔子始開元禮尋創竹林精舍升曾子子思以配孔子以周程張邵司馬李延平七先生從祀是即諸儒講道之地以立書院者益眾文公既沒凡所居之鄉所仕之邦莫不師尊之以求講其學故書院為尤盛其徒不事月書季考所習皆窮理盡性之蘊其官在郡博士之上其廩官給之田或好義而多貲者請自給世

祖皇帝混一區宇郡縣學益崇且侈願以力創書院者有司弗奪其志部使者加察詳焉行省設官以主之其選視學正錄皇上嗣大歷服播告中外勉勵日加明年置各省提舉以敦教事永嘉陳君友龍以朝廷首選寔來江淞始至起士林于家俾復文公書院於奉化之陽士林載拜承命奉公牒以白諸州州刺史而下翕然曰請如牒昔文公提舉浙東常平日循行台溫郡泊州奉化之龍津長吏率諸生請講書于學宮景定初橘洲姚公希得建海閩敬齋謝公昌元方在幕府出籌畫前進士李君瀟舒君必童君幼該

朱子實紀卷十一

八七

請立書院于津之左聚徒讀書其下榜曰龍津書院尋遷廟學東偏至元十八年改扁文公書院山長李芝皓王磁主之既亦廢弛先是前朝請大夫趙公崇燾有志改築卒不就檄下日其猶子必英圖寶廬山以進其婿前太學博士陳先生著規示之於是州達魯花赤察罕知州事李侯炳與其貳星侯察李侯居安議允協其屬咸君洵鄭君元均贊甚力以工給其後以吏董其事木石之費一不以侵官士又明年祠宇成奉遺像行舍萊事凡受學士林而志于立者咸願為之徒鄉人士亦樂以義廩三之一為之贍州若

府狀其實于所部于省斯其成矣噫嘻夫子之道散在六經綱領在四書千載之下說益支道益遠于朱子者出諸儒之論始定今天下一家學者無科舉之累取朱子之書而讀之君臣父子之綱身心家國之目體用兼該本末一致其不為世道深繫乎余不得為朱子徒也余私淑諸人也今而後獲與二三子周旋矩範之下詎可不知其所自邪或曰州刺史之功刺史不有曰是惟陳君之力陳君力足以任斯文之寄而不屈於貳道足以起學者之慕而不間於欲故初置書院凡九所復昇潤宜興隸學之田萬八千畝

朱子實紀卷十一

八

皆事之著者予不得槩書之云

太師信國朱文公褒封記

方朔卿

州司法參軍

國初五星聚奎肇開文明之祥代生偉人羽翼斯道其振微續絕集衆美而大全者實維我朱文公之功皇上臨御之三年益崇儒術以公所著中庸大學語孟解有補治道親灑宸翰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徽為道德鄉命下之日衿佩闐闐相慶于學於是繪冕服像如鄒魯乃吉蠲拜祠下聃卿為文以告焉儀形若存命數有奕卓哉燁乎盛舉也禮既行或問昔我孔

聖再造彝倫功被萬世然皇皇環轍不遇于時晚而著書秦火厄之漢興過魯祀以太牢封其孫為奉嗣君自是諸儒推明其業時君表章而褒崇之典猶多闕也又乃謚為宣尼公又謚為文宣公謂宣尼以字為謚無取焉爾大象啓鄒土之封乾封隆太師之秩開元更以王爵至我朝乃冠以至聖夫孔子之道如此其大也功如此其巍也彰隆名植徽稱猶如此其遲且難也今文公之學以正心為入門以居敬為實地以正人心闢異端明道立教為事業此孔孟傳之文公者也歷事四朝翔而後集入講筵惟君有嚴師

朱子實紀卷十一

八九

出秉麾芥民有慈父道未為不行時未為不遇也雖正道晦蝕於權姦當國之時而復大明於嘉定更化之後公去今未久肯堂之哲子踐寢之名派皆駸駸顯用矣謚而贈贈而封視孔子又易易然何邪願聞其說且紀今之成以為此邦不朽之榮神卿歛衽離席而言曰天將啓太平之運其君臣必有崇師重道之心者千數百年自漢以來狃於黃老申韓之習雖明君賢相猶甘心焉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未有真知聖入之道者千數百年間治少亂多由此故耳方今帝學日新緝于光明股肱惟良將順其美如舜禹皋

如湯伊萊見聖知聖以心合心故能啓遺文於簡冊發潛德之幽光胙之有邦尊之維垣豈為過乎由此觀之道運之未興也孔子之爵謚曠代而始定道運之既興也文公之爵謚一旦而遽崇聖賢何所加損而治之隆替不占有乎矣吾君相尊文公所以尊孔子也吾學者學文公所以學孔子也體吾君相之心以深潛孔子文公之心學者皆得師焉儒術行師道立三綱以張五常以明九疇以叙萬物以育太平之治可以立致將天下萬世是賴豈徒為此邦榮維然榮莫榮於此邦也太史公適曾觀孔堂車服禮器低

朱子實紀卷五

九

回留之而不能去其將有登斯堂瞻斯像低回留之而不能去也夫皆曰敬書以告來者寶慶丁亥夏五月朔

重建紫陽書院記

續集

羅玘 字景鳴 南城人 國朝 吏部右侍郎 前翰林侍讀

徽之紫陽山鄉先生徽國文公講學處也後人作院祀之因以山名宋穆陵特賜額焉然屢遷矣入我國初始得遷于歛之學以面是山屬僧寺其後勝藏于冥望氣者言宜院於斯賓面于主士後當有魁天下者正德庚午冬豫章熊侯來知府事拜公院下曰

是弗稱出而望得寺焉曰可院也推官張鵬以御史洗君圖而弗果告侯狀上之報可侯喜徙僧撤寺而始事之越壬申三月院成則中為祠像公左則勉齋黃公配西向配後定宇陳公林隱程公環谷汪公亦西向右則西山蔡公配配後雲峯胡公道川倪公東山趙公亦東向祠之兩廡祀生于徽之賢者曰企德之堂西向堂後有講堂曰尊德性焉南向祀仕于徽之賢者曰遺愛之堂東向堂後有講堂曰道問學焉南向九講堂四周皆棲士之舍祠階之前為道矩為三廉拓中為臺臺下為方塘雙泉灌之名曰活水以石梁之貫于道以屬于內門之外其前以穆陵賜額鐫諸石豎其內徙公之石刻暨院之諸文亦徙焉暨之其道貫于外門之外為衡道逾過之少曲為坊以院名大書扁之偉哉勝自天開我都人士咸訝倏然得是奇觀我而曰役之不我及何我侯又喜曰可教也乃拔七校士合四十人入肄其中釋菜與開講差廢詎卜矣百需於俸餘資無贏糧矣殿最於聲實徵絕釣采矣自是聲教日彬彬乎其盛矣迺癸酉秋士多領賢書試南宮入廷對第一人者唐臯也繫侯作院崇公推公之教教

朱子實紀卷五

九

人公亦默乎化機其神矣乎而言機祥家者侈為奇
應侯不謂然獨德鵬與繼鵬張應祺曰微一佐吾幾
急而止矣侯名桂字世芳前大理正有聲在徽以師
帥自任而其效若此有民人焉者其有激也夫侯走
院士陳有容越湖山來督記予於留都先受狀迺發
而次其事為記授之歸俾勒焉以告于世世

朱子實紀卷十一
九十一

復紫陽莊基序

唐元

先庚戌而生者孔子也後庚戌而生者朱子也道統
寔有關焉歸魯之侵疆者仲尼也歸紫陽之侵疆者唐
侯勳庸有足紀焉嗟夫天下萬變之機日過乎吾前而
吾心自有一定不可移之見所謂一定不可移之見以
理為之準則也即事論事則如施言蠟貌適足以文其
姦即理論事則如覆盆之下容光必照今紫陽之莊基
是也惟我書堂前代太守忠軒韓公創之靖齋魏公繼
之靖齋之父鶴山先生與西山真先生號南北兩山皆

朱子實紀卷十一
九十二

宗文公之學克承父志故於紫陽特加之意買田刊書
惠至溥也佃甲與臺之役也始而事主擎跽曲拳終而
叛主操戈入室春秋書三叛人與夫竊寶玉大弓事
雖小夫不倫叛主之惡亦無少異宅爾宅田爾田書
堂業也今乾沒之以為己有天其可欺哉雖孽其庭
掃其文亦不過也昔魯仲連嘗謂人曰所貴於天下
之士者為人釋難解紛也平原君欲以千金為壽而
仲連却之故有高世之知術者所以能成不賞之功
後世稱誦不已然則昔人所謂天下之士者其莊公
門矣惟公文足以善化庶足以厲俗仁足以及物智

足以摧姦以是施之百里之間一洗往昔臨民之陋
習神鑒其衷有孚盈盥於學田僅一節耳由是以推
其餘其允合於人心興墜而起廢者何翅百千也夫
砥礪以剗犀兕者其鋒不可犯仰觀群流者惟金石
而為能循良志伸貧夫吐舌其舉甚盛也余老矣幸
忝宗盟未諧一識輒為引首以寓贊美之意焉

紫陽書院遺文序

劉定之 永新人 國朝翰林侍講學士

宋之盛時濂溪關洛諸儒雖設揮古先聖賢之道然
向非紫陽朱文公纂述於後亦無以集其已往之大

余子實紀卷上

九四

成垂諸方來而常明也論其功者謂洙泗賢於群聖
則紫陽亦賢於諸儒遠矣譬彼江海之水雖其源實
遠然至于末流統宗會合而後大不亦信哉此紫陽
書院之廢興與其文章之散合而終不泯者以斯道
之所存也按圖志紫陽山在徽郡南五里秀特為郡
巨鎮處士祝確翁扁其讀書樓為紫陽實妻韋齋以
女而生文公後韋齋去徽為閩人然其印章與文公
書樓皆號紫陽不忘本也嘉定甲戌郡守趙師端始
創文公祠于郡學勉齋黃直卿記之歛令彭方遷祠
于縣圃之歲寒亭淳祐間郡守韓補請于

理宗御書紫陽書院額賜之遂作書院于郡南門外
元至元丙子按察使奧也公郡守魏克愚遷于門內
之江東道院即宋時郡學址也延祐乙卯溪漲屋壞
山長張仲文遷南阜與紫陽山對置學田購山地令
士之來學者可賴以養未幾燬于兵

皇明初山長唐仲張珽請于僉憲黃德芳稍復舊規
于歛學之右儒士張士脩汪子容唐彥武等續脩飭
之正統甲子巡按徐御史郁遷諸射圃教諭皮岳訓
道蕭翰儒士吳遜鮑寧江壠程孟張遠程慶等咸相
其役而達復蒐集遺文得金仁本抄錄唐長儒家藏

余子實紀卷上

九二五

文公所作與他人所述有關於書院者悉彙為帙題
曰紫陽遺文夫宋元至

今歷代未甚久然書院之廢興文章之散合可感者
亦何限矣使非得其人則廢者惡復可興散者惡復
可合哉其人所以能興而合之者得非以斯道之本
於心哉斯道之本於心無往不然豈但徽郡然而徽
郡文公父母邦也於此無有能然焉則他亦無有能
然焉矣而其能者豈不足稱哉當是時徽郡之仕于
朝者御史許君仕達贊其事尤力間言於余故余借
以是為序亦所以至其嚮往之心也正統十四年已

已七月之吉

徽國文公生旦致祭詩序

唐元

天生聖賢也不數蓋將以立萬世之法程為人心之大防也是故周庚戌而生孔子宋庚戌而生文公尼丘之禱圩頂輒應與宅井之紫氣上騰一生而榮也山頽木壞與大風拔木洪水崩山一死而哀也孔子之道著於心發於口筆於書而六經成先生足其所未盡羽翼之而傳註出其道同孔子周遊天下僅為侯國司寇先生在朝四十日而祠補外晏如也其出

朱子實紀卷五

九

處又同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先聖後賢之澤雖千萬世不斬可也今天下學者咸知尊紫陽而父母之邦專祠在焉至正二年壬午九月既望惟我徽國文公始生之辰書院率循舊典備舍菜禮初獻則廣信張公景範亞獻則番易朱公克用終獻則三衢張公仲亨裸薦有臨昭答靈既退而燕于明明德堂醖尊序行酬酢有儀雍雍于于髻冠侍列笑談交作芝蘭芬襲神人懽喜於是新安唐元賦詩以彰盛集明日屬和繼至克用公且命元為引首將刻梓以傳山長史君仲衡溧水人僕紫陽老諸生也是為序

紫陽書院集序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國朝為靈寺卿

豫章熊君世芳之守徽也既敷政其境內迺大新紫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士之秀而躬教之於是七校之士俱政之弗繼也教之或湮也而程生曾集書院之故復弁以白鹿之規遺後來者使知所敦刻成畢生珊來致其合語請一言之益予惟為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美警勸之道熊君之意勤矣興廢之詳程生之集備襄矣奚以予言為乎然吾聞之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卑之

朱子實紀卷五

九

而支離流蕩失宗勞而靡所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以求得真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是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審其放心而已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辨者辨此也篤行者行此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也是故於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心忿窒心慾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所往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扶衛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

事於根焉爾已朱子白鹿之規首之以五教之目次之以為學之叙又次之以脩身之要又次之以處事之要接物之要若各為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意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也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遂失之支離瑣屑色莊外馳而流入於口耳聲利之習故吾因諸士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勗庶乎操存講習之有要亦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

考亭書院上梁文

馮夢得

伏以闕里闡斯文之統緒垂二千年考亭接正學之淵源恰六十載又新輪奐加惠佩衿恭惟太師徽國文公晦庵先生體用大全明誠兩進以道接堯舜禹三聖之道以心傳周程張諸子之心先太極而始後太極而終皆備於我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不易吾言真如泰山北斗以仰之所謂河圖洛書之在是惟滄洲之勝槩迺晚歲之卜居源頭之水不窮戶外之履常滿寂寥木鐸寧無江漢秋陽之思蕭索竹林

朱子實紀卷五

九元

誰繼風露夜祭之讀茲蓋伏遇植齋運判寶章大監望宗西蜀學派東蒙堂下步趨曾髣髴乎金石絲竹眼前突兀將收拾乎猿補棟梁開玲瓏之八窓屹堅高之數仞何但儷嵩廬睢岳之勝抑將廣濶洛關河之傳相與講磨如聆磬欬溪山清邃緬懷千古之風猷雲漢昭回增耀九重之天札輒成善頌同舉脩梁東 高山仰止我文公會得滄洲無限意百川學海水朝宗 西 故家喬木與雲齊野服恂恂笑談地箇中喚醒幾人迷

南

一抹清烟寫碧嵐借問關山公案
齋曾向北停驂

北

此去聚星亭咫尺明河未落斗復昂認
取人心中太極

上

使星大作斯文倡滿堂衿佩玉鋸鏘究
似考亭初氣象

下

諸賢當識其大者但將誠敬為入門是
亦聖人之徒也

伏以上梁之後絃歌不絕衣鉢相傳寤寐千載之心
涵泳四書之澤君子之道為飛魚躍各遂性真先生

之風山高水長莫窮教惠

紫陽書院上梁文

唐仲

歛之紫陽書之鳧繹兩庚戌而聖賢生下而蟠地上
而際天一書而文運合式當恢復之始已遂樂育
之深竊以道關千年學墜諸子正誼明道仲舒僅闢
戶庭格物致知昌黎幾迷根本每推關洛次第直窮
洙泗工夫北面宜尊南歸浩嘆瑞騰紫氣家婺源而
產允溪明照青蒸隱武夷而仕廬阜沉潛六經之旨
反復四書之編如繩貫珠似髮受櫛分毫析縷含英

咀華所謂日月之行空光芒不夜何慚雨露之潤物

沾漑長春豈特祭之一時實可祭之百世初構表城

之內再營斷隴之巔治亂相仍捕遷靡定朱轡皂蓋

先後厲魏侯之勛皓首龐眉潦倒笑唐生之卜規模

華故事業鼎新恭遇念憲相公先生圭璧粹溫冰霜

皎潔詩題紅葉早充畫省之賓鬱壓金環甫作皇華

之使仲寬未異飢渴嫉惡不翅仇讎為丞相之腹心

任朝廷之耳目郡縣以興庠序絃誦咸聞瞻愉而舉

賢良參苓悉備况今俎豆之地在昔文獻之區龍袞

公圭歸故鄉之魂魄象筵神主儼多士之儀刑杞梓

儲材斧斤奏技門樓高敞堂宇翬飛尚遺剝落之碑

御題大字將拜褒崇之詔渙號殊恩六偉齊歌雙虹

高舉 兪郵律

東

縹緲花屏拭目中 一點文星移次舍
千年靈雨集新宮

西

崑嶠盡棟與雲齊 故鄉見說韋齋井
紫氣如雲白似霓

南

紫陽在望碧如藍 後亦要識先生學
好把遺經仔細參

北

學子步趨佩鳴玉 黃山昨夜月如輪

抵許白雲簷下宿

上 異世懷賢心獨往 有時化作雀歸來

滿谷松聲雜笙磬

下 吾道如山本無價 現時已悟庖羲心

鹿跡沙中觀畫卦

伏願上梁之後春秋歲祀朝夕瞻依道脉久存適彼

人間之樂土文風大振盡庇天下之歡顏采藻增輝

哦松善助

重建紫陽書院上梁文

汪思宇得之婺源人

朱子實紀卷五

一百一

繼往聖而開來覺功在乾坤崇正學而黜異端事高
今古繫聿新於輪奐良有幸於絃歌竊惟南宋之庚
戌與東周相符是以紫陽之夫子與洙泗並著斯文
未喪集諸儒之大成吾黨有依興一邦之文獻固宜
祀之百世要當傳之一心自昔則然於今匪懈顧荒
蕪寂寞之地遷徙屢屢於前脩而爽愷高明之區熒
煌乃崇於佛氏誠非諸士之快甚為吾道之羞茲者
恭遇郡伯熊公石崖先生洪都之俊甲第名賢隆簡
靜之風兼治教之責以興起斯文為任以表章先哲
為心眷茲院之新圖實此邦之盛典撤青蓮宇亦奚

漸巡撫河南之梁公申白鹿規真蒸作教授湖州之

安定上有洗侍御以通敏之見主其事下有張節推

以剴斷之才成其謀負問政挹紫陽山攬後前而大

好尊德性道問學堂開左右以宏深願存宋主之舊

題功軼韓侯之始事繫我蘋藻于厥儀刑偉矣衣冠

在茲親炙麗澤之資罔怠高山之仰不忘蓋將振儒

先道學之傳抑以裨

聖朝文明之化言厖學幻從前慨善地之久淪經明

行脩自後觀英豪之輩出脩梁載舉美頌斯興

東 紫陽山色古今同 朝來談揭朱簾看

朱子實紀卷五

一百一

雲淨孤峯倚碧空

南 萬仞花屏抹翠嵐 一旦宮牆重出色

幾年寂滅墮空談

西 舊時宸翰煥新題 東南鄒魯君知否

千載真傳莫著迷

北 吾道原來陳不得 當年偽禁底須嚴

此日尊崇自無極

上 衿佩循循成禮讓 可憐俗吏簿書忙

誰管斯文有興喪

下 大禹塗人同類者 吾徒合識郡侯心

義利關頭明取舍

伏願上梁之後山川不改俎豆長輝正學闡前古之
微宜有光於故國真才需
明時之用期不負於平生心胷海濶天高道體鳶飛
魚躍

朱子實紀卷十一

一百四

重脩武夷書院疏

熊未字去非建陽人宋寧武州司戶參軍疏退齋

宇宙間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勝孔孟後千
五百餘載道未有如文公之尊蒼崖碧澗山水依然
赤字綠文圖書在是倡明斯道實由此山四書衍洙
泗之傳綱目接春秋之筆當今環海數州之內何人
不讀其書豈是空山一畝之宮其徒不為之守幾載
兩凌風震一朝地闢天開茲蓋伏遇府判梅庵先生
以蜀西之真負道南之望昭布明時之德化厚培昌
運之人才倘斯文其在茲乎捨此地又何適矣爰謀
爰始以經以管既為吾道中人皆非已分外事尚弘
乃力用相于成小學成始大學成終肯但作房杜諸
人之事業千載在前萬載在後尚永懷乾亨一變之
典刑

重建文公神道門疏

熊未

竊惟建之考亭寔惟東西關里文公墓在縣西北偏
唐石九頓峯下神道門在麻沙鎮西可一里許累朝
表章雙表屹峙過者莫不致恭焉年深屋老石無損
壞忽此一夕風雨暴作門屋壓倒者過半竊觀上司

行下先賢祠墳墓

聖朝表章文公之學

曷稱觀瞻今擬一新起

人居守灑掃中為祠宇

惟工力繁浩召匠計費用鈔二十餘錠非得當路主

盟豈易圓就敬奉簡書以請

右伏以文公百世之師即今夫子微國千年之墓視

昔孔林公之文如日麗天公之神如水行地空存遺

蟻者為下馬道之所在疇敢弗恭况

余于實紀卷上

百六

朝廷崇獎之方新又府縣奉行之惟謹凡經游歷靡

不表章顧沙川驛道之傍即唐石墓門之闕我我雙

表奕奕衆瞻忽焉風震雨凌致此梁傾棟橈此通國

上下之所驚慌蓋為人子孫而不動心敢瀝懇忱用

干當路堯舜禹湯文武雖遠幸是道於此大明天地

日月山川猶存則此門亦當不朽輒奉以請願相其

成

御書紫陽書院四字謝表 韓補

地闢紫陽祠儒先而立教天題華扁寵侯服以承休

事聳觀瞻情均鼓舞臣補惶懼惶懼頓首頓首切以

化民成俗者必由學記久明遠者莫如書嘉祐崇曲

阜之宮親濡廟額中興重首善之地特染殿顏是皆

責飾於人文予以翼扶於聖統眷考亭之講道自微

國以篤生家習遺書若見宮墻之美堂存舊址尚遺

金玉之音像祠幾徧於藩方疊宇獨處於故里閱時

浸久曠典未蒐叨承命以撫封勉詢謀以卜築念薄

書期會豈為大務而道德性命實在斯文適恢麗澤

余于實紀卷上

章

之規俾識高山之仰甫茲就緒誤徹凝旒宸奎煥四

字之垂鄉井侈一時之耀恩深雨露與草木以咸蒙

光照乾坤儼羲娥之常耀允謂無前之渥是為不世

之逢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正筆以心得書之體五帝其臣莫及猶研

極於睿思百家之指不同欲脩明於正學爰闡龜畫

馬圖之秘俾參鹿洞鷺洲之榮臣拜賜殊常瞻威若

咫尺石室之祀雖漸蜀守之中和歌雲漢之章但祝

周王之壽考

御書跋

皇帝即位二十有二年神化堅凝寓縣寧謐深惟人極民藝之大實儒者扶持之功法宮觀淵獨觀昭曠百爾玩好拒却不疑厥既御寶附題華扁用宏賁于首善之地矣下至方國之建書院者悉次第而敷錫焉臣去冬待罪古歛乞為先儒朱熹立祀因闕費字以育英俊儒紳勸講達于帝聰有旨賜紫陽書院四字鳳飛鸞聳道勁偉特凡厥瞻觀如望屬車之塵罔不欽竦而誇耀臣既率屬拜賜因念昨以宗正簿入對玉音諭臣曰朕宮中無他好惟讀書寫字而已始

朱子實紀卷五

黃

臣疎遠未能蠡測今觀八法精妙超入神品如此聖學之進豈易涯哉先是門臨通衢惟璇題尊嚴懼或蕪玩乃規祠堂之左別敞高楹以度昭揭復於直舍後增創傑閣為尊奉寶藏之所工役告竣進諸生語之曰天不愛道故龍馬龜圖見于河洛王者重道故雲章奎畫被于州閭今此數楹之屋非有虹彩翠氣派離宛延如唐室千二百區之壯也偏州斗壘介在萬山非有中卷充街纓笏匝序如漢京辟雍之盛也聖上不泄不忘寵光無間非以先儒之道在是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惟孝惟忠克勤罔怠是所以對揚

天子之休命不然則暗室屋漏一念弗謹天威不遠顏咫尺可不懼諸臣既伐石深刻謹拜手稽首書于下方淳祐六年十一月望具位臣韓補謹識

白鹿洞賦草跋

虞集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間乎某嘗泛彭蠡登匡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善偕立凜然有遲莫無及之歎今夫荒澗寂寞之濱朝誦暮絃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

朱子實紀卷五

百九

篇緝錄文公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不待皆至乎白鹿洞者乎章迂軒趙公之幼子乃購得其稿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充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善工模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跋朱子墨蹟

朱子奠母祝令人之地得之西山蓋其家每欲得葬地則必求之西山也

跋朱子遺墨

汪舜民字從仁號靜軒婺源人國朝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朱夫子九世孫葵源司訓君楨索予所藏夫子遺墨刊示學者予以此本應之嗚呼夫子集諸儒大成所以教天下後世者固不在此然而一草一木謂非造化所及不可也司訓君克懋家學而致意乎此則其大者可知矣覽者當自識之

朱子實紀卷之十一

朱子實紀卷之十一

序

朱子實紀卷之十二

紀題 詩詞

挽文公先生

曾極門人

皇天開太極廣成聖賢生六籍文將絕千年道復明淵源羅仲素師友李延平逸舍閩溪急潺湲洛水聲

聞考亭先師之計

時黨禁方嚴

程永奇門人

忽聞摧岱岳吾黨更何依歛枕看炊黍登樓送落暉祥麟傷史筆山鳥恠儒衣此道終難絕他年有是非

拜葵源文公祠

李奎

代陽人朝監察御史

天啓文明贊治平萬年宗主賴先生經窮六籍開來

學道繼諸儒集大成祠枕星源青嶂合亭臨虹井綵

雲橫乘驄遠謁逢秋祀瞻拜偏興景仰情

又

程敏政

洛水初傳道已南後生何幸此庭叅一時氣數存虹

井萬古儀刑仰晦庵塵鎖斷碑餘劫火山圍新廟擁

祥嵐正心誠意言猶在三復無能祇自慙

拜葵源文公祠

鮑楠字辰用號龍山歙人國朝戶部員外郎

劫火何年地半虛數椽宮廟作新居遺容不改當時

範刻石猶傳絕代書白日青天須藉此陰雲寒雨適

卷余平生曹頌成虛讀安得僥倖一問諸

拜婺源文公闕里 吳文度字憲之金陵人國朝監察御史

千里登堂愜素衷撥開雲霧見崆峒心傳洙泗功常在教著徽聞道德崇二氣貞元端正脉六經山斗仰

高風紫陽亭下空流水百折縈迴統故宮

又 宋端州府同知國朝

千載巍然廟貌存晚生猶得誦遺言六經已變秦灰後一脉真傳曾教尊燦燦文星昭聖瑞源源道學在

乾坤樞衣進謁門墻下薄採蘋蘩酌一樽

題文公故居 熊未

峩峩雲谷山森森滄洲水中有宅一區過者視闕里

文獻尚可徵豈不自魯始載誦鄒氏書千載若為侯

又 高道凝監察

當年韋齋翁曾愛此山水卜居繼先志世比道德里吳守扁已傾遺構孰經始文運無終窮百聖端可俟

拜文公先生祠 無名氏

夢奠楹間已百年遺經遺像尚依然一生忠孝存方寸千古文章集大全雲谷春融梅富貴寒泉夜靜月

嬾娟有孫抱道脩清節不負朝廷不愧天元注先生孫名浚

宋亡歎

題白鹿洞

方岳字巨山祁門人宋史部郎號秋崖

茲山信雄深鍾梵上雲雨微吾紫陽翁幾何不聚取

有來青牛車肯作白鹿王詩書衣被之一變至鄒魯

唐虞際淳熙此道日方午澗聲撼皇墳山翠濕章甫

紛其四方人會此共談塵岳也互鄉童屨二不及戶

却後七十年空堂凜遺矩四書在乾坤六老自今古

昭回雲漢光不隔天尺五厥惟紹續難謹勿小吾土

遊白鹿洞 胡儼

騎從金笳發肩輿畫戟開路穿芳草徑山倚白雲隈秋色淨如洗晴嵐翠作堆昔賢遺教在尋訪洞中來

遊白鹿洞 余宗

昔賢遺故址面面擁青峯峭壁斜生竹懸崖倒掛松聽泉心自潔題石興偏濃五老雲霄外相看為改容

紫陽興學日遺刻徧岩幽經史曾充棟文章昔汗牛

流傳千數載廢墜百餘秋盛世重興復從教士子遊

遊白鹿洞 金紳

雨霽風清暑氣收遠趨祠廟拜前脩救荒遺策曾敷奏治世良規愧講求耿耿聲光昭宇宙煌煌香火越

春秋禮容升降多觀感匪直公餘事宴遊

白鹿書院拜文公像 夏寅國朝江西副使

山人養白鹿鹿死山人傾偶逢紫陽翁再起書院名

車停構一宇雲流走群英枕石石不頑漱泉泉有靈
彭蠡萬頃波流作泗水聲匡廬九疊峯峙為泰山形
白鹿比蒼麟因之了諸經我來訪書院僻近南康城
遺像古祠鐘鼓置兩楹拜瞻不能去豈為山水行

又

周孟中字時可安福人國朝廣東布政使

五老峯前白鹿場昔賢曾此講虞唐百年道誼丘山
重千古林巒草樹香輕世方知物外樂採榮偏覺靜
中忙自從一去希賢室雲壑風雩夢不忘

又

張元禎字廷禎南宮人號東白國朝吏部侍郎翰林院學士

潺潺流水泛輕危千古風流又一時五老雲端應失

朱子年譜卷二

四

笑此中真趣幾人知

誰似南康太守賢乘閑常此聽潺湲光風霽月無邊
趣勝地元來自傳

又次韻

黃仲昭字仲昭蒲田人國朝江西提學僉事

獨未蘋蘩薦一卮淵源道化想當時茫茫墜緒期重
續聖學心傳愧未知

仰止無由見昔賢青山翠嶺水潺湲當年豈是耽山
水千古誰將此意傳

過武夷書院

陳元英

疎簾透月山猿嘯竹葉飛塵瓦雀行笑指碧池春藻

密溪流猶帶讀書聲

題文公武夷精舍 晁子東

數椽茅屋俯清溪學者盈門得所棲地僻任從雲聚
散林深不礙石東西巍巍道德千年在凜凜聲猷萬
古齊遺像載瞻三太息一庭烟草有餘淒

經理武夷書院

劉梅村

中分九曲隱屏峰一隙祠堂着晦翁水作當年弦誦
響山猶先輩典刑同外無烟火塵埃到上與神僊窟
宅通昨夜武夷山下望一輪明月照儒宮

又和韻

月山

朱子年譜卷二

五

九曲中間大隱峯百年猶屬紫陽翁一川風月渾無
恙大地山河已不同剝往復來知靜動坎流民止驗
窮通我行已與梅花約信到環中第一宮

又和韻

熊禾

大隱東南第幾峰我思論學武夷翁春秋詞義今如
昨文獻風流已不同陽欲復時宜靜俟道當窮處有
時通先生若有觀梅約好把詩篇和渚宮

題考亭書院

匡顯

山下深溪溪上亭亭前下馬慨高情四時書屋雲來
往千載儒風道顯明甕牖春回山色秀滄洲雨過竹

陰清源頭活水誰能識空記溪山第一名

考亭書院拜文公像 高道疑

斯文千載日星懸獨有先生道學傳筆削百王今有
統發揮六籍古無前高名已與江山共陳迹都隨歲
月遷一辨心香問疇昔空餘古木鎖寒烟

題滄洲精舍 熊禾

我觀前輩人作事皆典則堂室雖云卑古制端不易
當年小神龕奉主虔祀秩誰知正學行頌作天下式

又 李好直

翠屏蒼蒼源水泱泱於穆哲人于焉備歲闢滄洲于

朱子實紀卷十一

十一

林藪導活水於方塘沈潛乎仁義之府涵泳乎道德
之場聖道之淵源由是而滂沛後學之流演由是而
汪洋撒彼藩籬毀我面墻月白風清雲影天光倚歟
滄洲山高水長蓋與夫東魯之洙泗前宋之伊洛雖
千百世而同芳

詠考亭書院桂樹 鄭潛字彥昭歙縣人元泉州路總管

先生自植庭前樹今日人看手澤存元氣敷榮關造
化孫枝繁衍蔭丘園四時不改風烟色千載猶承雨
露恩更喜天香滿書屋遠將孔檜細同論

別考亭書院 吳與弼字子傳號康齋撫州崇仁人國朝徵士

考亭拜罷賦歸歎昨夜青山夢舊問沿道若逢相識
問慙慙細說建陽居

題紫陽書院 王勤字而勉武邑人國朝徽州府知府

治教休明景運還先生鍾秀紫陽山平生夢寐惟堯
舜終歲沉潛在孔顏道學淵源無有繼經書傳註不
容刪徽州城外遺書院松竹陰陰義理關

題晦庵亭二首 錢時字子是號融堂淳安人宋國史樞密

安宅緊誰得莫居流光袞袞隙駒馳晦翁行樂今遺
跡闕里追攀要及時卜築定非徒想像扁題應不為
漣漪歲俯游息皆功用肯受人間外物移

朱子實紀卷十一

十一

築室如何不立基基成方會展宏規譬如務學先存
志志若無愆久自知偶爾塘名符姓氏更昭亭榜壯
門楣鳶飛魚躍春風裏好為而翁永保持

又二首 許月卿

古壇黃葉滿霜林何幸朱塘兀古枌試上月臺因問
月知涵雲谷幾多雲夢遊當日成何事嗜學于今喜
舊聞我憶昨遊春水滿重來秋老看崖垠

遊子從來悲故鄉歸來襟袖芷蘭芳夢魂飛去雲濤
遠杖策閑行天水光可是月中曾到此安知身後却
餘香紫陽弟子有賢子卜築新亭真肯堂

又次韻二首

呂午坡字伯可歙人號竹坡宋右文備撰

華居夙近聖賢居傳習何勞更遠馳應想杖藜行樂處恰如琴瑟在前時朱塘境勝深而窈繡水波明清且漪景象至今同闕里聞知誰不盡風移

亭名赫赫喜初基好揭當年舊學規道造淵源心自得言垂星日衆皆知定無俗客窺門戶應有山靈護棟楣誰謂東家丘已遠君家世世共維持

又

饒虎臣宛陵人宋徽州守

魯人尊孔里鄭公亦名鄉聖賢不世出若麒麟鳳凰一時所尊師百代遺芬薌嗚呼晦庵翁天以扶人綱

朱子實紀卷十一

八十一

傳道續洙泗致君可虞唐當年困讒口沒世悲壞梁褒崇自神聖尸祝徧四方平生夢遊處築亭仍肯堂斯亭豈徒築景行故不忘而我觀畫圖恨不兩翼翔寄語來登者毋徒翫風光

又

方岳

吾州斷雲邊山水則大好不知幾何年有一晦庵老去為考亭人草樹日枯槁兒時所釣遊豈不慨懷抱歸來乎令儀杖屨費幽討寒綠翁家塘昨夢幾傾倒田田君子花藉藉書帶草誰其月三間聊以寄吾浩翁今為飛僊落葉紛不掃滕侯所書紳歲月畧可攷

諸郎表章之三峯倚晴昊藐予抱遺書生世恨不早至今章句間兀兀首空皓孔林不我遐魚鳥亦樂道緬懷草堂雲春風動芹藻

又

王亞夫天台人宋仁和宰

山川以人重百世亦興起我觀晦庵亭畢見師友義惟翁紹元聖動靜參至理萬物備一身會景皆可喜崇塘豈其夢寓意聊復爾經營得面勢猶想翁所指問誰亭中遊高山同企止為魚鱗飛躍風月挹光霽葵水流湯湯源流自洙泗肯堂侈師傳美我賢父子紫陽啟新居封國表故里此意公不忘與亭千萬祀

朱子實紀卷十一

九十一

又

馬廷鸞字翔仲號碧梧樂平人宋右丞相兼樞密使

翁書河漢明人文快宣朗翁名嵩岱高在在足標榜紫陽闕里居朱塘今泗洙誰其董仲舒復此脩吾書

又

程鳴鳳字朝陽號梧岡祁門人宋武舉狀元知南雄州

吾來何物支乾坤除四書外旁無門晦翁乘風遊混淪天宇掃淨浮雲昏周程扶起周孔尊隻手闡斷狂瀾奔當時正氣橫八垠猶爾不免遭群誼曾幾何日班庭鴛鴦晚夢有榻粉榆村翁已僊去誰招魂有亭渠渠波沄沄風烟苔徑新履痕滕侯肯堂之弟昆溪山荏苒更寒暄空餘碧樹吟霜猿人間興廢誰能論桑

田可變海可翻翁之所恃無有焉斯文不死道常存

又

陳淳祖卓山人宋徽州府

翁憶紫陽山君名晦翁亭神行天壤內來去非將迎
點參事洙泗父子俱見稱師友出一門漸磨功化精
愛君如玉尺典刑諸後生

又

戴復古字式之號石屏天台人

晦翁疇昔此登臨草木曾聞馨欬音四海共尊傳道
統一亭聊寓敬賢心故鄉景物應如舊前輩風流尚
可尋千古文公經史學武夷山水共高深

題道源堂

熊禾

朱子實紀卷三十一

伊洛何年此道南道源堂上意誰參若丈夫字遺經
六建學文公精舍三落落此生徒苦志悠悠吾道豈
空談是邦賴有賢師帥扶植斯文首晦庵

登雲谷呈熊戶曹

陳大觀

四書日行天萬古仰餘光讀之十五載稍稍知慚惶
不辭千里遠意升文公堂多謝退齋翁為予指迷方
初來心猶疑久之念俱亡齒齒南澗石廬峰正斜陽
雲葉弄晴影瑤花吹古香失笑丹崖上振衣岩溜傍
須更林景開仰見天蒼蒼悔庵數弓屋破碎雲中央
土花照人碧腐瓦如鴛鴦下有神僊宅金碧相焜煌

玉狗守洞口白蟻遶丹房上有赫曦臺冥邈超八荒
君山粒米小滄海寸線長乃知子朱子宵次不可量
道高古無上聊託千仞岡斯人今已去餘迹欣未忘
悠哉一長嘯宇宙空茫茫

乙未寒泉懷古 暨深道

東萊先生雅好古當年尚友朱夫子浙水渺渺閩山
重躡屩千里來相從屏山山水得佳趣携書更入寒
泉去茫茫學海無涯津泗沂濶遠知何處淵源濶洛
猶可尋誰能涉淺航其深十四卷書非草草精意微
言日星景書成晤語不忍散氣變倏駭風露早主人

朱子實紀卷三十一

十一

留客客不安送君還次武夷山山神呼風揭浮翳千
崖露泣秋空寒前行曲曲有佳致平林一鏡尤清闊
出山俗事紛相尋誅茅有意何時成回舟刻石紀歲
月忍使風標坐埋沒尋常送客止關頭慙慙更至鵝
湖別我我二山來從西衣冠儼整風骨竒天資向上
自超卓直指傳註為支離百聖千賢皆學問上達工
夫須自近古今正學何可磨徒惜高賢有遺恨東都
許下晉山陰雖有聚合無講明迷途孰與迪明覓近
思錄與太極辨湖山人散今幾年六十甲子重周天
道編寥落集蟲蠹舊迹埋沒生荒烟窮鄉晚進重慨

感豈必書在心無傳

省朱文公官坑祖墓 趙沔字子常休寧人國朝徵士號東山

攢簇千峯一嶂開乾坤間氣此胚胎百靈受職環真

宅五緯田尤拱夜臺魯國共悲祠廟毀閩關不見子

孫來干戈不息諸生老獨抱遺書詠七哀

拜文公墓哀辭 錢寅翁

唐石九峰兮矯如龍游峰下寒泉兮玉脂浮浮中有

蓋世翁兮一丘翁不見兮焉求四書兮翁在此亦既

見兮九峯山水竭吾力兮不能忘金風吹松兮聲琅

琅

朱子實紀卷三

十一

溪並峰兮石齧足角巾露衣兮來薦秋菊窮源兮大

林谷古木千章兮珮鳴鏘鏘僊人來兮紫陽視世驚

聖哲兮空皇皇昔可為兮雲一壑來日大難兮九原

又不作婦讀吾書兮猶自可樂

題章齋井

程文南字以文婺源人號點南生元禮部員外郎

比屋絃歌古婺源畫圖連水水連天文公宅後章齋

井夜半祥光生紫烟

又

汪偉字思偉婺源人號好古生國朝敕贈承德郎大理寺評事

章齋當日浚源深一旦虹光出井陰道學上傳洙泗

遠餘波千載淑人心

朱子實紀卷之十二

朱子實紀卷三

十一

刻朱子實紀後序

朱子實紀凡十二卷前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醇峰先生所編也先生自幼有志朱夫子之學謂年譜出于果齋者於今脫畧即欲編實紀及入翰苑官給舍益

朱子實紀後序

廣蒐輯又慨吾婺源夫子闕里國家褒典弗稱建寧言于朝加創祠宇歲春秋特祭著之令甲如實紀所載正德丙寅編成自為序越二年而先生卒又五年乃今正德癸酉歛鮑雄以

道氏始板行焉先生是編該括大備而年譜中綱目亦多為之權衡後之人欲知夫子之道者尚從茲始哉傳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道見于行符于言聖賢一動一靜皆道之發

朱子實紀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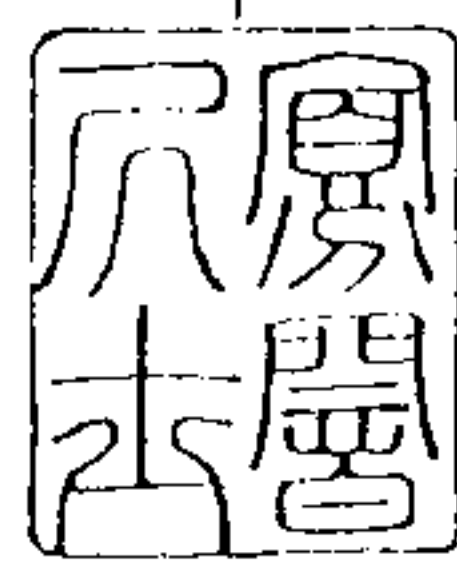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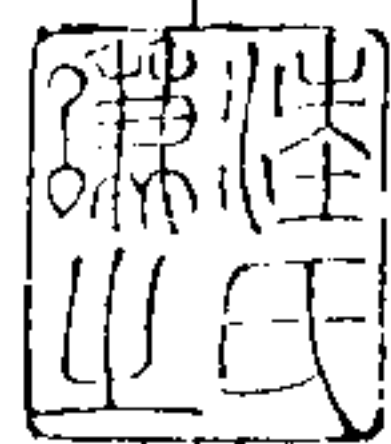
求之言者淺得之行者深故必曰是以論其世也宅井氣騰人知夫子之生大風拔木人知夫子之死姑置褒崇表章散見異代者勿論若其自洒掃應對之微以至修齊治平之大中間窮

達常變歲月履歷之詳上而道統世系之所自下而道派世澤之所及不惟天下不之知鄉里後人亦懵然今世之弊士多業舉子徒記誦夫子三四注釋以藻文詞媒聲利魚筌兔蹄得此棄彼雖夫子雜著諸書容或不甚著目况行之云乎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嗚呼自古而今孰無良心要在於知其人也知有其人尚可作責沈文不知有其人不免如東家丘之于其鄰

也先生之編朱子實紀誠不為無意若先生家譜易志悉出一時之筆其音校五經批點四書注等書則成于丁卯廢黜後惟此編積以歲年不遺餘力愈依門下間嘗類所貯書以供採擇復從役於先生弟鍊成之氏校錄用是獨知其為之之不易庶幾無負罔極之恩者蓋先生誦法夫子無日休息於此焉可以槩見立朝審諤允蹈乎有言責者盡其忠之旨又豈直紀夫子

之行于紙上而已哉愈與成之
屢謀鋟梓力有所待今年春以
道曰吾友鄭作宜述氏來任斯
事愈素稔以道為有德長者且
鮑之先魯卿父子購復婺源文
公廟祭田若干畝世有義行遂
託以傳未幾愈家禍盜火是編
元稿賴以道得免天地鬼神固
默有以呵護之而以道之功何
可得而少之也邪山嶽遺刑桑
梓餘蔭在所當為者不敢謂有
功而欲知夫子之道而不論其

世則其所矣不小也故詳書之
於末簡以告夫同志而亦自警
云下元日後學婺源汪愈拜書



崔清獻公全錄叙

菊坡公吾鄉先民史稱晚出番禺屹然有大臣風竟與唐張文獻公異代齊名予少知慕之而喜見其行之狀於門人李文溪者後讀本傳而知其狀之未備及觀宋立齋先生校增公

言行錄又知雖傳亦不能備公也公平生以薄大端純之學而勵之以嚴霜烈日之操故清明在躬日底深造而不可量以朝著則蹇諤以郡縣則字牧以刑憲則風采識者已以經濟望之及選撫淮也力阻和議大備內

修遂截然長城淮左金人不敢深入以蜀變而推帥也至則叛者帖然首睦將帥凡拊循儲積捍蔽之敷張既弘且要全蜀之命脉精神遂倍二虜不敢窺西和蜀人比祠於忠定清獻為三賢及歸而鄉郡驚變於摧鋒登陴一諭羅拜遂遁噫公何脩而得此哉文文山一代偉人獨稱公德之盛跨映一代則知士之無本徒欲乘幾會智術以取耀於一時者難矣而世之多公者每以不胥相位一事為重至稱為千載一人又推其隱意比之

叔盼然公自撫蜀乞祠終於禮書不
赴者已在茂陵之世理宗之立蓋儻
成於后相一時之奸謀與魯宣親見
喋兄血而就之者不同端平之傾心
延竚雖在彌遠既死之後然帝之多
愆如貞魏極一時之賢皆不能久於
其位宋至是爲何時且一艾不畜而
七年之病尚可活耶觀公素以末路
結果語其弟臨終又戒子姪以勿仕
則其沉幾以自信者不待他推其意
而已巍然如泰山之重矣若徒區區
以不屑躋步相位爲公榮者其末也

我錄哀狀傳言行而益以新得者
爲較全余久得之於蒲圻胡大參廷
獻兀入滇入京復廣不離筭今至贛
始出與教官吳誠楊景輩校之而付
邵憲副煉梓以廣傳蓋以公非但可
師於吾之一鄉而已也

嘉靖十三年龍集甲午孟春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瓊山唐胄書

一第... 冊... 卷... 目... 錄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目錄

卷之一

言行錄

言行錄序

黎貞序

余鼎序

言行錄上

卷之二

言行錄中

卷之三

言行錄下

行狀門人李昂英撰

續通鑑綱目

卷之四

奏劄一

第三次辭免秘書少監

辭免兼國史檢討官

辭免秘書少監乞赴宣幕

秘書少監乞補外

辭免除秘書監

再辭免除秘書監

辭免除兼太子侍講

辭免除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

同修撰

辭免除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

使

辭免除四川制置使

四川制置乞祠

辭免召赴行在

卷之五

奏劄二

辭免禮部尚書

再辭免禮部尚書

第三次辭免除禮部尚書

第四次辭免除禮部尚書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

使

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再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

辭免除煥章閣學士
辭免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
卷之六

奏劄三

再辭免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

辭免徽猷閣學士

乞守本官致仕

辭免召赴行在

奏暫領經畧安撫使知廣州印乞除官代

奏乞謀帥為代

申山前事宜併牒彭提刑節制諸軍隨宜

調遣就行督捕事

奏盜賊寧息乞賜除代

申彭提刑管提舶之功

申石運判李運判黃提舉之功

辭免除叅知政事

卷之七

奏劄四

再辭免叅知政事

第三次辭免叅知政事

第四次辭免叅知政事

第五次辭免叅知政事

第六次辭免叅知政事

第七次辭免叅知政事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宮觀

辭免特授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第

一詔奏狀

第二詔趣行辭免奏狀

卷之八

遺文

四川制帥手帖

付吳統制

又蒙鈞染

御寶實封樞密院劄

舉通判宋詡知循州劄

與循州宋守書

又

仙遊鄭氏家塾記跋

重建東嶽行宮記

歐陽氏山墳記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6 頁三句

寄增邑宰

遺詩

送時漕大卿淮西檢法

壽李參政壁

壽邕州趙守

張進武善風鑑謂予多骨日聳早晚入臺

求詩贈之

題吉水龜潭李氏仁壽堂

送聶侍郎子述

揚州官滿辭后土題王立亭

嘉定甲戌正月以金部郎分間東淮正當

全虜奔巢南奔之時人不願往以君命

不敢辭首尾五年而不得代戊寅臘月

以小蓬召而病且衰矣自知不堪世用

決意南歸舟次豫章三疏丐閑而不得

請幡然東下艤棹南康重湖閣夜夢人

告之曰死於廬山之下覺而識其事并

以小詩謝山神

送素校書赴湖州別駕

柴秘書分符章貢同舍餞別用蔡君謨世

間萬事皆塵土留取功名又遠看之句

分韻賦詩得世字

陳秘書分符星渚同舍餞別用杜甫老手

便劇郡之句分韻賦詩得老字

充大著出守潮陽同舍餞別用杜工部北

風隨爽氣南斗近文星分韻賦詩得北

字

張秘書分符星渚同舍餞別用山谷晚風

池蓮香度曉日宮槐影西分韻賦詩得

晚字

李大著赴豫章別駕同舍餞別用杜工部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之句分韻賦

詩得天字

嘉定庚辰正月二日楊尚書率同羊園拜

于西湖因為遊湖之集適湖水四合乘

興鑿冰泛舟如所約也杜侍郎賦詩和

之

答李侍郎嘉定庚辰冬之官成都至城外

驛侍郎亦赴鎮常得相遇于道惠詩答

之

寄黃州趙別駕庚辰入蜀舟次黃岡適趙
倅奇夫公檄行邊不遇以詩寄之

送魏秘書赴召

送夔門丁帥赴召

送成嘉父

送范漕赴召

壽轉運使趙公汝燧

送洪陽岩赴班

君疇班引後宰古田滿戍趨京時文溪以

宗正少卿召入極力引薦君疇自六院

入臺文溪力也後以言事去國嘉定甲

申以禮部尚書得請便道還家作此詩

卷之九

宸翰

制詔宣賜夏藥

轉朝散大夫進封開國子加食邑

宣賜夏藥

宣賜臘藥

轉朝請大夫

宣賜臘藥

四川制置乞祠不允詔
辭免召赴行在不允詔
辭免禮部尚書不允詔

除禮部尚書

轉朝議大夫

理宗御劄一

其三

其五

其七

贈挽上

文類

宋文

與崔菊坡尚書書又公

家大酉書公文集端

克齋游公侶跋公齋房大書

洪平齋書贊及跋

跋崔丞相二帖文天祥

酌文劉克莊

跋文集後李肖龍

元文

常祭祝版

廟樂辭龔煥文

祠堂詩序何成子

跋崔清獻公七劄十三疏後李習

跋崔清獻公洪文忠公帖李燾

奉祠祝文嗣孫繼和

卷之十

贈挽下

文類

國朝文

脩墓記梁昇

記翁坡大字馬怡

崔清獻公祠堂記蘇建

重脩祠堂記曾榮

贊黃諫

跋劔閣祠後陳獻章

跋重建東嶽行宮記甘鐸

紀祠堂興廢之由五世孫子孫

紀名公挽祭詩文八世孫曉

詩類

宋詩

贈公平叛卒戴石屏挽詩三首劉克莊

元詩

唐律吳桂馥

唐律翟龕

唐律潘昇

唐律黃甲登

樂府陵濟國

唐律陳黃裳

唐律羅天與

唐律柯芝鳳

古律蘇順孫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一

言行錄

言行錄序

黎貞序

隱士廣東新會人洪武戊寅撰

易稱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故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孟軻氏以為百世師范景仁跬步宰相不屑就司馬公以為天下勇雖未至於聖亦曠古之獨行間世之偉人也夫功名權利為衆所趨雖即者之微斗升之粟垂死猶戀戀而不忍捨矧位至將相祿至萬鍾得為而不為一斷

之以義非冠天下之勇百世之師者能如是乎有宋丞相崔清獻公其人也功成身退棄相位如脫屣輕富貴如浮雲真二公之等儔清風于千載之上矣丁嘗稽古今仕宦而至將相者非難唯善行其道甘為難其始進功名顯赫者非難其終退從容以善者為尤難今觀公出處進以道退以義可謂善於善終信乎天不虛生斯人也始由太學進士尹新州循良之政慈惠之教已洽乎民心矣憲屬右帥淮蜀侍講春宮經畧嶺南嘉謨讜論奇心續素播乎遠近矣舉賢薦能若遊侶

洪咨夔魏了翁李庭芝家大酉三十餘輩各以道德功名表表于世大體立而規模遠矣桑梓英俊若李昂英楊江中吳純臣温若春出自門下因公獎拔皆至顯宦體國奉公不以避嫌而蔽賢矣逮自蜀致政歸老五羊上之春禮愈隆虛相位以召公蒲輪几杖中使絡繹而公竟不一動豈無謂歟禮七十致仕公踰年八十血氣已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深得進退存亡之義也或曰姜子牙八十應文王之遇而起郭子儀八十赴德宗之命不違大臣之義死生以之豈以衰德而忽於事君哉余

曰君子觀時而動商季之時紂之惡浮于禁民苦霍政如坐塗炭文武切於救民太公出而輔之一戎衣而天下定唐祚中衰逆胡扇禍四海崩令公以雄才重望繫天下安危未嘗一日去位安得以清獻公為比哉公遇理宗上無失德朝多俊傑然北鄙自南渡以來虎視江左百年強敵其間宰相才識如李綱張浚將帥忠勇如張韓劉岳猶不能挫其一毫之銳况下於數公者乎其蟠根錯節雖有賁育之勇良平之智亦付之無如柰何公鼓舞四十餘年智勇竭盡晚年辭位道之常也若復

強勉應命隨時浮沉不過胡廣馮道輩貪祿固寵之常態耳何有補於事功哉端平己未冬郎官蔡節奏上曰崔某辭免已到未知幾時可來節奏崔某年高地遠病日半之臣料未必能來蓋當時近臣奏對若此則公之忠誠可見矣此余所謂公得進退存亡之義者豈不信然嗚呼公之德業可謂至矣史冊書之天下誦之子孫保之非私也公也非幸也宜也故天愛公壽以八十餘而不衰君愛公勤以七詔而不倦士愛公西山葦薦于朝咨夔輩讚于傳民愛公祠于蜀之仙遊廟于廣之蒲澗是豈智力之所能為哉故公盡天之理以事天則天亦必盡天之理以報公也天與理其可必而可信乎公之子孫聯絡簪組貳百餘年至今猶繩繩揖揖如螽斯之盛是天固可必而理固可信也爲子孫者尤當善守家規翼翼以誠身兢兢以保業進脩不已善慶擴充必有出類拔萃繼承先志復秉鈞軸于今日矣公有文集值兵火不存公之五世孫子璩懂得一二用附于錄因出斯錄示古岡黎生貞生郡人也盥手恭讀再四感慨嗟嘆遂紀其實摘其要而書于卷末云

劉履序刑部廣東司主事江西廬陵人永樂五年六月撰宋嘉熙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觀文殿大學士廣東路經畧安撫使崔與之以疾薨年八十二贈太師謚清獻累爵南海郡公公自司法至學士累遷三十餘年而拜尚書與相九七徵皆辭不起竟得請以學士致仕歸田里理宗高其風節大書菊坡二字賜其家無所有惟圖書白窗鷄而已公平生不事家人生業不尚浮華不愜聲色故歷仕四十七年而無疵可指其未仕也以經史文章綱常制度善惡得失明其學既仕也以致君澤民經邦輔國進賢退不肖爲己任既退也又以全題爲己樂可謂明哲之士社稷之臣矣五世孫子璩輯公之政事文章德行薦擢出處暨夫君命臣對之辭名曰言行錄將鈔梓發公之潛德于後世求予考正訛舛序篇端余讀再四竊伏自念天生聖賢異於人其建德業立事功必有超於人何則見大電繞北斗樞星而生步大人之武而生見菖蒲發花而生及其生也所謂皆聖賢之事載諸史冊可考公之毋露坐有星墮懷妊而生公故公所行德業大異衆人良有以夫履竊方公之政事若張九齡文章

若陸贄德行若婁師德薦擢若狄仁傑出處若張子房故公之仕歷三朝而聲譽益彰况乎君臣相遇為難而力辭歸老為尤難宜其祀於仙遊廟于蒲澗從祀於增邑之學宮而子孫相繼與言行錄永傳於百世百世之下仰清獻公之光感發興起而復公侯之始者則子燧輯是書功莫重焉孝莫大焉

余鼎序 翰林院編修星子人永樂十四年八月撰

嶺海間離火明秀之氣發而為奇木美石犀珠玦瑁翠羽之屬然亦是以當之惟其細縵磅礴積之彌久則英明偉特之材間世而出則羽翼當朝梁棟世道使天下後世誦其書景其行想見其人於嶺海之表明秀之氣於是燁然見焉惟南海崔伯胃氏偕其弟伯張持其六世祖清獻公言行錄介子友戶科都給事中李公孟昭徵子序之竊惟嶺南在唐有張曲江張曲江後三百餘年而宋有餘忠襄公忠襄公後百餘年而清獻繼出是三鉅公與嶺海同其高深與日星相為炳耀豈非所謂天下後世之所想見者耶公於開禧嘉定中歷秘書史館侍講東宮多所論建其帥淮東也繕治甲

兵備禦虜寇殫忠盡瘁算無遺策其撫川蜀也推誠心以綏士卒明尺律以整武備迄數歲而境內帖然宋室無西顧之憂以公之可恃也尋還南海會群盜猖獗公登城一麾而渠魁奔潰豈非公之德化素孚於人乎時理宗注意宰輔屢屢勅召公寔已衰憊不能遠道乃抗疏力辭懇切之情出于肺腑然當時皆以端揆望公未嘗信其衰也未幾公遂蓋棺而衆議定矣噫公之始終光明俊偉人謂其有大臣風又謂其與張余二公異代齊名斯言得之公之孫子至今以文獻相傳猶能繼述祖德而不忘且蜀人以張忠定趙清獻偕公為三賢祠于仙遊閣南海以公與張曲江祠于學宮然則公之聲光赫然於川嶺之間未嘗泯也豈無慕其流風餘韻而興起者乎覽是編者當肅容起敬

宋端儀序 廣東按察司提學僉事福建蒲陽人弘治十年六月撰

宋至寧宗末韃靼日彊金虜南徙而李全又叛附不時宋人立國錢塘僅僅支撐以免亡滅假使當時繼統正傳授明縱彼腥羶之氣逼人崛起之勢可畏而我之民瘼物則固自若也柰之何黠后權臣相倚為奸利子竝廢而理宗立旋又擠竝於死

地三綱淪人紀壞國之所仗以為精神氣脉者至是蓋已斷喪無遺雖當時名士往往隨世以立功名大賢君子則有的知其不可而嘆息痛恨焉思欲完其名伸其道以求無忤於心而扶植倫紀者南康李公燔莆陽陳公宓與南海崔公與之輩沒齒不肯輕拜理宗除命其意固有所主然李公曾露諸言論間人易得而知之陳崔二公則未嘗片言以著形迹是以淹淹二百餘年其事猶昧晦弗彰夫君子尚論古人因時以考其行據事以原其意張子房終始為韓之心楊龜山始能得之勿謂

古人心術卒不可得而測也予初讀宋史陳公傳揆公所以堅卧不起意實有在於茲來南乃得崔公言行錄觀之蓋公嘉定末自蜀帥罷歸及寶慶後帥湖南不起帥江西不起端平中再除吏部尚書又不起值權鋒軍士作亂薄廣城公登陴撫諭朝廷聞之即家除帥公既平賊遂謝闈寄徒以不悉鄉郡茶毒屯勉一出而帥臣六閱月俸給悉還公幣已而叅除降麻前後辭免至二十疏雖祠祿永錫亦不受此公微意之所寓也昔魯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公弟叔胗非焉終其身不食兄祿與之

財則曰我足矣公之心其叔胗之心乎自古豈有倫紀晦蝕之人而可與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者哉按史理宗初立有鄧若水者不勝忠義激烈欲上書請帝誅權臣讓國于近屬之賢者向使其策得行公豈不為衛武之九十人相文彥博之九十平章以副當宁思賢之心以援四海將溺之民而樹功名於晚歲耶惟其意有所主心有不妥故其出處之際確乎有定力而不可移焉近世評公者或謂其清風高節或謂其洪度雅量或謂其知幾知微要之皆淺哉乎其知公也他書載公有菊坡文集與夫所謂嶺表便民榜海外澄清錄今皆亡失子孫所傳寫不過辭榮章奏若誥勅荅詔及遺文詩歌一二而已又皆與言行錄參錯無倫緒予皆畧為之更定而并以其所知者增益焉因揣公心事之微以自附於推見至隱之君子而就正于有道云爾

言行錄上

公諱與之字正子其先汴人紹熙庚戌補大學生癸丑登進士乙科為潯州司法再調淮西檢法格知建昌軍新城縣通判邕州知賓州提點廣西路

刑獄兼提舉河渠常平事召除金部員外郎嘉定
甲戌以直寶謨閣帥淮東就任加龍圖閣將作監
太府少卿已卯冬召入除秘書監兼太子侍講庚
辰春擢權工部侍郎兼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四月
以煥章閣待制帥成都辛巳冬權四川宣撫使因
以為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甲申丐祠以權禮
部尚書召力辭歸田里理宗登極除顯謨閣學士
起以湖南帥辭不赴遂除煥章閣學士提舉鴻慶
宮紹定己丑復除徽猷閣學士起以江西帥真其
便道趨朝又辭不赴乞致仕不許端平甲午除吏

部尚書不起拜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乙未三
月以廣州軍變除廣東路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
六月事定即召代拜參知政事七辭不起除資政
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丙申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
十三疏辭不許嘉熙戊戌始得請改觀文殿大學
士官觀如前己亥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與宰臣恩
例十一月以疾薨年八十有二贈太師謚清獻累
爵南海郡開國公母夫人羅氏露坐有星墮懷妊
而生公幼名星郎及壯補上庠初參齋或夜夢有
烏龍蜿蜒盆中翌旦公適至盥于盆聞者異之

大學說
公蚤孤家貧刻苦向學讀書務通大義不事章句
為文務得大體不事綴緝少儻有大志應接事
物動有機警初任澠州法掾部使者巡按壓境驛
治久地郡委督辦甚峻无無所取公命吏以茨易
屏瓦覆之倉卒完集在淮西幕時王樞密當國有
子蒙奪僧寺田官吏無敢決其訟公直筆擬斷不
為權勢屈王聞而壯之薦于朝由是諸臺交劾爭
致王家集有謝
治新城以撫字寓之催科酌道里為信限悉蠲浮

費民輸直造庭下東廡交錢西廡給鈔未納無泛
比已納無泛追不事一箠而賦益辦前是編民以
後破家相踵公既去所以蠹役者民爭應恐後會
歲侵舉行荒政供億軍需無窘感峻迫扶邑境帖
然當路取其規畫下諸州縣倣行之上其治行見辭狀內
通判邕州未赴特旨與在內陞擢差遣公力辭竟
之本任識者高其有難進之風集
倅邕未暮適賓州軍閔諸臺以公長於應變列辟
賓守其折姦萌不動聲色憲使揚公方為時名流

按部至賓見公處事識大體愛民有實惠期以經濟事業諸郡邑獄訟久不決者悉歸之剖決如神一道稱快遂特薦之

家集見別賓州

守賓年餘除本路憲使誥云爾符未久治有休聲茲予命汝持節于本道豈徒為爾寵哉以爾習知風土之宜則廣右之民有所未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皆可以罷行之公益自奮厲以為嶺右去天遠甚官吏任情摧剝須澄清之視事日首榜所屬明示要吏姦民瘼纖悉畢載號令明肅觀者懼焉以公擊搏不避權勢貪污之徒有望風解印綬

去者其榜一曰獄囚充斥之弊二曰鞠勘不法之弊三曰死囚冤枉之弊四曰贓物供攤之弊五曰戶長科役不均六曰弓手土軍搔擾七曰催科泛追八曰緝捕生事九曰姦猾健訟十曰州縣病民等事後真守高惟肖廣舶趙汝措見之服為吏師梓行于世

家集

公道經連州時官民耆儒迎謁于州治將行因書曰有才者固難得苟無德以將之反為累爾窮達自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州人以為名言刻于石

公為廣西憲欲渡海決囚吏人云海濱有神最靈若欲渡海須預決於神不然鮮克有濟公曰海外諸州官吏不法久矣我欲為民除害豈問神耶遂理舟渡海離岸方頃間風濤大作柁為之折公亦不禱于神回舟整柁以行諸吏畏恐公乃就舟中陰禱於天頃更天色開霽風浪帖息及至海効四郡貪黠吏數人自此官吏始知有國法不敢害民矣至今海外立公祠堂歲時祀公不絕亦公恤民一念上通于天故也廣人集公政迹為嶺海澄清錄

廣右境土荒蕪四州又越海外昔者輶車按行之所不到公歷巡所部劄嵐晝暑星行露宿以葉舟渡朱崖衝冒川途之險而弗顧自春徂冬徃反數千里形容凋瘵鬢毛悉斑所至塞帷問俗導人使言有條利害以告者必為之罷行乃去幽枉之民遮車而赴愬者駢肩繫迹于道

家集

嘉定七年金虜為羶鞞所攻棄燕來汴李全復據京東兩淮腹背受敵命公帥淮左陸薛首疏以選擇守將招集民共為第一事別疏畧曰金虜垂亡惟定規模以俟可乘之機最是要務山東新附置

之內地如拍一虎枕蛟急須處置自古召外兵以集
事事成與不皆皆有後憂當來若欲招納合計為兵
若干錢穀若何而倚辦為農若干田牛若何而措
畫今既來之無以安之使飢餓於我土地及其陵
犯又無控禦之術幾至稔禍事勢如此只得因病
處方無徒以受病之源歸咎既往乞下制司區處
要使命令一出帖耳退聽

守揚州登城臨眺形勢謂濠河陘陘褰裳可涉守
禦非宜乃度遠近準高下程廣狹量深淺為圖請
于朝許之河面濶十有六丈底殺其半深五分廣
之一環繞三千五百四十一丈壕外餘三丈護以
旱溝又外三丈封積土以限淋淤又廣地七丈以
受土使與危堞不相陵復作業城五門為月河總
百十七丈而南為裏河又八十七丈西北曰堡城
寨周九里十六步相去餘二里屬以夾城如蜂腰
地所必守左右充淺隘浚之槩如州城壕計七百
三十一丈且甃女墻以壯其勢外壕既深水勢趨
下市河濶不可舟有警易餉難為力又加深廣造
輿梁五經始于八年八月訖于九年九月工一百
一十五萬四百二十五費朝家縹錢三十四萬八

千七百五十六米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七州家
激捕為縹錢五萬一千六百有節縮有道勸懲有章
公私不以為病

揚州重脩城壕記

公出鎡責將校募諸營選大如臂者培插長茂周
遭六萬一千五百餘株二三年後小者可為薪大
可為樁木留根四尺槎牙交錯禁限工具春至復

生

集

揚州倉廩少且地壞新糴無所放處公視北門內
舊柴場地於市河為近昂初倉廩十二座積粟充

裕

集

備禦之計入患兵少公獨以兵不在多在素練耳
以諸軍分作三等教閱弩手以年力高強而善射
者為上挽踏施放合格者為中餘為下鎗手以身
材及等仗而有膂力者為上雖不及等仗而少壯
善擊刺者為中餘為下騎兵則以人騎輕捷武技
精熟為高下先布陣勢縱橫來往用草棒相擊以
習刀法或用包頭毬槍馳逐格刺以習槍法然後
大走馬圍射用拒馬圍隔射堦至四十步施放三
箭來往四遭精熟又加步數五日一赴州治教場

閱習委幕僚督視籍中否優劣月終比較賞罰則親按激稿練習既久上等出等中等為上下等為中人皆可用戰則上等居前鋒中等佐之守則上等當衝要中等助之下等供戰守雜役遇敵戰勝賞亦有差仍下諸州縣屯戍一體行之由是淮東軍聲大振

集

諸屯軍馬歲例九月後三十八日壓馬出城三十里回習為文具公至始朔簽牌分寫八卦如探得乾字即令旗頭舉乾卦旗出北門將校率群騎視所向以往遇岡坡溝澗徑趨直前不令迂繞取道使人馬相得遇險不懼緩急可恃為用

淮東數百里皆夷曠惟滁州盱眙軍多山林方山石固山嘉輔砬崖高峙上有泉源公募民築五山寨累石為城料簡丁壯選材力服衆者假以官資

統之月差一百二十五人分布守望官支鎗四百一十貫米七十五石有警邊民悉家于中併力捍禦又慮姦民乘時剽掠以路鈐劉諶老成忠義用為五寨都總轄鎮壓之

淮郡有萬弩社公謂追襲擊騎射為優遂請于朝乞於本路屬邑更勸萬馬社募淮民為之縣額

百人應募者閱試合格官助鞍轡錢二十千人復租稅三百畝平時散在田里緩急調用仍選材智出衆者統之

集

浙東大飢流民渡淮求活以數千計公命僚屬於南門外籍口給錢米民得無飢亂以死無不感慕且請下朝行之兩淮端明洪公咨夔嘗有詩曰寨下人家益益春又推餘澤及流民慶州小范青州富合作先生社稷身

共平齋文集

廟堂貽書欲主和議公荅曰古今未有無夷狄之中國而中國所恃以待夷狄者不過戰守和三事而已唯能固守而後可以戰可以以和權在我也守

且不固遂易戰而為和權在彼也自大將屯重兵于山城孤絕之地而淮東守禦全勢因此大壞局面一差着着費力彼方得勢而我與和必遭屈辱况虜寇尚留吾境敵情多詐從違未足深信徒使軍情疑貳邊防縱弛必為所誤犬羊貪狼之性非其力屈未易和也今招信之寇雖未退而五山寨錯落相望邊民米麥盡數在砦野無所掠其勢只得攻青平山又復失利而去統制陳世雄等軍分頭頓兵關集山砦併力剿逐其勢必不能久駐又

淮陰之寇楚州已遣季先所部忠義人前去迎擊
敗之更看事勢如何且如東海連水為我所有山
東歸順之徒為我所用一旦議和則連海二邑若
為區處山東諸酋若為頓放蕭牆之禍必甚於額
史和亦可遽言也此因繆將喪師辱國憤恨俱廢
寢食心氣大作委無精力可以應酬乞別差通敏
者以任和議之責隸

虜哀小舟渡淮為官軍驚遁至公曰虜性多詐
強則示弱弱則示強今來衰殘恐我遣師故為虛
喝耳遂移文成軍仰預行體探密作隄備以俟其

乘併力剿殺母容一人一騎脫去後瀆頭果告警
仔誠幾盡隸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二

言行錄中

淮陰實應滁州築城浚壕措置守禦官軍勞苦公
委官相視激賞費交子六萬貫悉自樽節那融不
請科降隸

楚州青河口寇所必趨無險可恃遇警敵於對岸
覘我軍虛實瞭然在目若乘虛伺困奔衝而來不
戰自潰公乃築城置戍可守可戰申請乞置副都
統于楚州以總內外之兵於是山陽淮陰如常山
蛇隸

盱眙屯重兵雖臨以大將而有外實內虛之勢公
白廟堂曰用兵如奕棋置子雖踈取勢欲接旁角
失勢腹心勝之今局而似少差使智者臨枰不過
急於求活萬一敵以疑兵牽制盱眙以勁兵由他
道而來則孤城隔絕于外將有腹背之憂豈能涉
遠相援乞移大將近裏以養威却於統制官中選
智勇可當一面者總戍山城蓋滁與盱眙距天長各
百三十里大將駐天長虎視四郊則臨機隨勢策
應出入變化不為敵所窺而淮東備禦之勢全矣

隸

時廟堂以張皇為戒公上劄言守邊以鎮靜為先以張皇為戒古今之通論也然事勢有萌猶戒張皇備禦未周徒為鎮靜識者隱憂謀聞燕山已立新主韃靼又復交攻山東乘虛寇之亦甚蹙迫然且簽刷軍馬敷料糧草屯海州屯清河屯招信濠梁此其意向可疑彼境之人皆言其垂涎歲賚不得欲以兵脅取豈容無備如滁州合整輯關隘以為障蔽盱眙合措置山砦以為聲援楚州合經理清河口守把淮口以為控扼輪日教閱激作士氣常時戒嚴以守為戰非惟緩急不致誤事亦可集

事

集

制司密遣劉瑄等渡淮攻泗州全軍敗覆公慮虜兵乘勝衝突亟遣強勇馬軍百騎星馳盱眙沿淮一帶巡哨官給鎧仗及紅綠白布馬衫各百領併諸色旗幟令其隨處換易晝夜往來莫測出沒或多或少或分或散遇平野則馳騁打圍移文州縣却稱分頭遣去五百騎巡邊又慮盱眙山城孤立積穀九萬餘石及鎮江揚州節次撤去攻守之具甚多亟選精銳軍三千人厚加激犒星夜馳去捍禦又慮朝廷憂顧以書馳報曰天長盱眙等處各

已增戍雖無舟師已密令將在淮馬船牢守恐為羊皮軍所襲彼若車運小舟渡師即是送死可報東門之後彼若措置大舟亦非旬日可辦則備禦大畧已成倫序矣盱眙添到策應軍五千餘併收拾散亡共可及萬人內揚州撥去敢戰精銳二千八百人皆平時素練之士儘可為用事已至此只得隨機應之願寬懷抱

集

泗州盧鼓推遣殺降旗軍七人送歸南岸告之曰盧元帥不殺降兵公謂我青面軍彼所忌也故設計誘之以離其心怠其力耳即貽書劉都統曰官

軍渡淮攻戰自合奮不顧身今已降虜又復來歸

須從軍法以沮賊謀以固士心

集

楚州武鋒敢勇旗軍王勝等一百餘人搶奪寨門帶器甲逃去入射陽湖徙者益衆公即下諸處牢固守禦又慮蔓不可圖遣將官李椿齋旗榜往諭之軍衆各稱揚州安撫恤軍愛民願聽招諭王勝懷疑令溫富徙往招提寺別寨固守及降公摘王勝溫富誅之餘悉蠲罪分隸諸戍

集

公除秘監丐祠不許舟次池口得報江淮宣撫使辟充叅謀公謂除命在前辟命在後雖未被受然

已報行况今殘虜寇邊義當體國只合申審乞免
造朝以就宣幕遂移京口聽候指揮尋有旨令入
奏方回棹赴闕首奏臣自外來但知外患未息之
為可憂致身內地始知內治未立之為可慮蓋內
外之情不通最為今日大患人才之進退言路之
通塞國勢之安危係焉用人必親其人聽言必行
其言事之巨細必有良規而後可以獨運事之利
害必有真見而後可以獨斷願於用人聽言之際
一付公論詔大臣首清中書之務力為外禦之圖
延接諸賢參稽衆論九大施設大經畫合謀而參

訂之以求至當之歸葉

廷對劄子言立國之道在謹邊備以為藩籬安人
心以為根本根本固則藩籬壯乞行下江淮制置
司應淮郡尚有賊盜去處亟作措置務要綏靜俾
民復業為國強邊又乞契勘極邊曾經盜賊戎馬
侵擾去處稍加寬恤去年殘欠且與開豁今年夏
春或免或減等第施行務有以係其心寬其力不
惟可以實邊緩急可以為官軍聲援葉
又奏事功之不立由意嚮之不明意嚮之不明由
規模之不定殘虜雖微窮獸必搏要汲汲自治以

待之乘釁一動收功萬全臣昨乘障五年力持守
禦一說始終不變毀言日至不逞恤也有為進取
之舉者臣知其必不利又有為議和之說者臣亦
斷以為不可行既而竟如所料今虜退三閱月朝
廷幸目前之暫安寢不經意邊臣日上平安之報
而不言禦備之方正恐不待秋高邊塵已聳必有
潰裂四出之患乞行下江淮制置司安撫司軍帥
邊守凡有城壁去處各仰開具逐處見管官軍若
干民兵若干屯駐大軍若干橋積米麥草料若干
城池關隘有無踈畧合作如何葺理戰守器具具有

無缺少合作如何措置軍儲馬料柴草之類有無
匱乏合作如何辦集遇風塵之警若為捍禦若為
應援若為制勝各從實具申樞密院詳酌施行山
東忠義節制司開具實管人數若干已收刺若
干棟退若干見安頓於何地統御以何人今欲分
作幾屯防秋在即寨字卒未成就合作如何料理
今欲立為幾軍其制領正副將以下合作如何區
處逐一條具申上其間有合商確事件庶幾豫為
之畫毋致臨期誤事葉
時論謂直言為好名公奏人才國之元氣進退消

長之機乃治亂安危之候涵養元氣而壽其脉有
國者所當加意而人才之消長由士氣之屈伸士
氣之屈伸由言路之通塞彼其不敢昌言於公朝
而隱憂於私室不敢明告於君父之前而竊議於朋
交之間非盛世所宜有也奏
公奏對間一日上問卿里有何人才公薦吳純臣
有監司之才遂除廣西憲溫若春宜清要之任遂
除秘書郎後皆稱職
為講官時說漢書二節是前人無此發明一云漢
文帝君臣不學即位初元首以獄刑錢穀問周勃
勃謝不知問平平舉大體以對惜乎文帝不學不
能舉周事以詰平周以冢宰通三年而制國用以
八法而平邦國非留意獄刑錢穀乎以此詰平知
其無以藉口矣二云周亞夫鞅鞅非少主臣此是
亞夫強項氣習細柳之屯去中都不遠閉營門以
拒天子謂之警不虞則可而尊君之禮則未至也
景帝忘刻宜其不能容孔子論為臣則曰其行已
也恭其事上也敬亞夫不學毋怪乎恭敬之事未
之有聞曾就
嘉定十三年四月出帥成都是時虜交攻往來

寇蜀益都謀帥難其人故有是命公奏天下之事
須要中外相應大小相維而後有濟蓋中外當如
一家貧富休戚實同其責而勢不可不相屬大小
當如一體疾痛痒疴皆切於身而情不可不相孚
臣竊蟻無援孤立萬里外設或中外勢不相屬大
小情不相孚以致誤事一身獲戾何足深計而事
體關係利害非輕內引復奏實邊而後可以安邊
富國而後可以強國竊聞軍興以來帑庾告竭設
若有警搏手無策而後有請于朝恐無及矣臣區
區此行職所當為義有可為誓當糜捐以圖報稱
不敢為身計至於廣科撥以寬民力厚儲積以杜
邊聲陛下當為蜀計上嘉納之奏
十四年十一月宣撫使安公丙薨宣司奉印來歸
軍民屬望公權宜納之以安反側亟聞于朝繼得
旨權宣撫職事十二月除四川路安撫制置使先
是有日者在大慈寺見公語幕客平齋洪公曰帥
嶺南古佛西蜀福星也至節前後當度劔時宣聞
猶無恙已而如其言
公嘗題劔閣云萬里雲間戍立馬劔門關亂山極目
無際直北是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哭三邊鋒鏑

天道久應還手馮留屯奏炯寸心丹對青燈搔
白髮漏聲殘老來勲業未就妨却一身閑梅嶺綠
陰青子蒲澗清泉白石惟我舊盟寒烽火平安夜
歸夢到家山

公每謂士大夫處同僚常因小憤而誤國家大事
由不能勝已私治客氣故帥淮時嘗奏名位相統
屬而勢不合文移相關白而情不通聲色笑貌相
周旋而意不叶事鮮有濟及之蜀亦以內外一家
大小一體為對

公任蜀閬適邊戍久不解甲總計告乏秋糴是時

主計者茫然公即下成都府撥三十萬錢引為倡
仍牒茶馬司撥三十萬三路漕司各撥二十萬潼
川遂寧漢州各撥一十萬接濟總所急缺乘時糴買
以備來歲支遣且申朝廷將上項錢理作科降
自昔用蜀每病運漕之難蓋蜀地僻遠灘流險絕
每一綱運動歷半暮且有沉折之患成都苗頭歲
十五萬石舊及十萬即折輸以實私索鮮有為公
家計者公自庚辰冬到官留意軍儲並收正色二
三年間所積頗厚壬午秋省倉見管二十九萬餘
石歲支有餘遂撥十萬石優立賞格選官津運至

利沔魚關等處安頓以充朝廷椿積之數通計舊
糴三十餘萬石專備經常外不測支用

公身藩翰而心王室務薦賢以報國在蜀擢拔尤
多若游侶洪咨夔魏了翁李庭芝家大酉陳韓劉
克莊李鼎程公許黎伯登李性傳王辰應王洪魏
文翁高稼丁煇家抑張裨度正王子申程德降郭
正孫蘇植黃申高泰叔李錫各以道德文學功名
表表于世隆州進士李心傳累舉不第以文行聞
于國諸經皆有論著尤精史學嘗著高宗繫年錄
號詳洽國史院取其書備檢討又纂集隆興乾道

淳熙典章及著泰定錄等書以白衣召入史館亦

公特薦

公在蜀省費薄歛公私裕如將去舉羨餘三十萬
緡歸之有司以佐邊用一無私焉代者輒乾沒虜
攻三關調度無以繼仕於蜀者鮮不為奇玉羨錦
所動公至官爭以為饋悉卻之去之日至蜀口四
路制領舉所嘗卻者以獻有加焉俗謂之大送公
卻愈力

公至成都時安公丙以執政任宣閬夏人書來約
夾攻公聞之亟致書安公曰自金虜棄燕山東兩

河勢如破竹滅亡可待異時震鄰之患大有可憂
金人不顧死亡南窺淮漢宜及此時招納豪傑選
將練兵脩固邊障以待蜀連年被兵士氣未振豈
宜輕舉彼區區西夏衰微益甚何足為吾之掎角
萬一失利虧損國威公必悔之其年師出攻秦鞏
二州不克夏人先退大將王任信以逗撓伏誅果
如公言安公深相敬服又關外四州蜀之扞蔽中
興二吳百戰死守和尚原仙人六散關之地公權
宣撫兼制置申明賞罰措置有方首擊尾應敵不
敢犯及丐開史相以其黨鄭損代至議棄四州地
於是劔門之險與虜共矣累朝所有激賞庫金席
卷以遺權貴鄭雖以此得罪國家首蜀尾淮上流
失勢漸不可支蜀士夫流離出峽言之必流涕或
云禁中時時撫髀興嘆其後命余玠經復迄無成
功惜哉玠中
理宗登極以湖南帥召不起繼召以江西帥又不
起端平初又除吏部尚書亦不起力請休致乙未
二月循梅戍軍曾忠等由惠城倡亂徑擣廣州
主將熊喬脫歸告變庾使黃歲等以一郡生靈係
命於公請登陴撫諭公為惻然亟偕往語其故叛

卒一見羅拜城下以賊平久不得撤戍為對公遂
召秘書李公昂英節推揚公汪中緹城諭賊曉以
逆順許之自新賊始引去公授諸臺嚴為備禦撥
摧鋒統制毗富道會諸戍將追擊之集
叛卒初抵城薄北門摧鋒本寨繞一壁隔人心憂
危懼生內變公與庾使黃公議開府庫大犒諸軍
令熊喬回本寨鎮壓密護北門區處有方關防甚
備時軍氣頗驕大肆剽掠擇其充無良者誅之於
是帖息民恃亡恐集
變聞于朝三月除公廣帥始賊自廣遁去趨肇慶
郡境招納亡命從者響應勢益張入據府城官
軍進擊賊棄城潛遁去盤礴四會懷集間郡邑洵
洵公不敢辭即家治事集
賊自懷集迤邐入封州境山徑險峻不可追擊公
亟與憲使彭公鉉遣將調兵四面圍襲氣勢翕合
賊屢戰北窮蹙來歸公以徒分隸諸軍悉殲之集
寇平即力辭闕事所得廣帥月廩錢一萬一千餘
緡米二千八百餘石悉歸于官一無所受集
端平二年閏七月拜參知政事五辭集曰臣之
事君死生唯命此古今不易之大義也避事者或

偷情以自便沽名者或矯激以為高方命之誅皆所不貸至如年齡已邁疾疫已深任重力綿不容勉強則情可憫罪可寬也伏念臣忠恪一心拳拳體國頃年筋力未衰東淮西蜀萬里奔馳才雖不逮而力可往未始辭難至於駕力既窮不堪鞭策雖長沙南昌分閩之寄相去非遙亦不能往跽伏里居十有二年矣陛下垂憐舊物未忍棄捐擢之政途急於岳任何物衰遲誤蒙簡知如此趣行有命但切震驚寔是氣體支離不能拜跪何以趨進班行久病喪心施為顛倒何以應酬事機况駸駸

八十歲之陳人為迢迢數千里之遠役能免顛仆於道路乎茲累疏連章之有請而真情實意之未孚目斷天高辭窮莫措惟俛首窮閭凜凜俟譴而已夫以一介螻蟻之微敢於屢犯雷霆之威豈得已哉伏望聖慈念臣衰殘俾遂乞骸之願以保全其末路則洪造曲成之恩大矣端平三年十一月拜右相與左相李宗勉並命喬行簡為平章三奉詔書四承御劄中使關彬鄒成玉淵銜命趣行往復再三宣賜路費金三百兩曲示優崇延佇之意復命廣帥彭公鉉以禮勸勉就道又以郡人李公昂

英嘗從公游輟自班行界之便郡專往諭志公控辭至十三疏竟不為動集

上既知公必不可強乃下御劄乞言公疏數千言大畧曰國家聖聖相承惟用人聽言為立國之本自任則用人不廣自是則聽言不專而用人聽言之本又皆歸之清心寡欲其論用人則以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以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薦其論聽言則乞以和議之實意備邊之大畧衆議而公行之母事獨斷又謂內臣不可令採訪外事及問群臣能否以開干預之門奏

公自謝事還里所得祠祿衣賜悉辭不受客有問者公荅曰仕而食祿猶懼素餐今既佚我以老而貪君之賜可乎聞者嘆服

公自中年喪偶不再娶官至貴顯不蓄聲妓買宅一區未嘗增飾園池臺榭亦未嘗增置產業便坐左右畚書無玩好書室所養白官鷄一雙而已其恬淡無欲蓋由天性非矯也

公嘗刪改處士劉臯語命其客吳中隸書為座右銘云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時臨江蕭大山巖客

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變故層出盜賊跳梁雷電震驚星辰垂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寅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群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領鄉郡不受廩祿之入凡奉餘皆以均親黨薨時年八十有二遺戒不得作佛事累封至南海郡公諡清獻

論曰唐張九齡姜公輔宋余靖皆出於嶺嶠之南而爲名世公卿造物者苟嘗擇地而生賢哉先王立賢無方蓋爲是也番禺崔與之晚出屹然大臣之風卒與三子者方駕齊驅洪咨夔許奕直道正言於理宗在位之日陳居仁見稱循吏親結主知劉漢弼抱忠以死哀哉

間出之奇况年不可及自守其堅即其中之所存自此而充之遠到未易量也比聞春風得意之初聲光不露盛名之下謙以將之夫所養厚則所受必大區區贊喜正爲是也初筮不必擇官擇地榮進素定茲爲發軔之初

公之子字叔似性寬厚納婦有苗田六百石爲資奩公命歸之垂歿戒用緇黃子姪俱戒無出仕識慮高遠非世俗所及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三

言行錄下

嘉熙三年己亥仲冬以疾薨遺表言事有萬變而
隱乎微人唯一心而攻者衆出而大小忠良之臣
箴規之日少入而左右佞倖之徒承順之時多倘
戒謹之志稍衰則清明之躬易怠蓋天下以身而
為本惟聖人以禮而自防毋不敬則內敬常存思
無邪則外邪難入大書特書用以自警安行勉行
久而有功事天則求其對越無愧之心報親則思
其付托不輕之意登延碩彥以輔成王德惠養黎

元以培固邦基經筵不徒親攷歷代興衰之故而
為之監戒言路不徒廣求庶政缺失之因而急於
變更責已可以弭天災正家可以厚風俗搢君子
小人消長之機而辨之在早審中國外夷盛衰之
勢而防於未然宗廟齋莊之時洋乎如鬼神之在
其上宮庭燕款之際肅然如師傅之在其傍故凡
興居食息之間無非恐懼脩省之地此則檢身之
要者在乎恪意以行之上以綿萬年基業之傳下
以均四海生靈之福

公榜燕居以菊坡題曰韓魏公云保初節易保晚

節難余嘉定辛巳建制閩于益昌愛公寒花晚節
之句築菊坡以自適今告老歸里復以名其居後
文溪李公侍講經筵理宗思公風節嘉嘆久之大
書菊坡二字賜其家公自筮仕如素宦卷舒無可
議謹難進易退之禮則舍內除而貳遠郡舍禮書
而返故廬盡急病攘夷之義則弃秘省而赴閩叅
棄政府而就鄉部明惡盈好謙之理則掉頭制閩
不待躡足之疑閉目相印不至墜淵之辱故能四
十七年未嘗一玷彈墨晚節尤光明俊偉隨如先
生劉公鎮挽之曰始終無玷缺出處最光明

張忠定公再治蜀去之後十年薨人思之繪像祠
于城都三井觀仙遊閣又四十九年而趙清獻公
亦再治蜀人思之如忠定清獻沒百三十有六年
待制崔公始來郡寓文節公劉光祖謂公勁峻佞
忠定廉約似清獻立朝議論愛君子惡小人又與
昔賢同宜以配之乃為趙崔二公並祠焉各為之
讚曰今代崔公二老奇拔立朝抗論蹇蹇諤諤天
產遐遠扶世卑弱蜀力憊甚忍復殘割公來護之
赤子是活宜以公像冥仙遊閣成補三賢閣記
公第在廣城墓在增邑西五十里從考妣也故文

溪挽公詩曰死孝傍先君州縣舊有祠堂每歲長官率僚屬遇次丁致祭後陳公龍復宰增邑謂張文獻公唐相也曲江至今歲有墓祭邑不可缺典乃專介往會祭儀定以每歲菊節縣率僚屬祭墓下以公愛菊也仍撥田隸菊坡舊居朔堂長奉祠二職掌之歲收墓祭費

崔清獻公行狀

門人李昂英

崔與之字正子增城人家貧力學自奮先廣士有當試成均者率憚遠不行公毅然勇往既中選朝夕肄業足跡未嘗至墨市禮部奏名廷策極言宮

闈皆人所難言擢乙科廣人由胄監取第者自公始歷潯州司法淮西檢法官皆有守法持正之譽改秩宰建昌新城素號難治公始至歲適大歉民有強發廩者公折其手足以徇因請自劾守大異之開禧用兵軍需苛急公悉以縣帑收市一毫不取於民和糴令下公依時直躬自交受令民自槩不擾而辦為諸邑最趙漕使希憚令諸邑視以為法且特薦于朝他司相繼論薦時相欲留中公不就通判邕州薦者咸以為訝勉公不可諸公申其請有旨與在內陞擢差遣公抗章控避乞俟滿而

後受從之邕守武人性苛刻遇禁卒無狀相率為亂公時攝賓陽聞變亟歸叛者將擁門拒之公疾馳以入執首亂者戮之縱其徒不問闔郡帖然擢守賓陽提點廣西刑獄甫建臺徧歷所部二十五州大率皆荒寂之地朱崖隔在海外異時未嘗識使者威儀公至父老駭異諸郡縣供帳之類一切不受兵吏不給券携緡錢自隨計日給之停車決遣無頃刻暇獎廉劾貪多所刺舉風采震動召除金部屬金虜南奔邊聲震恐准東密邇故汴朝廷謀將帥難其人除公直寶謨閣知揚州安撫淮東

公言邊釁已開相持六年凡所措置大抵虛文從

事宜擇守將集民兵以固基業一作除公工部侍郎尋加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公言

實邊斯可安邊益州為四路心腹惟恃錢穀厚於

他郡軍兵帑庾告匱宜厚儲積以壯邊陲拜疏即

行初安丙夏夾功金虜不克虜乘勝數盜邊蜀大

擾丙薨公便宜度劍以鎮關表除公制置使盡護

西蜀之師西北二國合從攻鳳翔叩鳳州借糧於

我公條畫事宜密授諸將隨宜酬答騰榜論陝西

五路遺黎俾築塢自固倚我軍為聲援建言成都

灘瀨險遠艱於漕運立運米常格奏行之自是兵
皆足食蜀賴以全五年丐歸除禮部尚書公輕舟
出峽徑歸五羊自是不復出矣築室所居之西偏
扁菊坡刻韓魏公老圃秋容淡寒花晚節香之句
於門塾蓋雅志也公之門無雜賓連帥部使者時
候其門歲僅一再見未嘗一問外事端平乙未二
月推鋒叛兵自惠陽攘衆扣州城郡守雷治鳳宵
遁官吏群造里第請公登城公有輿至開諭禍福
又遣門人李昂英楊江中總城親諭之其徒俯伏
聽令咸欲釋甲以歸而倡謀者以嘗害博羅令懼

不允相率遁去入據古端州以自固俄有旨依舊
端明殿學士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公即家
治事區處條畫揣摩調度洞中事機召兵四集賊
一戰不支聚其衆於苦竹嶺窮蹙乞降公命分隸
降卒於諸軍而戮其桀黠者俄拜參知政事八辭
不受踰年拜右丞相上遣中使促召命守帥彭鉉
勸請又命即官李昂英衝命而至遜辭凡十三疏
上知公志不可回詔即家條上時政公手疏數萬
言上皆欣納家藏御劄七通有文集十卷其文明
白謹嚴家大酉書其端曰東海北海天下老亦有

盍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
公善知人生平薦引惟游侶洪咨夔林畧魏了翁
李性傳程公許後皆為公輔一作公嘗度劍閣留
題詞云滿洞清泉白石怪我舊盟寒里人采其語
立公生祠於其地及薨贈太師謚清獻初公持節
廣右見於施行者維揚倅高惟肖毀梓曰崔公嶺
海便民榜朱崖之人又編次其罷行擾民之政曰
崔公海上澄清錄在蜀時蜀人繪公像於仙遊閣
與張忠定詠趙清獻并祠號為三賢淳祐甲辰
廣帥方大琮祠公與張文獻九齡于郡庠號曰二
獻

宋史列傳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母曰
不為宰相則為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
不受直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
紹熙四年舉進士廣之士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
始授潯州司法參軍常平倉久弗葺慮兩壞米撤
居廨瓦覆之郡守欲移充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
服更薦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官民有窘於豪民
逋負毆死其子誣之者其長欲流之與之曰小民

計出倉猝忍使一家轉徙乎况故殺子孫罪止徒卒從之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彊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爲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吏告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糴令下與之獨以時賈糴令民自糶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閩漕司檄與之攝守致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闔郡以寧權發遣賓州軍州事郡政清簡尋特授廣西提點刑獄徧歷所部至浮海巡朱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停車裁決獎廉劾貪風柔凜然朱崖地產苦荬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織爲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棄雜遺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爲榜免其他利病罷行甚衆瓊之人次其事爲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迺疏爲十事申諭而痛懲之高惟肖嘗刻之號嶺海便民榜廣右僻縣多右選攝事者類多貪黷與之請援廣東循梅諸邑減舉員賞格以勸選人熙寧免役之法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行未果以語顏幾守瓊遂行之召爲金部

員外即時即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省決吏爲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栗金南遷于汴朝議疑其進迫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入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爲邊防第一事既至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與堡砦城不相屬蘆葦築夾土城往來爲易以覽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練分彊勇鎮淮兩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令所部兵皆做行之淮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爲之宰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餘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疑不前禽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瑋承密劄取泗州兵渡淮而後牒報瑋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朝五年子養士

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
 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
 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
 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
 逐勢必不能久駐况東海連水已為我有山東歸
 順之徒已為我用一旦議和則遼海二邑若為區
 處山東諸酋若為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
 之自劉璋敗亟脩守戰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
 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
 淮帥臣互相為援與之答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
 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
 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閫俯瞰兩
 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
 事稟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議遂寢召為秘書少
 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
 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
 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
 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升秘書監兼太子
 侍講權工部侍郎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黷貨為
 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為

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即帖然時
 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
 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開誠布公兼
 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軍政不立
 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大
 才之兵屢劫昌祖不救遂棄阜郊吳政屯鳳州張
 威屯西和金人自白還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
 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
 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
 立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
 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
 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
 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
 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
 國之好宜歛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初
 金人既弊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
 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棫等扣洋
 州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
 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鏖榜邊關開諭
 招納金人謀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

固志以至於亡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爲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間探者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總計告匱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知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性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薦達之其有名浮於實用過其才者亦歷歷以爲言沔帥趙彥呐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他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諜知之大入與之再爲臨邊金人乃退召爲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理宗即位授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

南安撫使辭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遷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又辭授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端平初帝既親政召爲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授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亦辭俄授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泊幕屬甘心焉與之家居有與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間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祭點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

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為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為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為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為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為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為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而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

門下八分書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以公對公喜之曾註宰臣恩例不妄予人其好常為外甥求之公曰官之賢否係民休戚非可私相為賜竟靳不予家法清嚴親故倚勢妄作必見斥絕終身不齒鄉閭德之官秘監時嘗遺其弟書曰須是閉門守常不得干預外事昨來面對拳拳愛君憂國之誠只得直言時事廟堂大不樂後來又因兩淮分置制帥復入文字力爭以為非便相忤益深大抵官職易得名節難全及茲末路政要結果分明有如翱翔蓬萊道山之上平生夢寐所不到尚復何求若得脫去倘得歸隱以終天年此莫大之幸屢次丐祠尚未得請縱有譴責不違恤也真老近來習字何如且要養他氣質使一言一動不得輕妄仍不得以姑息待之公喜換校後進然愛人以德不可干以私鄉邑呂公仁孫初第之官求先容公正色曰入仕之始當以職業自見不患人不知後聞其居官清謹密薦之當路陞狀及格莫知從來文溪先生擢魁甲馳書謝公荅曰士以得時而為難名者造物之所惜山川清淑之氣蘊蓄幾百年鍾此

巳辛

申甲

亥丁

卯辛

未乙

甲丙

續通鑑綱目附錄陳子經一作編至正辛丑路教授

寧宗嘉定十四年五年宣撫使安丙卒詔

以崔與之為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丙在四川以

甚著朝廷賴之及卒詔與之盡護蜀軍政復立

嘉定十七年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春三月召崔與

之為禮部尚書以鄭損為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

拜與之治蜀將士輯睦府藏充實至

理宗寶慶三年四年鄭損棄三關逃歸與之

紹定四年金正大蒙古破蜀諸郡四川制置使桂

如淵逃歸以李璣為四川制置使趙彥呐為副使

知興化府初彥呐治西河五年甚得軍民之心安

必誤國事不可付以邊

端平二年召崔與之叅知政事不至與之自成都

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推鋒軍士

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召叅大政與之力辭帝乃

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羅者人村之當用

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一代才不

嘉納之召命益力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

端平三年九月召崔與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復

辭不至

嘉熙二年詔與之提舉洞霄宮與之本嘗造朝帝

嘉熙三年十二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崔與之卒

與之未嘗造朝帝虛位待之致仕臨卒而卒與之

少師村南海

郡公諡清獻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四

奏劄一

第三次辭免秘書少監 嘉定十年

朝散郎新除秘書少監崔某狀昨准恩命除秘書少監控辭不獲祇命而行途中偶觸風寒宿疾大作輒上丐祠之請伏准省劄備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前來供職舟行聞命臨深益危伏念某碌碌州縣庸材耳低飛逐食若將終身頃自朝廷更化之初開明公道收拾滯材凡抱寸長皆得自見某誤蒙蒐獵猥驅馳方擁州麾便持憲節

入登節省出領帥藩引之深淵之中置之層霄之上備方寒士遭遇明時前此所未有也惟是乘邊滋久用力徒勤計治罔功黜幽有典忽拜清除之目晉陪中秘之游雖公朝以其病而優之豈庸流所敢夢而到此蓋名者造物之所甚惜得之非擬鬼神害盈疾相陵視昔尤甚帝鄉在望引足千鈞歸心動搖萬想俱息亟上祈閑之請沂江而西舟行以風為程望日淺邈繼承明命復闕俞音仰窺寬大之仁未有棄捐之意傳權江滸越越其行感厚恩勉強而欲前策病骨虺隤而莫進不免披

露忱款額天哀鳴期得請而後已某非不知瀆尊有罪方命有誅輒以螻蟻之賤疊犯雷霆之威茲豈得已欲望朝廷察此孤危之困檢照前申特賜敷奏昇以真祠庶幾歲月之小休實獲乾坤之大造他時應有繁難委使誓當一死以報萬分除已扶病迺遷取道江西度嶺而歸聽候從欲之命疊冒威嚴罪不容貸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仍疾速前來供職

辭免兼國史檢討官 嘉定十年

朝散郎新除秘書少監崔某狀三上丐祠之請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仍疾速前來供職續准省劄備奉聖旨李大東兼詳定勅令官崔與之兼國史院編脩官兼實錄院檢討官恩出殊常驚心汗背某竊惟君命至重出必惟行臣之事君生死惟命此古今不易之大義也避事者或欺偽以自便要譽者或矯激以為高方命之誅誠不容貸至如抱病已甚陳力莫勝進無益於絲毫退尚沾於升斗則情可憫罪可寬也伏念某奔走萬里辛苦一生適值明時猥玷清選顧惟群玉之府世之耆儒碩學遙武其間者能幾人推然不文躡有此幸非

特一身之寵抑爲五嶺之光自非衰疾出於大不獲已何至棄榮而取辱捨貴顯而就困窮真功之情昭然可見所以喋喋控陳廩廩俟謹不謂俞音竟闕異數遲來擢貳道山辭至三而未獲贖員吏局俾共二以奚堪蝨負益危鷄梁有媿蓋求去而得進與辭少而受多於義皆不安進退愈難如臨淵谷某自度纖冗不敢更瀆威嚴仰煩誅斥除已恭稟屢降供職指揮一面扶僊起發前去庶見衰殘之狀乞加審察之公所有續降兼職恩命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渙庶安愚分奉聖旨不允仍疾速前來供職

辭免秘書少監乞赴宣幕

嘉定十年

朝散郎新除秘書少監兼國史院編脩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崔某狀昨已分聞終更召擢自顧衰病有玷恩榮請祠至三已決歸計天高聽邈未賜矜從君命有嚴豈敢違戾只得遵稟回棹而前舟次池口忽覩本州進奏官報狀某蒙江淮宣撫使辟克參謀官雖曰未有被受然已報行今欲遵照屢降指揮徑詣闕庭緣上件辟命已有所聞若冒然而前即是辭勞而就逸避煩使而觀清游於心實

不惶安蓋緣除命在前辟命在後只合申審乞免造朝徑自赴幕又恐伺候回降必是遲延今來殘虜寇邊義當體國豈容踟躕其行雖風雨未霽今已一面順流東下徑趨京口聽候指揮遵守施行準省劄勘會已降指揮同知樞密院事曾某已除叅知政事劄付新除秘書少監遵依元降指揮疾速前來供職仍具知稟起發狀申樞密院尚書省

秘書少監乞補外

嘉定十年

朝請郎秘書少監崔某狀昨者文成罔功僥倖善罷自知無用於世決意南歸三請弗從幡然祇命庶見凋殘之狀必蒙矜憫之私敢圖誤恩俾塵清綴叨榮踰分福謝災生頭風之疾已深時復眩絕每遇朝參月分常有顛沛之虞妄意欲求南中一郡以爲歸計自顧衰謝無能固不足以任劇若爲朝廷牧養細民或可勉強爲之伏念某守邊五年服勤萬狀及茲末路困悴自憐南州事簡民淳得少休息是亦閔勞均逸之意欲望朝廷特賜敷奏畀以南中家便州郡差遣用榮其歸實出天地生全大賜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秘書監

朝請即試秘書少監崔某狀伏準省劄奉聖旨崔與之除秘書監程倬除秘書少監內有兼職人依舊某自天聞命無地措身伏念某孤立疇依冥行自信少負桑蓬之志徒有壯懷晚為稻梁之謀寧無媿色茲解雲中之戍忽塵天上之班恩重難酬器盈易覆俗眼方窺於藏室孱軀已入於病坊求小壘以便私屨布田中之款晉大蓬而增寵返登最上之顛在儒生可謂至榮豈陳人所宜冒處而况一身如寄百恙相陵儻貪戀於目前必狼狽於日後伏望朝廷檢照累申事理特賜敷奏改界家便州郡差遣以保全其末路實出大造生成之賜所有省劄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

再辭免除秘書監

朝請即試秘書少監崔某狀昨具辭免秘書監除命伏準省劄奉聖旨不允某恭承訓飭倍切凌兢自度纖微安敢煩瀆而理有未安情有未孚不克冒昧控陳竊惟漢以蓬山萃四方之名流唐以瀛州極一時之妙選當世以為盛事後人又為美談逮我國朝尤重茲選自非遠學異才清將

容濫廁其間是以人才輩出前後相望實為他時峻用之儲某昨被殊恩俾塵少列辭避弗獲循首

自危猶曰管領英游有長在焉今大蓬之席既虛宜得鴻碩之彥為斯文重豈伊庸陋有此僥踰清

朝以其病而優之諸儒問何來而至此得之非據凜不自勝儻或冒居祇自速戾亦緣某分量盈滿

衰病侵陵所患頭風已成不治之疾日來又苦脾胃醫瘵月餘尚未平愈飲食全減肌肉頓銷日夕

懷歸但作首丘之想而已輒犯嚴誅洵伸危懇欲望朝廷閱其凋瘵之狀察其真切之情檢照前申

特賜敷奏曲從丐外之請以全其末路則生成之賜大矣所有省劄未敢祇拜奉聖旨依已降指揮

不允

辭免除兼太子侍講

朝請即試秘書監崔某狀伏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兼太子侍講聞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三代

仁而且久皆由教法之明一時賢而有才方預諸僚之選治平中如陳薦孫固尚不符於衆望紹興

間惟范冲朱震斯可副於眷懷顧如勸講之員尤為進德之助伏念某性資愚陋學術荒疎西崑方

媿於首登東禁又叨於末屬曾無一之足取俾共
二以奚堪况秉德温文已著星輝之象而執經啓
迪要宏日就之功靖惟何人冒居此職儻或乖於
辭受恐難免於曠厥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
渙改界名流庶允穆於師言以少安於愚分所有
恩命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工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兼實錄院同

修撰嘉定十三年

朝請即試秘書監兼太子侍講崔某伏準省劄
奉聖旨宣繪除吏部侍郎余應符除給事中崔與

之除工部侍郎並日下供職續奉聖旨崔與之陞

兼同脩國史兼實錄院同脩撰陟道山之長除墨
尚新貳起部之卿絲綸復下叨榮踰分履薄驚心
竊惟冬官事簡而職清天子眷隆而選重五材是
飭不徒技巧工匠之咸精九門既通要在獻納論
思而有益茲為顯擢宜得名流伏念某奮自遐方
策然孤進寸長無取不過碌碌州縣之才多病相
乘但作栩栩田園之夢不圖末路有玷清班誤恩
深媿於便藩授老力求於閑散忽登大蓬之峻復
從少海之游陞亞藝官仰聯法從曾未數旬之頃

疊此三命之榮念時事方殷惟備械脩車以為急
務而帝簡有在豈簪筆持橐以為美觀况史才自
古為難雖宿學有詞莫措茲聖經方襲六以為七
非陋儒可共二而兼三反覆以思凌兢而懼欲望
朝廷敷奏收回成命改界時髦俾得遂於歸心庶
少安于愚分所有恩命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

嘉定十三年

朝請即擢尚書工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兼實錄院
同修撰崔與之奏伏準省劄奉聖旨崔與之除煥

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填見闕臣聞命

自天驚心汗背伏念臣碌碌州縣庸才爾奔走四
方未嘗擇地以勤掩拙實陪其勞致蒲柳之易凋
桑榆之浸晚加以多病日就衰殘巧閑便私欲全
晚節不謂非常之寵濫及無聞之人起部陞班禁
塗接武平時敢作此夢耶方此凌兢莫知所措益
部謀帥弄印父之復俾庸虛濫膺其選以清廟候
對之職光賁其行誤恩便藩置為異數力綿任重
殆將壓焉蜀居江漢上游而成都實為根本重地
必碩德雅望而後可以鎮服人心必遠識長材而

後可以應酬事變壹道蕃宣之寄全在得人承
 平無事猶重所選厥今邊聲未寂時事方殷其可
 嘗試之乎况天下之事要須中外相應大小相維
 而後有濟蓋中外當如一家貧富休戚實同其責
 而勢不可不相屬也大小當如一體疾痛痾癢皆
 切於身而情不可不相孚也臣一介奇窮過蒙獎
 拔東西惟命其敢辭難義所當為死且弗顧但恐
 蟬蟻無援孤立于萬里外設或中外勢不相屬大
 小情不相孚或致誤事一身獲戾何足深計而事
 體關係利害非輕儻辭避之或稽必顛隳之立見
 欲望聖慈察其真實之悃收回成渙改界長才俾
 臣退奉真祠獲全末路實出洪造生全之大賜奉
 聖旨不允

辭免除四川制置使嘉定十年

朝請即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暫權
 四川宣撫司職事崔與之狀奏臣猥以衰遲誤蒙
 簡拔俾專益郡牧民之寄龜勉服役一載而羸力
 鈍事叢絲髮無補方苗旦夕上祈閑之請適宣聞
 虛次以印來歸不免從權收管以安人心以俟朝
 命繼準聖旨指揮令臣暫權宣府職事君門萬里

控避無從緣時暫攝職不敢煩褻有請茲承誤恩
 界以制垣之重寄加之延閣之隆名播分非宜捫
 膺自懼厥今時事孔棘邊聲未寂剜肉成瘡有根
 本先撥之慮張願待哺有樵蘇後繼之憂况二虜
 之相持正三邊之交急勢成危證命繫良醫豈繫
 不根之蹤可任于蕃之責欲望聖慈俯憐真悃收
 回成渙改界名流俾臣仍舊時暫權宣撫司職事
 聽候差除正官施行庶幾仰寬顧憂下安愚分所
 有恩命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

四川制置乞祠嘉定十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
 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軍府崔與之狀奏臣嶺
 海寒士遭值昌明更化十有六年之間擢從冗散
 躡升禁塗恩數便蕃眷簡隆厚銘膺鏤骨誓效糜
 捐昨自彼命入蜀誰不以上下和衷為難臣亦以
 為難而義不容辭也再命護蜀誰不以表裏壞證
 為憂臣亦已為憂而義不容辭也君命有嚴冒茲
 遠役三邊責重四路事繁自顧衰遲了無能解惟
 有一誠體國恃天而行外而二三蚌鷓之相持上
 賴國威邊聲稍息內而十萬貔貅之待哺仰憑天

意歲事荐登而况聖度寬洪有求斯答廟謨堅定
可守而行覆燾所加譴詞未及方圖末路益勵初
心緣臣蒲柳之姿一生勞苦老而易衰福過災生
百病交作近來頭風發動甚於常時呻吟號痛
刺如破加以心忡健忘肌肉盡銷殘息如絲旦暮
人耳臣非不知委身報國臣子職分而邊閩重寄
安危所關萬里奔馳四生勞勩綿力窮而不可強
幸事多而不可常况抱病已深恐誤國事伏望聖
慈憐其久成察其危衷亟選長材來為臣代賦臣
祠廩俾待終於衡茅實出天地始終生全之賜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辭免召赴行在嘉祐十

六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崔與之召赴行在其
四川安撫制置命鄒孟卿時暫權續申鄒孟卿致
仕奉聖旨崔與之候有四川制置使正官到日起
發赴行在奉聖旨鄒損除寶謨閣待制四川制置
使兼知成都府填見闕崔與之候正官到日起發
赴行在自天聞命無地容身伏念臣老矣一行淒
其萬狀惟知盡瘁不敢辭勞方沓峽建西州之牙
復度劔守北門之鎗風霜刮面歲月壓頭以衰朽

垂盡之年得殘廢不治之疾老而懷土窮則呼天
飛章丐閑蒙恩賜召朝廷未有棄捐舊物之意臣
子豈無貪戀明時之心百恙相陵一衰不貸頭欲
破而掣痛不已心如喙而健忘尤深氣體支又離精
神昏憤年事既去世念已灰亟尋清都香火之緣
敢作禁街鍾鼓之夢惟求趣代早遂生還伏望聖
慈憫臣久勞憐臣久病鑒此由衷之請俾之奉祠
而歸春水未漲而出瞿塘天氣未炎而入庾嶺庶
幾末路可畢餘生悉出天地始終生全之大賜奉
聖旨降詔不允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五

奏劄二

辭免禮部尚書 嘉定十年七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兼知成都軍府崔與之狀奏臣昨準省劄坐奉聖旨崔與之召赴行在尋具辭免伏蒙降詔不允臣再具奏間續准御前金字牌逵到御寶封劄子奉聖旨崔與之除權禮部尚書候正官到日交割前來供職臣聞命自天措身無地竊惟舜命秩宗以典三禮蓋取僉言周建春官以諧萬

民最號清選凡屬亨嘉之運必嚴禮樂之司雖曰攝承詎容輕受伏念臣丹心體國白首戍邊捫參井以西馳老懷猶杜指褒斜而北戍綿力易疲屢引病以丐閑忽蒙恩而賜召方堅控避遽玷褒除鈞天九奏之音寢寐不到文昌六星之象心目還驚况無橫草之勞復有採薪之疾奄奄殘息凜凜危衷伏望聖慈憐臣桑榆之景無多察臣樗櫟之才焉用收還成命改賦真祠俾首丘得遂於初心庶末路可全於晚節所有恩命未敢祇受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仍疾速前來供職

再辭免禮部尚書 嘉定十年七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與之狀昨辭免除權禮部尚書乞改界祠祿繼準省劄備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仍令疾速前來供職聞命自天凌兢失措某既衰且病力丐真祠宜黜而升忽叨顯擢顧六官於禮為重而八座非賢莫居被寵踰涯捫膺增惕異辭雖切俞命未頒區區血誠不克再有控請伏念某孤陋寒儒起身荒左遭逢盛際猥被使令恩重感深期於報稱南抗海表東涉淮壖西北戍於蜀口苟可勉強未嘗

輒辭屬以桑榆浸晚蒲柳易凋宿恙日深百骸柴立去甚一病死而復生雖殘息僅存已成沉痾歸田有請急於投閑天閱其勞獲釋重荷一旦生出三峽已為過幸常伯清選臺所不到今昔扶備倉卒必顛仆於道路伏望朝廷察其危迫之情特賜敷奏賦以祠廩俾得盡子衡茅實出始終生全之大賜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疾速前來供職

第三次辭免除禮部尚書 嘉定十年七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

某護蜀罔功僥倖滿替伏準恩命除禮部尚書尋具辭免丐祠而歸續準降詔不允六月初至岳州再具辭免八月半至靜江府準省劄指揮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仍疾速前來供職聞命震惕情迫於中輒冒嚴誅瀝血控請竊惟君命召不俟駕於禮固所當然有疾不能造朝其情亦在所閔伏念某天子甚嗇夜行不休入而奉筆橐於清廟出則建牙幢於巨鎮公朝謂其忠實有餘而材力不逮往往用其長而護其短曲加容覆未底譴訶及其抱病危困又為除代俾得生還春官攝承更叨清近之選恩隆數異前所未聞感戴鴻私若為稱塞自當仰體勤歸之意策鈍而前實緣恭自壬申歲持嶺右憲節半年行却遍歷障鄉因染風眩之疾十有三年矣病根日深遂成沉廢加以多事損心健忘尤甚怔忡自汗通夕不交睫或睡而覺神不附體恍然久之而後定此皆垂亡之證某豈不知命出惟行三瀆有罪自非衰病大不獲已其敢煩褻徒自速辜伏望朝廷念某平生勞苦之蹤末路凋殘之狀察其真切由衷之懇特為敷奏畀以祠祿實出生全之恩奉聖旨

依屢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仍疾速前來供職

第四次辭免除禮部尚書

寶慶元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某狀昨者第三次辭免權禮部尚書除命伏準省劄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仍疾速前來供職自天聞命震懾于中勢分有嚴其敢屢瀆某竊惟父母之命人子固不可違而人子有疾父母亦覆憂之仰恃鴻造生育之恩冒罪以請伏念某西陸解成衰病相乘暮鳥急於投林絕出三峽即渡洞庭泝瀟湘取道桂林而歸萬里脩途適值劇暑連入五嶺秋令已深正當嵐瘴之時又客乍歸易於衝感宿恙為梗甚於前時自顧弱植孤根去鄉井十有三年頽齡已邁方幸生還而卧病不能出門戶趣行有命扶憊莫前自惟平生奔走四方王事盡瘁惟有一誠體國至於神疲力竭而後已未嘗輒辭况春官最為清近之選血氣雖衰豈無得心而奄奄垂盡之餘陳力有不容強累具控辭出於真實不敢一語欺天肺肝吐露已盡高而弗聞日夕懷懼欲望朝廷稔念衰蹤特為敷奏畀界祠祿休養病軀如或稍可支持誓當糜捐

圖報不敢辭也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仍日下
前來供職具已發日申尚書省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寶慶元年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
與之狀奏伏準省劄奉聖旨崔與之除顯謨閣直
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填見闕令所在軍州差
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
恍承誤渥深切驚心歸班之命屢辭方茲俟謹予
郡之恩繼下復爾叨榮雖大造曲成而不遺顧小

崔與之傳卷五

五

器已盈而自懼伏念臣樸忠素守艱阻備嘗惟四
方奔走投老而不休故百恙侵陵乘虛而為梗五
年守巴蜀自知駑力之窮六月泝瀟湘已决孤丘
之計陛下嗣登大寶勉思遠圖勵精方新進德不
已親近正人以新聖學招採名彥以興治功當此
天日清明之初誰無風雲依乘之志况臣起身遐
壤荷國厚恩先皇帝拔臣於冗散之中徑躋清近
聖天子召臣於歸休之後不容控辭茲實意之上
乎忽温言之下逮長沙巨屏猶付重權延閣窮班
更陸華直仰見公朝未忍棄捐之意徒有末路不

堪驅策之憂緣臣暮景相催宿病尤甚秩宗事簡
尚不能一至於清光連帥責叢其何以仰當於隆
委自顧衰殘之狀實深顛踣之虞欲望聖慈察臣
愚惓界臣祠祿俾仰痾於田里免速斃於道途儻
溝壑之未填或涓埃之可報所有省劄未敢祇拜
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寶慶元年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
某狀昨準省劄指揮崔某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
州湖南安撫使尋具辭免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

崔與之傳卷五

五

降詔聞命自天驚心汗背某投老多病屢申懇以
丐祠未退得遷復蒙恩而予郡叨榮非據履薄自
危伏念某起自炎陬蟬蟻無援清朝拔士取之踈
冗無聞之中猥玷使令寢階通顯可謂遭逢之幸
粵從西戍抱病支離息影窮閭庶便休養不徒誤
渥下賁衰蹤六卿峻除方力辭而得請九牧重任
俄寵數之遞來洪私倍費於生成弱植豈勝其負
荷亟騰免牘尚闕俞音某自惟耄耋殘齡駸駸謝
事一衰已甚百病相乘名曰頭風積成奇證每一
發動與死為謀加以心病日深形骸柴立十日所

共見也長沙據上流之雄事任甚重詎容久闕正
官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別選名流以副隆委載念
某自去春益昌解印之後將及二年衰病無能為
後而又未能忘祿衰鳴屢矣情詞已窮併乞垂憐
畀以祠廩抑亦見聖代始終保全老臣之意奉聖
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再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寶慶二年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
某狀昨準省劄指揮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
南安撫使填見闕即具辭免準降詔不允尋再具

辭免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某聞
命自天不勝震懼竊惟令出惟行稽留有罪巫當
遵稟其敢重違而情迫于中有不容自默者伏念
某碌碌庸才屢膺煩使鞠躬盡瘁不敢言勞淮蜀
十年技窮力屈投老多病僥倖終更歸伏衡茅庶
便醫藥公朝矜念舊物寵數狎來聞寄非輕猥叨
顯擢自惟荷國厚恩媿未有以補報頭顱至此而
猶有未忍棄捐可謂衰晚遭逢之幸仰惟初政清
明求士如渴何物冗陋首玷榮除恩重感深若為
稱塞自應驅馳而往圖報萬分而日暮馳隤莫任

鞭策盡具辭免尚未矜從惟有凜凜俟譴而已嘗
聞士大夫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方精力強盛之年
銳志事功東西惟命而不辭隨其所長皆可展布
以自見及其老也精力既衰非惟不足以任事必
至廢事且誤事也國家以忠厚之意待士大夫制
為祠官之廩庸示優恩或老而丐歸或病而求養
或久勞而欲均休俾之少遂安閑而又不失寸祿
以保全其末路忠厚之至也區區危懼冒罪控陳
欲望朝廷察其情信其言檢會累申特賜敷奏曲
從所欲頂踵生全之恩大矣奉聖旨除寶謨閣學

士依所乞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寶慶二年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新除提舉西京嵩山崇
福宮增城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崔
與之狀奏伏準省劄奉聖旨除寶謨閣學士依所
乞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臣均佚琳宮
忽被子祠之寵陞華奎閣更叨進職之榮異數便
蕃危衷震惕伏念臣受材庸下遭時盛明通籍九
門入選清廟之遠分符萬里出臨巨屏之雄計治
罔功黜幽有典荷公朝用其長而護其短至末路

憐其病而全其歸陟之文昌六聯之峻班繼以元戎十乘之重寄恩加頂踵感至涕洟屬初政之方新撫孤蹤而欲躍驥雖老而伏櫪尚欲加鞭鶴已病而乘軒何堪受甲自嘆桑榆之景但傾葵藿之心未酬大恩徒抱遺憾輒布投閑之悃深虞方命之誅忱辭既孚淵聽甚邇簪履不遺於舊物絲綸更侈於新除祠官得請以為榮銘心知幸學士為真而非據踣踏難勝儻辭受之或乖則顛隳之立見上件宮祠指揮臣除已恭稟遙謝祇受訖所有寶謨閣學士恩命未敢祇拜欲望聖慈收回誤恩

庶安愚分實出天地始終大賜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辭免除煥章閣學士紹定元年

寶謨閣學士新除提舉南京鴻慶宮南海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崔與之扶奏伏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除煥章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恭承明命震揚于中伏念臣一介寒生受資綿薄遭逢盛際猥玷使令入從出藩忝竊過分矢心自勵仰荅鴻私而歲月壓頭老且病矣屈伏衡茅之下待盡為期公朝未忍棄捐

賦以無功之祿全其末路麋鹿得遂山林之性鳧鴈猶為稻梁之謀進職再祠肆頒成渙顧知真庭清適所以佚老之優自揣非才實深危懼况煥章邃閣地禁職清以待當世名彥尤非衰朽所宜冒居陛下垂憐簪橐舊臣雖不堪世用而眷遇有加跼蹐難勝凜乎維谷上件宮祠指揮臣除已恭稟遙謝祇受訖所有煥章閣學士恩命未敢祇拜欲望聖慈收回誤渥俾臣仍舊職以奉祠實為至幸奉聖旨不允

辭免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紹定二年

煥章閣學士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崔與之扶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差知隆興府充江西安撫使填見闕令所在軍州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自天聞命無地措躬不圖垂盡之年猥被殊常之寵伏念某起身嶺海踈拙亡奇蚤遇春知誤蒙器使四方于後一毫罔功紫橐高華致身法從偏方寒士有此榮逢銘之肺膺勉思報稱而器盈斯溢福過為災自蜀一病之後生意蕭然不堪世用遂決歸休之計朝廷矜念舊物恩渥還來庸彰異數六卿近綴屢趣歸

班十連重權繼以顯推雖駕力莫勝於負荷而鴻私並費於生成龍之奎閣之隆名賦以琳宮之清祿亦老多幸天實假之惟是年事日益高病勢日益深百念俱灰但作首丘之想某官簿之年七十矣方面有請求致其事以畢此生忽奉恩綸昇以南昌分閫之寄事出非望恍然驚心仰感眷遇不衰之意而頭顱如許來日幾何殘息如絲朝不保夕實非驅馳王事之時鍾鳴漏盡夜行不休必顛仆而後已凌兢失措披瀝控陳欲望其樸實之情全其晚暮之節收回誤恩許某守本官職致仕

賞出始終保全之大賜所有省劄寄留廣州軍資庫未敢祇拜伏望朝廷更爲敷奏施行奉聖旨不免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令學士院降詔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六

奏劄三

再辭免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細定三年

煥章閣學士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南海郡開國侯崔某狀昨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尋具辭免奉詔書不免催趣之任仍具已起發及到任月日申某聞命震懾局春不安君命有嚴其敢再瀆而事出危迫情有未孚不免冒罪控陳伏念某平時奔走四方未嘗擇地才雖弗逮而力可往東西惟命不敢辭也玩惕既

久疾疾相仍天閱其勞俾遂閑適清泉白石方托此生盡棟朱簾忽形於夢自惟一生荷國厚恩媿未有以補報雖老不堪用而猶未忍棄捐所願祇命而前仰答知遇自嘆頽齡易暮弱植難扶雖有拳拳體國之心而力不容強亟馳免牘尚闕俞音偃倭循墻恍然失措顧知一路蕃宣之寄其責非輕自度衰殘若爲勝任頃年頭風之疾秋冬爲甚今發作無虛日自早晨爲其所苦食後方少定若遇風寒則終日奄奄無復生意甚至攻注面目牽引口齒呻吟不已繼以叫號年事至此能再少再

壯乎使之臨事非惟無益於事必至誤事按老獲
戾一身何足惜而大體所繫其可不自量耶某去
冬因往外邑營一歸藏之地抱病而歸幾於不救
今若扶憊出嶺四千里行役道途衝涉祇自速斃
而已六年蒙遠老之恩自謂微生之幸一旦獲方
命之罪益為末路之羞反覆以思朝之漂漂勢不
獲已輒露忱悃洵存千雷霆之威欲望朝廷察其真
切之情特為敷奏俾從所欲併乞檢照刑部申許致
其事庶幾瞑目牖下得為聖代全人一髮寸膚盡
出終惠奉聖旨除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任便居住

辭免徽猷閣學士

紹定三年

煥章閣學士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崔某伏
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除徽猷閣學士依所乞
提舉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恭承明命震惕于中
義有未安情不容默伏念某一從家食六閱歲年
毫矣無能衰而且病大馬雖未填於溝壑綿力已
窮靡鹿得自遂於山林安心盡息公朝念其西清
簪橐之舊界以南昌鼓角之雄頭童齒豁以何裨
鍾鳴漏盡而焉從解辭二千石員符之寵併上乞

十歲謝事之章有方命之罪而不忍加刑無劾官
之勞而又從受祿珍臺續食借曰憐其老而優之
奎閣陞華或者謂何功而得此孤首丘而已幸茲
負山而益危辭受或乖顛隴立見上件官祠指揮
除已恭稟遙謝祇受訖所有徽猷閣學士恩命未
敢祇拜欲望朝廷特為敷奏收回誤渥俾仍舊職
以奉祠實出始終大賜奉聖旨降詔不允

乞守本官致仕

紹定五年

徽猷閣學士大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崔與之
狀奏不避嚴誅輒有由衷之懇仰塵淵聽臣竊惟
七十致仕禮之經也昨嘗引年告老期畢此生適
有南昌分閫之命自顧衰頹不堪驅策疊具控免
幸獲矜從然猶未忍棄捐界之祠廩強顏祇命終
不遑安伏念臣天外寒蹤人間棄物一衰甚矣百
恙乘之踐歷何功會藪有忝茲迫桑榆之晚尚煩
芻豆之供陛下眷遇舊臣每加優異而人臣出處
大節要自省循已踰謝事之期徒負空餐之刺可
止而不知止此心得無慊乎况久病支離僅存殘
息養痾牖下生意蕭然及此明時得遂乞骸之願
瞑目可無憾矣欲望聖慈閱其遲暮之年察其危

迫之惘俾臣守本官職致事則末路生全之恩大矣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降詔

辭免召赴行在

紹定六年

徽猷閣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侯崔與之狀奉伏準省劄三省同奉御筆崔與之李璿鄭性之可召赴行在臣恍聞成命莫知所從不圖垂盡之年猥被殊常之寵省循非據震惕不安伏念臣嶺海不振之蹤衰遲暮景遭際昌齡中外回旋實身通顯淮蜀遠戍不敢辭勞平生分量薄而僥倖多踐歷深而補報少桑榆易暮蒲柳先秋未請許國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

卷六

之心已作歸田之夢陛下副登太寶擢用舊人秩宗近班三蒙趣召連帥重寄兩玷榮除鴻私兼覆而未忍棄捐駕力告疲而不堪驅策復叨遂閣嚴疑之職得遂清都泮真之游乞身無從捫膺有媿忽奉起家之命俾為赴闕之行居然陳人何自得此眷隆數異前所未聞局脊難勝凜乎維谷伏緣臣流年七十有六老將焉用病莫能興近又為風邪所中左臂偏枯殘息奄奄朝不保夕自惟奉奉獻之中身在外而心王室豈不

奏暫領經略安撫使知廣州印乞除官代

端平二年春二月九日賊自廣州退道徑趨肇慶府界經略司催趣循連南雄州三處戍兵付統制毗富道統卒二十二日賊至肇慶城下二十三日攻城官軍小卻二十四日夜賊棄城潛遁官軍追逐至地名冷水坑賊據險設伏以待之官軍輕進墮賊計中遂致失利賊今乘勢盤泊于四會懷集兩縣之境流毒漸廣未有安靖之期三月十二日承提刑司逋到御前劄子三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崔與之除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自顧衰殘何能為役臣仰體陛下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

卷六

一時權宜委用之意不敢控辭暫此守印以俟朝命已於當日交領印訖時暫居家治事臣自事變之後百憂熏心宿疾大作深恐有誤使令欲望聖慈亟選素有威望之人或長材敏識稍知方畧者當此重寄遠方甚幸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奏乞謀帥為代

端平二年四月十七日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崔與之不避嚴誅輒伸危惓臣十年晦處衰病日侵累疏乞身未遂所欲昨緣惠陽戍卒相挺為亂肆其跳梁陛下仁不忘遠上勤顧憂以臣授老

里居俾之就守鄉郡以任招撫之責臣仰體陛下
一時權宜委用之意勉強祇命徒有為國為民之
心而忘其衰朽自領事之後疲於應酬心疾大作
怔忡自汗神思恍然軍期繁興日不暇給遂將廣
州職事牒請提舉常平黃成兼攝以分勞經略司
則牒請提舉市舶管瀛參相幕謀以相扶助今來
事日益繁病日益深近又為風邪所中半身不遂
餘息奄奄當此多事之時日夕懷懼不免披折肺
肝籲天控請伏望聖慈憐臣老命亟賜謀帥以為
代庶免有誤國事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申山前事宜併牒彭提刑節制諸軍隨宜調

遣統行督捕事端平二年五月初二日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
州崔某照對本司據節次探報申叛賊自四月十
四日以後只在懷集縣管下石疆場割泊十九日
起離二十二日至大梁村係封州開建縣界並是
山徑險峻去處未有向望近準省劄降下黃榜如
能悔過自新收納器械束身自首依舊軍分收管
本司遣軍兵謝興齋黃榜錄本先入賊巢告諭今
據謝興回司繳到曾忠等遵稟稱不願再隸第

二兵籍欲移往別州住劄即是賊徒終懷疑心未
易柔服徒以受招為名而不遵黃榜指揮且有難
從之請往返遷延恐為所誤除已牒提刑司一面
照應施行仍將山前諸軍併請提刑節制隨宜調
發就行督捕庶幾事權歸一易於集事今毗富道
統制一軍住懷集縣界候江東軍到即自四會進
兵會合又慮賊徒勢窮計迫衝突封川開建奔出
梧賀州界亦已遣飛虎軍并本司勇敢等軍把截
開建一帶以防其竄逸潏浦水軍屯泊四會定海
水軍屯泊肇慶以守把江面纔候江東軍至續具

別狀供申

奏盜賊寧息乞賜除代端平二年七月初五日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
州崔與之照對臣四月間抱病貼危奏乞除代伏
準省劄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臣恭聞成命
震惕于中伏念臣授老里居十有二年矣適今春
戍兵倡亂上貽顧憂忽承誤恩俾守鄉郡臣仰禮
陛下一時權宜之意不敢輒辭竊意三兩月間可
以結局不謂狂徒自知稔惡終懷疑心招諭不從
繼以討捕居然陳人何走以任此披瀝有請天高

弗聞正當軍期旁午之時只得扶衰任責應酬百
冗癯悴異帶今當諸軍會合狂寇盪平亟欲少求
休息六月二十一日恭承明詔之頒訓辭有曰旦
夕除代有人至而受之事卿乃得即安仰見陛下
憐憫老臣委曲撫存之意拜手伏讀感涕交零輒
敢吐露危衷冒罪控告欲望聖慈念臣年齡已邁
精力已窮亟賜謀帥以爲代庶幾早釋重負以活
餘生仍乞趁此明時就令致仕則始終保全之恩
大矣

申彭提刑管提舶之功端平二年七月初九日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
州崔某照對今春戍兵作逆聲勢鴟張帥閩適虛
俾之承乏力綿責重何以克勝自非幕畫得人誰
與共濟竊見朝請即提舉廣南市舶管瀛才識俱
高剛正有守遂於三月間屈其入幕以相扶助繼
蒙朝廷特爲敷奏奉聖旨管瀛兼經畧司叅謀官
荷其以國事爲念悉心裨贊乃有蒙成之幸五月
間諸處調發軍馬漸次齊集遂牒本路彭提刑節
制山前諸軍就行督捕庶幾事權歸一可以集功
某嘗謂士大夫同王事者往往先有功名之念遂

生疑忌之心上下自爲謀彼此不相應多致誤事
今來管提舶叅謀帥幕適與彭提刑素相厚善心
志相孚通帥憲兩司之情往來山前議事相與參
訂從長而行提刑遇事圖轉區處得宜斯克有濟
今寇盜寧息實賴彭提刑山前制勝之功管提舶
幕中叅謀之助某衰老無能因人成事而不敢沒
其實須至申聞者

申石運判李運判黃提舉之功

照對摧鋒軍兵曾忠等因在惠州出戍生變輒犯
廣州城壁俄而遁去徑入肇慶府橫行下懷集四
會開建之郊本司節次調遣韶州駐劄摧鋒軍統
制毗富道湖南飛虎軍統制蘇洪飛沿江制司統
制陳萬各領所部官軍前去逐處把截又遣廣州
水軍取浦定海水軍控扼肇慶一帶江面緣諸項
軍馬分投調遣道途隔驀饋運孔難遂移牒轉運
司任責應副山前軍食無令缺誤荷朝議大夫運
判石孝淳以國事爲念多方措置猶慮儲糧有限
差人於惠連韶封等州增糴預爲乏缺之防分委
屬官充隨軍督運仍擇有精力者分充水陸受給
官區處皆有成畫石運判任滿朝散大夫運判李

華繼之正當山前諸軍會合賊徒窮迫之時自懷
集開建而上係與湖南廣西接境無非山徑險峻
去處皆係是陸運李運判悉照前官元措置施行
加以程督嚴明夫運齊集是致軍餉寬餘其昨以
經略使燕知廣州廣乃鄉郡為南川重地事物浩
穰訟牒叢糝凡所裁決寧無妨嫌而况年老且病
軍務冗擾日不暇給所有郡事委無心力可以應
酬遂牒朝請大夫提舉常平黃歲時暫燕知廣州
用以分勞荷其忠體國相視如一家檢捉吏姦
脩明軍政郡綱整飭裏外肅清是時軍期正繁費

崔相全錄卷六

用百出而帥司財計枵虛歲乃那撥鹽司積積見
錢五萬貫以濟軍用急缺支遣王事所關略無留
吝凡此者皆孝淳華歲協力共濟之功遂藉此以
集事須至申聞者

照得叛卒曾忠等昨自惠陽倡亂徑趨廣城正
欲掩我不備當采若非統領熊喬星馳前來告
變則倉卒何以禦之賊在城北就日門外剗泊
門裏即是摧鋒寨特一門之隔耳人心憂危恐
生他變喬在本寨彈壓仍護北門區處有方關
防甚密伺其出入察其情偽預為之防是時軍

氣頗驕間有與人爭競或出言狂悖者即戮以
警之軍情貼然潛銷內應以禦外侮此則喬之
功也其竊謂熊喬身為主將而盜發所部其罪
固不可逃盜發而能禦盜其功亦不可掩併乞

照會其申稟

辭免除參知政事瑞平二年七月十八日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
準省制三省樞密院同奉御筆曾從龍知樞密院
事兼參知政事崔與之除參知政事鄭性之除同
知樞密院事陳卓依舊端明殿學士除會書樞密

崔相全錄卷六

院事臣自天聞命無地容身不圖垂盡之年猥被
殊常之寵伏以聖明望治惟簡拔於人才疑丞設
官實參陪於國論嘉謀嘉猷以補衮衣之闕同心
德以助鼎鍊之和厥任非輕惟賢是與如臣起身
荒遠朽無寸長適值明時屢叨煩使四方環轍毫
髮罔功退伏田廬優尋一紀頽齡已邁宿恙相乘
豈復作榮塗之夢陛下垂憐舊物而猶未忍棄捐
恍奉十行之書躡升四輔之選事出非望慙不皇
安伏念臣年七十有八矣棲蓬暮景凋落寒根耳
目昏聩而視聽全衰氣體支離而拜跪久廢養痾

送日生意蕭然顧惟君命之嚴亟欲驅馳而往仰副眷懷庶乎瞻望清穆之光敷陳忠赤之忱而君門萬里策鈍莫前自惟一生荷國厚恩甲申年以春官召甲午年以天官召既老且病再三控辭情切語真皆蒙矜宥得免道途顛沛之虞今茲擢貳政塗尤為異數而臣年愈高病愈深力愈不容強也輒敢披露衷款冒昧懇祈欲望聖慈念臣桑榆之景無多察臣樛櫟之材焉用收田誤渥改畀名流仍令臣守本官致仕以畢此生末路有餘榮矣所有上件省劄寄番廣州軍資庫未敢祇拜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六

十一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七

奏劄四

再辭免叅知政事

端平二年閏七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照對臣昨者恭奉御筆除臣叅知政事即具辭免馳奏訖閏七月二十一日恭奉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劄一封趣臣就道亦已具表稱謝訖所有臣區區危迫未盡之惘不免冒罪控陳臣竊謂臣之事君以忠要無毫髮欺隱之情君之遇臣以恩常有頂踵生全之意神宗朝范鎮未及謝事之年力求休致上察其真情而從之不以其為矯也逮元祐更化諸賢畢集鎮獨不至上察其高年而從之不以其為慢也蓋上下之情相孚所言必見察所欲必見從故能進以禮退以義足為不朽之榮如臣踈庸何足比數惟有忠實一意始終不渝冀全晚暮之節臣頃者分符西戍解組南歸屬聖天子御極之初有大宗伯歸班之命逢辰多幸揣分難勝適抱病以莫支遂投閑而有請雖乘車之年未及而據鞍之力已衰錫以奎閣之隆名賦以琳宮之清祿一從家食十閱歲華自謂杜門養痾可以畢此

生矣陛下改元更始蒐獵遺才天官峻除首膺嚴
召虛懷注想親劄趣行禮出殊常前所未有異辭
殊切淵聽甫回方此踰年再叨殊遇眷知深篤擢
貳政塗雲章陸離先後交映實意過安車之禮溫
言重華袞之褒恩下九天春生五嶺倖踰至此報
稱謂何伏念臣老矣無能仕焉可止顧君命惟行
而弗惟又然帝鄉可望而不可期鴟隲自嘆於衰
蹤蹇鈍奚堪於遠役徒負朝廷旌獎之意寧免道
塗顛仆之憂折肝哀鳴重足俟謹伏望聖慈察臣
平時質直之情必不以爲矯也憐臣末路凋殘之
狀必不以爲慢也俯鑒由衷之款特寬方命之誅
俾臣保此餘齡以待盡于牖下則天地曲成之恩
大矣奉御筆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第三次辭免參知政事

端平二年八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照
對臣昨者兩嘗具奏辭免參知政事恩命奉御筆
不允令學士院降詔竊以九重圖任陳力莫能一
劄頒榮趣行愈急仰服丁寧之訓實深危迫之憂
情有未孚言不容默伏念臣起自寒遠出際昌期
中外回旋寘身華近年至耄及久竊林閑不圖齒

髮之衰俾作股肱之助眷隆數異郵命交馳何自
而得此耶士有懷才抱藝老死巖穴而嘆不遇時
者多矣如臣才碌碌以無聞景翳翳以將入雖不堪
世用而猶未忍棄捐可謂末路遭逢之幸矢心自
勵期報涓埃歲月歷頭有孤初志茲聞命不敢俟
駕而有疾不能造朝累疏懇祈出於真悃天高莫
測尚闕俞音臣一身榮獨而疇依百病侵陵而自
苦孤根已盡殘息如絲頭風爲蓄積成奇證發作
殆無虛日或遇風寒時復眩絕加以心疾益深驚
悸自汗或睡而覺神不附體恍然久之而後定此

第四次辭免參知政事

端平二年十月

皆垂亡之證今若扶僂貪榮四千里行役衝冒跋
涉能免顛踣於道路乎况弼亮近臣實爲一一之
過血氣雖衰豈無得心自非病瘁大不獲已其敢
奉命自取譴訶輒不避三瀆之誅披瀝控告伏望
聖慈垂念舊物特寢誤恩免爲赴關之行俾遂首
丘之願就令致仕以畢餘生實出天地始終生全
大賜奉聖旨依屢降詔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第四次辭免參知政事

端平二年十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恭
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劄一封以臣辭免參知政

事除命未賜允從趣令就到臣除已具表稱謝訖
續奉詔書以臣再辭免上件除命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恩榮稠疊戒飭嚴明冒寵踰涯驚心汗背伏
念臣了無能解徒有樸忠平生愛君憂國之心夷
險一致未嘗輒為身謀蓋委質事君東西惟命至
於神疲力盡而後已其敢辭勞陛下親政之初急
於望治弓旌巖穴搜拔遺才公道昭明人心興起
此正明主可為忠言之日諸賢力行好事之時臣
誣伏窮荒猥蒙收召逢辰多幸誓報涓埃而多病
久衰無能為役但欲乞身於暮景庶幾得謝於明
時前後奏陳出於忠悃不敢一語為欺違茲垂盡
之年更被殊常之寵政機參預恩數便蕃宸翰再
頒光昭三徑恩重感深惟有涕感而已緣臣年事
已去百病叢生拜跪不能則廢禮視聽不真則廢
事廢禮廢事將焉用之而况心氣頭風交相為瘡
春間為寒邪所中半身不遂涉秋以來此疾復作
須人扶掖而行十目所共見也若迫於成命不自
揣量奔走貪榮死於道路則晚節掃地遺憾何窮
若重一死不能扶憊而前則何以仰蒼隆眷要君
慢令之罪其可逃乎恐非陛下所以保全老臣之

意及覆以思凌兢而懼不免冒犯嚴誅披瀝以告
伏望聖慈察其真切憫其哀鳴乞此殘齡以全末
路亟令致休俾瞑目于牖下為聖代全人實出終
惠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第五次辭免叅知政事瑞平二年十一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準
省劄以臣第四次辭免叅知政事恩命奉聖旨依
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聞命自天周章失
措臣竊惟君命至重出則准行臣之事君死生惟
命此古今不易之大義也避事者或偷惰以自便
沽名者或矯激以為高方命之誅皆所不貸至此
年齡已邁疾疾已深任重力綿不容勉強則情可
憫罪可寬也伏念臣偏方寒士百不如人徒有忠
恪一心奉奉體國頃年筋力未衰之時東淮西蜀
萬里奔馳才雖不遠而力可往未始辭難蓋君命
不敢違而王事所當盡瘁也至於篤力既窮不堪
鞭策雖長沙南昌分閩之寄相去非遙亦不能往
跼伏里居十有二年矣陛下垂憐舊物未忍棄捐
摧之政途急於圖任屬時多事虛守尤勤何物衰
遲誤蒙簡拔如此趣行有命但切震驚最是氣體

支離不能并起向以越進班行久病衰心極為顛倒何以應酬事機况鬢髮八十歲之陳人為迢迢數千里之遠役能免顛仆於道路乎朝夕以思莫知死所茲累疏連章之有請而真情實意之未孚目斷天高詞莫能指惟有說者窮閭凜凜侯謹而已夫以一介螻蟻之賤敢干夔犯雷霆之威豈得已哉伏望聖慈洞鑒由衷之懃特施從欲之仁念臣衰殘俾遂乞骸之願以保全其末路則鴻造曲成之恩大矣奉御筆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第六次辭免參知政事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準省劄以臣第五次辭免參知政事除命奉御筆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竊惟君命之嚴稽留有罪亟當遵稟其敢重違而區區危迫之情有不容默者大抵人惟自信而後見信於人昨者參預之除出於非望累章控避盡吐肺腑言之孔多未蒙聽信則前後由衷之語幾於為欺豈不可懼耶蓋四輔之設所恃以晉陪國論密贊政機者豈豈衰遲無用之人所敢冒居公朝恃逼舊

臣每加優異而人臣出處大節當自省循儻懷不止之貪忘在得之之戒力微責重立見顛墮技老獲罪一身何足惜而上誤國事利害非輕伏念臣年七十有九矣凋殘之狀日甚一日心疾益深怔忡自汗神昏思短健忘如癡加以頭風相陵極其痛楚牽引唇齒時復暈絕養痾一室中猶且惴惴然朝不保夕數千里衝冒跋涉何以克堪臣自惟一生荷國厚恩媿無毫髮補報雖老無能為而猶未忍棄捐鴻私倍費於生成驚方豈勝其負荷眷懷深篤禮意有加士之遭遇其時未有如臣僥倖之甚者也惟是趣行不已日夕驚心陛下非不憐臣之老也知其老而未知其老且病也若不披瀝以告期於感通祇自速戾而已無益於國徒殞其身不惟末路之可羞抑於明時而有玷喋喋哀鳴非得已也欲望聖慈念臣垂盡之年恕臣屢瀆之罪許令休致俾遂生全則頂踵曲成之賜大矣奉御筆卿忠清足以範俗惠直足以揉邦國之紀也民之望也朕自去秋以來數降詔書趣卿政路而奏牘未上至於五六殊嗚朕意夫有德者進則朝廷尊嚴強暴消靡卿便可驅車造朝秉德輔時不

責卿以事

第七次辭免參知政事端平三年四月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
準省劄以臣第六次辭免參知政事除命奉御筆
卿便可驅車造朝不責卿以事臣仰見陛下眷遇
之意不衰而訓飭之辭愈嚴也聞命憂懼疾疢轉
增情梗于中詞莫能措伏念臣一介寒遠椎鈍亡
竒碌碌州縣之才耳四方奔走駑力易窮項自西
陲解戍而歸已知不堪世用自隱衡茅養痾送日
建今十有餘年中間誤蒙簡記豐被召除內而六

卿之峻班外而九牧之重寄力具控免皆荷矜從
不圖垂盡之時更被殊常之寵九重注想四輔陞
華虹負山而曷勝孤首丘而為幸巽辭屢矣俞音
杳然策足趨趨驚心殼棘豈敢復有言也緣臣病
勢貼危日甚一日心氣怔忡而如啄頭風暈絕而
欲顛視聽全衰拜跪久廢半身不遂語澁聲乾肌
肉盡銷僅存皮骨豈能久於世乎大抵委質事君
一死豈敢自愛但要死得其所耳如使精力未衰
老而益拙死於社稷死於封疆豈非臣之素願今
頭顱如許儘不量力輒取倖心僕僕會榮徒死何

補褒劄趣行而不已孱軀扶憊而莫前披瀝抗章

至於六上伏俯候報幾及一年顛天雖切而情莫

乎積日既久而罪愈大恐激雷霆之怒重煩斧鉞

之誅不免吐露肝膽喋喋哀鳴以覩萬死一生之

幸伏望聖慈憐臣餘年至此來日幾何檢會累奏

事理特從所請則項踵保全之恩大矣奉御筆除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官觀端平七年七月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照

對臣昨者疊具辭免參知政事除命伏準省劄備

奉御筆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

居住臣聞命自天措身無地班高參預屢騰巽避

之章職晉穹嚴更畀清閑之祿冒寵便蕃而非據

省躬震懾以自危義有未安情豈容默伏念臣一

身如寄百念俱灰冉冉頽齡謝事而未得請奮奮

殘息抱病而莫能興濫膺明哲之知擢寔疑丞之

列綿力不足以勝重寄孱軀不足以涉遠途七疏

控辭盡吐由衷之款九門變隔第懷方命之憂忽

有意之上乎有溫言之下逮竊惟書殿乃崇儒之

華秩祠宮為佚老之優恩久矣在朝懋著勳勞之

大及其去國庸彰體貌之隆如臣伏櫪無能採薪
有疾雖圖任管蒙於東掖而趣行自莫任於驅馳
有罪而不忍加刑無功而又從受祿得無歉乎事
出殊常顛躋立見顧天地未即終棄而鬼神亦將
害盈崇地難居清議若揭儻昧保身之道徒貽沒
齒之羞輒敢披瀝其私觸突以請伏望聖慈洞鑒
忱辭收回誤溼曲從所欲以畢此生俾臣仍舊官
職致仕實出始終保全大賜所有新除省劄寄留
廣州軍資庫未敢祇拜

辭免特授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第一

詔奏狀

照對端平三年九月十三日午時承廣州送到尚
書省劄子倫錄麻制頒降授臣政議大夫右丞相
兼樞密院使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切惟人主以
論相為職大臣以濟時為心內而彌綸萬化主經
國之宏規外而鎮撫四夷有籌邊之遠畧安危所
寄揀擇非輕是必疇咨在廷之僉言博采當時之
名彥惟力量洪而後可以任重惟精神壯而後可
以折衝時事方殷人材為急若泛求於遐僻必大
駭於觀瞻伏念某嶺海寒根乾坤棄物少而有志

不過州縣碌碌之才老矣無能但作田園栩栩之
夢昨荷朝廷之禮猥叨參預之除虛懷側席以良
勤蹇步加鞭而莫進日虞譴責天賜包容寵以秘
殿之隆名賦以琳宮之清祿悉出外望敢昧誠心
免積載馳答簡深篤未遂由中之懇更登最上之
巔大號揚于王庭細書頒于方國共政晉陪於拱
席本兵仍涉於邊惟思重丘山懼深淵谷涕泗橫
流而有感形容枯槁以無知臣行年八十矣一身
孤立百病交攻心氣日深頭風時作視聽昏瞶步
履攔珊元氣漸微生意垂絕去天既遠喪日無多
顧於未填溝壑之前俾以遂乞骸骨之願伏望聖
慈垂憐枯朽洞鑒微忱特寢誤恩曲加終惠許臣
仍舊守本官致仕以保餘齡所有上件省劄寄廣
州軍資庫不敢祇拜干犯天威臣下情無任戰慄
俟命之至

第二詔趣行辭免奏狀

照對臣昨准尚書省劄子錄麻制指揮除臣右丞
相兼樞密使已即具辭狀馳奏去訖繼承廣州轉
示省劄九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令廣東經略彭鉉
以禮勸勉催促上道毋致遷延臣聞命驚惶無地

容身懷不自安辭莫能措伏念臣犬馬之齒八十
矣一衰已甚四窮可憐後老而被峻除難為負荷
父病而為遠役必致顛躓自惟一生受國厚恩忝
竊過分至於垂死而猶未遐棄可謂晚景遭逢之
幸臣拳拳體國之心老而彌篤豈不欲扶持弱植
一望清光奚柰歲月壓頭力不容強昨者察政之
除七疏巽辭暮年而後得請臣凋殘頓挫之狀零
丁孤苦之蹤吐露盡矣今者驟升次輔之職且預
本兵之寄恩愈隆位愈重而臣病瘁愈甚於前時
免積控陳計程猶未上徹忽承帥彭鉉特詣敝廬
促行甚急宣勸良勤被出匪常驚心汗背重念臣
年事已去病勢已深餘息厭厭生意垂絕只得披
肝滴血明告君父欲望聖慈察臣已老而情逼憫
臣將死而哀鳴許臣謝事俾待盡于丘園免遠驚
於道路實出天地保全之大賜不敢再瀆恐犯天
威下情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七終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八
遺文

四川制帥手帖

二月初奏劄已上并專書廟堂薦懃甚力旦夕當
有峻除欲煩統制比來有一二邊事欲面分付緣
李帥出邊要人在司彈壓難以輕動又恐將來命
下即合起發愈是來不得今已行下戎司時暫差
官抵替統制即便疾速赴司又薦隴西為守庶幾
得人共濟國事千萬察之不可泄也十三日押
付吳統制

制帥親染云戎帥膺三軍之重寄而以統制兼之
終是事權不顯正此多事盍正其名今來朝廷區
處行下委是合宜可喜可賀

又蒙鈞染

十八日遣使臣樊厚前去想已到矣忽二十二日
未時準庚牌遞到省劄有金州統制之除亦賜勅
書已下李都統差官時暫兼權中軍都統制職事
仍管幹營寨候到即便疾速起送前去金州交割
職事不須更來本司恐成遲滯二十二日某手書
上都統太尉吳

御前劄子付金州都統吳彥御封

御寶實封樞密院劄

四川崔制置申某竊惟人材難得而將才尤難得自非平時察訪而牧蓄之則緩急無以為用某冒膺閫寄無補絲毫時事孔艱以選將厲兵為急其間有材畧過人可用為將帥之儲可不薦拔之乎某伏見脩武即興元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吳彥人物偉健議論通暢留心軍政宣力邊防有慷慨功名之志輕財好義得士卒心欲望朝廷特賜旌擢處以統制之寄庶幾邊陲得人諸將亦知所勸矣除已錄奏聞伏乞照會申聞事右三月十七日奉聖旨吳彥特差權金州都統制任責措置捍禦邊面具管幹日時伏申樞密院今劄付吳彥照會准此

嘉定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押押押

舉通判宋詡知循州劄端平二年正月

竊見通判廣州軍宋詡練歷已深廉介有守昨試令之程鄉又宰惠之歸善一意撫字安靜無擾邑人至今思之循州介乎二邑之間凡民情之休戚風土之利病耳目所接罔不備諳今丞郡番禺多

藉裨贊委以決事咸謂精明竊以凋郡擇守最戒貪殘倘使宋詡為之必有成效

與循州宋守書

循為南中佳郡今非昔比矣孤鼠之妖方息鴻鴈之居未安茲得通材以當隆委出於上簡不勞陛辭下慰遠民之望也撫摩為心鎮靜得體元氣充足而外邪自消千里民生之寄得所托矣縱未歸華顯之班抑亦在澄清之選

又

執事承郡綱解紐之餘百廢俱興佳聲載路比者

鄰寇侵軼疲吐傷弓之民幾無固志而制變有方旋即按堵十連威望宿著軍政孔脩此或有意外警明以告之必能調遣以相應援

仙遊鄭氏家塾記跋

鄭君學術純正而有源流天分疏明而不表襮茲官行已蔚有聲稱一見知為老成篤實之彥也既而出示家塾記名公 子妙墨盈軸得其平時躬行之素尤所起敬世道既降教法不存古誼日益薄君未仕之前創義塾于家聚族黨食而教之用心仁矣今問津仕途以行所學及物渡廣即是心而

克之達業豈易量哉

重建東嶽行宮記

紹熙四年五月

邑之南二里嶽舊有祠祠已久而廢為之宰者奪於簿領之繁速於財用之乏而不遑及張侯鼎來擲節浮費纒數月而公幣充物於是訝諸屬里有今當營繕而未能者咸與新之以故百廢俱興壯觀甲於他邑祠廢尚矣一邑人以爲請侯禮然曰神與令均受民寄而祠不稱令之咎也奚辭乃鳩工度財相其故址而加敞焉殿別後先廊異內外凡棟題瓦石咸易以新始作於紹熙四年五月之甲午以五年二月戊子而落之規模雄深卅腹輝煥塑繪悉備森列乎神之左右觀者色莊心敬而善念生茲固宅神亦化民之一助也侯乃致書某以識其事再拜辭不敏弗克且曰嶽謚公古制也而以帝稱自本朝始古臣而今君之庸非有功於民崇其祠宜也奚書爲然而侯之意所以奉神庇民之外初非有所觀也意則然矣安得而不書侯名勛字希聖丞相魏國公之姪孫南軒先生則其叔父也侯守魏國公忠亮之節而又親傳南軒誠敬之學此心所存毫髮無歉復有所求於神哉始

飯章以例告廟觀其致祝之辭寡簡數語信所行於

心而委禍於冥冥對越之際已見其真矣今獨於此

而有所觀誰其信大抵嶽祠徧天下民之遷善悔惡

者趨焉侯字民以仁而又托民以神是役也可以堅

人嚮善之心可以答神庇民之貺而侯一無與焉乃

侯之本意也亦其所願識之右此記昔載廣州舊志

道搜而傳之正德甲戌秋七月後學清淨甘齋近當

之後敬書于移忠齋八世孫院近得之大喜而增續之

歐陽氏山墳記碑高二尺六寸三寸

紹興年間經官買到番禺縣管下末赤里地

名馬家園金液池崗地三段紐計三頃七十

五畝五步逐年送納地基錢四百二十九文

今具所蓋墳于後

祖妣歐陽夫人十四娘餘

外祖歐陽二助教外祖妣二十五娘

祖妣外祖墳山營墓九十餘年矣請買之初有松拱

把今皆合抱此山之故址也宗族皆蓋其旁自後嗣

續無人尋致荒圯有力之家從而攘占侵犯此亦勢

之所必至也與之幼孤而貧居於外邑入仕之後始

往營焉創造庭宇增種松杉招地客村名上塘守護

靈祇以安大抵有威則有衰有廢則有興物理之常

也謹書以鏡諸石庶後來者有考焉

嘉熙三年七月一日孫觀文敷大學士正議大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南海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

百戶食實封六百戶崔與之謹立惟見村場地段

報官周種松果木又於本里石于選高祖同知墳

亦種松株以圖清秀靈祇久遠有所驗也天順三

年九月十七日廣平重建亭宇一座三間于上塘

村內監○丞相清獻公原立祖地碑銘以覆于中

春秋拜祭使後子孫當肅容起敬皆

大明天順龍集庚辰春三月清明日八世孫崔廣

平伯胃頓首謹錄

寄增邑宰

忽來青李之帖其監田白壁清廟朱絃負建安八

斗之才惟其多矣推新侯萬卷之學詎可量裁製

錦有道垂簾自閑看一鷄之紛來送雙鳧而直上

其一從話別幾欲寄音好客自當時之心衰遲猶

在逢人說項斯之話遠大相期

遺詩

送時潛大卿淮西檢法

卿月高華照楚墟澄清雅意見登車星分屯壘雲

中戍風引翰艤塞下儲十二聚民行惠政三千議

獄謹刑書最聲烜赫流聰纘聖詔今朝下玉除

越山輝映繡衣鮮屈指重來是幾年濡纒按行方

易地追鋒趣召已朝天步趨接武星辰上獻納依

光日月邊到得中流須砥柱功名事業要雙全

十年宦海任飄零豈料光華伴使星落魄半生頭

已白爬沙一見眼長青天涯明月方依樹淮上長

風忽散萍別淚誰能効兒女不堪官柳暗長亭

壽李參政壁柳下

青牛老仙紫雲旄函關西度天風高手携柱下五

千卷來擅一世文章蒙玻璃江頭梅欲蕾暮願山

麓寒方慶颶車羽輪下霄漢從以萬鶴如雲濤參

天挺持有喬木大地負荷須巨鰲百斛篆昂筆端

斡五色瑞雷曾底繚笑談更化定大計乾機坤軸

回鈞陶蒼生脫險誕登岸沙嘴閑此抗川艘鴈湖

風物午橋似滿引鑿落歌離騷酒酣耳熱自擊缶

世間萬事輕鴻毛塗炭未蘇兵未洗雲雷可使屯

其膏玉堂昨夜進麻草延英趣對猩紅袍太平事

業有所屬北卷燕薊西臨洮扶持世極壽國脉突

兀一柱擎天牢五羊僊客起為壽安期大棗東方

苑

壽邕州趙守邕

大厦開朱明物態豐且碩薰絃發新奏生意轉無

極間氣清而和融結賦有德碧梧挺幽幹曠度漫
九澤富哉學古曾仁義供服食渾樸希世珍外溫
而內直驂騮開道路聲光日斯赫九關通籍初南
來墜雙鳥片心清徹底杯水餞泥軾京兆入幕賓
去天不盈尺佳最入聰續行行陟文石豈爲五管
雄地控西南域專閫難其人弄印無以易袖却經
綸手天邊樹牙戟猩獠叢篁中深棲而屏息夜月
照銅柱警囊聲寂寂邊人解帶卧危地成樂國屏
風御墨鮮早晚來召驛媿我樸樸才潦霧其遠役
題坐遇知己孤根費培植崧高生申甫好語誼井

陌碧油塞雲端阻莫陪賀客歌詠淇奧詩清脩如
圭璧他年王班頭蒼髯而赤巖

張進武善風鑑謂予牙骨日聳早晚入臺求
詩贈之

茱萸碧眼照人寒一別重逢歲又殘老去但求閑
處樂君來尚作向時看誰將伏牙夸顛骨我有盟
鷗託肺肝坎止流行隨所遇何須覓夢到邯鄲
瘦挿秋山聳兩有荒寥不直半文錢孤山放鶴林
和靖風雪騎驢孟浩然萬事轉頭渾是夢一身安
分總由天煩君束起前途事我欲滄江買釣船

題吉水龜潭李氏仁壽堂嘉定癸酉以廣
西憲赴召經此
拙直多忤物孤根徒自危祈閑三扣關天遠不我
知尺書趣入覲君命其可違火雲正燒空短蓬氣
如炊脩途久困頓病骨尤支離奄奄尚殘息艤棹
江之湄來登三元山炎歊頓無威裴徊古亭上好
風吹客衣聊爲三日留食斯眠於斯澗泉灑灑鳴
四山翠屏圍夜深松桂寒朝壑生林霏李君亦達
士與我真忘機乃於山之巔預作佳城基生則此
其樂死則此其歸採藥求長年華髮世所希荷鍾
欲自理不以遺體爲要皆非中道識者之所嗤知

命故不憂李君其庶幾觸目此境界陡悟昔者非
更作首丘想行色應遲遲還遊仁壽菴細玩淵明
詩壁有歸去
來辭之句寓形復幾時皇皇欲何之富貴非吾
願帝鄉不可期自憐一身孤蒲柳先秋衰百念盡
灰冷故園勞所思我有石壁山畝計十有奇歸去
營一窟曲肱送斜暉培植先人樹投老長相依清
泉白石盟甘心天一涯

送聶侍郎子述准東

嘉定丙子侍郎爲蜀之行舟過揚州此詩
贈之

碧幢紅旆白貂裘去踏西風萬里秋要得處方醫
壞證便須校矢負全籌百年機會真難遇一線光
陰更易流早辨出師諸葛表祁山斜谷籌綢繆
吳蜀相通一水長聞公西土意差疆人謀合處天
心順民力寬時國勢張參井光芒摧戟盡關河事
業耀旂常雪山自是西人重赤鳥歸來早趣裝

揚州官滿辭后土題王立亭

天上人問一樹花五年於此駐高牙不隨紅藥矜
春色為愛霜筠耐歲華四塞風沉天籟寂半庭月
冷市塵賒臨行更致平安祝一炷清香十萬家

嘉定甲戌正月以金部郎分關東淮正當金
虜奔策南奔之時人不願往以君命不敢辭
首尾五年而不得代戊寅臘月以少蓬召而
病且衰矣自知不堪世用决意南歸舟次豫
章三疏丐閑而不得請幡然東下艤棹南康
重湖閣夜夢人告之曰死於廬山之下覺而
識其事并以小詩謝山神

來到廬山日日陰斜風細雨亂雲深移舟夜壘人
間世荷鍾泰郊物外心要挾封疆安社稷誰教軒
冕換山林殷勤招隱知深意五老朝來露玉簪

送來校書赴湖州別駕

奎壁光芒久聚東奏篇入獻大明宮曾中抱負經
綸業筆下鋪張造化功四海高名如日揭一襟和
氣與春融誰知正大傳家學惟有擎拳體國忠華
踐峻登群玉表清脩屹立急流中校讎正對青藜
月關淡俄分畫戟風自喜合簪方衮衮不堪分袂
大忽忽送君悵望雲帆別顧我凋殘雪鬢蓬戰羽
孤棲憐病鶴脫身高舉美冥鴻星躔已應魁三象
天路須知天五通著水臘前新蟻綠插洲霜後巨
螯紅清談岸憤聊遊戲獻納歸班萬口同

崇秘書分符章貢同舍戲別用蔡君謨世

問萬事皆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之句分
韻賦詩得世字

王立蓬山巖聲望高一世清秋玉壺露耿耿無纖
翳中流屹砥柱愈激而愈厲平生學古曾非為資
身計中造事萬般命亦實閱繫憂世危明主誰流
洛陽涕直諫逆批鱗言言皆獻替胡為厭承明退
飛勇且銳有山巒而孤雄踞虎頭勢民困科擾
推剝已無藝猥獠叢繁中跳梁無虛歲弄印無以
易要起百年弊西風吹馬耳新涼雨初霽尺劄聞

先聲遠氓已懷惠旌旗簇小隊盡戰森兵衛一方
覆盂安中原誰共濟顧我亦漫仕空山老松挂勸
悔作歸夢乞身尚滯滯着鞭公已先脂秣以相繼

陳秘書分符星渚同舍餞別用杜甫老手便
副郡之句分韵賦詩得老字

天生一代奇人瑞國之寶少游翰墨場聲譽日杲
果蟠宵三萬卷致君應有道懷璧掩其光幾書州
縣考翩翩鳳新雛飛上群玉島即星繁光躍同舍
未為老自詭乘一障决計何太早分以星千符廬
阜足幽討榮途競奔逐砥柱迴瀾倒自顧孤危蹤
歸意尤浩浩白頭頻送客何以慰離抱江頭潮正
平西風一帆好

危大著出守潮陽同舍餞別用杜工部北風
隨爽氣南斗近文星分韵賦詩得北字

天地清淑氣人才隨所得君獨稟其全濟之以學
力蒼皮四十圍直幹三百尺填胸書萬卷絢采雲
五色清和間韶濩勁直沮金石間氣之所鍾表表
才稱德韞藏不自衒况復耐官職頽波正流靡不
濡而不激平生憂國心一語三歎息著庭史筆健
寒芒照東壁畫省方翱翔忽厭青綾直揭陽落天

南自說何太齋東風吹馬耳弱秣甘遠役時事焚
如絲宵衣尚顧北袖藏醫國方向以壽其脉行行
無疾驅有詔且前席

張秘書分符星渚同舍餞別用山谷晚風池
蓮香度曉日宮槐影西分韵賦詩得晚字

堂堂問世英大名赫而烜全才得之天學力培其
本孤高壁萬仞清都蘭九畹胸中富中兵馳驟菁
華死文武康濟才孤忠尤蹇蹇久可連籌檜出可
臨邊相自許何太廉一麾江湖遠我來陪雋游方
恨合并晚盡簪屐分袂此情殊縷縷高牙奉親行

天涼綵輿穩廬山橫几案道院庶嘉遊金孤夜騰
光三遣兵未偃豈不念王室罄此忠赤悃當饋屢
興歎追鋒必于及江梅小春時斑衣照歸衮

李大著赴豫章別駕同舍餞別用杜工部天
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之句分韵賦詩得天
字

精神炯炯一癯仙弭筆蓬萊最上巔光大聲名如
揭日老臣議論可回天坐衣直上亨衢穩風月平
分去意堅愧我衰頽歸未得兩句三作送行篇
嘉定庚辰正月二日楊尚書率同年團拜于

西湖因為遊湖之集適湖水四合乘興擊水
泛舟如所約也杜侍郎賦詩和之

雪裏同騎白玉鰲湖山人物一時高銀潢下瀉波
千頃寶鑑旁開水半篙我欲乘風驚老大誰將剪
水戲兒曹梅花紙帳扁舟夢但覺歸心長羽毛

卷李侍郎嘉定庚辰冬之官成都至城外驛
侍郎亦赴鎮常得相遇于道惠詩答之

栢竹老歲寒梅鬢澹春風邂逅萬里橋相對雙鬢
蓬論心豈無酒舉觥不忍空恐渠道旁嗤咄咄醉
頰紅送以靜觀頤谷以晦養蒙障塵馬上去意氣

如飛鴻荆州舊分虎武陵世憑熊所至相勞苦父

老彗兒童地偏舞袖長雞瘠牛鼎豐甘棠子孫枝
蒙密成芳叢聞之白玉堂起草誰其工要為官擇

人頗收還禁中曾歲經濟方醫國收全功世事俱
塵土惟有汗竹公雨足芴茁苗風暖蒲長茸離索

抱孤影目斷三峽東

寄黃州趙別駕庚辰入蜀舟次黃岡適趙倅
奇夫公檄行邊不遇以詩寄之

銅梁玉壘碧雲端尺舸西風兩鬢殘世道多岐今
已慣人生一見古來難丈夫不作謀身計巧匠那

能袖手看月白風清雪堂夢銀波萬頃卧龍寒

送魏秘書赴召

萬里脩門道誰傳桂子來好將真積力為作太平
媒大易機緘露中庸氣脉面須知經濟學元不墮
秦灰

國論參稽定人材護養成古來同此恨老去向誰
傾太白雲猶濕瞿塘水正生甜帆干斗極厲耳鳳
凰鳴

送愛門丁帥赴召

憶昔門三峽班荆擁幕寒宦情雙鬢底世事兩眉

端壞證扶頽力危機發更難胃中經濟學為國好
加餐

議論方前席功名早上坡去帆瓜蔓水遺愛竹枝
歌同志晨星少孤愁暮雨多倚風窮望眼碧色渺
平沙

送成嘉父

諸老不敢更我來客友之調高械音夏曲局熟奕
秋棋南斗挨船柁西風吹鬢絲莫將金玉質膏沐
盡長眉

送范漕赴召

汲古千尋綆通今八面窓相逢俱氣許未語已心
降分鎮中邊蜀歸途內外江禁城風雨夜應念鹿
門龐

棋於觀局易藥到處方難休戚君眉睫安危我肺
肝別來年事晚病起面華寒東望疆人意天風送
健翰

壽轉運使趙公汝燧

兩過雲容掃使星明德星高揭福星旁照槐屋猶
暄梅正熟最是清和景好望金節雲間縹緲和氣
如春清似水漾恩波沾渥天南道晨鵲噪有佳報

天家黃紙除書到便歸來升華天下安邊養浩好
是六逢初度日碧落笙歌會早遍西郡歡聲多少
人道菊坡新醞美把一觴滿酌歌難老瓜樣大年
期棗

送洪賜岩赴班

賜岩洪君疇天錫清源人與余鄉李文溪
丙戌同年交情彌厚君疇入廣幙數年舉
剡足當班見文溪詩以餞其行

法吏了繁劇儒生擅文墨世多兼兩長遠到須器
識昔在晉魏公曾此趨幕職一逢龔莊敏期以柱

天極紫微得夫君嘉禾乏栽植廣城底山川融結
此英特精神天獨饒醉益春可即讀書細研磨作
文工組織庭隅立兩造片言分曲直疾頑戒已甚
爭事退如默武庫物兼蓄滄海蠡莫測同僚摠稱
好載路譽聲塞五羊書筵重濟物多陰德榮通付
儻來薦剡豈求得薰涼快馬耳汗漫捧鵬翼歸裝
可對人南物毫不殖二同羞著我握手倒巾幘幽
棲泉石邊喜在文溪側平章詩浩蕩指點蒼黑白
此樂竟何如滿懷春拍拍咳唾落珠璣襟期重膠
漆高誦歸去辭永守免園冊焉知暮歲後苦被功

名迫終能幡然起行矣各努力長途希樹陰蕭郎
謹服食懸知風月宵定啓山夫憶

君疇班引後宰古田滿成趨京時文溪以宗

正少卿召入極力引薦君疇自六院入臺文

溪力也後以言事去國嘉定甲申以禮部尚

書得請便道還家作此詩

九重天上別龍顏萬里江南衣錦還聖主有憐雙
鬢白老臣長抱寸心丹短蓬疎雨春聽浪瘦馬輕
寒曉度關何處好尋幽隱地長松流水白雲間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八終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九

宸翰

制詔宣賜夏藥

勅與之卿以漢庭侍從之臣總蜀道藩宣之寄遠在萬里賢於長城焉時炎蒸緬懷耆艾爰修珍良之錫用清保衛之宜今賜卿銀合夏藥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轉朝散大夫進封開國子加食邑嘉定十五年四月

勅朕荷上帝之閑休承列聖之洪業無時或怠每

思中上之未平有寶非常何意舊章之復覩肆敷

慶澤式音禁途敷文閣直學士通奉大夫知潭州

軍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鄒應龍等德望甚尊才

猷克壯入殫宸告皆愛君憂國之言出殿藩方有

猷難折衝之答委念璇穹之感格坐臻玉鎮之端

歸皆由祖宗在天之靈尚賴臣子今日之助用陞

顯秩式衍新章朕亦秉嚴恭之誠不以珍符而自

足爾其輔規恢之治庶幾文軌之攸同可依前件

宣賜夏藥嘉定十五年

勅與之南陔寶職炎歊孔熾西陲制備牧御良勞

分汝尚藥之珍往賜衛生之輔今賜卿銀合夏藥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宣賜臘藥嘉定十五年

勅與之朕身處深宮心懷外閭鐵衣金柝夙嘉牧御之勞翠管銀鬕往問起居之節勉循所部推廣吾仁今賜卿銀合臘藥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轉朝請大夫嘉定十五年四月

勅德懋者官宜不限賢能之次法行自近其可忘致會之成爰錫明綸用昭異數煥章閣學士朝散

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崔與

之擅南海清淑之氣續先儒正大之傳輒自侍臣

護我全蜀巴渝萬里三農咸樂於春犁蕩谷千重

一騎不鳴於秋草俄積天時之運載指銓法之常

顧日月中興朕肯自安於江左而太平西起卿寧

無意於關中可特授朝請大夫賜如故

宣賜臘藥嘉定十五年

勅與之卿以禁彙之耆儒領制閫之重寄雖井絡

增雄之久當雪山凝凜之時勞勩良多保調宜謹

爰放珍劑庸寓眷懷今賜卿銀合臘藥至可領也

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四川制置乞祠不允詔嘉定十六年六月

勅與之省所奏乞賦祠廩事具悉卿道德足以鎮浮智識足以制變賦寬四蜀民氣頓甦塵靖三邊軍聲益振使朕無西顧之慮而風動中原之遺繫卿之功維天所相胡然引疾乃尔請祠夫化以久成方精忠而許國吏難數易矧耆艾之臨邊其務養於神明以茂凝於勲績所請宜不允

辭免召赴行在不允詔嘉定十六年十一月

勅與之省三省進呈卿狀辭免召赴行在恩命事

具悉全蜀之寄擇帥惟艱頃因倣擾之餘煩我侍從之老絲錦城而建制閩度劔閣而控邊陲宣國威靈諸將稟命蜀民疾苦四路奠安外無列燧之虞內有長城之託念賢勞之既久聞宿恙之未清方界趣還乃祈均究孔明治國之畧盍歸手未推德裕籌邊之謀入告于后矧懋坤維之績率成晉接之恩舊比所同卿辭難徇所辭宜不允候鄭損到日交割訖疾速起發赴行在

辭免禮部尚書不允詔嘉定十七年五月

勅與之省所辭奏免除禮部尚書候正官到日交

勅與之省三省進呈卿狀辭免召赴行在恩命事具悉全蜀之寄擇帥惟艱頃因倣擾之餘煩我侍從之老絲錦城而建制閩度劔閣而控邊陲宣國威靈諸將稟命蜀民疾苦四路奠安外無列燧之虞內有長城之託念賢勞之既久聞宿恙之未清方界趣還乃祈均究孔明治國之畧盍歸手未推德裕籌邊之謀入告于后矧懋坤維之績率成晉接之恩舊比所同卿辭難徇所辭宜不允候鄭損到日交割訖疾速起發赴行在

除禮部尚書嘉定十七年

勅與之省三省進呈卿狀辭免召赴行在恩命事具悉全蜀之寄擇帥惟艱頃因倣擾之餘煩我侍從之老絲錦城而建制閩度劔閣而控邊陲宣國威靈諸將稟命蜀民疾苦四路奠安外無列燧之虞內有長城之託念賢勞之既久聞宿恙之未清方界趣還乃祈均究孔明治國之畧盍歸手未推德裕籌邊之謀入告于后矧懋坤維之績率成晉接之恩舊比所同卿辭難徇所辭宜不允候鄭損到日交割訖疾速起發赴行在

轉朝議大夫嘉定十七年

錫庶邦矧班法從之嚴可後溫綸之寵正奉大夫
守吏部尚書兼脩玉牒官葉時等以禮樂詩書之
彥為言語侍從之臣方基圖績紹之初正君臣倍
合之始爰陟峻秩用表殊恩如在先朝勿替嘉猷
之告庶令初政克承前烈之休可依前件

理宗御劄一端平元年四月

卿年高德邵國之望也朕親政以來渴想猶切虛
天官以俟涖覽奏牘奚辭之確耶朕惟寡昧冀揚
前烈當勉為朕起以副圖任之意書不云乎尚猶
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此朕惓惓於卿者眷然有懷
其趣就道勿復引辭

其二端平二年七月

朕如簡者英參預大政命下之日朝野交懽亦惟
卿名德素孚有以暨服衆論也屬時多虞正賴協
濟毋事異辭亟祗承渥今專遣劄書賜卿雖未能
如古者安車聘召之禮傾心注想實則過之其即
戒行以副朕尊用老成之意

其三端平二年十月

朕親政之始訪求耆碩卿其首也側席逾兩朞而
俟駕之行尚爾悠逸豈朕好賢之意未篤耶先朝

如文彥博九十餘老猶肯預聞國事卿何如年乃
不為朕一出使貽恨同時恐非仁賢之志方虛政
地以待其勉趣車徒亟式副延佇再此親劄宜體
至懷

其四嘉熙元年二月

朕親攬萬機敷求賢哲用勵相我國家若時登庸
莫如耆德卿才高經濟節守清忠信為國之著龜
宜秉鈞於廊廟誕敷渙號允穆師言已令帥臣優
禮津發昔衛武公九十而為相今卿年未八袞壽
考康寧亟乘蒲輪進登槐位使蠻夷畏漢相之風

采人

人民瞻師尹之儀刑以尊朝廷安社稷而有無
窮之間豈不休哉

其五嘉熙元年三月

卿允文允武善斷善謀簡自朕心爰立作相縉紳
交賀中外均懽亟令帥臣以禮導發申飭專使齎
詔趣行既側席以待賢宜脂車而就道胡屢稱於
耄老謂莫任於驅馳昔衛國武公百歲猶勤於箴
傲而我朝彥博九十尚總於平章矧卿力則弗衰
年猶未及盍副四方之望不遠千里而來共圖事
功以安社稷豈特卿有無窮之聞抑使邦其永孚

于休

其六 嘉熙元年四月

朕比以亞輔起卿海濱屢覽來章引病力甚良為
憮然此去天氣上炎度决未可就道趣行之命當
俟涼秋第今中外之務猥多以卿老成之慮夙懷
康濟之猷允政事之孰當罷行入才孰當用舍卿
宜條畫來上朕當密自施行毋事匿情式副延行

其七 嘉熙元年十二月

朕以卿夙負經綸之學久乎中外之望擢登揆席
一稔于嗟控免益堅皆以年齡之晚疾病之故道

路之長為辭朕非不亮卿言之懇切然置國家之
安危計一身之利害非世所仰望於卿者矧比覽
條奏詳明精切謀國致君倫極忠愛所以日憶注
想冀卿之幡然也李鼎英久從卿游今輟自班綴
俾以便郡專往見卿明諭朕志秋冬之交天宇清
佳卿宜即日就道式副至懷

贈挽上

文類

宋文

與崔菊坡尚書書

某伏自尚書帥蜀東歸曾飭一箋於江之上下遣
人追送隸也不力及夔子而仙艎已過月峽矣洪
考功之還緘前書同詩卷丹囊就附其舟以行雖
臯緩已不及事然門入所以戀德之誠非此則無
以少見真意度先生必能照之度外也尚書志正
而氣一養熟而道凝惟其視宇宙之大無一物足
以動其心所以安分義之閑雖萬鍾不能奪其志
嗣君訪落圖任舊臣累詔起趣徵亢章不出難進
易退之風高矣但温公既歸洛朝廷每有大事知
無不言雖詔書中有不便於言事者亦請改易魏

公去國之後或勸其勿復以時事為言公慨然以
君臣之誼責之乃知國家之命脉關言語之通塞
係善類之消長尚書身雖在外詎可翳然林泉之
間不以温公魏公之所當言者為言哉况尚書負
海內之望多士之所楷模苟惟不言言則必用况
在蜀中凡所薦進之士有登于朝者有籍記於中
書者有留於連帥之幕府者川泳雲飛次第按擢
如某者尤謬庸亡竒亦以尚書舊辟厨撫機之例
置之機幄前脩所謂一經品題便作佳士真不虛
言也蜀邊一向恬靜頻年田里間亦不為不熟而

物價之昂竟不肯減所幸者關表差平自此外別無所聞今因漕司人便輒附一紙申詞孰有某宰神泉日冬夜九詩及前崇慶王使君所記杜倉碑一本并呈幸賜標月之指餘祈冲輔者德進乘新陽竚有登延之拜

家六酉書公文集端

西蜀家大酉書文集端云東海北海天下老亦有孟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又書三賢替後曰崔公塞饋送之路而匪頒諸將撫恤成卒訓獎騎射則無吝色也薄賓客之費而

守有城壁戰有器械士有衣褐則惟恐後也是清之中有通焉疆場彼此易生於矛盾公則屈已以就事兵財異同常忘於秦越公則降心以體國是直之中有和焉未嘗絕外夷然不輕於合從以開邊隙未嘗拒內附然不苟於納叛以遺後憂是剛決之中有審固焉文書環於四壁公退無燕私涉筆至於夜分左右無庸僕是深居之中又窮天下之勞苦而人不知也抑吾嘗南游聞諸縉紳相與語淮楚事皆曰使崔揚州之言見用豈有今日之患乎及歸見關表父老又曰虜連年盜我邊而不

能入西和有崔公城可恃故也公去淮蜀幾年而人思之此可強而致我公始以禮書出蜀力辭帥潭又辭後五年又以隆興起公嚮用之意益切堅壁如初天下士益信之曰是足以追清獻之高風而相頡頏也夫孰無在躬之清明苟不為利欲所晦蝕則固有所謂志氣如神者在此崔公所以大信服於人也此三賢之所以並稱也又謂忠定之魁傑如高山深林龍虎變化風雨晦冥雷霆不測清獻之凝遠如鳳凰麒麟雍容閑雅狐狸豺狼望而退縮崔公之雅重如入宗廟見古壘洗易直之

心油然而生

克齋游公佖跋公齋房大書

東南民力竭矣諸賢寬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蓋公之絕筆也克齋游公佖跋之曰故丞相清獻崔公居今行古每以前哲之微言懿行自度大書深刻環列齋房所書凡十二條六經格言則如九思九容等事先正格言則如司馬溫公言所為事未嘗不可對人言趙清獻公言曰所為事夜必焚香告天不可告者不敢為等語朝夕顧瞻周旋罔墜溫文正公之清如水而澄之不已直如矢而端之

不止公實有焉其施之政無非仁民愛物之事影響本於形聲固宜然也及啓手足前數月乃復取王文正邵康節語合而書之以示其心之所存然則公平日之學蓋以治己之嚴形爲恤民之寬也今日所書非以身教有時而窮言傳無時而盡于王公戚嗟於豐盛之餘心聲一發生意徧滿此固不待論若康節之爲此言則荆舒用事之時也舒律已同符溫國而見之於用天淵不侔溫國念念在民痛詆新法言不獲用奉身以退遠相元祐改絃恐弗及故天下誦而歌舞之荆舒則不然如酷吏之自潔其身而慘刻少恩勇於行不恤之政卒以貽靖康之禍康節一分之寬蓋知其必至此極而以爲猶愈乎已也今民力之竭何但過於天禧亦非熙豐比矣狼其貪虎其政者徧天下彼視荆舒之律已猶萬不及也而謀其私者過之則戕國家之根本斷斯民之命脉其將何所底止乎公濡毫及此治將死深悲之意而所望於世之賢人君子至切也學者誠以公之自度者治其身使私意不存仁念常著而又仰高山於兩文正戒履輒於一荆舒則民不止受賜於一分公庶乎含笑於九

原矣

洪平齋書贊及跋

洪平齋在蜀跋公書翰曰以續栗緯恢博以簡靜翼方嚴從容論議如正志審固之鏃劃然而破的如躊躇四顧之刃誅然而中窾如鳴和鸞逐水曲之馭安然王良造父之手而六轡如舞也用能起久憊之俗彌紛集之變又贊公壽容曰清獻之清忠定之定航海健帆燭天老鏡在淮記公重脩城濠曰公以正大學問發爲政事所至聲迹章灼擊楫東來恩信孚泱軍民歸命恃爲長城識者以經濟事業望之人壽公詩曰嶺左江山間出賢開元宰相最居先中間不數余安道直至于今五百年在朝通公書曰縉紳間謂凡任制閫莫有終譽獨吾菊坡不待躡足之疑便引掉頭之興綽然餘裕久而愈安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詩取碩大爲言蓋其胸中浩乎而淵盎乎而春貧賤富貴不能移吾之所樂維先生以之並洪平齋文集

跋崔丞相二帖

文天祥廬陵人

菊坡翁盛德清風跨映一代歸身海濱當相不拜天下之士以不得見其秉鈞事業爲無窮恨今觀

兩帖所稱規模意向局而話頭者則文武之道具在是矣一朝踐其位此固舉而措之者也後書論邊尤切是時楚叛極矣而公以不得盱眙為憂若不可終日者嗚呼寧知三十年後楚之餘燼復然而連水之迫迺有過於盱眙者乎考引昔今為之永嘆右帖世傳名賢所作先人失錄近於宋史得之喜而紀之八世孫曉識

醉文

劉克莊莆田人號后村

置相如此國其庶幾都人相告曰望袞歸清獻琴鶴君曾畫馬使坐廟堂一清朝野公方累疏堅卧固辭上遣黃璫苦諭莫移九今之人動色簞食公

於相印閉目不視如公所立百世猶興誰其似之嚴光管寧

跋文集後

李肖龍南海人

清獻崔公以嶺海間氣為聖代偉人出仕也得尹之任應物也得惠之和遁世也得美之清仕止久遠各當其可其庶幾於聖之時乎聞其風者油然而興入其鄉者竦然敬况生公之里薰其德挹其馨客有問公之言行者而曰莫之知其可乎肖龍生而有知公已仙去聞諸耆老語焉而未詳也因誦后村劉公醉公之文曰如公所立百世猶興喟然

嘆曰公平生出處細行斬斬大節揭揭是不可以無傳也歷仕官至麾節功被于遐氓名震于異域見諸施州泰山之毫芒耳西歸不起猶曰中堂非伴食之地端平更化天子虛揆席延佇將舉國以聽而高蹈完節之志堅壁如初天下莫得以窺其遠識人有屯施未光之恨九原不可作也併與其所可見者悔焉而弗彰吾黨膏也高山仰止僕竊有志於斯昭往哲垂方來將求名世屬之筆世路風塵前脩凋謝壬午冬偶遊寶邑訪求殘編僅得一二哀集詮次印正於梅先生李處士乃壽諸梓

繪畫日月多見不知量也聊姑述其槩云俾因公

之所以試覘公之所未試因僕之所得聞廣僕之所未聞猶有望於來者雖然求之於世豈公志哉元文

常祭祀版

路學儒官姓名

惟公嶺海間生廟堂偉器清節高風流芳百世既祠學宮復祠故第茲以仲春揭虔與祭尚饗

廟樂辭

龔煥文

瞻箕尾兮概先蕤沈水兮奠桂漿倘清風兮穆穆公欲下兮回翔揚之宮兮益之閣終非吾土兮不

能以樂鐔劍佩兮歸來故居兮如昨俎賸兮潔尊
春秋兮公有孫無時往兮不復公道送兮盤桓
府潭潭兮廟奕奕公端委兮闕血鼓奏兮佚愉矣
芬兮盼饗分命兮祝釐利成兮降墀送公兮何許
靈在天兮無不之無不之兮柰何雲八荒兮山之
阿儻春春兮莫適公平生兮菊坡右送

祠堂詩序

大德九年乙巳夏五月

何成子士進

士生是邦必以邦之先哲自待曲江之士慕文獻
其志毅南海之士慕清獻其志恬蓋所自待者厚
然也嶺海三千餘年任宰相者僅二公止耳福莆

亦越分鳴珂烏衣畫錦綠野埒中州一何盛耶識
者則曰生宰相固不易生賢相尤為難唐之中否
天生文獻將以扶之不能也宋之將微天生清獻
亦將以扶之又不能也二公皆以直道落落於時
而清獻所遭之時抑又異夫開元之際矣自端平
更化當寧虛轄白麻造門中使絡繹數千里公辭
至十數竟不起此其胸中熟知進退存亡得喪之
節尚以曲江之出為戒夫豈以富貴利達動其心
榮其子孫耀其鄉邦如前所云者成子生乎公之
後不獲挹公之風因公之嫡孫繼祖復其故第為

公祠廼率同志以詩為喜且以寄所慕云

跋崔清獻公七劄十三疏後 李習

右宋理宗賜故相崔清獻公七劄其額則今憲僉
周公伯溫所篆并書也嘗聞公言行錄則知公紹
熙中繇曹庠登乙科歷官三十餘年所至皆有古
良吏風具諸舊史可信不誣也及寶慶紹定兩起
不赴端平以來二年之間七劄諄諭俾登端揆是
時年已近八袞矣故雖老且病猶且十三疏上衷
誠懇切言人所不能言真可與出師陳情相摸擬
讀之尤能使人感憤激越非古所謂忠臣者能如

是乎既良且忠為臣之誼政在乎此矣能保首丘
令終牖下良有以夫今我皇元脩撰宋史若清獻
崔公者必在佳傳其大節高致固不待世人之咕
囁也今曾孫振宗為增城文學掾謂余曰振宗兄
弟今日衣冠不絕而得為士類者皆先丞相河潤
之澤也况今承乏邑庠而墓田去縣無百里故祠
遺址為園蔬每一念之惻然興懷因舊設主於講
堂之西歲春秋仲丁祭之遂即其所塑像以儼祀
焉嗚邑人景仰之思寓于孫感念之意敬以所書
七劄刻諸石庶幾乎悠久不磨文獻之徵固不在

是歟周公嘗許黃一詞于左惜其去官蚤而未有及也遂屬予跋其末云

跋崔清獻公洪文忠公帖 年獻

宋嘉定中清獻崔公以次對帥蜀其後遂制置西事賓客從者文忠洪公實穎然翰崔公清規重德洪公雄文直道參會一時蜀人紀之以為殆過石湖放翁也崔公出蜀歸卧五羊校門謝病而洪公以考功郎論已陵事得罪擯天目山下端平改紀崔公遂相白麻一出天下傾想風采公力辭不拜御筆手詔旁午于道朝臣中使守門趨發公訖不起

起以至謝事是時亦起洪公為臺諫給舍為兩制

論駁不少貶顧以病不大用賓主相為終始蓋如

此至是丙申得觀兩帖於唐思善家為之感嘆崔

帖後右中者省印乃程滄洲家舊物云出國朝文類

奉祠祝文 嗣孫繼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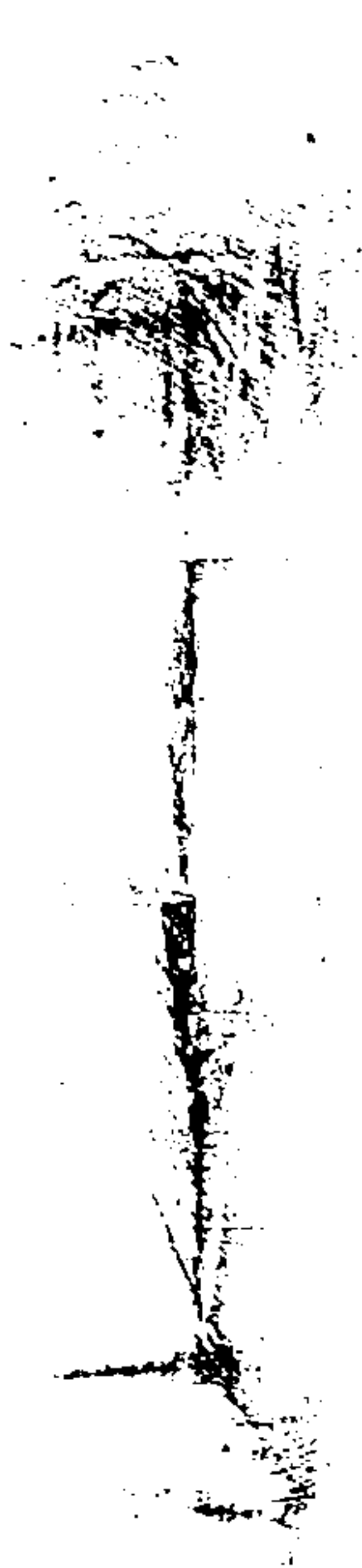
維大德八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己酉朔越二十有一日己巳嗣孫崔繼祖等敢昭告于

故曾祖右丞相少師清獻公嗚呼公之事業在邊

陸言行在天下勳名在奉常在太史蜀人愛之祠

于仙遊廣人愛之祠于蒲澗至於毓靈所降宦轍

所之莫不廟突然貌儼然蓋舉天下祠之也繼祖等貌是諸孤遭家多難不幸逢聖世通祀先賢憲府清明俾仍舊貫爰脩於第塑像妥靈消吉薦觴用伸虔告尚饗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十

贈挽下

文類

國朝文

脩墓記

梁昇郡人

宋贈太師右丞相崔清獻公之墓也在增城縣雲母里之古華山公之父贈太師諱世明之墓在石壁山母贈申國太夫人羅氏之墓在四望岡公之夫人林氏附焉皆同里相望後世子孫從而附墓者以十數計元代之成龍砌宏麗林木蒼鬱上干

雲霄元氏訖錄盡皆墮廢當時碑碣無復存者入國朝平治四十餘年其五世孫子璩等脩而葺之幾復其舊樹松千百使如昔時其用心可謂至矣徵予文誌之予與子璩同被辟搜遺書始識于郡學之明倫堂相與定交今十餘載且嘉其能於繼述義不得辭按狀公諱與之字正子其先汴人贈太傅諱克字子仁葬江西寧都黃金坑者公曾太父也贈太傅諱雋葬惠州河源縣義合村者公之祖父也公之母夫人羅氏露坐有星墜懷娠而生公遂名星即及長惆儻有大志讀書務通大義不

事章句為文務得大體不事靡麗紹熙庚戌由計偕升大學發進士第自潯州司法起家累官至金部員外郎直寶謨閣帥淮東皆有惠政加龍圖閣轉將作監太府少卿除秘書監太子侍講擢工部侍郎兼國史實錄院脩撰帥成都授四川安撫制置使甲申丐祠以權禮部尚書徵辭不赴理宗朝除顯謨閣學士提舉鴻慶宮紹定間復除徽猷閣學士帥江西冀其便道趨朝竟辭不拜端平中以吏部尚書徵不起拜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乙未七月廣州軍變事聞除廣東經略安撫使即家

治事事平拜中書參政七辭不就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丙申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九十三疏辭詔不允戊戌始得請改觀文殿大學士官觀如故就以本官致仕與宰相恩例其繫銜則金紫先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南海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食邑三千八百戶實食六百戶是年十一月以疾薨年八十二謚清獻噫公以王佐經濟之才負正大淵源之學可謂間氣所生其文章事業昭耀史冊淳祐間廣帥方太琮塑公像與張文獻公同于學人謂之二獻公咸淳間經略使劉應

龍祠公于高桂坊今南海縣學是也郡人復祠公于故第建學于傍又祠公于蒲澗之菊湖以公之號菊坡故也菊湖之祠以兵燹廢故第之祠指揮胡通毀之據為移第至今未有舉而祠之者子璵即其居桂華堡塑像祠之以墓石無文俾予為誌予謂古不脩墓見諸禮經然公以一代偉人名重今古而塋墓頽塌弗稱觀瞻過者必曰此宋丞相墓也為子孫者寧不汗顏乎子孫脩而葺之可謂知其職矣又能訪求遺文錄其言行第其編次錄梓以傳焉諸永久猶以十三疏未獲求之不置可謂能繼述志事老而彌篤者也先子璵嘗以例應賢良徵至使觀政將授以官子遂因辭歸老岩谷惜不見其設施使其翫然改焉致身廊廟必能世其家業播其能聲是可恨也子既重其請且欲寓夫高山仰止之誠於是銘曰獻以清惟德乃馨億斯萬年子孫繩繩

記菊坡大字 馬愉 齊郡人

菊坡二大字宋理宗皇帝書賜故右丞相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南海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食邑三千六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贈太

師謚清獻崔公與之之家也公子孫寶藏距今二百三十餘年楮墨尚新公六世孫伯胃借七世孫裕將摹勒上石刻名公祠用垂永久復走京師求余誌其下方欲俾來葉觀之知其所自益加寶重庶幾追念乃祖之武思有以振起無敢墜辱按史公字正子廣州人生平每慕韓魏公為人韓嘗言士之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詩有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之句公心契之因自號曰菊坡及老而歸又目所居之寢曰晚節堂既門人李昂英者侍講經筵詢論及公帝追念不已遂有是

錫蓋公忠貞之言直諫也節有以仰副淵衷維持社稷而帝至是始有悔於既往悼惜老成發乎情所不能已然公少負義氣俯視當世慨然有志於熙寧元祐諸賢初舉進士累遷淮東安撫時有與虜和好之議公即遺書宰相累疏朝廷力詆其非以為彼方得志恐虧國體卓然遠略有過人者總蜀帥將士睦軍政肅然邊防益密始至軍食不充公調度轉餉不數年公私給足虜虜盈溢兵民相安恬然無擾代還虜謀知之遂大入公再臨邊虜驚懼奔逃公以疾歸廣蜀人思之為肖像立祠與

忠定趙清獻並祀于成都仙遊閣上蓋公以誠心結於人心威名著於夷夏既至暮齡清操愈厲真視二公無媿家居累召不起會廣州成卒銜怨以叛攻掠近鄙適有經略安撫兼知廣州之命至公亟力疾而起即家治事諭以順逆兇黨即散事平復致其命蓋用權以濟時慰安反側有不得已也朝廷偉其識趣召愈急待以執政之位公連章固辭復條陳時政十餘事其言皆切於治體巨扶國勢摧折權姦排斥佞倖精衷之發皎然日星之明屹乎砥柱之立當時士大夫聞者咸嘉嘆之公雖未久立于朝以當大柄其憂國為民至老未始或一息怠慕韓公之風以自況者庶其卒云嶺海之陬古稱遐僻人才之生唐有張文獻公九齡宋初有余忠襄公靖聲名事業正大光明所謂傑然者也公晚出其鄉雖不遇夫開元慶曆之盛得行其志而周旋職務隨分戮力清風峻節磊落瑰奇與二公先後相望豈非其山川之秀鍾靈為人特然而起者歟吁廣之人必將觀於斯尚將有以感於斯

崔清獻公祠堂記宣德已陳建

宋右丞相贈太師崔公既薨塋增城縣雲母里古華山之原其師蜀與廣有功德及人甚大皆建祠祀之在蜀則與張忠定趙清獻並祠于仙遊閣在廣則與張文獻祠郡庠而高桂坊與蒲澗之菊湖增城之墓域以及海外咸有祠焉元大德甲辰公會孫繼祖端祖復祀于耆德坊故第

國朝洪武戊申

王師入廣指揮胡通以祠為私第祀事遂寢歲戊寅公五世孫子遜始於所居桂華堡肇建祠堂塑公像祀之仍割私田若干畝以供祀費祭儀一依徽國朱文公所定禮密族人行之有年子遜子作箕以祠堂久未有記而徵予文公諱與之字正子先世汴人其徙居廣之增城者世以積善稱曾大父克大父雋俱贈太傅父世明贈太師母羅氏贈申國大夫人配林氏封申國夫人初申國露坐有星墜懷中既妊而生公幼名星即岐嶷異常兒及長補大學生初參齋或夜夢為龍蜿蜒盆中翌旦公適至盥于盆聞者異之由是才名日起邁于同列紹熙庚戌由大學生登癸丑進士乙科為潯州司法調淮西檢法改知新城通判邕州尋守賓州

後以廣西提刑召除金部員外郎嘉定甲戌以直
寶謨閣帥淮東加龍圖閣將作太府少卿已卯冬
召除秘書監兼太子侍講虞辰春權工部侍郎兼
國史院實錄脩撰以煥章閣待制知成都辛巳冬
權四川安撫使因以為安撫制置使盡護蜀軍明
年召為禮部尚書不拜理宗御極以湖南江西帥
召不起復以叅知政事召不至自成都乞歸廣州
每有除命辭之益力乙未春循梅戍卒曾忠等作
亂徑擣廣州公肩輿登陴賊望公羅拜城下命秘
書李昉英節推揚汪中繼城喻以逆順許以自新
賊始引去事聞于朝除公廣東路經略安撫使兼
知廣州時賊勢猶盛郡邑洶洶公不敢辭即家治
事指授諸將方略率諸軍殲之寇平力辭閫事而
上注想彌切及右丞相之命下年已八袞矣控辭
至十三疏不許嘉熙二年詔提舉洞霄宮未嘗造
朝上嘗虛位待之至是始得奉祠任便居住踰年
而卒壽八十有二垂歿有遺表以聞及戒家人不
用緇黃積階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爵南海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食邑三千八百
戶實食六百戶素愛韓魏公寒花晚節之句號曰

菊坡後門人李昉英侍講經筵理宗思公風節大
書菊坡二字賜其家初為潯州司法改淮西幕擬
斷不避權勢由是知名及治新城倅邕守賓治行
尤著有循良風後陟廣西憲法令嚴明貪墨之徒
有望風解印綬去者嘗渡海決獄遇風濤之險陰
禱于天風浪帖息其立朝也多所敷陳有謬諤之
節及帥淮左料敵制勝雖古今名將無以加時朝
堂欲主和議而力陳其非守成都時與安丙書不
當與夏人夾攻金虜丙不聽師出果敗績及為制
置以關外四州為蜀扞蔽竭力措置後鄭損來代
議棄之蜀竟不能支公料事出人意料者多類
此論薦人物若洪咨夔魏了翁家大酉劉克莊九
二十有六後皆知名昉英汪中則鄉邑及門士也
公性廉約家法清嚴雖蒙宰臣恩例不妄與人其
姊嘗為外甥求之公曰官之賢否係民休戚非可
以私相為賜竟靳不予又戒子姪不許仕進親故
倚勢妄作嘗斥絕之終身不齒平生不畜聲妓不
嗜玩好所居室左右惟書而已中年喪偶不再
娶產業亦不增置子叔似納婦有資奩田六百畝
公命歸之初在蜀將去舉羨餘三十萬緡付有司

以佐邊用一無所私行至蜀口四路制領以奇玉
美錦來獻俗謂之大送悉卻之後帥廣所得月廩
錢一萬二千餘緡米二千八百餘石悉歸于官一
無所受劉文節公先祖謂公勁峻似張忠定廉約
似趙清獻宋史謂公屹然有大臣風蓋無愧也嗚
呼嶺南自張文獻以清風勁節相於唐後余忠襄
亦以文武才略顯於宋而余則未嘗大拜也及公
之出衆以公輔望之而天子亦注意焉適當休致
之年竟辭不拜蓋得古人進退之義清獻之謚不
亦宜乎傳曰有德者百世祀若公不惟吾廣祀之

西蜀外海亦祀之矧為公後乎子璉有學行洪武

中以賢良徵至京師辭歸躬率子弟力學以守先
訓不惟肇建祠堂以脩祀事復以公塋墓在增城
者歲久弗治復率子弟脩之仁孝之心蓋可尚也
因伯箕之請遂撫史牒以及家集事尤著者記之
而公平生所建勲業與出處大節讀之者一覽見
矣若夫堂構制度之詳姑略之而不書云

重修祠堂記

仲冬 庚戌

曾孫 狀元 盧

天之生賢固不以世道之盛衰而其出也必有所
為甚非偶然之故也若宋丞相清獻崔公與之豈

非其人哉公繇紹熙進士歷潯州司法叅軍通判
邕州金人將南侵特授公寶謨閣待制權發遣揚
州主管淮西安撫司事公既至繕脩武備訓練士
卒金人引退不敢犯蜀將董居誼為叛卒所逐成
都軍亂朝廷用公為煥章閣待制出知成都叛者
聞公至皆帖然不敢動其渠魁潛遁公擄斬之蜀
人遂安召拜禮部尚書理宗即位授顯謨閣直學
士知潭州兼湖南江西安撫使尋改廣東經略使
先是廣州軍叛嶺南大擾公有與登城叛兵俯伏
聽命海嶠肅然拜右丞相抗疏力辭復上言人主

當辨君子小人貴於獨斷而尤燕聽為先其言反

復閭切疏凡十三上辭職嘉熙三年始得以觀文
殿學士致仕年八十餘而終公平生負志節其見
之行事軒昂磊落光明正大而嘗當宋運衰弱之
時公之出也足以維持國家而鎮服當世時論謂
其屹然有大臣之風信哉斯言矣公之祠有三其
在故宅者洪武初指揮胡通據為私第公之五世
孫子璉徙城南之桂華以居乃即居之東重構祠
繪像于孫環而居之歲時祀事弗廢今公六世孫
伯胃從成北京屢嘗歸拜祠下乃與堂兄伯箕從

于公器叶謀以重新之祠尚未有文間以屬大學
生何善承請予為記夫以公之功德施於社稷被
於生民誠所謂不隨死而亡者由是蜀之人祠之
廣之人又祠之他人且然而況於為其子孫者乎
宜夫子璣重修於其前而伯胃請記於其後也嗟
夫為崔氏之後者顧瞻先祠抑豈無春兩霜露之
感水木本源之念乎宜其益加脩輯而思有以繼
述之於無窮也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并書以
為記焉

贊

黃諫 翰林院
大學士

貌古而真心古而純秉國鈞軸為世偉人嶺南間
氣無間中夏斯與曲江齊名並駕

跋劔閣祠後

陳獻章

新會人
翰林院
檢討

右調水調歌頭吾鄉先生宋丞相崔清獻公鎮蜀
時題劔閣即此祠也曩夢拜公坐我于床與話平
生仕止久速偶及之不知其已翱翔于蓬萊道山
之上因請公手書公忻然命其紙筆於序古今幽
冥一理人之所見則有同異感而通之其夢也耶
其非夢也耶今書遺其後七世孫同壽云

跋重建東嶽行宮記

甘鏞 正德甲戌
秋七月撰

右此記始予潯州司歷官進封增城開國子累爵
至南海郡開國公崔清獻公筆也公不可作已觀
其門人李文溪稱其文曰明白謹嚴皆此類也予
每讀之竟為之惕然是記寥落於二志間而增之
人士罕有以見其完璧雖他書有菊坡文集與夫
嶺南便民榜海上澄清錄今皆化為烏有矣其言
行錄所載不過詔誥勅劄并辭榮奏疏及詩詞一
二而已於戲宋代賢相公其最也豈以其文翰哉
若公之德業若公之心事若公之風節不可得而
見焉庸敢續附于錄以致追慕之意云 右此贊跋
更當道名

續修四庫全書

十一

賢進念前哲表與忠良之盛事也予為之子孫幸
不知所慕哉遠通叙而紀之俾後人觀感而實之
世孫

紀祠堂興廢之由

洪武戊寅作

五世孫子璣

子孫於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
是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仰惟我先祖清獻公
以儒術仕宋三朝其勲業見於行事制作足以範
俗邦之士君子取其言行切於事者錄之詞章繫
乎政治者集之刻梓傳世蓋有年矣值元季兵燹
家藏文集為之灰燼所存者言行錄一編尤慮先
公美迹不耀乎後乃蒐摭鄉閭田里值鄉先生陳

閔卿謂予曰菊坡之文吾得其全為諸生分持而嗣錄之今不獲存矣因翻其故笈得嘉定誥命并奏稿一十六篇後復得端平詔命七篇敢不敬愛用附于錄因書遺亡之意于篇末庶幾同志相與博採而歸之噫吾聞君子存心不掩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苟天不墜公之聲光則斯文或恐復存於後日將來子孫宜加意焉雖然公之文存亡未決而公之功業必見於史牒無疑此姑置之今略舉其近者言之聖人之制凡能捍禦大災大患於民者雖異代尤旌之祀典是以古者祀鄉先生于社不過崇德報功為人勸爾初公請老而歸杜門謝病推鋒叛卒曾忠自惠陽擁眾扣州城郡守宵遁官吏造門白其事公有與登城諭以禍福賊眾遁去據古瑞州事聞俄有旨依舊端明殿學士廣東安撫經略使知廣州即家治事區處調度召兵四集賊一戰不支窮促乞降渠魁就戮是年拜參知政事五疏丐辭不赴次年復詔拜右丞相又十三疏辭不赴公薨淳祐間廣帥方公太琮以公之學蘊先儒淵秘之傳以公之才負濟世經綸之治祠公與張文獻公于學咸淳間經略劉公應龍祠公

于西城之高桂坊今南海縣學是也此郡志所紀有元大德間邦之群彥追思公之德業請于憲府祠公于故第建學舍于左吾大父提舉公給私田以供祠費凡吾子弟及閭里俊秀者延師肄業以育其才春秋則府庠儒官率諸英彥暨吾門少長咸列于庭盛服致祭薦脩之品莫不如式祭畢而燕殺核維旅脩爵無算酒酣則雅歌賦詩燕饗不亂秩秩雖離一何盛耶洪武戊申王師抵州城祠為指揮胡通所據作私第祀事浸廢以迄于今茲非禮典之大闕歟然崇德報功繫乎風化終不可泯異時有好古博雅君子任方伯之寄於可為之時引郡志舉而後之所以關乎名教之重者非私也古之所謂因事以陳情辭有重復而不可殺者故特書屢書不一書之庶幾申吾哀痛之辭云

紀名公挽祭詩文 八世孫曉輯

成化間檢討陳公獻章一夜夢吾清獻公坐床上李忠簡公坐床下野服啜蜆而陳參其間與話平生仕止久速偶及劔閣之題因請手書公忻然命具紙筆書以付之既覺紀以詩曰清獻堂堂四百

春夢中眉宇識天人報君西蜀清油幕老我東籬
 白葛巾萬里歸心長短賦九天辭表十三陳南風
 欲理增江掉也借青山下墓備時公八世孫潛客
 門下示遺芳卷復許示遺像於其還也贈之詩曰
 積雨皆苔上經旬斷履痕誰為門外客公係菊坡
 孫澤與派風遠名因避相尊丹青遺像在何日照
 江門後潛携公遺像過白沙陳公迎拜于貞節堂
 觀感間系以詩羊石卧古佛仙遊照福星清風彌
 宇宙白首拜丹青是日有送紫菊花至者起喜復
 成詩高風千古鎮浮華擬酌寒泉薦菊花江上一

株紅帶兩丹青同日到山家遂齋宿于外館書招
 親交馬默齋容一之李世卿葦感其禮儀制文托
 以菊水薦之以公愛菊也其詞曰先生宋代之名
 臣吾鄉之前哲卷舒太空之雲表裏秋潭之月淮
 蜀委之而有餘疑丞尊之而不屑故能効力於當
 年而全身於晚節猗歟先生挺生南越廣厚深沉
 清通朗徹藐子區區心馳夢謁稽首丹青警效若
 接按彼神丹點茲頑鐵庶幾百年不遠途轅秋菊
 之芬寒泉之冽奚而薦之用表貞潔祭畢對菊又
 成詩曰春事歸桃李西風馨未休長官三徑晚丞

相一坡秋又曰菊坡持酒越江濱御筆親題與醉
 中丞相九回徵不起碧空長挹夢中人弘治庚申
 秋九月之吉左方伯周公孟中右方伯鄧公祥潔
 具禮儀致祭于吾清獻公之神曰嗚呼神龍輕九
 天而豎蚓霸一穴鳳凰翔千仞而鴟鴞相爭食惟
 公力辭宰輔之命而聞其風者頑不庶懦不立亦
 獨何心哉雖然所可見者公之跡亦曰爵祿可辭
 富貴不淫而已所不可見者公之心豈不以大厦
 將顛非一木之能支耶孟中幸旬宣是方景仰高
 風敬齋辦香拜焚祠下於戲人有曠百世而能相
 感者以其心之同也公其有知庶鑒鄙懷尚饗一

詩類

宋詩

贈公平叛卒

戴石屏

角巾私第自逍遙諸老之中此老高無可柰何懷
 印綬甚非得已佩弓刀德尊奎壁群兇伏天落金
 牌一劄褒綏急驚心護卿井生憎兒輩說功勞

祝詩

劉克莊

麻卷揚庭久蒲輪就道遲虛傳揚綰用不柰蔡謨
 辭祝柱從渠誚催梁得許悲流傳千載下猶足勵

清規

昔侍瓊花宴回頭二紀餘稽康作書懶魏勃掃門
跡尚意開黃閣安知尾素車蕭然旋馬第入指相
君居

先帝謀元帥煩公護蜀淮軍皆歌范老民各像車
崖北顧猶關慮西歸已卷懷早令扶日月寧不掃
氛霾

元詩

唐律

下馬傍徨有所思槐陰符鬱見孫枝成都府內三

吳桂發號東

賢閣耆德坊中丞相祠石室書真鴻苑寶

公用蜀文翁制

作石於家藏之監本紀以其副歸之府學書閣瓊花屏乃愛棠碑公神維楊繪變
花於屏細吟伊呂蕭曲句魯斐誰敢說詩

唐律

陳黃裳蜀西

丞相祠堂六十年庚桑尸祝尚依然海雲蒼狗成
陳迹褒鄂貂蟬映彩椽二獻金甌雖不朽一杯玉
盃亦堪憐肯堂幸有聞孫在秋菊寒泉薦篆煙

唐律

翟龕實安

象笏猶存舊典刑魏墓亦此振家聲矧今故第堂
堂復不日新祠恰恰成嘉定間關全蜀險端平倉

卒護鄉城此功此德垂千古自有人人香火情

唐律

羅天與號田

清獻騎龍帝所歸貂蟬猶覩舊丰姿綠槐昔日三
公第古栢今朝丞相祠老圃寒香光烈在故家喬
木後人思殊勲高節遺青史今有鉅公詳為碑

唐律

潘昇號東

天南奇氣鍾此老眇視人間冕有蟬去曲江張半
千里繼清獻趙作三賢山高水遠今猶昔屋舊祠
新人亦天扶植每難冰雪後寒花從此再鮮妍

唐律

何芝鳳號古

嶺海幾千年異事祠典祠廢數應關丹青正想官

三太香火未應僧半間景仰當時皆頭見蕭條異

代信多難夜窓細讀辭榮表逸矣清風不可攀

唐律

黃甲登號存

昔年身佩國安危去蜀猶深當饋思出處一生無
玷玉功名千載不刊碑祠前古栢尋何處坡後寒
花有幾枝感德固應延世教相門今見復興時

名人題

古律

蘇順孫號後

菊坡命世賢朱明洞天晶入則朝偉器出為國長

城敵愛叔子僖兒聞君實名萬鍾若草芥兩府多
門生風米尚未泯德澤宜莫京近市故府宅經今
猶驛亭荒荒秋容圃冥冥瓊花屏緬懷讀書處恍
惚曳履聲天道有好還潛德亦發榮昔年燕寢地
今日坐奠楹素梓恭敬意霜露蒸蒿情興起百世
下懷哉此風清

樂府 調木蘭
花慢

陵濟國 歷陽
人

艤羊城晚櫂仰千載一人疆甚霜簡能嚴白麻莫
起風節堂堂開張武侯瞻略是丁年曾作去聲麟國金
湯黷黯秦雲帶恨依依淮月吹涼故鄉歸去老汾
陽汗竹識行藏到如今凜凜忠精義氣牛斗爭光
可常得知身復正塵飛滄海粵天長蒲澗舊盟休
問菊坡秋圃遠香





陸右丞蹈海錄

中寶

宋史列傳



陸右丞蹈海錄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藍城人三歲其父徙家鎮江稍長從其鄉二孟先生學孟之統恒百餘獨指秀夫曰此非凡兒也景定九年登進士第孝履足鎮淮南創其名辟置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名以淮南為第一疏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恣火至則實上交款秀夫獨歎為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容其軍皆治履芝蓋器之歎改官不使去也然幕三遷至主營總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置制淮東權參議官德祐元年逸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農寺丞權宗少卿兼權起居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温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皇恐亟召秀夫還時君臣播越海

濱庶事疎略楊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班行中悽然淚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慟者屬并澳風作上以驚疾阻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持為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城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欲未絕宋此豈不可為國和乃與眾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以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為右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至元十六年二月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中而世傑劉義各斷難去

秀夫度不可脫乃仗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昂孫亦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拷掠無完膚一夕得脫卒蹈海昂孫字伯鎮江陵人進士也方秀夫海上時記二事為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宋陸君實傳

宋龔開

陸君實諱秀夫字君實一字實翁楚州鹽城人生三歲父母携抱避地南來居京口比免幼出從師肄業聰明穎悟異他兒郡有二孟先生以宿學教授生徒大小學多逾百人知君

實不凡刮目待之學舉子文下筆有奇語不待師頌日遊不休年十五應鄉舉得貢補太學牒非其好也後三年歲在丙辰用鄉書登乙科是時殿撰章子美瑛居京口負時望以兄之孫子妻之因留婦家需次淮尉李祥甫庭芝制置淮東君實當欽板棧和而同年進士錢淳甫真孫于制使有連又殿撰贊塔于是相携入淮南幕府淮尉書考曆而已淮南幕府號小朝廷人物如林淳甫與君實能自植立其為人沉静寡言與人交不翁然凡僚吏自公事過問要以主賓情接為貴而君實退然托處非謝舉謁告未嘗過問有集則持敬尊俎間終日與眾容俱退制使以此推益重之不欲撓拂其志

馴以舉格改合入官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分擬諸房公事職無不舉京湖制使呂少傅堯任李制使改鎮江陵君實仍以機宜在行襄陽守李制使投間寓朱方君實與親友朝暮見不以前疎為少後密為多日從事詩酒如在山林間也未幾印制使應雷率於維揚開治大敵壓境人心易搖金字牌命李制使往維揚用乙夜絕江小駐瓜洲維揚出鐵騎三千來逐擁元戎兩時頃入城君實以鞍馬從自是帷幄之謀無不與而機職領之如故召赴都堂稟議權臣誘進之君實恬無自獻之意循比除提轄文思院出為制置大使參議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准憲與浙右不侔既無臺治亦無

公使供給以故多制垣上介兼領因之望幕為君實處之晏如也事會艱危制臣令赴闕奏請留中未幾隨王師府過浙東景炎新造君實以端明殿學士參贊都督軍事陳宜中既得相權知君實久在兵間歷語戎事引以自近多所咨訪君實亦傾心贊助之期底于濟議又不合以言者搆大將張少保世傑謂宜中曰大業未濟人才有限動輒令臺諫非論人世傑若不可相公意亦當如此宜中皇恐即日召還邊海上君實遂執政事海濱誅茅築土為殿陞遇時節朝會君實端躬盛服如立文右班未嘗少怠既罷則望海山凄然至以朝服拭泪悲動左右草莽中百種疏略君實隨且禪補盡心力

而為之及祥興繼立兩軍相見于崖山南軍八舟三百拖分前後中三部以對敵者為前鋒而以中部居宸中堅及居其後前鋒失利波濤掀舞旌旗交錯部伍為之混亂君實出倉卒仗劍驅妻子先入海涕哭拜曰陛下不可再辱拜起抱幼君以匹練束如一體用黃金硃腰間君臣赴水而死已卯歲二月六日也年四十二君實在海上與青原人鄧中甫光為善嘗手書日記授中甫曰足下若死後以此冊傳用中桑梓之義先是僕嘗序大略成長句四韻奉明從賦詩或謂僕盍疏一傳存公之大體勿以詳略為拘僕聞之泣下既而歎曰吾郡以辭誤以景炎為咸熙云

明年南遷化之碭洲

景炎改元之十一月御舟入海自泉而潮十二月次甲子門明年正月次梅嶺四月移廣州境次官富場六月次古塔九月次淺灣十二月駐秀山一名武山一名虎頭山入海至井澳一名仙女澳風大作舟敗幾溺後入海至七洲洋欲往占城不果遂駐碭洲鎮碭洲屹立海中當南北道隸化州見新史填海錄

又明年四月戊辰殂于舟中

自井澳颶風驚悸成疾以至大漸遇風之日新史以為丙子填海錄以為丙寅

越三日庚午衛王襲位是日黃龍見海上群臣皆賀乃升其地為翔龍縣

庚午龍見海中書于新史而填海錄以為是日午登壇禮畢還宮御輦所向有龍擊空而上身首角目俱全輦入宮雲陰不見非于海中也翔龍縣填海以為祥龍又以為龍興

拜張世傑少傅樞密使蘇劉義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揮使陸秀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餘進官有差

景炎新造之初世傑為檢校少傅兩鎮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兼諸路經制鎮撫大使廣東西萊應大使秀夫為

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累遷權尚書直瑞明殿學士尋

州明年七月劉義羅經制等使免兼殿司十月秀夫還

行朝除同簽樞密院事祥興嗣立世傑以

夫以 禪 之皆未嘗進拜惟劉義以間官累加開府

儀同三司填海錄所載視新史為詳而秀夫之官位與新

史異

會雷州失守而六軍所治居雷化犬牙處乃稍北徙廣州之

境五月寓祥宮于香山院尋築其地上廟號曰端宗陳宜中

以宰相為山陵使事畢宜中一夕浮海去莫知所之

上廟號以四月辛巳祥宮發引以八月乙亥永福陵攢宮

復土以九月壬午朔皆非五月亦非先寓于香山先是宜

中辭相位而以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御舟次碇洲衆舟

皆來會惟宜中自南著洋轉柁往占城累召不至山陵使

乃親文徵學士曹洲子非宜中也見填海錄而新史不書

六月世傑等遠奉御舟抵厓山厓山者在新會縣南八十里

距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山故有

鎮成世傑以為此天險可托以自固始不復事轉徙矣

六月己未御舟發碇洲乙亥至新會縣朝居里之厓山起

行殿庚辰升廣州為祥興府見填海錄而新史謂升廣州

為翔龍府

宜中之去劉義追之不能及夜泊仙女灣俄有天火飛集其
舟延燒衆舟幾盡

劉義追宜中事無可考

八月庚申月貫南斗己巳夜復有星大如走衆小星千百隨

之自西北流墮東南海水中聲隆如雷蓋天狗云

己巳星墜海中書于新史而填海錄以為癸亥夜一鼓後

墮廣州南初墮紅大如其中爆裂為五既墮地殷如鳴鼓

一時頃止非墜於海中也

其年十月蒙古漢軍數路並進江東宣慰使張弘範以舟師

由海道出漳潮江西行省叅知政事李恒以少騎出梅嶺

弘範拜蒙古漢軍都元帥恒為副元帥大興所書可考而

恒廟碑謂恒為都元帥江淮省亦遺弘範至自漳潮

明年己酉己酉朔宋改元祥興行元會禮丁巳登海舟

世傑就厓山港碇結巨艦千餘艘為方陣中艦外舳舻以

大索四圍起樓櫓如城堞以待敵見大典新史及填海錄

己未弘範兵至厓山庚午恒亦以兵來會乃先遣斷其汲道

舟人茹乾糧餘十日渴甚則下海水飲之海賊不可飲者

亦輒病嘔洩軍中大困

事見大典及填海錄新史不書

二月戊寅朔世傑部將陳寶隆

陳寶二月戊寅朔降見新史而填海錄及其所撰祥興本紀於正月乙丑書統制陳寶與張達忿爭而降又書統制陳忠與張發張威不協而降其實一事而日月亦與新史不同

癸未大戰恒南向隨潮下弘範北向隨潮上交攻之

恒乘早潮退攻其北至午潮上洪範攻其南見新史恒廟碑不書而弘範廟碑詳書之但誤以癸未為癸未之明日

云

自朝至日中戰未決會日暮雨暴作昏霧四塞宋師部伍大亂秀夫朝服抱宋主赴水死

世傑命小舟取幼主入己舟秀夫惧世傑舟或不免或反為人所賣被執尋於是死之

後宮及百官吏士從死者以萬數國秀等文武班行之降者數百餘人是歲寶至元之十六年也

國秀官承宣使見大典 以 州迎師 國秀

為神龍衛都指揮使沿江招撫使時貴已死填海錄所載已詳至叙國秀事乃多誤書其名曰貴云

世傑知大事已去乃扶闕艦十八潰圍奔南恩州五月庚戌還至海陵山遇颶風舟敗死馬餘衆盡沒自是嶺海間無復宋軍幟旗矣

陸右丞蹈海錄

世傑劉義等三十餘艘新纜乘間而遁世傑出仙女澳得風入洋追兵不果而還舟至山東欲向占城土豪強之回廣東乃回舟越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擇宗室子立之六月庚辰颶風大作將士初世傑登岸世傑慮為人所圖即登抱樓露香以祝風濤愈甚墜水溺死諸將焚其屍以骨葬朝居里赤坎村劉義出海岸後為其下所殺見填海錄

其事往傳所不書蓋嘗有志論錄附傳而以備本事然恨其不能記陸公終何官爵

終於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見填海錄新史書秀

夫景炎之初為簽書樞密院事祥興之初為左丞相而大典於秀夫之事第稱之曰端明殿學士蓋丞相文天祥家傳謂秀夫以樞密兼位宰相者言其以簽書行相事耳恒廟碑又誤以端明為資政云

慮 日不容無小失謬故久未敢稱

述項遊宣城有蘇寶章者縣小吏也傑邂逅見之戲謂曰前朝貼黃中有寶章誰以是字汝縣吏亦帶職耶其人無所對傍一人曰寶章乃蘇劉義之子以恩補官嘗直寶章閣人習呼之而莫能變其名也

劉義次子景回直寶章閣見填海錄

傑為之嬰然起將以向所記客記質之寶章故為不聞者徑去僕嗟惋久之因念曰祀宋大國也其不足徵之矣他何瑛馬姑叙容語傳末庶幾傳疑之義云爾至大二年十一月東陽布衣黃潛謹叙

弔輓詩歌

輯陸君寶輓詩叙

處死丈夫之能事挽歌哀亡之至情因能事而發至情尚幽明相須之理至若無間親疎久近而能使人一切哀之如漢之李廣將軍知與不知皆為出涕此其理又安在哉故嘗求其說於太史公傳贊有云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曰

吾不然也夫李將軍英傑特人也當其窮而自財非命與非義相為重輕非義重則命輕命輕則不知死之為非故人之哀之也不復以久近親疎為間蓋知者哭其私而不知者為人才世道悲也嗚呼以英傑特之人窮自而財時人哀之尚無間於親疎久近之別而況舍生就義為萬世綱常立本而絕無而僅有之事乎是固大忠之道也陸公君實其謂是矣往僕自泉南回浙西聞公死事悲悼不勝情將以詩弔而不收輕為權傳聞失之實也及其既久有聞於鄉人尹聖予云得其詳於程紹封國秀程得之華侍郎來侍郎公安竊池人仕海上目擊其事可信無疑然後成長句一首併為之

序又自惟念公之事在人心在天下後世 欲存一己之私非是於足乃遂勝時庸似諸作者伏惟諸作者與之素文或聞名而未及識或識而未至於矜一切以天理民彝之事忠之詞異時刊刻以傳其亦庶乎其可也詩無先後次第至則登載惟公出處大畧已見鄙文或曰匡山收時公位右丞相極密使非雖然 皆一時 物不足以為公之重輕既肅其傳孰為定名改字而不爵如布衣云云 壬辰三月二十 八日淮陰龔開序

挽詩

淮陰龔開

立事寧將敗事論在邊誰與在朝分從來大地為俗海可得

孤臣抱幼君南北一家今又見乾坤再造古旨聞他年自有

春秋筆不比田橫祭墓文

數闢天地人何預分在君臣理可無周粟如山夷叔餒史書

猶日白嬰証舊邦新命方開化公法私情本不渝忠義未須

論彼此後先崇長是昌圖

河南方回 萬里

亘古無斯事于今有若人龍輔同把手鮫室共沉身蹈海言

能踐憂天志不伸曾微一坏土魚腹瘞君臣

彭城鄭時 叔範

蒼姬嗟訖錄漢火可能矣自古誰無死存孤志未厭力殫精

衛石身殉龍髯萬里烟清淵忠魂貫海蟠

吉州龍仁夫觀後

存孤臣子志已矣并成非無地恭黃絨終天搵玉衣魯連

生獨恥苟息死同歸薄晚蓬萊頂桓：庖六飛

絕矣陳橋祀哀哉碧海波夢中姬旦抱天上或作祭褚公羅日月

綱常在滄浪血淚多吾州文替相雙廟晚同科

里舍生湯炳龍子文

七日陰靈事可知樓船魚貫果誰為人心自感興元詔天意

難同建武時黃屋朔風那有濟角中東洛更無期公為萬世

綱常計兒女板舷不暇悲公妻子塔先公死女板舷末哀公

於海沉閣海島豈謀身嬰白心存力不能天上龍章空吉夢

人間魚腹了中興英雄一死從君父忠義遺編託友朋萬里

楚魂招不得詩成惟有淚霑膺

虎林盛彪中父

紫宸黃閣共樓船海氣昏，日月偏平地已無行在所丹心

猶數中興年生投魚腹不見水死抱龍髯直上天板蕩城臣

竟如此流光青史更無前此與姚燧詩同再考

聖子

誰使權姦釀禍深末流無復救危梓君臣霄壤難同死社稷

丘墟可再生叔寶井中空大辱仲連海上特虛名一家骨肉

聖子

俱魚腹結得丹心萬古明

古今忠義獨斯人危在須臾見益真身不速亡憂哀節君非

同逝俱蒙塵平時誰執朝廷柄末路方知社稷臣楚些欲招

招不得滄溟南望浩無津

朱嘉俞德鄰宗大

杞國天將壓蒼梧雲正愁龍胡誰可挽魚腹葬何憂萬死丹

心在千齡王氣收懸知精衛忿今古不能休

七朝迷瘴霧一日倒狂瀾天意竟難料皇圖不再安寧甘臨

東海誰忍繫南冠自古孰無死從容就義難

群雄紛愛死一士獨捐生層數絕難續常綱晚後明人知念

王燭天豈禍程嬰淚眼休枯盡他年看史評

蜀宇文叔簡子敬

景炎未久改祥興強欲持危力莫勝梧野御沙方慘，虞洲

浴日竟沉，空哀黃鳥三良殉從白雲千歲乘國悼人亡

兩俱盡忠魂追悼淚沾襟

京口郭景星元德

黑風吹海浪崩騰獨抱龍髯氣拂膺臣子但知全大節國家

那得再中興眼前兒女誰能顧身後功名有足稱獨憶城南

秋雨夜一窓曾共讀書燈

錢唐仇遠

乾坤那可問至痛老臣心
甘抱白日沒不知滄海深
忠魂隨上下義骨肯浮沉
草木長淮淡秋風起暮陰

良齋侯克中正卿

宣公苗裔有餘馨
耿丹心醉六經獨力生
難扶社稷全家死不負
朝廷世間民聽猶天聽
海底台星共地星
歲月不銷忠義氣
崖山十倍向時青

東陽方鳳韶卿

祚微方擁幼勢極尚扶顛
螯背舟中國龍胡水底天
鞏存周已晚蜀盡漢無年
獨有丹心皎長依海日懸
漢與漢同

雜著

陸右丞像贊

金華宋濂

身抱龍髯兮眼不見水鳳闕
雖遊兮龍室則通玉雪皎如
兮肯汚泥滓赤日出海兮爾
心不死

陸秀夫抱王八海圖詩

元姚燧

紫宸黃閣共接船
海氣昏日月偏平地已無行
在折丹心猶數中興年
生藏魚腹不見水死抱龍髯
直上天板蕩純臣有如此
流芳千古更無前

誄陸右丞遺墨

勾金曾翁

別師游宦去國事又乘桴
有地皆周粟無人可趙孤
生期斷楚足死學抱龍胡
遺墨仍留在顏書比得無

新得南海志觀宋李崖山事蹟

故國今安在新營忽此山
藩王枚末燼義將扞邊關
典禮存周法威儀復漢班
開衙旗幟動結寨舳艫環
節制通江運檣牌集洞壑
瀧濤多繫磯嶺崎半榛菅
置陣移官港帷宮泊女灣
拘流疑尾掃龍項莫髯攀
真瓊須求繼驅馳獨任艱
捨換殘成屋殺修整居闌
玳瑁洲仍隔珊瑚島併跼
乾餐炷龜滅鹵飲輓轡慳
道斷無前援民哀有老鯨
颯掀雲赤帶鯨開電朱啟
大業從舟盡无戎棄仗閑
矣立朝服襲貝闕御弓彎
髯傑隨冠冕嬌嬰泣劍鏢
狀驄銜柁象精衛避龍鵬
敗氣徒延喘英颯欲起存
一沉知有決再縛恨何顏
去天曹青蓋行哉

被翠鬟城危嗟唄開井傳
痛脂斑出督空懸今迴軍
却莽鏖蜀濶家失與衰漢
國忘樣月照丹心苦風揚
白骨頑設儒輕戰勇穢史
進降奸世遠神終在天高
淚或潛綺羅歸北府疆理
混南寨毒浪悲海內烟氣
蒼莽間一時磨石處萬里
凱歌還

誄史詩有序

國朝合肥王惠

秀夫初在杭都與廣王益王
及太后妃嬪等航海而南
至福州廣王即帝位改元景
炎後至廣東之崗川景炎崩
衛王即位改元祥興遂遷于
崖山以秀夫為丞相張世傑
太子即位少保會張弘範舟
師至秀夫見勢既不可為及
取

舟中諸器物悉沉之於水仍仗劍驅妻子赴水於是登御舟請上曰皇太后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當為國死遂抱帝俱投水中秀夫文筆英妙凡事皆其潤色紀綱之若賜文天祥勤王詔謂天祥如鋼百煉而愈利如水萬折而必東是已

由閩航海到厓山國運亡閩抱不還抱主共投深水去絕勝俘虜走塵寰

劍江陳宗冕

祥興元年六月有大星南流墜海中小星千餘隨之元人進薄世傑之舟宋師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

一舟攜旗仆諸舟之攜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元帥薄宋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即負帝同溺焉帝崩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萬餘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

大小天星墜海洋厓山兵敗事堪傷王帥十萬俱淪喪帝曷亡宋即亡

論陸右丞

國子助教蔣景高曰夫躍不可以羽回輪運不可以蓬止天

下之勢人孰不知之彼陸秀夫輩自以死國之難故溺其妻子而不辭文履善艱難萬狀猶欲有為豈當車而奮螳螂之臂哉誠以廉耻禮義有所懸之耳

題鄧洲判所藏陸樞密手簡

京口俞希魯

希魯讀先子所作宋樞密陸公秀夫挽歌詞壯顏殺色猶凜凜有生氣欲髣髴其音塵邈不可得義山郭先生與公為同舍友平昔所往復尺書片簡收輯無遺余得拜而觀之前脩典刑森然在目字畫遒勁自成一家非隨俗嫵媚者所可同日語降歎之餘敬識紙尾

右丞遺文

丹陽館記

丹陽館之所始無可考按郡志紹興十四年朝廷命守臣鄭茲建之於時和議既成館是用作中門南向接送伴使在東館客使在西館厥後凡奉法銜命者皆館焉部使者亦如之在郡國諸邑為特鉅屋與歲陳廩：特壓於是百二十有六年矣咸淳五年冬長沙趙公以外司農典州領謂是邦江淮閩浙之所交也四海賓客之所合也輶車騎驛之所會也而舍於隸人不亦羞當世之士乎七年春乃一大脩之悉撤其舊而新是圖木甍瓦石所材孔良孔惠孔時役不告勞暨訖工功與報畧等而其鉅也如於昔落成馳書秀夫曰子之居

是邦也蓋記諸竊嘗考之周官里有市，有候館，有積嗟夫此王者之政也晉文公崇大諸侯之館猶汲，馬結脩是務廢城驛甲天下財幾何時庭除燕堂庶殘過者太息今州縣皆驛也夫以古人則視館如寢後世則視州縣如驛蓋學之不講而吏道之衰也久矣公與士于茲能以達之廉以奉之心休而力有餘茲館固舉廢之一事於千古之所以創中之所以獎今之所以脩其可以弗記公名潛字元晉忠靖公之子忠肅公之孫忠肅師張宣公淵源所漸有自來矣奉議郎宣持差充京湖制置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陸秀夫記

奉二孟先生尺牘

秀夫百拜覆判簿秘書郎中先生師席前秀夫拜違函文僮見清明尊抑之誠與日俱積初浙一歸萬里遂待以故起居之間未及拜今既不果行則不敏之罪甚矣尚望師慈特垂宥宥即辰春光秀麗恭惟絳帳雍容尊候動止萬福秀夫仰竊教誨之緒餘僥倖得遊辟雍所以感激詎容語盡之一筆攸隔茂絲而伸不克頓首遙奉辭辭以酬秀夫近始克取二親過此比聞令壻正奉狀元得意南宮今歲榜稍遲意捷四日以慰拳，秀夫仰教育之恩借以芝椿百卷為壽尚望先生諒其誠心特賜尊肯命之曰留瑣，蔓馬悵惕或有使令之及聞斯行諸伏乞心照不備初八日秀

夫百拜

附錄

乘海遺錄序

項予嘗從卿先生學見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吳思齋子善論文丞相宋瑞事云自江西初起時崎嶇山谷購募義徒辟毗洞丁造輟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玉實為驍將大衣冠指麾衆皆請闕感泣求効死已而當國二揆交沮用兵即無宣諭卒無犒賞盤桓月餘僅令守姑蘇一路張彥提重兵居毘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絕太湖棉橋首尾不救而溺死未

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趣奔聊攝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隘復令駐兵餘抗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慶遠奪其印不與漢輔適德剛適北軍入城與檣又絕江適乃即日拜樞使又拜右揆補與檣也且令往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囚以北中道亦逃收集亡散無兵無糧天下大勢去矣帝霸交馳正偽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為大臣元老者視易姓如閱傳郵况當滄海橫流之際而彼乃以異姓未深得朝廷事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屈微箕二子且有媿色於宗國矣其書大畧如此乎後又獲見淮陰龔開所作文宋瑞陸秀夫二傳蓋

蓋詳馬方唐末五代之季藩鎮跋扈武臣騎於君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地甲兵之強類無不欲黃屋左纛自為者先宋知其然一旦踐大位即罷諸節度兵符濶用儒臣以為治終不足以盡復乎石晉所割之境土迨乎宣和衰亂北兵南下急若建瓴曾不得乘一障設一堠而遂至奔亡不守後宋再造東南區、山海之間內政不備外猶恃夫江淮以為固久之南北夾攻而汴蔡之藩籬自撤其荊荆襄受圍鄂渚有驚巴蜀侵陷廣西之烽燧亦不絕此其國勢垂盡受兵處多殆如囊中探丸園中逐鹿無後有潛藏隱伏地矣所可幸者天下學士大夫二三百有年祖宗培養作成之澤薰蒸者久忠臣

義士或死節或死節蓋無媿焉卒之宋瑞秀大前後死國精忠激烈誠有在於天地而不於古今者嗚呼吳晉陳隋之變豈復有一人若是哉龔開者字聖予少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洳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備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駿露鬣豪斷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籍是故不飢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志節既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愈高古至為此二傳大率類司馬遷班固所為陳壽以下不及也此其人殆亦無負於秀夫者哉余故私列二傳以發其端詢之故老徵之雜記題曰乘海遺錄且

以待太史氏之采擇

大忠祠碑

翰林羅倫撰

君臣父子之倫天之經地之義民之秉彝也不可解於心孟子曰生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死我所欲所欲有甚於死者不可解於心也若宋丞相文公天祥陸公秀夫樞密使張公世傑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參天地而獨立貫萬古而不往夫豈有為而然哉不可解於心也夷狄禍宋盛矣遠橫於初富寇諸公折之金侵於中張鄭諸公死之韓岳諸公禦之元撼於終忠臣義士紛起而以死禦之三公者其大也元帥凌江自鄂入衛上下驚歎卡彪說降斷舌磔之以死自誓繼立

二王力竭勢盡辨香祝天颶風覆舟者樞密使世傑也外蕃軍旅內調工役正色立朝勅講大學抱帝赴海從死十萬者丞相秀夫也起義贛州烏合萬餘鼓行赴難出使阜亭喬罵不屈被留虜營鎮江亡歸開督南劍襲執五坡司擊崖山悲歌慷慨正氣塞天就囚燕獄從容南面而後死者丞相天祥也三公者其死不同其心一也一者何也義之盡仁之至也烏乎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此公之所以為心也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盛於元矣宋亡則中國夷狄矣春秋之義萬古之大防在此也兩國興亡而已乎此公之所以為心也宋以仁義立國禮義養士卒食其報自時厥

後合尊之子卒嗣大統陰易元祚已帝中華世主沙漠天之
 助宋踣而後起仁義何負於國哉先是倫謂陳公甫曰表異
 先賢教德勸忠公甫以告僉憲陶君魯君慨然曰吾事也在
 山宋亡處二百餘年變為丘墟表章之與有大比乎乃相地
 建祠於行宮之旁以祀三公。甫題其額曰大忠立哀歌亭
 於西泮刻信國諸詩其下祠兩廡以勤王義士伍隆起等附
 焉買田若干項後伍氏之後一人上之君敏於為政多遺功
 民賴之又出餘力修廢典是大有功於名教也防禦僉事林
 君錦提學僉事胡君榮咸相厥成以公甫門人易元陳庸告
 紀成事嗚呼此祠成而忠義勸人極立此道而中國尊矣

秋悵



康熙癸丑二月十日
 六十一有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十一
 蘇州府志卷之六十一

二行著於時而後可謂之真士夫
 夫令闕漕使復齋郭公越行錄
 其行見於事二聞於聲者存於內
 由者蓋出仕江之小為守大為
 牧為憲為漕凡之政之事愛士
 大在公為孝在師為教在君為
 忠三者相成不可廢一此士大夫之
 全行也舍是何居曰人行也者行也
 行其行而見於事二其其事而聞
 於聲二成文而詩歌二詩歌作而

上而稱忠於下者孝二為之本也
 觀易師侯先生壽誌二倡和數篇
 敬君壽議致政慶壽一卷孝
 敬之心油然而起將二揚父之名行
 師之道以相遠大此二是難與滔
 凌民勸善懲惡興利除害著於
 治功可以詠可以賀可以紀可以存
 在官箴贊美既二極見思文人
 才士卷軸知二慈馬馱所二能
 效忠於

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之師教之君食之此國語之訓言也欲愛其所生之身則莫若從師以學欲行其所教之道則莫若從君而仕欲光顯其所以食之祿則莫若榮親為者語敏行一錄亦孰有之人之愛公固非諛非妄也九山西有鬼者年八十一其愛公也異乎人之愛其言曰善頌不如若勉夫聞人頌者心易自滿聞人勉者心必

若不足三則不已小已則可大可久美公之能老於父則不如歌風興夜寐無五刑所生之章美公之能敬其師則不如歌小心翼古訓是之之什念以三品而局於一路一途豈足以盡公大才廊廟之上樞機之間乃可以展布平生之忠使朝野羨慕曰其其親也主之其其師也教之事之若此生名無慚異

一第450册續修四庫全書第42版正內

時美公之詩必欵如淇奧之道
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姑足以見
所學願公勉之至順幸未孟
春之望長樂郡古候佚老
獨愚黃文仲謹序



敏行錄

敏之功大矣二帝三王
之為君九官伊傳周
召之為臣其功大矣而
憲錄於書書為萬世法
論終篇況言帝王
之道有功獨歸於敏
法古者法其敏而已敏
則有功也
鄧齋郭公敏行錄大

抵施於政者中庸敏
政盡人道者能之人
而盡其道敏於行之
積也敏行其體敏政
其用用著於錄合而

名之曰敏行體用一源
功效相感應功有古
今之殊原於敏一耳
敏在三德宜屬勇克
已復禮顏子之勇也

回豈不敏者邪
公以復名齊復之初
九顏子有焉

公其敏顏子之行敏唐
虞三代賢臣之政錄

將不止是而是以為
始也三山林興祖敬書



工食技備食力士大夫食其言行
故無技者不能食以工與力者不
能食以備士大夫思工與備之必以
技力而得食於人寧不思仕之所
以得食於君也魯何如可以素食否
乎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
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也卿大夫言
也時有寵達祿有崇卑而言
行不敢不勉方其言行未見也
則仲尼食於乘田委吏不以爲淹及

其言曰信於上行見信於世則伊
尹周公相天子治太平分土而食不
以爲泰與士守口以待時豈不愈
於撐腸而吐以蓄其身哉昔人有
言曰宰相須讀讀書人謂其有言
行可爲法者則於天下亦有口書
身書而心與書違者是猶穿窬
竊化負而不宓稱經心耕工與備皆爲
是乎君子學而仕之而學言顧行
顧言以此念君之祿則和而安

淡而爽飲清冷如醇耐然李有
人莫不飲食知味者鮮高車駟
馬滿天下而其言行可以興人之可
目者幾何是可嘆也巴閩漕使古
汴復齋郭公讀書有言行人也

言行序

三

切而好學長而力行既貴猶學易
出入壽省二十年外歷守牧司憲
則以身為律司漕則以義理財江
東西民數錢則隨地賑而活之有
疾疫則官遣醫療之漸有民田失

科糧者四萬餘石以夫役冒除糧
者十六萬石則扶隱德欺而賦之
鹽課困民則請減額以甦之漕有
冤獄十七起悉更讞平反之四明
滯訟三百餘宗各鉤沉舉弊而

言行序

四

決之古康之三皇胡慶元之侯洋
那倉夢溪之浮梁閩中之古壽
塩倉為有關於政化關必置弊必
修此特取其大者舉一以見百可
若夫僚佐之間黎庶之上陰分陰

寸干帶萬細非善言無以孚其情
非善行無以示其事數十年之事
業而敏見之十餘紙之文辭是猶
大桃蟠三千里而綴幾枝粟
幾藟乎之復齋公官躋三品力

猶瘳一石不類七十者堅清掛冠
將歸一弱文兩仕官司曰吾少壯驅
馳中外在官以儉積俸在私以勤營
生自買田八百餘畝上居奉親下資
給三弟父嘗戒諸子曰田兄田也汝

擅三弟曰謹遵命遺文尚在令若
生乃大傷為兄者心願以已田立約為
義田以教養四房子孫希公文弱鄉
郡斯非且法之言之法之行歟孔子曰惟
孝友于兄弟是亦為政推其所以為於

為政乎何有或疑以工與傭喻士大
夫非其倫曰彼亦人耳言亦言行亦
行技之與力舍言行無以為也惟
貴賤大小則有殊使食於大家
作勞其口無定言而莫可與商行無

定跡而莫可以尋則皆不敢用而為世之棄人小而賤者失其言行則憂日無二升之食百錢之直貴而大者失其言行則成敗禍福繫焉以賤喻貴以小喻大可不想哉苟

言行序

食祿者言常思可對人語行常思可使人知太平之治其庶幾乎至順二年辛未上元日古候佚老獨愚黃文仲謹序



言行錄錄

復齋郭公言行也

公自初為樞密史至今嘉議大夫凡掾中外省為都事者二為牧守者三檢校

言行序

中書僉贊風紀兩職離運向為貳今為正嘉嘉言等言行炳炳人心音早音年冊續形諸歌詩刊諸金石合為今言行錄誠為正之

必執模檢心之繩尺也

閻人也

福星之所臨照莫大非言

行之完華澄源之剗欺

天之戒惻然之情見乎

言行錄

九

家諭戶曉之餘所謂德

言而為群言之長也

淵負百餘人於亭戶而

除其豫辦之擾於鹽徒

而止坐事以設之

德行而為群行之宗也

若大孝之於父子學之

於師友義之於兄弟宗

族大本大原之可法天

師百世者則有言行全

言行錄

一

錄在三山林興組謹書



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錄

福州路儒學教授徐東述

公名郁字文卿汴之封丘人金末避兵徙大名困家焉性姿穎悟六歲知讀書日記數千言博通諸經子史學易於武林侯先生深明旨奧故號復齋詩文不尚華藻辭達而已居家盡孝敬剛介獨立年十九江淮省以儒雅辟克江淮樞密院令史精明廉敏賢勞幾二十年元貞元年掾河南省貞吉河南王性齋右丞馬公每以才幹稱之秩滿章薦為本省幕官時中書答刺罕丞相甚器重之留掾都省大德九年

勅授承務郎宣徽院都事十一年授承德郎

江浙省都事皇慶元年欽受

宣命奉議大夫知浮梁州延祐五年三月授奉政大夫中書檢校八月丁父嘉議

府君憂始翰林復初元公號一世儒

宗少所許可惟與公莫逆嘗慕公之先君子嘉議府君有隱德時相過從輒拜牀下歿之日元公躬治喪事慰賻銘祭情極慟至敬有餘也延祐七年服除九月授中順大夫知高郵府至治三年正月選授中憲大夫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泰定元年十月憲臺

奏擢亞中大夫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

事二年十月除亞中大夫慶元路總管兼勸農事四年十月進授嘉議大夫福建等處都轉運鹽使先大父千戶府君追贈亞中大夫廣平路總管輕車都尉太原郡侯祖母林氏太原郡夫人父嘉議府君累贈至嘉議大夫真定路總管上輕車都尉太原郡侯母李夫人累贈至太原郡夫人

初掾都省時定水縣門料工者多虛計公
器實用力省官費一千三百定

車駕行幸晉山姦人劉聚等冒支納鋒草料

丞相使公治之三日而伏罪乃白丞相

奏聞利病許置字哥孫分司印御史刷籍至

今便之後以晉山民饑疫死且盡請給

鈔三百定親洽戶賑濟又以已俸市善

藥命醫療治活者三千餘人

除宣徽院都事注者本院歲買湯羊習弊

虛增羊價報數以是用鈔多得羊少公

以實價買實羊比上年羊以口計增三

千鈔以定計減三千

佐江浙省幕勤勞庶績考覈出荒田失科

糧四萬餘石租鈔一千餘定至大元年

濬吳松江役夫歲一名除糧十五石公

視其積日役不過二月三月耳而除周

歲之糧何中於是追理十六萬石以克

海運四月之衛帥府摘發軍一萬五百

期以九月到都來使速之甚迫公曰

今士卒窘在道遷延非計之得姑聽

還家收蠶器繕器甲至不失期何害至

則軍資精銳士馬肅給最諸省

上命賞賜有差初行至大錢法拘民間銅器公

建白大臣曰廣濟庫宿藏舊錢數百萬

既例許行用止拘廢銅足矣何必毀闕

成器耶上下使之提督鑄造局裁制金

線收拾殘餘坯屑以補耗減仍銷鑄赤

金三錠有奇田造省堂宴飲之器其綜

核事實便宜如此

知浮梁州首興學校改朔州學殿堂廊廡

塑繪聖賢像設煥然一新括勘出隱漏

田二百餘畝米三十餘石鈔一百餘緡

不給則又捐已祿米以供諸生廩饍厚

幣禮請明經師三人廣弟子負百餘

每聽政退即率領僚屬集講堂與諸

生分序誦說經書立賞試激昂後進林

椒鄒魯之風矣公治民必先之德教後
 之政刑故民皆遷善遠罪觀感速化治
 效為諸郡最他如賦役則驗實有戶而
 定上中下之則於是詭名規避者無所
 逃矣如稅糧則民田之飛走者覈以歸
 併官田之額重逃亡者折收輕費於是
 偏負虛包之名無所容矣酒醋茶課之
 病民也則均輸之貢金人戶之易名也
 悉還元籍糧得其實賦得其平民咸便
 之前此所未見也務農敦本開廢田植
 桑菓輒遺父老酒肉以助其喜此壟澗
 海賣劍買牛之教也毀民間龍舟以絕
 鬪傷之風因其板木改造州南浮橋百
 八十餘丈名曰濟眾此吾夫子務民義
 遠鬼神之訓也居五載州民德公之深
 有昌江誦詠者百遺愛碣者三憲司舉
 事備諸省臺考績陞秩一級入檢校中
 書丁父憂

起知高郵府凡六閱月耳墾田復者六萬
 餘畝逃民願還者千二百家
 同知兩浙運鹽使司先時居民苦於鹽徒
 虛指之患至是犯者止坐其身不使刑
 及無辜始也建言減鹽額五萬以寬竈
 戶終也額外乃增至二萬二千四百又
 平反鹽徒一十七起由是私鹽屏息課
 程增羨
 僉憲江西激揚務存大體巡歷諸路脩理
 學校責成課講所至士風翕然吉贛南
 安饑公竭心賑濟活者數十萬人黜罷
 污吏百餘南康舊無
 三皇廟公曰繼天立極三聖一揆固不專於
 醫建學崇祀設博士弟子貢
 國朝廣至仁也今南康之民不幸遘疾巫覡
 是求扎瘡天昏誰之過歟迺捐已俸為
 吏民先聞者莫不感奮三月而成夏胛
 上命賑饑疫幽窮之民假息覲鑿迴生起死者

凡數千人於是知荆廟建學之德宏矣
慶元路總管下車之始脩學宮考課業而
誨生徒汰濫食以給貧病正賦役之籍
而權勢船商漕夫有貴者無敢避決冤
滯之訟而三百餘事啣哀無訴者無或
遺廣倉庫之儲而上供錢帛之輸無敢
後公以長材敏識劇郡如轉丸流
水舉無凝滯簡書頓清幾致刑措流民
悉歸荒野盡闢賊盜不作年穀屢登一
郡之三代也至於查勘得諸項欺隱錢
九百餘定散給站赤規畫息錢祇待使
客而害不及民檢舉脩造哨船木物未
給價鈔五百餘定盡數以與元輸官之
民而民始無怨此二者尤可以例後來
措置之方信而能勞民役而無殘民其
利安有窮乎儒學歌頌之美耆舊去思
之碑皆有石刻數千言往往未能盡也
除福建鹽使時鹽法壞於公私之求亭民

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錄

不堪命久矣公曰水不清者澄其源乃
召僚屬而告之曰
國家置而屬所以去姦欺成歲賦厚祿養廉
當蚤夜深惟尸位素餐甚懼無以報效
况貧暴乎且亭民汗血煮海終歲勤勞
爾曹不之卹而反刻剝之是欺天也自
今宜滌乃心犯在不恕即日以不便事
宜條陳
省府削貨鹽催煎冗濫者百餘人請給
分司印信以革私鹽侵漁之弊先時每
歲預辦下年課鹽及增餘之數官本不
支惟威以限竈戶不任其苦賣妻鬻子
者有之畏迫逃竄者有之公惻然曰不
紓民力困虐是圖非徒無益也於是遣
吏家諭戶曉悉除去預辦增餘帶耗之
擾至今安之又鹽徒犯法輒延引平民
動以百計囚繫歲月刑及無辜莫甚於
此公洞察民隱止坐事發之家朝按其

六五一

罪狀得實暮即斷以法於是獄無冤滯
囹圄空虛南臺監倉歲入九萬引倉甚
褊小實可貯者二萬耳餘悉在船動涉
旬月往往陷於風濤耗於盜竊公私俱
病公以公廉蒞政素洽人心乃勸率贖
商助木石樂從者如雨繼月廣倉屋五
十間不支官帑不勞民力父老咸嘉公
之德立石頌焉公以廉潔自勵其下化
之由是賦日以饒民日以紓雖古之循

良幾以加矣國子司業惠山馬公憲聞
之日有曰文卿風力肅清神氣開爽意
豁如也持己以廉待人以恕見義勇為
不可干以私議論端確性理粹明尤深
於易詩書之旨氣象淵默渾然儒者敷
歷中外善政美化所在有聲其德可知
矣

建安前進士張復奉題

言行錄後

閩漕使復齋古汴郭公為童穉時已好學
不倦及成人慨然有志事功當時名公鉅
卿爭汲引之臺省聲猷日以大後守昌江
秦郵課兩浙鹽佐江西憲牧四明遂入閩
為一道福星高潔剛明其德政洽於人心
著於事蹟田父賈豎皆能道長樂郡文學
徐古道採摭聞見倣近代名臣言行錄為

公書之嗟夫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如

皇元之大者也地大則生者衆生者衆則用人
多由中書省下至百司庶府外至天下郡
縣遠至屬國所置大小文武暨雜流以萬
計不知幾莫不食

君之祿資民之利以求富貴有能不欺天不欺
國不欺心不肯以身與草木俱腐斷然立
功立名於當世者數百中或一蓋流俗移
人惟以富貴為功名而不知利濟天下謂

之功流芳後世謂之名既無意有為於茲則亦無事可書於茲爾三代而上遠莫得言三代而下自秦至於宋遼金凡二十代惟漢為大雖不及今然嘗聞哀帝時自丞相至郡縣佐史凡用十三萬人如彼其多歷年四百如彼其久而書於列傳者如彼其少孔子曰才難乃爾甚耶今古道作是錄事皆有徵足信為晉山飢民請粟病民散藥活者二千餘口又為吉贛南安乏食賑糶數十萬戶公之視民甚於己仁也脩都城定水閘官省鈔千三百定民不知勞市湯羊增常數三千口價比他省三千定覈江浙失科民糧四萬餘石追松江夫役冒除糧一十六萬石行使至大錢則建言毋毀成器察浙鹽利病則請減常額公之制事一一有方義也脩浮梁慶元泮宮以期道化之效建南康三皇廟以廣聖濟之心復謂漢儒惟董仲舒克傳心學朱子

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錄

之後真西山能弘道統宜在從祀陳請於朝先崇善教而後可以淑惡道以正也言建聖朝將宋九編及許文正公增入從祀以明道統之傳甚盛典也切詳孟子以來秦滅經術漢尚黃老至武帝時有董仲舒獨能尊信聖經發明春秋大經大法正論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及漢世儒者一人而已至李之要先儒以為漢世儒者一人而已伊洛諸儒繼作晦庵朱子集厥大成一時橫道禁錮罕能傳習又得西山真文忠公發揚推闡公論開明所著大孝衍義一書君德治道多所裨益讀諸大孝體用諸書曾齊深所尊敬以授李徒是二儒者時雖不同其傳紹道統則一而已今未入從祀當我忝居憲佐僭為開陳如蒙轉聞

朝廷求錄善類同列從祀其於民化誠非小補云平反浙漕鹽冤十有七起剖斷定海訟怨三百餘宗先清宿弊而後可以行簡服以明也公之所為必可言所言必可覆初非欲人美我而為之為所當為而已矣彼聞人言美而不知勸聞人言惡而不知耻者惟曰富與貴吾之命不學無術正難責之滔滔皆是然後以為所當為者為難得美其言行不敢遺今日之錄即異時之列傳耳復齋公讀書人

六五三

也言顧行行顧言為此錄者豈不當哉夫
 富貴輕於鴻毛言行重於太山每見文人
 詞翰中多以汾陽期公是尚富貴也似與
 公氣節殊林宗有道之士史紀其言行亦
 得漢一列傳汾陽壽望百爵稱王官中令
 史紀其言行亦不過唐一列傳公今官三
 品年方耆指使心深道熟使遇汾陽之時
 有汾陽之事真所優為者也蓋謂公之言
 行得於聖賢之學華州之郭武學未之聞
 焉是錄也必纂纂有續筆以待他日之歐
 宋云

福州路儒學陳御史墓狀
 福州路儒學訓導梁奎黃源深陳文綱陳康
 張英陳瓌等欽惟

聖朝定制選用人才從監察御史具才能政事
 著明實跡呈臺附籍以備選擇要在於得真
 實之才以求真實之效也然選人當觀平生
 之言行舉人當審大節之始終不然則有名
 無實先貞後黷者往往有之切見嘉議大夫
 福建等處都轉運鹽使郭郁英才間世偉器
 遊群通經書而識見高明礪節操而表裏清
 白始由行樞密院行省掾史以至兩任省都
 事三任牧守一任風憲兩任鹽司數歷中外
 四十餘年所至綽有政聲並無一毫瑕玷其
 嘉言善行可以為法其美教德政可以化民
 其剛廉嚴肅足以革貪穢其謀謨籌畧足以
 集事功德馨並秀於芝蘭材大實堪於梁棟
 可謂有真實之才有真實之效者似此大賢
 誠所罕見本路儒學教授徐東依朱文公撰

宋名臣言行錄例採輯翰林元學士袁學士
廉訪馬僉事所作碑記撮其切要為郭公復
齋言行錄備載平生居官治民事跡至其著
明謹抄錄在前乞賜採擇特以
上聞宣付史館紀其勤勞以示為人臣之法則
寵之清要以上裨
褒職之謀猷實非設辭允諧公論

言

十五

福州路儒學舉狀

福州路儒學者儒蔡潤老等二十餘名列狀
陳御史臺竊見嘉議大夫福建閩海道都鹽
轉運使郭郁敏悟過人聰明邁眾博通經史
抱負經綸守節嚴於雪霜持身苦於冰蘖始
任行省都省樞密院書佐凡所建明以治國
大體省減經費愛惜民力為先可謂經綸之
才也至於出守浮梁守高郵守慶元其為政
必以教化為本興學校均賦役復逃移簡詞
訟去思有碑百詠有頌五事有績具見成效
又至於領浙西漕阜民有法裕國多方僉江
西憲正身按臨憲綱大振見任本道運使以
清苦礪薄俗以莊敬率同僚盡革積年之弊
政頓除屬吏之貪心不損民而課額增不困
民而私鹽息膏雨三年之內仁風八郡之中
自有運司以來真所未見已蒙本道廉訪司
察舉未見施行切緣本官敷歷中外四十餘
年觀其平生克己礪行終始勿渝如精金良

玉畧無疵瑕方今齒德俱尊精神亦壯其清風峻節可以為縉紳之儀表其大材偉器可以為廊廟之棟梁以此大賢父淹漕計駸尋晚歲未恆輿情欲乞

上聞

省臺擢居重任實付民望

言行

十七

福建等處都轉運鹽使郭嘉議義田
牒文

嘗聞有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又曰正其義不謀其利與其專田地之利孰若全兄弟之義與其私於子孫孰若公於宗族古人念有及此義田之所以置也當職係大名路錄事司附籍人戶見居汴梁路錄事司在城崇仁坊昆仲四人長係郁次迪累任錢穀次屋海道運糧百戶次仁安豐縣尹長育教誨各已成立皆先父嘉議大夫太原郡侯義方訓也先是父母既老兄弟未婚係子獨力支立戶門仰事俯育義協于家至元三十年間以時直伍伯貫置到安豐路下蔡縣西鄉濁溝熟地捌伯餘畝四至具載契據可照父有遺書諸子莫奪弟有義約實兄所資在後歷任中外凡四十年餘無所蓄今切念之曰凡我兄弟皆大人之遺體後有兒女皆郭氏之子孫遂以前業立為義田與我之兄弟

子孫共之歲有所入擇子孫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婚嫁喪葬助有差祭祀蒸嘗禮有其歲終則總其出入聽宗長而會計之其有贏餘則修葺先塋增置田業庶可廣前規潤後嗣日有食歲有衣後之子孫必能繼述使百世之下永為郭氏義田斯不負先人義方訓也除將置到地段備細數目收支則例另立仁義禮智字號文簿一様四本付四房兄弟子孫永遠收照並不許分析苟違此規以不孝義論恐後無以示其徵信牒請借用本司印信關防文簿以憑遵守仍更為行移所屬官司照驗施行

言行

十九

編類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

國子司業鄧善之送

文卿知州赴淳梁任序

人之所遇有意所甚欲而不可必得者豈特富貴利達哉雖交遊會合亦然余始徵詣京師為詞林屬留十年汴梁郭文卿由中書掾佐宣徽院懷薦紳間往往言文卿雅好儒術其為吏慎三尺法而無舞智深文以徵榮寵且勸余與文卿交而余竟不獲一接其言論以自快及文卿再調都事江浙省凡南來者道文卿之善如京師時前年冬余還錢唐居相

隣始得以暇日抵掌論說古今釀酒酣譚意歡甚追惟南北十年會合之艱猶若此則夫疲筋力善造請以希富貴利達者可得耶文卿受易於真定侯先生不間寒暑風雨每讀書至夜分乃寐昔漢儒說易皆祖田何然學有醇駁嘗愛邢曼容師魯伯魯師施讐史稱曼容之兄漢與兩龔齊名而曼容名過於漢為吏不肯過六百石然則曼容學易於進退得失之道深有得哉初余杜門教授生徒以給衣食一日被徵命適四千里交遊慮余有不釋然者余謂友人胡故仲曰世之仕者或以出處易其守至於困矣

顛踣為俗媻笑今吾此行是在周易履之訟曰素履往無咎牧仲喜曰士患不知道耳知之則居陋巷不為憂任卿相不為榮達乎性命之情而安乎所遇者也吾子其慎諸今余委瑣無似濫綴通籍牧仲斯言不敢忘也

朝廷命文卿守饒之浮梁行有日矣用敢以予所得者為文卿贈以為何如也文卿上奉七十之親以孝聞其學如百川東注不進不止才猷且將大用教子弟奔奔有詩禮風是皆有足喜者余既叙次其說善詩者復歌以繼之皇慶初元正月三日古涪鄧文原序

長篇

俞希聖

江浙東南古都會分 省今為諸道最闊閭閻次生齒繁郡邑蟬聯疆理大薇花幙府羅英賢 公來贊治週三年宵中磊落塵不染筆底造化春無邊人皆公退閑取樂我獨仕優仍好學精研六畫見太易深究四書聚先覺君子之道本諸身指諸事業當過人上依 孔孟作標準豈但龔黃相等倫先聲遠到浮梁以竹馬喜迎賢太守朱幡包蓋人羨榮坐見大名揚宇宙條風颺暖馬首東折柳為別何忽忽芝山路

透 五雲上早學爾祖老令公

唐理

江東冠蓋地番陽古名藩土饒貢賦夥民衆獄訟繁君侯牧昌江高駕朱輪軒五馬雖云榮範之勿使奔造次差事廢休戚繫黎元矧茲凋瘵餘所急究弊源力行盡在茲無言先勞民必信心正化自敦天無德不崇道遠後昆下車與春值花柳正村村六條布政仁惠歌守恩仁風被閩井芳聲徹脩門明德期 俾物欲昏細侯漁陽政世遠其人存

暄風了水雪鴨綠生瀾茫梁園宦遊客沂舸之浮梁維饒作貢土應能猶相望黃金不恒產推鑿成病創浮梁實附隸又豈無困亡波氓易為德慈此當如傷細侯古詩更勁氣橫秋霜署曹有聲跡况此百里疆衣食國之本事必先農桑但知清靜治或可廢析揚杯酒韋陶篇傳山雲氣長敏手固如此能事在廟廊

唐律

良齋

案牘勤勞自幼年慨然歲晚授韋編姓名亦與廉能列鄉里仍聞孝友傳政固在寬頌盛義民雖常愛必

親賢一言為汝終身戒好惡無私可與權

湯炳龍

千騎如林發虎林昌江耆老望 公深純將 孔孟

綱常事推出龔黃文母心曆日從頭 皇慶遠陽春

有脚使君臨一方小試 經綸手早晚登庸作相霖

仇遠

中朝外省久知名 上選循良治此城編戶歌謠慶

新守升堂問辨駭諸生蘭舟小作臨岐別竹馬懸知

交道迎從此昌江春水滿與 公心事一般清

陸元德

黃金臺上舊知名 南省彌綸績有成新被

寵恩臨一郡要行好事慰群情民將草屨歸風化

德若郵傳刻日程聞到 公來人總喜見重竹馬遠

相迎

張衢

春餘旬日接羊頭暨駐檐帷上客舟入境喜迎新太

守按圖知屬古饒州光分南斗文星會清接西江瑞

氣浮何況都司曾學相汾陽家世舊弓裘

史台孫

為國著龜吏準繩丹心耿耿玉壺冰薇花幙次聲名

舊 芝檢香中品級增竹馬爭來人似及仙舟獵往
世無膺尋常風浪雙溪水與月相宜分外澄

劉鉉

省幙雍容畢簡書又聞竹馬近前驅仕優合繼中書

考才大猶分太守符冰檠自持甘味淡繭絲方急俾

民蘇浮梁人已歌來暮 公肯三年負牧芻

施文振

雲氣東來景物明遠迎五馬動歡聲素多能事俾時

政久歷要途世情棠國將春比州主茶商說好到

都城大川異日需舟楫不但浮梁似砥平

仇几

春風新柳思依依正是衣冠送別時 華省幾年勞

簡牘昌江小隊擁旌旗兒童出郭如 禮祗席遊山

賸賦詩興起儒官寬力役斯文一 脉賴扶持

屠銓

南省當年上幙賓清名皎皎列星辰方資廟筭禱新

政又作侯藩撫遠人梁上三刀應兆夢江東五馬稱

行春雙溪路可通河漢明見汾陽有後身

陳天益

中原名族出汾王仕路軒騰姓字香卷裏詩篇新歲

月牀頭易傳古陰陽一麾整寄南州守萬里遙瞻北
斗光五馬載將春意去濟人不在一浮梁

許應旂

汾陽顯胄冠中州學問文章號兩優 微省當時推
上客昌江今日得元侯事功欲對嚴君問法度惟從
古訓求老我一瓊番水舊喜 公分竹解民憂

五言律詩

胡維杓

出守昌江郡香名起省闈春風隨化筆梅雪照征衣
地沃州應富民淳訟自稀汾陽好苗商合早贊樞機

僧可權

蘭省舊聲譽浮梁政又新文風起鄉校教雨及州民
湖上千山月江東萬木春汾陽家世遠吾得見斯人

浮梁姚疇上

知州郭侯德政序

雙溪出東北山中會于城南屬舟為梁故號浮梁風
氣清激人心易以興起見聞父兄師友誰忍趨不善
者前是弗復論陞州以來民日偷薄富交勢而橫賤
凌貴而譁長少斷斷寢衰於舊蓋有其故矣 侯來
是邦蹙然曰民生之憔悴必為政者未知所以為政

民彝之泯勢必為教者未知所以為教夫人心之靈
莫不有知一為利欲之私眩督顛倒則不暇察耳於
是自其躬行心得者求之飭己以廉奉法以公及人
以恕暮月之間六萬家之衆疆弗友者畏其神明燹
友者樂其豈弟迺新學廟以敦教養成橋梁以通行
旅羽 三皇之宮醫藥以濟天死凡 王政之所急
民用之所切知無不為為無不力而偽增悖入以言
利剝下奉上以求功則有所不從也大抵為政而不
以教其弊必尚法制而以忠厚愧耻之化為迂廉而
不能雖不汨於欲第淹淹不足以有為庶且能矣

距為智決裂為斷則不近人情 侯之政不論於末
由先教而知所本也廉且能而不過用其才由好學
而進於道也平居見其為學不務小末邇所從得則
所言所行必稱 侯先生曰事君之忠曰事親之孝
曰脩己治人之要若今之所施固特其緒餘然驗其
中之所存則本領已裕自初政于今五年猶一日公
私義利之間知之明守之固夫然後信其止是而不
遷大學之功亦不過如此日需代未至悵然俾諸生
歌驪駒竊謂仁人君子方其來也如景星鳳凰爭先
觀之為快將去也如麗日好春惜分繼晷惟恐其邁

是孰使然意思之在人心自不能已已或卧轍而望
或聲歌咏嘆是宜樂道其善且以勸來亦願天下皆
逢元道州使萬物吐氣豈為一州以幸吾私哉
侯字以文齋而復古賢大夫有以勤學好問垂要
之令名者今學者方新其為文當不止是復初九
遠復頽子以之而用工在克己若夫見天地之心
無極以前之象吁未易置吾喙曩獲分燈夜雪弄
天兩九周經世十二會雖老矣江山倦游尚期
相與高步歷覽庶幾疇之之言延祐丙辰仲秋
士雙溪姚疇謹序

昌江百詠詩并序

淇奧之美武公泮水之頌僖公皆邦人歌
君之善也有善則歌有過則規言之者無
而聞之者足以戒詩之義也皇慶壬子
復齋郭侯來尹吾州公明廉惠之政洋溢
耳目銘鏤乎心肝同僚和衷以治邦人樂
歌之紀善政為民謠目曰昌江百詠辭不尚
文事紀其實以俟觀民風者得焉
下車先政闢儒宮不但張誇棟宇雄次第更徭加勉
勵吾身親見漢文翁公初至謁文廟見張宇掛漏即
勸誘儒生隨力樂助成修或造

棟宇

千古浮梁鎖要津名存實廢幾經春濟川小試為霖
手從此應無病涉人浮梁古以浮橋得名歸附後橋
廢皇慶壬子有以說渡致殺人
者以濟衆既革龍舟六十餘隻橫江為橋
抑強扶弱凜秋霜落膽姦豪走欲僵金石可銷山可
動毫端未易轉炎涼公廉知姦強侵漁小弱故因事
是豪強
欲逐
鑿官昔日奠三皇幾向槐宮借講堂此日殿庭新壯
觀蒲階草碧木芙蓉前政欲營三皇殿久而未能公
宗仰舊日惟就
李信行心而已

顛連無告有窮民已沐經年養濟仁凌雨震風嗟不
庇一朝棟宇喜重新養濟院舊不成風雨公則
然新之無窮孤獨有養矣
統糧置局記年年監局人情與限錢今歲但令甘限
狀里胥催辦反爭先
首夏初秋歎久晴竭誠齋戒禱神靈幾番甘霖蘇枯
槁好剗東坡喜雨亭
往載金糧多宿弊增虧生沒笑談間遠稽舊籍還元
額賴有明公燭吏姦姦吏虛走金糧七十餘碩蓋納
獲其利公命發其德得其情
遂用舊籍繳金糧額始復
口詞自古出詞人書狀誰知巧撰新不是明公能適

伏良民寬訟幾時伸公初至獄有留繫未決公疑之使索書舖元漢觀之知其入人

之罪究者得

癡民背母賣婚書媒妁符同實證虛州尹判官明似

鏡姦豪無計奪貧愚州民有賣婚書與妻家者其母不知告於官其子及媒妁皆以爲中審州吳州判察其姦斷還元夫

走稅飛糧役不均混殺玉石偽成真設非挨究更前

弊豪猶皆爲漏網人飛走稅糧官司要當拘捕而弊愈甚姦豪進產而稅日減善良

退產而稅日增故六欲設案也

不畏官刑號潑皮良民往往被侵欺一經痛斷仍書

壁應有翻然改過時

從歲官糞賣土夫專胥破釜攫犁近來何事歡趁

役工產無虧食有餘

省委巡爐偶下鄰米須自糴酒須沽手遮西日行山

轎父老相傳自昔無公同省委官取勘發酒法酒市米小傘有與難大

市民大斃使君羊不學前官責倍償絕彼慚顏懷厚

德易牛仁術笑齊王市民有大嘗斃前任官羊而償償至是又斃知州胡羊民願償

之公但令勿畜此大而已

泮宮冠蓋亦紛紛講課從來只具文聽講近來官與

吏討論渾不問朝曛儒李落成丘經師便吏與及官民子弟皆入李德講維獨始罷

怡怡祿養奉嚴君壽旦團樂酒一樽盡日黃堂開戲

絲不通饋獻書高門

主首署兒共協謀撰詞脫判欲槌牛色觀詞聽知

狀抑令誰能更效尤

浮梁今歲定差徭太守公排在一朝吏貼今無消滴

水紛紛浮議不能搖

祇候當年過百人不耕而食蠹吾民州官叱道今維

少閭里安生氣象春

先尋狀首例相傳被告須償杖子錢事畢衙番仍質

喜始知今是太平年公以稅錢候親身當役故此弊盡革

昌江學校謾多儒經閣從來屬子虛一旦洋洋絃誦

起不惟教養更儲書州李雖有尊經閣而不蓄片紙公贖書以實之

庭揭西山戒諭文同僚相與勵廉勤水南水北歡聲

遠惠政何愁不上聞

久矣浮梁不產茶課程歲歲只虛加上司嚴令申難

準姑與均敷有稅家

官斃燒造有專官隳突誅求舊首端不肯瘠民肥貴

勢匠人窳戶近相安

挨究民田久用心柰何都取弊仍循重重改正經三

季始得州家版籍新

墻聞有人招外侮符同誣證火其居燭姦賴有神明

見抵罪分明告者虛

酒課更張欲便民不嫌改正又重新公心如秤何輕

重當使鄉都市井均

殷勤養老復尊賢自古循良此事先况是此邦多善

士崇儒重道已經年

佃有姦頑每負租欺凌田主反相誣裝傷幸不逃明

鑑杖遣終須伏罪辜

上能好禮下興仁解使民間薄俗淳睦族有人捐己

產義田義宅濟孤貧

自刑無賴昔為常惡黨因之陷善良何事輕生今漸

少黃堂政化洽諸鄉

公事悠悠夜便休從來詞訟歎淹留圓廳就狀多庭

决徃行常空少係囚

官長書街號勸農郊行每歲費迎逢我公官榜衙前

散公老歡然酒一鍾

上義合都居最末當初已自少科敷近來子粒分他

颯快活翻為第一都

種桑種棗是虛名令出從今必欲行會見甘棠連蔽

芾綠陰朱實一齊成

仕優而學古來希每日携書下講帷難弟難兄誰得

似趨庭况復有佳兒

為政由來惠不公能公何惠不明通民胞物與渾如

此六萬人家肯異同

似石岩若聳具瞻始終冰蘖守何嚴人言徹底清如

水縱飲貪泉也自廉

整頓昌江百廢興黃雲棲畝歲秋成從今歲二秋成

望凡有荒闕盡勸耕

流水泠泠山響靜浮雲漾漾絮浮輕政成儘有絃歌

暇好是言游在武城

公廉明斷徹霜臺走檄移文日自來拂曉治書深夜

出一輪明月撥雲開

誣告之人罪可誅脅財之復自招虛百端設計殊深

巧一旦傾囊謾貯儲有告主受鈔自欲招虛畏公廉明乃以所受鈔出自首

銀峰昨歲使軺行攬轡觀風獨有聲此日我公兼委

送已澄清處更澄清

五虎三彪泊水謠害民旋復放官刀誰知神政行鄰

境百詭千姦次第消

壽老致政嘉議郭公序

皇慶元年龍集壬子大梁取
適任浮梁知州奉翁就養中
處也饒之寓十六夫嘉文知
子以養故咸為之壽且為註
作詩之意也序何始詩之化
者本其情探其志以為之賦
子革是也斯其未刪時也既
門人授業傳至後世專門之
家者因其言推其事而
箋傳大小序作焉若毛公詩
箋太傅嬰衛宏又其始也

詩六義此詩於六何當其殆風頌賦乎幽風為酒介
壽魯頌頌魯侯以及其親如松栢之茂又直陳其事
者也上壽一百二十厚祿萬石今茲翁七十文卿五
品二弟仕未貴顯然而固未可以為誦也詩之序之
者何期翁與文卿及二弟也翁善人能迪子文卿良
子為賢侯篤師不廢學用能養親揚名于聞善人天
所開學祿在中則翁壽可上文卿三弟祿皆可厚也
詩之序之可也非誦也詩既著于篇為一卷士大夫
為詩者曰永康胡長駕汲仲文宜為序會有故授筆
弟子寧海舒叔獻吳興張復身使書其辭以為詩序

三月辛亥哉生醜序

趙鎮遠壽詩六

皇慶元年春三月 復齋郭侯守浮梁下車即迎拜
迺翁至郡翁年七十以良月初六日慶初度郡大夫
士欣然曰有壽可以待子之貴有祿可以及親之養
人生之罕遇天下之至樂也西漢萬石君四子馴行
孝謹秩皆二千石長子建官九卿君尚無恙史臣美
之翁自大梁來江山景物鳩杖遊歷中原雅致見者
傾盃觴酒且肉居祿養之榮收義方之效食陰德之
報首之壽子之貴相頌而未艾也侯孟弟應門仲弟

戎職暫假扶持李弟承宣江省亦且至膝下郡人將
繪為慶圖絃為美詩雙溪生趙鎮遠為之序

古風

盱江揚祐民

浮梁刺史初分竹便覺榮親有餘祿異時滯隨親亦
歡何況珍鮭滿盤足春風華堂折銀甕香霧浮甌飲
醺醪玉奴翻手生紅雲朱辰清謳轉新曲就中一曲
胎禽下錦字嚙來有華錄賜以鳩杖封以郡嬰鑠尊
前鬢雙綠况今兒作民父母唯諾愉怡移薄俗州家
美政報翁知勝於放鶴獻生鹿

潘東明

梅花角聲動江路橘苞棋局留仙霧小寒六月天氣
佳七十翁翁慶初度金章紫綬老萊衣大椿庭下生
光輝人生有祿二千石養親白髮天下稀傳家累世
一清白邦人健羨汾陽宅閉門却掃無車塵菽水清
歡逾鼎食由來平治本脩齊施予有政皆其餘舊家
喬建莫專美公家盛事不一書我來相慶為公喜把
菊持觴歌兩語願公大兕二十四考書中書而公一
千二百年壽如廣成子

律詩

錢唐俞希聖

汾陽芳譜與今同壽相家聲有祖風積慶子為賢太
守稀年人羨老仙翁遙知畫戟朱門處便是瀛洲閣
苑中盛事喜聞還樂道聊憑去鶴寄詩筒

永嘉林德芳

精神久羨地行仙鶴髮方瞳五福全湛露恩深金掌
潤德星光聚彩衣鮮翁躋壽域逢希歲兒擁州麾喜
象賢姓字已登群玉府人間那識大椿年

漣西劉恪

人生七十古云稀福壽如翁殆庶幾翠栢蒼松堅晚

節紫袍朱紱映斑衣身宜晚歲逾強健眼見諸孫各
奮飛今日昌江民快樂事三如一斷無違

古涪鄧文原

漢庭太守二千石洛社耆英七十翁隱几心知無物
累同舟人望有仙風香生燕寢爛熳樂祿得腴田滄
澗豐東閣郎君皆可意南陔詩句若為工

南陽仇遠

曾識昌江賢史君知 翁家學有淵源年開七袞方
清健天與諸郎各粹溫華袞疏封榮錦誥綵衣羅拜
壽金樽三陳五寶真堪比自古汾陽是慶門

金華毛翼

家傳詩禮薄籬金汴水耆英七十春長子朱幡初出
守諸郎丹絃各逢辰浮梁迎養主田沃禁闈催封寶
誥新畫戟黃堂為壽處愛親錫類及人親

浮梁方玉父

戟門冠蓋集如雲共慶椿年第七旬萬石尊稱良吏
父三牲榮養大夫親洞庭仙橘霜前景東閣官梅雪
裏春珍重郎君朝服侍隔簾驚動座中人

趙鎮遠

兪年富貴已憑熊况有椿庭七十翁紫氣長留香篆

裏紅塵不入酒盃中景星明潤雲霞曉良月陽和草木風四海一家同孝弟直疑汴水在江東

姚疇

角巾蕭散漢林宗梁苑清芬播楚東六萬家齊呼大父二千石貴奉尊翁小春紅萼舒晴日晚節黃花立曉風應祝兒年還似我萊衣此會戲庭中

閔全

公年七十記生初坐看佳兒縮郡符鳩杖迎春香露透熊轡拂曉瑞雲扶盛開洛社耆英會重展汾陽家慶圖談笑定知無俗客梅花千樹說西湖

閔齊

郎官官貴擁朱輪鶴髮翁翁七十春清氣中州分月露祥光南極現星辰黃花對酒有佳色玄塵揮塵無雜質祇恐漢庭思用老商顏還訪紫芝人

鄭思道

官舍冰清察報衙親年希有樂無涯乾坤不老八千歲父子齊名萬石家簾外秋香浮菊水酒邊春信在梅花汾陽盛事今重見留與邦人久遠誇

方仁存

有子榮分竹使符黃堂高會慶垂弧浩歌工部希年

句重畫香山九老圖霜滿洞庭留橘隱春生東閣伴梅臞阿翁爛醉邦君舞此樂須知古所無

壽詞水調歌頭

姚堅

菊耐九秋晚梅接小春回乾坤好景如此初度笑顏開須信人生七十那更公家萬石有子亦奇哉盛事駕圖畫和氣藹樽壘 汴梁客東滄海北燕臺雙溪人士多幸鳩杖日徘徊重見汾陽富貴更作渭川勳業白髮未相催起舞為公壽瑤鶴下蓬萊

壽詩後序

淡儀李鳴鳳

仕宦至五馬亦榮矣未若祿及其親之尤榮也古人願三釜養親矧貴為二千石哉分千室之寄任一郡之重垂紳正笏立乎士民之上官可行志祿可及親此不為榮孰為之榮必曰仕不至卿相祿不逾萬鍾皆不為遇此非知道者言也遇在天行志在我苟存心澤物雖一命亦可矣豈必卿相萬鍾為然使貴為卿相祿萬鍾矣利澤不加於人名聲不昭於時功業不著於後謂之苟生可也吾意為其親者未必樂也曷若啜菽飲水不貽親憂者為得邪孟子論君子之

樂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為一樂世未有知者方多
隆名顯爵華居良田出入駟從溢衢路衣綺縠之妾
環左右文繡被牆屋芻蕘飽僕馬昆弟親戚或操瓢
為溝中瘠有不恤矣奚鄉黨鄰里計哉由是言之仕
而至於祿能榮其親詎非樂歟浚都郭侯文卿由
江浙行省都司出守昌江致政翁適年七袞四子競
爽朱紫烜耀人皆以致政翁積善所致侯又謙虛好
學政事精敏且其仕登顯宦祿有圭田逾於三釜萬
萬而侯之諸季仕路方開致政翁之被榮卷固未艾
虎林之士九知侯者皆賦詩為翁壽金華胡汲仲既

序于竹外因識其意於後云浚儀李鳴鳳

章之才壽知州郭公詩

中州淑氣積扶輿碧眼仙人玉帶圍猶撫火煩廉叔
度治平新詔尹翁歸庭前的樂三珠樹堂上爛斑五
綵衣留與江南傳盛事梅花笛裏鶴南飛

吳鵬飛

曾騎竹馬候江濱又見黃堂五度春吏瘠民肥千里
治父慈子孝一家仁詞人競獻長生頌畫史偷傳不
老神歷過汾陽令公考却騎箕尾上星辰

鄭蘭玉

水滿雙溪香蒲城文星光擁老人星鶴飛曲裏梅千
樹燕履香中草一庭黃閣未傳新姓字青山猶是舊
儀刑樽前不用呼瓊玉竹馬小兒金字經

俞彥聖

上元燈火又經旬崧嶽當年喜降申雪霽溪山官路
曉春風桃李畫圖新由來天下神仙客定是朝中砥
柱臣但願我侯長不老年年此日慶生辰

操智達

清曉霏霏瑞霧香喧闐蕭鼓慶汾陽欣逢麟紱開祥
誕佇立龍堆錫龍光東閣觀梅吟興達南州騎竹頌

聲長河傾滄海為公壽婉婉歌雲勸玉觴

鄭子寬

今朝崧嶽降生申紫綬金章天上人逢矢呈祥正月
侯芹宮樂育五年春綺羅隱映斑衣爛簾幙低垂玉
樹新滿引霞觴稱頌處從茲眉壽比靈椿

方則芳

瑞靄梅香曉氣新黃堂笑語慶生申大賢出際三陽
泰小郡期蒙六載春臂健調弓飛白羽心清覓句岸
烏巾汾陽留得家瓊在佩玉腰金侍大椿

姚希愈

坡老身居翰苑年茲晨重慶左弧懸首開甲子初春
後近在中和五日前風動香芹浮半水雨晴瑞麥際
遙天冠恂借重山州願

玉殿除書萬里傳

尤子巖

燒燈節過恰經旬四見黃堂絃玉麟民物俱蒙皇極
福耄倪同祝宰官身古來多壽惟仁者今喜為邦有
善人細讀魯侯千歲頌官槐壇杏一收春

尤子勉

竹馬兒童總細從壽觴載祝使君留三陽彙進參義

畫五福月來滿禹疇絃誦萬家春益終蠶耕千里日
悠悠狄門桃李多豪雋長傍公家十二樓

宋則翁

儒宮煥飾甲江東多士名香貢籍中但願狄門桃李
盛一齊嘯拂借春風

戟門又慶左弧懸花市歡聲沸管絃昨夜雙溪溪上
望文星輝映壽星躔

七言絕句

操貴持

燕寢香凝瑞氣浮元宵燈火隰旬留靈椿不老芝蘭

秀待到貂蟬尚黑頭

細侯在昔守漁陽五載承流政績彰此日聞孫傳郡
譜家聲依舊漢循良

坡翁分竹五年中詩興中和萬里風太守文章多善
政官牆特筆紀新功

曉來膏雨總添春塊北洪鈞一氣新柳染腰金催上
色梅儲調鼎辦含仁

良齋先生酌倡詩

良齋先生寄贈

復齋郡侯唐律一首侯以示諸生謹相率用韻以紀一時師友之盛云

令下能如草偃風民歸復若水朝東是非殺亂由多欲邪正分明本至公時論已傳今勝昔汝心當以始要終三年平地為山了九仞無虧一實功

復齋使君始至浮梁示予以

尺齋侯先生進行詩可謂聽其言也厲今觀此作亦復如之令人起敬不已二詩當聯為

大帥傳之天下使凡為師為弟子為學為政者皆有所矜式豈小補云乎哉皇慶甲寅正月既望昌溪吳仲迂書于郡泮

微雨絲絲颺好風冷然來自浙雲東乾坤二卦分全易良復兩齋皆詎公去日當如來日葺先天直至後天終吾民涵詠恩波裏孰識師門講貫功

雙溪方玉甫

善頌洋洋繼國風天球琬琰各西東先生在昔侯師聖弟子當今郭令公講學不離仁知勇為邦必慎始衷終從知師友淵源正大展真儒濟世功

趙鎮遠

坐挹西湖楊柳風題詩飛寄碧雲東善言千里同聲應惠政三年衆譽公復道有來還有往艮山成始又成終行藏師友曾商訂禹稷顏回各有功

姚疇

師門立雪坐春風別後題詩寄楚東凜凜法言推大匠洋洋善頌屬明公知行本領誠為貴擇守工夫勇克終更卜勞謙君子吉美歸於上不言功

戚廷鳳

刪後無詩返古風先生筆力障川東聖賢心法神明易宇宙陽和天地公師訓以規非以頌侯邦知至可知終行雲待得為霖了潤澤蒼生不計功

方希愿

朝廷有道振儒風太守聲華曉日東扶起六經尊孔氏掃除異論本文公 聖人乾健元無息君子謙亨自有終待得明年歸袞繡壽帷密運策奇功

徐雲龍

楚泮衣冠鄒魯風使君佳譽謁江東疑章盡黜諸家異議政惟持一字公此日先生高岳宋他年弟子壓

嚴終師門相業香青史千古河汾講道功

宋元輔

獵獵雙旌 凱風分符嘉與易俱東畫前欲問包犧

氏玘上知資立石公朋自復來占利往物從良上驗

成終兩齋同道相師友會見真儒善治功

吳詔發

侯芭學易有家風弟子聲華藹楚東義理七分宗正

叔象占二字取文公來詩展轉無他意苦語丁寧成

慎終他日師門重相見定應撫手賞新功

章毅

唐律能追古國風絨題遠寄楚江東磨礱德義真先

輩游戲詞章亦鉅公師道何妨相爾汝躬行是必謹

初終他時相業齊芳杜始信河汾講學功

昌江方希愿上

復齋說

大梁郭侯文卿治昌江之又明年而與人誦之百廢

具興而民不知役一廉自律而浩然無餒公退以詩

書淑士尤喜談易揭復齋二大字榜其燕寢蓋有得

於涵養之素體驗之餘而非徒誦說云爾侯之雅志

可尚已微言於予子曰昔人以復名齋朱子之告黃

君仲本者具矣何辭之敢贅抑大傳曰復以自知蓋

以學者各有入道之方得之於自則有難以一槩論

者獨不可求朱子言外之意乎在卦六爻皆以反善

之義為重而初九一爻在下為復之最先故謂之不

遠聖門獨以剛明之顏子當之千載而下未聞有能

當之者豈可無一人至此地位邪抑功力次第之不

竟耶顏子之復見於易顏子之所以復則具載論語

一書吾夫子之警發顏子者在克己復禮一語而他

日評論其終身所到則又曰不遷怒不貳過夫天理

人欲相為勝負戰而獲勝之謂克克乎彼則復乎此

此以得力言可怒在物而不遷在己少失於雙而不

萌於再此以用力言合二章而觀則顏子之所以復

者可攷矣然怒特七情之一何獨舉其一而遺其六

蓋怒難治也一情治則七情俱治舉其所難則可知其所易過與惡異仁者無惡而過或不免先儒謂顏子無形顯之過念慮少毫隨即覺悟然一事之覺何以使百事之皆當蓋其聞一知十之資觸類而長不必件件歷過而春融冰釋自然至此不遷不貳此正顏子持守之驗此顏子所以為不遠之復侯內重外輕明體適用而學顏子之樂自今蒞政臨民則必惕然懼曰彼蠢然無知者悍然弗友者亦天地不肖之子教化得無有未洽乎吾可有怠疾于頑之心乎處已接物又必悠然思曰天下事物之理無窮酬酢萬變之匪易若然者得無尚有關乎吾可不盡天下之議乎復焉執焉之謂賢聖人無復常人不能復復賢者事也然復非難也復而能守為難顏子之學正得於守者如此 侯之復之守余固有以知之矣然區區猶有望守之益堅行之益力以是道終身可也由一州而達之天下則四代禮樂疇非時措之宜宇宙動植咸被無窮之澤侯勉乎哉余客侯館下且三載茲將會試

京師而侯之得代伊邇少寓贈言之意時延祐甲寅日南至館下士昌江方希愿再拜謹書

編類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

浮梁州建學序

瀕江饒為大郡浮又為饒大州人禮樂而家詩書菁莪采芑有自來矣比歲司牧者不審政本之由廟學隳圮衿佩挑達深有負

綸綍教養之恩皇慶初元之三月汴梁 郭公復齋植節是邦政有清白聲巋然獨立下車初首謁宣聖見舊廟淺窄上雨旁風愀不自安毅然以宮墻為已任知所本矣廼集邦之賢大夫士議而新之而士亦感奮竭力以從選邦之廉能玉林方直大菊東趙鎮遠晉齋閔全皆嘗為郡文學者董其役良材美器川滄山積工師效良並手偕作充拓舊趾建大成殿講堂經閣門序廊廡庖湑從舍整然俱備高明壯麗表於江左故生徒有齋賓客有次侯伯大夫有脩容偵謁之所召役不驚未暮月而落成昔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相

夫子舊廟陝隘不足改為之李太伯稱其賢而為記愚嘗觀前代記建學者惟太伯之文興起人心維持世教讀之令人肅然起敬當時守是邦若祖君無擇亦相與為不朽視吾 郭侯無媿焉余竊迹儒宮見聞其實喜而叙其畧以俟當代燕許者筆之詩曰

太守文章間世雄下車首建 素王宮千尋梁棟
霄上一郡衣冠雨露中人喜忻懽皆盛德我驚突兀
有神功無窮美譽留金石今古 中書兩令公
是歲九月一日癸巳前征東省提舉儒學古番潘
東明敬拜書

方玉父浮梁橋詩并引

徽水隨山北來至城南始浮木而度郡之名
助此舊有橋廢者五十年 太守復齋先生
下車未半載斯橋重興江山還千古之奇人
物聚一時之盛喜甚欲舞情見于辭

重建輿梁古道通溪山收拾畫圖中彩虹冷浸秋空
碧鐵鎖橫施夕照紅擊揖聲傳千里外田淵力障百
川東橋成不假相如筆萬口同稱 郭令公

趙鎮遠

十載成功在一朝浮梁重見作新橋山連海上金鼇
背天掛雲間玉竦腰人自北來行古道水流東去懸
清朝倚欄無盡滄浪意聽取漁歌答暮潮

潘東明

新橋東障雙溪水神遠人稱太守公鐵鎖萬鏢橫海
鷗盡闌千丈架天虹行人穩步青雲上豪客高歌夕

照中我欲醉揮題柱筆為公磨石大江東

閔全

跨水備梁古道通溪山俯仰百年中西風畫舫聯飛
鷗斜日紋波飲渴虹揮筆已醺題柱客作舟會辦濟
川功此中快有乘槎便蚤侍香雲一朵紅

閔齊

濟川久待作舟材城郭歡傳太守來古道重興千載
發群艘宜障兩溪回鯨鯢背負滄波月車馬聲驚白
晝雷草達沙平官路遠驛亭開到小春梅

余周錫

新作長橋似砥平雙溪水與政俱清玉虹橫卧秋江
冷畫鷗飛夕照明野渡已開時宰識與梁預報歲
功成了無私惠如漆浦鄉校從今藹頌聲

宋則

小試濟川手新橋偉觀成雲浮鼇背穩水響馬蹄輕
驅石疑神助捐犀媿客情江山圖畫裏千載使君名

一第下下丹黃參日車公書 4 文三寸

番禺錢章

古稱瀕江之郡惟饒為大饒之支邑浮梁為大蓋上達衢信下逮徽池環山崑萃眾流演迤賦畝滋沃疆場恢曠民庶繁夥士氣超卓然俗尚勁悍雖民無驚狡而釁隙易開吏之循良而侵漁無斁事務繁劇素號難治

皇元陞為中州第被子男進為侯伯品秩日穹庭階日峻而地不加廣民不加多所以任責以奉其上者無寧歲幸天厚此邦俾

復齋郭公一麾出守以蘇民瘼其為政也嚴而不猛

寬而不流不旬月間汚染不變嘗謂穀祿不平賦役不均則民不可得而治故孟子曰夫欲行仁政必自經界始於是集耆宿諭權奸覈版籍明等色正頃畝復爾減削蠲被楮配由是稅賦大明毋敢欺誑故荒役有倫催科易集道無餓殍野無逃民簡簡穰穰不知遊衢擊壤之樂其樂也越三年欽承

明詔經理田糧饒之州邑騷然大擾惟浮梁民業按圖供報曾不勞力而侯又蒙被

省檄經理金陵數月之頃報政言還非侯之明敏能如是乎他如重建學宮作養後進佩衿濟濟文風蔚

然其所以宣明教化者又如此新梵宇以上祝

聖堯成浮橋以濟行人創三皇之廟以濟民於仁壽之域皆政事餘力所覃也又能潛心易學以明參天地贊化育之理故能永肇自持終始一節僕番禺吳德昭也雖未及識公有來自浮梁者談侯之善暨暨不休故悉其槩歷五載始得代舟經城下幸承顏接辭始信客之云云者非溢美也於其別故作序以饒之其遺愛在人雖不能枚舉儂數姑據所聞者言之然言之不足復作昌江之詩五章章四句以永歌之歌曰

昌江之水清且淺兮胡不膠侯之舟毋使遠兮昌江之石堅且大兮胡不柅侯之車毋使邁兮昌江之民繁且庶兮胡不繫侯之馬毋使去兮舟日遠矣車日邁矣馬弗能繫爾奚賴矣侯今往只為雨為霖願滂餘潤漑此繁陰

古體

鄱陽周伯顏

昌江美化五載餘民心借寇何渠渠農桑千里爭買犢冰雪一清逾懸魚寒梅吹香夾道送明月滿載歸舟虛此行端的繩祖武二十四考居中書

鄱陽徐天麟

相知五載不相識爭說昌江刺史賢自有此州無此
守既歌新學又新田椿松不老娛朝夕花柳無私閱
歲年食蘩飲冰心匪石割蛟刺虎力回天旌旗交錢
人遮道琴鶴相隨月滿船醫國濟川俱善政豐碑會
見為公鑑

唐律

番易徐省翁

桃李春風六萬家下車民不識州衙甘棠應有千年
愛美玉終無一點瑕訟簡自隨琴外鶴賦平誰歎击

中蛇邦人更致攀轅祝歸願新堤早築沙

番易吳旭

昌江分守著能名栢府薇垣盡有聲易究先天含化
育政成五載頌康明金臺此去應重建效馬何時擬
再迎好向中書繩祖武大為霖雨福蒼生

七言絕句

番易蔡儒實

文采風流徽省郎一麾出守惠浮梁作新士氣蘇民
瘼五度春風燕寢香
訟簡徭均吏不欺農桑田井樂熙熙鬻官祀宇郵亭

路盡是邦人去後思

蔽芾甘棠坐鼓琴文章太守雪霜心喧啾百鳥聞孤
鳳此地月明山水深

萬人祖帳去舟空解組歸朝氣似虹帆到潞河冰始
泮黃金臺上又東風

古詞

百字令

鄱陽朱友聞

芝山如畫五年間多費黃堂心力南國重來棠蔽苦
壓盡江東春色畎畝堯民水雲楚澤鶴去遙天碧書
船歸後思公惟對周易 月下濯足滄浪笑他漁父

只識磯頭石豈不興懷攀轅馬首髮蒼鬚白人意

網繆

君恩深重夜看星朝北茫茫煙海浮梁能幾千尺

沁園春

方希憲

畫戟清香綠鬢朱顏當代偉人任宦情澹泊歸舟空
載滿腔惻隱嗟律生溫襦袴歌謠佩衿絃誦留得甘
棠子樹春昌江上把它年政績寫入堅珉 曳裾曾
客公門只冰雪相看意自真更研朱點易幾回清夜
對梅索句長記芳辰風雨情深江湖興遠咫尺
清光立要津長亭路但相期汗漫上下龍雲

李天應上

秦郵使君 郭公善政頌并序

至治二年公自中書檢校出守秦郵以八月

一日視篆于黃堂至冬未復鷹

新命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公在郡半

年廉直清明植善去惡崇尚儒士惠恤小民

其於勸勵學校作養後進用情尤著闔郡城

士民之子弟就學者皆欣欣奉 教命朔望

謁拜

先聖環列明倫堂上下各試其所習以學者

之道不為其師之教最以激勸之由是曰師

曰弟子德業咸進高沙昔號多士比益凋喪

今公能興之文風之盛當復自茲始其化民

成俗之功雖蜀之文翁不是過也公撫字斯

民允可以興利除害者靡不究意固不可枚

舉而指數之惟公將去此而適淞也故士與

民皆惜公之去雖陳辭繼繼而莫能留公亦

恨不果終惠於斯之士與民也雖攬漕枋徨

而莫能止僕隱於客者知公為政之善敢披

其彰彰者為頌以饒 公尚冀公以啟終惠

於此邦之士民者而施之江浙之士民則彼

之感恩者與此奚以異而區區之期公於將

來者又豈止如是哉

頌曰

倚歟使君博識洽聞既迪以武復尚以文揚歷膺仕

氣槩邁群惟廉惟直以敏以勤檢校中書慮竭誠摠

有紀有典不疾不徐四方具瞻大播令譽策勳上考

牧守是除惟此秦郵事劇民稠實當孔道南北所由

號曰難治公處以優餞往迎來靡不備周公之撫民

寬猛適均肅之以秋煦之以春恩施民懷教出吏循

推誠而行政以日新崇儒尊經庠校以興善者知勸

不能是矜青衿如雲明倫畢登誦聲琅琅是式是承

休沐餘力射圃斯即弓矢既調正鵠必得射夫孔多

惟公是則弭節韜弓以宴以息公臨是邦百穀豐穰

民有餘食官無負糧民歌于道吏慶于舍天哀民寒

一冬恒暘民懷熙熙公心惶惶齋沐虔禱醮陳靈場

玉艾闡秘嘉雪呈祥編氓鼓舞歡及鄰疆民之仰公

執熱以風昔之寇恂今之文翁公不可留簡在

帝衷

帝命公往淞江西東煮海潤

國厥賦惟豐漕牧有長 公職攸同迓車在門去意

忽忽公之遺愛棠陰蒙蒙惟棠有陰式慰民心公材
匪他檜栢千尋

廊廟之需棟梁之任匪朝伊夕

丹鳳

德音促觀

嚴宸載驅載駸鼎鼎是居為雨為霖厥生倦遊息羽

喬林祗頌 盛德配古示今

頌畢復繫之以詩

九天辭

冕旒一麾來兩陬遙遙數千里駐馬臨秦郵兒童夾

道迎再拜稱

自侯黃堂視事初剖決無停留民懷

下知畏善政日以優青青子衿輩蒸徒揖其舟課試

嚴朔望德業勉進惰勲名慕臯契事業齊伊周美哉

君侯德乃與天者遊

丹袞

眷注隆

國賦勞紆籌促裝向湖右孟城焉可留同握漕使符

指揮數十州秦郵去 賢守老穉思悠悠浙江萬餘

竈坐使恩波流懸知 使君心報

國先民謀

至治三年歲在癸亥正月望前三日翠壁隱者
李天應拜手書于寓隱書房

高沙高方桂餞郭侯詩并序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斯言何謂也蓋

牧民之官與民好惡之心相近推其愛民之心如愛

子之心痒疴疾痛必先知之此之謂父母也嘗讀漢

史循吏傳古人為牧守之吏立傳乃分循與酷使人

知有循良慘酷為後世之龜鑑也循吏中不過十餘

人以是知循良之吏不數也中間吳公治平為天下

一其文翁石翁常表在蜀吳公他無治政可致惟有

薦賈生一事而已他日賈生為漢陳治安之策開四

百年太平之基豈不躋歟文翁常表閩蜀之間建學

立師以開人心萬世之聲蹟此三賢守以薦賢興學

建師其有功於後世者大矣龔黃召杜不過以慈祥

仁愛以得民心漢帝有曰與我共治者其惟循良二

千石乎古人待守土之臣眷且重也我

聖朝一統天下車書萬里普天率土莫非王臣其眷倚

守土之臣惠至渥也高沙居淮之東南北孔道送往

迎來非有通今博古之學劇繁治劇之才則不能也

今太守 郭侯家世古汴簪纓芳裔襟度汪洋智見

高偉深通義易四書與旨淹貫該博可謂文章詩書
賢守又且律身廉潔一清如水為政以不擾為主慈
祥寬厚高郵兩城五鄉受公之惠甚如父母之愛其
子也其薦賢興學立師若吳公文翁常袞繡復見於
聖明之世下車以來未及半載忽欽承

宣命就任美除兩浙鹽漕民不忍其去借寇亦無計矣
嗚呼高郵淮海揚州屬邑環以重湖形如覆盎水澤
之國也今喜鴻鴈安澤無流離愁苦之憂則鷺鷥野
鷺聳肩窺食不得伸其喙展其翼蘆花張空無滿意
飛舞於西風中矣叫囂噉突之跡甫息雞犬之寧未

幾奈何天不我與奪我父母不得樂三年治政和氣
之中愚想蘇堤春曉湖山景物必有待其人矣學校
之地大殿兩廡多感心勞近喜落成未遂全璧愚學
校耆儒首蒙眇眇犬馬之齒八旬有一忍對東風以
寫餞行之詩學校拜 公盛德諸生以詩餞別伴桂
序其卷端於是親作親書以為千里舟中一笑云至
治癸亥正月上元日高沙耆儒玉巖老叟方桂拜手

古體

秦郵郡庠冷掾洛陽劉克敬

賢侯治淮郡五馬生輝光報

編類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

國寸心赤憂民雙鬢蒼襟懷抱正氣凜然若冰霜向善
去惡黨扶弱摧豪強嘉聲藹千里美化傳一方民歌
五袴謠在處遺甘棠又風日大振弦誦聲洋洋重湖
隔綠堤洪流詎能防斃石力欲捍永為除民殃曠旱
事祈禱瑞雪隨飛揚農夫樂曰野文儒誅篇章半載
百廢舉善政真龔黃

丹詔忽飛下榮除復餘杭使節佐均輸
國課須賢良談笑了鞭蓉西湖具遊航吳山麗清曉蘇
堤艷春陽 使君足行樂奈此孫秦鄉無由願借寇
士庶徒彷徨朝來促行色風帆舞牙檣此去豈易留

早願登

朝堂大展作霖手 德澤均八荒

唐律

申屠伯騏

手把州麾秋涉冬傳

宣早出大明宮未成湖上包隄志先試江南煮海功治
行芳名騰墨刻去思遺愛播清風
朝廷遴選循良吏會看弓旗再召公

張礪

秦郵贊合讀書聲後進英才頓作成萬里雲霄仕途

遠九天雨露

聖恩榮錢塘江上春風煖
甓社湖中夜月明
此去離司難久
屈鹽梅即日用調羹

張煥

新恩不待成瓜香
民瘼纔瘳又促裝
半載為邦臨甓社
一朝分漕調錢塘
雪漫鯨海吳天闊
月送鷓舟淮水長
回首湖山千里隔
春風吹恨滿甘棠

張文綱

春滿黃堂萬姓安
忍聞中道促征鞍
一鞭山色詩魂壯
半夜江聲客夢寒
落鵬盟淮月冷高
鵬路浙

雲寬官情只在西湖上
笑撚梅花帶雪看

崔裕

竹馬迎來半載餘
政聲早已動京都

天邊雨沐新春澤
江上山迎舊使車
棠蔭愛心遺甓社
梅花清夢遶西湖
此行小試經綸手
名覆

金甌看異除

李榮

半載承流善政新
除書早已下

嚴宸移將甓社一輪月
去照錢塘萬龜民
水火相成功滿世
摧衡若定政如神
能調衆口均甘苦
金鼎梅羹

待此人

許士權

數月秦郵草偃風
使輅又駐武林中
八珍欲試和美手
萬龜先施黃海功
每為苦辛懲利口
自甘清淡異

天聰江梅盡與鹽相得
惟有孤山香不同

樂府太常引

劉忠

少年南北快飛騰
身到處有佳聲
甓社化纔行又出使
餘杭故城春風滿
路堤邊楊柳難繫去
留情何

颺望 台旌泛千里孤舟月明

秣陵存耕陶璞錄

郭侯浙漕之任序

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

君大哉言乎余服膺久矣近承乏海鹽州文學掾南北諸士友來游者不少每評人物則謂堪輿無垠林有隱豹市有鞭鸞當道豈盡無辜變其忠曾閱其孝者哉合臯夔曾閔為一者難耳惟汴梁復齋郭公至孝一方寸中父天母地與日月相為悠久故其事君也忠自少年以儒節吏至於為檢校為都事為經理委官德在身澤在人名在中外昔張忠定公治蜀五年方成一信字公知浮梁州事未五年而信已成德在身者盛澤在人者深名在中外者重及知高郵府事未五月政已報稱實流于

朝以鹽為江浙第一課命公同知運司事革舊弊敦新政未半年課將完而德愈盛澤愈深名愈重矣公視宇宙間可休可戚可好可惡之外物一毫不以動心常稱朱文公謂吾平生所學只正心誠意四字我豈可不如朱文公左琴右書朝齋夕養家無私積門雀盡千惟熙熙然曰吾床頭為足矣又介介于興學勵士有文翁風庠序音自金石而道不夜又

念民胞物與痒痛切身安老懷少使各得所本農末賈桑穀千里居人莫枕月無吠厓太平氣象康衢同樂不專在富貴家歌臺舞榭絃管鐘鼓中或者狼狽蛟振血人干牙則筆下秋生一筆殆盡雖呻風喟雨詭濤駭浪之瀆實采備欲翼虎角蛇枝蔓無牽者鼠伏狐遁罔敢高童叟以聲兩辭造庭各自不寬萬龜燧波不擾而辨凡遊浮梁遊高郵遊兩浙者見公所過俱化而碧霄千尺摩青空庇蒼生不知其幾樹甘棠也余雖聞之而未之識至治三年秋幸識公於州治果歷歷如士友語深以為善而公迺曰子不見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乎朱文公謂居存諸心無倦則終始如一行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忠孝乃吾分內事吾必終始如一表裏如一不負夫子之言可也噫不負夫子之言公得之舍遽伯玉尚不肯獨為君子公肯獨為忠孝兩全人乎願公體

聖朝美教化厚人倫移風俗之意以化浮梁化高郵化兩浙者推於化天下使天下之為人子者皆能盡孝天下之為人臣者皆能合真夔曾閔為一皆能終始表裏如一不負夫子之言豈不偉哉公曰然諸士

友咸喜之而形於詩勉余為序而申之以詩曰

兩全忠孝昔猶今泰華爭高海共深霜雪無情知相
操江淮有眼識棠陰熬波出素和羹手滴露研朱點

易心見說

明堂將大用擎

天一柱玉千尋

至治三年八月朔秣陵存耕陶璞於

燕居閣下拜紫微中頓首謹書

范良佐序

嘗謂為政不難政在得人天下財用大資煮海之利

兩湖之賦其數不為不多其任不為不重

復齋同知相公分治于斯井井有條

國課不擾而集政在得人誠哉是也歲二次按臨澱

川曩日同登仕版之貴官及諸士民歌頌如縷良佐

忝在治下故取其詩章鳩為一卷以見 汾陽百世

之下雲仍垂裕之美至治癸亥忠勇校尉鮑郎場鹽

司令范良佐錄呈

古體

儒人符子真

澱川巨鎮瞰海濱鯨波浩渺疑無津土皆下潤作岸

國學民常苦饑役征漉沙黃水結白素飛霜積雪當

中春

朝廷設官恢

國課稱職自古難其人貪泉易奪伯夷操揚風或汚元

規靡我 公分麾下湖右海邦孰不聞清聲固知時

康出英俊廣施恩澤安疲民心但欲官賦足戴星

出入寧辭辛不加刑政人自畏天公吉相連舒晴課

賦羨餘喜書最豈依常例容虛申空舟載月照肺腑

一心清沁寒潭冰恩德惠人不忍別借留無計徒攀

輪大賢小屈暫淹抑便當秉

國持洪鈞我言民力困已久 公當大展調羹手光輝

相種龔餘芳高名好繼 郭汾陽

儒生以深陳齊頓首

海濱廣斥茫無涯額寬戶貧宿弊滋天時往往矣人

事亭民赤子皆瘡痍積年虧課憂鞭笞文書如絲吏

如縻 公侯今年出分司為政以德行仁慈 福星

下照吳分楚昔民嗷嗷今怡怡萬物倚公為吐氣剛

直不敢干以私恪共守職慎無違忠心為

國身忘疲往來巡行涉寒暑江風海雨歲云莫熬波煮

海課必登封壩停甯回司去秋毫無擾場與亭但素

篇詩為餞行輕舟蕭然載明月未有好官如此清此行聲價已如許蒼生四海需霖雨 汾陽事業奚可

量書生辨香致祝語拭目濶步入

中書上佐

當今聖明主

儒生顧瞻頓首

二十四考中書令勲業在唐為最盛活溪屹立磨崖碑姓字赫然丹炳炳豐功偉績昭後來千載雲仍有餘慶中原間氣生人英功名壯歲驛驄聘浙民猶說蒸薇郎依紅泛綠中書堂湖山德色增輝光至今遺

愛留甘棠頌蟪蛄壓境產遺孽捕逐躬悴東海傍黔黎交口猶頌德蟲災隨殄回豐穰樓指佛然十餘禩重

求潛憲恆

邦計大農之入鹽居多冀海焚波功匪易分車涉暑親牢盆撫恤釐丁均錫惠拍塞千倉白雪盈氣萬萬竈青煙起亭民有頌無冤聲課不愆期訟咸理公餘輟暇親琴書雁行抱牘皆用儒只令

聖明尚文治歸班便合持

鈞樞師生挾冊游海隅披雲一觀喜何如明經脩行應時需 公門桃李還容

無採接民謠進長句望塵一迓拜迎 使車

編類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

儒生陳應舉

海濱漢漢多斥鹵

聖人既作庶物親保和三事敷九州息養萬靈修六府造化醜醜備五行源流貢賦因三古民生日用雖錙銖財運泉源滿寰宇賈貿商銜有大資

國庫民饒非小補有限光陰寸金無窮世利璘土人寧蕭疎苦不禁天時叵測難倖倖海氓頑犷貧者多甌釜生塵衣更縷消資喪產不聊生桂薪玉粒猶何取冒暑吞飢且單勞道政齊刑翻跋扈竈冷灰寒不繼煙官輸欲裕時難聚箠脊鞭臂血不乾焦頭爛

額身猶苦官守可無言責憂餐寐不遑流淚雨全吳

一旦

福星臨碧天萬里晴暘照輝二秋月照襟懷益二春風到編戶散金出帑手自分東杖寬刑人盡撫床頭琴劍生光輝案上簿書豈旁午萬夫千夫自赤心千倉萬倉貯白珣有道生財民自生權利世徒非漢武鼎鼎鹽梅滋味長

天子責難在

賢輔蒼生願沐染指恩早施大手扶

明主

唐律

富

中順大夫前瓊州軍民安撫使王君濟頓首

國安民務恪勤如 公端可謂良臣煙閣萬竈俱登課

月冷千江不染塵冰蘖聲名知已早鹽梅滋味信先

春 九重聞有和羹召會見 汾陽德業新

承直郎前興化路推官金汝礪頓首

詩禮汾陽百世孫重來傾蓋轉情親鹽齏額羨有餘

力囚繫冤伸存至仁疾惡威聲猶烈日接人和氣勝

陽春他年秉搢

中朝政更冀 恩波澤下民

忠顯校尉前海道運糧千戶楊樞百拜

運課成規自得方先施德政後施剛和羹小試熬波

利飽學良由讀易長廉潔居官心似水忠勤報

國賢微霜只今才傑俱登用不日 明堂作棟梁

濂溪後人周冕頓拜

廉聲播滿浙西東派衍 汾陽有祖風學盡知行為

世表易明進退適時中熬波出素勞分治激濁揚清

任至公此去和羹消息近驛梅春早露椒紅

范澄志

千載中書重望孫紫薇花下舊時春虹霓浩氣三千
丈碧落銀河一片紳教子欲知天爵貴讀書期與聖
門親他年快展調羹手海角鰥生亦幸民

秦川儒術劉震

分司益策入秦川為

國宣勞總利權耳挹虞絃歌求日心參義易洞先天素

波熬出千倉雪和氣薰成萬竈煙相鼎調羹歸大手

當今

聖主得臣賢

張子壽

天地中間一偉人心全忠孝事

君親提綱 槐省聲名舊貳政離臺號令新兩浙蒙

恩沾雨露萬民聽履上

星辰金甌已覆香名久鼎鼎調羹秉 相鈞

梅鼎來

天為吾儂見 福星推誠率下愜輿情冰清玉潔一

壺瑩霧滄雲蒸萬竈生閑暇工程皆信實及秋課額

已登盈浙江小試益梅了早為調和鼎鼎羹

趙良復

玉立丰標鐵脊梁寸心中孝日爭光大才端稱絲綸

美巨擊先調鼎鼎香萬竈青烟皆就緒一輪明月滿
行裝功成早入 中書府元有家聲今古芳

胡霖

海上兒童竹馬迎計臺高處 福星明 紫泥一札

天恩重白雪千倉

國課盈茲政公廉人感德立身忠孝世揚名如今小試
調羹手早入 中書繼祖聲

張庸

祖笏堆牀說令公耳孫聲價欲摩空

九天恩重絲綸下兩浙春融鼎鼎鼎中佐治豈無商說兩

廉頑真有伯夷風不愁黃海 星符急萬水千波自
夜東

梅亨

盛世重生梁棟材從容兩湖試益梅限嚴課額雖難
緩德洽人心不待催明月遠隨歸權去 福星幾見

使車來功成還繼 中書考

天上黃金已築臺

高相孫

勤勞

國計竭忠誠斥鹵躬行不憚頻冰凍素聞清白操益梅

當屬老成人熬波出素臨滄海奏課論功勳
紫宸盡說明公為政善棠陰留與浙間民

朱益之

忠孝家聲藹八埏 使星分照舊秦川千倉積雪無
虛白萬竈熬波不斷煙利

國素高齊相策愛民重見 令公賢從今大展調羹手
留取清名著史編

嘉興葉知本

有道先生漢士宗雲仍千載振儒風襦歌昔頌承流
德鞭笞今觀黃海功財貨阜通

邦本富梅益作用古人同庭前肉鼓聲沉麴民在

恩波蕩漾中

續添古體

常圻

武原瀕海郡厥土貢惟益 使星分符來巖 民具
瞻不擾誠 父母至仁雨露霑温如春谷風爛若秋

空蟾

國課恢以捷悉服 公清廉善政難枚舉 盛德忠孝

兼 相考二十四 計臺寧久淹安得燕許手掾筆

揮吳練

民謠十首

分司嘉興

二月錢塘覆政庭分符三月下未城尋常一樣駕湖
水自得清官越樣清

門無私謁

蕭條官舍膝堪容避俗傭居闌井中門禁有嚴無謁
客私心一點不相通

秋毫無取

陰賂何嘗受一分舉家惟仰俸資身閑中更有琴書
樂廉不言貧能幾人

鹽倉便賣

新立鹽倉弊已生日申虛數溢益商今年自得
公規畫增賣常年一倍強

培出餘鹽

四月初終八月初引鹽培出二千餘依時價直八千
定為

國豐財事不虛

親散工本

近年工本各場收盜剋虛支屬自由今歲應時親給
散亭民真箇得分憂

抑強扶弱

各場貧富錯羌徭貧日艱難富日驕洞察民情親整
肅奸邪雄猾總魂消

私鹽訟簡

鹽訟允經化筆春不容攀指擾平民隨時斷遣無留
獄盡伏清廉法令伸

平反冤枉

豪富欺貧事百端每誣鹽事欲欺官 公心獨有神
明見一一平反不受瞞

校辦課程

委職催煎步不離未冬鹽足可先期今年不學常年
弊虛得通閩課實虧

劉道玄送江西憲使詩

當代多君子 明公第一流
金臺峙汾朔 系裔辭神
麻光嶽英靈 秀叢廊進退
憂培風管漕 運小却亦方
侯豈弟德彌厚 優游福自求
黃金天錫孝 竹馬史傳
稔精爽迴鷹 翻飛揚稱虎
頭昔聞今始見 再拜悟前
脩肅肅持邦憲 皇皇憫俗偷
吏貪真虺蜮 廩蠹甚蝨
蠹方寸仁為本 黔黎瘵自瘳
繡衣分北闕 驄馬試南州
江右稱繁劇 湖東據上游
幾年隳政網 一日去縣疣
疾惡霜嚴曉 明刑月滿秋
春四耕讓昨夜 戶盜歸牛攬
營心逾壯操 弧手未柔恤
鯨明施

惠訪治極咨 詎時雨露芹藻民
風復爽鳩鋪 陳匪公意誦贊
豈公酬嘗竊 陳篇奧每慙同氣
謀親年臨喜懼祖訓付箕裘
踏蹬孟東野 周旋陳太丘
月明身似鵲 風雨屋如舟
鞠子誰無念 漂巢乃有仇
事因情屢稷利 與訟為罔苟
至深狼須何殊 衆楚林遭逢照
衰朽頃刻解 羈鞫吾道何偏倚
天倫貫顯幽 感恩思結草 懷土
任填溝 播播青螺水 倚倚白鷺洲
勲名今又古 忠節系文歐 烟火百
千竈 檣桅十萬艘 煩公以身教
禮樂御輕浮 父老爭迎戀 兒童
雜詠謳 荇邊魚活活 革外鹿 吻
吻寤寐勞心治 渠儂鼓腹游 東風
催

馬首
卅詔待龍樓 昔也來何暮
今焉盡少留 野人無可柰
短韻寄悠悠

任江西憲德政序

方君壽

泰定二年六月 憲府郭公錄囚來
吁 公嘗為州浮梁 以易學導諸
生 諸生猶能誦習 聖賢君壽為番
氓嘗竊聞一二獨恨親炙 無由不
得以窺其全 俯仰十餘年 吳獲一
望 轡蓋今年春 人有誦春在冰霜
裏

五九

人行道義中之句者 且曰此吾憲
簽公門符也 曩浮梁民以為召父
杜母 一食必祝 今道義之門 轉春
風於嚴凝之地 於忠恕為近 忠恕
乃聖門傳授要旨 而可以終身行之
者 以是存心 豈非一道幸明刑
議獄孰有不當於理者 嘗觀諸易言
刑獄不一 皆以離明為主 兼取震動
有威 上離下震 為噬嗑象 曰先王
以明罰敕法 反對為賁 曰君子以
明庶政 無敢折獄 上震下離 為豐
象 曰君子以折獄辨刑 反對為旅
曰君子以明慎用刑 而不留獄 中孚
之議獄 緩死也 為其六畫之離 震
見於互體而已也 公曾中全易

明威兼濟恕以行之何往非天理之公哉矧是邦侯伯知所先務鉅疆起弱政教日新而留獄常寡不足上累高明究公淳梁之政所以育才興學迄有成效今盱校官墻未復無以備不虞此侯伯所當究心責之有司而奉令猶有未至不能無望於波及之餘白首太玄則區區素願幸公其有以泚之諸生樂拜下風成歌德美報叙其端且有後望云是月癸卯在泮方君壽拜手謹書

騷體

古汴苗子方

赤霄兮開雲乘驄馬兮下蒼昊磔妖狐兮尸暴虎舞俊士兮歌同文沃流火兮止焚溲清源兮去其渾雷填填兮風颼颼障狂瀾兮使安流鑒飛空之明月兮送秋爽於南州觀

乾龍之御極兮立天則時雨暘兮飽民食肅綉衣以分政兮公獨奮節乎忠直鐸名教於江右兮誦諸生於芹宮先德化以禮齊兮遵古人之遺風匡之山兮蠶之水佩芳菲兮思君子洗愚心之悒鬱兮進深衷之亶亶何流俗之溷溷兮謂蘭芷之無香瑱圭玉以為飾兮集菴施以為堂厄貞松於草菅兮爰有冀

乎雪霜啓孤根兮領眾芳韻清冷兮永相望

古體長篇

鄧茂生

火雲赫南服六漕勞驅馳上體仁恕心下為哀矜施游刃折衆理破的分群疑烈日正旱乾一雨生華滋頗知天意合自與方寸宜雅志在斯文教法明定規高堂集諸生講論窮精微所貴以善誘人才由此基故家本汾陽勛業舊鼎彝寧為繡斧淹遠大期日躋

李守中

天地有正氣肅肅同高秋大賢際盛世耿光凌斗牛

向來郭林宗四海垂清猷聞孫繼芳躅耿耿追前脩道傳洙泗遠學與夫人侔平生經濟心自許稷契儔此志在天下小却來南州昆吾百鍊剛龍驤萬斛舟直論凜白簡先聲馳騁百惟服山澤明月流清溝春從天上来草樹青濛濛吏民喜欲舞恨不公常留荒荒泮芹間屢觀馳馬遊蒲堂接顏色懇懇教不休坐令絃歌音藹藹聲於謹願言作砥柱力障狂瀾流

陽平樊炫

聖代昭文運觀風屬偉人燕臺今俊士唐閣舊賢臣德業隨時盛文章與世新參謀知大篆宣化識深

仁淵右霜威重湖東春意均且須正綱紀將見展
經綸欲待清風几難勝綠幘賓陋鄉材不棄末學志
能伸鵲鵲風雲會依依雨露春終期青阮眼免使混
埃塵

萬士元

三代之學明人倫兩漢以下愈失真雜于黃老火于
秦六經典籍俱紛紜孟氏繼統醇乎醇小醇大疵揚
與荀西京之教無其人仲舒卓爾乃有聞河汾諸子
唐世臣董常薛收似不群昌黎為儒勞且勤進學一
解何諄諄洙泗道肱幾欲泯濂洛枯木回陽春考亭

師弟幹大鈞百家眾說曾具陳鯨生末學無所親半
生燈火甘賤貧生平不事雕蟲文誤隨計吏朝

紫宸尚期稷契承華勳志欲風俗皆還淳失脚不登要
路津捧檄臨汝猶逡巡緬懷安定願卜鄰下思澤民

上致

君公今弭節臨川濱詳刑化雨隨車塵欲將斯道覺
斯民感公義氣凌青雲為公誦此書諸紳

部下屬曹吳述

使君昔守番之陽仁聲善政波洋洋後來作者竟絕
響至今父老歌甘棠皇皇繡衣照齊漢十年相望東

西江震霆行空泰岳動景星瑞世鸞飛翔五峰生靈
久塗炭苛政橫斂猶虎狼橫行安尾不畏憚下驅屬
邑如大羊豪民右族共盤結屋有金帛田無糧小民
怨氣徹天地赤旱千里三年強今年夏五旱復熾渴
烏煽毒民皇皇郵胥奔走捧憲檄正為版籍鍼膏
盲好風西南布甘澤一雨十日起仆僵耄倪露香拜
且祝願瞻使節明煌煌下車歷歷問民瘼布政井
井張臺綱正均經界得時雨平反冤獄無飛霜化
被著我妙樂育親迪後進明綱常顛崖繼此望蘇息
教化自我森開張書生寓跡香君鄉昔由儒取親憲

章家貧親老尚矮屋而復值此貪酷邦向非皇華
公道明覆盆之下無隙光但愁馬首既東道此輩安
足容善良奴顏婢膝不忍為便欲歸去勤農桑栢臺
臺下敬再拜銘心感德不敢忘方今

王聖臣賢良廟堂政尔需棟梁揮洒筆下寒風霜要令
虎豹遠遁魍魎藏歸來化為霖雨澤四方

律詩

岳天祐

使節光華照盱水秋風載道淨無塵未蘇宛澗清民
瘼後望咨詢及物仁臺栢煙收初見日泮芹雨透喜

才春西江從此 恩波潤抵恐調元侍
紫宸

虞亮臣

繡衣按郡為肝臨中令家聲盛不至
學使民無訟本初心一天寒氣秋風勁萬井香
露深泮水龍鍾瞻望父喜露時雨及儒林

汪允文

汾陽芳派有雲孫政事文章世共尊光燦繡衣群仰
德香分翠栢獨澄源清風數髮甦民瘼化雨漸肌洗
獄冤異日 鈞衡需大丰青槐又喜屬名門

饒叔

時雨能教滂潤鱗此心相對只蒼昊
目翻覆江湖洗垢塵好是登車徐攬轡却看富道避
埋輪泮宮幸遇斯文主勉勵從茲士氣伸

許炎

繡衣持斧澤威名攬轡澄清此按行六月臨肝勤訪
問一廉聽治號神明稻田秋意占豐歲泮生香藹
誦聲家有汾陽名譜在隨車甘雨及蒼生

倪洪

夾道旌旗翠霧開繡衣文采正昭回星環北極寒光

動雨挾西山爽氣來底用兒童迎竹馬且携琴劍上
金臺庭前栢樹森如戟留取清陰及草萊

陳擇

久慕分司 郭使君修陳教法淑諸生喜瞻禮樂光
華遠聞說圖書象數明澤物致

君從學問登車攬轡志澄清太阿出匣神光瑩凜凜
風聲遍屬城

夏祀

使節光臨蒲水濱兒童騎竹望車塵星移南斗文昌
現雨捲西山秋意新自是妖狐皆遁去從知巫蠱可

求伸鈞天不冒元無際碧藻香芹總是春

臨汝書院劉伯壽

公來六月雨隨車驄馬行行冒暑途萬里薰風清宇
宙一輪明月照江湖欲情毫髮知無枉民瘼膏肓立
可蘇中令傳家衣鉢在會看

丹詔下 天衢

德安儒學冷掾宜起霖

中書久仰令公名清白傳家政有聲原隱秋風絲轡
健山川曉日繡衣明恩深父母皆歸化見若神明莫
隱情許看天邊

丹詔下一朝霖雨福蒼生

熊文淵

汾陽官譜舊家聲原隰咨詢著令名光動繡衣霄漢
近威嚴玉節雪霜明澄清有志持公道擿伏無私燭
吏情一綫斯文欣借重詩書惠澤賴陶成

郭餘慶

繡衣攬轡五峯城疏決淹囚察下情法有公評誰敢
議罪於疑處賴從輕民生沐浴恩波闊心事澄清秋
月明一朧斯文今有幸提撕尤望惠書生

黃潤

令公勲業付雲仍汝水欣逢使節臨禮典光華行
部遠詩書福德及民深持一長經綸健長存
鐵石心一點甘霖蘇萬類益刀生意到

黃約

驄馬南來使節新西江取水滌規塵簡書嚴肅奸
邪服版籍分明賦役均心上但留方寸地人間先借
一分春藻芹幸喜恩波及再拜甄陶感化鈞

劉伯壽

星軺行處即澄清一點剛風不受塵明見皎如千里
月公心陶作五峰春雪霜雨露無非教政事文章有

若人萬頃汪洋滄海量書生終始托洪鈞

趙良侗

黃金臺上著勲名僻壤欣瞻玉節明六月甘霖天潤
澤一江秋色水澄清民無歎息憂愁態士有懽欣讚
頌聲多少傾心歸嚮意書林從此總敷榮

黎庶

交道旗旄擁繡衣烏臺高壓五峯山月明宇宙冰
淨雨沐江山暑氣微人說汾陽傳遠業清冰汝水
群黎書生願借生成力何幸仁風轉化機

劉開孫

心與水壺一樣新亭亭玉節照嚴城九重天遠雷霆
近千里雲開日月明肅政精神寒吏膽滿腔惻隱
民情泮芹更借春風力早晚諸生賴玉成

連元壽

使節光華照汝城汾陽聲價古今榮姦雄怕見風霜
操忠義生爭日月明千里宦情秋水澗一生心事玉
壺清他時若赴金鑿召力為開閣達下情

艾天瑞

汾陽自昔相門高六月乘驄不憚勞道德光華瞻孔
孟文章政事學伊臯一天時雨甦民瘼千里威風去

吏饗田野書生瞻慕切更祈恩澤到蓬蒿

黃文海

廉風遍地著聲名甘雨隨車暑自清一道星光耀河漢
漢半天秋氣壓山城 憲臺重振舊綱紀計簿喜看
新戶名從此小儒歸大造微生何幸遇昇平

屬吏方仁卿

遠想威容已七年何期旌節照螺川風霜一淨春如水
水飈霧四收月蒲天不識錢神豪不問無開獄市吏
無權明公發摘無餘蘊早入烏臺待日邊

五言律詩

王辰

列位登清要提綱按部嚴金臺

君舉善霜簡衆稱廉擁節威風動隨車化雨露秋空
橫一鶚蜚輦總厭厭

鄭堯心

家世汾陽裔澄清喜嗣宗虎猶驚出境鼠敢竊穿墉
禮樂光華遠詩書氣味醲藻芹衿佩樂春意為陶鎔
七言絕句

晏詠通

汾陽勳業紹家傳絲轡光華照汝川聽獄還如蘇衣
早願為霖雨溥仁天

政雨隨車灑路塵周原千里重咨詢斯文一脉誰宗
王造化全由筆下春

太和州學儒生戴熙

濟時方畧滿書囊凜凜嚴如十月霜遙想 金臺初
受命紫袍象笏總生光

整飭 臺綱事事新發茲摘伏智如神雖云攬轡勞
心力却喜民間物物春

法律無情先自持一廉如水衆皆知繡衣持斧巡行

鳳琴鶴依依只自隨

使星炯炯照澄江咨詢苦未遑六轡歲周如

上命誰能當道着豺狼

幾回攬轡誓澄清欲為蒼生做太平盡說 使車將
至日樓頭更鼓頻分明

一自分司登驛途幾多赤子望來蘇開倉以後頻詢

問道路猶逢餓草無

健訟無如吉贛民才聞威德總更新只愁天外除書

至恨殺攀轅目轅人

問民疾苦

德安縣學儒生潘必大書

竊謂天下之人猶一身也必也元首正股肱良耳目聰明然後身得安焉今

聖天子御極賢相輔治簡拔明公為耳目之官握憲綱操政柄四履江西之地此乃

朝廷以此方之土此地之民而委之明公也其任不亦重乎矧惟明公學問窺天人聲名播天下事業滿

朝廷此誠北方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必大踰伏山林幸生太平無事交聞明公自下車來愛入下士選賢任

能舉才如反掌摧奸如燎毛和則玉潤春溫肅則秋霜烈日挽淳風而化澆俗好正論而樂讜言於是草

茅危言之士無不傾心吐膽願進庭下而申其辭說此必大亦素所願見也今夫九真之麟丹山之鳳條

支終南之文犀貂豹其出世也則足以瑞聖朝而清宇宙聞者莫不束帶結髮洋洋然往觀之必

大之求見明公亦猶是耳幸賜之顏色俾得從容以進盡所欲言則幸甚必大生於窮巷長於葦簷九歲

值母沉痾呻吟床褥夙夜侍湯藥六越寒暑失恃苦早痛切終身至今閭閻父老無不哀其幼志而壯其

誠心內無兄弟之助外乏疆近之親子子一身奉嚴父日謹待繼母如適至于今日此必大於事親之禮弗敢廢也年二十始知讀書為文雖飢寒迫身而螢牕雪案每以勤勵自彊以古人自期待此必大於為學之道不敢自暇自逸也至其平日處心視義若泰山見利如浮葦每慕范希文為人愛其好施與置義田以養宗族此必大之素志願力有不逮也嘗一試欲聞與數千百人角藝於寸晷而不得忝名薦書齒進士于時以觀

之光噫命也雖少戢鱗委翅而其志氣終欲激昂青雲於萬里外柰何親日老家日貧而時命日蹇考今

也縣庠不以其無似舉以次泮席日與二三子從事乎口耳之學始懼弗勝終以便養不辭然早作夜

思疲力勞心敢不加鞭策竭駑材以盡其責茲遇明公按行郡邑蘇息民瘼幸獲拜下風仰瞻威重故敢

述其平生之意氣今日之困瘁以塵視聽雖然此一己之私也當今事勢豈無可言敢申一得之愚少裨

風化之盛今江西之地治有未至者八請得條之農桑非不勸也而游惰之民不能盡地力學校非不勉

也而士風有不振求賢非無

詔也而山林遺逸莫不舉科舉非不行也而合郡或不

庶一人彊暴非不挫也而吞并之風自若流民非不

招也而棄親離墓不知復業茶法非不嚴也而假茶

濫引名曰遠寇引動以數萬恣行無恐站戶非不恤

也而流離轉徙消之此八者所謂治有未至

者也其間得失利病其在明公悉心推訪舉而行之

一有未至則是耳目之官不司何以安天下如一身

哉夫明目達聰舜世所以無為而治今明公為

聖天子新天下耳目其可無託付之成效乎故愚取喻

於此傳曰竟牧之言聖人擇焉惟明公其覽之必大

不避鈇鉞謹再拜以聞非敢自矜式以媒進取于左

右不勝怖懼之情死罪萬幸必大頓首再拜

唐律

永新陳宗文

千載汾陽照史編堂堂袍笏至今傳風霜氣節清天

下水襲聲名動 日邊臘後根荑蒙雨露草間狐兔

遊鷹鷂巔崖辛苦皆蘇息里詠塗歌有二天

右一

吏貼無如告郡蒙永新尤甚惡涓滴舞文弄法機關

密瘠聚肥家氣焰高風憲示乃出入長官容縱轉

貪饕塞源技本瀕今日未信狐狸敢夜號

右二

永新百姓最堪憐無稅當差萬室冤官責徵輸粟妻

子吏緣漁取富田園薰蒸民怨天為怒融結年災禍

有根幸遇 皇華親攬轡坐令寒谷變春溫

右三

太和州耆儒王昭德

謹呈昭德一介庸愚不知老至忝在耆儒之

列祇受

中書禮部劄付薦以秀溪居士之名切見

太和州自泰定元年立春以來氣候不齊陰

陽失序雷雨連綿晝夜不息及至于夏頓然

而止日色高亢天旱熒熒山澤焦枯禾苗槁

死雖蒙州官各捐俸鈔修建善事諸廟行香

龍潭請水於延真觀建壇為民祈禱隨獲感

通終未沾足間有水可救之颯而惡風東來

又生蠶賊昭德犬馬之齒七十有二自前未

嘗目睹旱蝗有如此事者實閔利害豈忍緘

默本州六鄉之間往歲交夏以來田疇缺雨

早稻含胎毓秀之時遭以亢旱土苗枯槁所

收十無一二農民惶惶已有朝不保暮之憂
猶望晚稻麻黍雜子登場得以少延殘喘何
意秋旱八十餘日田隴龜拆地塵飛晚種
諸種多見絕穗即今上等富室倉廩枵虛薄
有田產之家自贍不給村落小民惟有待斃
誠恐流移後憂方大已嘗具呈本州備錄轉
申 上司賑濟外今幸遇
廉訪分司按臨小郡謹陳小詩少數民情伏
乞 電覽

一道澄清仰景光福星移次照西昌威名震動搖山

岳風采凝嚴凜雪霜禁戢姦邪明

國法糾彈官吏正 臺綱從今囹圄無冤滯元惡潛消
化善良

右一

有民有土有斯財盡是農家力作來去歲旱傷惟獨
甚今年饑饉可憐哉閭閻不見覆盆日衙署難為業
鏡臺四者已蒙收養濟道傍無數可勝哀

右二

又絕句十二首

湖廣大恤民多 臺憲分官出撫摩貪墨姦邪驚破

瞻太平民唱太平歌

聖旨如何敢節該堯湯盛世有天災四時玉燭陰陽序
皆自吾

皇仁政來

明時條畫又維新宣化承流貴得人所願丁寧借牧
守奉公潔已撫斯民

去年天旱及蟲蝗田畝無收白納糧饑饉荐臻民疾
苦有如雪上更加霜

汲黯開倉為濟民水災拯救奏

丹宸免冠歸節能如此萬代揚名做好人

文王發政及施仁念念惟先四者貧天下窮而無告
者不知籍外幾多人

大元社長為農桑社內勤耕實得安官府清明均賦役

細民無擾免貧寒

為富從來多不仁凶年過糶最無情縱令馬畜傷禾
稼不恤農家苦力耕

科舉數年又復興好乘桃浪過龍門 廉車禮樂崇
儒雅激起江西教子孫

聖人萬代帝王師盛禮春秋釋奠時郡守作新誠有益

奉承教化謝 廉司

江西風俗最刁譁捏合虛詞布爪牙嚇吏欺官陵吾類無能禁戢謾吁嗟

天開言路許敷陳弊政拳拳望改更一介寒微殊冒瀆擇其善者乞施行

汪澤民奉賡

即事一首

詔書恩重許更新陰沍過回霽景春慶衍
萬年逢

景運 治隆三代樂天民 皇華著意風霜教寸草

含恩雨露仁未有消埃酬

帝刀牙緋不意換袍銀

登梅嶺二絕

俯仰何愁宇宙間 繡衣過處庶民安春風關上千
年墨把與梅花一樣看

嶺南暖地忽生寒 驄馬西來欲度關莫道煙嵐遮

萬里舉頭咫尺見

天顏

毫人呂 奉和

僉憲相公留題梅嶺二絕

蕭蕭 驄馬萬山間激濁揚清百姓安春意梅心憑
好句關頭長與路人看

白簡霜飛一道寒西江南海幾間關丹心萬里持冰

藥如對

天威咫尺顏

東湖去思

泰定改元

憲慈相公復齋先生蒞政江右風采一新紀
綱大振其居官美績固難具述獨芹宮子佩
尤篤意勉勵故未逾年歲所部郡邑生徒課
講皆有成效既而

除命自

天則為郡于浙之慶元於其行也攀戀無由敬率諸生
各為歌詩以馮去思之懷伏祈
笑覽

儒學副提舉番易洪耕頓拜

憲綱大振凜清風攬轡西江一瘦驄烏府式傳

宣命降虎符又拜

聖恩隆綠芹隨地沾新化白日行天溥至公浙水士民
相望久又看竹馬關兒童

學生東湖書院山長陳晷常再拜

新治紛紛竹馬童舊邦人惜去忽忽霜凝秋氣橫江
右雨挾春陽度浙東一道難為攀戀計諸生長記作
成功欲教四海沾恩溥只合中書看令公

新建縣學教諭錢原道

清官出守愜民情南浦扁舟向浙行雋暴威名加禮
貌龔黃德政藹仁聲青衿黃卷嚴三肄畫戟朱轡照
四明為

國儲材公素志漸摩風俗樂昇平

南昌縣學教諭林基孫

遙知一路笑顏開太守文星發上台卧治民間

天子命傳呼人說令公來東吳噴二榮侯邸西楚寧二

肅憲臺未必四明堪久駐

廷令正急賢才

靖安縣學教諭歐陽有

衆樂亭前騎竹童頌歌來暮望湖東極知報政期年
速安得分光四海同學校藻芹堪來處門墻桃李不
言中家傳幾歷中書考勲業他年又令公

東湖書院訓導黃極立

澄得西江水不波由來政化及人多又為皂蓋朱幡
去其奈青芹碧藻何它日 金臺餘事業此時竹馬

沸謳歌四明弟子多英俊贏得槐官賸琢磨

東湖書院訓導何禎

執法星留翼軫躔 令公勲業又從前風霜氣肅南
荒地雨露心涵太極天雨樹夢思君子友海門徠服

外夷船諸生莫作攀轅想日奉晴窓記誦篇

東湖書院訓導周冕

繡斧輝煌南浦間吟鞭又指四明山分香

紫殿綸美布政黃堂戰衛閑外郡勤勞聊借徑

中書富貴早歸班此行海上蓬萊近西望紅雲是

九關

東湖書院諸生李光國

雨露菁莪復幾時風霜草木亦能知柏臺秋老群鳥

集花署春回五馬隨舟二東雲擁麾蓋依二西月懸

簷帷四明起歷中書考未必脩鱗久在池

門下士昌江李沂拜呈

復齋先生大梁郭公弭

江西憲節

出守四明道繇芝山賦詩為別少寓

攀慕之情伏希

鈞覽

英二出岫雲萬里乘長風舒卷自有時變化不可窮

油然起膚寸清陰滿太空

雲氣類感上下交相從終當作霖雨大施澤物功非

復非霧四海歌時雍喬松屹高岡鬱二千丈強兔

絲不盈尺引蔓亦孔將陽和布德澤蔚然借 恩光

勁節參蒼蒼真弱植仍許長小大固有殊霄漢寧相忘

懷哉及茲時托根見微芳

門下昌江李 拜述

名與昌江一樣清妍虫照破莫逃情老夭暫歇冰霜

冷舒作陽和入四明

摻別雙溪幾許年南轅北旆快高鶩堂二勲業汾陽

籍從此調

元看九遷

照耀芝山隊仗新風吹客舸著湖津梅心柳眼俱疑

許臆意蕭條久望春

鰈生閑卧小茅庵上有慈親八十三莫共仙舟天外

去夢隨帆影看東南

福建附倡

庚午至日寄

尚御史三絕

照察乾坤不染塵
馳驟繡斧按關城
三山萬幸民冤
雪四海歡傳御史清

右一

翁歷薇垣澤物深
餘芳留與後來人
元勳已列凌煙
傳千載巖三柱石臣

右二

夜老素餐羞愧甚
課餘簾捲味書香
年來擬訪夷山

叟詩酒琴棋日自長

御史尚克和賡韻

驄馬觀風緩轡行
黎民鼓舞樂邊城
知音共仰烏臺
月照盡奸邪萬國清

右一

丹桂香清雨露新
要將學術際天人
繡衣驄馬今無
補慙愧凌煙閣上臣

右二

早歲烏臺白簡霜
晚年聞海姓名香
心田莫種還鄉
夢倦境三山日月長

右三

三山文學掾徐東奉和

運使復齋先生至日寄

尚御史三絕句

玉宇霜清絕點塵
太微炯炯照天城
人心正與天心
似見得初陽氣最清

右一

平生易學學朱程
克復工夫到古人
此是復齋無
悔吝由來變理屬元臣

右二

君子朋來德屬陽
袖中猶帶紫微香
五雲飛作人間
瑞何限春臺日月長

右三

古侯佚老黃文仲謹和

復齋漕使相公與

御史尚公唱和三絕

驄馬行々不動塵
南巡海角越王城
山溪縱有泉如
玉那似滄溟無底清

右一

曾因堂授識嚴親
衣繡南來是後人
有國有家身是

本定湏能子便能臣大德七年春文仲同

右二

入奏詩成無錦囊北旋 御史馬蹄香 郭八公前世

長庚是若比花翁詩更長郭功父前

右三

建安前進士張復奉和

運使郭嘉議冬至日寄

尚御史三韻

巖巖相看玉不塵聲名奕二重連城兩臺峙立冰霜

裏人與梅花一樣清

右一

公暇吟詩作課程香長伴讀書人勳名行歷中書

考重見汾陽一老臣

右二

天地初心又後陽對梅讀易細焚香添教白髮三千

丈日影從他一線長

右三

福州儒學學錄劉儀鳳奉和

海角南東兩使星相逢還說石城頭鳳凰臺上舊時

月照着今人十倍清

右一

遯清立要似明神道脉來從積慶人誰議

國庠依魯制都堂東坐老文臣大德七年建國學既成郭八公在相堂尚

右二

言行令人不可忘好開奎閣貯芸香道山頂上堪鐫

石青與夷門共久長

右三

訓導梁奎奉和

江路梅花不受塵天風吹雪下巖城計基長峙霜臺

立五百年來無此清

右一

政事文章世絕倫中書宜著若而人寸心暗逐堯塔

草直向朝中指佞臣

右二

老大功名兩鬢霜枕邊義易帶芸香心燈一穗蘇民

瘼添得人間至日長

右三

訓導張英奉和

石

天書下玉京，軺車綉斧照邊城。傍人欲問

公心事，明月一輪江水清。

右一

祥雲甘雨洗炎塵，舊日蟾宮擢桂人。笑舉春觴同介壽，更歌

聖主得賢臣。

右二

宦海相逢鬢未霜，御爐煙染繡衣香。歸

朝人問閩南景，說著梅花語更長。

右三

訓導陳康奉和

段新詩玉琢成，夜隨霜月下江城。曉來聽得梅花語，惟有栢臺知此清。

右一

文學優游政事辭，明時勲業要全人。磻溪尚父汾

陽郭，今作

皇元兩蓋臣。

右二

讀易梅邊見一陽，梅花有意著人香。風霜裏面添些月，未到調羹味已長。

建安前進士張復詩十絕并引為

復齋閩漕使郭公壽

詔頒福地正陽春，布德之時人對壽。山有崧

岳降神，瑞華來仙麓感仰。使星廿有四

考在中華維，君子使千二百年談至道為

帝者師，謹述斐章切祈

台覽

春宵二五樂喧天，微曙瑞堦祝

萬年

聖世明良同一會，今朝五五又生賢。

右一

不早和羹用此賢，南臺高處看商船。春風吹海作晴

雪，一道銀光萬竈煙。

右二

烟江龜使離仙機，來祝長生便遣歸。歸語天孫何以

報，千年織送好斑衣。

右三

天賜斑衣五色鮮，襯將冕服去朝

天夷山，庄上三竿日未許。先生老醉眠。

右四

先生皂蓋照昌江，退舍衣冠會講堂。晝日一簾槐影

轉，秋風颭颭桂花香。

右五

秋風吹粟雨，天河頓活飢民十萬多。只用源頭清一

水，不盡恩波

右六

流得餘波到四明教風化雨入人深島夷識字能誇道自古循良不似今

右七

今人尺短寸為長言行誰曾寫半行他日要將彤管錄九天奎壁著文章

右八

奎章閣上用真儒實錄聲名笑子虛後進毛生成底事 郭公終是老中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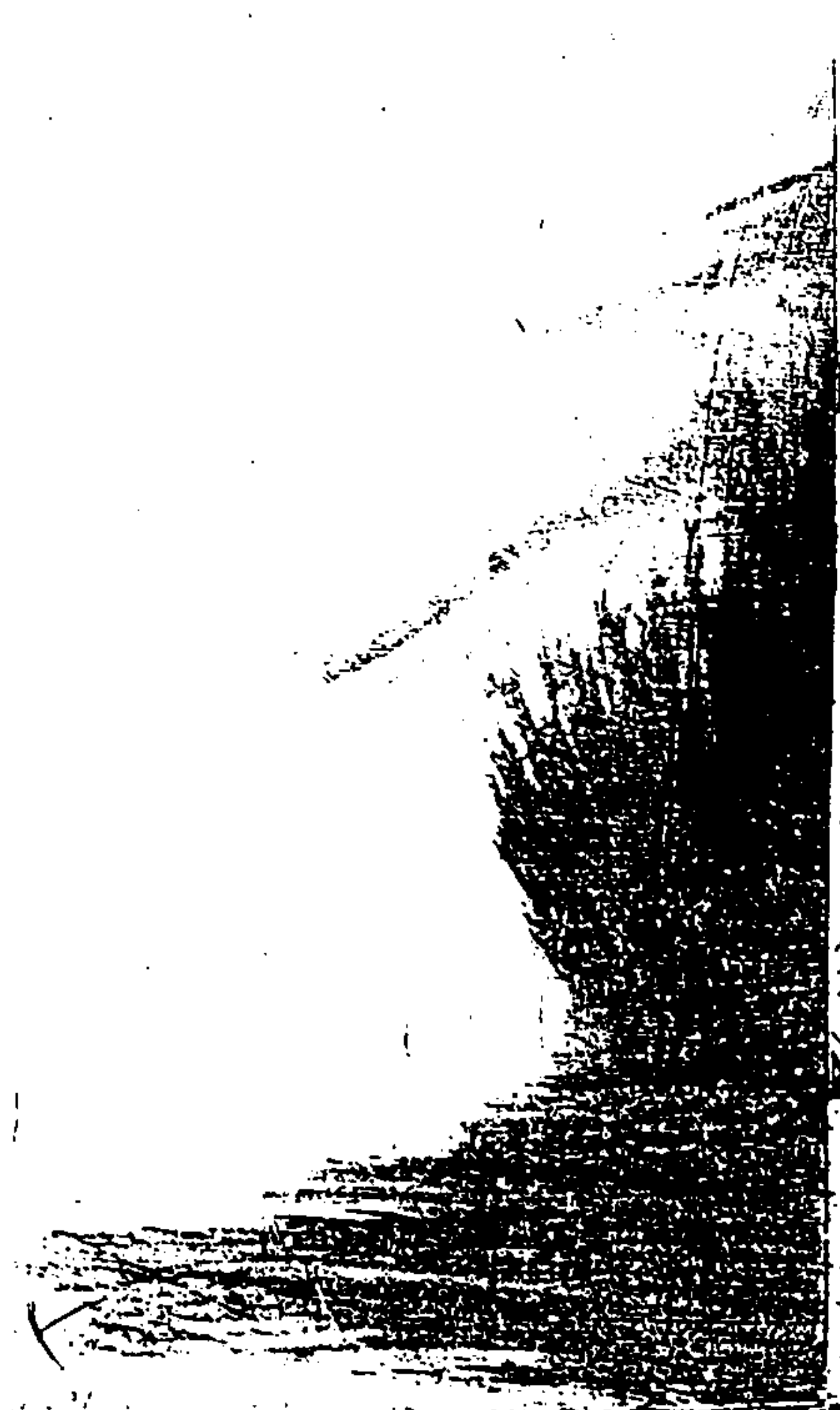
右九

吾先祝

天香拜五雲我却為 公三祝壽二民壽

國壽斯文

右十



福州路文學掾徐東為

復齋頌壽

運使相公

天地之仁 曰誠曰仁 仁誠之用 開子生寅

括人得之 孟陬降申 始陽之後 一元胚暉

由復而泰 滿殿皆春 儲精毓秀 坎北洪鈞

全體既備 陽剛之純 幼而好學 明善誠身

壯以施政 親親仁民 利貞誠復 終始一真

克己仁後 體元長人 木德肇造 吾德日新

吾心之易 未畫已陳 君子中立 三極惟均

推天地心 為

國蓋臣

玉立表著 正笏垂紳 光騰斗牛

綉衣朱輪 使節煌煌 照耀朱垠 濯新計瑩

棠陰吳閩 冰蘖苦節 雪月精神 劍橫九秋

氣凌蒼昊 明堂柱石 棟梁斯文 春行四時

同宇和薰 青幾千載 真靈大椿 五福錫民

元老經綸

前導梁奎為

復齋相公壽

南極祥光射斗牛 中書堂上碧雲流放教白髮三

千丈贏得清名半九州濟世文章宗孔孟柱天事業慕伊周曾中一部義經在長伴春風醉未休

訓導陳康為

復齋相公壽

建武三公幾代孫郭賀伊門玄學探義文郭忠孝受

金臺此日逢

竹馬當年拜使君郭俊前度林宗留德譽郭

後身太白播詩芬郭祥而母夢勳名待歷中書考

郭子儀方入壽山巢白雲郭雅自號

諸處碑記

浮梁州重葺廟學記

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覃懷許師敬

篆蓋 中議大夫饒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

卜天璋立石 儒林郎國子司業鄧文原撰并書

聖天子即位之元年春三月汴梁郭侯由

江浙行中書省都事出守浮梁莅事之始祇見于

先聖願瞻庭宇褊陋弗葺懼無以昭來格而歲承祀

且曰在漢文翁治成都脩學官由是蜀學比齊魯而

翁亦書最循吏矧番故多儒先豈下漢蜀郡哉政親

令字多士勸相鳩工庀具廓弘厥規始是年六月暨

十一月廟成齋壚堂垣門序庖漏悉隆舊觀迺卜日

帥僚吏諸弟子自行釋菜禮以告成事既又聘耆德

為弟子師公退則躬加飭厲而稽校其墮勤於是編

民佐史咸競于學而來者未有止也越二年冬十月

制詔天下郡縣與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敦尚德行經

術而黜詞章浮華之士此三代學校選舉遺制而後

世鮮克師古馴至於風俗靡敝致治亡繇厥今

聖天子孝崇繼述不闡文教軼邁往聖敷告萬方士莫

不凜劄以圖報稱屬文原忝教胄子而番士方玉甫

等以書來曰郭侯嘉惠于學願有紀也文原竊惟古之學者自二十五家之間以里居之選有道德者為左右師自是而升之黨庠術序國學雖教成有漸然其道必原於經術傳曰時教必有正業言非是則險詖頗僻王政所不容是以教化一而風俗淳周衰已不逮古若晉韓起吳季札因適魯而始知易象魯春秋與周樂乃不若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也吳晉猶爾當時諸侯之國其昧於經者有矣秦禍有所自來蓋至秦而後極漢興至建元幾八十年載始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當儒道陞厄已久奮然

欲闢邪說以達仁義之塗其難如此而卒不得儼古者得人之盛然經籍之不墜繫漢儒是賴俗傳卑陋而莫之省幸稍自振者則又習於章句訓詁不能悉心澄慮上求聖王所以系主宰而迪民彝者遂使儒者名為窮經而實用不著識者隱憂焉譬諸百穀草木德行其本也經術則沃土之所封殖甘澤之所膏潤而霜露又以閱深而積厚然後以華以實敷鬱旁達此詞章之昭晰而不可掩者然爾要其質文之相宣體用之備具皆天下實理而豈有所假借炫飾於外也哉夫學以為己而效可及於天下一有諱世取

寵之私則所施必悖士之遊息藏脩於斯者尚幾幾夙夜交儆以母負菁莪豐邑之澤是亦郡太守承流宣化者之望也侯名郁字文卿喜讀書於易尤研贖其守淳梁嘗新三皇殿建舟梁均賦役汰煩冗雪滯淹為政號稱廉能云侯首捐已奉錢買地以斥門制能以義倡儒生者方王甫趙鎮遠閔全延祐改元龍集甲寅三月朔記

南康縣新建三皇廟記

泰定初元甲子春南安大疫屬邑三南康尤甚踰冬不少衰蓋其俗尚巫事鬼屏醫藥踵相躡就弊弗之悔明年閏正月亞中大夫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郭公弭節茲邑盡傷動色進縣官而謂之曰朝創醫學崇

三皇設博士弟子負以精其藝春秋牲幣朔望行舍菜禮以嚴其祀訓飭有司著于令甲繇 京師達郡邑罔不欽承將以逕續民命廣至仁也今是邑廟制弊在僻陋不中式程邑人之不知醫也固宜大非所以副 上意吾糾繩是司民疫苦是問吾曷敢怠其亟圖之廼相縣治西偏得丞署故址亢爽夷衍割俸入為吏民

先聞命感激起事咸恐後陶旋梓材攻工獻技越三
月而告成殿舍中嚴門廡如制齋祭有室講肄有堂
髹彤黝堊煥耀視瞻公又曰惟繼天立極

三聖一揆開太平於萬世仁生民於無窮豐功盛德
固不專於醫藥而醫藥於仁民為切近

皇元 重熙 累洽覆載同仁凡可以惠我黔黎靡不
致其至嶺海荒遐僻絕之域皆建學隆祀闡教報功
矧南康豫章舊境民不幸遘疾而巫覡是求不可
乎扎瘡疾疾係乎天宣調政療存乎人夫開蔽祛惑
導之衛生躋之壽域繫誰之責歟是舉也視聽業新

民其勸矣哉夏四月 省 憲命官大賑飢疫絕崖
幽谷窮廬敗垣之氓莫不假息覬醫一投以齊起死
俄頃生者凡數千人用是始知醫之利大以博又明
年秋邑人士懷思公功相與伐石請刻諸廟而求文
于新安汪澤民竊謂公之政可謂通變以知務中機
而從宜者矣邑長金金寶董是役恪勤壹志尹蔣某
簿揭某尉張某協恭始終用集厥事法皆宜書公名
某字文卿汴人也庶公豈弟練達敏勤中外踐歷所
至有遺愛今為慶元路總管云其謹叙其實而又為
之頌曰 鴻濛分 宣人文

數本一 象凶吉 耒耨功 市日中 食貨豐
味草亦 圖紀錄 命斯續 通車舟 行馬牛
威蚩尤 軒裳備 貴賤位 天下治
三聖人 生生民 同一仁
皇祖詔 祀崇報 際覆燾 廟揭虔 列聖傳
億萬年

泰定乙丑歲在仲秋良月吉日前進士承務郎
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汪澤民撰

慶元路重脩先聖廟記

中奉大夫湖北道肅政廉訪使鄧 文原篆額

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李 允中 書

前翰林侍講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袁楠撰
河南郭侯視郡事之初首定役法郡民日困蹙事旬
月按覈數常不登郭侯知其奸利廼言曰病在私商
潛轉輸其所贏餘率不入公籍民病不可藥也於是
罷賈區分四廂俾總之鱗醢肢脯各趨其時視計口
之授略相等復疎然曰吾職司學校茲曷可少緩督
大小學謹授業片其偽冒以其餘粟大脩
孔子廟於是進郡博士陸晉之學正錄胡禾毛文而
言曰漢文翁立學唐宋幾二千年猶完緻君等知

其故乎少間曰教在不墜其不廢在繕脩廼曰若

若儀門風雨剝圯在舟楫

先聖崇嚴列祀肅雍在作繪定章服在禮象又曰講

有堂考有樓吾亦曷敢後姑徐徐為之吾願俾是邦

服習仁義秀又林立遣詣

本詩曰

三朝將自茲始楠絲禁署歸里凡三年愛中和樂職之

詩首為詩以詠贊侯名郁字文卿所至官以興學為

茫注海甸幸仁義邦圭組積榮失其敦厖歲亦云徂

本後則降維侯之來靡瘼不知曰惟泮宮風化攸基

竦其具瞻象神之儀藻并繪櫺絢兮承式降陟有嚴

是奉是翼匪土木之工職教攸則瞻彼戟門有飛戾

止斯翬煌煌五采屬羅縹緞八音粲曰在耳嗟爾後

生無媮以誕無逸豫伴奭遵我侯度以靖以獻奉璋

有莪伊侯之願

泰定三年歲在丙寅秋八月壬申記

慶元路士民去思碑

中奉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鄧文原篆額

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李允中書

承德郎浙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都事曹愚撰

泰定二年冬十月大梁郭公以亞中大夫分牧

元惟是邦東際大海南連甌粵物盛民稠實為重地

故元帥府在焉元帥通領七郡控制夷蠻而郡治居

其左為牧者朝夕承伺方伯唯諾必謹而屬邑兩在

海外期會有不如時俯仰旋斡不滯膠轕厥惟艱哉

公長材敏識素稱 臺省既以選求劇部則勵思竭

精一反故常期于大治始至正賦籍定役法決繫囚

剖滯訟賦役遂均簡書頓清罔匿空虛乃理學校覈

倉庫治驛旣織局哨舟厝食鹽皆有良法切當詳密

流民悉歸荒土盡闢盜賊不作稻麥連稔黎民歌之

諺語比之見墻壁間當賦籍之未正也富民家田多

詭名僧道士鹽竈戶若貴家寄莊有無虛實涉不可

考公諭使首實無敢欺隱役法之未定也姦民多託

迹權勢之門或假舶商漕夫工技故有貧者安視貧

者應役有司未嘗寘念公執所屬官吏按籍核貧凡

幸免者悉與民齒俛首不敢怨其決囚剖訟則下車

即命州縣條報囚繫凡五十四事百四十七人悉使

至郡治躬讞得情裁決無遺不得爭訟不絕者二百

餘事分遣吏至州縣程督斷絕其理學校則一新廟

舍朔望升堂面誨諸生月考其業汰食粟之濫者四

十餘人專給貧病之士及鄉試舉人加倍於前郡學
刻石紀其績其穀倉庫計庫曆得隱落四千四百緡
又發其詐弊罪經手者始立新籍凡解到錢帛郡治
檢識乃下庫以四季月點視輸上同始絕侵欺視
倉不足儲貯拓造數十楹踰月以辦其餘則驛馬素
不聚糧散處多瘠始櫪留驛傍責飼肥健織帛歲三
千有奇黠者每欺其黨與掌局者分利帛多不中式
則聚工人為經緯防閑微密指授詳悉所造皆精好
常先期至行省較諸路為最有嚴切得法之盛巡
哨船久不給直則投簿書悉貯之過備補翁然聽命

食鹽舊計口官鬻多寡虛實不等貧民病之始更命
里正從實驗口自鬻比舊加二千餘引民歸而戶口
增因是可見自往歲大饑疫不墾之田為數尚餘三
百七十六頃督責州縣至是盡耕農勸而田野闢於
是可徵吁公之善政斯為備矣漢世三公多取之郡
守蓋親民之效有迹而易見若非九卿八校輩各脩
其職而已公之聲績為縉紳表內外重任闕人輒以
擬公未幾果陞嘉議大夫福建都轉運鹽使今去是
邦民欲如古之借留而不可得則伐石刻功其能已
乎古之傳循吏者稱鄭子產子產信賢矣然鄉校繫

囂與入誦之入而後服其善公至郡不踰時而學校
紀公百姓懷德抑賢於子產也哉世人皆知公清白
無私此則不書蓋非是以本安能用其長材敏識
以至斯也耶公名郁字文卿泰定四年十月望日記
岱山場鹽司管勾鮮于桂忠顯校尉同知奉化
州事致仕孔守澄承務郎泉州路稅課提領致
仕徐應舉將仕郎前建昌縣尹史侃伯
史經孫趙良邾源胡元隆
教元齡鄭壽翁沈仲立石
新築南臺鹽倉之記

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張思明篆額
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李允中書
承事郎福州路候官縣尹致仕黃文仲記
閩越郡有八四瀕海四居山凡民食之最急者以鹽
佐米也海郡之鹽官賣給以時山郡之鹽商販支以
次所以止私行公平價足用其要又在平搏節出納
故鹽倉大為漕法之根本三山乃福建都會
朝廷命立漕臺於此歲辦引鹽一十三萬內撥四萬南
給三郡軍民食用餘九萬海運至南臺倉漕使親帥
其屬會計之舊倉教少且隘僅貯一萬五千餘引船

至有半載不得收者頓鹽水上殊不便溪鼠之竊逃江豚之起舞暮夜不寧維倉之故恭定丁卯冬

運使郭公嘉議下車視倉驚曰民有十金貨必謹高鑰觀茲苟且司存謂何向守慶元官糧缺廩郡務百窘猶勉令有司構倉五十間今職專鹽事又奉

詔不便事宜聽令區畫敢不報稱公乃獨任其勞必欲不動官錢不煩民力謀之僚屬未決有鹽商告曰淮浙兩漕每歲商人於買鹽正價外一引別入寶幣一貫為修倉錢遂舉例聞行省從之是歲買引者樂助不下萬緡公登倉後度地塹山平土作二層定為倉

三十間前倉列楹二十後倉楹十其深楹五中為廊階達上下餘悉為教因高累石繞以欄檻砌牆疏溝聯曰周密復葺舊倉如新工直物價一視民間例始事春季迄功夏季南望江臯如畫誰不曰漕臺有人既成凡隸于倉者咸相慶曰自今鹽舟在溝不虞風濤鹽袋在教不憂沙土運者販者食者既受惠彼樂助者商也而有君子之心商曰吾曹以百為助何敢曰惠行其言成其事者郭公之功也公聞之曰商之言義而足徵吾雖曰善而僚屬贊我亦曰善行省從我又曰善新舊之成上下共之况區畫事

宜之言自天而降臣子何敢自以為功亟宜光昭

聖天子仁心仁聞永示遐遠眾曰諾請勒于石公諱郁字文卿喜建事功有定力無私心所至有茂績大梁人也天曆一年六月朔記 耆儒 余振玉

陳碩叟 丁韶鳳 李龍高 立石 福建等處都轉運鹽使

復齋郭公愛思碑

承事郎福州路候官縣尹致仕黃文仲撰 承直郎前延平路總管府推官林興祖書 奉訓大夫興化路總管府判官林定老篆額

古之仁者不言財義者不言利今以好仁好義之人而司曰財曰利之事是難為也使財出於人力而民無惡利歸於天府而民無怨由無惡而至於愛由無怨而至於思是又難得也為難為之政而得難得之情詎非難有之人乎苟所行外仁義則蚩蚩者何愛何思夫仁義自學中來世之學而仕仕而學者何敢曰無吾於閩鹽而見卿大夫之賢者一人焉能知正德利用厚生之道大有異於海王篇之霸術也閩古之荒服今視同侯綏土地不加廣而生齒日蕃郡有八山海各四其民病於鹽海民給食於官以近故或

多而餘山民鬻食於商以遠故或火而之餘與之每
蹊私以入犯無虛實累然魚肉乎饑者之服天矜
于民泰定丁卯冬

朝廷命左相河南王性齋之客汴郭公郁為福建都轉
運使字文卿好讀書長於易號復齋在易之繫辭
言仁則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言義則曰理財正辭禁
民為非公以此道修益之法凡貪風弊政傷仁害義
無益於上有損於下者悉條理之乃總事權觀土俗
究利病親同僚採長畫用能吏束篋卒飭場官恤亭
戶實官本信期約罷增餘省催煎廣南臺倉五十間

以便運船料下四路民食八萬引以充三二之歲課
餘五萬發上四路以業什一之行商其徑隨之蝦負
浦嶼之蠻帆素為盜販者今斂迹巡捕惟責司縣罪
越告而譁者窮真元止留其身削夢詞而寃者鮮案
無滯積獄無枉囚且醜物之在八州也戶戶日不脫
口事宜繁而訟轉少仁財義利之效已可以見所學
矧內不聞私人之名外不覩私謁之迹如此而仕真
可謂難有者矣予每與鄉間三二前脩談道而衰退
沉晦莫克舉揚公久任將歸郡士民耆老中笠雜
踈踵門謂余曰此等群告於有司曰漕運事重民易

惟于率自郭嘉議公為公山海清寧感德之眾欲逐
堅以存久遠愛恩之心地告錄事喜曰尔民懷恩恩
報俗之至美也孰汝止宗首擇鄉有齒德言足聽聞
之人為尔文其辭意老丑謝閑年開八神恩尚可強
幸毋遜余曰錄事張將公復進士也必樂成人之美
然郭公為人孝友廉恕有弟三人初未成立惟兄是
賴既有家而仕公復以口已所有良田八百餘畝為義
學田教養兄弟四家子孫立約開官傳諸遠家事如
此其治何有於為政向以向浮梁高郵四明三郡牧守
脩已化下平政愛人饑則發倉疫則遣醫造橋濟眾

建學育才能父能母即亡之召杜也及食江右憲洗
寃澤物聚狼麋狐則今之張綱也嘗貳浙漕亟請減
課今復推其所為又鮮干之福星也因措策管安得
為汝備述哀曰公勲業大壽亦昌異日自有青史
吾耻庶片石繼廣幾何第述眾情作今詩勒于上使
塗人歌之如其心之所以愛所以思則足矣余是其
言為之詩曰

大元法乾

包露萬方

遐荒述壤

愛同中邦

閩極南東

廣斥池海

蔽賦惟益

民利民害

弊作於官

禍延於私	變賊為苦	涅白為緇
毒如蛇虺	微中輒斃	替替之聲
蒼蒼之耳	曰惟汝諧	以義為利
帝命郭公	以仁發財	欽承而來
	漕得其方	民樂其便
	何有增餘	期限法信
	海郡戶給	憂壅憂闕
	使買者悅	山多竊販
	空蹊通路	以誘其來
	自曬自黃	添倉便運
	分印遺屬	巡部止姦
	尔無我煩	邪無虎俵
	幕府贊成	天在几案
	生產海鄉	鹵事孰便
	如課曝煎	上有福星
	船戶喜曰	籍屬於漕
	抵倉輒入	公命歸去
	且魚且捕	商者喜曰
	入貨取贏	公客我主我
		優我成我
		零局供旅
		嚴責州縣
		囚無魚貫
		鹽戶喜曰
		官昇我本
		吾何慮焉
		運海有次
		更番有日
		吾浮險載重

利孰我爭	人民則曰	有食無益
何蔬何肉	有鹽佐米	糲鹹可粥
口賦日幾	什伯家足	毋以私自毒
使公強處	公仁使人愛	公義使人思
一之意	五載于茲	愛之思之
相業	傳和箕鹹	禹始貢海
公壽如海	何取管仲	望海思公
長佐		
永光此碑於閩中		
至順二年歲在辛未四月吉日記者儒余振玉		
潘潛 洪華伯 鄭晉卿等 士民張孔明		
潘天福 王君澤 施元第 趙同祖等立石		

諸與書啓

嘉興葉知本書

嘗讀漢史見孝武帝遣直指使者暴勝之衣繡持斧
逐捕盜賊至渤海郡文學雋不疑伏謁公門勝之躡
履起迎不疑一見即進戒曰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
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立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
敬納其戒為霽刑威問當世所施行遂表薦不疑以
至大官夫暴勝之以天子之使行天子之法尊如神
明威如雷霆而能降志於布衣雋不疑以章句之儒
一分之士而能言動公卿身登顯仕至今賓主之光

照耀史冊知本序序諸生賈卜閭里行年七十有五
矣賢廢無用於時稔聞 閣下之威名德望如仰斗
山邇者 軺車此來奉行法令博擊豪強鏡照群姦
雷行一道大夫民士莫不曰神明之政也天下之大
賢也此僕所以願一望 君子之光而竊有請焉夫
鹽法之弊居今為極矣天生五材水作鹹而為鹽土
作計而為稼穡皆天所以資民用者也帝王盛時未
嘗以鹽為利至漢武用兵海內虛耗乃以桑孔費豎
小人而行牢盆之法鑄鐵為盤官取其價若非後世
盡奪民利者也然當時賢良文學之議猶欲罷之嗚

編類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

呼國用不足不得不取之於鹽為國理財取天地之
養民者罔之資國仁人君子於此當何如其用心哉
廢法虧課固不可也盡法傷民亦不可也惟仁人君
子能識天地之心能推帝王之仁能理國家之財能
用朝廷之法 相公儒者也仁人君子也此僕所以
敢進其草茅之言也今

國家政事無闕駸駸太平獨鹽之弊日深一日倘使
社姚宋為相必湏改更 閣下居此數月矣采之輿
論竊聽政聲以為 明公清名儉德有如揚縮其進
而 相天下無疑蓋不止於一運官也所以敢援雋

不疑故也伏謁 庭下惟 相公察焉

吉安王持福書

司馬公曰風俗天下之大本教化國家之急務蓋教
化既立則風俗可移風俗不變則禮樂可興禮樂既
作則太平之氣象可見方今天下之病在於人心澆
漓風俗薄惡爭訟繁起刑罰不中儻非崇德化於政
事之間則上古淳厚之風何時而可復耶持福草野
微生粗知名教之樂思與天下共之由是憤世俗之
日偷痛拯教之無術十有餘年于茲矣囊不自揆兩

書於

憲使分司相公之前俱荷采紀允其所陳雖畧見之
施行終無補於弊倖因竊自思經曰善政不如善教
之得民也輒下揆量抒其管見集經傳垂世立教之
文選官君子行事是非之迹善善惡惡天人感應之
理有益於民彝世教風化政令者八十餘則纂集成
編名曰官民益鑒蓋有取於國風之什主文誦諫之
義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吏士百姓觀是編者皆可
益於已寔足為聖門直諫多聞之助者竊惟美化
倫移風益俗實吾儒分內之事而明德新民俾皆
於至善則非律然德重於當世者不足與有為也

憲使分司相公先生派衍汾陽秀鍾秦嶽學守周程
之正志期韓范之勲寬裕有容威而不猛芳官借重
化雨一新凜然吾道之綱維屹若中流之砥柱持福
快瞻台炳臨照青原傾心高邁之風式慶難逢之會
敢以愚賤所著書編冒昧陳獻倘蒙采擇以為可用
特與主張申明綴梓以廣其傳庶俾觀是編者有所
感發於心戒謹恐懼見善思齊同歸於善人君子之
行德化周浹民變時雍其於
國家治道不為無補持福幸固化日受屢為氓緬想
九重無由上達拳拳忠愛願因閣下陳之

公啓

海鹽州儒學教授陶璞啓

右璞啓伏以袁海功深恢

億萬斯年之

國謀得人望重振 二十四考之家聲遐邇相安見聞

交慶仰惟

同知運使相公浩氣凌霄精忠貫日山橫青玉案少

年志篤於萱慈花對紫微郎壯歲名香於鳳洽式際

風雲之會屢承

雨露之恩才足以治劇刺繁德足以廉頑敦薄迎假

作守允多竹馬之童先隗為師卓冠金臺之士天生

賢之不偶地因人而愈崇高柔乃棟梁臣將大用矣

陳恕真蘊鐵使姑少試之掃舊弊則古與今而一新

建長策則

國與民而兩便胸中貯一壺之冰雪如水益清筆下起

萬龍之風雷蕤波出素秋毫無擾春意甚濃容衆尊

賢笑燕雀安知鴻鵠抑強扶弱驅豺狼不問狐狸禁

蓮瀟之私藹棠陰之庇平反數訟漢廷射民自不寬

增羨多功唐劉晏才何足比如弘羊者聞風投印而

去相司馬者即日補袞而歸披襟當之舉笏贊矣璞

誤切

溫綽濫占冷墮學居海之濱欲厚倫而移俗

詔自天而下常重道以崇儒柰何千百載鄉校養士之

公田陷為十數都竈戶肥家之私產 上司之催租

雖切各佃以辦課為由不輸一粒之糧盡歸已有弗

畏三尺之法莫敢誰何致公廩之常虛有奇字而難

煮豈特廣文之飯不足待哺者多自歎淵明之琴無

絃知音者少雖曰不求飽求安者君子之志尤當思

有教有養者

聖化之仁今大明幸過於

台星如久早忽逢於

甘雨

主張公道以嚴其令

懲戒豪頑以警其餘催積歲之逋蘇多士之涸吾豈

匏瓜而不食願報

公恩

爾惟益梅以和羹佇觀

相業特茲申覆伏望

丙原

璞頓首拜謹呈

白鹿書院山長樂祀啓

右祀啓伏以兀兀窮年方自愧太學先生之誨行行

且止忽傳聞 驄馬御史之來知我

公素持大造之

陶鎔故小子敢飭細夫之竿牘捫心媿甚藉手裴然

茲蓋伏遇

僉事相公正直公平風流儒雅形勞案牘掾精三語

於中書手把州麾事備五能於兩浙廉聲外役寵眷

上隆故遊居清要之間特重以憲司之貳以吏風聞而

騰落威振江湖疲民寬望以心歡化行田里南土之

蒼生何幸西山之爽氣頓增爰命使軺載馳郡驛咨

諏撫建循涉江匡閭無愁嘆之聲因圖去空虛之

喜仁明章德便如荆郡之喬卿矧恕斷刑復見潁川

之廷尉不謂書堂之僻亦加衣繡之榮芹藻輝光松

篁德色如杞者一生寒士十載冷官忝為鹿洞之來

游歌有媿瑞之鱗堂之應教養無方適逢勉勵之加

實托忭懽之賜願歸燕龍以盡樗材誦廬山幾千仞

高永記遊觀之盛歷中書二十四考再臻福壽之多

飯倚梁深敷宣罔既

臨汝書院前山長郭增啓

右增啓伏以季夏平反所至作分司之雨蒼生蘇息
載拜慕古人之風雖與天為徒不如我同姓使丘垤
敢類於泰岳是螻蟻輒擬於大鯨今披霧而觀青天
斯凌雨而蒙慶屋茲蓋伏遇

廉使分司相公先生 胸蟠千古有拍九霄道德乃
其初心文章固其餘事盛名之下不以泰山北斗而
自高直道而行真若烈日秋霜之可畏

朝廷深知治行原隰遠有光華一介不以取人片言可
以折獄如鷹鷂之逐鳥雀當豺狼不問狐狸叱咤生
風雲磊落掀天地請從論世林宗距今千三百年何

以祝 公子儀在昔已二十四考適逢咨度因叙賞
緣如增者宇宙孤蓬風霜半世心懼家聲之殞額點
龍門而歸旅京華而扣門相國禮之過矣隨先生以
入學大夫羅而致之以臨汝之三年無報

君之一髮然飢寒如故而翫辭若新顏滿問為邦亦粗
聞行道之要子張學干祿無以備載質之謀惟以仁
人之言博哉願譬草木之味同也願非如明復謁文
正丐以三千俸之雖有若崇韜拜汾陽初亦一人身
尔故持淺語仰冀深恩惡乎然惡乎不然然於然者
取物固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所與者於惠何傷情

見于辭愧浮于感

安成下士李廷傑啓

右廷傑啓伏以駟六轡瞻皇華禮樂之新竦震百
城傳刺史擔維之舊允謂自天而下歡騰大江之西
廷傑聞國僑采士論之否臧孟博因民謠而按舉惟
不盡拘於常制故能深得丘隱情自漸星庶之微仰
濟台躔之重竊惟吏治不聞鄉論之辭舉而後胥史
變為市籍之謀悠至如安成農多士典率皆無賴
是有名交官長有甚於姻家視衙門不殊於私室
賄賂而縶持州柄招詞訟而公案鄉民告隱糧則巧

註頭連甲移乙乙移丙遇科差則視為奇貨十取百
百取千如徵官租尤為己利欲行結攬之策輒借呈
點之名嚴責限期高擡時直府廩無由而徑達糧戶
悉在其牢籠忍聞鴻鴈之哀嗚徒飽豺狼之齧噬剥
膚已盡摧髮難言茲蓋恭遇

廉訪使相公閣下一道福星諸生北斗器識俊拔

朝士既擢其資才厥德仁明百姓喜見其容貌宛然
世美如此家聲矧禮賢誨士之規如常衮之察福建
而正心誠意之學猶紫陽之憲浙東風俗將自此而
遠淳人才亦由斯而輩出粵若澄清之志卓乎施

之方宜升車之慨然有解印而去者民稱為父吏服
若神善得真儒會見 京師之蒙福遠繩祖武端為
社稷之名臣此實輿情非敢私佞如廷傑者賦材迂
拙况值平生之數計托地孤寒誰念道傍之味苦卑
栖羣布粗糲箕裘奈何刻木之侵漁幸覩 聖輪之
揚激日月有明光必照願下及於覆盆草木無聲撓
之鳴敢自同於珥筆其為飯嚮無任悚惶

醫生臨江揚叔清啓

右叔清啓伏以望函關紫氣之來昔曾半面仰少微
法星之次今有二天自惟一介之寒微及此三生之

幸會企瞻霄漢俯竭涓埃恭惟

憲使相公 閣下 昭代元臣中州間氣全體大用之學

經文緯武之才言肅官箴示百僚之楷範手提天憲

振十郡之宏綱民物昭蘇乾坤泰定好賢若渴豈辭

擇髮吐哺之勤疾惡如風不負攬轡登車之志小人

洗心而易慮君子振衣而彈冠西江之波浪已平

北闕之風雲伊邇風流慕尚豈徒效折角之中勳業

輝煌成願紀 中書之考肆令么麼亦玷鈞陶伏念

叔清浪跡半生折肱三世牛溲馬勃長懷不售之方

蝸角蠅頭自取乾忙之苦性歲漫遊於彭蠡獨曾下

拜於荆州十年躋旅之窮途千載平生之奇遇遂叨
進謁例辱甄收貴匪參岑願在狄公之籠賤同草芥
冀申醜箴之言干冒威嚴第深恐悚

建安進士張復啓

右復啓伏以天開 文運五星奎壁之聯輝人仰

鴻臺百仞冰霜之高潔謹裁子墨敬瀆 典籤切謂

和羹惟藍梅有 宰相調元之味蒲門種桃李願

東君造化之恩况當 盛治之休明喜其羣材之彙

進 賢士自 郭隗始久已築於 金臺孺子匪張

良徒今幸逢於 黃石百年幾見 千載一時茲蓋

伏遇

運使相公復齋先生 閣下 間世真儒 中朝元老夙

振 憲綱於栢府暫膺 使節於榕封 二十四考

中書行矣接 汾陽之武 五百餘歲 道統嚴

然聞 夫子之文雖借潤以作鹹每自甘於守淡飛

霜積雪 寒光散八郡之嚴煖海熬波羨課無一毫

之擾曰 正誼而不謀利由 明德以至新民後將

出綽以宣麻尤喜接茅而連茹伏念復自少也賤不

堪其憂頃隨鸚鵡表以薦升獲奉

龍澤而奏對

2120132

S

Z121.5

15a



ZW 21101000694931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君寵母恩俱未報素無溫飽之謀宦情羈思共淒迷
憤識寒酸之味載蒙

宸命叨錄福城三司一路之按臨十萬戶口之攸繫

敢不勉思補報益勵進脩惟其掣肘於其前庶得盡

心於其下有人民有社稷願分餘暇以讀書以德禮

以政刑期與相安於無耻孰為諸地賴有二天惟

大賢無所不容俾小子亦宜有造與其進也能勿誨

乎克

國賓利用于

王既得贍於

日月觀 遠臣以其所主誓無忝於門墻庸王于成

啣環以報謹啟

